撫遠大將軍允禵奏稿

中國文献珍本叢書

撫遠大将軍允禵奏稿　十六開精裝一冊

编　纂　吴丰培
责任编辑　刘燕远
题　签　启　功
出版　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复制中心
印刷　三河縣潮河印刷裝訂廠
發行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
一九九一年四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一—二〇〇
定價五十元

撫遠大將軍允禵奏稿序

清康熙帝雄才大略，為中國歷代封建帝王中杰出者之一。他一生奮發有為，不僅鞏固了清王朝的統治，尤其重要的是維護并大力推進了祖國的統一，加强了各民族的團結，共同抵禦外侮，保衛疆土，安定邊圉，為現代我國版圖奠定了牢固的基礎，許多民族地區的措施，尚足以啟迪來者。僅就西藏地區而論，繼承了順治九年五世達賴喇嘛入覲以後的民族宗教政策，使清中央政權與西藏地方政權的關係，逐漸受命於中央，達到融洽和服從，受到分裂勢力侵擾，不惜重兵救援。康熙帝主張「亂則聲討，治則撫綏」，「安寧百姓，保護地方為先」，（一）采取綏進政策，以求實效。

當時藏族地區行政統治權，封給早已歸順了清朝的蒙古和碩特領袖固始汗，固始汗的繼承人拉藏汗與地方政府中掌權辦事的第巴桑結嘉錯發生了矛盾，桑結嘉錯便暗中勾結蒙古準噶爾部兵力引到西藏，以謀驅逐蒙古和碩特部在西藏的勢力。時五世達賴喇嘛逝世，第巴桑結嘉錯秘不發喪，又與拉藏汗交惡，終於被拉藏所殺，於是拉藏汗便主持藏政，民心浮動。康熙四十八年（一七〇九）康熙帝派了侍郎赫壽

（後陞為理藩院尚書）到西藏去，協同拉藏汗辦理事務，（二）就是首次派員直接管理藏政。五十二年（一七一三）派使入藏，冊封五世班禪羅桑益喜為班禪額爾德尼，（三）也是安定藏族民心的措施。可是在五十六年（一七一七）蒙古準噶爾首領策妄阿拉布坦派遣台吉策零敦多布率兵六千，繞戈壁，道和闐，南大雪山，穿騰格里（天湖）突襲拉薩，圍布達拉宮，殺拉藏汗，囚禁了拉藏汗所立的達賴喇嘛伊喜嘉措，并大肆摧毀寺院，殺害無辜，西藏各寺院的金銀財寶，被其擄掠一空，綑載而運往伊犂，使西藏社會陷於生產停滯，人民生活處於災難之中。

清政府派了將軍額倫特等率滿漢兵數千人自西寧分兵進勦，會於哈拉烏蘇河，被準噶爾軍所困，相持月餘，糧盡食絕，全軍覆沒，因而威脅到四川、雲南、青海的安寧。故康熙帝不顧朝臣的路途艱險，出兵不便的保守主張，毅然在五十七年（一七一八）任命皇十四子允禵為撫遠大將軍，統領滿、漢、蒙三軍集合於西寧，滙合青海王公台吉的兵力，約二萬餘人，分為三路進軍。適第巴阿爾布巴也來投奔，又配合了反抗準噶爾將領康濟鼐、頗羅鼐等，擊敗準噶爾侵略軍，驅逐出境，平藏亂，并擁護藏族及青海王公公認的達賴的呼畢勒罕

護送他回藏坐牀、正式冊封為達賴喇嘛、派兵駐藏、加强了藏族人民對於清中央政權的向心力。

此稿即允禵辦事的奏疏、共二十卷、自康熙五十七年十月起至六十一年十月止、連續四年、內容極為重要。即允禵受命後、出征前之準備、行軍情形、路程和駐地、軍需的供應、以及駐軍西寧與青海王公會盟、共議進軍、調集兵馬糧餉、護送達賴喇嘛進藏各項事宜、主要是探詢敵情、瞭解藏地人民的意向、進軍以後、擊敗了準噶爾侵略軍的倫聚、驅其出境、安定西藏政治、派了主持人員、處決了投降準噶爾第巴達克冊、喀隆扎什扎巴等、由於達賴喇嘛和青海王公等一再懇求派兵駐守西藏等事、其中特別要件、乃進兵之時、遇到準噶爾部對峙、青海親王羅布藏丹津竟束手旁觀、擁兵不前、繼又讓其母福晉、以年老懷念獨子為藉口、一再請求調回青海、以及羅布藏丹津收留準噶爾逃出人員、唆使他們不要歸降清軍、種種行為、足見其早懷異志、故來年即行叛變、投奔準噶爾、這些情況、均為其他史料所未及、則此稿之重要、極可珍視。當時軍事指揮、均操諸康熙帝之手、允禵奉命唯謹、觀此奏稿、不厭其詳、遇事縷細奏報、足見其深得康熙帝的歡心、故妥

以如此軍事重任、世傳有傳位之說、未嘗無因吧！

此稿全是滿文原存於北洋政府的蒙藏院、經該院總裁貢桑諾爾布命令該院翻譯科派員譯成漢文、當時我父吳燕紹先生就在該院工作、業研蒙藏維各族歷史、廣事收集有關資料、亟出資請人抄錄全份、原擬付印、奈譯文非出一人之手、人名、職稱、地名均前後分歧、又譯者大部分漢文文筆極差、文意倒置、主次不分、竟難讀順之、存書笈已逾六十餘年、我前曾整理部分以無充分時間從事於此、僅寫跋文介紹內容和史料價值（載於《禹貢》六卷十二期）閱滿文原稿尚存於北京大學圖書館中、既不易借到、又缺滿文譯者與我合作、今就譯本編纂、因而詳讀全書、感到譯稿難解之處極多、反覆閱讀、得其要領、再參考《清聖祖實錄》《清代藏事輯要》《清史稿》等書、文意不通處、加以鈎乙、使能讀通、汰其重複、保留原意、統一了人名、官名、地名、文前摘錄事由、以合乎奏疏體例、每篇擬目、以便檢用、書前加編目錄和著者小傳、窮年餘之力、始完此稿、約計二百五十餘篇、較諸《清史資料》一九八二年第三期發表之奏稿超過十倍、確為已發現的藏事奏稿中之祕籍、但因編纂水平不高、未必盡當、姑以應急、設來日有機、用滿文

重譯，則將馨香以禱。

近又編纂《清代藏事奏牘》，約近四十種，估為七十萬字，與此稿亦有聯繫，庶補藏族史料所未備。堪與《清實錄藏族史料》《清代藏事輯要》《續編》及前印之《平定金川方略》等四種相輔為用，亦研究藏族史者所樂聞歟。年邁力衰，初成朝報之作，聊以償六十年前之宿願。如蒙方家指正，衷心感盼。

吳豐培序於自新軒，戊辰冬至，虛度八十。

編纂凡例

一、首將文意理順、用奏疏格式、纂成可以讀順的文字。

二、凡譯文可以理解的儘量保留原貌。

三、語意重複、適當刪簡。

四、按清代奏疏規格、每件均有摘由、以清眉目。

五、每件擬定題目、並首編目錄、以便檢用。

六、凡重要官員姓名、譯音不一致者、均據《清史稿》所記更正。前後分歧、改成一致。

七、關於藏員、蒙員譯音前後不一、或音同字異、均據最近出版的藏史研究通用譯音為準。

八、全文均加句讀。

九、附加者有小傳、錄其有關藏事者。

十、書中重點加按語說明之。

允禵小傳

恂勤郡王允禵，聖祖第十四子。康熙四十八年封貝子。五十年從上幸塞外，自是輒從。五十一年賜銀四千兩。五十七年命為撫遠大將軍，討策妄阿拉布坦。十二月，師行，上御太和殿授印，命用正黃旗纛。五十八年四月，劾吏部侍郎色爾圖督兵餉失職，都統胡錫圖索詐騷擾，治其罪。都統延信疏稱：「準噶爾與青海聯姻，大將軍領兵出口，必有諜告準酋者，不若暫緩前進。」上命駐西寧。五十九年正月，允禵移軍穆魯斯烏蘇，遣平逆將軍延信率師入西藏，令宗查布防西寧，訥爾素防古木。

時別立新胡必爾罕，遣兵送之入藏。十月，延信擊敗準噶爾將策零敦多布等於卜克河諸地。六十年五月，允禵率師駐甘州，進次吐魯番，旋請於明年進兵。閏六月，和爾博斯厄穆齊寨桑以厄魯特兵五百圍回民，回衆萬餘人乞援，允禵以糧運艱阻，兵難久駐，若徙入內地，亦苦糧少地狹，哈密扎薩克額敏皆不能容，布隆吉爾達里圖諸地又阻瀚海，請諭靖逆將軍富寧安相機援撫。從之。十月召來京，面授方略。六十一年三月還軍。

世宗即位，諭總理王大臣曰：「西路軍務，大將軍職任重大，但於皇考大事若不來京，想於心不安，速行文大將軍王馳驛來京。」允禵至，命留景陵待大祭。雍正元年五月……進郡王……三年三月，宗人府劾允禵前為大將軍，苦累兵丁，侵擾地方，糜費軍帑，請降授鎮國公。上命仍降貝子。四年，諸王大臣劾，請正國法。諭……加禁錮，即與其子白起并錮於壽皇殿左右。……高宗即位，命釋之。……十三年正月進封恂郡王。二十年六月，薨。（清史稿二百二十。）

撫遠大將軍允禵奏稿

目錄

序
凡例
作者小傳

卷一

請將行營錢糧陸續發給摺 康熙五十七年十月二十八日
請簡鑲紅旗及正白等管纛人員摺 十二月初五日、
延信奉旨帶纛旗擬請停止伊哩布等纛旗摺 二月初八日

聞額倫特等効忠疆場務請聖躬珍攝摺。十二月十七日
遵旨將曉諭稿底奏呈摺。十二月二十日
奏報沿途雨雪情形現駐保德州摺。五十八年正月初八日、
請安摺 正月二十七日。
奏報寧夏起程情形摺 二月初十日
奏報青海親王羅布藏丹津等來營跪請聖安摺 二月二十日
往古木布木廟及青海人民來此應如何收受物品及回給物品請旨摺 二月二十日
沿途閱看寧夏軍民情形摺 二月二十日
遵旨詳查陣亡官兵賞恤片 同上
奏報抵達莊浪衛情形摺。三月初五日
奏報阿剌布坦屬下人投誠並抵達西寧日期摺。三月十三日
參劾都統瑚什圖貽誤戎機摺。三月十三日
參劾吏部侍郎色爾圖督餉失職摺。三月十三日
參劾甘州守備胡文維擾害人民嚴責巡撫綽啟摺、三月十三日。
沿途得西深透人民慶祝萬壽情景摺 三月二十三日
領賞謝恩摺 三月二十三日

到西寧後準備出口事宜摺 三月二十三日。
派員赴藏探詢信息回報各種情形摺，四月十六日。
由藏逃出之塔爾蘇海稟告西藏情況摺。四月十六日。
與親王察罕丹津晤面並由呼畢勒罕派員赴巴塘等處曉諭摺 四月十六日。
譯奏小呼畢勒罕告示。四月十六日
遵旨派兵進駐索羅木等處摺 四月十六日

卷二

陣亡總督額呼恩特依（額倫特）等奉經賜祭家屬謝恩摺。五十八年五月十二日。

大兵赴藏傳知青海八盟聽候調遣摺、五月十二日。
傳問西路來人額倫特陣亡詳情摺 五月十二日。
探聞準噶爾在藏戕害唐古忒人情形摺、五月十二日
代奏鞏昌府屬被災人民撫卹謝恩摺、五月十二日。
陣亡病故人員領發賞卹摺 五月十二日。
西寧衛屬人民豁免正供代為謝恩摺、六月十三日。
青海貝勒達彥病故遵旨派員致祭摺、六月十三日。
奏報會見羅布藏丹津願服從調遣摺、六月十三日
都統楚宗駐守索羅木地飭將駝馬補足摺、六月十三日。
遵旨訓飭侍讀學士花色怠情摺、六月十三日。
奏報由西來之喇嘛蒙古等詢問藏情摺、六月十三日

卷三

涼州士民因旱豁免錢糧代為謝恩摺、五十八年七月初二日
密保堪勝西安將軍人員摺 七月初二日
青海各盟旗願出兵一萬隨征摺、七月初二日
布政使哲勒津呈請捐購馬匹摺 七月初二日。
索諾木達爾雅報告探詢準噶爾情況摺 七月初二日
青海親王羅布藏丹津密呈俗青和碩齊人不可靠並附原呈摺 七月初二日

柴達木兵士不准借支錢糧請旨摺、七月初九日
喇嘛希拉布傳出西藏消息據以奏聞摺 七月初九日
達爾罕伯克博洛特等謝恩代奏摺 七月初九日
詢問阿爾布巴差人西藏消息摺 七月二十六日
公策旺諾爾布稟報藏情摺 七月二十六日
呼畢勒罕差往裏塘人員回報各情摺 七月二十六日
青海郡王察罕丹津及郭莽喇嘛來西寧謝恩摺、七月二十六日。
奏報貝子丹鍾與親王察罕丹津不睦摺、七月二十六日。

卷四

赴藏主事瑚畢圖回述藏情摺 五十八年八月二十二日。
車凌端多布屬下巴彥等由藏投誠摺 八月二十二日
巴塘裡塘投降交何人管理請旨摺 八月二十二日
喇嘛那木喀堅參由藏投誠備述藏內情形摺 八月二十二日。
華色呈報喇嘛端多布往木鵲述藏中情況摺 八月二十二日
華色呈報喇嘛車臣格隆續報藏地情形摺、八月二十九日
將軍聰扎布已往西安摺 八月二十九日

青海郡王岱青和碩齊等呈已由羅布藏丹津與兩面議和摺、（九月十六日）
布政使哲勒金等請協濟購馬款項請旨摺（九月十六日）
駐防索羅木策旺諾爾布呈報兵丁馬匹被盜摺（九月十六日）

卷五

涼州建置房屋奉旨申飭摺、（五十八年十一月初六日、）
奏報由藏逃出準噶爾人述說藏情摺、（十一月初六日、）
藏使呈送禮品並報告藏情摺、（十一月初六日、）
護送小呼畢勒罕回藏兵丁發給米麪錢糧摺、（十一月初六日、）
前提督王文雄父子助造籐牌腰刀長槍摺、（十一月初六日）
總兵官范世傑等加增馬價情願捐輸摺、（十一月初六日）
遵旨分派各軍入藏籌運軍需等摺、（十一月初六日）
恭奏青海王公數次會盟情況摺（十一月初六日）
查核養贍口糧摺、（十一月初六日、）
准三官保回京調養摺（十一月二十七日、）
青海王公會議均願派兵護送新呼畢勒罕入藏摺（十二月二十八日、）

卷六

遴派進藏官員摺、（五十九年二月初九日、）
遵旨預備護送呼畢勒罕進藏官兵摺、（二月初九日、）
棍布木廟會盟、各王台吉一致遵旨護送呼畢勒罕入藏摺、（二月初九日）
遵旨派人赴藏探聽消息摺、（二月初九日、）
蘇爾麻屬人由藏逃出傳來消息摺（二月初九日、）
青海王公台吉等已經遵旨和好摺、（二月初九日、）
貝子拉察布差人稟告藏中消息、及準噶爾被布魯克巴戰敗情況、並令拉察布再派人前往偵探摺、（二月十二日、）
派土司屬下喇嘛赴藏探取消息摺（二月十二日）
呼呼諾爾王等受封謝恩摺（二月十二日、）
遵旨料理進藏調兵各項事宜摺、（三月二十一日、）
為將軍延信、公策旺諾爾布等謝恩摺、（三月二十一日）
派土司楊如松等屬下喇嘛赴藏探聽消息摺、（三月二十一日、）
都統延信等蒙賞藥品謝恩摺、（三月二十一日、）
咨行班禪令將車凌端多布意向呈報文、

咨第巴達克冊令將車凌端多布意向呈報文
咨三大寺令將車凌端多布意向呈報文
咨車凌端多布令將意向如何或和或戰從速咨覆文
親王羅布藏丹津稟告藏情據以奏聞摺 三月二十八日

卷七

已派學士長壽調解察罕丹津拉察布互搶牲畜令其和好摺 五十九年四月二十二日
遵旨起程進藏摺 四月二十二日
續探準噶爾部在藏情況摺 四月二十二日

遵旨為新到各軍更換馬匹摺 四月二十二日
恭將冊寶送交呼畢勒罕並代謝恩摺 四月二十二日
審訊由藏逃出人員述說藏情摺 五月二十一日
探聞藏情摺 五月二十一日
由藏出來兵士報告藏情摺 五月二十一日
據將軍延信稟報準噶爾情況轉奏摺 五月二十一日

卷八

賜藥謝恩摺 五十九年六月初二日
將策旺阿拉布坦使人哈什哈留住西寧俟事定後再行遣回摺 六月初二日
已由索洛木領兵前赴木魯烏蘇並催各處兵馬按期到達摺 六月初二日
分兵駐守各要地摺 六月初二日
第巴阿爾布巴由藏投誠詳情摺 六月初七日
第巴阿爾布巴呈遞碩般多等處首領來稟譯出奏聞摺 六月初九日
蘭占巴洛布藏等由藏探來信息摺 六月初十日
大軍已行抵木魯烏蘇摺 六月二十二日
拏獲貿易探信之溫布達木巴達爾濟等訊取招供摺 六月二十二日
訊得敵情具奏摺 六月二十二日

分催各路兵馬迅速前進摺 六月二十九日
請將珠瑪山等補陞侍衛摺 六月二十九日
派赴西藏探信喇嘛索諾木丹津等帶回信息摺 六月二十九日

卷九

蒙賞茶壺謝恩摺 七月初四日
代達賴喇嘛遵旨派兵輔助摺 七月初四日
總兵官王雲吉請賞花翎摺 七月初十日
與青海王公會談進軍事宜摺 七月初十日

查詢逃出藏員情形摺七月初十日
頒般多城官寄信第巴阿爾布巴稟告藏情七月初十日
洛隆宗城官寄信阿爾布巴稟告藏情七月初十日
察木多地方官寄信阿爾布巴稟告藏情七月初十日
拏獲準噶爾賊人審供情況摺七月初十日
審訊準噶爾人藏內情況摺七月二十二日
遵旨各路進軍事宜摺七月二十二日
各處軍同糧餉運齊貝子丹鍾稟稱奮勉出力摺七月二十二日

諮達賴喇嘛處送行摺七月二十六日
檢閱兵丁分別派遣前進摺七月二十六日

卷十

據平逆將軍延信調查藏中情形摺五十九年八月初二日
譯洛隆宗城長官稟文八月初二日
譯洛隆宗城長官稟告敵情文八月初二日
據延信稟報探詢藏情摺八月初二日
調兵運糧進兵摺八月十一日
移隊前進遇賊誅殺獲俘得悉賊情摺八月二十九日
派台吉額爾德尼吉尼吉農防護驛程摺八月二十九日
拏獲盜馬賊人審訊懲治摺八月二十九日
遵旨將上諭派員馳驛送交班禪摺九月二十一日
移兵往駐西寧迎候藏信摺九月二十八日
謝賞軍餉摺九月二十八日

卷十一

選兵備糧並嚴懲擅動銀米妄自靡費之副將周天鑒摺五十九年十月十二日
將軍延信稟報到藏撤調兵糧駐守各地摺十月十二日
達賴喇嘛進藏代為謝恩摺十月十二日

據將軍延信稟克敵大捷親送達賴喇嘛入藏坐牀並辦理善後事宜及各處謝恩摺十月十二日
延信稟藏衆歡接大軍和達賴坐牀據情轉奏摺十一月初四日
副都統唐色病故請旨再補缺摺
遵旨處決游擊楊騰志等貽誤糧運繼勤沿途艱險是否緩決請旨摺十一月初四日
遵旨籌備防務以便明年由巴里坤阿拉台二路進軍摺十一月二十日
多處探詢自克哩業前進路程情況摺十一月二十日

遵旨派員入藏摺（十二月二十日）

訥欽王納爾蘇等已撤兵至西寧摺（十二月二十日）

奉旨所派御史陳燦來營已派往西藏查核糧運
摺（十二月十二日）

卷十二

久未得藏訊已派員探詢進藏驛站似不宜撤摺
（六十年正月初二日）

詢明藏地撤軍情况摺（正月初十日）

進討策旺阿拉布坦共議分路進兵摺（正月十七日）

青海郡王等差員進貢賞給路費摺（正月十七日）

沿途撤軍摺（正月二十二日）

貝子洛布藏達爾扎病故派員賚賞摺（正月二十二日）

都統穆森等分駐西寧甘涼等地摺（正月二十二日）

各路撤兵事宜摺（正月二十二日）

分布駐防事宜摺（正月二十二日）

審訊為準噶爾賊辦事第巴達克冊等五人處死
摺（正月二十二日）

卷十三

撤回入藏各路兵馬沿途供應充足摺（六十年正月二十四日）

準噶爾人進出來投稟告準噶爾敗逃情形摺（正月
二十四日）

遵旨遣使賚送聖旨面交班禪拜領摺（正月二十四日）

賚呈班禪表文並使臣起身赴京摺（正月二十七日）

據青海盟長稟告達賴坐床並聞準噶爾內部多
叛進摺（正月二十七日）

康濟鼐派員稟報藏情並獻奏文摺（二月十八日）

轉奏康濟鼐稟文摺（二月十八日）

據延信稟達賴協助餉銀摺（二月二十三日）

據延信稟撤軍情形轉奏摺（二月二十三日）

據延信稟藏地大功告成蒙加議敘謝恩摺（二月二
十三日）

卷十四

準噶爾敗逃情形並議撤兵事宜摺（六十年二月二十三日）

據延信稟擬將投敵踹濟特田產牛羊分給拉藏
汗屬人以資生活摺（二月二十三日）

奉旨查明軍功人員咨部議敘摺（二月二十三日）

處理罪人家產部分撥還被搶本人部分撥給康
濟鼐摺（二月二十三日）

據延信稟自準噶爾逃出人稱聞策旺阿拉布坦
病發摺（二月二十三日）

據延信稟達賴喇嘛及青海王公貝勒等均應留大兵駐守藏地摺二月二十三日。

據延信稟撤驛改設摺、二月二十三日。

接延信稟青海王公留藏駐守飭令會議具稟各抒己見、據稟揭露親王羅布藏丹津遇賊退縮意存觀望藏人不顧其主持藏政、並揭青海軍欺凌藏民分別具稟轉奏摺、二月二十三日。

卷十五

據延信稟達賴喇嘛坐牀請班禪爲師及班禪送來牛麴分發官兵摺六十年二月二十三日。

據延信稟曉諭布魯克巴等仍舊和好往來摺二月二十三日

據延信稟請獎康濟鼐等並將始終抗拒準部台吉照例賞給名號摺二月二十三日。

據延信稟將前立達賴送京摺、二月二十三日。

據延信稟將從逆第巴達克冊等六人審明錄供處決摺、二月二十三日。

據延信稟安置逃來人員摺、二月二十三日

查詢領催霍尚將延信稟文遲遞原因摺、二月二十三日

據延信稟追查砲位下落摺二月二十三日。

據延信稟代奏青海盟長瑞拉克諾木齊蒙文摺二月二十五日

卷十六

據延信稟提督馬廷白途中病故已派李林代領隊伍摺六十年二月二十九日。

青海郡王查罕丹津因病回旗並代呈蒙文奏摺三月十二日。

羅布藏丹津派員齎蒙文奏摺遣到並貢品呈進摺、三月十二日。

代遞達賴喇嘛奏章貢品摺三月二十七日。

據明泰稟準噶爾屬人前來歸順審明情由摺三月二十七日。

洛隆宗第巴呈文獻物摺三月二十七日。

羅布藏丹津派員來此向其詳詢藏情摺三月二十七日

遵旨調烏哩布爲滿洲副都統代爲謝恩摺、三月二十七日。

遵旨調西寧將軍宗扎布回西寧摺三月二十七日

據延信稟將準噶爾喇嘛五十三名遣送進京摺、四月初一日。

據延信稟由準噶爾歸來人員查詢情由派員送

京摺（四月初一日。）
郡王查罕丹津因病回來、據稟代奏摺、（四月初一日。）
據廷信稟查罕丹津因病回旗、擬令其子帶兵入藏摺（四月初一日。）

卷十七

准許準噶爾噶爾瑪巴朗與其伯父同住摺、（六十年四月十五日）
色楞等兵役十五人無[illegible]辭選暫留藏地摺、（四月十五日）
布魯克巴派使來藏、並諭其照常貿易據稟轉奏摺（四月十五日）

請將第巴達克冊送產撥給康濟鼐作為家業據稟轉奏摺、（四月十五日）
恭設金龍聖位朝拜並放佈施據稟轉奏摺（四月十五日。）
請旨進駐甘州肅州摺（四月二十日。）
遵旨分調兵馬前往土魯番摺（四月二十日。）
貝子巴拉珠爾拉布坦擅自率兵回青請旨定奪摺（五月初四日）
請將遊擊等缺遴補據稟轉奏摺（五月初四日）
郡王查罕丹津來謁請止調兵摺（五月初四日。）
請派員駐守西寧摺、（五月十三日）
濟克濟扎布承襲鎮國公代為謝恩摺、（五月十三日。）
台吉武布扎布請求面聖准否請旨摺、（五月十三日）
請將各處兵馬分別駐守摺、（五月二十六日）
郡王查罕丹津稟國吏病故請赴藏唪經代奏摺、（六月初七日。）
準噶爾屬人來歸查詢情由予以安置摺、（六月初七日。）
遵旨調各兵丁回京摺（六月初七日。）
遵旨命長壽為西寧辦事大臣即往甘州摺、（六月初七日。）

領兵進駐甘州摺（六月二十七日。）
侍郎色爾圖署理四川巡撫謝恩代奏摺（六月二十七日。）
貝子車臣代津洛布藏達爾扎病故派員致祭其妻及子謝恩代奏摺（六月二十七日。）

卷十八

審詢準噶爾部情形並佈置進軍事宜摺（六十年閏六月初九日）
守備傅孝病故、以郭永寧補授摺（閏六月初九日）
調解駱駝牧放摺（閏六月初九日）

阿爾恩補授蒙古副都統代爲謝恩摺（閏六月二十八日）
達賴喇嘛批准商隊赴西寧貿易派員照管並詢問藏情摺（閏六月二十八日）
台吉踹拉克諾木齊因病不能遵旨呈移給阿巴德摺（閏六月二十八日）
羅布藏丹津唆教準噶爾遣出人員不得歸向官軍茲派員遣送京城摺（閏六月二十八日）
分兵駐守要緊地區、以防範準噶爾摺（閏六月二十八日）
公策旺諾爾布恭接聖旨、謝恩代奏摺（閏六月二十八日）
遵旨以策旺諾爾布率蒙古等兵駐守分哨嚴防哨地其餘兵將撤回并聞準噶爾內部不靖時有外敵相仇摺（閏六月二十八日）
派兵分赴各地探察準噶爾行蹤據稟轉奏摺（閏六月二十八日）
達賴班禪分別領旨謝恩摺（閏六月二十八日）
台吉策散扶大臣車凌扎布來謁、賞給銀兩使買牲口摺（八月初一日）
土爾扈特貝子丹鍾移居額濟納伊固爾奈地方謝恩摺（八月初一日）
恭賀平定台灣摺（八月十六日）

領兵至甘州秋收摺（八月十六日）
遵旨分賞各路進藏兵丁摺（八月三十日）
青海派兵百名、往羅布藏丹津駐地據稟轉奏摺（九月十五日）
厄魯特、侵犯土魯番擊退、準部內有不和訊摺（九月二十八日）
擊敗來犯厄魯特、並請回京聆訓摺（九月二十八日）
侍郎長壽稟告、回額謝等去往京城、據稟轉奏摺（十月初八日）
辦理各總督等幫助銀兩、撥給土魯番農耕摺（十月初八日）

卷十九

調動馬駝請旨摺（六十年十月二十二日）
遵旨回京請訓摺（十月二十二日）
達賴喇嘛派使進京叩安、派員護送摺（十月二十二日）
噶倫康濟鼐前往阿里、據稟轉奏摺（十月二十二日）

卷二十

據藏員稟中途逃逸在押準噶爾喇嘛緝獲半數歸案摺（六十一年二月）
代青海王台吉等差人謝恩摺（五月初六日）

青海親王羅布藏丹津在藏不服水土，其母福晉稟請回牧侍養請旨摺。（五月初六日。）
涼州總兵官李鍾岳請入川籍應否具奏請旨摺（六月初九日。）
撤回綠旗兵二千名摺。（七月初三日。）
涼州總兵官李鍾岳再請入川籍，據稟轉奏摺。（七月初九日。）
萬壽入覲請旨摺（九月十九日。）
都統阿爾恩病故，所遺柴達木缺請旨指派摺。（十月十一日。）
策旺阿拉布坦派員踹那木客等進京，派員護送摺。（十月二十七日）
後記

撫遠大將軍允禵奏稿卷一

吳豐培　編纂

請將行營錢糧陸續發給摺（康熙五十七年十月二十八日）

奏請將行營錢糧陸續發給事。查會議處擬請在軍此次官員著給五年俸銀，兵丁二年錢糧，均（先）給十箇月行營錢糧等語。此次支借俸餉，既使治裝，行營錢糧自京師先領三箇月，俟到喂馬場後自用跋之日，再行按月請領，至出口臨陣時，擬請酌量領給。謹奏。

大將軍王臣允禵
都統臣旺烏哩

護軍統領臣五十八
委護軍統領臣噶拉畢（爾弼）
副都統臣寶色
副都統臣宗室和什和恩
副都統臣阿林保
副都統臣覺羅伊哩布
兵部左侍郎兼管內閣學士事務仍辦兵部事宜臣札克丹

豐培按，噶拉畢清實錄作噶爾弼，故括注。

請簡鑲紅旗及正白等管纛人員摺（十二月初五日）

奏請簡派鑲紅旗正白旗等管纛人員事。竊此次出兵之王貝子公閑散宗室共十六員，奉旨派臣帶管正黃旗纛支。欽此。欽遵。出都後，臣帶領內廷三阿格，將廂黃、正黃兩旗合紮一營，自鎮國將軍以下暨閑散宗室等，均各紮各旗營。凡行走地方，各按職官品級，查鑲黃、鑲白、正藍、鑲藍等旗宗室較少，除令紮各旗外，惟鑲紅旗內訥欽郡王、貝子祿斌、公諾安都呼等，若令皆紮一旗，人數較多，至應簡何人兼行宗室較少之正白、正紅等旗之處，伏乞訓示。謹奏。

延新（信）奉旨帶纛，擬請停止伊哩布等纛旗摺（十二月初八日）

奏為奉旨派延新（信）帶纛，請停止伊哩布纛旗事。竊前往戰地之正藍旗滿洲副都統阿林保、正紅旗漢軍副都統祖惟馨等，可否給與都統纛旗等因具奏，奉旨：都統延新（信）著帶正藍纛旗前往。欽此。欽遵。延新（信）之纛旗交副都統阿林保帶管，正紅旗既有纛旗，其副都統伊哩布、祖惟馨等之都統纛旗，擬請停止。謹奏。

豐培按，清史稿有延信傳，是時隨允禵赴西寧，而無延新，茲加括注。

聞額呼恩特依（額倫特）等効忠疆場，務請聖躬珍攝摺（十二月十七日）

臣等於十二月十七日行抵上花園、閱策旺諾爾布等文報、敬惟臣等出都之前、皇父曾為西方軍務、宵旰焦勞、今聞事魁、我皇父必為惋惜、致傷聖懷、惟額哼思特依（額倫特）等領兵致忠君父、乃臣子之當然、事之成敗、出自天命、然伊身遭不幸、幽魂有靈、或亦喜焉、何憾之有、況此次進兵、並非諭旨令其進兵、此皆色楞之輕舉有以致之、雖然賊黨死期未至、亦殘喘耳、既蒙恩施、命臣為大將軍、臣領兵至喂馬場、迅速秣馬、伏候訓示、殄滅賊匪、以慰宸廑、謹請聖安、謹奏。

豐培按、清聖祖實錄作額倫特、今作括注。

遵旨將曉諭稿底奏呈摺（十二月二十四日）

奏為遵旨曉諭稿底錄呈事、竊臣出都之前、面奉諭旨、爾至陝省、所有一切告示、務將朕仁視彼等條款列前、欽此、臣敬聆之下、拳拳於衷、至陝境即行布告、惟臣所記諭旨、恐有不明並遺漏之處、謹錄稿底、伏乞訓示、再為遵行、謹奏。

奏報沿途雨雪情形現駐保德州摺（五十八年正月初八日）

奏報沿途雨雪情形事、臣及諸子仰賴福庇、均甚安好、大臣官員兵丁等、亦均安善、馬匹亦肥、再臣出都之前曾奉諭旨、爾等此次前往路途、水較缺少、如遇雪甚善、欽此、臣自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行抵代邊地方之日、至本年正月初二日、誠如聖諭、恰遇降雪、幾將盈尺、雖雨雪而無微風、是以不冷、馬匹牲畜獲益良多、再易京地方向來缺水、前皇父經過時駐紮易京之日、泉水湧出、今幾成河、人民較前增加、臣等此次來此、亦仰承福庇、人用馬飲、皆稱富足、為此謹將正月初八日駐紮保德州日期、恭摺奏聞。

請安摺（正月二十七日）

恭請皇父萬安事、正月十九日、臣等恭請聖安摺件、奉

批、朕安、現正預備出行水圍、欽此、恭閱之下、敬悉現值春季、皇父如此巡幸、臣等欣慰、為此謹奏。

大將軍王臣允禵
納欽王臣納爾蘇
貝子臣祿試
前鋒統領臣弘書
臣弘治
臣弘禧
臣廣善
臣永乾

公　臣諾安都呼

公　臣奎惠

公　臣三官保

都統　臣旺烏哩

散秩大臣伯　臣啟木拜

散秩大臣　臣拉新

副都統　臣阿林保

副都統　臣伊里布

副都統　臣徐國貴

兵部左侍郎兼管內閣學士事務協辦兵部事宜　臣札克丹

奏報寧夏起程情形摺（二月初十日）

臣等於二月初六日至恒城渡口、追及第二隊伍、於初十日一齊安抵寧夏、臣等擬將馬匹休息五六日、帶領第二隊至莊浪、由彼將第二隊派至涼州喂養馬匹、擬令第三隊在後留守、至莊浪喂養馬匹、擬令都統旺烏哩副都統伊哩布帶領第三隊留守、臣等由莊浪帶領第一隊前往西寧、聞得糧草缺少、一切價值較昂、是以臣等一面咨文該督撫及侍郎色爾圖等與前往西寧人衆、預先屯積糧草火藥錢糧等因、交諭備此間預備妥協、臣等即照所奏辦理、如未備妥、擬酌分軍隊、或派蘭州、或臨洮擇糧草豐阜地方駐紮、於二月初十日自寧夏行營恭摺奏聞。

奏報青海親王羅布藏丹津等來營跪請聖安摺

二月二十日

奏爲青海親王羅布藏丹津等來營跪請聖安事、竊於本月十九日駐紮桑園滿之日、經內閣學士常壽帶領青海親王羅布藏丹津、貝勒阿喇布丹、鄂木布、貝子羅布藏丹津、達爾扎、台吉端多布旺扎勒等來至臣營會見、該羅布藏丹津等均跪請聖安、向臣遠遠哈達、臣亦回給哈達、賜茶、並將皇父所賞鹿尾、糕點、菜品等物領

給、爲此謹由十孔寺行營恭摺奏聞。

往古木布木廟及青海人民來此應如何收受物品及回給物品請旨摺（二月二十日）

奏爲請旨事、竊臣起程之前、奏請訓示、臣如順路、可否會見小呼弼勒罕、見時應如何會見等因、具奏請旨、著叩見等因、訓示在案、今聞古木布木廟距西寧五十餘里、臣至西寧後、前往古木布木廟不便、可否專往會見之處、謹請訓示、再聞青海人民欲來臣處問安、如伊等來叩謝聖恩、遣送臣物品、臣可否收受、並收受何種物品、回給何種物品之處、亦請訓示、爲此謹奏請旨。

沿途閱看寧夏軍民情形摺（二月二十日）

奏爲沿途閱看寧夏軍民情形事、竊臣沿途閱看宣府大同神木榆林等處兵丁、誠如聖諭、軍容整齊、具（俱）戰士强健、馬步嫻熟、臣等甚嘉許、再人民亦均感激皇父厚恩、臣所到之處、均結彩成群、携土宜以迎、雖禁亦不能止、街巷仍結彩歡迎、臣當對衆軍民等宣示聖諭、朕在山陝軍民恩施最重、此數年山陝軍民効力戎機、甚屬易易、當宣諭後、軍民等益形欣躍謝恩、至寧夏之日、軍民歡迎者益衆、皆云昔時聖主來時曾邀恩施優恤、小民正期瞻仰天顏、今見王（爺）、我等喜之不盡、衆口僉同、臣當告知出都之前、曾奉諭旨云、昔朕至寧夏駐蹕許久、視軍民如愛子、和藹如姻婭、朕回程時、尚不忍離爾、至彼處、務將此旨諭知彼等、經宣此旨後、家人民等不勝歡喜、亦戀臣前隨馬馳驅、務請在此多住數日、臣當告知本有仰體皇父愛爾之懷、多住數日之意、惟有軍務不得久居、玆以爾等所請之殷、再住五日、即行起程等語、嗣閱官兵步射、均整齊嫻熟、有兵四名、射法尤善、當獎賞每名銀二兩、謹此恭摺奏聞。

遵旨詳查陣亡官兵賞恤片（同上）

准兵部咨開奉旨著將西路進兵之陣亡病故官兵等查明、即由大將軍王賞恤、欽此、欽遵、臣抵西寧後、詳查陣亡病故官兵、除照例恩施賞恤外、其額呼恩特依（額倫特）之屍應派何人（擇選）、暨如何賞恤之處、一併具奏請旨。

奏報抵達莊浪衛情形摺（三月初五日）

奏報抵達莊浪衛情形事、駐紮西寧都統延新（信）等選送卓凌璘多布、並派主事瑚畢圖等八名、通事二名、於二月十六日至寧夏屬之玉泉營地方、臣當派主事瑚畢圖護軍校扎木蘇、委護軍校綽木岱、領催伊斯海喜薩南、著主事瑚畢圖率領、暫戴花翎、每人均各賞銀二十兩、皮衣一件、染貂帽各一頂、再所派之通事韓德、亦照賞給、其餘之佐領鄂爾穆、護軍額林臣、烏甲阿穆爾通事沈金等四人、遣回西寧、臣於三月初一日至莊浪衛、據將軍富寧阿（安）派來護送使臣之筆帖式喇特那報稱、使臣等於初二日至涼州等語、約於初四日至莊浪衛、臣擬將由西安路來之第一隊兵、臣所帶之第二隊兵、後行之第三隊兵、以及自西寧前往涼州之兵、自蘭州前往甘州之兵、並未約集、而均在莊浪衛會齊、其署理甘州提督總兵樊世傑、涼州總兵李鍾岳、西寧總兵王益謙等、各帶綠營漢兵來迎、亦在莊浪衛會齊、聞

兵甚衆、自使臣道經之路出迎、直至臣營　營旂林立、施放槍炮、兵丁皆佩軍械、排列示威、前引之護衛官員等沿途紮營、指點所列兵丁、此間據羅布藏那木啟云、聞將阿穆呼朗汗皇上用兵、兵士不勝其數、佈滿地上、今日閱看各營兵士、果與向聞不爽、且此項兵營紮於路之兩旁、將近二十里、若接連紮駐、似將更遠、并云聞聽槍炮聲音、甚為震動等語、使臣羅布藏那木啟等來到進入臣營、臣當派瑚畢圖等相見、將車凌端多布咨文面交本使瑚畢圖、並賞給羅布藏那木啟染貂帽蟒袍腰帶靴子等物各一套、賜以茶飯、羅布藏那木啟等甚為歡悅、并云我等受此厚恩、必當盡力報効君王、語畢即令伊等起程、遣赴西寧、為此由莊浪衛行營恭摺奏聞、

奏報阿拉布坦屬下人投誠并抵達西寧日期摺（三月十三日）

奏為阿拉布坦屬下人投誠事、竊康熙五十八年三月初六日、大通行營准兵部咨開、派護軍統領噶爾弼即行起程、馳驛前往四川、會同總督年羹堯會辦軍務、欽此欽遵、於次日該護軍統領噶爾弼即行起程前往四川、本月初十日據靖逆將軍富寧安報稱、藏王阿拉布坦屬下之烏拉特衛隊等、計男女十四名口、前來投誠、願服王化、當即派員解京等語、臣伏

思藏王阿刺布坦、違悖天道、抗拒我軍、致將全家感戴之達賴刺嘛監禁、搶掠西藏、擾害唐古特人民、既獲罪於天、嗣後彼處發生內亂、伊之屬下人民、思必陸續來歸順、臣帶兵於十一日一齊安抵西寧、依照與青海台吉等會議、今準噶爾兵佔居藏地、所有裡塘巴塘等地方、皆屬達賴喇嘛、拉藏、爾青海地方奴僕、致有準噶爾人民佔據、現既大軍前進取藏、先由打箭爐令第一隊滿洲綠營官兵進駐裡塘巴塘噶木等處、爾等各派屬下人民、照料、迅即派人前往住守、其達賴喇嘛拉藏之所屬人等、由本軍前往查明照料、俟軍務完竣再議、等因繕寫蒙文告示、再臣沿途所見、由莊浪至西寧等處、均得雨深透、麥苗已長四五寸餘、為此由西寧行營恭摺奏聞、

參劾都統瑚什圖貽誤戎機摺（三月十三日）

奏為揭參事、竊都統瑚什圖前年帶兵來時、沿途任意訛詐地方官員、擾害人民、所有經過地方、無不怨讟、去年進藏時、毫無紀律、不知節儉兵丁餉糈、愛惜馬匹、以致人馬一時受傷、撤兵之時、理宜公同收束、而伊並不同行照料、致將衆兵拋棄、只一人先行進口、此等情節應即懲處、仰蒙皇父寬宥、未加處分、令隨臣効力、該瑚

什圖所遺隊伍、迄今尚有陸續來者、當令與瑚什圖對質、該瑚什圖既不知愧懼、斷難任其留任、擬請革去都統、作為閑散効力、謹此恭摺奏聞、請旨、

參劾吏部侍郎色爾圖督餉失職摺（三月十三日）

奏為揭參事、竊臣於三月十一日行抵西寧、奉旨迅即前往、欽此、惟色爾圖尚未令使臣等起程、臣曾於二月二十一日行文查詢、因何遲延至今、據色爾圖稟稱、一切物品、先未預備、使臣到日、始行辦理、是以遲延等語、再色爾圖去年貽誤大軍糧餉、當奏請寬宥、俟會議事竣、再行議處、當蒙高厚鴻慈、依議施行、該色爾圖宜感激恩施、捐軀報稱、於一切事項、竭誠効力、且奉旨特派辦理西寧軍用糧餉及去年調派進藏兵丁、並未解送馬匹糧餉、亦未能送到、貽誤軍機、嗣後派出兵丁、陸續來至西寧、之未即供給糧餉、候至隊伍齊到、始行供給、至派出之兵、不能得食、困苦實多、蒙特降恩旨、瑚什圖英珠隊伍到西寧後、著將馬匹喂養一二月、再赴肅州等因、伊預先屯積草料不足、因之不能供給、兵丁受困、擬起程前往涼州喂養馬匹、當告都統延新(信)即行起程、臣於途中遇見此項兵丁、器械不齊、衣服殘破、馬匹飢瘦、甚為勞苦、且侍郎李禧等皆為重罪之人、蒙恩寬免、特派前往西寧幫辦軍務、而色爾圖並不派李禧等幫辦以便有裨軍士、反與李禧等交相宴飲、於李禧等之簡略從事、貽誤機宜之官員、礙於情面、一員亦未參究、臣帶兵進駐西寧喂養馬匹、曾早經行文、令其多備草料及臣抵西寧後、詢問色爾圖屯積草料若干、色爾圖云、現在只購得豆三千石、草六十萬捆、臣曾派員往查、據稱現在運到豆四百石、動用正餉購豆六百石、草十萬捆等語、此草只數二三日之用、當詢之色爾圖、則推諉與伊無涉、皆係地方官之事、復令其將在陣受傷之滿洲綠營官兵數目查明、預備臣到時即行頒賞、而臣到時尚未查明、現在西寧人民對於色爾圖怨聲載道、臣在外安撫二三日、始行進城、再臣來時、據西寧衛千總楊世榮訴稱、筆帖式戴圖恩及色爾圖家人承辦運米事項、共同尅扣銀兩等因、控訴前來、當令色爾圖將此家人交出、而伊隱匿二日不交、該色爾圖領餉百萬餘兩、仍貽誤一切軍機、違背諭旨、有傷皇父撫養之滿洲綠營兵丁、情殊可惡、是以一面奏參、一面將色爾圖拿辦、茲逢萬壽之期、未便嚴訊、俟過萬壽日後、嚴行審訊擬定罪名、再行奏聞、現將管理錢糧關防交按察使八十暫行辦理、查色爾圖兩次奏領各項銀兩一百四十四

萬八千餘兩。除用現在庫存僅十三萬餘兩。又虧欠豆一萬九千餘石。草一百八十萬捆。事關糧餉重要。伏乞另簡賢能大臣一員前往辦理。再現在運送草料。均已飭交効力官員。令其迅速輸運。此次輸運不准擾民。而迅速者當分別議敘。如飭運不能及時。草料限內不到。定行奏參。從重治罪。等因。各劄飭矣。謹此恭摺奏聞。

參劾甘州守備胡文維擾害人民嚴責巡撫綽啟摺（三月十三日）

奏為揭參事。竊臣自寧夏微聞有甘州守備胡文維居官惡劣。人民被迫。衆心浮動等事。嗣因所聞未能明確。未敢奏聞。乃於三月初五日據總督鄂海將此案呈報始知其確。臣當即咨行巡撫綽啟云。本爵出都之際。曾奉諭旨。至陝省安撫人民。勿得騷擾等因。一再訓示。本爵亦迭經飭知爾等。據總督報稱。本年二月初四日有甘州人民成羣結夥。雲集城外。聲稱購買軍需物品。因民力未逮。而衛守備胡文維重刑嚴催。任用衛役擾累人民。是以聚衆來轅陳訴困苦。蜂擁而進。欲將該守備毆罵。實屬有玷官箴。擾害人民。斷難留任。該巡撫綽啟詳察審明具奏。且爾身為地方大員。並不仰體皇父高厚仁懷。未能撫恤人民。反令劣員任意放肆。假軍需之名。滋生此等事端。殊屬不合。況此案距爾較近。距總督地方較遠。而總督尚一面奏聞皇父。一面報知本爵。爾竟置若罔聞。並不奏聞皇父。亦不報知本爵。理應將爾即行奏參。嚴加議處。惟念現在辦理軍務之際。暫行寬免。嗣後於不恤人民之劣員。徇於情面。不即行參處。再有此等情事。定將爾奏參嚴行處分等因。除咨行外。謹此恭摺奏聞。

沿途得雨深透人民慶祝萬壽情景摺（三月二十三日）

奏為沿途得雨。人民慶祝萬壽事。竊臣帶兵於三月十日抵西寧。見沿途得雨深透。自三月十五日起。尚書何壽因皇上萬壽。在音新寺恭誦萬壽經。於十七日早間有西寧本地人民暨他處商民。結隊至廟外跪稱。小民等仰蒙聖主鴻恩。享太平之福。安居樂業。現恭逢聖主萬壽聖節。王既在廟唪誦萬壽經。小民願盡微忱。恭進地方出產萬壽果蔬等物。臣當告現因皇上萬壽唪經。皇上龍牌亦在廟內供奉。爾等誠意如此篤切。上蒼感格。天必眷佑。降爾以福。諸事順適。語畢始散。又十八日自丑至未。又降甘霖。衆人民等集合辦會。演太平歌詞各種玩藝。至唪經廟宇進香。臣以萬壽辦會進香。臣即出廟省視。見民衆跪稱。本處地方去年亢旱。今王駕奉旨而入本界。即獲甘霖。

且於聖主萬壽聖節、又沛降如此甘霖、今年定卜豐收、我小民等將何以報聖主高厚鴻施、惟日夜祈禱上蒼、情願減我衆人之壽、以增聖主之萬壽、歡忭相告、臣當派人四出查看得雨地方、據稱距西寧二三百里左近均得雨深透、黍穀茂盛、豌豆亦將萌芽等語、此皆皇父恩澤普遍天下、故雨澤應時、人民皆額首相慶、謹此恭摺奏聞。

頒賞謝恩摺（三月二十三日）

奏為叩謝天恩事、竊於三月十三日據內務府郎中牛綸、戶部郎中澤霖來稱、皇父施恩、大將軍王起程時、朕欲頒賞銀緞、令其攜往、嗣以繁重未頒、茲大將軍王計日已抵西寧、特旨賞銀十萬兩、緞五百疋、臣當即祗領望闕叩謝天恩、臣於出都之前、仰蒙恩施頒賞一切食用物品、今蒙高厚鴻施、特派員頒賞、臣除感激外、無可言喻、嗣後惟有抒誠以仰體聖懷、謹將恩澤分給効力官員兵丁、謹此恭摺奏聞。

到西寧後準備出口事宜摺（三月二十三日）

奏為遵旨籌備出口事、竊康熙五十八年三月初一日、准理藩院咨開、議政大臣等議奏、大將軍王抵西寧後、令將青海台吉兵丁在各該處將馬匹喂養膘壯、器械整

齊、妥為預備、俟青草萌芽之時、大將軍王帶兵在口外附近之博羅和碩等處水草茂盛地方駐紮、再派一二支兵在索羅木附近水草茂盛地方駐紮、放哨瞭望、務將馬匹妥為喂養、仍預備大軍前進、索羅木等處雖經派兵、至遣何員帶領、如何防守之處、著大將軍王酌量辦理、大將軍王會見青海台吉之時、應向其查詢去年偷盜本軍馬匹搶劫之人、務令查明解送、以正軍律、名集人衆、惟知曉諭、公策旺諾爾布、都統霍什圖等既知隨有此等匪人、向其查詢屬實、親王羅布藏丹津若云必須率領、則將家匪等依法懲辦、等因具奏、奉旨、此事關係重大、爾等所議、各節、交大將軍王議覆、本處大臣等所議如此、彼處總理大臣等亦應會同議奏、欽此欽遵、咨行前來、除劄飭青海王、貝勒、貝子、公、台吉等、派出兵丁、均在各游牧地方妥為預備、整齊器械、聽候調遣即行前進外、因係黃教、故約束凌端多布在一處會議、近既派使、且青草業已萌芽、臣擬帶兵於四月二十日出口、擇水草茂盛地方駐紮、牧放馬匹、酌擬每佐領各派鳥槍護軍一名、及駐紮寧夏之喀喇沁翁牛特、土默特、鄂爾多斯兵丁、交都統楚宗、副都統保色、帶往索羅木附近水草茂盛地方放哨瞭望、聽調、據公策旺諾爾布

逆臣聲稱、我身本係獲罪應斬之人、仰蒙皇上恩施、特赦未死、應請不論何處、派往効死報答等語、擬將策旺諾爾布亦派往索羅木等處、與都統楚宗等一同駐紮、索羅木等處地方、路既不遠、擬帶五箇月糧餉、請停止輸送米石。臣等伏思皇父統御天下、并無內外、繼絕救亡、無不仁德感化、邇來準噶爾兵丁、在藏倡亂、經我疆臣將準噶爾兵丁剿滅、正擬振興黃教、帶兵前進、而青海人等、託故並不出派兵丁、反偷盜本軍馬匹、應查拿匪徒、依法懲處、據公策旺諾爾布聲稱、去年偷盜軍馬站馬、刼奪站丁、已將莫爾根岱青那木扎勒台吉之政多勒岱等之屬下巴圖鄂欽、烏藍侯等拿問、供認偷盜屬實、應將伊等即行處斬、惟因聖上有好生之德、又關王之情面、未將巴圖鄂欽等處斬發回、當該兵丁回至車勒德木河地方、又有被盜馬匹、嗣經令將所盜馬匹及竊犯查明解送等因、咨行親王羅布藏丹津之母福晉去後、旋據覆稱、獲馬十一匹、皆在本處民人山內收藏、因瘠瘦不能送到、惟色爾古楞係著名人犯、由此內騎去白馬一匹、既經拿獲、是色爾古楞即為盜馬之賊等語、其巴圖鄂欽烏藍侯等、既公策旺諾爾布辦理完結、應勿庸議外、俟親王羅布藏丹津到時、再行咨辦、惟

著名之色爾古楞務獲解送、以示蒙衆、即請按法處治並宣布聖上仁化、曉諭青海人民、本軍今年進取西藏爾等務將屬下人等嚴加管束、如有偷盜牲畜之人、須查拿示衆、依法懲辦、該管人等亦一併治罪等語、嚴飭遵行、若再有犯法偷盜情事、務獲究辦、現在索羅木等處既已駐兵、擬隨軍隊之後設站、共設站若干、每站設馬若干之處、應酌量辦理、所有官備馬匹、概不動用、擬以沿途地方官所進臣等馬匹駐守、又據都統延信等稟稱、奴才等伏思準噶爾與青海等互相結親、為年已久、若大將軍王領兵出口、我軍派兵多寡、若青海人民知悉、則準噶爾賊匪即可得聞、大將軍王身為皇子、若親自領兵出口、而僅帶兵數千、於國家威嚴、關係匪淺、今年既暫不進兵、擬請簡派奴才等、斷不可令皇子在口外駐紮、奴才等思維、擬請停止大將軍王出口、多留隨護兵丁、其餘兵內每佐領派鳥槍護軍各一名、護軍各一名、並請將駐紮寧夏之喀喇沁、翁牛特、土默特、鄂爾多斯兵丁、派往索羅木等處駐防、於九月旋回喂養馬匹、由奴才內派何人帶領之處、伏候大將軍王指示遵行、此次前往之臣等見青海人等則云大將軍王領兵三十餘萬在各處駐紮、派本員帶此數千兵丁來探消息等

語、諳以張軍威、不使青海準噶爾賊匪深悉我軍數目、則於我派使事宜、甚有裨益、西寧蘭州莊浪涼州等處均有牧馬地方、產草較口外為早、且不減於博羅和碩牧場、所遣官兵之馬匹、令在產草之各牧羣水草茂盛之處牧放、應進之時則進、而喂養如是、則錢糧亦有餘矣、詢之去年哈喇烏蘇所派官兵、據參將舒明聲稱、準噶爾賊匪雖與我等交戰、亦多畏懼、其杜伯特人等被賊逼迫、雖與我軍交戰、若在賊前、則烏槍高舉、妄自施放、在賊之後、則向我營施放空槍、以此觀之、則杜伯特人民誠意感激皇上恩施、確然可知、今遵聖上深謀、宣揚三十萬軍威、既明白宣示派使、大將軍王不親領兵出口、則成大事可期矣、請將奴才等管見奏陳皇上、一再斟請、奉旨、此事重大、爾處總理大臣等亦著會議具奏、欽此、謹將所陳各緣由、恭摺一併奏聞請旨、

大將軍王臣允禵

議政大臣訥欽郡王臣訥爾蘇

議政大臣前鋒統領臣弘書

議政大臣都統臣宗室延信

議政大臣副都統臣阿林保

議政大臣總兵臣李林

公臣策旺諾爾布

護軍統領臣五十八

副都統臣楷色

副都統臣徐國貴

（兵部左侍郎兼管內閣學士事務仍辦兵部事宜）臣孔究丹

派員赴藏探詢信息回報各種情形摺 四月十六日

奏為派員探詢藏情事、竊於四月十四日據青海王岱青和碩齊察罕丹金派伊子齊桑詳稱、去年十二月間、准駐紮西寧都統延信派侍衛扎什飭交本王察罕丹金云、奉旨、進藏兵丁、音信毫無、令自木魯烏蘇以下、由察罕丹金處派番人刺嘛等設法赴藏哨探呈報、等因、當經本王察罕丹金於去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差派特木爾烏他蘇等四人前往西方哨探、於本年四月初三日旋回、派赴巴爾喀木地方之霍托昂、於三月二十七日旋回、伊攜來唐古特文一件、內稱與特木爾烏他蘇之言無異、茲將文件存留本處、現在霍孔托昂無處可派、其特木爾烏他蘇人尚明白、令在西藏附近地方往來、專備詢問一切信息等語、當詢之特木爾烏他蘇、爾由西方何處回來、準噶爾信息如何、彼唐古特形勢又如何、據稱於去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自本王府起程、自噶順

經玉樹部落察罕蘇巴爾罕津口、渡木魯烏蘇河、走吉魯肯野地、於正月二十五日、至都克巴達爾魯克部落、唐古特居住之特莫圖庫庫烏蘇地方、欲再前進、因沙克地方有準噶爾人五十餘名、馬百餘匹放卡、予即在特莫圖庫庫烏蘇地方住宿、正月二十八日、派本唐古特達得木奇二人分兩路赴藏、詳探準噶爾一切信息、於三月初一日據唐古特達得木奇來稱、伊行十餘日、至西方第巴達克咱地方、即在第巴達克咱處伊姻親家內居住十餘日、化裝唐古特乞討之人、在各處哨探詢得車淩端多布並未在藏、前往扎什倫布與班禪叩頭、七八日後車淩端多布方能回藏、二月十五日、由策旺阿喇布坦處帶領和碩齊六十餘人、為車淩端多布所差、復詢其因何事所差、則并無知悉之人、聞得衆唐古特人民及準噶爾人之姻親云、車淩端多布赴扎什倫布、係迎請班禪回策旺阿喇布坦地方、據云皇子大將軍王親領萬萬兵丁、暨青海台吉兵丁前來征討、查看原帶來六千兵丁、今只剩兵丁四千二百二十六名、有在杜噶爾梅分地方受傷已死者、有在阿勒達爾和齊巴圖爾呼琿地方受傷氣息尚存者、惟餘我與托普齊喇木占巴、吹木泊勒、三吉此項兵丁、如何能當、既將我派

出、成就我名、迎請班禪、預備一切物品、因馬瘦弱、未定起程日期、現馱載行李、帶兵一千四五百名、均往特恩格哩諾爾之北、沙漠齊歇地方駐紮、派兵一千餘名、由三吉帶在達木駐紮、又由車淩端多布、多布齊帶兵一千餘名在藏駐紮、聞在諾莫歡、烏已什穆魯烏蘇、布克沙克等處、或二十、三十、五十餘人、放卡駐守、回至沙克地方、卡倫無人、又聞此等地方卡倫、均已撤回、不知是何辦法、又聞唐古特人云、準噶爾人民、將我等逐至舒喜烏馬哈地方、霸佔子女、荼毒生靈、實難忍受、惟望皇帝兵隊、因什沂之子孫兵隊、前來剿滅逆匪、我等重見天日等語、前準噶爾人民安居藏地、近聞大將軍親率無數重兵前來征討、始知畏懼、其達賴喇嘛無從探詢、再本處所派之唐古特得木奇、於二月十三日旋回、伊未到藏、至喀喇烏蘇地方折回、伊言所聞均皆相同、又我至特莫圖庫庫烏蘇地方、居住月餘、詢之由藏向喀木前往之喇嘛商民人等、亦皆照此相告、與我同往之色楞他爾、阿布哩、諾爾布等來至吉路肯野地、因馬瘦弱、不能同來、是以我先回稟報、又聞策旺阿喇布坦地方、去年春間、山雪融化泛溢、致將窪地所居二百餘户人民沖毀、秋間哈薩克兵來、將一部落人民搶劫、我在

特莫圖特、有自哩倭齊廟來之喇嘛鄂木布棍占對我云、今年由藏出來二百餘人、在廟住宿一夜、令唐古特人五名引路、前往打箭鑪、所過城池、皆供路盤費等語、臣自抵西寧以來、擬將所得西方探報奏聞、因各處雖有緊急探報、而未得確實信息、正焦灼間、仰蒙訓示、於奉旨次日、來有烏喇特台吉車凌扎布之下人塔爾蘇海者、自西方進出、去年奉旨我軍派赴藏地哨探之王察罕丹金之特木爾烏他蘇等來報告此信、此等事項皆仰賴皇父燭照機先、臣等不勝歡忭之至、謹恭摺奏聞。

由藏進出之塔爾蘇海稟告西藏情況摺（四月十六日）

奏為探得西藏消息事、竊臣至西寧、即以探詢西方消息為懷、凡來見臣之青海人士、無不詢問、即隨來之下人、亦派人暗探消息、但未得確信、至四月初十日奉硃批、此次西地來之人士、雖至京城、幾人所云皆不一致、著爾詳細詢問、一一詢明奏聞、欽此、因見小呼弼勒罕繕摺具奏、奉旨、知道了、西地來見呼弼勒罕者甚衆、可探詢消息奏聞、惟所詢語言、恐有遺漏、欽此欽遵、臣當派侍衛扎什雅圖輪赴固木布木廟、凡來叩見小呼弼勒罕之人、即向其暗詢消息、等因、遣派去後、嗣於四月十一日經貝勒色音特恩扎勒帶領西地進出之塔爾蘇海見臣、塔爾蘇海係西衛所屬之人、當問其如何進出及來往情形、及所見所聞消息、全行詢問、據稱、我本係台吉車凌扎布之僕人、前年準噶爾賊匪取藏時、搶掠拉藏汗所屬五百戶計一千餘口、車凌端多布續派班第阿勒達爾和碩齊等、帶領三百餘兵、於五月初九日由藏遷移、自殷里野路輸送、經騰格里諾爾地方、酌將第一隊拉藏汗之阿沙吹濟特之百戶噶克察巴圖爾等三十戶人、較呼專等衆可靠、作為第二隊、其一百六十七十戶編設不一、陸續引往本隊、至布哈扎托羅

海布倫布喇等處、瀚海地方甚多、因水缺、準噶爾人疲乏、乘此時機、於九月初三日夜、我與噶克察巴圖爾等二人帶領三十餘戶人進出、奔木魯烏蘇而來、於十月初一日有先進出之拉藏隊岱青巴圖魯來到、於途中問其進出原委、據云、岱青巴圖魯內、有一名回子桑布者、自河口地方進往藏地、言車凌端多布帶領呢瑪藏布兵五百名、約在本月初六七日、前來擊襲岱青巴圖魯、將我家婦孺及馬匹盡行搶去、將本身並一名額爾克者二人逃走、嗣後旋回看視、我家婦孺盡為搶去、我二人立於高處、見有賊匪六七人來向我二人聲言、爾

等婦孺均被擄去、爾等前來藏匿於山灣、次日瞭望賊之去向、潛伏隨行、夜深盜賊馬五匹、我二人騎走、順木魯烏蘇至唐古特玉樹部落、住息一月、當住息時、有原隨拉藏之蘭占巴三吉等九人、亦來至玉樹、詢之來由伊等僅云、前往青海、別無所云、嗣蘭占巴三吉與他人言、我聞卑淩端多布二人、第巴台吉二人、此四人各處傳布云、我將漢兵打敗、在自木魯烏蘇此邊、為本達賴所屬地方、自木魯烏蘇彼邊、皆為青海所屬地方、嗣後凡有兵來、爾等毋許經過、亦勿供給、俟青草萌芽時、我等前往木魯烏蘇地方傳布等語、我得聞後、即於是年

二月二十日與蘭占巴三吉九人、由玉樹起身北上、蘭占巴三吉等皆駐於台吉吹喇克諾木齊地方、我在青海尋獲台吉蘇爾啞之妻、於上月二十八日始到、後遇台吉巴爾楚海告予曰、聞得爾主人卑淩扎布、蒙大將軍王恩施、優予待遇、故特造詣等語、塔爾蘇海係藏地派人自啟里野路送往、由啟里野地方、逃至木魯烏蘇河地方、於十月初一日始到、並問自木魯烏蘇至啟里野、此間道路遠近、水草如何、有無瀚海及大嶺、兵丁是否能行、爾逃出二人、其一名額爾克者、逃往何處、現住何處、車淩端多布等一切消息、有所聞否、答稱、我自逃出地方至木魯烏蘇河、走三十餘日、路上駝馱可行、砂石片片、水多草缺、兵數在四五百尚可行、多則草不濟矣、我經過之路、有一錫納嶺、往上雖險、馱尚可行、木柴尚可易得、我自布哈扎托羅至玉樹、由玉樹北上時、均小路行走、路上并未遇一人、并未聞準噶爾賊匪車淩端多布等之消息、我與額爾克至玉樹地方、我二人分住、嗣至台吉吹拉克諾木齊屬下玉樹人名烏拉岱者、遇見額爾克、始知烏拉岱逃出、以額爾克作跟役、我至蘇爾啞之妻家、經蘇爾啞之下人齊桑托奇等告予云、烏拉岱自玉樹地方將額爾克帶來、路上令額爾克隨

從蘇爾啞之人前往、適已令點看額爾克之親屬等語、額爾克現在蘇爾啞之妻家、故將額爾克帶來、侍衛扎什前往古木布廟、向小呼鄰勒罕之父索諾木達爾扎詢問西方消息、據索諾木達爾扎、聲稱、鄂壟崇布色爾扎地方、住有貝子默爾根岱青拉察布之所屬唐古特人七八千戶人、擬請差派在彼之蘭占巴功顏色布坦噶布楚雲端諾爾布桑魯布等三人乘馬前往、探取準噶爾消息等因、告知、臣當派侍衛扎什告知索諾木達爾扎、派此三人迅探準噶爾消息、速來回報等因、交諭、俟帶來之蘭占巴三吉額爾克及所派之蘭占巴功顏

色布坦等到時、詢問明晰、得有確實消息、另行奏聞、

與親王察罕丹津晤面并由呼弼勒罕派員赴巴塘等處曉諭摺（四月十六日）

奏為與親王察罕丹津會晤事、三月二十三日、察罕丹津謁臣、請皇父安、呈遞哈達、臣回給哈達、臣與察罕丹津曰、聞得派兵會盟、衆皆恐惶疑慮、惟王爾奮欲派兵、聞之不勝歡喜、並問本王親帶兵來、王有何得聞、察罕丹津對曰、去年我在木蘭時奉聖主諭旨、為爾祖振興黃教、故朕擬派皇子並王多爾濟帶兵前往、欽此、及回時將此告諭兄弟、有信者有不信者、今聞大將軍王已帶兵來、衆始皆信、鄙意甚快、當詢爾既此處生人、西地消息及地方利益必然知曉、應即陳明實在利益、予酌量行事、事成後皇父必重予恩施、天佛洞鑒、亦賜爾福等語、察罕丹津對曰、王言甚善、鄙仰蒙恩主厚恩、敢聽王命、專心報効、滅盡準噶爾、再大將軍王派使赴藏、鄙亦派予之婿阿喇坦、大將軍王如有交諭、請致書阿喇坦、令其暫停起程等語、當云、竊維國之大法、惟有一君、軍中惟有一將、一切語言、皆載在使臣所持書內、況黃教為爾祖所振興、拉藏汗為爾之兄弟骨肉、是以圖於黃教之利益、應一致訓導等語、察罕丹津亦復云然、臣

復云、前令青海台吉等速遣人赴裡塘、約束所屬駐守、若有達賴喇嘛拉藏汗所屬人等、今由本軍大臣查明、照章約束等文、爾曾見否、察罕丹津答曰、予在途中曾遇此文、回時即行派人、惟裡塘地方本所屬人民較少、達賴喇嘛商上人較多、本屬人可以前往、臣以呼弼勒罕既由裡塘所來、呼弼勒罕若派人、於事頗利、是以臣云、本大軍由打箭鑪早經起身前往、現在已到、亦未可定、爾速派人、若謂呼弼勒罕之人前往、於事有益、即令呼弼勒罕派人、察罕丹津曰、予至家即行差人等語、臣派公策旺諾爾布郎中衆佛保前往喀木等處、諭知小呼弼勒罕、小呼弼勒罕曰、社伯特人本極愚頑、不明教法、今竟無理擾亂、不聽王化、是福壽自棄耳、今聖上佛主推廣黃教、保護社伯特生靈、使衆太平安生、特以王為大將軍、帶領大軍、分路進封、以殄除準噶爾之悖逆、天佛亦必體恤君上之仁懷、以成大事、王復為衆生靈籌畫、喀木裡塘巴塘等處所駐之兵、勇勢強壯、喀木人民不曉情由、必生畏懼、思避患難、務必預先曉諭、使其安堵如恒、予承此差、皆王深仁厚澤之意也、小人即仰承王之仁懷、竭力繕文、派使前往、以便曉諭喀木各處之首領、於上一路之碩般多丹宗達宗等處、以達喇嘛哈

文布率領、中一路之察木道里雅克等處、以多尼爾噶布楚率領、下一路之裡塘等處、以噶克巴羅布藏率領、各點共五十名、此三路全行到達、使彼等走知、茲起程期近令派首領使臣等前往西寧、在王前請訓、以便起程、并將告示、一併咨行、於四月十二日小呼弼勒罕之使臣達喇嘛哈文布等三人到時、臣先將使臣交諭完竣、再令爾等前往、若能成功、此即爾呼弼勒罕不惟仰體聖主普救天下衆生之仁、且副爾衆蒙信仰呼弼勒罕之意也、勉之、特諭、每人各賞緞一疋、為此繕譯呼弼勒罕告示、另行繕摺、一併呈覽。

譯小呼弼勒罕告示（四月十六日）

駐錫古木布木廟小呼弼勒罕諭、傳知巴爾喀木地方首領等、現在準噶爾人背逆無道、混亂佛教、貽害杜伯特生靈、上天聖主目不忍睹、掃除準噶爾人、收復藏地、以興黃教、使杜伯特衆生、太平如恒、特派皇子封為大將軍、不分畛域、率領大兵至西寧駐劄、不日大軍由各路進討、鄙自駐錫古木布木廟以來、仰蒙聖主重視黃教、擧凡衣服飲食、無不受恩甚重、今大將軍王欽奉上諭、來至西寧、不日親臨本廟會見、受恩尤深、況聖上振興黃教、普濟杜伯特衆生、溯念厚恩、尤當盡力報効、聖主軍事、再以雄壯兵一隊、由打箭鑪前進、駐紮喀木裡塘巴塘等處、此軍之擧、藉期仰副聖主振興黃教普救天下衆生深仁之至意、大軍所到之處、凡杜伯特人衆、皆一致順從、妥為輔助、仍舊安居、斷不至有所驚擾、此擧確為杜伯特衆生、爾等尚不知此中情節、茲恐爾等畏懼、以致妄行躲避天兵、故特遣使速為曉諭爾衆、勉之勉之。

遵旨派兵進駐索羅木等處摺（四月十六日）

奏為遵旨暫駐西寧事、准兵部咨開、據議政王大臣等議奏、勿令臣出口、駐劄西寧、王阿格等及大臣等所部

之軍、應如何撥駐、酌留若干、所留官兵馬匹、應在何處牧放等事、酌量辦理等因具奏、奉旨、依議、欽此、欽遵咨行前來、是以臣遵旨不出口、駐紮西寧、相機而行、茲擬每佐領各派鳥槍護軍一名、歸公策旺諾爾布節制、駐劄涼州之護軍、每佐領各派一名、歸副都統實色節制駐劄寧夏之喀喇沁等扎薩克之蒙兵、歸都統楚宗節制、皆派往索羅木駐劄、據由西地逃出之塔爾蘇海稟稱、我在玉樹地方住時、聞得彼處人云、有車凌端多布二人、第巴二人、在各處傳說、自木魯烏蘇彼邊、皆為青海地方、自木魯烏蘇此邊、皆為本屬地方、爾等妥為駐

防、凡有兵來、爾等毋得供給、俟青草萌芽時、我至木魯烏蘇地方、派兵一支駐守等語、虛實雖不確知、在索羅木地方、應續派兵、在博羅和碩地方再派兵一隊駐紮、由莊浪駐紮之馬甲、每佐領各派一名、歸都統旺烏哩副都統伊里布節制、其涼州所餘之烏槍馬甲、每佐領各派一名、歸副都統和什和恩宗扎布節制、派往博羅和碩駐守、以壯軍威、并派訥欽親王訥爾蘇（素）公諾安都呼、奎塞克裳額、王子永謙、鎮國將軍敬順、舒爾臣、奉恩將軍華祇、閑散宗室烏勒琿等、前往博羅和碩駐紮、至所調之兵、均由各駐地點、照例發給五箇月行營錢糧、查據西寧道趙世錫呈稱、現有上年由噶順運到米石、經回子等看守、撥給派往索羅木兵食、尚可數二十日之需等語、且此項米石若發給兵食則不至零變而看守之回子等、亦可早歸、是以前往索羅木之兵、尚欠二十日口糧、俟到索羅木時、則將噶順所存之米補領、其各處兵丁、均令於四月二十日起程、擬俟此項兵丁到時、再令本處之兵一併起程、上年自阿什罕站至索羅木、計共十一站、兵進後、遲速前往、因每站遠近不一、上年公策旺諾爾布深入、經過地方、均甚熟悉、辦站章京筆帖式等、隨營前往、自阿什罕站至索羅木、由公策旺諾爾布指示地點、分十五站駐紮、每站設馬二十匹、由索羅木斜對之路、亦照上年分五站駐紮、分站事務較簡、設馬十五匹、每站派固原綠營兵各十五名、青海兵各十名駐紮、并不動用官馬、由中途地方官員貢用馬匹內撥用、由固原提督屬下派馬兵二百名、酌派官員撥給五箇月米糧、行營餉精騎駄馬匹等項、遲速起程、青海亦准照此派兵、再據公策旺諾爾布稟稱、我軍既派兵駐紮索羅木、再由青海派兵六百名、在我營左近駐紮、則於堆撥卡倫等事、裨益甚多等語、為此咨請青海盟長等、左右翼派兵各三百名、所餘蘭州護軍一

百二十九名、馬甲八百七十一名、均請帶往西寧訓練駐守、再西寧存留臣之拴養馬八匹、三子等各五匹、貝子三匹、公二匹、臣等既無出力之處、應請停領行營之錢糧、其宗室大臣侍衛官員等、每月應得行營錢糧、亦請減半、每人各准拴馬一匹、其餘馬兵之馬匹、均於四月十五日出羣、為此恭摺奏聞、

豐培按、清實錄作訥爾素、今加括注、

撫遠大將軍允禵奏稿卷二

吳豐培　編纂

陣亡總督額呼恩特依（額倫特）等奉經賜祭家屬謝恩摺（五十八年五月十二日）

奏為祭奠陣亡人員事、竊陣亡總督額呼恩特依（額倫特）暨衆官兵等靈柩前奉經、於四月初三日晨備辦豬羊筵棹、臣親自前往奠酹。據額呼恩特依之子暨衆官兵之妻子等跪稱、我等父夫、世受國恩、効力行伍、本軍官應盡之職務、陣亡病故、亦各人之壽命、今王奉旨率領大隊前來、死生俱感、因勦滅逆匪、又憫父夫陣亡於蒙疆、特令奉經七日、且王親臨奠祭、實為自古所無、此等恩施、不惟奴才等不敢承受、即我等故父故夫之靈、亦不敢當、惟有感激涕零、望闕叩謝恩施等語。謹此恭摺奏聞。

大兵赴藏、傳知青海八盟聽候調遣摺（五月十二日）

奏為大兵赴藏事、竊准兵部咨開、會議具奏、令調兵出口駐紮、仍令大隊即行前進、大將軍王隨後帶領大隊起程。此次前行之前鋒兵丁及駐噶斯兵丁、由啟哩野路前進、自雲南達打箭鑪之大隊、分兩路前進、以張聲勢、等因具奏、奉旨依議、欽此欽遵、咨行前來。臣除咨行前往博羅和碩之訥欽王訥爾素及前往索羅木之公策旺諾爾布、駐紥蓋達木之都統阿爾那等均經飭知外。并傳知青海八盟長、曾令由爾青海派兵六百名與內地兵丁前往索羅木等處。嗣聞分派兵隊、幾有尚未起程者。特以前往索羅木之前鋒兵隊甚為重要、如有尚未起程者、爾即迅速起程、撥令在索羅木之公策旺諾爾布等前往。況派赴策凌端多布之使到後、音其前勢。本大軍即宜進勦、本處之先行前鋒兵隊暨駐噶斯兵隊、由啟哩野路前進、其雲南打箭鑪等處大隊、分兩路一齊進勦。續由本爵帶領大隊、會合爾等預備兵隊、一同進藏、本處所派之使、不久即來、本內地大隊、已將馬匹軍械均備妥協、爾等應將所備兵隊馬匹軍械盤費治理整齊、妥為預備、聽候調遣、並將此等情事、一體曉諭兵丁人等、不得有誤、等因、已傳知矣、謹此恭摺奏聞。

傳問西路來人額倫特陣亡詳情摺（五月十二日）

奏為奏聞事、恭奉諭旨、此次西路所來人等、雖有數人到京、而所言各異、爾宜詳細查詢、一一聞明奏聞、欽此欽遵。即將西路所來人等、傳來詳細詢問。據參將舒明聲稱、將軍額呼恩特依（額倫特）於五月初七日自青海

帶兵五十名起程、於六月初九日在木魯烏蘇追及色楞、後色楞帶兵前往、額哷恩特依（額倫特）在木魯烏蘇河岸駐紮、守候兵到製造皮船、二千兵士方渡一千餘名、忽有色楞處解餉之知州王覺、解糧之達爾汗博克回來聲稱、我二人至多倫鄂羅木、未將隊長色楞追及、聞得隊長因彼處水深難渡、由拜都路前往等語、將軍即帶領已渡過之一千二百名兵士追赶、於七月十六日至齊倫果勒、是夜賊來、將我軍馬赶去百餘匹、十九日夜間來有賊兵二千餘名襲擊我營、自四更時分、戰至日午、賊始退去、此仗賊匪無砲、只有鳥槍、扎槍、弓箭、七月二十六日、隊長色楞派護衛諾哩勒達來請額哷恩特依（額倫特）、嗣後將軍帶兵四百名、於二十八日渡過哈喇烏蘇、追及隊長色楞之兵隊、所餘兵丁、均留於齊倫果勒地方、二十九日與賊交戰、派舒明留營挖壕、未赴戰地、八月初五日、賊匪探知留後兵丁將到、即由後山前往截戰、致參將馮秀守備李有寧陣亡、餉馱大半被劫、於是將軍派舒明帶兵二百名渡河前往迎敵、將賊之藍纛兵一支擊退、將餉馱奪回、此次交戰、賊兵約有一千六七百名、自此賊兵每日前來攻營、並在山上壘墻向我營施放鳥槍、至二十日後、賊皆退去、於閏八月初

一日、賊匪忽由兩邊山內下來、將距營數里地方所放馬匹赶去、並將看馬夫役亦皆擄去、我軍馬匹缺乏、糧餉均不能接濟、饑餓難守、遂於九月二十八日夜間、出營旋回、擬將糧米迎運、渡過哈喇烏蘇、行程未遠、於次日午間、有大羣賊兵追來、鳴槍攻擊、致額哷恩特依（額倫特）陣亡、自與準噶爾賊匪交戰多次、不知彼等游牧有兵若干、臨陣之兵、總共不及三千名、軍器有鳥鎗三四百桿、其中僅有咱木喇鳥槍三十桿、此槍子粒可至二三百步、此外弓箭扎槍、均非鋒利、以先交戰不見有杜伯特人民、自閏八月二十日以來、我軍馬缺餉絕、準噶爾賊匪始將杜伯特人民派出、每日向我營施放鳥槍、若在準噶爾賊前、則將槍高舉妄發、若無準噶爾賊匪、則向我營施放空槍、觀其形像、多係與我一心、只被準噶爾賊匪脅迫、無奈附從、再班禪所派之呼圖克圖喇嘛來至我營會議、潛向色楞云、爾因何不整隊回來、而散漫旋回、準噶爾受傷人民、甚有怨言、由是觀之、喇嘛杜伯特人等、皆竭誠戴激聖主恩施等語、護衛王庭梅所禀亦與舒明相同、據西寧千總馬有仁、兵丁嚴興邦同稱、我等均在額哷恩特依（額倫特）隊下、去年七月二十九日之戰、賊兵在對面山上豎立白纛、似有四五百兵、色楞額

呼恩特依(額倫特)帶兵自晨出營、與賊相對列陣、嗣色楞云、賊兵仍遠、兵丁尚未食飯、可令起營取飯、兵丁各自起營取飯、色楞亦即回營、此時賊兵知我軍散亂、將山後所伏七八百餘兵丁調出、截攻額呼恩特依(額倫特)將軍、額呼恩特依(額倫特)知賊兵衆多、令色楞來救、催調二三次、色楞並未前來、許久、有護衛達克巴藏布孤身由敵軍沖入、來至將軍前、此時達克巴藏布時間尚戴所中賊箭、見將軍後始將箭起出、用巾將脖項包裹、復與賊接戰、至日西斜、有西寧把總陳吉帶領槍兵二十餘名、自敵外開槍奪路、將將軍救出、此時陳吉業已陣亡、額呼恩特依(額倫特)出後、色楞始帶兵會合、一齊回營等語、據理藩院領催多爾濟舒德依聲稱、我等在色楞隊下、餘者皆與馬有仁所稱相同、又據西寧兵丁馬超犀聲稱、我在將軍額呼恩特依(額倫特)隊下、於九月二十八日夜間出營、擬折回將糧米迎退、渡過哈喇烏蘇、行程未遠、天已明曉、賊兵追至、開槍攻擊、致額呼恩特依(額倫特)陣亡、兵丁等將將軍屍骸舁回、兵衆哀慟之聲、被策凌端多布聞知、差人來問、我等當告以將軍陣亡、旋又令管事人來稱、令我與通事前往、我到後、策凌端多布問我云、我原期爾處色楞勤奮當差、不意致將一良好將軍陣亡、爾回去將將軍屍骸裝殮、我與爾等先不交戰等語、我回來時、於途中見色楞、達克巴藏布前往、策凌端多布、又差人將我二人帶去、站立傍邊、令我識認是否色楞等、我答稱是、見策凌端多布坐在中間、三吉傍坐、令色楞跪下、色楞不跪、派二人強迫令跪、色楞俯身尋我佩刀、因鞘內無刀、尋甲葉一片、將脖項刺破、於是策凌端多布令人將色楞兩手捆綁、鞭撻其背數次、迫令跪伏、策凌端多布向色楞云、大國皇上阿穆呼朗汗、只令爾帶兵在木魯烏蘇駐紮、並未令爾帶兵討我、爾違抗諭旨、輕視於我、帶領少數兵丁深入、是何居心、今被我拿獲、又有何說、色楞一語不發、達克巴藏布在色楞之後站立、並向伊訊問、嗣策凌端多布令將色楞等牽出帶往他處、仍令我二人旋回等語、再本年四月二十四日、據由藏出來之西安領催哲克正藍旗營長巴彥圖聲稱、我在色楞隊下、去年六月初九日、額呼恩特依(額倫特)輕騎前往庫庫什地方會見色楞、額呼恩特依(額倫特)聲言、在庫庫什等候兵隊、色楞於十一日起程、至七月十九日渡過哈喇烏蘇住守、二十日晚間據杜伯特人前來報稱、聞得準噶爾人等與爾將軍額呼恩特依(額倫特)相遇交戰、前經差人令我等預備

羊隻等物等語、色楞於次日五更時分、派護衛達克巴藏布兩營長出兵一百名、往拿策凌端多布所差之人、遂將準噶爾之名丹巴者拿來訊問、據稱我軍在齊倫呆勒與爾將軍之兵相遇、交戰二次、爾軍兵力甚强、我軍戰敗、我現回往達木、於今日飯時來到此處等語、色楞即帶兵一千四百名前往迎賊、至察罕鄂博圖地方、與賊相遇、列隊攻擊一仗、將賊所佔之三山奪回、至第四山、賊未與我軍接仗、即行逃走、視賊兵數、約有三千人、視賊器械、多係弓箭鳥槍、是日我受傷、至晚間收兵、擬於次日天明再戰、即於此山駐守一夜、迨天明差人

探望、賊已退去無踪、色楞於是帶兵回營、於二十三日移駐於扎哈蘇托羅海、二十八日額呼恩特依（額倫特）帶兵趕到、二十九日賊兵來至、兩將軍會議、色楞派兵五百名、額呼恩特依（額倫特）亦派兵出營、在二三里外列陣、少間、不知色楞因何故回營、色楞回營後賊兵即來侵犯、色楞聞知、復乘馬前往、我因受傷未赴戰地、八月初五日、額呼恩特依（額倫特）之後隊來到、賊兵聞知、撲出截攻、兩將軍派殺兵往迎、我因傷痕未愈、是以未往、於九月二十八日夜間、我軍渡過哈喇烏蘇退回、二十九日、賊兵追來攻擊、本旗營長克什圖陣亡、因色楞前往賊

營、副長察里琿令我充營長、次日策凌端多布差人來邀副長察里琿、護衛布達哩、遊擊石安泰、守備馬秀及營長等前去會議、派馬來營迎接、我亦隨同前往、至賊營、見策凌端多布居坐中間、三吉傍坐、副長察里琿、護衛布達哩在前、營長等在後、排列對坐、策凌端多布向我等云、本軍特為黃教而來、不知者以為殺害拉藏、爾軍亦為黃教而來、理當差人與我商議、且阿穆呼朗汗、並無令爾征討之諭旨、爾色楞等違悖諭旨、輕視於我、帶領少數兵隊、向我來戰、其孰是孰非、爾等論之、察里琿等云、聞得爾兵到藏、殺害拉藏、拘禁達賴喇嘛、百般

擾累唐古特人民等情、我等欲保護黃教、礙難默視、是以帶兵前來、實未奉有皇上諭旨、策凌端多布云、我向來並無抵抗大國之處、皆由爾色楞等輩所肇如此、色楞帶兵直進、我因無法、始與交戰、今值爾軍乏食、不與爾戰、相持日久、皆可致之於死、我斷不如是而行、察里琿、布達哩、石安泰、馬秀、均係帶兵人員、令留此地、營長等令其回去、將爾等兵隊皆遣回、語畢、即將我等遣回、將察里琿、布達哩、石安泰、馬秀留下、旋派喇嘛檢查我等人數、給與口糧牛羊、派兵將我等由巴哩都路送回、至索羅木等處、我不能行走、在一蒙古人家住宿、迨聞

大將軍王派使前往、我即求見、告知以上各情、蒙使員撥給馬匹、始得乘騎而回等語、又據舒明巴彥圖等同稱、以先征戰賊匪、並未用過大砲、自閏八月初五日縱賊匪始向我營用炮攻擊、彼等有炮五六尊、炮彈重量約有三四十兩等語。又詢其額吟息特依(額倫特)與色楞不睦各情、皆稱彼二人見面後、議屬相善、其暗中因何不睦、我等不知等語。臣在此處訪問所得各情、以臣揆之、係因彼此不能相讓、致生不睦、謹此恭摺奏聞。

探聞準噶爾在藏戕害唐古忒人情形摺（五月十二日）

奏為探聞準噶爾在藏情形事、竊四月二十一日詢據自西

方尋訪小呼弼勒罕來至古木布木廟之唐古特喇布楚、佳木贊藏布聲稱、我本達賴喇嘛商上之人、隨同佳木贊堪布、因於前年準噶爾取藏之後、知伊行止暴虐不可久居、值小呼弼勒罕在聖主界內、擬來尋訪、於去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乘策淩端多布赴扎什倫布之隙、我即逃出、繞過喀木、由崇布色爾扎地方、於本月十五日來至青海、聞得準噶爾賊匪將在藏之唐古忒人等戕害擄掠、以致男女離散、並將扎克布里、扎雅淩、古舒克扎藏、烏爾格扎藏、田郎扎藏等、五處黃教廟之喇嘛等、令入紅教、剃去拉藏汗之喇嘛等衣服、並將多爾濟扎布、畏珠拉淩、桑阿江楚布淩、党楚布淩、扎克拉烏克巴淩、桑阿淩、珠拉瑪、普克寫里、呼布喇克、多木楚木淩等十廟之紅帽喇嘛之戰牒註銷、作為白人、並將多爾濟扎布、畏珠拉淩等二廟拆毀、其在噶勒丹、色喇布、賚蚌等大廟之喇嘛等、解散十之上八、策淩端多布、托布齊三吉蘭占巴吹木丕勒帶兵五百餘名、居住藏地、哈喇烏蘇達木等處、有三千五百餘兵駐守、再去年十一月間有準噶爾一名阿旺洛羅依蘭占巴者、手上生瘡、令我畫符、隨有一準噶爾人來告蘭占巴曰、策淩端多布前往扎什倫布、迎請班禪赴準噶爾、班禪若往、則郭孟喇

嘛先跑、又聞在伊犂左近之海努克地方、建蓋廟宇、請班禪往錫、策淩端多布自達木回藏後、因烏什噶隆貝啞木噶隆等、貽誤兵丁口糧、致被拏問監禁、我來時至察罕蘇巴爾罕渡口、聞得唐古忒人等云、皇帝之子、大將軍王帶領無數兵隊前來、現在喀木藏衛各處人士皆有所聞等語、四月二十九日、又詢據自西地所來蘇爾啞所屬之和碩齊台吉遜多布特畏巴圖爾、羅布藏等三人聲稱、自前年準噶爾賊匪佔據西藏後、將我等擄來、是年夏間由那克藏路送往策旺阿喇布坦處、俟將三月至特布克托羅蓋地方、我等十餘人、偷得準噶爾

馬四十餘匹逃跑、行走月餘、住在沙克錫諾河地方候信、詢聞大軍撤退、遂自錫諾地方起身、於二月二十三日至布木巴落之唐古忒地方、携帶馬匹口糧、由寨罕蘇巴爾罕渡口、渡過木魯烏蘇河、越過瑪木巴彥哈喇嶺、於四月初二日至索羅木地方、與大將軍王之差員侍衛瑚畢圖等相遇、據瑚畢圖云、仰蒙王恩、本身與青海台吉使臣等及馬匹牲畜、均各平安、約於四月以內到藏、五月底我信可以遞到、語畢即往、我等於本月二十四日至博羅崇柯克、再前年準噶爾人取藏時、唐古忒人民羅經被獲、幸未遭戮、以好言誘之、始得釋放、於是唐古忒人民、均甚相慶、厥後見唐古忒人之物件則搶、遇人則殺、致使父母妻子離散、拆毀寺廟、種種暴虐、唐古忒人惟有怨泣而已、今我等受準噶爾之欺辱、此罪何日逃出、惟有仰望聖主恩施、將來必有重覩天日之時、又我至布木巴地方、亦聞唐古特人等云、今皇帝之子帶領十萬重兵、特來勦除準噶爾賊匪、重興黃教、以拯衆生云云、竊思此事、迄今各處均有所聞等語、除將喇嘛佳木贊藏布暨遜多布等、交各該處外、謹此恭摺奏聞、

代奏鞏昌府屬被災人民撫卹謝恩摺（五月十二日）

奏為被災人民撫卹事、竊於本年四月二十五日據鞏昌府屬隴西、會寧、通渭、秦安四縣民人嚴邦本等百餘名、自鞏昌府來至臣署、呈稱、本陝省人民遠蒙聖主恩施、減糧稅賦、豁免錢糧、實同仁父之養子孫、蒼天之覆萬物、且吾陝省人民、較他省尤為受恩深重、去年五月二十一日、鞏昌府屬地忽遭地震、城垣傾圮、壓毀房屋、人民被災、我聖上視民如傷、特派大員前往本處查看被災人民、按戶賞銀、計口散米、是以無穀者得食、無房者得棲、被壓斃者均給賞葬埋、聖主恩施、普被生民、澤及枯骨、吾小民等雖庸愚無知、而感此天高厚恩、惟有闔家老幼、望闕焚香叩祝我聖主萬萬歲、並擬赴京叩謝聖

恩、惟因路途較遠、旅費維艱、事與願違、茲聞王駕臨西寧、特來叩謝、懇乞王鑒察小民等愚誠、代為奏聞等因、呈遞前來、臣當與衆人民云、爾等感激皇父恩施、自遠方來至本轅、請轉奏等情、語甚誠篤、我當代爾等奏聞、惟現在耕作之際、爾等速回、各安農業、勿得在此久留、致悞耕耘、至家後當各孝順父母、教育子弟、使之正直為懷、守分安常、如是則上天不惟眷佑爾等、即爾世世亦當享受聖主鴻施、語畢、將呈文接收、囑令衆民等回里、謹此恭摺奏聞、

陣亡病故人員頒發賞卹摺（五月十二日）

奏為領發賞卹事、恭奉諭旨、令將西路進兵之陣亡病故人等查明、即由領給賞卹、欽此欽遵、查陣亡病故之京旗滿洲官兵、無論有無跟役、賞銀不得交伊等承領滿洲官兵妻子、既皆在京、令其實受聖主厚恩、帶領京旗兵丁之副都統英珠宗禮普等、造冊咨行兵部、查明給賞外、其已故總督額哷恩特依(額倫特)西安佐領扎木蘇、固原副將陳繼瀋、參將馮秀、游擊郭林延綏游擊郭林之子弟等、均在西寧、臣既查伊等、子弟既在此處即按西寧總兵屬下陣亡及負傷病故官兵、一體均由此處照例給賞、又查例載、八旗馬甲人等赴遠地出征病故者、給銀二十兩等語、又恩詔內載出兵病故、無論文武官員、三四品給銀五十兩、五六品者給銀四十兩、七品以下者給三十兩等語、綠營官兵、並無分別之處、是以仰體皇父慈懷、較比旂族官兵賞例減等、擬請賞給病故之游擊四十兩、把總二十兩、馬兵十兩、步兵五兩此項賞銀、派都統延信、公策旺諾爾布、散秩大臣齊木拜、副都統徐國貴、總兵李林、會同西寧總兵王益謙飭五營官兵、將各營陣亡病故官兵妻子、分設五處、令綠營官兵逐一認識、並取具總兵王益謙及五營游擊守備等並無冒充錯誤、倘有情弊、一經查出、情甘領罪印

結、以二十人家口為一排、由二十包賞銀之中、使其隨手抽出二三包、當眾稱秤、並無虧欠、後將賞銀親自交給、共賞銀十萬二千七百八十五兩、嗣來理藩院領催龍尚及西寧官兵受傷者六十一人、派副都統唐色、兵部異長托什等勘驗傷痕、編列等次、照例賞給、共賞銀一千四百七十兩、又署理糧餉事務按察使八十、總兵王益謙、道員趙世錫等呈稱、西寧總兵屬下兵丁、內有因誤走路途未到之馬兵一百四十四名、步兵三百七十四名、伊等自起程日至本年正月二十五日、除原領錢糧及由外發給錢糧外、尚有四月六月七月未給者不同伊等應補發月餉及鹽菜銀洋價銀共九千八百九十餘兩、米三百二十三石二斗有餘等語、若將伊等照病故例賞給、需銀僅三千三百一十兩、臣仰體皇父優恤西方軍士之至意、使其家口有所養贍、擬照病故例、給銀十兩、步兵給銀五兩、其兵丁自行回來時、將未給錢糧計月補給、若有病故者、此銀即抵作恩賞、以上陣亡病故受傷及誤走路途未到人等之家口養贍、共賞銀十萬七千五百五十兩、賞設之後、眾婦孺號稱、我父夫受國厚恩、素食俸餉、報効毫無、茲因逆賊策旺阿喇布坦悖逆天理、任意妄為、故遣天討、方期報効聖主多年養育之恩、

各人奮勇前往、此去除月餉外、並賞口糧鹽菜銀、及馬乾等項、且去年八月間、又蒙特恩、每人賞銀五兩、不意我父夫辜恩、並未著有勞績、或陣亡或病故、茲又蒙聖主收殮亡人屍骸、撫養家口、施此特賞、實自古未有之鴻恩、奴才等不惟死者在九泉之下感激、即生者亦仰賴皇恩、得養老蓄幼、受此皇恩深厚、奴才等益難報稱、惟有日夜焚香禱祝聖主萬萬歲、所有奴才等竭盡愚誠感激各下忱、惟有望闕叩謝天恩等語、臣除將所賞銀數、暨官兵銜名造册、及各營所呈印結、一併送部核銷外、其陣亡病故土司官兵及革員人等並投効武舉人等應否給賞之處、咨行兵部查核、俟由部查核咨覆選到遵行、再西安滿洲綠營、固原涼州綠營官兵內派來人等全回原籍、且陣亡病故人等之子弟、又未在此地、應將伊等令由各該處查明、照例給賞、已咨行陝西安副都統、固原提督、涼州總兵等、又總兵康海額外所帶涼州之兵、參將舒明額外所帶固原之兵、既經具奏、亦未報部、其陣亡病故人等、不得動用正餉賞給、惟係各該管官兵等、勒令隨去、其陣亡病故者、情殊可憫、擬交該省總督等給咨、原帶大員照兵丁賞例領銀給予伊等家口、又册內難保不無將病故者作為陣亡、誤走路途未到者、作為病故、妄行開列之處、此賞交該大臣等聚集同行官兵人等一一詳詢與册核實、務將賞銀交於陣亡病故人等之父母妻子及兄弟承領、以期仰體皇父優恤官兵之至意、令受實惠、倘有無父母妻子兄弟而頂名冒領、或營官代領侵吞、或族人欺壓孤寡强分、或他人謂有私債坐扣等項情弊、即行查拿、應懲者即懲、應參者即行報明、由臣參處等因、一併行知、謹此恭摺奏聞。

西寧衛屬人民豁免正供代為謝恩摺（六月十三日）

奏為代西寧衛屬人民謝恩事、據西寧衛屬人民陳萬年等呈稱、伏思聖主眷念民生、施恩萬戶、遐邇普被仁澤、衆民得生、歷年豁免正供、極邊之地、皆受特恩、並豁免累年積欠錢糧、西寧地方、盡成豐裕、邊地人民、不勝感激慶幸、華山雖高、難配聖主之盛德、黃河雖深、難比聖主之厚恩、歷閱史册、自古施恩、未有及於今時皇帝恩澤優隆者、自五十六年以前、歷年積欠糧草、全行豁免、豈非小民意料所及、實難言喻、卑億萬戶老幼、惟有焚香叩禱、歌頌太平、誠以朝廷相隔萬里、前往叩謝之忱、雖篤、竟難遂至、幸王親奉諭旨、須布恩惠、蒞臨邊地、本愚民等即如親見聖主、叩瞻天顏、不勝慶幸之至、謹

將叩謝呈文呈上、請代奏聞等語、臣當告之衆人民云、爾等既叩謝聖恩呈件、本王當代奏聞、爾等皆係良民、生於盛世、既受厚恩、皆當各守正業、勿肇亂源、勤奮耕種、各自安生等語、謹此恭摺奏聞、

青海貝勒達彥病故遵旨派員致祭摺（六月十三日）

奏為致祭青海貝勒達彥事、准理藩院咨開、已故貝勒達彥、蒙恩賜祭、若由此處派遣侍衛官員、需用驛馬、既有侍衛扎什、員外郎常明珠現在西寧、即將祭品祭文一併咨送都統延信、飭交侍衛扎什、員外郎常明珠前往致祭、等因議奏、奉旨依議、欽此欽遵、咨行前來、當派侍衛扎什、員外郎常明珠前往致祭在案、嗣於五月十九日據侍衛扎什等覆稱、職等於五月十一日在已故貝勒達彥靈前宣讀諭旨致祭、禮畢、據達彥之嫡妻育木楚木、妾察汗達拉、達彥之弟台吉噶拉丹岱青屬下齊桑帶領護衛等跪稱、達彥生時、嘗言予並非善處弟兄、是皆仰賴聖主教育優榮、有以致之、何能報稱、惟於聖主所命、一切差使、倍加奮勉、以期圖報於萬一等語、彼無福命終、本孀婦及屬下人等、罔知所措、復蒙聖主派遣侍衛官員頒發特旨、恩施賜祭、本孀婦及屬下人等、不但喜如復見天日、及已故達彥之靈有知、亦感聖恩喜之不盡、卑等惟有感謝恩施、叩祝聖主萬萬歲、此外何能報答、惟有率領衆人叩謝恩施、復跪稱、達彥去年十二月初九日病故、本月二十七日、妾察汗達拉產生一子、今已五月、此外並無子嗣、惟有一弟噶拉丹岱青、自幼啞疾、不能言語、此子達什車淩已十一歲矣、本青海弟兄內多不和、强者凌弱、相機侵掠之行、早在聖主洞鑒之中、屢蒙諭旨訓示、今達彥身故、難保不無欺凌孤寡、相機侵掠之人、本屬下人等亦知子幼、毫無主見、達彥在世、依賴而生、現在惟有仰賴聖主恩施、叩請聖主憫恤孀婦孤子、准將達彥之孤子、賞給伊父之職銜、不但保孀婦孤子得以安生、則屬下人心亦可鎮定、雖有欺凌侵掠據屬之人、亦不敢為矣、如蒙聖主恩施、卑孀婦孤子得以保護所屬、仍照同故夫達彥生時訓飭屬下、於聖主所命一切事項、矢慎矢勤、以期圖報於萬一、即請侍衛官員將此語稟聞大將軍王、轉請奏明聖主、等因、謹此恭摺奏聞、

奏報會見羅布藏丹津等願服調遣摺（六月十三日）

奏為與羅布藏丹津會見情況事、五月十四日、青海盟長羅布藏丹津、貝勒阿喇布坦鄂木布、貝子羅布藏達爾扎、台吉端多布旺扎勒等來至西寧、臣與王羅布藏

丹津會見、據王羅布藏丹津等聲稱、前年準噶爾賊匪奪取藏時、我聖主為保護黃教衆生、特派官兵、青海亦派兵丁會盟、計左右兩翼、共派兵萬名、等因、具奏在案、嗣因兄弟互相失和、未能派兵、至誤軍機、殊甚惶愧、本年復會盟、躬親瞻仰天顏、叩請訓示、擬請仍照上年派兵萬名進討、除各處派出之齋桑護衛精兵外、並親自帶領前往、到京後仰瞻天顏、聖主降旨、爾兄弟並未同心戮力討敵、爾等及至失和互殺、似此何能討敵、且黃教甚為重要、現在大將軍王帶領大兵駐守西寧、由此降旨、相隔甚遠、軍事當相機調遣、若均待奉訓示始行、

則反誤軍機、大將軍王是我皇子、確係良將、帶領大軍、深知有帶兵才能、故今掌生殺重任、爾等軍務及巨細事項、均應謹遵大將軍王指示、如能誠意奮勉、即與我當面訓示無異、爾等惟應和睦、身心如一、奮勉力行、等因訓示、今親見大將軍王有何訓示、當竭力遵行等語、臣當告知彼等、皇父訓示、爾等諭旨皆備、爾等應謹遵此旨、共相和睦、務以爾祖父等所遺禮法為要、各將軍馬口糧器械備辦齊整、嗣後當竭力奮勉、方可嘉獎、再爾等受皇父厚恩多年、無分內外、予皆視同兄弟、惟此次受任以來、不敢存有私見、良者我必奏明皇父、如有惡劣不遵法者、當依法治之、再爾等預備兵卒、並無俟我調遣同行之議、惟爾上年聞去處分、情願另圖効力、計途而行、爾亦在我前聲明等語、該羅布藏丹津等所稱、嗣後會盟、當謹遵聖主訓示及大將軍王交諭事件而行、惟我年幼、於兄弟間志向紛歧、積存不睦意見、臣當云、爾等皆皇父所封親王貝勒貝子盟長、果能於一切事宜、持守中正、謹敬不違、一切軍法賞罰分明、現在我既親自來此、若如上年、斷難寬恕、爾言會盟、王貝勒貝子公台吉等、何人前往會盟、何人看守游牧、何人派兵若干名、共計若干名、所派數目之外、有兵若干名、並

將管帶之齋桑護衛名、均皆開明、造冊呈報、其中因有黃教不肯奮勉、及所派兵丁託故不前、阻撓軍務者、即以不遵聖旨暨背叛爾祖父之賊論、似此之人、又何足愛惜、況爾祖顧什汗所定軍法、自台吉等以至民人、如派兵託故不前、則係身為軍旅、甘居翕歛等語、若有似此者、爾即拿獲呈報、必為懲辦、將此一體曉諭爾衆、等語、嗣羅布藏丹津等聲稱、大將軍王之言甚是、我等即於明日起程、即速前往叩見呼弼勒罕會盟、傳諭人衆、謹遵交諭事宜、並將所派之兵、造具清冊呈報、旋與羅布藏丹津等飯食、於十五日派大臣等在城外支搭

帳棚、備茶送行、謹此恭摺奏聞。

都統楚宗駐守索羅木地、飭將駝馬補足摺（六月十三日）

奏為補足駝馬事。臣前經奏請派都統楚宗帶領寧夏牧放馬匹之蒙古扎薩克兵丁、駐守索羅木地方、等因具奏在案。臣起程時、皇父因喀喇沁、翁牛特、土默特、三處兵丁強壯耐勞、鄂爾多斯兵丁甚為懦弱、除看守牧羣外、他無所用、亦經奉旨有案。今閱都統楚宗帶來之兵、誠如皇父所降諭旨、然蒙古馬匹損失甚多、如不按照缺乏數目全行補足、而欲將鄂爾多斯兵丁遣派索羅木地方、亦無所用、除派博羅和碩訥欽王看守牧羣外、並將喀喇沁、翁牛特、土默特兵丁、派赴索羅木地方、茲查得駝馬共欠駝四十隻、馬一千七百六十二匹、每遇冷時、由口外所來馬匹、多係缺殘、因至寧夏並不常久喂養、是以所欠馬匹、完補不及、現將派往索羅木地方駐守卡倫、遇調即行前往、其未補馬匹駝隻、尚恐悞事、所欠駝四十隻之數、着交沿途官員及臣等將駝隻照數補交、其馬匹補交一半、共需八百八十一匹、由蘭州所帶京城之兵、暫今由西安兵內暫撥給八百八十一匹、蘭州所帶京城兵丁、由諾木歡烏什等處調回缺殘馬匹尚未足數、今照數合計、仍欠駝五十四隻、馬三千七百匹、除將所欠駝隻交沿途官員及臣等將駝隻撥給外、其所欠馬匹及蒙兵欠撥馬匹、共四千五百八十一匹、擬由西安固原等四處喂養馬匹、九月放入牧羣時、趕緊調取填補、謹慎喂養、所有此次調取馬匹數目、請仍由各處照例補足、謹此恭摺奏聞。

遵旨訓飭侍讀學士花色怠情摺（六月十三日）

奏為遵旨訓飭花色事、准參贊大臣咨開、康熙五十八年四月十四日乾清門頭等侍衛喇什面奉諭旨、着管拉藏汗之子蘇爾咱之妻等戶口之侍讀學士花色、去經二載、並無奏陳事件、彼有無後嗣、拉藏之屬下人等、有無數由藏請求前來者、策旺阿拉布坦帶領千有餘戶人等由嘎斯路經過回往藏地、且陸續前來者亦多、此等事件並不奏報、一切信息亦未奏聞、彼所司何事、着交大將軍王就近查辦。欽此。欽遵、咨行等因。又准兵部咨開會議具奏、前經侍讀學士長壽將台吉蘇爾咱之妻自藏前來至伊所居之博羅崇那克地方等情奏聞、奉旨着將拉藏汗之屬下人等查明、飭交蘇爾咱之妻、并將伊屬下人等有陸續來者、查明一併飭交蘇爾咱之妻、其拉藏汗所屬人等、無論何人、不得恃強欺壓、特派

侍讀學士花色看管等因。該花色應將陸續所來之人查明、交蘇爾咱之妻、問明來者緣由、即行奏報。適來塔蘇爾海鄂爾克等、皆係進出、請求蘇爾咱之妻而來者、該花色並不查明交於蘇爾咱之妻、亦未將所來之人信息詢問奏報、殊屬不合。請將侍讀學士花色交大將軍王查辦具奏。奉旨、依議。欽此欽遵、咨行前來。當詢侍讀學士花色、據稱、有由西方進出之塔蘇爾海等報稱、我等係台吉車淩扎布之叔父扎木巴拉之屬人。前年準噶爾賊犯取西藏、本處三十戶人口、由啟里野路遠移、與有名之人盜馬五匹、將台吉車淩扎布請來、等語、爾係奉旨特派看管蘇爾咱之妻戶口等之人、在彼二年並未具奏一事、現拉藏之屬下人等陸續亦有歸來之人、此項人等、爾並不查明交於蘇爾咱之妻、於所來之人、亦不詢問信息奏聞、係因何故。答以我到此地、由西藏出來人內、聞有楚魯瑪人等、經辦理青海事宜都統延信等、於上年九月初二日解送後、彼等前行具奏、嗣因信息相同、是以未行具奏、後來人等、仍照先來之人同一報告、故收留交於蘇爾咱之妻、我理宜將所得一切信息、有所訪聞、另行具奏、而我並未具奏、及塔蘇爾海等到此、經大將軍王問明具奏、我尚不知、此皆花色庸愚之處、尚有何辭可答。嗣後惟有竭盡勤奮、得有聞知、即行呈報大將軍王等語。當飭侍讀學士花色、嗣後有由西方來者、務當詳詢查報、及聞有西方一切信息、即行詳細呈報。倘仍此怠惰、於一切事宜漫不經心、不加奮勉、定當奏參從重懲處、等因訓飭、仍將蘇爾咱之妻戶口、責令看管、謹此恭摺奏聞。

奏報由西來之喇嘛及裹丁等詢問藏情摺 六月十三日

奏為詢問西來喇嘛關於藏情事、五月二十九日、據青海預備兵隊之特派員外郎奈曼岱報稱、職至柴吉地方、由土司陸華淩等送到西方所來之扎木楊沙木巴羅布藏、羅布藏那木扎勒等喇嘛三名。當詢據扎木楊沙木巴等供稱、我等係洮州土司楊如松屬下之人、我三人曾於前年往西方請求命名、被準噶爾賊人所劫、未能得出、我等來時、車淩端多布、吹木披勒、三吉、托布齊領兵駐守拉藏地方、聞得令一支兵隊駐守哈喇烏蘇地方、彼等相稱、阿穆呼朗罕之阿哥王帶領重兵前來、於本年五六月間、準噶爾人等即領兵折回等語。又本年正月間、聞得由策旺阿拉布坦地方策林端多布派使臣因何事而來、竟不聞知、是以將喇嘛扎木楊沙木

巴等交土司人解送西寧等語、是日、公策旺諾拉布稟報稱、員外郎奈曼岱解送西寧扎木楊沙木巴等來至我前、訊問據供、策淩端多布、吹木坡勒、三吉、托布齊領兵駐守西藏、其中三吉於三月間往策旺阿拉布坦地方、不知去有何事、再聞得土伯特人等云、策淩端多布等之言、阿穆呼朗王之子大將軍王、帶領無數大兵、沿途征來、等因、此大兵之力、我們可敵否、各聚馬匹、即速喂養、五月間要回去領馬、唐古忒人等馬少、巴彥人等一二匹馬還有餘、準噶爾人等或有給幾兩銀拉去者、或有搶掠拉去者、他們原喂之馬還肥、現他們將好物及拉藏之金銀一切物件、解策旺阿拉布坦處、聞聽準噶爾兵來時、有五六千、後陣亡病故、解送策旺阿拉布坦物件、現聞僅有二千有餘、將及三千、聽聞各唐古忒之言、亦止有三千、現策凌端多布、托布齊、吹木坡勒、三吉四人、居住拉藏房屋、下一千餘兵、亦有住西藏帳房支搭蒙古包者、亦有住房屋者、他們以下兵弁等、帶領將及一千兵、居住喀拉烏蘇河邊地方等語、班禪仍在扎什倫布地方、策凌端多布前往一次、聞亦甚恭敬、準噶爾等凡廟內供奉烏拉間哩木布齊佛連紅帽佛、將頭身手足砍毀、處處拋撒、沉於河內、策凌端多布回西

藏時、他自己騎馬、別人步隨行走、是年二月間各唐古忒準噶爾等互相言及、今阿穆呼朗王之子大將軍王帶領無數兵丁、由各路來討西方、我們二千餘兵、如何能敵、亦先藏避、五月間回去、見準噶爾等由各唐古忒湊馬、他們喂馬行走、見三吉趕緊喂馬、聞得將三吉差遣以前帶去西方寫經卷者二人、畫佛匠二人、描花匠二人、不知因何事領去、我所識之唐古忒等、皆暗中怨恨、我們喇嘛被因、拉藏汗被殺、今地方被準噶爾佔據、互云看此刑法、即如生在陰霧之中、何日纔得見天日、喀拉烏蘇等處、有準噶爾之哨兵、我等出拉薩、沿着嘎拉卓木蘭順第巴達克贊城、由巴爾公路而來、並未見有哨兵、四月初七日、穆魯烏蘇河之畫塔渡口、告稱、本處唐古忒、皆係大將軍王之使臣、呼弼勒罕之使臣、青海王貝勒貝子台吉等之使臣等前往西方、又聞得內中一隊兵絕糧、由拉去之馬肥而不瘦、再先將其拏獲、策凌端多布問訊無供、令其跪則不跪、其云策凌端多布、你係策旺阿拉布坦下地方一台吉、我係阿穆呼朗王欽差大臣、我比你尊貴、豈有在你前跪而對詞之理、並云將我速斬等語、在諾彥地方、屢次折命、他並不跪不供、但云將其斬殺、後見將其置於鬧散、轉回西藏、

我們要與其言、因厄魯特人等遠遠隨行、故此未言、此外並未見內地之人、上年有土伯特人、得糧而食、索喇嘛斷絕茶扎非福勒好茶、惟由喀木地方產出之茶、小包甚少、有西拉茶、綢布手帕、烟等物皆斷絕、第巴達克冊倡首辦理土伯特事宜等語、六月初二日、將扎木揚沙木巴、羅布藏那木扎爾解送前來、公策旺諾拉布、員外郎奈旻岱等訊問報稱外、扎木揚沙木巴等你們皆係內土司屬下人、準噶爾等未來以前、你等在拉薩一處住、將及二年、一切事宜、未有不知、準噶爾大概如何、晉班禪怎樣將達賴喇嘛所賞物件、拉藏汗之物件、他們擄去如何辦理、準噶爾之兵、大概有多少、皆駐守何處、由何處放哨、巴拉布、喀齊布魯克巴、青海等處、有無行走之人、策凌端多布在青海是否差人、內地兵有由裡塘前往打箭鑪地方、爾等見否、唐古忒人等意思大概如何、通共怎麼議論、爾等將見聞之處、全行稟告、不得遺漏、詳查訊問、據供稱、前年準噶爾等征討西藏時、在扎什倫布後來至西藏、在色拉廟住、上年夏間準噶爾等倡首一巴圖蒙克名人、帶領幾百兵、將拉藏汗所屬厄魯特婦孺搶出達賴喇嘛所裡塘、尋往打箭鑪、告稱何處之兵、不知兵數、再前換防之巴拉布喀齊人等

被準噶爾兵所阻、無法駐守拉薩、由青海等處所去之人、竟未聞策凌端多布差派青、海等處之人、別處皆照公策旺諾拉布等所報之言報告、扎木揚沙木巴、羅布藏那木扎爾等、皆土司楊如松之人、遣回原處、又五月二十二日、駐守柴達木都統阿拉恩等稟報稱、五月十五日駐守本哨之侍衛呢布齊拉罕等帶領拉藏王下蒙丁二人、婦女一人訊問供稱、係拉藏汗之下人、名巴雅爾、前年準噶爾賊前往西藏、上年四月初五日、將我等拿獲被準噶爾遷去、七月初二日、來至克哩業邊界地方、我岱青巴圖爾等、將及四百戶、通共商議、我們雖死、請太上皇進內、出與賊相攻、來至哈拉屋胡查地方、撞着準噶爾防堵之賊、將岱青巴圖爾拿獲、捨命逃越山谷而行、本年五月十五日繞至柴達木地方、這婦女是我妻這男人是我僕人、逃出時路上並被獲、未聞一切信息、是以將巴雅爾等遣送西寧等語、六月初六日、將巴雅爾夫妻送來後、男人巴雅爾、婦女霍圖王爾等、由何處進、由何路而來、此與蘇拉唖之妻長瑪爾你們是否親戚、將所聞之消息皆當稟告、上年四月初五日準噶爾等將我們將及四百戶人移送、解至策旺阿拉布坦前準噶爾人名巴圖蒙克者、帶領達瓦齊桑夫婦前行、名

貝格者、率領三百餘兵、將我等拿走、行及三月、七月初二日、數年賑給茶拉堪克哩業雪嶺地方、直至荒地邊界、岱青巴圖爾與衆相商、與賊相攻、出來至哈拉詹胡查地方、撞遇準噶爾策凌端多布遣派防堵之兵、將岱青巴爾圖等收獲、各自藏匿山谷、準噶爾去後、我們轉過山谷、處處尋食野獸、夜宿曉行、是年三月三十日、來至柴達木查拉書歸地方、遇一親誼人家、住有月餘、五月初六日起行、十五日來至柴達木軍營、準噶爾等將我們還去、路上聞得我們達民齋桑舊病復發、身膧、至那克藏地方病故、我胞兄名巴彥泰、現蘇拉砸之妻長

瑪爾、自柴達木而來、我僕人唐古忒因病來至哈瑪爾地方人家留住、我自己逃至克哩業邊界、未得大路、由雪山前轉由亂山谷尋來哈拉扎胡查道路、並未遇見人走、未聞別的消息等語、巴雅爾等皆上年七月間出來人、不知一切消息、將巴雅爾夫婦對明伊兄巴彥泰、送交蘇拉哑之妻外、謹此恭摺奏聞、

撫遠大將軍允禵奏稿卷三

吳豐培　編纂

涼州士民因旱豁免錢糧代為謝恩摺（五十八年七月初二日）

奏為代涼州士民因旱豁免錢糧謝恩事、竊據涼州所屬四衛所生員暨人民海明月等稱。本涼州地居邊壤、近數年因遭旱災、聖主特沛恩施、疊次豁免人民錢糧草豆、所以小民各得生路。本擬進京叩謝天恩、正患路途窵遠、幸王親承諭旨、率領大兵、來至本省、我衆小民見王即如朝覲天顏、叩謝天恩、懇請代為奏聞等語前來。臣當時對衆生員及人民等云、爾等感激聖主之恩、出於至誠、所請謝恩之處、准如所請代奏、為此恭摺奏聞。

密保堪勝西安將軍人員摺（七月初二日）

奏為遵旨密保人員事、竊准兵部咨開、康熙五十八年六月初八日為錫珠出缺、請補西安將軍事、接奉諭旨、就近令大將軍王在西路軍務大臣內遴選、將應行補放西安將軍人員具奏、欽此、欽遵前來。臣查得都統宗室延信、呼呼城都統宗室楚聰、副都統阿林賓聰扎普等均品行端正、强壯魁偉、為此恭摺奏聞。

青海各盟旗願出兵一萬隨征摺（七月初二日）

奏為青海共進大軍事、六月二十九日據青海親王羅布藏丹津暨各盟長等咨呈、為青海共進大軍事、現公同議定、無分晝夜、一經傳信、即行起程、各台吉等皆已妥為預備、若此行彼留、即難得精銳之兵、故傳令各台吉等皆親來預備、至進兵時應留應往、酌定派出、盟長親王羅布藏丹津、察汗丹津、貝勒額爾德尼額爾克托克托、阿爾布坦、卓木布、貝子羅布藏達爾扎、巴拉珠爾阿拉巴坦、台吉吹拉克諾木奇等、各蓋圖記為憑、文到後據親王羅布藏丹津之車臣和碩齊稟稱、會盟請出兵一萬、若於台吉內或留或派、必致所派之台吉、挑選精銳前往、所留牧之台吉、盡屬老弱殘兵、濫竽充數、故各盟長等及大小台吉會商、凡王貝勒貝子公台吉等、各按職分出兵、妥為預備、無分晝夜、令到即速前往指定之處駐劄、俟進兵時、再選擇各台吉、應令何人出徵、何人守牧、如此則兵額可得萬餘、且可皆得精壯之兵、等因、會商青海各台吉等、皆已應允。願充預備兵、為此恭摺奏聞。

布政使哲勒津呈請捐購馬匹摺（七月初二日）

奏為哲勒津呈請捐購馬匹請旨事、竊據前甘肅布政

使覺羅哲勒津呈稱、頃聞都統楚聰因前往索羅木之蒙兵、馬匹缺少、經大將軍王暫將八旗兵丁馬匹撥給八百餘匹、藏情願捐助馬價銀一萬兩、等因、呈稱前來、臣所撥蒙兵之馬、皆由西安固原等處所養之馬補給、曾經具奏、此項銀兩、並無用途、等因、駁回後、據哲勒津復行呈稱、奴才仰蒙聖主厚恩、藏居布政、並未報効、值此撥給蒙兵馬匹之際、若准予如數購送、則現當此軍務各處採購馬匹者甚多、只以一時不得購齊、是以呈請捐納馬價、懇祈將此項撥給蒙兵馬匹之事、委交藏手、陸續採購、於明年進兵時、必能如數解足、等因、呈稱

前來、查哲勒津呈請購買馬匹、可否收受之處、懇請諭示、為此恭摺具奏、請旨。

索諾木達爾雅報告探詢準噶爾情況摺、七月初二日。

奏為探詢準噶爾情況事、前據小呼弼勒罕之父、索諾木達爾雅稟告侍衛扎布、鄙意以崇布色爾扎名勝之地方、係貝子拉察普所屬唐古忒人民、擬在彼少住、我遣蘭占巴功額色普特恩、噶布楚雲端諾爾布、桑魯普等三人、探詢準噶爾消息、准如所稟、已於四月二十二日派往、乃於六月三十日據蘭占巴功額色普特恩、噶布楚雲端諾爾布桑魯普等來告、我等承大將軍訓諭、領呼弼勒罕之父索諾木達爾雅之文、由西寧起程、於五月二十四日至崇布色爾扎見貝子拉察普屬之回部首領拉木扎木巴隆布、西勒圖、查克布、奇巴、詢問消息、據伊云、此地距藏甚遠、且無人往來、毫無所聞、現呼弼勒罕之父索諾木達爾雅之甥、第巴阿爾布巴往碩般多城收貢前回、詢之始得真情、即派查克布、奇巴二人跟隨前往碩般多城、於六月初二日、察克布奇巴返回報稱、我到碩般多城見第巴阿爾布巴、閱看索諾木達爾雅之文曰、現由古木布木廟派遣我王人、我欲同來、恐被準噶爾人知覺、故未帶來、今將一切情形告我、第巴阿

爾布巴當云、我由藏地起程後、於五月二十五日始到、據第巴達克冊咨開、現在聖主之子大將軍王之使臣、及小呼弼勒罕青海各台吉之使臣於本月十八日均到達木地方、聞知來意、皆與我輩意見相合、可稱慶幸、又於二十七日據第巴達克冊咨稱、現大將軍王之使臣及各處之使臣、於五月二十五日來藏、各使到後、既用銀兩鹽賣等項、爾即速收此物、問明喀木人之意、趕緊起程、於六月初十日以前令到藏地等語、據來使云、第巴達克冊令班禪額爾德尼於六月十五日以前到藏、已遣使迎請、惟不知何故迎請、至我所知之處、我已詳細

繕文、咨索諾木達爾雅、其一切情形、均在文內、此信恐被人洩露、文內未書名、亦未鈐記、以唐古忒文呈遞、繙譯閱看、文曰、啓啓、現在準噶爾齋桑三濟、於二月二十五日前往策旺拉普丹、起程時與第巴達克冊噶隆等會同商議、面囑策旺拉普丹、爾若有開廣西藏佛法、勿勞生靈之心、當以能請古木布木廟小呼弼勒罕來藏為急務、此事聖主及青海各台吉等同心一致、此外並無別策、聖主與青海各台吉等能合意則更善、若不能由古木布木廟迎請小呼弼勒罕、則三年之內、衛藏人民必致凈盡、各等語、一再陳說、今若照依大將軍王所遣使者之語、則聖主及青海各台吉等同心一致、欲封小呼弼勒罕、如死者復活、歡喜無窮矣、準噶爾人雖口稱達賴喇嘛、而實深信班禪額爾德尼、而於小呼弼勒罕無篤切之心、亦無請坐床之意、今使等於五月十八日到達木、所來使臣準噶爾諭以好言、至準噶爾人等能否敬我使臣、有何言論、尚未得聞、有謂在金塔下與準噶爾下鎮物者、及尋時並無鎮物、僅有頭顱大磨各一、并未動塔、衆云帕克巴魯克奇舒拉佛所賞一切供品、有謂準噶爾人欲請往者、皆屬虛偽、一切物品、開具二單、一單交策旺拉普丹觀看、交三濟帶往辦理、一單存第巴達克冊至賞內精細物品、準噶爾人并未帶往、若不能迎請小呼弼勒罕、則將來生何事端、難以預料、本年內若不能將一切事情完結、則前第五輩達賴喇嘛所建十三寺廟之喇嘛達歡亦不可、茲遣使臣既有端倪、而由沙爾功拉嶺走之喇嘛與白人、並外藏達克布地方所有喇嘛白人等、語意一致、方有裨益、衛藏之地、已扎什雜巴魯木巴呢二人、作為不知、擅辦一切事務、我小人察木道告知擦雅二處之人、喀木衆皆一意、在藏地自六月二十日派遣使臣告之準噶爾人、倘不能迎請小呼弼勒罕、則本藏喇嘛白人等、三年內淨盡無餘、前準噶爾之兵、在藏地不過三千餘、以後雖傳說增六千、大半出諸誇張耳、今多爾濟兵與青海合而為一、若發七八萬兵、則準噶爾人戰必敗耳、本年將小呼弼勒罕請來藏地、崇拜念經、第巴扎什雜巴魯木巴呢二人各出銀一百兩、再由領袖人及藏地富足者、共攤銀二千兩、爾在彼處亦照此念經、今所賞之財物、一切俱盡、并不供給準噶爾兵之盤費、是以無法、本小人黃布帶領兵丁三百、準噶爾人十八、蒙人十名、由衛地之人三次攤派、今除喀木裡塘佳塘巴塘等處居住之青海台吉所屬人等外、今由商所之屬人等、每一戶收銀一兩、每五十

戶派出賊一頭，第巴達克冊使我前往，我若不去，想衆人大患臨身，故未作辭，衆乃巧為設法，飾詞辯派，諒必堅信，現已到碩般多城，八月間可到羅羅洛宗城居住，今前往西地使臣等之事必完善，若事不協，則內兵與青海人合為一意，再派兵五六萬，則敵必能擊敗，在統兵大臣前告明此情，尚布見覺，晉畢撕毀為詩，為此密咨，蘭占巴功額色普特恩、噶布楚雲端諾爾布、吳魯布等雖未到藏，然由藏來之第巴阿爾布巴本傳消息之人，諒必知藏地一切事件，現在藏地有多爾濟人否，多爾濟人出來遇見否，聞得準噶爾策凌端多布給伊首領吹

木丕勒兵六百餘名，渡哈拉烏蘇，前往青海矣等語，再若忽爾等所見聞，則告之曰，我由古木布木廟崇布色爾扎往木魯烏蘇河察汗蘇巴爾罕渡口，準噶爾人實渡哈拉烏蘇，往青海而來，木魯烏蘇河周圍所住唐古忒人，皆已聞之矣，再我回之時，至木魯烏蘇河察汗蘇巴爾罕渡口，據倫布部落一唐古忒人告我，聞得有準噶爾百餘人，經拉藏汗令其創金巴至齋桑所住地方，由拉藏汗所屬濟爾濟部落人收賦等語，不知真偽，再我在崇布色爾扎地方住時，據隆布錫勒圖喇嘛告我，聞得有多爾濟兵四百四十餘，已出藏往打箭鑪，鄉人首領給以馬匹，並與衆人辦給路費，往打箭鑪去等語，我由藏地來，並未見第巴阿爾布巴，除遣人投文外，並無消息，是以臣擬將探來消息之拉木扎木巴、功額色普特恩等三人，各予獎勵，每人賞銀十兩，除咨行外，為此具摺，將拉木扎木巴、功額色普特恩等所帶唐古忒文一併敬謹奏聞。

青海親王羅布藏丹津密呈岱青和碩齊人不可靠，并附原呈摺。（七月初二日）

奏為據青海羅布藏丹津密呈轉奏事，竊於六月二十八日，據青海郡王岱青和碩齊察汗丹津遣伊子端多布

旺拉稟稱，前年我父往京城時，將郭莽喇嘛情由具奏，當蒙聖主恩施，封為額爾德尼諾們汗，並賞部文，今大將軍王幸臨，喇嘛本擬親往叩謝聖主之恩，請王之安，並叩詣呼弼勒罕，方至黃河，因阿爾太回王羅布藏丹津、貝勒阿拉布坦文布、貝子策旺多爾濟、公達希端多布等，年歲皆邁，扎布巴圖爾王在世之時，與郭莽喇嘛前代之先扎木蘇不睦，留有遺言，不可與小呼弼勒罕和睦，故將謝聖主之恩，請王之安，一併停止，因恐我父滋生事端，將郭莽喇嘛留在哈爾哈圖，先遣我告知情由，懇請大將軍王恩施，派一領催，帶領郭莽喇嘛，令其

謝聖主之恩請王之安後、仍遣回、其不謝小呼弼勒罕之處、我弟兄以後從容再議、等因、稟告前來、是以臣與王羅布藏丹津等、令郭莽喇嘛叩謝皇父之恩、爾須派妥人、勿令停止、郭莽喇嘛至西寧叩謝皇父之恩後、仍派領催遣其出邊、不見呼弼勒罕之事、爾弟兄從容議妥、備文派領催博勒赫圖、於本月二十九日據青海親王羅布藏丹津等密咨呈稱、前策旺阿拉布坦將奴霍哩派為使臣、當老親王貝勒貝子公等、對衆宣言、我回衛拉特、自古逸勞共享、今言念如一、老親王謂除聖主恩施外、我等並無與回衛拉特得言念如一之安、今既謂

不能言念如一、而貝勒貝子公衆台吉等皆如老親王之言、其後郡王岱青和碩齊云、回衛拉特因係親屬、我等實行親睦等語、我惟親睦、如策旺阿拉布坦之言、凡言與事合行等因、寄覆奴霍哩、又遣奇圖爾克依云、如奴霍哩來時、謂我言如是、今既云令我在此預備、由彼處進取哈密、回報達克巴喇嘛來云、爾進取哈密兵已起程、爾在各處預備、由我探聽消息等語、後又復派奇圖爾克依令先取哈密、事在成功、今我既與漢民附近居處、勢孤難成、即由爾派兵西來、我亦由此帶兵前往會拿拉藏汗進取土伯特後、不難再取漢民、奇圖爾克依到後、達克巴喇嘛往詣郡王岱青和碩齊、如聖主之大臣查問時、即云我未到此、當聖主大軍出發時、策旺阿拉布坦郡王岱青和碩齊二人、為聖主大軍所阻、各人不能派人探聽消息、亦不能會兵、西方情形如是、聖主遣使往西方、本青海王貝勒貝子公等擬請共同派使、當奉諭旨、我衆向稱可靠、未發言即擬遣人、而郡王和碩齊派伊婿阿拉布坦、一則可靠、二則策旺阿拉布坦之弟扎蘭、不念聖主之恩、背叛君上、會同策旺阿拉布坦凡言行一切、會商妥協、再用兵之事、此等人若同領兵而行、與彼陣人相晤、即生惡念、雖居此地、不論游

牧何事、亦不能知曉、所有情形請大將軍鑒核等語、據投文來之車臣和碩齊楚依告稱、我親王羅布藏丹津等密告之言、我父老親王扎希巴圖爾自叩謝聖主之恩以來、仰蒙鴻施無既、及於我身、復蒙高厚恩施、我惟答報聖主養育之恩、除舍身効忠外、並無別意、適我到京時、聖主令我備兵進伐、面奉諭旨訓示、俟行抵西寧、大將軍王同發兵、曾經訓誨、我由策旺多爾濟屬下齋桑侍衛等訪問查看、郡王岱青和碩齊所行之事實、故不得不稟告大將軍王聞知、我與貝勒阿拉布坦文布并盟長台吉吹拉克諾木奇貝子巴拉珠爾阿拉布坦

拉察普、策旺多爾濟等、會同商議、各印信以聞、郡王岱青和碩齊、人品如是、如出兵似不可靠、可留在家、令衆台吉等全行預備派兵、俟臨行時酌量挑選精銳之兵前往、疲乏者請留在游牧等語、是以臣語親王羅布藏丹津等所派之車臣和碩齊楚依、爾告汝之親王羅布藏丹津等、爾青海台吉等皆世代仰蒙皇父豢養厚恩、激發天良、見聞不諱報我、皆知之矣、爾衆台吉等皆係固什汗之子孫近族兄弟、自固什汗來遵法一致、誠意篤切、敬順相承、是以皇父將爾等愛如子孫、各皆封為親王郡王貝勒貝子公、施以優隆、不意爾兄弟因細故互起猜疑、以致失和、叠降聖旨訓示爾等、可謂無遺、乃逆賊策旺阿拉布坦、因潛行派兵佔取藏地、以致敗壞爾祖宗固什汗所設之黃教、縻爛土伯特之人民、殺戮爾骨肉之拉藏汗、擄掠婦孺等情、故特令我統帶大兵、保護爾衆、掃盪逆賊、重興爾祖固什汗之黃教、為爾進兵、恭請訓諭前往、蒙聖祖面訓、令爾弟兄等屏去彼此之猜疑、身心如一、以和好而禦敵、爾若仇殺、何以禦外侮等因、奉諭、是以爾等宜仰體皇父愛衆之至意、念爾祖所立之黃教、各宜整飭兵戎、竭誠報効、則上天自生春佑於爾子孫、錫之以福、世代優榮、倘有不合祖父所設之道教、背逆恩澤、僥倖妄為之人、則自然罪及子孫必致敗亡矣、所有一切斷難逃皇父聖明之鴻謀、況我身領大兵在此居住、誰敢妄逆行事、爾衆台吉等、惟各將兵預備妥協、不得妄生事端、俟兵進討之時、我必有辦法等因、訓誨外、為此具摺、并將王羅布藏丹津等原呈蒙文、一併敬謹奏聞、

柴達木兵士不准借支錢糧請旨摺（七月初九日）

奏為柴達木兵士借給錢糧事、准兵部咨開、據議政大臣等議奏、總兵王益謙奏稱、據柴達木都統阿爾那等咨稱、游擊崔汝增現在柴達木駐兵四百名、已二年有餘、帳房鍋灶等物、俱已殘破、騎馱馬匹、因春秋皆在口外度活、是以缺少五百七十三匹、軍士任洪等懇祈借給十個月錢糧、補買馬匹、以盡犬馬之勞、呈請咨行前來、除將殘破帳房鍋灶等項、如數鑄造補送外、其軍人馬匹、關係征防、事稱重要、斷不可缺、擬由軍需賬內賞給軍人十個月錢糧、令其補買馬匹、俟軍士回營後、令其如數陸續扣還、等語前來、准如該總兵所請、咨行辦理、西寧糧餉事務巡撫噶什圖着借給柴達木四百名綠營兵十個月錢糧、購買缺額馬匹、補足原數、俟軍士回營後、令其如數陸續扣還等因、會議具奏、當經面奉

諭旨、大將軍王會同巡撫噶什圖將是否應給之處議奏、一面辦理應給、一面奏聞、欽此、欽遵、咨行到臣、查總兵王益謙所稱雖軍人馬匹、關係征防、事稱重要、斷不可缺、惟此四百名、每屆八個月換班撤回、斯時馬匹不及購足、而所借錢糧、一經到手、即將用盡、軍士回營後、即令扣還錢糧、則軍人反至受累、該總兵王益謙奏請借給現駐柴達木四百名綠營兵丁十個月錢糧之處、著毋庸議、為此謹奏、請旨、

喇嘛布拉布等傳來西藏消息據以奏聞摺、七月初九日

奏為探得藏情事、竊於七月初七日據公策旺諾爾布呈稱、我領兵起行時、遇自藏出來之噶普楚布拉布那木扎拉等三人、當加詢問、據稱、我係土司楊如松所屬喇嘛、先是我兄喇嘛噶普楚扎克巴林臣令我往西方學經、我至西方、在色拉廟居住十二年、因準噶爾兵來擾亂、我於去年正月十七日由色拉廟起程、順由哈拉烏蘇大路來至門贊希哩、突遇準噶爾哨探、被圍不得而出、於本年七月十九日遇領兵班長色楞於門贊希哩、色楞問我情由、用我繕譯唐古忒文、至察布哈拉烏蘇、八月十二日、遣我持文由哈拉烏蘇咨送管理藏衛長第巴拉克巴處、我至第巴拉克巴前、將文投遞、拉克巴閱文後、帶領衆唐古特人欲投我大軍、復因知我兵力單薄、準噶爾兵力強健、事遂中止、我因事未成、是以仍回藏在色拉廟居住、是年三月二十四日我自色拉廟出、因大路不便、故由喀木路而來、於四月二十五日至碩般多城、後第巴台吉傳布告示、凡在喀木之人、每戶索銀一兩、每五十戶索騾一頭、給準噶爾人、我已看見準噶爾之策凌端多布托普齊蘭占巴吹木丕勒等、帶領三百餘兵、屯駐藏地、其餘兵丁有在達木布哈芒奈地方者、不知哨探放至何地、三濟齋桑二月二十九日同郭莽喇嘛帶領準噶爾兵七十名、半係殘老之人、前往策旺阿拉布坦、當前往時、藏地所餘拉藏罕人、由布賴蚌色拉、噶勒丹此三廟內選擇才具優長之喇嘛二人、辦理一切、班禪額爾德尼、仍住錫扎什倫布廟、達賴喇嘛呼弼勒罕住錫扎克布哩廟、再阿穆呼朗罕之兩隊大軍、由裡塘巴塘進伐、聞得策凌端多布等、由棍布部落選派壯丁五百、交德本那巴多爾濟嘉拉布等、皆裝作商人、使其偷盜、由裡塘巴塘所進軍士之馬匹、此五百兵至呢雅布占達地方、首領德本那巴多爾濟等[illegible]未到、仍在呢雅布[illegible]達地方等候、後聞得此五百人至碩

般多窣拉諾克榮地方、將棍布落部五百人交付德本那已多爾濟與準噶爾人一同前往。聞得究不知是否派往、但見有棍布部落五百人。再布賴蚌廟喇嘛、原有七千餘人、現僅將及二千、色拉廟原有五千餘人、現僅有一千餘人、噶勒丹廟原有二千餘人、現僅有九百餘人、如今此處所有買賣、均已斷絕、是以此三大廟內、一日只熬茶一次、其綢緞布匹茶煙等物、均已斷絕、自準噶爾兵至此以來、因索取差稅、殊為嚴厲、故土伯特地人民及喇嘛等、均相怨恨、再聞得由策旺阿拉布坦派兵六千前往藏地、以更換陳兵為名、究何日來到、不知

真偽、由策凌端多布派兵六百遣往青海等語之處、我并無所聞、準噶爾人聞阿穆呼朗罕之子大將軍王帶領大軍節節伐來、若兵力強壯、我可旋回、倘仍照去年疲乏、當與對敵、等因議擬等語、是以將噶普楚錫拉普那木扎拉等喇嘛三人、遣往西寧等因、呈稱前來。臣當即告知都統伐拉、據自藏出之噶布楚那木報稱、策凌端多布選派棍布部落五百人、裝作商人、偷盜由裡塘巴塘所進軍人馬匹等語。雖不知真偽、然我不得不備、爾等即將地方哨卡、妥為戒嚴、馬羣揀派妥當官兵防守、如再有由藏地往裡塘巴塘之人、嚴行盤查、無令消息間斷、今我兵由幾路進伐、準噶爾人聞信計窮、惟有偷盜馬匹、偽造謠言、以冀僥倖而已。我當嚴防、方稱妥協。俟噶普楚錫拉普那木扎拉等喇嘛三人到西寧後、再為詢問。如另有消息、再行陳奏、謹此恭摺奏聞。

達爾罕伯克博洛特等謝恩代奏摺。（七月初九日）

奏為伯克謝恩事、七月初八日、回子達爾罕伯克博洛特告稱、上年往藏去、將軍額勒特伊色楞等遵行與回子薩哩運米、我們蒙古回子共十八人、上年聖主降旨至哈拉烏蘇、蒙古回子等、不論出力不出力、每人各賞銀五兩、欽此。遵行運米出力者、皆我們小人們理應份

內之事、聖主施恩、衆皆感激喜悅、嗣後有行事、則此等人們尤歡悅勤奮、我們小人們惟感激喜悅聖主之恩外、親領衆叩謝聖恩、臣今回子達爾罕伯克博洛特等謝恩、為此恭摺謹具奏聞。

詢問阿爾布巴差人西藏消息摺。（七月二十六日）

奏為探聞藏情事、七月初九日、管理藏衛地方唐古忒代琫第巴阿爾布巴差人洛布藏赴小呼弼勒罕之父索諾木達爾扎處、侍衛雅圖由庫木布木廟將洛布藏帶來訊問、第巴阿爾布巴何事差你、有無文書、并伊在藏地所聞之信、今具詳稟。據洛布藏稟稱、我係第巴阿

爾巴布屬下人、呼弼勒罕之父索諾木達爾扎係我主胞舅、先我主差我送小呼弼勒罕穿用之物、在庫木布木廟、後索諾木達爾扎又差我取呼弼勒罕所用氆氌等物、我至家、我主第巴阿爾布巴已被車凌端布喚去、其回藏後、我往藏去見、又差我送氆氌等物、我至洛隆宗在朋友家住下、於本年四月間第巴阿爾布巴由碩般多城差旺布向我傳言、令我告知呼弼勒罕之父索諾木達爾扎、我往恭布地方、離藏相近、準噶爾車凌端多布屢次差人喚我去藏、我畏懼無法、只得去了、到藏後、即放我管兵代琫之職、今車凌端多布派準噶爾人二十、唐古忒人三百、在碩般多、週圍勒派差遣、不加愛惜、使唐古忒人等、齊加怨恨、我思若只身逃脫、準噶爾人等必殘害我妻子、今我有往見呼弼勒罕之意、不得脫身良法、若能將我情由告知王羅布藏丹津、查汗丹津、令他們派人救我出去、方能有成、我四月閏由洛隆宗起身、因恐被準噶爾拏獲、未能寫信、適索諾木達爾扎差往崇布色爾扎探信之拉木扎木巴恭額色布特恩等三人將我們第巴阿爾布巴一切消息及書信帶回、此外無他信等語、又問洛布藏、現在第巴阿爾布巴既放代琫、管下之兵多少、唐古忒首領人等、有人來見

呼弼勒罕否、你們第巴阿爾布巴與衆唐古忒人能否同心協力與準噶爾賊相抗、現在我們內地大兵進征碩般多相近地方、第巴阿爾布巴領兵聯絡幫助大兵行動、據洛布藏稟稱、第巴阿爾布巴管理衛省、衛省城多人亦衆、不知兵數、大概有三四萬、準噶爾人等來擾害唐古忒人等、直至如今、今唐古忒合境大小皆仰慕聖恩呼弼勒罕、皆有婦孺連累、不能來、唐古忒人等所住地方寬廣、城村較少、皆分散遠住、即有意一致行動、均有婦孺家口、現不敢與準噶爾對抗、惟達邊大兵前進、準噶爾人等自有變動、則闔唐古忒必同力對準噶爾攻擊、再第巴阿爾布巴與大兵可否會行之處、未告我、我乃末等小人、不能知曉、又據呼弼勒罕之父索諾木達爾扎告稱、第巴阿爾布巴係我姊之子、伊差洛布藏告大將軍王之言亦告我、又從中詳細給我信、現準噶爾人等佔藏、第巴達克冊扎什則巴、魯木布柰二噶隆、我們四首領大臣等被迫無法、勉強與準噶爾辦事、心中皆感聖主之恩、思呼弼勒罕、準噶爾所虜內地之人、扎什則巴請養三人、第巴阿爾布巴請養二人、一名怕拉、妻子皆在京城、我們養此等人、專感聖主之恩別無他意、後日自知、我養之二人已帶往碩般多、再從先

恭布既盟管理代琫之子李查克巴。係第巴阿爾布巴之婿、我來時向我告稱、我惟感聖主之恩、禱祝呼弼勒罕由內地果來大兵、我必可出力。今大將軍王仁慈、問我第巴阿爾布巴之事、他現在碩般多地方、因有準噶爾人、不能聚集唐古忒人來會合大兵、且相距有一月路程、唐古忒人等婦孺戶口、皆在彼處、春德地方城池、亦不能去、第巴阿爾布巴若隻身前來、與事無益、若照第巴阿爾布巴之信告王羅布藏丹津查罕丹津、則止額魯特人力量不大、恐洩露詳細之事、反與伊無益、恩意現大將軍王準噶爾差使準噶爾人等懼敗、思或照差順從行事畢。若差他人赴第巴阿爾布巴處、則於事無益、不如仍令第巴阿爾布巴原差來之洛布藏等三人、再由我處派二博特巴人陪往、將大將軍王應飭第巴阿爾布巴之言帶回、并給予護戶憑據、則於事有益、不拘如何、請大將軍王明鑒。臣聞第巴阿爾布巴給索諾木達爾扎來信、第巴阿爾布巴明知準噶爾賊不能久佔藏地、為己身後日安全計、致信於臣、臣即令咨文鈐印、仍差洛布藏等三人並二博特巴致第巴阿爾布巴云、你所遣洛布藏帶來之信、我皆告知大將軍王、現你若親來、你妻子家口牲畜必被擾害、此事暫不可行、現大將軍王親臨西寧、不久順數路無數大兵進擊準噶爾、你即與可信之首領人等、率集唐古忒驅逐準噶爾、以建大功、若不可能、則你從中曉示與你可信人等、令乘機於大兵征進時、慎將準噶爾賊增減實數、與藏之一切要信、探明隨時來報、現在你所養二人、扎什則巴所養三人、皆令乘便行事、大將軍王與你文書、反無益、此等情形、已告令裡塘巴塘領兵之大臣等皆知悉、你們見後、聲告此情、他們即知等言、令索諾木達爾扎繕寫唐古忒文交洛布藏等執回、令第巴阿爾布巴知之、并飭索諾木達爾扎賞給洛布藏等綢布茶等物、此等情由、除咨明裡塘巴塘領兵之都統法拉等外、為此恭摺謹具奏聞。

公策旺諾爾布稟報藏情摺、七月二十六日。

奏為探聞藏情事、七月初三日、去駐防索諾木等處、公策旺諾爾布等報稱、親領兵於六月二十九日、在登努斯特伊嶺下安營、遇親王羅布藏丹津屬下喇嘛阿旺林沁拉木扎木巴、據伊等告稱、我王差我往魯克舒特地方去取租賦、回來詢問藏地情形、據稱、我在魯克舒特地方時、土伯特二人、帶來香旗上繫一文云、準噶爾托布齊桑唐古忒第巴阿布奈二人領五百兵為土伯

特國道教、繞喀木地方行、騎驛馬、預備口糧、再勒取由五十戶一騍、每戶一兩銀。又詢問齎文之人何名、此文是否收取、你所去之魯克舒特地方在何處、據稱齎文之人、未曾問名、亦未收取此文、魯克舒特地方、在察木多城中間。又問是否有他信息、據稱我路上遇郡王查罕丹津之婿、頭等台吉阿拉布坦之父那木喀堅參由藏地來、我向伊問藏地之信、那木喀堅參言、車凌端多布等住藏地、昔準噶爾兵亦少、不服水土、病死者極多、又準噶爾人等彼此傳說、阿木呼朗王之子大將軍領大兵與青海兵一齊來、我們如何可敵、我們只好回去、

有兵來換我們可以回去、無兵來換、我們亦回去。此外並、未聞其他信息。阿旺林沁拉木扎木巴又稱、由藏出來有五漢人、住我王巴爾塘地方、由導盟人等去取租賦之喇嘛阿旺端珠布隨來、今日想至登努斯特伊嶺、是以我差雲騎尉沙木巴扎布、鳥槍護軍旺楚克阿爾試、領催滿楚代侍衛吉拉罕等、夜半去尋、雲騎尉沙木巴扎布等、將羅布藏丹津屬下喇嘛阿旺端珠布、由藏出來之阿木導喇嘛、洛布藏綱桑、洛布藏格木坡爾。又尋得二漢人、一併帶來。據喇嘛阿旺端珠布告稱、我在巴爾塘地方時、本年五月二十四日、由唐古忒蘇爾奔城

傳一文內稱、聞準噶爾兵先來六千、今又增來六千兵、於六月間至藏、是以勒取牲口、口糧等物、五十戶一騍、每戶一兩銀、一家取茶。再達賴喇嘛呼畢拉罕坐牀、土伯特國法例、與先不同、特定法例、差德本那坡時巴令行此言勿違。三月十五日傳給我省此文、我未收取、此外並未聞信。又據詢阿木導喇嘛洛布藏綱桑、洛布藏格木坡爾、你們何處喇嘛、幾時去藏、何日出藏、由何路來、班禪額爾德尼現在何處、達賴喇嘛呼畢拉罕在何處、準噶爾車凌端多布等兵現在何處、由何處設哨、現準噶爾兵多少、餘又策旺阿拉布坦處在藏增兵來你們

聞否。洛布藏綱桑等告稱、我們是庫木布廟徒弟、往西藏住六年、本年二月十三日、由藏起身、由察木多路順棍濟地方來、班禪額爾德尼仍住扎什倫布、達賴喇嘛呼畢拉罕、仍住扎克布哩廟、車凌端多布、齊拉木扎木巴、端木坡爾領兵現住藏、三濟噶勒丹博碩克圖之弟、濟楚克扎什之子、與郭莽喇嘛領五十餘兵、往策旺阿拉布坦處去、不知何事、再達木亦住兵、不知何處設哨、聞得現準噶爾兵有四千餘、將及五千、策旺阿拉布坦處向藏增兵、不知幾時來、亦不知數有多少。又詢洛布藏綱桑等、布賴蚌色拉噶勒丹此三廟住喇嘛等、你們

去時有多少、煮莽扎比先如何、土伯特國人善生者如何、衆人如何說、據稱、我們至藏時、布賴蚌廟住喇嘛六千餘、現僅有二千餘、色拉廟住喇嘛三千餘、現僅有一千餘、噶勒丹廟住喇嘛先不如有多少、現有九百餘喇嘛、由於此地一切之物皆禁、茶也缺少、布賴蚌廟一日止一次煮莽扎、此外亦無煮莽扎人、土伯特人等、被準噶爾兵勒索極利害、甚難生活、彼此怨恨、又詢出藏二漢人、你們何名、何處人、何事至藏、如何出藏、現準噶爾車凌端多布等兵住何處、由何處放哨、你們各自聞知、凡事皆令明告、一漢人告稱、我生西安、正黃旗馬甲伯勒台之僕、名劉二、上年隨班主色楞隊去、至哈拉烏蘇被賊擄去、被圍、我們共有四百二十八人、後班禪額爾德尼替我們求情、放回我們、沿途給我們口糧、牲口、來至濟雅克、我們四人因病留在濟雅克、餘皆順裡塘路尋回四川去、我們四人至魯克舒特遇喇嘛阿旺林沁拉木扎木巴隨來、我們來四人內、我係僕人、一人係羅布藏丹津屬下人、寧夏一人、西寧一人、此二人皆隨商人回去、我被準噶爾賊拏獲、在藏時見侍衛布達哩主事世忠、我不曉蒙語、不知準噶爾信、又一漢人告稱、我名車凌端珠克、我住多巴、上年隨運米回子薩哩去、被準

噶爾賊擄去、本年二月底、因看守我的人欲辭、得逃出、在藏時聞得哈拉烏蘇、阿敦齊樂、小達木、大達木、此四處皆住兵、哈拉烏蘇地方、他們令準噶爾人等住外、又唐古忒人住二千、此二千人二月已換、再騰格哩淖爾三音庫貴、東布勒圖、齊努郭特爾、諾默歡烏巴什、此五處皆放哨、每哨五十人、一月一換、準噶爾兵原來聞係六千、現止有四千餘、不服水土、病者極多、又傳說阿木呼朗王大兵來、則即回去、不來、則候換我們的兵來等語、又詢問車凌端珠克、東布勒圖等處放哨、你如何得知、據稱準噶爾人等、一月間向東布勒圖等處去換哨人等、我皆眼見、又問喇嘛阿旺端珠布、你出藏時我們大將軍王及小呼畢拉罕、青海王貝勒貝子台吉等皆差使人赴車凌端多布處、你們路上遇見否、喇嘛阿旺端珠布等告稱、我們來由哈拉烏蘇大路來、未得遇見、是以將羅布藏丹津屬下喇嘛阿旺端珠布及由藏出來之二阿木覓喇嘛皆送回各處、將劉二車凌端珠克馳驛送西寧等因、臣當即咨行蒙文令羅布藏丹津現往你們地方去、將由藏出來之三漢人并伊屬下喇嘛阿旺林沁拉木扎木巴、皆令速解送西寧、又咨行蒙文令代青霍碩齊查罕丹津、將由藏回來之台吉阿拉布

坦之父那木喀堅參、查令逑送西寧、本月初五日、西安正黃旗馬甲伯勒台僕人劉二及回子達爾罕伯克所僱運米之車凌端珠克來至。詢問劉二車凌端珠克等、你們被準噶爾人等拏獲、如何得回。你們在藏時見侍衛布達哩主事世忠得說話否、色楞查哩渾等現在何處、準噶爾三濟何事往策旺阿拉布坦處、聞得準噶爾踹木坡爾等領六百餘兵渡哈拉烏蘇向青海來、是否屬實、此外你們所聞皆可告知。據劉二稱、由上年八月、我們陸續被獲、之四百二十八人、在一處圈禁、聞得班禪額爾德尼再三為我們求情、準噶爾人等云、彼皆無衣、放

出後必凍死。班禪額爾德尼云、無衣我給與。本年正月二十二日始放出我們、唐古忒人等各給我們衣、隱藏騾錢及糌粑、班禪額爾德尼又差人辦給牲口、口糧、又特派一唐古忒人沿路給我們牲口口糧。我們由藏起身日、見布達哩世忠遠立、有準噶爾人等、未得說話。聞侍衛色楞等或解送策旺阿拉布坦處或在藏圈禁、我們並未見。我圈藏又不會蒙古唐古忒話、在藏未聞他信。餘皆與告公策旺諾爾布語同。又據車凌端珠克告稱、我是青海貝子巴拉珠爾阿拉布坦屬下人、家口現皆在多巴、上年八月間、回子達爾罕伯克僱我及回子薩

哩一同運米、十八站至多樂倭洛木地方、被準噶爾三濟擄我至藏、每日閉門看守及四月、我見守門二人飲醉進出、我在藏時、唐古忒男女、以我為內地人、皆暗給銀錢糌粑麪、車凌端多布娶四妻、他的首領人亦娶妻、屬下兵丁等各皆娶額魯特婦人、唐古忒婦人、準噶爾人向唐古特人取租賦時、見有好婦人、白日即牽拉擾害極利害、唐古忒人等皆怨恨、現在藏之準噶爾兵殺四千、不服水土、頭腫病死者極多、聞得上年四月間、將拉藏汗屬下四百餘戶、送往策旺阿拉布坦處、今三濟又將其餘之拉藏王屬下蒙古額魯特、唐古忒無夫婦

人數千數、皆送策旺阿拉布坦處、準噶爾踹木坡爾等、領六百餘人向青海、未聞此信、我們來時、遇木魯烏蘇巴彥哈拉等處別無所聞、餘與告公策旺諾爾布之言同。七月初八日、往博羅霍碩齊王咨稱、七月初六日夜、二漢人尋我營來告稱、我們二人、一名馬志道、寧夏人、隨總兵官司九經往軍營去、一名劉臣、西寧人、正黃旗營長哈郎武僱工僕人、上年八月初一日出營拾糞、被賊擄去、十二月二十三日、班禪喇嘛求車凌端多布等放我們、班禪喇嘛給我們口糧、由程塘送回我們、一齊來至察木多地方、我們二人病不能行、留住於察木多地方、

彼處喇嘛等、養我們一月餘、病愈、給我們炒面奶油茶葉、走數日、遇見親王羅布藏丹津屬下察木多等處去取租回來之喇嘛、帶我們來至固爾班索洛木地方、他們先去、我們隨商人回來、除傳知我處青海親王羅布藏丹津令將差去察木多等處取租賦喇嘛速送大將軍王處外、先將此二漢人解送等語、本月初十日送到民馬志道劉臣、因向伊等訊問藏事、據稱、車凌端多布向我們攻擊時、有三千餘兵、將我們圍禁後、聞惟車凌端多布回藏來、不知帶回多少兵、彼處現雖有兵、亦不知多少、先聞西藏砌城、送回我們時、看見繞砌一丈餘、由藏走十餘日、見他們住哨、見侍衛布達哩主事世忠游擊史安泰等、皆另行圍禁、班主色楞搶看守伊之蒙古等腰刀、砍殺二蒙古、色楞手紮牛皮、與守備馬啟一齊送往策旺阿拉布坦處、我們至察木多後、聞大將軍王領兵出西寧、打箭鑪察木多等處兵、皆一齊進征、此外並無聞知之事等語、馬志道與劉臣報稱、達瓦拉木扎木巴、第巴色布特恩、阿珠等違背呼畢拉罕原差之意不好生禁茶、未寫給戶口、不定茶數、出茶則令行至藏不如此則我們地方有茶、你們不用茶聲臉、由他們地方出二包茶、妄自不法、口出逆言、伊下二人出腰刀殺

二人、拏獲達瓦拉木扎木巴、第巴色布特恩、阿珠等、亦一併砍殺等語、你們所告之處、係知府筆帖式未給領戶口茶數、不取你們茶、看二包茶、拏獲達瓦拉木扎木巴等時、殺一人、達瓦拉木扎木巴、第巴色布特恩、阿珠等、并不遵行呼畢拉罕差遣本意、霸佔戶口之數不給、茶數不定、妄自不法、口出逆言、將伊等砍殺之處、是否實情、據稱我們二人皆與達瓦拉木扎木巴由此地同去之人、何敢妄言、告現告之言、皆我們親眼所見、並無編謊之處、皆因從前拉藏汗曾於裡塘總管、止喀木布一人、呼畢拉罕在裡塘時、喀木布與呼畢拉罕不和、後青海王貝勒聘請此呼畢勒罕、派第巴色布特恩、第巴阿珠來管理裡塘地方、呼畢拉罕又差達瓦拉木扎木巴為總管、裡塘喀木布恨伊等奪其權、與達瓦拉木扎木巴第巴色布特恩阿珠等如仇敵、在知府筆帖式前將達瓦拉木扎木巴等、用言譖毀、又裡塘地方人等有一百十七馬被賊牽去、賊未拏獲、唐古忒例、呪賊唪經、釜煮肉飯、將茶一併傾放釜內、賊即迅速被獲、裡塘人等呪賊、而喀木布譖告呪內地兵、達瓦拉木扎木巴第巴色布特恩阿珠等、雖因知府筆帖式取戶口茶數未給、後岳副將定給戶口僕人劉二認識、據劉二稱、此二

人即我先告公策旺諾爾布隨商回去之二人是實、七月十四日親王羅布藏丹津將喇嘛阿旺林沁拉木扎木巴送來、據伊等告稱、本年三月二十日、我們王差令我由魯克舒特棍昭唐古忒盟取祖、魯克舒特地方、離藏地有三十五里路程、相離遠、并未聞信、我們王舅卓克敦喀木布差伊屬下人伊達木巴拉布坦來我們王處、我們王羅布藏丹津送我往西寧、預備大將軍王問話、并將達木巴拉布坦一齊咨送等語、詢據達木巴拉布坦告稱、我主卓克敦喀木布在藏東南住六日、被準噶爾車凌端多布之紅帽喇嘛多爾濟拉克拏往西藏、我

來、隨我主卓克敦喀木布行、與車凌端多布等有仇、我們喀木布下牀另住一處、毀喇嘛薩齊爾為平人、仍尚未毀、我們卓克敦喀木布幫諭此事、如何有益之處、差我在我王羅布藏丹津將此情告知、王言我亦無法、準噶爾聲言增添兵、並未來兵、我往遠、不往藏去、未聞他信等語、是以臣將僕人劉二、蒙古車凌端珠克、漢人馬志道、劉臣各咨各處、賞喇嘛阿旺林沁達木巴拉布坦布匹茶葉、亦咨回原處、其郡王查罕丹津之婿阿拉布坦之父、喇嘛那木喀堅參來時、問明有信、另行奏聞、為此恭摺謹具奏聞。

呼畢勒罕差往裡塘人員回報各情摺、七[illegible]十六日

奏為探聞裡塘情況事、七月十一日小呼畢拉罕差往裡塘地方與達瓦拉木扎木巴同去之伊什堪卓二人回來、侍衛雅圖由固木布廟帶來、據伊等稟稱、上年五月間、侍讀學士長壽及照管四川兵都統巡撫提督、咨文令差妥人、將聖主之仁意、憐憫裡塘巴塘人等、特遣內兵去保護你們、並無別故、你們仍照先安居等語、曉諭衆喇嘛及官民等、由呼畢拉罕之父索諾木達爾扎令達瓦拉木扎木巴為首領、格楚爾馬、新皮雷、洛布藏薩木坦、平人伊什堪卓、阿薩拉、索諾木車凌、我們七人隨

從於上年五月二十四日差往裡塘、我們六月二十九日至裡塘、我們未到以前、由四川領兵去之前鋒章京烏哩木怕、侍衛那欽扎爾圖齊巴特瑪等、領兵至此一月餘、我們達瓦拉木扎木巴與管理裡塘第巴色布特恩、第巴阿珠、會同管內地兵大臣等、議論曉諭衆唐古忒人等告示、嚴禁賊盜、彼此安好、上年十二月間、四川總督令我們達瓦拉木扎木巴來稟見總督、呈哈達、槍、譜鑥等物、總督賞給綢緞銀碗等物、令與內地兵和好、飭令回去、是月我們住裡塘、內地兵撤回打箭鑪、是年三月間、由總督差遷姓知府到裡塘地方、與住裡塘吳姓筆

帖式相見、今告知達瓦拉木扎木巴第巴色布特恩阿珠等、現在禁茶、今將此地戶口多少、一年用茶多少、具文呈報、達瓦拉木扎木巴等言、查戶口之數、行茶、由沙爾恭拉城、總巴爾喀木城、加達木、德爾格特、裡塘等城、此等各城戶口之數、不行茶、惟我們裡塘、成查戶口行茶、則名為我們情願飲本地劣茶、停頓好茶、裡塘人等居住零散、查戶口之數難查、一戶共用茶數難定、聲稱由本地出二包茶、知府筆帖式云、你們三人既管理地方、查戶口之數、以定用茶之數、何難計算、各執一詞、本年四月二十頭、遲知府筆帖式告說、現由內地來兵、今你們去迎、五月初八日、領內地漢兵來之岳副將至裡塘地方、我們達瓦拉木扎木巴、第巴色布特恩、阿珠等、領衆迎接、呈遞哈達、茶、和好相見、回營送他拉克茶、十二日、達瓦拉木扎木巴親領格楚爾、馬新皮、雷洛布藏薩木坦平人伊什堪卓阿薩勒索諾木車凌等七人、帶圖比賀布拉木茶去見領兵副將、副將令我們第巴色布特恩、阿珠、裡塘喀木布來、第巴色布特恩阿珠去、裡塘喀木布告稱不去、岳副將言、我們皆同一家、蒙聖主之恩、我們應當和好、因賞給我們綢緞布銀牌、並賞給飲食酒肉、著令造寫裡塘戶口之數、定每年用茶之數、

達瓦拉木扎木巴、第巴色布特恩阿珠等、共言裡塘廟每年用茶二萬、共七千戶人、一年用茶定一萬、又問你們裡塘地主何人、達瓦拉木扎木巴等言、五代達賴喇嘛時、在此修造裡塘廟、故第巴管理、此地皆達賴喇嘛所屬、現出來之達賴喇嘛呼畢拉罕、係裡塘地方所生、我們人等、願由呼畢拉罕為主、岳副將言、達賴喇嘛衆人供奉之公中喇嘛、不可為主、今聖主差我領兵來此地、你們應歸聖主掌管、并令將管憑印文稟呈、達瓦拉木扎木巴第巴色布特恩阿珠等言、我們天下人皆聖主奴僕、我們達賴喇嘛呼畢拉罕、現由聖主養育、給與尊崇、次日各廟喇嘛等與達瓦同見、稟呈管憑印文、他們酒醉回去告稱、賞我二疋綢、銀牌一個送家、堪卓第巴色布特恩、阿木巴扎木蘇、第巴阿珠阿木布木三人在營外牽馬、不知何故、忽將達瓦拉木扎木巴、第巴色布特恩、第巴阿珠等、皆被綑拏、又來拏牽馬人、堪卓騎馬逃去、阿木巴扎木蘇亦被獲、後聞當時達瓦拉木扎木巴被殺、次日又聞將達瓦拉木扎木巴第巴色布特恩、阿珠等遺放、後十五日、聞將達瓦拉木扎木巴第巴色布特恩、阿珠等四人、一個不留、皆殺、本日我們二人牽馬逃走、七月初九日至固木布木廟、在呼畢拉罕之

父索諾木達爾扎前告知情由、又詢問伊什堪卓本年四月間由呼畢拉罕差往裡塘等處之多呢爾噶布楚達拉哈溫布、嘎克已、洛布藏三人、因內地兵由裡塘已塘等處進來、仍令與唐古忒人等和好、差令傳文、是否已至裡塘、你們路上遇見否、據稱、我們由裡塘進出、由天路走、多呢爾噶布楚等沿路繞有城之處、向衆唐古忒傳言行走、是以未遇、想伊等今已早至、又詢問伊什堪卓、據我們領兵去之都統法拉茶數、又隨便寫給被砍殺、仍恐亦有喀木布謠言所致、呼畢拉罕之父索諾木達爾扎告稱、先侍讀學士長壽給我咨文、令差妥人

赴裡塘傳文與各唐古忒、當由呼畢拉罕派達瓦拉木扎木巴等、一切照聖主大臣等指教、令傳文各唐古忒、如內地兵及大臣等至、應敬謹相與和好、方為有益、再三飭知、令與達瓦拉木扎木巴同差之伊什堪卓等來告、達瓦拉木扎木巴等違背我們原差往之意、妄自逆行、因何如此、相離地遠、非我親見、如何之處、請大將軍王明鑒、臣對呼畢拉罕之父索諾木達爾扎說、伊什堪卓等皆小人、所告之言、皆不可信、裡塘地方、離此甚遠、係既未親見、不得事實緣由、我由此地差人去、查問事實陸續具奏皇父明鑒、自有是非果斷之處、又由呼畢

拉罕差多呢爾拉木扎木巴等三人、已至裡塘、據伊什堪卓所告與彼處大臣所報相同、伊什堪卓二人交索諾木達爾扎領回、為此恭摺謹具奏聞、

青海郡王察罕丹津及郭莽喇嘛來西寧謝恩摺（七月二十六日）

奏為接見青海郡王等事、前據青海郡王代青霍綽齊查罕丹津稟稱、喇嘛郭莽額爾德呢諾們汗、擬來西寧叩謝天恩、來見小呼畢拉罕、為親王羅布藏丹津等阻止、臣差領催博拉和圖將郭莽喇嘛領至西寧等因、曾經具奏、茲於七月初六日、領催博拉和圖來稟稱、我至沙拉圖地方、將大將軍王文書交親王羅布藏丹津阿

拉泰喀屯、他們言大將軍王差領催令郭莽喇嘛赴西寧來、我們何敢阻止、今將王查罕丹津及郭莽喇嘛並侍衛那木扎爾一同送往西寧、七月初一日、郭莽喇嘛由倭蘭布拉克地方起身、是月初九日、王查罕丹津喇嘛郭莽額爾德呢諾們汗、台吉額拉克代青阿拉布坦扎木蘇歡綽拜達什綸蘇克來至西寧、臣令王查罕丹津、喇嘛郭莽額爾德呢諾們汗台吉等進見、時喇嘛郭莽額爾德呢諾們汗跪請聖安、執哈達稟稱、我一小喇嘛、聖主仁慈、封我為額爾德呢諾們汗、惟禱祝聖主萬萬壽外、如何報答、合掌叩謝天恩、台吉額拉克代青阿

拉布坦扎木蘇奉獻哈達、亦請聖安。又給臣哈達、臣皆答給哈達、欽茶吃飯。王查罕丹津呈遞臣馬九匹、牛九隻、羊一百、比什拉克額濟克等物、喇嘛額爾德呢諾們汗呈遞臣阿禹什佛一尊、香九束、金九兩、氆氌三足、駝九隻、馬九匹、布拉嘎濟哩皮六張、台吉阿拉布坦扎木蘇呈遞臣槍一杆、馬六匹。因取喇嘛額爾德呢諾們汗佛香駝、王查罕丹津馬一匹、台吉阿拉布坦馬一匹槍一杆、皆回給綢六疋、其餘馬駝牛羊金氆氌阿拉摩等物皆退回。臣又給喇嘛額爾德呢諾們汗伯特珠一掛、王查罕丹津蟒袍一件、荷包手巾帶子一分、珊瑚珠一掛。次日初十日、王查罕丹津、喇嘛額爾德呢諾們汗等回去時、臣仍差顧催博拉和圖護送出口。為此恭摺謹具奏聞。

奏報貝子丹鍾與親王察罕丹津不睦摺 七月二十六日。

奏為貝子丹鍾與親王察罕丹津不睦事。七月初九日青海郡王查罕丹津稟稱、先王扎什巴圖在時、待我比衆子更為優厚、凡事與我商酌而行。後來王羅布藏丹津亦然。我們二人、凡事和衷辦理。惟貝子丹鍾、諮書挑唆、不令郭莽喇嘛叩見呼畢拉罕、又令王羅布藏丹津

與我不睦。我們二人、經其挑唆、以致滿洲大君主所交之事、不能一意遵行、有違聖旨。是以請大將軍王將貝子丹鍾照我們祖父、父所定之例、嚴行申飭等語。臣隨即訓飭王代青霍碩齊查罕丹津、你們青海人等遵隨皇化、以你們皆固什汗子孫、封王貝勒貝子公、比他人為優厚。你們骨肉之間、一心一意和睦相處、勿失體面。至貝子丹鍾、係你胞弟之子、即如你子。丹鍾年幼愚拙、妄聽下人之言、背地有怨言。你為長輩、凡丹鍾不是之處、須加寬恕、始合於理。嗣後惟謹遵聖旨、盡棄伯侄惡感、不可互相疑慮、聽信小人之言、自失和好。你子丹鍾、我亦將此意曉諭。俟貝子丹鍾來叩固木布木廟、臣告以聞得你不敬你伯父查罕丹津、王查罕丹津是你胞伯、不敬長輩、如何使得。你幼時無父母、由你伯父養育、你應謹遵聖旨、念你伯父自幼養育之恩、不可聽信小人之言、須盡子道、與你伯父和好。此意我亦說與你伯父王查罕丹津、派遣侍衛扎什傳與丹鍾知道。七月十三日、貝子丹鍾由固木布木廟來稟稱、侍衛扎什往固木布木廟、將大將軍王諭言告我、大將軍王不忍我們骨肉失和、憐憫我們、導以大義、奴才感恩、敬謹遵行、何敢妄言、竊思丹鍾七歲無父、九歲時蒙聖主仁慈封公、

身受聖恩、誠意思報、正當軍興之際、聖主念我微末之誠、優封貝子、一身尊榮、皆聖主慈養之恩、非我伯父查罕丹津之所致、我伯父受聖主無尚深恩、不思報答、反與準噶爾同商行事、我伯父查罕丹津實為青海王貝勒台吉等皆知、蓋我由幼在伊身邊、知之尤明、是以聲明、大將軍王早已知道、十年前策旺阿拉布坦伊差努霍哩為使、向老親王扎什巴圖爾及貝勒貝子公台吉等說、我們四衛拉特、自古以來同心同德、老親王曰、除聖主慈恩外、我們並無與四衛拉特一心一意之處、今難一心一意、貝勒貝子公台吉等、皆照親王所說答告散盟、因此我伯父查罕丹津並未出聲、追努霍哩往查罕丹津家去、我伯父問努霍哩說、四衛拉特皆係姻親、我們罷行是實、老親王所言不合、往呢堪去等語、我因親戚、故照策旺阿拉布坦之言、凡事同意、派御克圖爾克伊向策旺阿拉布坦說、努霍哩來時、我言如此、今我在此處備兵、你們由彼處取哈密、我亦進口向呢堪等幾處征伐、並請咨告我子端多布旺扎爾妻、子御克圖爾克伊回來、候足一月、策旺阿拉布坦遣達克巴喇嘛來到、告說、你們言領兵取哈密、即預備起身、由我們探信、我們台吉之女、給你子端多布旺扎爾為妻、我們地

方鐵軟、不能用、你們巴爾喀木地方鐵好、請酌給策旺阿拉布坦及伯勒克擦木巴拉搶一斤、我伯父即送三百（萬）斤好鐵、用一百五十牛馱、又給滿拉木巴額木齊由藏帶來好腰刀一把、後聞準噶爾來搶哈密之信、又差御克圖爾克伊為使、飭取哈密事、我與呢堪住近、獨難成事、藏地空虛、拉藏汗人少、你們由彼處派兵進藏、我由此地領兵去、同拏拉藏汗、取土伯特國後、取呢堪甚易、御克圖爾克伊回來不及一月、策旺阿拉布坦又遣達克巴喇嘛赴親王羅布藏丹津家、問福晉阿拉泰好、伊去後、侍衛阿齊圖侍讀學士長壽等傳令赴呼畢拉罕處會盟、我伯父查罕丹津親來盟、阿齊圖長壽等聞達克巴喇嘛來、嚴行查問我伯父、假稱未來、達克巴喇嘛乃在固應齋桑家隱藏幾日、又移住索洛木地方、住該台吉索諾木達什家、散盟後、達克巴喇嘛屢次商議給馬駝與策旺阿拉布坦伯勒克諸鑥、當時我在呼畢拉罕前、不知其情、我伯父又遣伊御克圖爾克伊二次議定將我胞姊達什拉布坦給策旺阿拉布坦之子噶拉丹車凌為妻、告我後、我思背恩與敵作親、關係甚重、因令我姊隨我祖母來娘家、給圖爾固特台吉查罕阿拉布坦為妻、我伯父因我違背伊意、與我結仇、適當聖

主出大兵往嘎、斯嘎純圖木額爾吉博羅霍綽等處防守、又估守由西藏來路、索羅木地方、不能與準噶爾互相通使。適大將軍王以主事胡畢圖為使、差向車凌端多布青海王貝勒貝子公、亦令差使等回。衆各將可信之人遣派妥當。我伯父查罕丹津未派可信之台吉齊桑、乃派伊婿策旺阿拉布坦之子扎蘭台吉阿拉布坦特與車凌端多布商議一切。我伯父查罕丹津之行如此、往行軍地方去不可信、留營作事不可測。請大將軍王明斷、等語。臣告貝子丹鐘曰、因你是幼孤、皇父將你養育成人、你因感恩、凡有所知、即來稟告、惟皇父辨天

下之事、必其人罪情顯著、始行治罪。查罕丹津與策旺阿拉布坦交通、侵犯哈密、取藏之處、你們事前並未告知、準噶爾賊來犯哈密、查罕丹津並未動、準噶爾賊取藏時、查罕丹津並未帮兵、準噶爾與你們結親、彼此問好、遣使咨伯勒克常事先老親王扎什巴圖爾存聲明具奏情由之處、此等彼此言行並無證據、如何治罪。如果你伯父背棄皇恩、不思你們祖父固什汗所立黄教、負骨由兄弟、顯出向賊之行、背大義不顧親情、你即應照法處治。你伯父若念皇父養育尊榮之恩、思你們祖父固什汗所立黄教、誠意勤奮、你即照我飭諭、敬如生

父、一切之處、應照指示遵行、我親領大兵在此處、誰敢妄逆行事、你惟照我飭諭遵行、斷然無事。因給與蟒袍帶珠等物、並給與飲食遣還。為此恭摺并王代青霍碩齊查罕丹津呈遞蒙文、一併謹具奏聞。

撫遠大將軍允禵奏稿卷四

吳豐培　編纂

赴藏主事瑚畢圖回述藏情摺（五十八年八月二十二日）

奏為主事瑚畢圖回述藏情事、本年八月十七日赴藏主事瑚畢圖回來、十八日緯班岱等傾羅普桑那木奇來、據瑚畢圖等稟稱、奴才於六月初四日到藏後、車凌端多布等、令在布達拉一小村家住宿、初七日經第巴向我等請聖主聖安、大將軍王安、初九日車凌端多布將我等各去詢問已往情由、奴才等將本大將軍王特為振興黃教、普救衆生之故、遣我投文、如有回文、交我帶回、以便奉上大將軍王、車凌端多布言、此事甚大、且大將軍王文內、約我將此二呼畢勒罕指定一真者等語、予何人、焉敢妄指達賴喇嘛之呼畢勒罕、本額魯特謂、此次約會地方及征戰各節、斷不可與大皇帝動兵故於將軍王前不敢稟明及約會地方、經我等公同商議後、再將呈王之文、交與汝等、十一日車凌端多布齋桑扎普奇派唐古忒之噶隆吹扎布等稟報奴才等云、扎什倫布距此不遠、由汝等內前往一二人會見班禪、回時可以奉告將軍王、奴才云、本將軍王僅令將文書送致車凌端多布、未令送往班禪、不能前往、雖經扎普奇等兩次來議、我等仍堅持不往、於十四日扎普奇烏呼特、噶隆扎什澤已來、又稟稱去年錫喇布回來稟報阿穆呼朗汗諭、當聞班禪已無住處、現在將軍王文內稱、班禪是否存在、未經聲明、我等雖已告知爾等、不惟不信、以後奏陳君上、亦不深信、如爾等一二人既到班禪處察看、回時稟告王前、我罪亦輕、奴才等公同會議、瑚畢圖親身帶領妥護軍校緯班岱及準噶爾之蘭占巴吹木丕勒、兵二百餘名、於本月十五日起程、二十四日至扎什倫布、二十五日會見班禪、班禪恭請聖安、並請大將軍王衆阿哥等安、奴才回時、班禪筵宴我等、即將來普救衆生呈王文件交付我等、乃於二十九日自扎什倫布起程、七月初七日來藏、當即遣人往車凌端多布前告知、我等到日很久、請將汝之覆文迅速交我、以便迅速起程回去、嗣後據車凌端多布等告稱、呈王覆文、關係重要、尚未完竣、先將汝等送至達木、迅將騎用之馬匹收拾齊整、即行起程、斷不得遲延等語、初十日第巴迎請奴才等筵宴、將呈王之文交與我等、於十四日車凌端多布將我等請到、當衆之下、奴才告車凌端多布曰、汝言約會地方者、所謂烏喇特之戰爭、本大將軍王、聖主之子、既封大將軍、有調遣各處兵丁之責、果欲

戰則即有告爾戰之道、約會地方會盟者、亦係爲教中衆生之事、務期陳明、若此事陳明、則於教中衆生裨益甚大、請仍按照本王所咨、爾速遣一人來報、車凌端多布曰、將軍王欲陳明此事、惟我等因無台吉之言、即職細小故、亦不敢自主、盡人皆知、是以不敢在將軍王前言約會地方、令使臣前往報聞、隨將即交給呈王之文一件、並告曰、原拉藏汗敗壞黃教、改入紅教、咒殺衆施主、本台吉聞之、曾差我等規勸拉藏汗、拉藏汗不聽、反向我交戰、班禪親令停止、我等立即停止、而拉藏汗夜內急來犯我、我等受傷甚重、於是復行交戰、拉藏汗陣亡於亂軍中、我等取有藏地、并未毀壞寺廟、布達拉之內納木結扎藏內亦有紅教喇嘛等、經我驅逐是實、再紅教之寗瑪得爾敦并多爾濟喇克二首領喇嘛、一切妖術念咒之事甚多、故我殺之、拆毀二廟、驅逐喇嘛、所有一切物件、均歸達賴喇嘛商上、我等未加侵蝕、紅教之撒加達克隆廟衆喇嘛等、素守教規、我等並未驚動、再去年色楞等帶兵來時、聽說汝等未奉到諭旨、我等斷不與阿穆呼朗之兵對陣、是以不與爾等開戰、色楞反曰、汝本一末等之人、不即逃遁、我必將汝等拿獲殺之、我等思與其束手被殺、何如決一死戰、事既如此、此皆出於不得已之舉、惟有懇乞大汗明鑒、再爾等未來之先、我曾將在此處之四百餘人、辦給口糧、令由巴爾喀木路旋回等語、因令我等與策旺阿拉布坦之來使羅卜桑耶木奇一同前來、奴才等於十七日由名起程、二十一日到達木、我等於二十四日由達木起身而來、查看車凌端多布之下人及軍士人等之狀、所穿用者形甚窘迫、馬匹牲口、瘠瘦者甚多、所有來見之人、皆稱聖上爲菩薩若能振興黃教、拯救衆生、則我等得以早回原處、與各人妻子早得團聚、我等只求銀兩布疋鹽貨等物、經奴才等酌量撥給、據彼等告云、我軍先自原處來時、馬匹

牲畜皆盡、步行匍匐而來、與拉藏汗開仗時、我們死亡將及二百人、繼與色楞之軍開仗時、復傷亡二百餘人、今將軍王之大兵若來、我等何能抵擋、皆被殺而已、況我們人於藏地不宜、現患病臥者三百餘人等語、奴才等給準噶爾之兵丁人等鹽貨時、向唐古忒人暗詢其數目、據云現在連病人計算、三千零二十二名、每人每月僅給銀九錢、炒麪一盤、因用度缺乏、常奪取唐古忒人等物件、偷竊馬匹牲畜而食、奴才等親經過唐古忒地方、唐古忒等皆在樓上焚香合十行禮、又聞車凌端多布等留派遣二十人、內有達賴喇嘛商上人名錫賴

郭勒者、挪五十户送往那克產路設站屯駐、至那克產等處後、將送往之人殺戮十九人、僅逃出一人、行走月餘、五月間始到、車凌端多布等已派兵一百名追赶、至今無消息、錫賴郭勒等亦不知去向、再奴才等起程之先、有準噶爾人名特古斯者、自策旺阿拉布坦處來至藏、奴才等向之探聽消息、緣特古斯隨從三濟往策旺阿拉布坦處、亦帶色楞等前往、晚間以偏韁將色楞二手捆縛、色楞將捆縛之皮帶在火上燒壞脫開、奪取看守人之腰刀、將二人砍殺、復將色楞拿獲、捆縛看守、從此並不給食物、以致餓斃、再本年策旺阿拉布坦派兵二百搶奪在哈薩克界駐之家人馬匹牲畜、受傷者甚多、敗績而回、又車凌端多布帶兵二千、至那克產地方、有謂無人者、并不切實等語、又詢問瑚畢圖、聞車凌端多布在藏建造城垣、今不知完竣否、各寺廟喇嘛等生計如何、車凌端多布等訓練唐古忒人否、軍械修理否、據稱、並未建城垣、就原有圍墻、在谿口處修蓋大門、豎立厚板看守、比前較為嚴緊、唐古忒人等並無當兵之事、未聞修理軍械、再各寺廟喇嘛等、比先已少、而唐古忒喇嘛等、衣服不堪、且無好茶、所飲者惟巴爾客木地方所出之老茶、再我從前去時、街市尚熱鬧、此次往看、商

物甚少、已不如前、又問瑚畢圖、薩木坦等五人往近邊逃來、薩木坦先來、哈什哈巴彥陸續亦來、其二人何以並無消息、據稱車凌端多布屬下逃出五六人、隨來、聞自喀倫地方拿獲二人等語、除令委護軍校錦班岱於八月二十二日起程外、暫將策旺阿拉布坦之羅普桑那木奇留駐西寧、呈請皇父指示遵行、為此、除將班禪第巴車凌端多布等原蒙文三件、一併奏聞外、並將班禪等原文三件、及呈進貢品哈達素珠等物、另行包裹、謹

呈御覽、

車凌端多布屬下巴彥等由藏投誠摺（八月二十二日）

奏為巴彥等投誠事、據駐防索羅木等處公策旺諾爾布等報稱、據青海貝勒綳蘇克旺扎勒令駐站之蒙古齋桑班塔爾稟稱、我們貝勒所屬唐古忒之翁牛特部落駐站之蒙古等、全行交付、我事完竣、即前往翁牛特地方、是以我齋桑班塔爾前往翁牛特之巴藏、無論自藏出之人、或喇嘛或蒙古、若來爾地、務拿到本營、於八月初一日將自準噶爾地方出來之巴彥拿至本營、當經詢問、據稱、我本係土爾扈特人、入策旺阿拉布坦後、無論如何効力、我亦無出頭之日、後我隨從車凌端多布到藏、處處辛勤、反而疑忌我們、是以我們與哈什哈

烏爾吉岱薩木坦及準噶爾之哈什哈五人商議、咱們或死或生、逃出為是、求歸大皇帝、我之妻子現在策旺阿拉布坦處、我等並不惦念、於六月初四日夜、自達木地方逃出、各自騎馬而行、時準噶爾之哈什哈與烏爾吉岱未來、蓋恐被準噶爾之哨兵拿獲、我們三人逃出、急來至棟布雷圖地方、我們所騎之馬疲乏、又商議各人尋馬而走、薩木坦是否獲馬、或先或後來到、尚不得知、我與哈什哈二人、急走至玉樹唐古忒地方、遇見青海台吉吹喇克諾木奇所屬玉樹部落之額爾德呢文布珠爾瑪海齊桑、後經額爾德呢文部等派伊屬下色

隆等四人、將哈什哈巴彥送至台吉吹喇克諾木奇處、至時即聞有王大臣等帶領大軍駐紮索羅木哈什哈隨從色隆等往台吉吹喇克諾木奇處、我至翁牛特地方遇見貝勒綳楚克旺扎勒所屬之班塔爾將我帶在此處等語、又詢問車凌端多布現駐何處、自何處放哨見我們使臣到否、所有見聞一切消息、皆明白稟告、據稱、車凌端多布帶兵三百駐藏、扎薔奇吹木丕勒帶兵二千餘駐達木、在諾莫歡烏蘭木爾噶有一哨、在呼祿遜蘇伯有一哨、在濟嚕肯塔拉有一哨、此三處每哨各駐有四十人、兩月更換一次、我在達木時、自此派來使

臣於五月二十日到達木地方、甫及十日、於六月初一日由扎薔奇吹木丕勒帶領至藏、並無所聞、惟聞大將軍王之使臣云、若談黃教、車凌端多布必將爾納集一處、若令我去、我即前往、準噶爾人等必納集車凌端多布在一處會盟、此乃仇敵耳、大將軍王帶兵而來、再親情形、可敵則敵、不可敵則回去等語、再我來之先、有紫古六人前往藏地、聞係青海王額爾柯巴勒都爾之妾、為準噶爾之小車凌端多布之姊達什納木扎勒所遣、不知前往何事、本年四月間我曾見車凌端多布派出十五人、以一名車凌者為領袖、在裡塘巴塘等處探聽消

息、又聞在裡塘巴塘地方、派往唐古忒人三百、準噶爾人三十名、不知何事、又見一羣人帶帳房十餘座併行李、在達木地方被兵拿獲、向藏而去、路上搜其行李、復帶至達木地方、又聞被車凌端多布拿獲監禁、至因何事來、搜尋之文有何言、不得而知、是以我等咨文喇克諾木奇云、隨同巴彥前來之哈什哈、係有名之人、已前往彼處、除令速將此人咨送大將軍王外、並將隨來之巴彥交領催旻楚岱馳驛解往等語、是以臣將巴彥所稱之車凌端多布派出十五人、以一名車凌者為首領在裡塘巴塘等處探聽消息、在裡塘巴塘地方派往唐古

弍人三百、準噶爾三十名、不知何事、等因、行知帶兵由入藏之將領等、令其將地方卡倫妥為嚴禁、派妥當官兵防守收羣、所有前往藏地之人、務須詳細盤察、上緊嚴防、火速咨文稟報、又咨行公策旺諾爾布都統楚宗等、有已故青海王額爾柯巴勒都爾之妻達什納木扎勒派往藏六人、難保回來時不經過爾等地方、爾等請在要隘派往多數妥當人等採訪消息、若遇此六人回來、詢明他們前往何事、除將六人一併隨文咨送。旋於八月間、青海之台吉吹喇克諾木奇差人將由藏出來之土爾扈特人哈什哈解來。次日公策旺諾爾布等遣領催曼楚岱將巴彥帶到、臣當即詢問哈什哈巴彥與前解到之薩木坦所稟相同、惟哈什哈巴彥為向慕皇父仁化投誠之人、臣即令哈什哈巴彥冠戴、每人各賞銀二十兩、於八月二十二日交筆帖式鄂立同瑚畢圖等一併解送。又於八月十一日准理藩院文開、七月二十七日、乾清門侍衛喇什傳諭旨、自藏投誠之烏勒特薩木坦與商議同來之準噶爾之哈什哈、土爾扈特之巴彥哈希哈烏爾吉岱共四人來至此間、或為青海台吉等隱匿不可逆料、此皆情願來降之人、而現在正值藏地準噶爾之車凌端多布等軍務、關係至要、咨行大將軍王嚴

飭青海之台吉等、嗣後再有來降之人、斷不准隱匿、否則從重治罪、與薩木坦同來之人、如到即遣至京城、如再有陸續來降之人、亦即遣至京城、欽此欽遵、咨行前來。臣向青海王貝勒貝子公台吉等告稱、現據自藏投誠之準噶爾之薩木坦、巴彥、哈希哈等稟稱、我等皆係土爾扈特人、我等不論如何効力、準噶爾人等總是防範我等、所以我等拋棄子女、情願投誠聖主之仁化、以期安生、準噶爾之哈希哈烏爾吉岱我等五人議定、當商議時、因哈希哈烏爾吉岱未來、是以我們三人逃出等語、若準噶爾之哈希哈烏爾吉岱到青海地方、汝即迅速解送、如再有陸續來降之人、亦着迅速解送、倘有擱阻此來降之人、或有隱匿不解之人、定行從重治罪、決不寬貸等語、除特此通知外、為此恭摺奏聞。

巴塘裡塘投降交何人管理請旨摺 八月二十二日。

據四川總督年羹堯、護軍統領噶勒畢等呈稱、准兵部咨開、議政大臣覆議具奏、據大將軍王奏稱、察罕丹津遣人赴裡塘收來伊所屬人、又在喀木等處通知呼畢勒罕亦派人赴裡塘等三路傳諭等因、早經奉旨欽遵在案、當時並由四川省遣兵、並無巴塘裡塘歸降之信、且巴塘裡塘人等亦無意歸降、滿漢官軍由打箭鑪出

口後、於五月十二日裡塘堪布即率衆歸降、五月二十七日官軍至巴塘、巴塘營官亦即歸降、將喇嘛人民戶口清冊皆呈送前來、此兩月之間、人民心意甚安、今據都統法喇來文內開、呼畢勒罕差多呢爾噶普楚達爾汗之布噶克巴落普藏等三人、率領五十餘人、於六月十六日至裡塘、察罕丹津差台吉扎米克齊桑珠爾奇額爾柯沙穆祿等三人、率領六十餘人、於七月十四日始至裡塘、達爾汗文布與珠爾奇往班都爾隆宗等處照料、多呢爾噶普楚與扎米克往察木多乍丫巴塘等處照料、噶克巴落普藏與額爾柯沙穆祿現在裡塘等語、竊維裡塘巴塘人等來歸聖朝、現在滿漢官軍駐防、文官留彼辦事、即裡塘巴塘本地方之事、亦與第巴新舊營長合辦、今聞呼畢勒罕與察罕丹津差人分管地方等事、可知人意相投、不知自何歸降、然可將官軍分駐已降地方、所有戶口清冊、現已交委員順慶府知府池維恭辦理、衆意似應一致、無須留一二人分辦、況由裡塘至藏、原並無察罕丹津所管地方、令察罕丹津之差人撤還、察木多碩板多二處、令呼畢勒罕之人照料、遣噶克巴落普藏至擦瓦照料、探聽消息、裡塘巴塘應否仍應交第巴營官辦理、俟西藏定後、或歸內地、抑或交付何人之處、皆出聖主鈞裁、竊維如地方情形、從前有不相宜之處、而四川省用兵兩年、既獲二處、可毅然振武、以安唐古忒之人、再令他人管理、則已得之地、必致遺失、所關至切、伏乞交呼畢勒罕察罕丹津遵行等語、為此謹奏請旨、

喇嘛那木喀堅參由藏投誠備述藏內情形摺（八月二十二日。）

奏為喇嘛那木喀堅參稟報藏情事、臣前經具奏青海郡王察罕丹津之婿阿喇普坦之父喇嘛那木喀堅參來時、詢明如有消息、另行奏陳等因、具奏在案、七月二

十七日、王察罕丹津差其都勒恩齊桑等、將喇嘛那木喀堅參解送前來、臣加詢問、汝因何事往藏居住幾年、汝甫由藏出來之人、準噶爾唐古忒之情形何如、兵數若干、凡所聞見、盡行陳訴、據云、我係噶勒丹近族兄之子、我父名卓哩克圖和碩奇、我自幼跟從策旺阿拉布坦之父僧格、二十一歲時充當班第、我稟告僧格往西藏受戒、在布賴蚌廟曾住八年、後因我父戕殺僧格、噶勒丹將我父拿獲殺死、我兄班第之岳父鄂齊爾圖車臣汗派使本游牧人告於達賴喇嘛、將我拿回、消除僧籍、作為平民、令住伊游牧地方、後噶勒丹征滅鄂齊爾圖

車臣汗之時、我跟從噶勒丹三十八歲時、啓稟告噶勒丹情願拋棄子女、仍往西地充當喇嘛、以後噶勒丹同策旺阿拉布坦反目、我之妻子阿喇普坦等乘隙逃出、住於青海、前年準噶爾之兵來藏時、我前四日往鄂喀地方居住、聽說準噶爾之兵來約六千、殺戮拉藏汗、佔據藏地、不及六千、僅及五千、準噶爾人衆若佔據藏地、向唐古忒人等搜集貨財牲畜口糧等項、到處滋擾、割草喂馬、各寺廟喇嘛等、不守喇嘛清規、亦不熬茶、喇嘛等大半逃散四方、藏之左近四金塔並未挪動、惟闢將金塔之下所埋鎮物挖出、此鎮物不知何人所埋、亦不知是否得有鎮物、至施德依扎克布哩之扎倉、布賴蚌廟之催衆扎倉、三廟喇嘛等盡被逐出、房屋空虛、近復向唐古忒人衆搜取馬匹牛羊散給兵丁人等、并霸佔唐古忒之婦女、種種擾害、以致唐古忒衆皆困準噶爾人將喇嘛等離散、拆毀寺廟、貽害我等、怨之深入骨髓、皆云罪孽何日完結、不識聖主天兵何時西來救我等語、再有一準噶爾軍人、娶一名巴勒珠爾之妻為妻、又聞一日準噶爾人等云、拉藏汗之子噶勒丹丹津與策旺阿拉布坦之妾、係土爾扈特阿玉什汗之女色特爾扎布所生之落普桑舒奴、達瓦舒奴二人云、策旺阿拉

布坦將我拉藏汗殺害、我身若在此居住、必致受害、既與汝二人大兄噶勒丹車凌結讐、亦必輕視爾輩、不如我三人逃往土爾扈特、噶勒丹丹津之妻聞知此言、乃告其父策旺阿拉布坦、策旺阿拉布坦將伊二子拿獲圈禁、有班第名津巴棟噜布者、亦照此告我、噶勒丹丹津是否圈禁、並未言及、再準噶爾之兵、屢次陣亡、現在除病死外、大約兵數在四千之譜、由商上領取口糧時、仍滿六千之數、我在藏時、聞有桑濟郭斧喇嘛等前往策旺阿拉布坦處、尚未起程、我來時車凌端多布扎普奇吹木丕勒帶少數兵丁駐劄藏地、其餘兵丁交齋桑等駐紮達木哈喇烏蘇、其木魯烏蘇諾莫歡等處、皆設有卡倫、準噶爾人衆佔藏後、有唐古忒首領聚集各寺廟大喇嘛、桑濟向衆高聲告曰、爾青海台吉達彥遣使告我桓台吉、謂拉藏汗現入紅教、敗壞黃教、爾宜派兵征滅、是以將兵來情由、告知大衆等語、我曾前往藏地、與準噶爾車凌端多布等會見三次、車凌端多布對我云、爾既充當喇嘛、爾有何德、學何經、能守喇嘛之戒否、我答云、我　并無德能、惟能　念平常經卷　持守喇嘛之道、答時視車凌端多布情形、有不悅之色、至第三次往見時、有伊左近之阿蘭占巴處堪布對我說、車凌

端多布對爾多不滿意、嗣後免來、我想我已有年紀、我子阿喇普坦仰蒙聖主厚恩、若在此久延、必遭準噶爾人等之害、不如與我子同受聖主之恩、以安生命、乃於本年二月初一日前往藏之貢布地方、即駐於此、肯認識我之唐古忒等、替我辦給馬匹口糧、四月初一日由貢布進出、自己爾喀木路來至吉嚕肯搭拉、聞唐古忒人等云、大將軍王派使臣前往藏地、我子阿喇普坦亦充使臣、兩路上並未相遇、於七月初六日、到王岱清和碩奇察罕丹之游牧地方、又問喇嘛那木喀堅參云、爾子阿喇普坦屢次赴京瞻覲聖主天顏、知遇優隆、擢升扎薩克台吉、歷年仰蒙厚恩賞俸、至為榮耀、想汝亦知之、今汝子阿喇普坦既蒙聖主厚恩、安全生命、爾所見聞、當無隱匿、理宜稟告、再汝所稱桑濟與大衆所言之青海台吉達彥與遣使告策旺阿拉布坦遣使稱、拉藏汗投入紅教敗壞黃教、爾宜派兵征滅等語、台吉達彥何年何月派使、使人何名、再爾既三次往見準噶爾之車凌端多布、必與汝言及軍事并有何議論、汝為何事三次赴藏、曾見我護衛色楞否、此輩現在何處、貢布部落之兵、派出五百、自程塘巴塘而入、偷竊本軍馬匹、爾是否詳知、又據稱、我現年七十四歲、我子阿喇普坦仰蒙聖主明鑒、優施厚恩、又復擢升扎薩克台吉、曷勝榮耀、我擬與子同受高厚鴻恩、以安生命、我之見聞、何敢隱匿、惟聞台吉達彥遣使往策旺阿拉布坦處、係桑濟向衆人宣言、至何年何月遣使何名、我不敢問、車凌端多布見我等當喇嘛、甚為不悅、彼軍中情事、何能告我、我亦不敢問、車凌端多布等佔據藏後、召集各寺廟大喇嘛等來藏、我隨我師喇嘛察木道濟隆前往、因車凌端多布將準噶爾之人噶隆伯津多爾濟等解送策旺阿拉布坦處、我師傳喇嘛察木道濟隆、令我前往藏地之巴達克策二人、轉求車凌端多布等留我、若不見車凌端多布等、深恐結仇、致三次往見、去年六月間策旺阿拉布坦差一名烏巴什之人到藏、將我傳喚、問我丑年第巴曾差爾充桓台吉使臣乎、回來第巴如何議論、我言丑年第巴令我為桓台吉之使、我們因同意願為達賴喇嘛効力、桓台吉向佛云、願為教効力、按準噶爾人民密事或言語皆秘不告人、烏巴什來為何事、我何敢問、再護衛色楞等不知幾人、聞自哈喇烏蘇皆解至策旺阿拉布坦處、以後又有何事、並未得知、我往貢布地方、將及兩月、彼派兵五百遣往程塘巴塘、竟未得聞、臣查喇嘛那木喀堅參現年七十四歲、既將伊子阿喇

普坦派充遣使、臣等給予緞子一疋、仍交送來之都喇勒齊桑等遣回。為此謹恭摺奏聞。

華色呈報喇嘛端多布佳木錯述藏中情况摺、八月二十二日。

奏報藏情事。七月二十七日據侍讀學士華色呈稱、拉藏汗所屬喇嘛車臣噶隆端多布佳木錯自藏起身、來尋蘇爾匝之妻。當詢端多布佳木錯西地事宜。據稱、我隨我主洛布藏與蘇爾匝之妻同往西地、未見達木地方戰事、洛布藏差我在藏諷經、後聞洛布藏陣亡、我前往班禪處為我主諷經、準噶爾賊佔藏後、我始逃往各處、

於本年三月初三日自藏起程、繞過巴爾喀木地方山路、由察罕蘇巴爾罕渡穆嚕烏蘇河。並未遇見派遣之人。我至穆嚕烏蘇地方、聞本處之唐古忒云、內地有派使赴藏之說。再去年遇見自策旺阿拉布坦處來之喇嘛邪克巴格隆索克奔烏巴什並一筆齊克齊、邪克巴格隆未到藏、即死於路上、索克奔烏巴什等來藏、車凌端多布等、已將拉藏汗活擒殺之、並將布達拉最年久有名之廟毀壞、並大寺之儀器、索巴爾罕佛鑲嵌之珠寶等物、亦均毀壞携去、復令廢除紅教。當問因何將黃教亦皆廢除、據車凌端多布等云、拉藏汗敗於野地、無故妄殺、不論地方良莠、盡行搶擄、此皆扎普奇之所為、毀壞布達拉等寺盜取佛珠等物、此皆吹木丕勒齋桑之所為、後遣洛布藏將散濟齋桑郭莽喇嘛帶來、又帶領回子三十名、并一烏勒特、於本年正月初一日、車凌端多布等之來使皆往班禪處叩頭、並稱據策旺阿拉布坦云、現在達賴喇嘛之牀無人、令班禪坐達賴喇嘛之牀、我們共同祷祝、欲班禪生活一百二十歲、强令坐牀。班禪云、生活至一百二十歲者、皆天佛之慈悲、達賴喇嘛坐牀、關係甚大、我斷不可坐。本年二月二十四日、有散濟齋桑郭莽喇嘛並達克巴藏布及一不知名之

扎爾圖奇、暨一筆帖式、帶領拉藏汗之岱青巴圖爾、巴圖爾諾彥等、由克哩野路前往準噶爾。聞邪克倉地方之唐古忒告稱、已將侍衛色楞送交策旺阿拉布坦處。色楞十餘日不食、至克哩野地方病故。又聞哈薩克部落人已來討伐準噶爾。策旺阿拉布坦派達什領兵前往準噶爾被擊敗、達什陣亡、哈薩克大肆擄掠、我在藏、時曾為準噶爾達什諷經。又業爾齊木之人、從前與準噶爾納貢、不納貢欲舉兵討伐、策旺阿拉布坦將引兵討伐、因病暫未舉兵、準噶爾賊凡有事商議、則背人以文字互相秘議。據彼等云、因獲罪於聖主、今大將軍王

帶領大軍、自各路来討、何能敵當、衆皆怨讟、此外並無消息等語、並將喇嘛端多布佳木錯帶來。査喇嘛端多布佳木錯、係在藏二年有餘之人、一切消息諒必盡知、當詢問準噶爾之軍容如何、正兵數目若干、據稱、策旺阿拉布坦大病、哈薩克部落人等在策旺阿拉布坦之地方、大肆搶掠、又業爾齊木人等不納貢、策旺阿拉布坦擬舉兵等語、除稟告侍讀學士華色之言外、再有見聞、全行稟告、據云、我係拉藏族之台吉洛布藏所屬之人、曾在伯羅充奇充居住、前年蘇爾匝赴西藏之時、我曾隨往、即住於藏、準噶爾賊來藏佔據、我主洛布藏被殺、我恐逃出被獲、即隱於藏地左近之山間居住、仍乘隙赴藏、向認識之人求借盤費、於前年冬間有一名棟嚕布之軍人、帶我治咳血之症、由此即認識棟嚕布、常給我盤費、於本年二月間、棟嚕布赴綽普藏喇嘛前叩頭、將我帶去、在路上告我說、我係準噶爾人、我們來此恐無回去之日、若在此久住、必至於死、今聞自我家来之使臣云、去年哈薩克部落人等、到我們桓台吉地方大肆擄掠、我們游牧尚不知有無、再業爾齊木之回子、復因不納貢、已經舉兵、桓台吉舊病復發等語、又聞有車凌端多布等請班禪坐牀、班禪未允、又聞在藏之各

唐古忒喇嘛云、準噶爾之車凌端多布、扎普奇吹木丕勒帶兵百餘名駐藏、其餘各軍、皆駐哈喇烏蘇達木、現在準噶爾之兵、有三千五百餘名、兵丁內或患病、或生瘡、並受傷未愈者極衆、我因聞烏勒特衆喇嘛等皆不存留、是以於本年三月初三日、由藏之棟穆地方逃出、步行至喀木地方、繞道吉嚕肯野地而來、此外並無所見聞、其餘皆如華色所稟、按喇嘛端多布佳木錯係同尋蘇爾匝之妻而來、除須給布茶、仍交侍讀學士華色送交蘇爾匝之妻外、謹此恭摺奏聞。

華色呈報喇嘛車臣格隆續報藏情摺、八月二十九日、

奏為續報藏情事、據照料蘇爾匝之妻侍讀學士華色呈稱、竊與藏地來之車臣格隆閑談、謂車臣格隆云、汝在藏已及二年、彼處一切事件、見聞必多、今駐藏地準噶爾賊等之情形如何、唐古忒人之意旨如何、我等既係閑談、爾勿隱瞞、可儘言之、據車臣格隆告云、藏之週圍有銅獅子八個、並未陰雨、由獅子口鬍內忽然出水、以釜接取、水可獲滿釜、藏前街市地方、立有宗喀巴佛、每年換以堅實木料、仍用牛皮包裹、忽被大風吹倒、折為三節、色拉寺內、有名哈應齊爾瓦之馬頭佛、形像惡劣可怕、忽然一連三夜、聲如馬吼、又有至高樓三層、忽

有野獐登梯上樓、進入屋內。此間衆人議論。從前聖主掌教、並無此等怪異之事。今因準噶爾賊背逆上天、致此怪狀屢見迭出、觀此不日必至滅亡。再前達賴喇嘛庫內、每年曾入貢銀十萬兩、今居遠陰地方之力強者、皆不納貢、惟居藏左近之貧弱者、無法勉爲納貢。賊初只向此輩擄取、迨後每十牲取一、後五取一、或三取一、因唐古忒人甚貧、不能納貢、該賊每月仍取銀六千兩、今亦不能供給。原藏地喇嘛總在數萬。因被賊殺掠、已離散大半、或不合賊意、或有可疑之喇嘛、即令留辮、不久亦殺之、衆喇嘛畏懼、離散者甚多、但現在不過二三千餘耳。該賊起初擄掠、頗形富足、不知何故、今皆貧窮。不能度活、惟爲首者尚稱富足、其賊首內行爲不善、用文書在策旺阿拉布坦前互相攻訐、策旺阿拉布坦之近人、甚不悅此輩、獲有金銀牲畜、已將此輩劣迹報告。擬咨文中斥。此時車凌端多布等互相睚視、皆欲潛逃。賊衆因未得盤費牲畜、按月每人各給銀九錢、五人給一磚茶。因不服藏地水土、病死者甚衆、骨殖皆葬埋達木地方。車凌端多布等帶領彼近人住於藏地、賊衆前住藏地嘗相竊食、自移住達木地方、愈形貧乏、不能度活。此時策旺阿拉布坦言藏地與我納貢者甚多、今二年尚未納貢、爾等擄獲拉藏汗及藏之周圍富戶、並各寺之金銀財物、各人頗形富足、今每人各出金十兩、差人催取、衆因無法、全行交給。現在衆人皆曰、我們迎及冒肆始獲地方、我主不恤我輩、爲頭目者皆住於富戶房屋、與妻子同樂、使我輩住於此地、並不知憐恤、必至死而後已、若逃回亦死、將不知死於何處、此等怨言甚多、再策爾齊木聞此策旺阿拉布坦之人倍多、向來納貢、今驟然不納貢、必俟他們有對敵之勢、始行抵抗。哈薩克國又屢來擄掠、又聞策旺阿拉布坦之二子、在內有作亂情形、議擬逃走。現聞大將軍王親統大軍自各路進征、衆皆震動、以愚之見、天意人事、現像不好、今策旺阿拉布坦又患病甚篤、兩腿亦不能動、經云明年鼠年策旺阿拉布坦亡、想不久他們必內亂敗亡等語、呈報前來、爲此恭摺奏聞。

將軍聰扎布已往西安摺。八月二十九日。

奏爲欽奉上諭已派將軍聰扎布速回西安事、將軍聰扎布謝恩摺、奉皇父批知道了、西安軍務重要、聰扎布著暫行迅速前往西安訓練軍馬、整頓器械、備有調用、數日內來、欽此欽遵、聰扎布自伯羅和碩地方、於八月二十八日起程前往西安、查留駐西寧公策旺諾爾布之

隊伍、尚欠兵額二百、應酌量挑補、因不齊整、且額亦缺欠、現在既無行走之事、若留此處、徒耗糧草、是以將此項兵丁二百名、亦交將軍聰扎布一併遣回西安。爲此恭摺奏聞。

青海郡王岱青和碩齊等呈已由羅布藏丹津與兩面議和摺。（九月十六日、）

奏爲青海諸王議和事。九月初七日青海郡王岱青和碩齊察罕丹津、遣伊侍衛額爾克默爾根呈稱：聖主菩薩始終追念固什汗、視我衆如子、聖訓疊頒、去年我往阿貝地方叩謁聖主菩薩、愛我如子、仰蒙厚恩、賞封名

號、復奉訓諭、爾皆固什汗之裔、其中務求和睦、以禦外侮、敦崇道教、不惜身命、業經奉旨在案。今大將軍王亦令我二人務求親和、凡事總期臻善、親王羅布藏丹津問我兩面有調唆之語、致使我們意見不合、似有違背聖旨、恐於道教無成、故抒誠以聞。今以大將軍王之明、使親王羅布藏丹津與我兩面一致、力行融和、若以善教、諸事有可成就之想、若聞有不是之處、親王將我兩人送請大將軍王前鑒核。現爲振興黃教起見、特遣青金石素珠一個并哈達等語前來。查前親王羅布藏丹津郡王岱青和碩齊察罕丹津貝子丹忠等互相攻訐、各據情呈報前來。臣當訓令議和、等因、具奏在案。今准和察罕丹津等所請、使羅布藏丹津等當面議和、倘彼等等再互相攻訐、具告臣前、量不至有此節也。當囑派來之侍衛額爾克默爾根曰、爾回時告知爾王、爾等仰蒙皇父養育厚恩、諸凡具見誠意、至關呈報各情、尚無隱諱情形、殊堪嘉許、爾青海總台吉等、皆係固什汗之子孫、情同兄弟骨肉、況自固什汗以來、道教一致、因誠意篤切、順行不悖、故皇父愛爾如子孫、各封以王貝勒貝子公、以示優榮、又疊奉聖訓、使爾等兄弟和睦、以成全至今、自我至此以來、亦仰遵皇父聖訓、使爾等安堵

如恒、迭經面囑、古云、清官難斷家務事、然我雖仰承皇父之命、領帶大軍、不過職司調遣之事、至爾家內因稍有不睦、即名爾來、若以王法懲爾、爲敢不遵吾言、辯理較易、惟和之爲道、須各出己意、始於事有濟、若勒令面和、意實不和、不惟無益、倘爲敵方耳聞、反譏笑爾輩、爾骨肉內如誠意諧和、爲我所聞、方不負皇父諄諄告誡之命、而於振興黃教之事、亦獲益良多。今皇父仁視爾輩逾格、爾亦深知、況爾五十餘歲之人、無不經過、無不明曉、惟念骨肉之情、不聽小人調唆離間之言、應恭敬長上、愛惜後輩、凡事只求涵養寬大、不令人指摘、和自

生矣、其各凛遵皇父之聖訓、力求振興黄教之要旨、惟王是賴。王其勉諸。至呈進之荷包素珠、如不收納、深恐安生猜疑、著收哈達素珠、回賞哈達一方、鼻煙壺大鍊等物、並賞投文之額爾克默爾根緞子一疋、謹恭摺奏聞。

布政使哲勒金等請協濟購馬款項請旨摺。九月十六日。

奏為協濟購馬款項事。臣前由涼州所調京城之兵丁等、尚欠前鋒三千名、馬七百匹、速撥給喀喇沁翁牛特土默特兵之馬匹、計算共四千五百八十一匹、在西安固原等四處喂養之馬匹、赶於九月間入羣時調取添給喂養、此項調取馬匹之額、擬仍令由各處按照定例補設等因、具奏。俟議覆照准後、臣即於西安增拴馬匹一千五百八十一匹、固原甘州寧夏各調取馬一千匹、繼由布政使覺羅哲勒金在蒙採辦馬八百八十一匹、情願協濟等因、呈請前來。俟具奏准、如協濟後、臣即將此項協濟馬匹、行文寧夏、令交添補。茲據總督鄂海呈稱、竊遵照大將軍王來文、即會同署理西安將軍印務副都統巴爾布等、由八旗拴養馬匹內、挑選九百四十八匹、由本標下拴養馬匹內挑選六百三十三匹、派員自八月十一日起程、送往西寧。今既值西地正有軍事之際、此項解送馬匹之額、即應補行購買、已與副都統巴爾布等議定、原每匹各按十兩購買。惟奴才世受聖主天恩深重、由本標下補買馬六百三十三匹、按照部定價章、每馬以八兩計算、需銀五千六十四兩。臣將此項情願照數協為發給。再西安布政使薩木哈、亦受聖主養育之恩三十餘年、現既值軍事之秋、由八旗撥解九百四十八匹補行購買、需銀七千五百八十四兩、情願照數協為發給等因、呈稱前來。至每馬增加貴銀各以十兩計算、八旗馬匹內共需銀一千八百九十六兩、綠營官補購馬匹、增加銀一千二百六十六兩、副都統巴爾布等皆按照先例、情願照數協解發給等語。惟拴養馬匹之額、補行購馬、關係甚重、若專待此項協款解到再行咨購、勢必貽誤。一面在布政司庫雜款項下暫行撥借、迅速咨購、於本年內將此項銀兩、皆照數協解、陸續解送等語。又據固原提督馬堅博呈稱、遵照大將軍王文、即由本標下拴養馬匹內挑選一千、派員於八月十六日起、起程解往西寧。此項採辦馬匹、因補行購買、應行文總督布政司庫、領銀一萬二千兩、布政司庫按照部定價章、每匹應給銀八兩、自興軍以來、因購價八兩不敷購買、惟奴才叨蒙聖主

養育之恩、毫無報稱、又在任未能効力軍前、此項不敷價款、竊願協濟、但由固原至書爾格依盟、道路遥遠、策值冬令、路上必須草料喂養、始能送到、應先由布政司庫撥借銀二千兩派員至書爾格依盟購買、此項撥借銀兩、由臣俸祿暨親兵錢糧內撥分四季照數扣還、等語前來。所請協濟之處、可否照准、伏乞皇父訓示。為此謹奏請旨。

駐防索羅木策旺諾爾布呈報兵丁馬匹被竊摺、

九月十六日。

奏為馬匹被竊事、九月十二日據索羅木駐防之公策旺諾爾布等報稱、八月初十日夜、在犀牧放之喀喇沁翁牛特官兵一百五十九名之馬匹被竊、當即令帶領喀喇沁兵之佐領棍布帶兵三十名、追踪尾隨行六十餘里、見賊百餘名、牽領馬匹前行、彼等一面遠處跟隨一面來營稟告。我等公同商酌、共挑選滿蒙官兵七百十六名、着二等侍衛阿爾那營長果珠帶領、於十二日起程、於九月初五日、據二等侍衛阿爾那稟稱、我們向東南方尾隨、於二十三日至庫庫烏蘇地方、將賊追上、賊登大哈達山嶺、衆官兵等商議、我等世受聖主厚恩、若不將此百餘名賊殺死、何能看守汛地、當即一起步行、

登山齊進、相距甚近、施放槍箭、是時忽然天降白霧、致不能見、聞此賊為青海默爾根諾彥所圍、再前進天已昏暗、且天降冰雹、雷電橫飛、我等僅立以待旦、若尋覓賊踪、雪已三尺餘、踪迹不見、當戰時、殺賊二十八名、賊敗走時、中途拋棄佛經、衣服、乾糧、馬匹、氆氌、香等物、交與岱青和碩齊所屬之托歡齋桑、其默爾根諾彥兵丁等、得氆氌二十五疋、鳥槍四支、撒袋一個、腰刀一把、馬鞍全份、馬十匹、騍馬十三匹、我們兵丁等得鳥槍十一支、撒袋十個、馬鞍全份、馬九匹、騍馬八匹、已據岱青和碩齊所屬之托歡齋桑等收所獲之馬匹物品數目、查點清楚、此戰我兵中槍傷之正白藍領達勒底喀、廂紅之烏槍護軍校委章京烏勒、中箭傷之廂白烏槍護軍校委章京本祿、青海兵喇嘛塔爾、再受輕傷之滿洲蒙古兵丁跟役十八人、又於八月二十四日、經住卡倫之營長華色、拿獲游行蒙古九人、當即傳詢、據名達爾濟者稟稱、我等皆係貝子丹忠屬下之人、獵時被捕、並無偷你們馬匹之事、惟我之兄弟子嗣等、從前常有小偷情事、至及新近偷爾馬匹之賊、我尚知情、因有台吉伊什卓勒扎布屬下之永謝部落之楚庫達爾哈和碩奇約我偷竊馬匹、我因告伊云、我王丹忠因去年運送米石時、協濟

牛馬、曾蒙聖主擢封貝子、丹忠傳諭我們甚嚴、我深畏懼、不敢同去、伊聞言即走了。後我往楚庫達爾哈和碩奇處、見伊馬匹甚多、當問、此像係軍馬、伊云、我僅偷馬六匹、有格爾策部落之名布倫木者、分取馬三匹、等語。我等派達爾濟作嚮導、派出滿蒙官兵共三百十二名、交營長明保華色帶領、前往拿賊、於八月二十五日起程、九月初五日據營長明保等差人來稱、我所領之岱青和碩奇所屬之兵丁及洛普藏、均已逃脫、而達爾濟指引環繞哈達已三日許、並尋不得達爾濟、又因大雪不識路徑、請另遣嚮導等語、我等反覆籌思、官兵雖冒雪

奮力、然雪大馬不得飽食、則何能行、遂即撤兵、復派台吉伊什卓勒扎布之兵、已圖爾海等十人并王羅布藏丹津之齋桑特固斯等五人、以及雲騎尉善巴扎布喀喇沁佐領棍布往告永謝部大車臣台吉等、令將所竊我之馬送來、并賊首楚庫達爾哈和碩奇等賊擒拿、等因、派往台吉伊什卓勒扎布、額爾德呢台吉、謂汝所屬下永謝部之楚庫達爾哈和碩奇、格爾策之倫布木等偷我軍馬、速即派兵將所盜之馬如數查明、將賊首楚庫達爾哈和碩奇倫布木拿來、否則出派大兵、將此二部落全行殲滅、並咨文王察罕丹津、謂汝托歡齋桑兵、皆

一併進回、有嚮導名洛布藏者、將兵妄行引導、亦復逃去、汝務須察拿送來、各等語。是以臣令公策旺諾爾布等將受傷之人、比較傷痕、編造清冊呈報、并查所獲賊之馬匹衣服等物、皆賞給原辦之人、并擬滿洲官兵及扎薩克兵之身價、酌定傷情、照例賞給、青海兵丁減半賞給、除已逃之托歡齋桑洛布藏等、着王察罕丹津查拿解來另議外、臣竊以青海之台吉伊什卓勒扎布額爾德呢台吉等、所屬唐古忒之永謝布部落之楚庫達爾哈和碩奇、格爾策部落之倫布木等賊人百餘名、偷竊我索羅木住兵之馬匹、且與追去官兵交戰、殊為可

惡、本應派兵將此等賊人悉數殺盡、惟永謝布格爾策等部落之唐古忒、共計有四五千餘戶、擬令在黃河額勒蘇特依鄂羅木之西北地方游牧移營至諾莫歡烏巴拖額伯爾濟格爾濟雜噶爾那地方、雖係青海所屬、並不給伊主人納貢、每年稍令納貢、仍行抗拒、是伊等性同禽獸、不知教法、專恃所居地方險惡、惟賴小偷以資生活、若以少數兵力前往拿賊、則此等部落之人難免不投往往藏之準噶爾人等之內、既仰蒙皇父天威洪福、不久藏事底定、現在暫停派兵、即令賊首將此賊革驅逐、此間如得安全則已、否則俟藏事平定再行酌

量派兵將此輩殲滅。為此謹恭摺具奏、伏乞皇父訓示。

撫遠大將軍允禵奏稿卷五

吳豐培　編纂

涼州建置房屋奉旨申飭摺（五十八年十一月初六日、）

據涼州總兵官李忠岳呈稱、涼州城內居住人民較少、房屋亦稀、可駐大軍兩千、今大軍既至涼州、牧養馬匹、正值冬冷之際、須用房屋、是以衆民情願建蓋新房、以便駐兵等因、各呈報前來、竊俯順民情、會商涼州道廳衛等員、捐納俸祿、在城之東關廂外、以大價購買民田八百餘畝、用以建蓋房屋三千八百四十餘間、撤兵後、原蓋房間、著永給民住、至會同涼莊道何廷耆捐納銀兩、建蓋房屋二百五十餘間、以備帶兵大臣官員、其各屋炕、院落、喂馬槽等項、亦皆備齊、請令官兵即駐此新房等語、是以臣已咨李忠岳矣、竊維來時曾奉聖諭、朕施恩陝省軍民、至深且重、此數年來陝省軍民為國効力、亦甚勤勉、爾至彼後、務將朕意曉諭軍民、爾亦仰體朕意、妥為撫恤、約束官兵、毋得滋擾民間、並令該管總督巡撫提督總兵等官、妥恤軍民、實心任事、毋得藉大軍之名、濫擾民間、以仰體我皇父憐愛軍民之至意、等因、再三訓誡、亦曾面囑爾等、現在民間雖情願建蓋房屋、爾亦應先行呈報、事前並未與臣商報、即大建房屋、徒

耗小民之財、不無紛擾、況此師之出、實因小賊妄行、特問罪致討、並非久駐、惟既經蓋妥、即令官兵居住、嗣後爾惟有仰體皇父憐愛軍民之至意、凡事毋得輕舉妄動、等因、特加訓諭、為此恭摺奏聞、

奏報由藏逃出準噶爾人述說藏情摺（十一月初六日、）

前據駐防索羅木公策旺諾爾布等咨稱、據自藏逃出投誠仁化之準噶爾巴孝哈希哈稟稱、六蒙古往藏、曾告已故青海王額爾克巴勒都爾之妻達什那木占之使臣、公策旺諾爾布謂此六人回來時、汝若遇見、問明伊往事因、併將六人送來等因、具奏在案、於九月十二日、據公策旺諾爾布等報稱、為已故青海王額爾克巴勒都爾之妻達什那木占將差往卑凌端多布之六人截堵事、於八月十六日曾派雲騎尉善巴、扎布參領布達率領廂黃之鳥槍護軍校委章京額勒格、護軍校委章京瑪金兵六十名、於九月初五日、雲騎尉善巴、扎布等已將伊什固應齋桑等五人拿獲、當詢伊什固應齋桑等謂準凌端多布囑爾何話何事、爾一一據實告知、復問爾等原去六人、其一人現在何處、據伊什固應齋桑稟稱、我並非私行潛往、於本年正月間在楚勒罕地方與宗室都統侍讀學士同本台吉吹喇克諾木奇至今

並未得西地消息、跟隨車凌端多布之人、借名往藏、探聽實在消息、吹喇克諾木奇云、我妻姐達什那木占患病已經二年、經小呼畢勒罕看視、因病勢沉重、須多念經熬茶、方可痊愈、達什那木占跟隨車凌端多布之妹、假此派伊數人、陪我前往班禪地方念經宣布熬茶、得此實信等語、具稟都統侍讀學士商同達什那木占、派我五人、兼派吹喇克諾木奇一人、達什那木占攜帶哈達二個、冰糖少許、問車凌端多布安好、並無咨文、吹喇克諾木奇教我云、爾至西藏後、因爾女主患病二年有餘、初次差汝問安、於車凌端多布二次復請班禪念經

熬茶、暗探一切密信回報等語、今經大人垂詢、我何敢隱諱、我等於三月初一日起程、四月初一日至諾莫歡烏巴什之地方、被準噶爾哨兵將我拿獲、帶至車凌端多布之前、我將情由全行稟告、車凌端多布云、達什那木占係我之妹、我甚懸念、去年又與大軍大戰二次、幸而未死、此為兄之意、正應差人問候、今聞阿穆呼朗汗之子王授為大將軍、帶兵四十萬、將來征我、此際爾來能謂無故乎、既為爾主患病念經熬茶、可暫往班禪處、我甚相信、曾派巴圖爾額莫根率領、派兵十名、將我護送、我等至班禪之前、不多日、齋桑吹木波勒前往班禪地方、我五人不得在此、帶至達賴拜興居住八日、又帶至班禪之前、我等正探息間、因我們使臣往見班禪、令我等迴避、至準噶爾之兵、原來時共若干名、中途患病死亡者甚多、僅剩兵四千餘、自到藏不服水土、生瘡及陣亡、今僅二千餘、或及三千、此內分除老病者、尚有三百餘、又我們覲至扎什倫布地方之時、聞有往達木地方準噶爾兵逃走四十人、經車凌端多布派一名額林臣達什者、領兵六十名追趕到藏、又聞準噶爾之齋桑等告稟拉藏所屬郡爾薩巴爾摩部落之唐古忒人、所領三人內、被殺二人、逃脫一人、來藏、復因三百戶唐古

忒女子、一併脫逃、達額林臣達什追趕、我們來時、聞送我們使臣旋回、又遇準噶爾之蒙古等、謂額林臣達什等追趕已逃之唐古忒時、馬皆疲乏、不能追及、當即旋回等語、再我由扎什倫布到藏之時、經察罕城、策旺阿喇布坦遣車凌端多布差使特古斯詢問、據特古斯云、桓台吉差我問車凌端多布安、大國發兵否、現有兵七千名、至奇哩業地方、已駐一年、由藏回之齋桑桑濟巴至本地、小車凌端多布方到奇哩業、帶領此七千兵、更換來藏、俟我們使臣起程之後、車凌端多布將我們喚來、告云、爾等來時、我心甚疑、及至大將軍王之使臣來

復為黃教而來、一切藏事爾等迅速旋回、轉達什那木占、珠勒扎布、我甚懸念。去年大戰二次、幸而未死。並告兄甚想念、本應早為差人問候、著即攜帶布疋、并食物交給達什那木占。又聞準噶爾人等互相議論。自去年發兵、更換我們尚未來到。以此觀之、我等實不可信。以車凌端多布大遠差遣情形思之、彼等必有緊急之事、我等並未聞等語。此外並無見聞消息、我們原去六人、回來至玉樹唐古忒地方、有一名喇嘛棍者、因患病留在玉樹地方、是以將伊什國應齋桑等五人、交護軍校委章京德周阿爾那於九月七日解送西寧等語。九月

二十二日、伊什國應齋桑等五人解到、詢問皆吾公策旺諾爾布所報、又問若另有消息、皆詳細稟報。據伊什國應齋桑等稟稱、我等自西藏來、過在索羅木之公策旺諾爾布等、將一切見聞及與車凌端多布所說之話、詳告無遺、並另有語言、既特差我們探取消息、我等又何必隱瞞等語。此伊什國應齋桑等、係經我軍派赴西藏探取消息之人、復為伊主念經熬茶、實屬耗費、臣擬給台吉吹喇克諾木奇、達什那木占福晉等粧緞各一疋、差員伊什國應齋桑等五人、皆給緞子各一疋、除已咨覆外、為此謹恭摺奏聞。

藏使呈送禮品並報告藏情摺。十一月初六日。

十月初三日、據呼畢勒罕之父索諾木達爾扎來稟稱、藏使扎爾固奇呼畢圖等、曾擬本呼畢勒罕之巴圖爾嘎普楚、蘭占巴洛布藏棍楚克派充使臣前往班禪額爾德尼前問安、呈進哈達一方、十兩重銀曼達一個、金五兩、蟒緞一疋、綾子一疋、等因、將物品數目具文咨送。本索諾木達爾扎在班禪額爾德尼前呈進哈達一方、銀五十兩、蟒緞三疋。呈請振興黃教主車凌端多布前、呈進哈達一方、緞子二疋、蘭占巴吹木波勒托普奇散濟等哈達一方、第巴達克冊哈達一方、蟒緞二疋、以

期振興黃教、為此咨報。班禪額爾德尼回賞、問呼畢勒罕安之唐古忒文一件、車凌端多布回給呼畢勒罕哈達一方、香三束、瑨鑥一個、蘭占巴吹木波勒托普奇哈達各一方、香各一束。散濟回時、其家人哈達一方、皆無文件。再班禪額爾德尼、第巴達克冊咨我唐古忒文二件、本使臣巴圖爾嘎普楚等自藏來時、班禪額爾德尼及色拉布賚蚌等大廟喇嘛等、給呼畢勒罕禮物很多、第巴達克冊稟稱、因馱子行李人役不敷、當協濟第巴達克冊馬三十匹、牛五十頭、派阿旺達爾扎等家人八名、護送行李、巴圖爾嘎普楚健步先到、蘭占巴洛布藏

棍楚克壓送行李、於本月初二日始到、謂呼畢勒罕差我、自彼處攜帶藏香四束、鐠鑥八個、呈遞大將軍王並唐古忒文三件一併呈遞前來。是以臣將香四束、鐠鑥一個賞收、回給緞子一疋、其餘鐠鑥璧回。當將唐古忒文件繙譯閱看、係班禪額爾德尼咨新呼畢勒罕之文內開、自棍布木祝我長壽、呈進貢物、大哈達一方、銀曼達一個、金五兩、蟒緞一疋、白綾一疋、隨咨送到、為禱祝延壽、尊敬三寶、懇求洞鑒。另紅花一包、哈薩克特爾麻二個、紅黃鐠鑥五個、吉日咨送前來、一件係班禪額爾德尼給呼畢勒罕之父索諾木達爾扎咨文、內大哈達一方、閃緞三疋、銀五十兩、貢物一併送到、以成志願。并稱我身在此甚善請恭敬三寶、自後文貢如長江流不息、其呈進鐠鑥各物、一併吉日送至。一件係第巴達克冊致呼畢勒罕之父索諾木達爾扎、內開、貴體甚善、咨送禮物皆佳、我已收到、不勝歡忭、鄙年歲徒增、深以土伯特教務為要。然桓台吉之言、我未能駁回。無法中止、惟以推廣黃教、拯救生靈之事為要務。然呼畢勒罕尚未坐牀、而於一切事件以及衆生求福、心慮無或少懈、現以道教大事、車凌端多布不能自專、擬迅速遣使桓台吉、我亦一併派使妥為奉聞、自後凡事不二、即請永鑒。附禮物大哈達一方、整紅鐠鑥二個、吉日送到等語。之詢阿旺達爾扎等家人、爾皆係西藏左近之人、準噶爾之消息與唐古忒之情形、諒必知之。準噶爾之兵、現在實在數目若干、凡所見聞、盡行稟報、勿得隱匿。據稱、準噶爾人等佔藏後、我本唐古忒人等心甚憂慮、見他們遇牲則殺而食之、遇物則奪而取之、本年六月間聞大將軍王之使臣與呼畢勒罕之使臣往藏、現來平定大事、則本唐古忒衆生、得安生活、衆皆歡喜。嗣因呼畢勒罕之行李服役人數不敷、派我等護送、我等樂從。我聽準噶爾之兵、約及四千、不知真偽、我等皆係樂珠普總城所屬、潘禹爾地方居住之農民、距藏三四日之路、不常到藏、故他事不知。呼畢勒罕之父索諾木達爾扎又問八人存留爾否。告曰、今既直寒之時、暫留在此、俟來年青草發生時、再行遣回。又問呼畢勒罕使臣、巴圖爾嘎普楚蘭占巴、洛布藏棍楚克皆與主事瑚畢圖等之言無異。臣除給巴圖爾嘎普楚等緞子一疋遣回外、為此具摺并將咨班禪額爾德尼第巴達克冊及新呼畢勒罕暨呼畢勒罕之父索諾木達爾扎等唐古忒文三件、一併奏覽。

護送小呼畢勒罕回藏兵丁發給米麵錢糧摺。十一

月初六日。

竊臣擬將護送小呼畢勒罕回藏之兵丁、羊價停止、皆給米麵、計一年所需錢糧、自起程之處起、令其攜帶兩月米麵、自穆魯烏蘇再給兩月、至三月米麵亦隨運往、並發給五月米糧銀兩、所帶駐穆魯烏蘇之兵、并監守索羅穆王察罕丹津游牧之兵、既不遠行、皆攜帶五月口糧、先運三月、以一半發給米石、一半發給羊價、另摺具奏在案。是此項隨運米糧、臣等會同廵撫噶什圖擬自西寧出口之兵、每人每月皆分米二斗五升、一半給米、一半發給羊價、行兵行李輕便、則行走亦速、此次之

兵、每人各發五升、每月各給二斗、除自穆魯烏蘇入藏之兵丁、仍攜運兩月米麵外、約計三月米麵、共需米三千九百二十七石、麵五十八萬九千五十斤、需用行李駱駝七千二百隻。查西寧去年自涼州帶來駝隻、現有五百、涼州甘州地方、巴爾昆地方之兵、現在倫養駱駝五千餘隻、再西寧肅州倫調鄂爾多斯地方牧養之駝亦及五千、即由此三項駝內選用膘肥者、照例每五駝以一役兵計算、共需兵一千四百四十名、現擬調用在甘州之山西兵一千名、尚不敷用四百四十名、擬調用興汗步兵、此項兵丁出口之時、令其攜運四月口糧、一半

米、一半麵、伊等攜運之米石帳房鍋灶等物、通盤計算、每人給官駝各一隻、此項口糧行李駄子、每日既行不足、應再給一月口糧銀兩、再酌量倫帶一月口糧銀兩、至穆魯烏蘇後、兵丁等再加給兩月米麵、惟藏路遥遠、所帶米麵、雖經各營分運、亦無運輸專員、擬令道府州縣及綠營軍官大員等分管解運、按察使永泰、巴錫皆派辦軍需大員、著永泰巴錫督催運米、每進一人、隨一兵、監視放入、再由駐穆魯烏蘇營內督理陸續運送米糧、甘涼現既有牧駝官員、若用甘涼駝隻若干、即按用駝隻數目選派官員隨從管理、運送糧食、擬用現

在西寧効力之官員、如不敷用、再由陝西甘肅兩省官員內酌調大員、隨同分管運送米石、再此項米石駝隻既關重要、著按察使永泰前往西寧、將在鄂爾多斯地方牧放駝隻、調入西寧、撥給錢糧、購買草料、妥為牧養、其牧養駝隻之處、伊酌量調用、用駝隻之時、即往西寧取用、再入藏之兵、陸續將兩月米麵運至穆魯烏蘇、由臣本人帶領駐紮穆魯烏蘇地方之兵、暨駐古爾地方之兵、通盤計算米八千九百七十八石九斗有零、麵四十三萬五千九百餘斤、以上共用駝一萬一千四百餘隻、如其不敷駝隻、著再催回子之駝牛騾等牲運送、惟

此處催用回子之牲口、皆賴青海蒙古之牲口。來年青海等衆皆派兵入藏、諒必催用無多。至此項運送、著交給所撫哈什圖按照承領數目運送。運送後、著交該部議敘。此項運送米石、有關一切所需錢糧數目、除交所撫哈什圖一一核銷所需銀兩、另行奏請外、為此謹奏請旨。

前提督王文雄父子助造籐牌腰刀長槍摺十一月（初六日）

前任提督王文雄助造籐牌一千、牌道腰刀各一千、長槍一千。伊子侍衛王廷美能用籐牌、即派伊監造等因。呈請前來。竊查王文雄係獲譴之人、懇請聖主恩施、將前任提督開罪、在此効力。將來自應圖報聖恩、不敢云勞。惟去年遣伊子出兵、因其藉病逗遛索羅木地方、按兵未進、即將伊拿問治罪。然此時並未呈文。今聞派往索羅穆地方、始藉製造籐牌等物之名、具文呈報、豈非欲脫罪乎。果欲効力、亦未嘗不可令其製造。王文雄并伊子王廷美曾皆出兵索羅木。今所製籐牌、牌道腰刀長槍、具已如數製造完畢、帶來西寧。查西寧兵內無人會用籐牌、是以交總兵官王依謨選派年輕力壯之人一千名、交侍衛王廷美練習籐牌腰刀長槍。既無處可

用、著暫交王依謨收存。為此謹恭摺奏聞。

總兵官范世傑等加增馬價情願捐輸摺十一月初六日。

據署理甘肅提督事務寧夏總兵官范世傑呈稱、辦理送往西寧兵丁之馬匹五百匹、補購之時、每匹以十兩計算、共銀五千兩、由布政司庫承領購買。除部定價每匹八兩外、其增銀一千兩、擬由本身俸銀及兵丁錢糧分四季攤還等語。又據涼州總兵官李志岳呈稱、解送西寧之馬三百匹、補購之時、每匹十兩、計算、共銀三千兩、由布政司庫承領購買。除部定價每匹八兩外、其增價銀兩、擬由本身明年俸銀及親兵錢糧扣還等語。又據署理肅州總兵官事務參將郭成功等呈稱、解送西寧之馬二百匹、補購之時、每匹以十兩計算、共銀二千兩、由布政司庫承領購買。除部定價每匹八兩外、其增加銀兩、擬由參將楊索住游擊顏夔泰孫朝傑高全等本身俸祿及親兵錢糧分四季償還等語。查前總督鄂海等協助馬價一案、經臣具奏議覆後、即按照所請、奏准有案。今總兵官范世傑等請將加增馬價情願捐輸、應准如所請。為此謹恭摺奏聞。

遵旨分派各軍入藏、籌運軍需等摺。十一月初六日。

奏為欽奉諭旨派員入藏事。九月二十六日准理藩院咨稱、議政大臣面奉諭旨、此次西藏差來使臣胡比圖等車凌端多布等。土伯特衆刺嘛人民。俱言在西寧現有呼畢拉罕。實為達賴喇嘛之呼畢拉罕、天朝聖主將新呼畢拉罕安置在達賴喇嘛禪榻上座、廣施法教。實與衆人相望之意允協。且土伯特處時有瘴氣。厄魯特之子孫不能滋生。多生疾病。有何貪戀之處、惟懇天朝聖主將法教速為廣施、觀此情形、似乎易結。今將新呼畢拉罕封為達賴喇嘛、給與冊印、於明年草青發時、同送往藏地、令登達賴喇嘛之座。送往時。著大臣帶滿洲

兵一千名、蒙古兵一千名、土司番兵二千名、綠旗馬兵一千名前去。其行糧牲畜接續之處。令大將軍王辦理。再由巴爾喀木帶四川滿洲兵一千名、綠旗馬兵一千名、步兵一千名、前去、土司番兵酌量派往、其行糧牲畜接續之處。令年羹堯辦理。青海王、貝勒。貝子、公等、亦帶領屬下兵、或一萬、或五六千。車凌端多布等實為法教、自必俟達賴喇嘛登禪榻後、然後前去、若不行等俟逃走、即為無恥之賊、此行大將軍帶領兵馬在索羅木周圍水草佳處駐紮、兼令照管青海家屬。四川兵二千名出口駐紮、兼照管王查罕丹津行裝。事關甚大、將此旨傳諭大將軍處、令伊等公同確議具奏。又青海王台吉等。令大將軍王傳集一處、曉爾唐古忒地方、達賴喇嘛禪法教、原係爾祖上設立、今策旺阿拉布坦無故將拉藏汗殺害。令寺廟喇嘛各自散去、將衆耶里格一路截斷。令達賴喇嘛禪榻空虛。從前爾將新呼畢拉罕稱為達賴喇嘛之呼畢拉罕、若安置在達賴喇嘛禪榻、為法教廣施之事。我等願捨命効力、業經保奏、土伯特喇嘛人民及阿木島地方喇嘛等、俱稱為達賴喇嘛之呼畢拉罕、皇上將此呼畢拉罕封為達賴喇嘛。於明年一月送往藏地、令登禪榻、將法教廣施、故關衆耶里格一路。令其販責茶布、此正宜効

力之時。爾等應各帶兵丁與送去之大臣會同一處前去、爾等之意如何、令伊等各陳己見。會盟畢具奏。俟會盟完時。令都統延信、楚宗、公策旺諾爾布、侍讀學士長壽等、由固原來京師具奏、欽此欽遵、咨行在案。臣謹遵旨、青海盟長等王、貝勒、貝子、公、大臣、台吉等、皆集西寧定議、另摺奏聞外。伏維皇父深謀、來年草青時。派滿洲綠旗兵藤牌內扎薩克兵。並青海各兵、同力送小呼畢拉罕至藏、令達賴喇嘛坐牀。定黃教之道。以安各唐古忒蒙古等之心。降旨極盡周密、達賴喇嘛禪榻空虛。奸滑小人等圖利生亂。衆生不得安寧、令合各蒙古唐古忒等之意、將

此呼畢拉罕送藏、使達賴喇嘛坐牀、至關緊要、派送大兵米糧口糧牲口等物、不可不保証接濟、是以臣遵旨派滿洲兵一千、蒙古兵一千、綠旗兵二千、土司番子兵二千護送小呼畢拉罕、火器行軍至要、派鳥槍護軍止八百七十一、鳥槍馬甲一百二十九、滿足一千數、喀喇沁翁牛特土默特鄂爾多斯兵共八百二十、此內有病殘疾人等、選出五百、派前鋒二百、鳥槍馬甲三百、滿足一千數、固原涼州馬步兵內、選能放槍好手、各派一千、土司番兵精壯、亦派二千、再固原寧夏甘州涼州新各增四千、製造子母炮、此炮各領炮子二十、西寧子母炮增二

十、共為一百、炮手、馱炮駝、炮手騎馬、皆照原奏、由各處辦理、咨行各領三百出藥丸、已令各隊管理大臣外、派誰為首、請加諭示、由四川調兵、遵旨行文總督年羹堯都統法拉、護軍統領噶爾弼、臣意由巴爾喀木進兵二千、則兵力稍弱、再添步兵二千餘、再西寧土司番兵精壯能耐勞苦、惟近聞上年進兵、沿路逃脫至木魯烏蘇間回來者、再土司楊汝松之弟喇嘛阿旺遲達加木措稟稱、土司番子等感聖主養育之恩、均思奮勉、惟皆軟弱路遠、力不能及、所派土司番子二千兵、王查罕丹津守營、由四川調出一千、滿洲兵一千、綠旗兵護送小呼

畢拉罕、其餘四百四十餘鳥槍馬甲一千五百四十餘、護軍胡什圖米英珠等隊、留蘭州九百餘、護軍馬甲、再寧夏延綏兵各派五百、往西寧、出領固原寧夏四十子母炮、令派各處炮手、臣親自帶往木魯烏蘇進兵、時以作聲勢、軍糧盡需調往、進藏兵丁內若有病殘疾、馬疲瘠瘦者、俱皆暫留木魯烏蘇、即由臣帶兵親加選拔精銳、起身往河州、第三隊各圖各馬甲一名、派西寧綠旗兵一千、查看固圖米華好處住牧、令守青海營、來年將小呼畢拉罕送藏、車凌端多布等若恭順和合、令達賴喇嘛坐牀、自無問題、惟策旺阿拉布坦至為奸猾、倘有言應

令班禪坐高牀、達賴喇嘛坐矮牀之說、若稍有不順、聚衆作亂、致生戰鬥、我兵不可不强、縱青海人至膽小、河北人多而疑慮、我兵力弱、使形退縮、應增選陝西督標兵一千、甘州一千兵、再上年至喀拉烏蘇住三十二驛、令隨至藏四十驛、計調來興漢總兵官以下馬兵八百、每驛各住兵二十、準噶爾賊性奸猾、難免不來搶奪牲口、不可不預加保護、在驛兵丁等至住木魯烏蘇十八驛不議外、由木魯烏蘇至藏住驛固原興漢步兵各調來一千五百為一隊、共為四隊、酌住要緊地方、防守驛站、查綠旗馬兵二人給馬五匹、步兵二人給馬三匹、興漢八

百兵往驛送事、每人各添給馬一匹、即騎此馬遞送事停給他驛之馬、此調各處綠旗兵、由馬步兵內選會放槍能手、皆照數派遣、各領三百出葯丸、派管理副將叅將等大臣官員等、所給馬牲口治理銀、全照定例、由各辦給、均於三月二十日來至西寧、將馬牧喂、再咨綠旗兵總管理、至提督總兵官應派何人、請予欽派、出兵後、西寧無滿洲兵、西安滿洲兵備調一千住西寧、查上年進兵時、挽運半米半羊之價、臣親領木魯烏蘇住兵住守、王查罕丹津營兵不遠去、仍給半米半羊之價、前後計八月、由珠蘭地方皆挽運五月末口糧、再運三月米口

糧、本年索羅木咨送之兵、四月底出口、水草不好、馬匹牲口未得飽喂、五月間馬牲始得喂飽、六七月間少有疾病即愈、此路乘夏秋行、則斷無妨碍、我們內兵皆冬給草料喂馬、四月間得青草、出口則可無誤、惟青海蒙古等馬、在野過冬、四月間不能行走、我兵得青草出起身、至木魯烏蘇、候青海兵好水草牧放牲口、六月底由木魯烏蘇起身、七八月間可到藏、仰仗天威、必能定藏、惟彼處辦事馬牲口少歇、即回來路遠、正遇寒冷、人勞牲口累、殊為可慮、臣本意將我們兵即在藏過冬、次年青草出再回來、人牲口均似有益、此兵前後須數月實

難預定、預備一年錢糧、索羅木人少、不易買羊、多運米糧進藏、滿蒙綠旗兵住驛兵停給羊銀、皆給米炒麪、由珠蘭地方挽運二月末炒麪、由木魯烏蘇又給二月米炒麪、分各營隨運、令每月發給、定藏後、仰蒙皇恩、唐古忒蒙古等得安生、必我們兵應領口糧牛羊粮麪等物又五月停止接濟運米麪一石四兩組銀、米價照時價折給銀兩、沿路貿易計、彼處買帶布茶等物、或帶銀之處、酌計有益、領兵大臣等辦理、由藏沿四路去西寧兵馬忠孝告稱、由藏順裡塘巴塘沿往打箭爐地方、少有險狹、沿路不斷人住食燒、無艱難處、地亦暖和、冬日可

行、領兵大臣定藏後、問明打箭爐路可行兵、則一面奏聞、一面即帶錢糧、預備口糧進打箭爐口、在成都牧放馬匹、滿洲兵返回京城、綠旗兵咨往各處、若打箭爐路狹、大兵難行、可在藏過一冬、仍順原路回來、晉所去大臣等奏預備米口糧迎接之處、再行辦理、由四川派住守王查罕丹津營調二千兵、護送小呼畢拉罕挽運米口糧、并順巴爾喀木進兵口糧、皆遵旨交總督年羹堯辦理、此小呼畢拉罕送藏、達賴喇嘛坐牀、令何人為首領往藏、如何辦理之處、都統延信咨送京城、候旨遵行、為此恭摺謹奏、

豐培按、諭旨據清聖祖實錄卷二八五校正。

恭奏青海王公數次會盟情況摺。十一月初六日。

奏為青海王公會盟事。十月二十七日會盟青海盟長親王羅布藏丹津、郡王察罕丹津、貝勒額爾德尼額爾克托克托奈阿喇普坦鄂木布、貝子洛布藏達爾扎巴勒珠爾阿喇普坦、台吉吹喇克諾木奇、又貝勒色普特恩扎勒洛布藏察罕綳蘇克旺扎勒、貝子拉察布公車凌噶勒丹達什諾爾布綳楚克、台吉藏巴扎布拉瑪察布端多布旺扎勒達木林色普特恩扎布格勒克額爾德呢吉農等二十一人。至時引入、向上跪。侯部院章京宣讀

聖旨後、親王羅布藏丹津等跪稱。竊我等前皆以此新呼畢勒罕為達賴喇嘛之呼畢勒罕、曾經據實具奏在案。今聖主憐愛我衆、將此新呼畢勒罕封為達賴喇嘛、送往西藏。嗣奉聖旨、我等不勝歡喜、唐古忒等聆聞之下、亦無不歡喜。我等除各欽遵諭旨勉力効命外、無可奏陳等語。向臣呈遞哈達、臣亦回給哈達。飲茶後、遂與青海王等將皇父慈愛爾衆、封新呼畢勒罕為達賴喇嘛、送往西藏坐牀、所奉諭旨、爾均聞知、此不惟爾等喜悅、吾亦甚喜悅、爾衆意自應一致、凡事盡力等語傳告。據親王羅布藏丹津等跪稱。聖主既為我衆盡心籌畫、我等惟有盡力圖報、謹稟聞於大將軍王前。今我等尚求商議、擬出外共議、再行稟告。臣照伊所請、派出大員會盟。據王羅布藏丹津等同來稟稱、仰蒙聖主恩施、以固什汗之子孫、逾格鴻施、各封為王貝勒貝子公、可謂深仁厚澤。今復蒙聖主洞鑒、頒給新呼畢勒罕冊印、封為達賴喇嘛、仰蒙聖旨送往西藏、復令坐牀、皆與前奏符合、感激恩施、不勝歡忭。我等各選派精良兵丁、不惜身命、奮勇前進。俟至青海之烏勒噶待入秋後、亦可喂養馬匹。若至八九月間、藏路積雪過大、牲不得食、糞不得燒、兵行甚難、必俟五月間草木萌發時、方能起身。僕從

等雖稱健男、不論有無牲畜、必皆明理、各儘力出兵一萬六千名。況準噶爾賊甚形奸宄、實不可靠、現已佔據藏地、復有增兵消息、難免送到呼畢勒罕後、竟行抗拒、及我兵起程之後、由噶斯路侵犯。擬令派出之一萬六千名、於明年五月十五日各由家起程、六月十五日皆至索羅木、挑選八千名、會同內地大軍、往送呼畢勒罕、所餘八千名、令駐紮噶斯路等處要地、保衛本游牧。青海之人、素皆仰賴聖主威福、且聖主之天兵、不分疆域、可謂馬肥糧足、威望浩大、我等皆倍增信心、事在必先。況藏地窄小、大軍不能久駐、若少駐兵、恐無濟於事、今

日天晚、明日再共同會議、乃於二十八日會盟之時、據親王羅布藏等稟稱、我等共同詳酌赴藏之事、地多狹窄、且乏水草、燒柴亦艱、我軍與大軍難於一路行走。我軍至索羅木將挑選之兵八千、分為三隊、由索羅木分路。郡王察罕丹津帶領自巴哈庫庫塞多歡前往。親王羅布藏丹津帶領自伊克庫庫塞多前往、貝勒額爾德尼額爾克托克托奈帶領自多倫鄂羅木多歡前往、皆在圖固勒托羅海地方會集、再自一路前進、則於事有濟。我等詳細妥商後、再行稟告、因天時已晚、各歸。又二十九日會盟、據親王羅布藏丹津等稟稱、我等雖隨營、惟妻子與游牧、仰蒙聖主威福、斷然無妨。今我兵若出一萬六千、馬匹殊不易得、請按照前奏、先派出一萬兵丁、皆選强壯、馬匹精良、於五月十五日起程、六月十五日至索羅木、由三路前進、衆皆議定。惟我弟兄內若有鉅細事件、必上聞於呼畢勒罕、今此案既關於呼畢勒罕、我等之內擬派一二人前往棍布木廟稟聞呼畢勒罕、右翼親王羅布藏丹津、左翼貝子洛布藏達爾扎已經前往、於十一月初二日、王羅布藏丹津等由棍布木廟返回、又值會盟、據稟稱、我等二人已將聖主仁愛並我大衆所議、稟告於呼畢勒罕、據呼畢勒罕答云、因我一人坐牀、興兵致貽害衆生、爾等宜盡力籌思、我亦抒所見、奏明聖上等語、已宣告大衆、復行會商、共同稟稱、方今聖主為振興黃教、普救衆生、所奉聖旨、至周且備、呼畢勒罕深慮貽害衆生、所見亦是、今我衆意、欽遵聖主之旨、將設施異陳、維振興黃教、普救衆生、事本重大、非我輩小所能深知、今聖主以菩薩之尊、明鑒所照、何不請頒訓諭、使我等敬謹遵行、即行繕摺、各蓋印信、呈報前來。當經繙閱所報內稱、今君上如天之聖、我青海親王羅布藏丹津暨王貝勒貝子公台吉等共同謹奏、聖君為振興教務、普救生靈、冊封達賴喇嘛之呼畢勒罕、奉旨以第五輩達賴喇嘛坐牀、恩施無極。我固什汗之子孫、素為如天之聖主所鍾愛、今復封達賴喇嘛之呼畢勒罕、奉旨派我等出兵一萬護送、我等不勝喜悅。又自大將軍王遵奉聖旨至此以來、本地生靈、獲益良多、固什汗之子孫、皆為達賴喇嘛所縛、我等再三奏請、仰蒙聖主仁愛無窮、我等除禱祝聖主萬歲萬歲外、無可奏陳、從前凡我等大小事件、皆稟聞達賴喇嘛、故此次亦稟聞達賴喇嘛、據達賴喇嘛云、宜欽遵聖旨、惟為我貽害衆生、我心不安、爾等務將我言拳拳遵奉等語。雖云達賴喇嘛貽害生命、惟策旺阿喇布坦者、本非人行、素稱

奸究、不足與議。今以聖主無疆之仁、并仰賴聖主軍威、我等擬亦派兵萬餘奏請。今因我馬匹不足、惟盡數派兵萬名具奏。現在既儘數派兵、我等游牧、惟有仰賴聖主之威是請。至此次軍需、無論如何患病、不得中止、倘有推諉、皆按照固什汗之例、軍法從事、懇請聖主明鑒、即令達賴喇嘛之呼畢勒罕按照第五輩達賴喇嘛迅速坐牀。據呼畢勒罕云、惟為我貽害衆生、於理亦所不安。我等惟有仰賴聖主頒布振興黃教、以安生命之旨遵行。本青海人衆、無論聖主如何頒布、無不遵行。本日呼畢勒罕囑勒藏加木錯差伊治病喇嘛伊什加木錯持封奏唐古忒公文一件、奏稿一件呈送前來。經治病喇嘛伊什加木錯略為繙譯、內稱、考之書載、地利人運之靈、即應菩薩聖帝文明之化、故敢奏陳。此際聖上以威信普及、利益無窮、小人亦渥被聖上恩施、故祈禱三寶、以祝聖上萬歲。惟有虔誦經卷。方今聖上普愛衆生、因爾尊崇佛教、使衆生無叔、闡揚道教、故聖上有以信之也。今惟闡揚道教、為祝聖主萬歲而已。謹疏奏章、恭祝聖上無疆之休。聖君之子大將軍王、今來此處、愛我無窮、故身心大悅。而聖上垂鑒教務、謹依照聖旨、名西寧與青海之左右翼台吉等會盟、照前封給冊印、令在原

處坐牀、崇聖主之君、并我舊施主及青海台吉等之兵、請於明年護送。經親王羅布藏丹津、貝子車臣岱青洛布藏達爾札等來報呈稱、聖君仁旨、愛惜無窮、惟為我小人之事、致勞生命、故聖上以平靖教務為要事、以軍旅為小事。前曾奉旨、小人惟有禱祝三教而已。今小人之意奏聞軍務、除以生靈為本外、別無可憂。且藏地遥遠、行走不易、勞苦無甚於此者。準噶爾之事、亦不可靠、而圖伯特之生命、亦頗可憂。若為小人坐牀、致起兵端、貽害衆生、實與聖上闡揚教務普救衆生之旨、大相違背。且小人年歲幼小、不能有益教務、反起兵端、此係我深所憂者。今聖上恩施、封給冊印、於坐牀無甚區分、且我前輩既有歸著、則軍戎可休、太平之日、再遣我原處坐牀、則體恤無極。為此跪奏、隨遞貢物荷包、吉日具奏等語。青海王貝勒貝子公台吉等於十一月初六日會盟完畢、各在臣前呈進物品、經臣酌收細小物品、每人回給蟒袍各一件、素珠腰帶各一份、除咨覆外、即日同延信等起程。為此繙摺、并將呼畢勒罕具奏唐古忒文一件、青海王羅布藏丹津等同奏蒙文一件、一併奏覽。

查核養贍口糧摺。十一月初六日。

奏為查核養贍口糧事。本年四月十九日准兵部咨開、請

逆將軍富寧安奏、此次出兵兵丁家口、尚未給予養贍米石、應查核情由、著議政大臣覆議具奏。前總兵范世傑兵丁家口之養贍口糧、由兵部遲延二年餘至今尚未發給具奏、該管地方總督巡撫提督總兵等、著交將軍富寧安查明奏參等因、咨行在案。今據總督鄂海巡撫綽啟喝什圖等咨將軍富寧安文開、此項米石皆發給各子妻、並無遲延、應請毋庸置議。查三十五年例載、除發給正餉外、並無加給家口米石、此次出兵之兵丁、在軍事地方、每人每月發給口糧各二斗、復蒙聖主恩施、按月每人發給鹽菜銀各九錢。范世傑三十五年出兵、兵丁等除平常所得銀米外、並有發給養家口之例、具奏奉旨、此案著交大將軍王查明、欽此欽遵、咨行前來、臣當即咨查總督巡撫提督總兵等在案。茲據總督鄂海咨稱、查三十五年進征寧夏之兵、每季滿發三個月錢糧、截留應領之米、發給家口。此次自臣以下進征之兵、每年應領四個月之米、皆發給兵丁妻子以為養贍、進征之兵在外每季給予兩月錢糧、復給菜銀、自與三十五年進征寧夏之兵、發給錢糧之例不同。據巡撫綽啟咨稱、三十五年出兵寧夏之兵、借給五個月錢糧、坐扣四月錢糧、免扣一月、所有免扣一月之處、雖奏銷

有案、並無奏准明例。今在軍務之綠營兵丁、每年發給九個月口糧、三個月旱價、每月仍發給鹽菜銀各九錢。據固原提督馮見博、西寧總兵官王盡謀咨稱、三十五年進征之時、固原西寧並未出兵、故無案可查。此次固原進征之兵、每年應領八個月餉銀、已發給兵丁本身四個月米石、已發給兵丁家口、此外並無另給養贍家口米石等語。據涼州總兵李忠岳咨稱、三十五年進征之兵、支借五個月錢糧、扣時僅扣三個月、其兩個月米糧仍給家口。此次進征兵丁、一年應領四月米糧、撥給家口、八個月餉銀、發給兵丁本身、此外並無另給養贍家口米糧。據署理肅州總兵事務蔡江郭成功咨稱、此次進征兵丁、每季應領一個月米糧、此一個月米糧、若發給兵丁本身、並無養贍家口米石。三十五年兵丁等本身按季發給三個月錢糧、而應領四個月米糧、仍發給家口。據署理寧夏總兵事務蔡江董玉祥咨稱、三十五年進征之兵、支借五個月錢糧、僅扣兵丁四個月錢糧、其應領一個月米糧、發給家口、另行奏銷。此次進征之兵、議政大臣等雖按照三十五六等年之例、發給行餉、并養贍家口米糧、其發給家口之米、仍係兵丁等平常應領之米、并未按照三十五年之例、另行發給養贍家口

米石。據甘肅布政使覺羅哲勒金咨稱、三十五年進征之兵、支借五個月錢糧、僅扣四個月錢糧、其一個月米糧、發給家口。以此觀之、兵丁等一季應領三個月、錢糧。而應得僅扣兩個月錢糧。此次進征之兵丁應領之米、若發給家口、兵丁在外、一季僅得兩個月錢糧。據西安布政使薩木哈咨稱、三十五年自陝西總督及各總兵等以下之軍、因無進征地方、故無檔案可查。此次發給進征兵丁家口之米、即平常發給本身之米、并無另給養贍家口米糧。據署理甘肅提督事務總兵范世傑咨稱、三十五年進征之兵、自四月出口。八月進口。支借五個月錢糧、由應領月餉銀內扣還、應領月米、發給家口。時值領甘州寧夏一月之米、時值應領涼州肅州二月之米、故給予二月之米、此係三十五年奉到部咨。此次奉部咨開、兵丁平常應得之錢糧皆發給兵丁本身、平常應得之米石、發給妻子、此係三十五年已經議妥、此次所議、亦皆相同。惟三十五年每季兵丁本身滿發給三個月錢糧、并發給兵丁家口一個月米石。此次進征之兵、每季僅發給兩個月錢糧、兵丁家口一個月米石、倘有支借錢糧、按照數目扣還、若一季不完、則下季再行補扣、發給家口之米即兵丁平常發給之米、並非養

贍兵丁家口之米、等因。陸續咨行前來。臣復將三十五年兵丁預支五月錢糧、少扣一月或兩月不等、是奉特旨免扣、或由該管地方官奏請免扣查明咨覆。據甘肅布政使覺羅哲勒金查明復稱。三十五年進征兵丁。預領五個月錢糧。在甘州寧夏支給六個月月米、將米養贍兵丁家口、四五七八此四月錢糧。經庫抵扣、涼州四七兩月月米養贍兵丁家口五六八三個月錢糧。經庫抵扣、八月撤兵之時。照常發給錢糧、不再續扣。故將抵扣錢糧歸入虧空項下覆銷。預領五個月錢糧、歸入軍需錢糧項下覈銷。並非特旨免扣、亦非地方官奏請豁免等語。臣查三十五年會議及此次會議、皆兵丁平常應得之錢糧、發給兵丁本身、平常應得之米、發給兵丁家內、以養妻子、並非平日應得錢糧之外、復加給養贍家口米糧等語。三十五年出兵之兵丁。皆領五個月錢糧。四月始出口、八月底撤退。正係五個月。平日應得之錢糧。以抵支借之錢糧。平日應得之米石、養贍妻子。再定例綠營兵丁一年內八個月錢糧。四個米石分四季發給。在涼州肅州二處發給正四七十四個月月米、僅扣三個月錢糧。並不扣四七兩月錢糧。甘州寧夏二處、按三六九臘發給四個月米糧、扣四五七八四個月錢

糧、并未扣六月份一月錢糧。若遇領錢糧之月、則庫抵扣、若遇領米之月、將米發給兵丁家內、并非平常領餉之外又另發給養贍家口米糧、此項借支五個月錢糧、自應陸續照數扣完。上年地方官以撤兵將欠扣錢糧米即追扣、今將此次出兵之平日應得之米、撥給家內養贍妻子。平日應得錢糧、發給兵丁本身、且每月復給米二斗、鹽菜銀九錢、皆與原議相符、并無另行發給家口米糧。總兵范世傑應將此等情形查明具奏、彼既未查明、而反將發給養贍家口之米、按照原議不給、妄行具奏、本應參處。惟三十五年一月二日錢糧不一、難免欠扣、

應請免參議處。三十五年應扣錢糧欠扣、應將地方官查參議處。惟事既年久、既非肥己、應請免查究。為此謹

奏、請旨。

准三官保回京調養摺。十一月二十七日。

奏為三官保回京調養事。鎮國公宗室三官保於本年四月患咳血之症、業經醫治痊愈、自九月咳血復發、醫治罔效、漸漸加重、在西寧地不相宜、三官保著回京延醫調理。派廂黃二等侍衛錫良、正藍阿克敦王屬下頭等侍衛雲保等同三官保於十一月二十七日起程回京調養。為此謹繕摺奏聞。

青海王公會議、均願派兵護送新呼畢勒罕入藏摺。十二月二十八日。

奏為遵旨會議事。十一月十二日准理藩院咨稱、恭錄諭旨及策旺阿拉布坦原奏、一併咨行大將軍王。由彼處令青海王閱看具奏等因。黃教係你們祖父圖什汗所立。策旺阿拉布坦何能擅專呼畢勒罕之事、因教你們眾人共同會盟速議具奏。咨文到臣、即咨令青海合盟長、十二月初間、在查罕托洛海地方聚集會盟。王羅布藏丹津等差人、王查罕丹津身病、雪大、左右翼衆台吉等不能到、展期為十二月十五日、並請在巴彥諾爾地方

會盟、當照所請。十五日派侍衛扎什、員外郎喀拉喀同來稟稱、我們十四日至巴彥諾爾地方、王查罕丹津迴避侍人未至、其餘台吉等亦未全來。二十一日盟長親王羅布藏丹津、郡王查罕丹津、貝勒額爾德尼額爾克托克托奈、貝子洛布藏達爾扎巴拉珠爾拉布坦、台吉踹拉克諾木齊、並貝勒洛布藏查罕盆舒克旺扎爾、公達什端多布車凌諾爾布盆蘇克台吉臧布扎布達什端多布達什盆蘇克格勒克等十五人。因病未來盟長貝勒阿拉布坦温布、並貝勒色布特恩扎爾、貝子拉查布丹鍾阿拉布坦、公噶拉丹達什青、差使臣齋桑侍衛等

皆到後、聚集一處、策旺阿拉布坦請奏蒙文、並聞策旺阿拉布坦宣讀旨文、各王貝勒貝子公台吉等告稱、我們來時、大將軍王飭令我們、你們可言黃教原係你們祖父固什汗所立、策旺阿拉布坦遣兵殺拉藏汗、毀寺廟、散喇嘛、使土伯特人民憂慮、圖禁坐牀達賴喇嘛扎克布哩、今又具奏新呼畢勒罕、非達賴喇嘛呼畢勒罕、先此新呼畢勒罕實達賴喇嘛呼畢勒罕、你們青海王貝勒貝子公台吉等請奏後、聖主准你們請奏、住固木布木廟呼畢勒罕誤言達賴喇嘛、喀拉喀、厄魯特、唐古忒闔蒙古等祀大喇嘛、關係至大、聖主以道教共尊君主、斷其非、策旺阿拉布坦又何可擅專、拉藏亦教之王、一家之後裔、你們骨肉殘殺、策旺阿拉布坦將婦嬰奴僕皆搶去、聖主將蘇爾咱總如固什汗之子孫、皆送拉藏婦嬰蘇爾咱並奴僕、策旺阿拉布坦奉諭旨、令呼畢勒罕之事、你們速議具奏、親王羅布藏丹津郡王查罕丹津等閱策旺阿拉布坦所奏蒙文、又策旺阿拉布坦閱奉聖旨、衆皆跪稟稱、我們雖固什汗之子孫、原皆青海小台吉扎巴圖爾、我們領衆歸順聖主仁化以來、深受浩蕩重厚之恩、各封親王、郡王、貝勒、貝子、公、養育尊榮之極、又再三頒降仁旨、喀爾瑪他海、使我們大衆萬分

感戴、毫無報答、黃教原我們祖父固什汗所立、我們庸懦、今奪祖父所立之道、骨由拉藏汗被策旺阿拉布坦所殺、搶拉藏婦嬰奴僕、不能答敵、今聖主令送我們骨由拉藏婦嬰蘇爾咱並奴僕、策旺阿拉布坦奉旨、我們實不能受、惟感無窮之恩外、如何報答、此呼畢勒罕、實為達賴喇嘛呼畢勒罕、我們再三具奏、聖主准其所請、令新呼畢勒罕學經文、住固木布木廟、策旺阿拉布坦橫編另盟之人、伊僅獨任意言殺呼畢勒罕達賴喇嘛呼畢勒罕、待我青海人如草芥、策旺阿拉布坦、心極奸猾、毀壞黃教、殘害衆生、使土伯特民恨入骨髓、婦嬰任意佔行、策旺阿拉布坦言、新呼畢勒罕虛實、並無關係、封達賴喇嘛推廣黃教、皆滿洲聖主明鑒、策旺阿拉布坦奏文內博克達班禪黃教之詞、為喀木布黃教偽善行為道、遣子弟辦理等語、策旺阿拉布坦以試意尊博克達班禪為黃教、伊子弟留藏、班禪不得擅專、令土伯特民懸恨、顯謀佔據西藏之意、聖主明鑒、博克達班禪新派使臣、在達賴喇嘛呼畢勒罕使臣之上筵宴、我們全知之、聖主所降聖旨、策旺阿拉布坦亦尊博克達班禪、以達賴喇嘛為無尚至大、青海台吉等、土伯特阿木導、喀爾喀蒙古等、總倭哩格君主等議定之事、我雖道

教之主、亦不擅專決斷、降旨極其聖明、此事所關至大、令我們會議具奏、今晚我們去將文復行查驗、據此定議、侍衛扎爾固齊宣告散會、次日二十五日、親王羅布藏丹津、郡王查罕丹津等皆見、同告我們、昨日聖主爲我們降旨誦閱、侍衛扎爾固齊等並告大將軍王諭言、會盟共議、呼畢勒罕送藏事、我們青海人等共派萬兵、藏路狹窄、水草不足、又有瘴氣、難於一路行走、分爲三路、我們青海人等原仗聖主威福、天兵威聲、兵數比我兵加倍、咨行事成、我們同意議奏、抄錄奏文給侍衛扎爾固齊、稟呈大將軍王、次日二十四日親王羅布藏丹津

等稟、他們繕奏蒙文、各鈐印、譯文內開、滿洲聖主明鑒、青海親王羅布藏丹津、郡王查罕丹津、貝勒貝子公台吉等具奏、聖主降旨策旺阿拉布坦之文、侍衛扎什扎爾固齊喀爾喀來盟、我們奉誦聖旨、衆心喜悅、但策旺阿拉布坦閱見此文、意以此達賴剌嘛呼畢勒罕爲非、霍木什木博迪薩都呼畢勒罕達賴剌嘛聖主識外、何人能識其非、先五代達賴剌嘛呼畢勒罕聖主所封、今封此呼畢勒罕、我們青海派萬兵咨送、先在盟地西藏衛藏全地之衆、皆以新呼畢勒罕爲是、祈禱欽激、策旺阿拉布坦妒嫉奸猾、似有無令博克達專爲教主之意、果有此意、有博克達班禪之明、不設立拉藏之博克達班禪所傳呼畢勒罕、又呼畢勒罕二人、博克達班禪之明、是以忍博克達班禪之明、自無異意、博克達班禪先世之明、以五代達賴剌嘛爲是、五代達賴剌嘛、以此博克達班禪爲失、今以五代達賴剌嘛爲非、凡呼畢勒罕爲是、今封此達賴剌嘛呼畢勒罕、推廣黃教、以安衆生、茲事至大、非我們小人所能議奏、青海王台吉等皆往呼畢勒罕處、遂于二十四日各來圖木布木廟、我亦親自亦二十四日由乙孝諮爾地方起身來此、至以親王羅布藏丹津等奏蒙文一件、一併謹具奏聞、

撫遠大將軍允禵奏稿卷六

吳豐培　編纂

選派進藏官員摺、

五十九年二月初九日、

奏為選派各軍進藏請旨事、竊臣前經奉旨派兵送小呼畢勒罕入藏、並擬領兵進駐穆魯烏蘇、以壯軍威、再相機分調大兵進藏具奏在案、茲據議奏、著臣仍舊辦理西寧各項事務、現在穆魯烏蘇軍務、於王大臣內、請聖上派出一員辦理等語、臣竊思派出大軍之後、地方之事、有該管總督巡撫辦理、錢穀有巡撫噶什圖、臣並無應辦事項、前蒙皇父降旨、著臣帶兵駐紮索羅木之水草茂盛地方、牧養牲畜、並照看呼呼諾爾之眷屬、游牧駐所等因、欽此欽遵、當齊集呼呼諾爾王台吉等會盟將此項旨意宣示、呼呼諾爾人等、均皆喜悅、至此次入藏之兵、除由雲南、打箭爐、巴爾喀木路程進兵外、自西寧進兵一萬二千有餘、兵既甚多、臣帶兵至穆魯烏蘇、選派入藏之兵、辦理穀糧起程、並調署前鋒統領臣弘晝隨同進駐穆魯烏蘇、以壯軍威、督催米糧、相機分調大兵行走、仰賴皇父天威、我兵一到、準噶爾之賊、難於抵擋、必然敗退、或是歸降、現在穆魯烏蘇軍需用運送米糧之駝畜甚多、而所帶來之烏克孫等並未効力、今其駐紮西寧、徒然耗費錢糧、相應將額勒金王之子廣山、克蒙額王之子永謙、咨遣回京、貝子祿斌之父、年老有疾、而祿斌又無子嗣、患病、再克蒙額王之弟鎮國將軍景順、亦有疾病、應一併咨回、臣此次出征駐紮穆魯烏蘇、以壯聲勢、不惟我滿洲綠旗官兵、皆感皇父養育重恩、各願奮勉出力、即呼呼諾爾王台吉等、亦莫不振奮精神、遵守法律、不敢退縮、至防守呼呼諾爾游牧之兵、駐紮沿邊、著會同納欽王納爾蘇楚宗等管理駐守、遣都統延信、公策旺諾爾布、副都統阿林保等率兵入藏、臣與延信意見相同、懇乞聖裁、至西寧之地重要除總兵官王益謙未出兵外、總兵官李林、伊告請出兵、飭令赴任之蔡吉揚、舒明、錫鳳樹、富吉揚等、各具稟前來、亦欲請出兵、是以臣派李林、舒明出兵、至富吉揚蔡吉揚等、俟再須調取綠旗兵之時、再行酌量選派、其固原提督馬堅、署理甘州提督事務總兵官范資階、涼州總兵官李忠岳、現駐肅州、延綏總兵官李堯等、均蒙皇父擢用、由伊等內應派何人管理綠旗兵之處、呈請皇父指派、至派出大軍之後、西寧之地、亦要京城所來之兵酌留西寧、其餘之兵、著駐紮莊浪、涼州略近等處、如有用則調、無用則令西安之滿洲兵、隨副都統巴爾布

將軍總孔布帶往西寧，會同京城領兵大員管理駐守，或訥親王納爾蘇前鋒統領弘書之內，着留一人，呈請皇父諭示。再署前鋒統領弘書，年富力强，呈請皇父體恤，補以前鋒統領之職，以資管理。此次之兵，咨商王顏奇格。顏奇格何時若至，則隨顏奇格學習効力等因。為此具摺謹奏請旨。

遵旨預備護送呼畢勒罕進藏官兵摺。二月初九日。

奏為遵旨領兵前進具奏事。據議政大臣等議奏，送新呼畢勒罕進藏之時，呼呼諾爾兵一萬名，我軍為八千名，力稍薄弱，擬再增兵四千名，共為一萬二千名，再由巴爾喀木前進，都統法喇之兵僅三千名，此間聞得年羹堯相機增派兵二千名，由都統在烏槍兵內選擇滿洲兵一千名、綠旗兵二千名，着咨明法喇，烏格至法喇等軍何時起程，在何處會合，着咨商大將軍王，約期一同進兵。再策旺阿拉布坦擾亂游牧，着挑選阿爾泰巴爾庫勒之軍，前進征討等因具奏。當奉諭旨，所議甚詳，此案至巨，着咨行大將軍王等，共同詳議，各抒己意，將二案會同呼呼諾爾王台吉等妥議具奏，是否仍令新呼畢勒罕於本年隨同大軍進藏，抑或暫行停止封送，凡送往者着一面辦理兵餉錢糧，一面議奏。其領兵入藏

之將軍大臣，由各本處起程，不知是否相宜，抑或在大將軍王一處行走，並着大將軍王定議具奏。欽此欽遵。等因。於正月初二日准兵部咨行前來。臣竊惟由西寧四川以至雲南西界之內外土司番子作亂，討論可否固守，須將小呼畢勒罕送藏推廣黃教，以安地方。此去之時，將由西寧出兵，又增派四千名，共為一萬二千名，又增派四川雲南之兵，由巴爾喀木路前進，再策旺阿拉布坦擾亂游牧，着挑選阿爾泰巴爾庫勒之軍進藏征討，再由京城每佐領各遣派兵三名等因，聖意甚為詳盡。是以會盟議事，委派大臣之事，另行具奏外，臣謹遵旨，着由巴爾庫勒調來額駙阿保之軍，察哈爾之軍，換給馬匹，在西安固原寧夏肆來增撥馬匹內咨取在柴達木駐紮之都統阿爾那等二千名軍內，挑選一千五百名，令都統阿奇圖和尚，護軍章京善保率領入藏，將所餘之兵，着都統阿爾那帶領駐柴達木聽候消息，入藏之馬匹牲畜數目，預備足用，軍械整理堅强，預備妥當等因，咨行各處。大軍會合穆魯烏蘇之時，由駐紮穆魯烏蘇之軍內，着派兵一千六百名入藏。駐涼州之護軍炮甲、涼州之綠旗兵、河州駐紮之滿洲馬甲、蘭州駐紮之滿洲護軍馬甲、蒙古扎薩克之兵，皆各在本處

預備餵養馬匹、除酌調往西寧外、據臣原奏內稱、陝西督標與漢固原延綏寧夏甘州之綠旗兵、皆於三月二十日內來至西寧、出口後再行歇養馬匹、此各處軍兵、若皆帶往西寧餵養馬匹、需費草料既多、運輸工價亦屬不貲、着皆到莊浪地方餵養馬匹、再調來西寧、通咨該管總督提督總兵官等、是項調來之兵、皆帶往西寧有青草地方、與在西寧之前鋒護軍一同起程、各處軍兵至穆魯烏蘇之時、依臣原奏、派取前鋒二百名、烏槍護軍八百七十一名、炮甲四百二十九名、鄂爾多斯、土默特喀喇沁、翁牛特之蒙古兵五百名、固原涼州陝西督標

甘州之綠旗兵各一千名、由四川派出看守察罕丹津游牧之兵、調遣入藏之滿洲兵一千名、綠旗兵一千名、再議商增派額駙阿保之烏勒特兵五百名、察哈爾兵四百名、柴達木兵一千五百名、再由穆魯烏蘇軍內酌派兵一千六百名、共軍一萬二千名、數目限滿、着即起程進藏、此項進藏大軍所需之子母炮、藥彈、炮手、炮駝馱子、炮手所騎之馬等項、俱依臣前奏辦給、各處綠旗兵各辦各營之馬匹、設若不敷、指由四處拴養馬匹之內給辦、俱已咨行陝西總督提督總兵官等、臣前派出滿洲綠旗兵及加派之兵、所帶跟役、俱着辦理米石錢

糧、除交巡撫噶什圖外、亦咨行陝西總督甘肅巡撫等、至駐紮雲南都統烏格之軍、文到即着辦理錢糧前往諾判營內、會合諾判軍、候大軍何日起程、在何地會合、再行咨行烏格法喇等發給、是項軍兵錢糧、議商依照原議給辦等因、亦咨行四川雲南總督巡撫等處、除計算口外生有青草時再定起程之日、另行具奏外、謹此具摺奏聞。

棍布木廟會盟與會者一致遵旨護送呼畢勒罕入藏摺　二月初九日

奏為遵旨會盟事、據呼呼諾爾各王台吉等、因為議事

會盟、盟長親王羅布藏丹津、郡王察罕丹津、貝勒額爾德尼額爾克托克托奈、阿喇普坦、鄂木布、貝子巴勒珠爾阿喇普坦、洛普藏達爾扎、台吉吹喇克諾木奇、又貝勒洛普藏察罕色普特恩扎勒、綳蘇克旺扎勒、貝子阿勒普坦、公達什端多布、車棱嘎勒丹達什、台吉扎布阿喇普坦、達木林色普特恩、索諾木達啟普十九人、至棍布木廟時、臣於二月初六日前往會盟、在棍布木廟於新呼畢勒罕所居之室、頒佈聖旨、據呼畢勒罕稟稱、滿珠什哩佛大皇帝為推廣黃教、以安衆生、封余為達賴喇嘛遣往西藏坐牀、竊我乃一小喇嘛、承蒙聖主重恩、惟增

加聖主萬壽、虔誦經外、何以圖報、前曾為余一人致勤兵戎之事、余實不安、等情、具奏在案、今聖主大皇帝至為明鑒、令內地大兵會同呼呼諾爾之兵、以全力送余往西藏坐牀、推廣黃教、以安土伯特國衆生、使無兵戈、欽此遵行、今余惟有欽遵聖旨、隨軍前往外、竊無別項陳詞、謹具奏文、粘封唐古忒奏文一件、奏文稿一件、呈報前來、臣自呼畢勒罕之室出、入於金製之都楞廟、呼呼諾爾盟長親王羅布藏丹津等、王貝勒貝子公台吉等、向上跪拜、部院章京宣讀旨意、臣向伊等告知、已向新呼畢勒罕宣佈旨意、呼畢勒罕惟有欽遵上諭、願欲隨軍前往、稟告前來、今正爾等共同勤奮有為之時、爾等自應同心合意、抒誠具陳等語、宣告畢、親王羅布藏丹津等跪稱、本呼呼諾爾之衆、前為呼畢勒罕疊向聖主請奏、聖主施仁、飭呼畢勒罕駐棍布木廟學經、今聖主封呼畢勒罕為達賴喇嘛、使內地大兵會同本呼呼諾爾之兵、共以全力送往西藏坐牀、等因、頒佈聖旨、闔命之下、我們喜樂無窮、前此雖有為我呼畢勒罕一人致起兵戎之事、余實不安之奏、今呼畢勒罕感荷聖君之明、願欽遵旨意、隨軍前往、既與我們前奏意見相符、呼畢勒罕與呼呼諾爾之衆、謹遵上諭、共為一心、造具

本處奏文及蒙古奏文、各自蓋印呈報前來、繕閱呼畢勒罕噶勒藏加木錯所奏唐古忒之文、文內奏稱、夫功蓋天下誠虔祝聖主之明欽達穆呢感生育覺珠什哩人之形容、今扶助教命、仰體聖德之明光、以俯恤黎庶衆生、無逾於此、因是甚為喜悅、惟有衷心禱祝聖主萬萬歲、今天命曼珠什哩大皇帝、總理政務、無復比擬、當意於大總喀巴永久之道、為慈愛教命、着大將軍王遣發大軍、為教命恩施不盡、我極喜悅、聖主體恤着內軍會同呼呼諾爾施主之軍、將我送還原處、因此我思先往西寧之盟、以誠意奏明聖主、現在天命聖主之明、復有衆生思以為藏之教命以資為安、體恤於我、送回西地、呼呼諾爾總台吉等、以我意皆議為一、等語、奉旨着大將軍王來棍布木廟對我宣佈曰、聖主曼珠什哩佛因我喜悅欽遵聖旨、伏首六次、除全力會同送往外、因我年甚小、並陳詞不得要領、嗣後凡我之安危、若奏明聖主、懇祈聖主之明、如江水之流、永明不絕、等語、繕閱親王羅布藏丹津等所奏蒙文、文內奏稱、呼呼諾爾親王羅布藏丹津、郡王察罕丹津、貝勒貝子公台吉等、俱以奏稱、聖主之明、自始及今、迄以仁愛、今為封送達賴喇嘛、奉旨着我呼呼諾爾進兵、仰蒙主子之福、無窮仁愛、送往達

賴喇嘛之時，想其不肖小寇，必先逃匿，聖主體恤，着我進兵，降旨之時，我皆按時前去，故由聖主之明，爲體恤達賴喇嘛接印較遠，土伯特、巴爾喀木、唐古忒人等，蒙主子之恤封，使看守鈐蓋金印，土伯特、巴爾喀木、唐古特之總意，皆可趨向我之呼畢勒罕，請聖主體恤，勅封呼畢勒罕送爲接印，呼畢勒罕亦願遵主子旨意前去，余亦欽遵主子旨意，照呼畢勒罕之言，一律前往，妥爲具奏聖主之前，請奏將小人游牧之嘎斯口，駐守有力軍兵，遣使甚是，我遵照聖主所頒諭旨，派使籌備妥協，俟大將軍王文書到時，酌派至道教之案，我聖主所頒諭旨甚當，係佈告我之以下，嚴行約束不肖人等，聖主似此儘力勤行聖意等語，親王羅布藏丹津等，請以有力軍兵駐守伊之游牧等因，請奏遵行，駐紮棍邊之兵，或派駐紮柴達木，抑仍駐紮棍邊之處，伏乞皇父指示，謹此繕摺，呼畢勒罕奏唐古忒文一件，親王羅布藏丹津等奏蒙古文一件，合併具奏。

遵旨派人赴藏探聽消息摺（二月初九日）

奏爲派人赴藏事，據乾清門頭等侍衛喇什咨開，康熙五十九年正月初八日奉旨，四川總督年羹堯，前鋒統領嘎勒畢等奏稱，巴爾喀木察木多之隨差郎中鄂來等，

將準噶爾消息稟稱，車凌端多布派六十人，將拉藏汗屬下人六百餘押送伊犂，在阿里途中，被人將準噶爾五十五人殺死，又拿獲五人，救去拉藏汗屬下人等，現在調兵於崗底砂山防備，又貢布地方之第巴阿爾布巴等調兵一萬，本年願同我大軍前進，征伐準噶爾等語，曾聞準噶爾人前經派人赴伊犂防堵等事，今查此報近於事實，然不能確切，去年我們使者自藏回來以後，并未得聞藏地消息，今大軍既於四月進兵，西藏消息最爲緊要，咨行大將軍王，或由西寧寺廟喇嘛，或土司番子，先差人探取消息，發給馬匹，作爲一隊，南由濟嚕肯塔拉，領般多，喀木路前往，最爲捷便，若臨藏地，須扮作前往寺廟叩頭閑走之人，準噶爾軍之消息，杜伯特之情形，阿里中途殺準噶爾人之事，準噶爾之軍增到與否，並別項消息，均乏探聽，再由新呼畢勒罕之父索諾木達爾扎及貢布地方之第巴阿爾布巴爲兩處派其妥善之人爲一隊，亦發給馬匹差往，使其探取一切實在消息，俟得確實消息，再行獎賞並曉諭，嗣後限定三月或四月，我們大軍未至藏之先，若得確實消息，於事尤便，相應迅咨大將軍王，由彼處先將二隊人妥爲差遣，欽此欽遵等因，於正月二十日咨行前來，竊臣前

因未得西藏消息、令小呼畢勒罕之父索諾木達爾扎派數人入藏探取消息。所去之人、前後需用若干日期、所差之人、均據索諾木達爾扎稟稱、崇布色爾扎及西藏等處、着差蘭占巴阿旺洛普藏、嘎普楚雲端諾爾布、班第阿旺羅墜、蘭占巴洛普藏車木波勒、蘭占巴里克砂特、平民桑嚕布、拉扎普達哩等七人、探取消息。此七人、每人辦給馬騾各三匹、俱要黑色强壯能越山嶺者。着由穆魯烏蘇白塔路徑、尋濟嚕肯塔拉之路前進、俟到崇布色爾扎地方、探明消息、着蘭占巴洛普藏車木波勒、蘭占巴里克砂特、班第阿旺羅墜、平民拉扎普達

哩等、由原去之路稟覆、前後需用七十日。蘭占巴阿旺洛普藏、嘎普楚雲端諾爾布、平民桑嚕布等、由崇布色爾扎往藏、探取消息、俟得確實消息、着亦由原去之路速來稟覆、其前後需用一百三十日。是以暫待口外大雪稍化、再令其起程。等因在案。今既奉到聖旨、即傳諭索諾木達爾扎云、爾着即差人探取消息、以便將爾子小呼畢勒罕妥為護送入藏、先派之人速即起程。索諾、木達爾扎甚為喜悅、遂派蘭占巴阿旺洛普藏等來至西寧、臣令七人前去之時、每人賞給肥馬各二匹、並緞布茶葉等物。自崇布色爾扎地方後來之人、着於四月十五日回來、赴藏之人、着於六月十五日回來。由藏回來時、如遇見我軍、將所得消息、即行告知、若不遇我軍、限直到西寧之日、再為報告。除二月初二日起程、俟其回來時、將所得消息另行奏聞外、并調土司楊如松、魯華達、俟其到時、他們若有熟習藏路之人、或假充喇嘛、差往探問消息等情、謹此繕摺奏聞。

蘇爾匝屬人由藏進出、傳來消息摺。二月初九日

奏為探得準噶爾在藏情況事。臣將總兵官王依謙以下通事等、派令由呼呼諾爾等處假充前往西地、若遇有自西藏進來之人、即向之探取消息報聞。等因在案。

茲於正月二十七日、通事多爾濟等稟稱、我在年幼時到過西藏、我今在路上遇見台吉蘇爾匝所屬二人、車凌扎布、巴圖孟克、將伊拿來、以備察詢。遂即詢問車凌扎布、巴圖孟克、爾何時出藏、由何路行走、準噶爾之軍及唐古忒之情形如何、將爾見聞、全行告知。據共同稟稱、我等皆台吉蘇爾匝所屬之人、在伯囉崇格克居住、於五十六年隨從蘇爾匝、赴藏、本年七月、準噶爾至藏殺我們拉藏汗、拋屍骨於噶勒昭穆勒恩地方、遂佔據藏地。五十七年四月、準噶爾之齋桑和碩奇等、帶兵三百、將我等岱青巴圖爾二百戶人、由奇哩業路送往於策

旺阿拉布坦之前、行將四月、至特普克托羅海地方、準噶爾軍將我們拉藏汗屬下和碩特部落之人帶領前去、我至特普克托羅海地方、趁彼不備、落荒行走、至空闊之時、岱青巴圖爾帶我自特普克托羅海地方由哈勒瞻胡察路陸續向呼呼諾爾逃走、至哈勒占胡察地方、我們撤充都爾扎布一股人、跟隨一回子逃回藏地、聽候消息、其時車凌端多布派呢瑪藏布、率顧阿勒達哩和碩奇等、帶二百餘兵、將我等追赶、追至穆魯烏蘇河源、全行擄回、本年十一月間到藏、次年二月準噶爾之桑濟等、仍將岱青巴圖爾等拿獲、送交於策旺阿喇布坦、使我二人充當跟隨、留藏差遣、去年六月初二日、我二人商議、將準噶爾之巴圖爾、額磨根胡勒布斯車凌的二肥馬偷去、由巴爾喀木路逃出、至拉里地方、被準噶爾之哨兵拿獲、將我等馬槍撒袋皆拿去充公、看守我等六日、夜晚趁伊熟睡、我等步行逃出、走二十七日來至名色爾色地方、與貝子拉察布充當廝役、遇見錫達爾齋桑、將情形向伊告訴、錫達爾齋桑給我等衣服口糧馬匹、當在色爾色地方住居三月、於十月間前來、十一月二十七日到貝子拉察布家、次年是月二十日尋至伯囉崇格克阿什汗地方、並未到家、即遇見內地通事、將我等

拿來、我等於去年六月間逃出時、即聞車凌端多布患病、餘無見聞、其準噶爾之兵、雖傳聞有四千、然經我等看見只三千有餘、此內在達木地方看守準噶爾之馬匹牲畜、有兵二三百名、喀喇烏蘇諾莫歡等處、伊有哨兵、每哨有兵十餘名、其兵每人每月各給銀六兩、不與別物、惟每次給分散羊隻銀物、皆由唐古忒人內索取、又聞每人各有馬四匹、並不全備、若夏季、在有草之地牧放、若冬季帶往藏內、於第巴達克冊各地、由唐古忒人等分給草豆餵養、又準噶爾兵等、皆不願住藏、一齊怨恨、常說我輩在此地不服水土、往往死於瘡腫之症、患病者甚衆、昔年在我游牧地方與土爾扈特哈薩克構兵、又與內地大軍交戰、今又領我們入藏、殺害拉藏汗、佔居藏地、又向內地大軍交戰、我輩豈能頻戰、試以內地大軍會同呼呼諾爾之軍、皆係全力、何能抵擋、惟有捨去、後再恢復耳、此時能獲活命、嗣後與子女同死、亦無怨恨、此等議論、即準噶爾小首領聞得軍兵人等互相傳說、並不警戒、皆云我等雖係居首之人、亦與兵丁人等意見相同、並且齊說、小車凌端多布帶兵來換我們、至今實無確到消息、因伊不復前來、以致我等皆有怨言、等語、由此觀之、則所謂小車凌端多布帶有兵

來之說、竟似謠傳。至第巴達克冊、噶隆扎什等、因準噶爾與唐古忒人等常常為仇、若容留準噶爾人衆、則唐古忒人皆甚怨恨。意欲將準噶爾人等治捉、送呈聖主、而絕根株。惟因徒衆力量不足、不能舉事。只以誠意禱盼大軍速來拯救、此外再無見聞。車凌扎布、巴圖孟克、皆去年六月間由藏逃出、因尋訪伊主台吉蘇爾匝之妻常瑪爾之人、臣賞給布匹茶葉、除送交蘇爾匝之妻收領外、謹此繕摺奏聞。

青海王公台吉等已經遵旨和好摺。（二月初九日）

奏為欽遵上諭事。正月十一日奉到理藩院咨開。具奏青

海王公事件、奉旨：王察罕丹津等、因什汗之子孫、皆為一體、凡事應一心一意勤勞有為、此諭着大將軍王須佈於伊等、以昭體恤、等因、欽此、咨行前來。查原奏內開、大將軍王前赴西寧時、即使向呼呼諾爾各王台吉等頻加訓諭、令以和好相處。茲查王察罕丹津等所奏、伊兄弟之間、常相不睦、仍着大將軍王表率訓飭、令其和睦等語。臣於二月初六日會議盟務事畢、當即曉諭呼呼諾爾各台吉等、爾皆固什汗之子、孫、一向恭順、故皇父封爾等為王、貝勒、貝子、公、并常加訓諭、爾等兄弟之間、須以和好安生。爾等並不誠實遵依、彼此和好、各自懷怨、捏聽調唆之言、互相不睦、以致策旺阿喇布坦乘隙入藏、破壞爾祖所立教道、殺害爾等骨肉拉藏汗。今皇父為爾等推廣黃教、以安衆生、封呼畢勒罕為達賴喇嘛、同以全力護送赴西藏坐牀。正爾等共同一體一志感戴皇父重恩、奮勉効力之時、嗣後着將猜忌之意、均盡解釋、共同一心一意、力行推廣教務、恭敬長輩、憐愛幼輩。凡兄弟之間遇事儘可涵容、以寬厚行事、以和睦為心、推廣黃教、必能常蒙皇父重恩。倘不遵教諭、仍前不睦、互起爭端、我必指名參奏、科以重罪等語。王羅布藏丹津、察罕丹津等跪稱、聖主因我呼呼諾爾人等、均係

固什汗之子孫、倍加憐愛、諭戒我兄弟等永遠和好、復為祖教道之故、發兵推廣黃教、我若不睦、與事未便、特加諭旨、我等實感聖主重恩。且我等兄弟之間互相和好、實與我等有益。我等欽遵聖主訓旨、嗣後我們兄弟願互相和好、共為一心一意、隨繕具蒙文、各自蓋印呈報前來。查譯文稱、滿珠什哩聖主將我固什汗之子孫特霈恩施、賞給名號、常久優恤、又使互相和睦之故、疊須聖訓、我等已獲平安。茲復為我衆有不能和好之處、着大將軍王須佈聖諭前來、我衆不勝喜悅、我等皆係一祖之孫、欽遵聖旨、依照舊例、長輩則憐愛幼輩、幼輩

則恭敬長輩、始終顧相和好等語、除覲王羅布藏丹津等呈報蒙文一件恭呈御覽外、謹此繕摺奏聞。

貝子拉察布差人稟告藏中消息、及準噶爾被布魯克巴戰敗情況、并令拉察布再派人前往偵探摺。二月十二日

奏為探聞藏情事。二月初十日、據呼呼諾爾貝子拉察布差伊護衛昂阿勒珠爾前來稟稱、去年八月間派遣卓哩克圖鄂木布等六人、在巴爾喀木之崇布色爾扎地方當差。今此六人內鄂岳等回來稟稱、我等於九月初八日到崇布色爾扎、十一月初四日、盲呼畢勒罕之父索諾木達爾扎的親戚第巴阿爾布巴、由碩般多地方、差一唐古忒人、向卓哩克圖鄂木布前告稱、近聞由藏地所來之人傳說、去年十二月間準噶爾派五百兵丁、往布魯克巴部落、不知何事。半路遇布魯克巴部落派兵攔截、戰鬬良久、準噶爾五百兵內、被殺者四百九十餘人、僅逃出二人到藏、馬匹牲畜皆被搶擄。又從前準噶爾之車凌端多布、會於喀木邊城等地、均派有使者、皆令迅急回去。現在伊所差之使者、均皆赴藏、此事屬實。爾貝子拉察布所娶係索諾木達爾扎之女、我等皆是親戚、將是喜信告爾。爾可差人稟爾貝子等語。我們卓哩克圖鄂木布、亦謂此係一極好喜信。本貝子又謂於大將軍王前報告所聞之事、不能不實。此消息是否十分確實、鄂岳等又稱、離由碩般多城僅有兩日路程地方、有名沙布呼者、於十一月初四日差往第巴阿爾布巴之前。初六日沙布呼回來稟稱、第巴阿爾布巴詳細告我、此信甚實。迅急差人去稟爾貝子。是以本卓哩克圖鄂木布、令鄂岳率領跟隨五人、於十一月初七日迅急起程、等因。具稟前來。是以本貝子拉察布特差我帶領鄂岳來稟告大將軍王等語。因詢問鄂岳、爾係唐古忒之人、情形如何、本大軍前進之消息、彼處人等有無所聞。爾卓哩克圖鄂木布幾時去到崇布色爾扎地方、將汝之見聞、詳細稟告。據稱、環居崇布色爾扎地方及巴爾喀木之唐古忒人等、齊皆怨恨準噶爾人等無比殘教。圖禁喀木藏、使唐古忒人等憂傷至極、不知何日複見天日。聞曼珠什哩佛大皇帝之子大將軍王、帶領無數大兵前來西寧、大家議定以全力來藏、將準噶爾之賊斬盡殺絕。覩此情形、崇唐古忒人之意、皆趨向我們。至駐紮本崇布色爾扎地方當差之人、均屬三年更換、去年派卓哩克圖鄂木布前去、因前派之哈爾棟蘭占巴已滿三年、現已換回。我們六人乃係隨同卓哩克圖鄂木

布前去之人、此外再無另外見聞消息、崇布色爾扎地方、貝子拉察布既派遣伊卓哩克圖鄂木布駐紮、臣即具文向貝子拉察布告知、崇布色爾扎地方、距藏均不甚遠、可獲切實消息、爾貝子拉察布可派妥善數人、辦給馬匹乾糧、著急赴卓哩克圖鄂木布處、將準噶爾一切消息、妥實偵探、若得消息、速來稟覆、又給與金花緞各一疋、以昭勸勉、貝子拉察布所差由崇布色爾扎地方回來之人名鄂岳者來稟消息、臣亦賞給鄂岳緞子布疋、除咨復外、謹此繕摺奏聞。

派土司屬下喇嘛赴藏探取消息摺、二月十二日

奏為派人赴藏探聽事、竊查臣前經具奏熟習藏路之土司番子阿木道喇嘛等內、亦著遣赴西藏、探取消息、等因在案、今傳集囊蘇等、向彼宣告、爾皆居口內地方年久、世受皇父重恩、以安生活、今為推廣黃教、封呼畢勒罕為達賴喇嘛、送往藏地、正係爾等黃紅喇嘛奮勉効力之時、大軍進赴西地、莫不以獲得藏中確息為要者、爾所屬人等有從前赴藏學經及作買賣等事、其熟識之人、亦必甚多、今伊等由別路繞赴略近西藏地方、或飾閑行之人、或飾去熬茶叩頭之人、偵探消息、俟獲確息後即回報、此係軍機大事、即係爾等効力之時、等

言、向之勸勉、今深中囊蘇索諾木林沁所屬蘭占巴根敦扎克巴、班第鄂匝爾藏布、多巴囊蘇特勒衣加木錯所屬蘭占巴扎克巴扎木蘇、格楚勒阿旺丹嗣思、來納克囊蘇丹津扎木蘇所屬、格楚勒吹普藏扎木蘇、錫鄂囊蘇洛普藏鄂木扎勒所屬、蘭占巴洛普藏莫羅木、班第錫拉布巴勒珠爾、倫布木囊蘇鄂罕綱楚克所屬班第扎什達爾濟、鄂罕索諾木等九人帶來稟稱、此輩從前皆到過西藏、可令彙巴爾喀木等處將馬匹留於熟識之人處所、或飾閑行之人、或飾赴藏叩頭之人、不露形色、再覓地方熟識之人、使探消息、此輩每人應辦馬匹或騾子各四匹等語、臣今蘭占巴洛普藏莫羅木、率領班第錫喇布巴勒珠爾、鄂罕索諾木、扎什達爾濟四人、赴藏使探消息、蘭占巴根敦扎克巴、率領班第鄂匝爾藏布、蘭占巴扎克巴扎木蘇、格楚勒阿旺丹嗣思吹普藏扎木蘇等五人、赴巴爾喀木等處、使探消息、此等派往探取消息之人、共去九人、臣賞給每人馳馬一匹、并緞布茶葉等物、赴藏之人、令於二月十四日由西寧起程、六月內回來、赴巴爾喀木等處之人、於二月十六日起程、四月內回來、務須依限回來、往覓大軍、將所獲消息、明白稟告、俟此輩回來時、再將所獲消息、另行陳奏

謹此具摺奏聞。

呼呼諾爾王等受封謝恩摺。（二月十二日）

奏為代為受封謝恩事。正月二十六日奉到理藩院咨開、具奏呼呼諾爾郡王察罕丹津之珠克特和阿旺喇嘛、以扶助教務、錫予額爾德尼諾們罕封號、台吉阿拉布坦扎木蘇封為輔國公、均經奉旨允准等因前來。現在會議盟務已畢、臣於王察罕丹津前宣佈聖旨、王察罕丹津跪稱、是珠什哩佛大皇帝仁慈、以我無用之身、加以極尊之榮、施以重厚之恩、實不勝任。今我胞兄之子阿喇布坦扎木蘇、並無寸功而越封公爵、詎料本珠克

特和阿旺喇嘛扶助教務、嘗給額爾德尼諾們罕名號、勅頒印綬、似此天地高厚之恩、我等實難圖報、惟有終日恭祝聖主萬壽外、何能報稱。我等喜悅之事、無逾於此者。現在會盟議事既已完畢、我特欲敬謝聖恩等情。王察罕丹津於二月初十日來至西寧、臣依其所請、令其望闕謝恩、侍以茶酒飲食、除令回游牧外、謹繕摺奏聞。

遵旨料理進藏調兵各項事宜摺。（三月二十一日）

奏為欽遵諭旨料理進藏事。竊據會議咨開、呼呼諾爾王台吉等共同會盟、皆為一心一意具奏、懇請將受封之呼畢勒罕妥為護送入藏、并請速領冊印等情。小呼畢勒罕亦願欽遵聖旨、隨同大軍前往等因。應封小呼畢勒罕為達賴喇嘛、我軍與呼呼諾爾之軍、四十九旗所派之台吉塔布囊等、喀爾喀諾彥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之沙畢等、由本處所派土觀呼圖克圖、達賴喇嘛洛普藏扎勒車木噶普楚普等、一同往送、并將封達賴喇嘛之冊印、從速鑄就、由臣交原欽派土觀呼圖克圖喇嘛洛普藏扎勒車不噶普楚普從速帶往西寧、俟到時、着大將軍王擇定吉日、帶領大臣等送往禮布木廟、令其受封、設立吉祥道場、誦經熬茶、酌量將各喇嘛布施散

發。達賴喇嘛起程時、駐紮西寧大臣官員及赴藏之將軍大臣沿途遇有唐古忒人等前來迎送、應向伊等告知、今聖主因推廣黃教、封新呼畢勒罕為達賴喇嘛、以全力護送入藏坐牀、以安爾圖伯特衆生、可將所獲一切消息稟我、恐爾不知、妄生畏懼等語、并繕文曉諭。其由雲南四川兩路入藏之兵、將軍大臣等沿途經過地方、遇有番子唐古忒人等、着亦照此繕文曉諭、俟大兵到藏後、將軍大臣及各處施主之使者、着共同觀看達賴喇嘛坐牀、尊崇班禪年歲、使坐高牀、為達賴喇嘛之師、向伊習經典、事班禪以師禮、仍先依常俗、行以寺廟

之原禮、等語、又咨稱穆魯烏蘇地方兵少、不得不加增、應調棍邊之兵、皆着大將軍王帶領、大將軍王起程之後、京城之兵未到之先、西寧無有大臣、訥欽王訥爾蘇、都統楚宗、暫留西寧守候、俟京城之兵到莊浪西寧等處、將留駐西寧之滿洲綠旗兵一千名帶往棍邊、令其看守呼呼諾爾游牧、酌將西寧留下餘軍、使駐莊浪較近等處、以資喂養馬匹而備調用、西安將軍總咯布着調來西寧、會同都統穆森等、共同管理軍隊、柴達木之兵既然無餘、令大將軍王在彼處大軍內、酌量派兵五百、駐紮柴達木、交都統阿爾納、亦令看守呼呼諾爾游

牧、等語、俟奉到給予新呼畢勒罕冊印前來、擇以吉日、臣親自前往棍布木廟、頒佈聖旨、封呼畢勒罕為達賴喇嘛、往藏起程日期、太遲恐遇大雪、已咨行駐紮雲南之都統烏格、駐紮打箭爐之都統法喇、告知本處軍隊於四月十五日由西寧起程、大抵、七月月終可以到藏、計算爾由巴爾喀木起程進兵、亦應於七月月終到藏、爾兵何日起程、幾時可到、計算明確、速來稟報、俟知曉爾前進路程及所到之日、兩路之兵、約期相互接應、使消息靈通、易於行走、一俟烏格法喇等來報之時、酌量兩路之兵行走日期、令必一齊到藏、大軍在口外、若一

路行走、惟恐水草不足、應調駐紮穆魯烏蘇之臣子、帶兵於四月十三日由後路起程、將新呼畢勒罕帶我隊內、照看行走、使駐我營較近、平逆將軍延信、所帶入藏之兵、着於四月十六日由前路起程、本處大臣等、當各叩求効力隨軍入藏、入藏之軍、因帶隊大員甚少、派副都統伊里布、烏里布帶兵入藏、兩路之軍、俟前到索羅木會於一處、以候呼呼諾爾之軍、大軍既已起程、亦催令呼呼諾爾之軍、早為起程、我軍及呼呼諾爾之軍、皆至索羅木、即依原議、令其分三路、假道穆魯烏蘇、再於土庵勒托羅海地方會合、其未至之時、臣親將新呼畢勒

罕帶往穆魯烏蘇去住、以養馬匹牲畜、酌留延信之軍、並留索羅木等候呼呼諾爾之軍、由穆魯烏蘇起程前進之時、再將新呼畢勒罕交將軍延信、大軍起程之後、將訥欽王訥爾蘇都統楚宗、留於西寧、俟京城兵到、將派烏槍護軍五百、莫勒托什綠旗兵五百、令訥欽王訥爾蘇帶往棍邊駐紮、安養馬匹、巡撫之綠旗兵五百、遣赴柴達木駐紮、所餘三百七十一名烏槍護軍、每佐領護軍各一名、駐紮西寧、着西安將軍總扎布、都統穆森、會同管理、其每佐領之砲甲各一名、毋庸前來西寧、即駐莊浪收養馬匹、西寧距柴達木地方稍遠、此次所派遣

之五百兵、其馬匹之內、如有疲瘦不能遠行者、著留在西寧之軍馬內撥給、是項軍隊、即令副將陳椽及都統阿爾納帶領前往。駐紮梶邊之五百滿洲兵、著副都統薩爾察帶領前往。留駐莊浪之砲甲、著副都統莊圖管理。至前次會議咨稱、大軍起程之先、本處應派使臣、並呼呼諾爾使臣、四十九扎薩克等使臣、喀爾喀諾彥等使臣、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使臣、並著帶領第巴達克冊之商人綳蘇克達爾扎等九人、一同赴藏。著大將軍王辦給文書、咨行班禪額爾德尼及第巴達克冊。并各寺廟喇嘛等、再辦給咨、文交車凌端多布等語。此次赴藏使臣、仍著主事瑚里圖率領、至都統胡什圖、侍郎色爾圖、筆帖式岱屯雯、著令俟諭旨預備派差。現在烏珠穆沁之頭等台吉塔旺扎木蘇、已將伊旗旗主達賚帶到喀爾喀。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使臣、現尚未到。俟是項使臣齊至西寧時、再著一同起程。再詢問行走人等、由西寧至喀喇烏蘇一路、均為熟習、由喀喇烏蘇至藏之路、知者甚不明白、是以派新滿洲前鋒蘇珠克圖護軍僾福赴藏驗看路程、妥為記載、亦令其與使臣瑚里圖等一同前往、相應將給與班禪及第巴達克冊并各寺廟喇嘛等咨文及咨交車凌端多布文稿、一併謹呈

御覽謹奏。

為將軍延信公策旺諾爾布謝恩摺。（三月二十一日。）

奏為謝恩事。三月初十日接准兵部核議具奏、撫大將軍王奏稱、領兵入藏之都統延信公策旺諾爾布、副都統阿林保等、都統延信著充為將軍、副都統阿林保仍遵原議、公策旺諾爾布亦照原議等因具奏。奉旨依議。欽此欽遵、移行前來。臣寄向都統延信公策旺諾爾布等宣讀聖鑒。都統延信跪稱、聖主念我祖父自幼豢養我補以護衛、陸續升至都統。奴才本極庸愚、諸凡一切之事、皆仰聖主指教、蒙聖主之恩甚重。奴才未能稍有圖報。今復蒙聖主放為將軍、管理軍隊、平定藏事、職任至為重要。奴才聞命之下、不勝惶悚。惟有勸勉衆人、大臣以下、兵以上、務同一心一意、融洽、除發奮外、無所陳奏、恭奏謝恩。公策旺諾爾布跪稱、奴才係喀爾喀一微末、蒙聖主念我祖父、超封公爵、補放內大臣、並無稍有效力之處。前年負有重罪、帶兵前往之時、聖主即未科罰、今復蒙聞釋前罪、照平逆將軍延信核議等因。欽此。奴才聞命之餘、不勝感激惶愧、除盡心奮勉外、亦無所奏陳、恭奏謝恩。臣謹隨延信策旺諾爾布向闕叩頭謝恩。謹此繕摺奏聞。

派土司楊如松等屬下剌嘛赴藏偵探消息摺。五月二十一日。

奏爲派員進藏偵探消息事。竊臣前因撥調土司楊如松、魯華麟差往西藏偵探消息，或伊或屬下有曾走西藏熟悉道路、或曾剌嘛，亦著差往探聽消息，曾經具奏在案。今楊如松差千總富登子，將伊屬下剌嘛索諾木丹津、洛普藏達什咨送前來。土司魯華麟將伊屬下剌嘛噶普楚洛哩藏布、蘭占巴丹則恩孔克巴帶來稟稱，我等世受聖主重恩，以安生活，並無圖報。今聖主爲振廣黃教，以安衆生，復遣大軍入藏，我們正宜發奮之際

我們現在送來此四剌嘛，前皆屢赴藏地，在彼處認識喇嘛商人亦多，若使差探消息最善。但此四人身體纖稍薄弱，在多巴地方，有楊如松所屬喇嘛牌則瓦、魯華麟所屬剌嘛洛普藏疏多布，加派此輩，每人給與肥馬或騾子各五匹，乾糧等物，妥給辦理等因。禀告前來。臣將楊如松所屬索諾木丹津、魯華麟所屬蘭占巴丹則恩孔克巴，率領由爾巴爾咯木之札會青塔拉頓般多路前往，俟到藏之較近地方，尋找妥善之處，酌留下二人照看馬匹牲畜。其餘之人，或步行飾作閑走之人，或飾作往藏熬茶叩頭之剌嘛，必須到藏將準噶爾一切消息底並情形，車凌端多布在何處，該噶策旺阿剌布坦地方，又有無增添軍隊，及各唐古忒人等意向如何等消息，詳細偵取，至七月十五日以內回來。回來之時亦尋找我們大軍，將所獲一切消息，明白稟告等情，當賞給緞匹茶葉等物，遣於五月初二日起程。俟此輩回來時，將所獲消息另行奏聞外，謹此繕摺奏聞。

都統延信等蒙賞物之謝恩摺。五月二十一日。

奏爲賞物謝恩事。竊據抄送將軍都統宗室延信等呈稱，蒙聖主體恤官兵，本年曾賞給御製書籍等因在案。此爲於有烟瘴地方最有裨益，請大將軍王代官兵轉奏

蒙賞給御製書籍謝恩等語。謹此繕摺奏聞。

咨行班禪令將車凌端多布意向咨報文。

撫遠大將軍王咨行班禪額爾德尼。策旺阿剌布坦無故發遣車凌端多布一支兵丁，偷赴藏地，毀壞佛教，殺人開毀寺宇不服。大黃教者，皆蒙古、圖伯特阿木道之教。並大皇帝係萬國教道共仰的曼殊什哩聖主。策旺阿剌布坦者，係準噶爾地方一台吉，與拉藏汗不合，戕殺拉藏汗，屠毀寺廟剌嘛，禁斷熬茶誦經，戕壞教衆，擾亂圖伯特國。因是我皇父不忍坐視。又呼呼諾爾、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內扎薩克七旗，喀爾喀、總作施之主、等

見相符、一同懇祈具奏、將呼畢勒罕領給金冊印信、封為達賴喇嘛、送往西藏坐牀、爾班禪年齡既高、輩分亦長、讓班禪坐以高牀、待以師禮、學習經典、推廣黃教、以安生命之巨案、等因、咨交前來、本大將軍暨大臣等當會同呼呼諾爾、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內扎薩克七旗喀爾喀、總佈施之主喇嘛等、將達賴喇嘛送藏坐牀、為推廣黃教、以安衆生、前差使者與車凌端多布會議、曾以教道安生事大、軍戎事小、我並無戰鬬征伐之意、車凌端多布誠如為教駐藏、本大臣喇嘛等、等候共以和議推廣黃教、安善結束、車凌端多布或欲鬬鮮反抗及其意向如何、即行咨報、贈爾貢物金黃蟒緞二疋、緞四疋、一併發交給使臣、為此特咨、

咨第巴達克冊令將車凌端多布意向咨報文、

撫遠大將軍王、為咨行唐古忒台吉第巴達克冊、策旺阿喇布坦無故發遣車凌端多布率軍暗赴藏地、毀壞佛教、衆人聞聽、意均憤恨、夫黃教者、皆蒙古土伯特阿木道之教、蓋大皇帝係萬國欽遵共仰的曼珠什哩聖主、策旺阿喇布坦係準噶爾地方一台吉、與拉藏汗不合、戕殺拉藏汗、廢弛寺廟喇嘛經訓敖茶誦經、敗壞教本擾亂土伯特、因此我皇父不忍坐視、又呼呼諾爾、哲

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內扎薩克七旗、喀爾喀、總佈施之主、皆意見相符、一同懇祈具奏、將是呼畢勒罕領給金冊印信、封為達賴喇嘛、送藏坐牀、班禪年齡既高、輩分亦長、讓班禪坐以高牀、待以師禮、習學經訓、推廣黃教、以安生命、等因、咨交前來、本大將軍暨大臣等、當會同呼呼諾爾、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內扎薩克七旗、喀爾喀、佈施之主、喇嘛等、將是達賴喇嘛送藏坐牀、為推廣黃教、以安衆生、前差使者與車凌端多布會議、曾以教道安生事大、軍戎事小、我並無戰鬬征伐之意、車凌端多布誠如為教駐藏、本大臣喇嘛等、等候共以和議推廣黃教、妥善結束、車凌端多布抑或欲鬬鮮反抗及其意向如何、即行咨報、至爾咨商綳蘇克達爾扎等八人、賚給貢物緞子四疋、一併交給使臣、為此特咨、

咨三大寺令將車凌端多布意向咨報文、

撫遠大將軍王為咨行噶勒丹、錫哷、布賴蚌等各寺廟總喇嘛等、策旺阿喇布坦、無故發遣車凌端多布率軍暗赴藏地、毀壞佛教、衆人聞聽、意皆不服、夫黃教者、皆蒙古土伯特阿木道之教、蓋大皇帝係萬國欽遵共仰的曼珠什哩聖主、策旺阿喇布坦者、係準噶爾地方一台吉、與拉藏汗不合、戕害拉藏汗、廢弛寺廟喇嘛經訓

熬茶誦經、敗壞教本、擾亂土伯特、因此我皇父不忍坐視、又呼呼諾爾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內扎薩克七旗、喀爾喀、總佈施之主、皆意見相符、一同懇祈具奏、將呼畢勒罕須發金冊印信、封為達賴喇嘛、送藏坐牀、班禪年齡既高、輩分亦長、讓班禪坐以高牀、待以師禮、習學經典、推廣黃教、以安生命、等因咨文前來、本大將軍暨大臣等、當會同呼呼諾爾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內扎薩克七旗、喀爾喀、總佈施之主喇嘛等、將是達賴喇嘛送藏坐牀、為推廣黃教、以安衆生、前差使者與車凌端多布會議、曾以教道安生事大、軍戎事小、我並無戰鬭征伐之意、車凌端多布誠如為教駐藏、本大臣喇嘛等、等候共以和議推廣黃教、妥善結束、車凌端多布抑或設欲開釁反抗、及其意向如何、即行咨報、為此特咨。

咨車凌端多布令將意向如何或和或戰從速咨覆文。

撫遠大將軍王、為咨行準噶爾台吉車凌端多布、竊自去年親統大軍到西寧時、聞爾將汝之達賴喇嘛監禁西藏、現在棍布木廟有新呼畢勒罕、或將為呼畢勒罕命為達賴喇嘛、推廣黃教事務、至教道所關、地方事大、教道地方、議案既甚重要、可在爾車凌端多布適中之地、或約期何地、仰爾自來議會盟、商議教務、或余前去、須將會盟地方、妥速議定、爾何不速定一地方、乃復推諉、延誤教約大事、等情、前經具文蓋章、差齎衛瑚里圖交爾、爾咨報文稱、達賴喇嘛之呼畢勒罕、是耶非耶、我不能知、大皇帝與我們桓台吉、諾爾台吉等、若商議妥協、則推廣黃教、妥安生命、今佈施之主若不商議、致使發生廢棄教務之事、實與安生無益、我桓台吉無故不能擅專道教之巨案、盡人皆知、此等情形、大將軍王懇祈於大皇帝前妥為具奏等語、又口稱、我何等人、豈可指派達賴喇嘛之呼畢勒罕乎、蓋我們厄魯特人之傳言、定地方會議者、似有戰鬭征伐之意、故我斷不能同大皇帝以軍戎相見、亦不能與大將軍等定地方會議等語、夫黃教者、皆蒙古土伯特阿木道之教、蓋大皇帝係萬國欽遵共仰的曼珠什哩聖主、爾策旺阿喇布坦者、準噶爾地方一台吉、與拉藏汗不合、戕殺拉藏汗、廢弛寺廟喇嘛經訓、熬茶誦經、敗壞教本、擾亂土伯特國、是以我皇父不忍坐視、又呼呼諾爾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內扎薩克七旗、喀爾喀、總佈施之主、皆意見相符、一同懇祈具奏、將是呼畢勒罕須發金冊印信、封為達賴喇嘛、送藏坐牀、班禪年齡既高、輩分亦長、讓班禪坐

以高牀待以師禮、習學經典、推廣黃教、以安生命、等因咨文前來、本大將軍暨大臣等、當會同呼呼諾爾、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內扎薩克七旗、喀爾喀、總佈施之主、喇嘛等、將達賴喇嘛送藏坐牀、為推廣黃教、以安眾生前差使者與爾會議、曾以教道安生事大、軍戎事小、我并無戰鬥征伐之意、爾卑凌端多布誠如為教駐藏、本大臣等等候共以和議推廣黃教、妥善結束、爾抑欲開釁反抗、如何之處、爾務妥速具文咨覆、特咨、

親王羅布藏丹津稟告藏情據以奏聞摺、三月二十八日、

奏為據稟奏聞事、康熙五十九年三月二十七日、據呼呼諾爾親王羅布藏丹津差額爾奇木哈錫哈齊桑來稟稱、我們所屬駐劄索羅木地方之訥克依諾彥、差所屬喹巴部落曾在唐古忒當差之人、於三月初一日來稟稱、我在喹巴部落赴唐古忒地方之時、由察木多地方前往藏地為商、至喀喇烏蘇額伯勒錫哷固勒等處、彼處唐古忒等聲稱、新近喀齊阿里二部落人等、帶兵征伐準噶爾人、將喀喇烏蘇達木地方、皆已佔取、軍已入藏、將車凌端多布監禁於布達拉、想今已取勝、喀齊阿里部落之人云、自古以來、爾準噶爾人等來至藏地、不能

專擅黃紅各教、爾豈能任意來藏、為毀壞人之家産與況是藏地者、原係固什汗所敕設、世代固什汗之子孫助興教道、與準噶爾何干、然準噶爾人等、行無禮背逆之事、佔據藏地、東來大國之人、將北邊土爾扈特所行道路及呼呼諾爾台吉各商人等所行道路、皆已斷截已爾喀木地方人等所行道路、亦已斷截、爾速回去、斷不可逗留此處、準噶爾人等因未允准、始開釁作戰、聞此消息、並無回藏之地、又有喹巴部落一女人、其母住於喀喇烏蘇額伯勒錫哷固勒之地、此女聞其母告稱、我聞喀齊阿里二處所來戰征之兵丁人等、所騎之馬、尾皆染紅綠色、人之鼻身皆巨、眼眶臉盤皆生頭髮等情、其察木多地方所去商賈唐古忒人等、亦以此語相告等語、臣竊核思、此消息係親王羅布藏丹津差人來稟、訥克依諾彥所屬喹巴部落之人雖非要人、喀齊阿哩二部落人等、於何月何日征伐準噶爾人、並未聲明、臣竊遵旨先將小呼畢勒罕一隊人、各寺廟之囊蘇等一隊人、貝勒拉察布一隊人、土司楊如松等一隊人、共為四隊、曾給辦馬匹口糧、限以期限、起距藏不遠之崇布色爾扎地方、不久即可回來、俟到之時、將所獲一切消息、詳察詢明、另行具奏外、現將親王羅布藏丹津稟

來消息。謹繕摺奏聞。

撫遠大將軍允禵奏稿卷七

吳豐培　編纂

已派學士長壽調解察罕丹津拉察布互搶牲畜、令其和好摺。五十九年四月二十二日。

奏為派員調解察罕丹津、拉察布不和事。本年二月二十六日、據青海貝子拉察布差嘎善楚堅叅車壘呈稱、郡王察罕丹津自二三年以來、依仗賊勢、奪取我所屬之馬二千餘匹、牛六百六十七頭、羊五千六百隻、赴盟之後、奪我所屬人等之牲畜、并我羣之馬八十匹、什戶人之牲畜貨財等物、衝散三人、被殺三人、人被殺、牲畜被奪、祈將此案鑒核等語。二月三十日、郡王察罕丹津差卓特巴亦呈稱、前赴我盟之後、貝子拉察布由我所屬四戶人搶去馬二百匹、牛千頭、羊三百隻、受傷一人、我回來時、伊又率領加嘎都呼勒哈什哈桑階部哩圖巴爾百餘人、在附近作戰、搶奪我布哩業奇齋桑之馬牛四十隻、羊一千四百隻、并金銀等物、緞布二百足、復將我始祖固什汗所遺海螺三個損壞、前奪取之物雖多、我尚隱忍、蒙大將軍王盟務處訓誨、既被奪取、亦屬無法等語。臣到西寧、遵奉皇父訓諭、將彼等齊集一處、諭以爾兄弟之間、向不和睦、此次行軍、若一心一意、於事方

可有濟、設仍如前不睦、定行治罪、嚴行訓飭。王察罕丹津與貝子拉察布、又相霸佔人口、搶奪馬匹牲畜等事、尤屬不合、今值進兵之際、若僅行文、於事無濟、深恐與皇父前須訓諭不符、於二月三十日特派侍讀學士長壽調解察罕丹津拉察布等、曉以大理、平息事端、令其選定起軍日期、整理器械、遇察罕丹津時、明白宣告、我王謂爾青海兄弟、宜一心一意、妥為修睦、斷不可失和、聖主迭次降旨、嚴行訓飭、近於會盟處、我亦面諭、今聖主推廣黃教、為安衆生、故遣大軍進征、此乃大事、爾以下不肖人等、互相奪取馬匹牲畜、因細微之故、致使反目、多屬不合、爾若以誠意和好、於進兵大事、共謀奮勉、始合聖旨、倘復依前互相規避不睦、凡事藉勢妄為、在我之處、斷不得令彼等失和、前貝子拉察布與達忠盟、是其和而未取信之故、今由此舉補取信文、再將達忠所屬行竊之人查照送來、已由部早經交到、至今並無消息、此去順便著赴達忠前告知、爾等受恩甚重、凡被軍事動撲、宜加倍力行、爾屬下不肖人等、竊我馬匹、被獲之時、卑哩克圖齋桑等、復將賊盜搶回、此等不肖之人、以至日久、不送前來、妄徇情面、亦多未合、須將是賊務獲、交差究辦。四月初七日據長壽覆稱、竊長壽於三月

初五日到貝子拉察布疆界恰克圖地方、察伊二家所屬之蒙古等、各自收管牲畜牽回一處、如防敵人、於高山處各自放哨、相應差領催齋倫到察罕丹津拉察布前傳說、爾叔姪二個、因爲失和、各自差人賫文分辯等情、大將軍王特差我與爾講和、凡事應以和好完結、爾速撤駐哨人等、迅即起程、在爾兩家之間、那木楚哈地方齊集、將大將軍王所交之言告爾、所差之人、兩邊營哨、皆宜撤去、衆蒙古人等移回原游牧地方居住、十三日、王察罕丹津、貝子拉察布、台吉端多布旺扎勒等、各帶齋桑護衛人等來到我處、向聖主前請安、察罕丹津

等依照大將軍王之飭告、察罕丹津拉察布共同商議、具稱聖主將我們呼呼諾爾台吉等、俱照固什汗之子孫、倍加體恤、皆各賞給名號、又蒙高厚恩施、使我兄弟一心一意之和好、自大將軍王以來、以體面待我兄弟之間、亦盡訓以和好之行爲、因我庸懦無能、故不克管理下人、始互相盜奪馬匹、以致傷人、茲因事結無期、始各具情繕文稟請王示下、我何敢因此細微事故、延誤聖主推廣黃教、以安衆生大事、借名推諉、今大將軍王恤我講和、凡事應以和好完結、特差人爲我二人和解、着行一體一意、我們派年長齋桑等、以公審問殺人搶

奪馬畜等事、以公平議結、將盜賊行爲、嚴加懲罰、侍讀殺其發誓、察罕丹津即禱祝班禪額爾德尼名雅旻達噶者請來活佛、察罕丹津拉察布跪而發誓曰、我皆謹默大將軍王交到聖主訓諭、互相和好、爲黃教不惜身命、盡力而行、數若違此發誓而行惡、致被雅旻達噶佛看見、以殺其身女子及家內牲畜被殺絕盡、叩誓、伊二人已互相攜手講和、又稟稱、呼呼諾爾全軍起程之日、我們僅難定奪、呈請指示、呈帶軍約期何處、不惜身命奮勉而行、竊拉察布於本年二月間、因病未獲赴盟、復皆爲我們兄弟融和、未能呈報、今各兵偺據情繕文補

呈印文前來、又長壽於三月二十二日往見貝子達忠、宣告大將軍王交到訓諭後、達忠甚爲畏懼、跪稱、前聞由部令急行拿獲行搶之盜賊、庫奔、吹木伯勒、索諾木博特巴卓哩克圖齋桑、瑪穆特車臣等、差護衛持來咨文、我派下人嚴查、吹木伯勒索諾木二人竟未來到、庫奔博特巴係人家之微末惡奴、閤查拿在逃、並無法久延、我係呼呼諾爾一小台吉、五歲父母皆亡、無人照管、蒙聖主體念爲固什汗後裔、封我公爵、養育成人、近自西地出兵、糧給稍足用、略盡棉力、晉封貝子、此如天大恩、我雖捨身命効力尚不惜、屬下不肖人等、則謂徇情不舉、

鄂有隱匿之理、此盜賊等或因大雪凍斃、或逃往唐古忒地方、亦未可料、車臣護衛交商賈發往巴爾喀爾喀木地方為商、將此四盜務差拿審訊、仍未回來、近庫奔博特巴回來、現在拿獲、現有卓哩克圖齋桑瑪穆特車臣護衛、皆我舊奴德楞額之子、非作惡進人、我可作保、我派齋桑格隆達彥、齋桑將行竊之賊庫奔博特巴拿獲、將卓哩克圖齋桑一併解送、車臣護衛來到之時、再行解送、設我負聖主之恩、將此等作惡盜賊、車臣護衛吹木伯勒索諾木等、若有徇情隱匿不舉、我禱祝聖主得見我佛得見著將我首殺掉、向佛禱誓、又稱、是年二月間、我因病未克赴盟、因我兄弟融和、文書未得呈報令補行呈報、至兵餉亦予印文呈報前來、相應將現獲之盜庫奔博特巴、行搶之卓哩克圖齋桑瑪穆特等拿來、因將貝子拉察布達忠通和補報文書繙閱、則與盟長各報文書一致、將兵餉據情呈報文書繙閱、則察罕丹津所具文稱、自我起首、達齋桑等員共七百五十一備兵、呼呼諾爾全軍何時起程即起程、每人曾預備馬四匹、每人多帶一年乾糧、器械物件一半、鳥槍一半、皆佩有撒袋槍刀、官員則放給三百聲藥彈子、三十原繩、平常人放給二百聲藥彈子、二十原繩、等因前來、拉察

布所具文稱、我在游牧、除留台吉齋桑四人外、連其他台吉齋桑共六百、備兵與呼呼諾爾全軍一同起程、每人曾預備馬四匹、乾茶二塊、油肚二個、炒麪一皮袋、牛一頭、羊四隻、生活之人、自願多帶、器械物件一半、鳥槍一半、每人予以撒袋槍刀、官員則放給二百聲藥彈子二十原繩、兵丁放給百聲藥彈子、十原繩、預備等語、達忠所具文稱、自我起首、達齋桑等員備兵共七百五十三員名、與呼呼諾爾全軍同時起程、每人曾預備馬四匹、一年乾糧、鳥槍一半、撒袋一半、每人俱佩以槍刀、放給三百聲鳥槍藥彈子、三十原繩、竊思我自小至大、惟賴曼珠什哩聖君慈愛重厚之恩、惟有勉力派滿千名兵數、惟與我方近部落之人歸併、殊屬不便、懇祈併入內大軍、與曼珠什哩聖君之大兵、合力進行等語、長壽又稱、竊僅來閱看所經過沿途地方、駐紮蒙古人等、各將馬匹蓋以火印、整以軍械、食以茶麪、問所物品數目、據稱皆照察罕丹津等所呈數目等情、除王察罕丹津貝子拉察布向佛前發誓、互相通和、皆立即欽遵備兵毋庸置議外、貝子達忠勉力出兵一千名、請同內大軍合併進行、入藏之軍經過穆魯烏蘇時、酌將達忠之軍同內大軍合併進行、現所帶賊盜庫奔等、俟將其訊明、另

行結案、謹此繕摺奏聞。

遵旨起程進藏摺。四月二十二日。

奏為起程進藏事。竊臣前帶兵駐劄穆魯烏蘇、於四月十三日起程、將呼畢勒罕帶我隊內、照料行走、着距我營較近劄營、掃送將軍延信帶兵入藏、於四月十六日起程、等因、具奏、各處軍兵皆均經行西寧、因未發給小呼畢勒罕冊印、故於十三日未能起程、酌將二百名前鋒駐劄涼州、每佐領護軍各一名、西寧出綠旗兵一千名、其餘軍兵皆先起程出口、喂養馬匹、并遵照具奏、着每隊分兵綫行、由十三至十六日全行起程、執事員覺

羅長泰賫冊印、於四月十七日來到、稟稱、與我同來之土觀呼圖克圖、因不克遠行落後、我賫冊印先至、入陝西省時、因站馬甚瘦人窮、故不能緊急行走等語。四月二十日因係吉日、臣欽遵聖旨、帶領珠色王宗室等、於二十日恭送冊印前往棍布木廟、恭讀冊文、封小呼畢勒罕為達賴喇嘛、交與冊印。是日預備筵宴、齊集各喇嘛唪經、熬茶、散給佈施、眾喇嘛因俟土觀呼圖克圖到來日久、臣於二十二日吉日、自西寧同達賴喇嘛具奏、進貢皇上物品之文書、除交執事員長泰具奏外、謹此繕摺奏聞。

續探準噶爾軍在藏情況摺。四月二十二日。

奏為續探藏情事、四月十七日差護衛孔什由棍布木廟波羅依宗等處、携來探取消息呼畢勒罕之蘭占巴、里克沙特、班第阿旺羅瑞等、爾何日至波羅依宗、由波羅依宗那邊又至何處、後來差爾同蘭占巴等三人何日赴藏、幾時至彼處、爾將所聞、一切消息、盡行明白稟報。據稟稱、我們七人欽遵大將軍王訓諭、於二月初二日自西寧起程、三月十二日由藏六日程途至波羅依宗城、與波羅依宗之第巴扎什白啦、第巴桑達爾喬等會見、我云現差我們七人、特於爾處探聽一切消息、準

噶爾之車凌端多布等現在何處、伊兵尚有多少、皆駐一處抑散駐各地、伊情形如何、準噶爾人等復有來此否。車木伯勒托普奇在於何處、今聖上要珠什哩大君主詞來軍兵三四十萬、給予新呼畢勒罕冊印、封為達賴喇嘛、呼呼諾爾眾台吉等、亦出有許多萬兵、將達賴喇嘛護送藏地坐牀、我來之時、一切地方皆妥善整理訖緒、今量已由西寧地方起程、至由雲南四川打箭爐各路將軍大臣等、亦領兵起程、是項大軍由大將軍王親來總理督戰、爾意車凌端多布等聽此消息時、尚在藏地盤据、抑或不待而走、將往何路去、衆唐古忒土伯

特人等皆有何議論、據伊二人稟稱、車凌端多布親自領兵在藏甚少、車木伯勒托普奇補放被殺杜噶爾之缺、洛普藏那木扎勒等帶領餘軍駐紮哈喇烏蘇達木地方、現在應領口粮之軍、共六千四百餘人、實數尚不及三千、應領口粮皆僅領金銀、衆唐古忒土伯特人等均欲與準噶爾征殺、因心意不能融洽、惟有盼待曼珠什哩大君主派去大軍到時、皆議起義之事、準噶爾人等前曾按月支領軍粮、計自去年六個月支領二次、每人預備馬匹牲畜各五六隻不等、並束理行裝、他們以下軍兵人等飲酒致醉、相謂我們準噶人等應不慮後

事、其宜首創之事、亦任意而為、以致破壞藏地、今向聖君作戰、而呼呼諾爾亦向其作戰、此處唐古忒等心意不服、已露叛反形跡、雖謂小車凌端多布帶有兵至、然至今未到、此時一使臣亦無來到、看此消息、畢竟無有、想我們游牧所必須有此一事、我們父母子女至今為何不知、此時何能捨去、皆極忿憤、飲酒逾量、以致悲泣等語、至洛普藏所屬巴圖爾諾彥達及女子共五百名口、送往策旺阿喇布坦處、其車凌端多布準噶爾之人六十五名、率領唐古忒之第巴鄂特藏巴、昌邁巴、第巴阿碩特巴彥、唐古忒派出足五十人送往、至阿哩噶爾

都克地方之時、彼處第巴康濟鼐阿里部落等、會見第巴鄂特藏巴等入城、詐鄂特藏巴共十人被殺、準噶爾人向康濟鼐等云、爾因何殺第巴鄂特藏巴等、康濟鼐等云、此輩原係我們奇裘額人、可趕我界乎、是以殺之、與爾何干、爾若缺欠何物、我宜付給、飾詞籠絡、遂引入城內備宴、皆至飲醉、拿獲、共殺六十二人、另外三人逃出、稟報車凌端多布、車凌端多布並不作聲、即前往扎什倫布與班禪叩頭、羽托普奇聞此消息、伊親隨一人追趕車凌端多布當差時、車凌端多布已到後藏、準噶爾人混合唐古忒人等、始足百人、派遣阿哩喀齊邊地

放哨、阿哩喀齊等亦來放哨、至小車凌端多布雖領兵來換、伊準噶爾人云、並無到來、我們去偵探消息之蘭占巴洛普藏車木伯勒里克沙特、阿旺羅瑞拉扎普塔爾等七人內、我等四人於三月十五日自波羅依宗起程來到、蘭占巴阿旺洛普藏、噶普楚雲端諾爾布、散噌布此三人於本月十五日自波羅依宗起程赴藏、此輩若於途中無延誤、想二十日內可到、再波羅依宗之第巴扎什白啦等呈報唐古忒文一件、當即譯閱文開、將準噶爾帶往西藏、前經行之地、爾何以知曉、酉年十一月間、車凌端多布差其洛匝瓦策旺扎勒等為使、曾往

策旺阿喇布坦處、策旺阿喇布坦將洛丕瓦、策旺扎勒痛責之。前年四月間、車凌端多布復差巴圖袞顙第巴、台吉堅參二人往策旺阿喇布坦處、除由扎什倫布、噶勒丹、色拉、布賴蚌此四廟之外、將西地人等有馬匹、牲畜者、收取二次、牛收取三次。聖主哨兵來到正向車凌端多布戰爭之時機、策旺阿喇布坦處差使臣烏巴什等十人來到、述策旺阿喇布坦云、格隆布索噶隆伯津噶隆外什奈等十人拿獲、將一切物件皆已搶去、革退原職、伊之出缺、將第巴台吉之人、或唐古忒人等、合並補放。又準噶爾一般人、由唐古忒人名倉里者率領、曾

差往策旺阿喇布坦處、至克里耶回城、倉里復留唐古忒。十五日策旺阿喇布坦差人將準噶爾之人名末、唐古忒倉里等咨回、倉里等至藏、將是情由稟告於車凌端多布、車凌端多布云、爾從可、至我們桓台吉之前、桓台吉之體態比衆皆康善、衆皆頌仰、由半途回來、凡人勿告。去年二月間、駐布賴蚌之果莽喇嘛、色喇布賴蚌噶勒丹此廟之德穆額喇嘛等、班禪額爾德尼之使臣、第巴台吉之使臣等、均經過耶克倉地方、前往準噶爾、在路遇喀齊之兵、喀齊人云、聞爾準噶爾來與我國戰爭、我們紮營并無碍爾之處、分為三隊、陸續經過、又車

凌端多布唐古忒之第巴洛巴鄂特倉巴怕凌旻巴來頌巴等、又準噶爾六十人、拉藏汗所屬巴圖爾諾彥之壹彩五百人、曾送往策旺阿喇布坦之前、洛巴鄂特倉巴等、於沿途妄行騷擾、準噶爾之人將巴圖爾諾彥送至阿里噶爾圖克地方、阿里噶爾圖克部落之為首者、第巴康濟鼐將洛巴鄂特倉巴等十人妄行殘害、迨後籠絡準噶爾人等六十餘人、假欲和好、備宴飲酒皆醉、相約拉藏所屬噶爾圖克地方台吉以下人等及巴圖爾諾彥、康濟鼐阿里臣之人、將準噶爾六十二人斬首、另外三人得令逃出、今將噶爾圖克康濟鼐、阿里臣之

康克伊匝凌布楞達拉噶博圖克等城、皆已佔據、盤繞於崗底斯山、皆已安營、將扎巴耶克倉二部落人等、從車凌端多布皆行擄掠、現在準噶爾人等已有防備、車凌端多布之軍、又率領唐古忒二人混合唐古忒之軍、將阿里駐營防守、又車凌端多布由唐古忒人等內、竟勻取馬牛羊隻、擾害至極、早經傳揚小車凌端多布領兵六千、係車凌端多布增來兵力、然迄今未到、皆係謊會。本年策旺阿喇布坦處未到使臣、而唐古忒人等誑妄聲揚使臣已到、西處唐古忒大小之人、皆盼望新呼畢勒罕何時始到、曾說車凌端多布又由哈喇烏蘇之

名呼城地方增駐唐古忒之軍、因唐古忒人等未嘗依從、車凌端多布將唐古忒人等反多疑貳、惟唐古忒之衆暨新呼畢勒罕呼呼諾爾台吉等、皆情向聖上更殊什哩大君、並無異意、視布部落人等、有願由車凌端多布起義者、有名杜噶爾之人、使之探取軍戎、其缺以洛普藏那木扎勒補放等語、臣竊將探取消息已到之蘭占巴、洛普藏臣伯勒、蘭占巴里克沙特等每人發給大緞各二疋、隨去之阿旺羅瑞拉扎普塔爾等、每人大緞一疋、相應將伊攜來唐古忒文書一件一併進呈、謹此奏聞。

遵旨為新到各軍更換馬匹摺。四月二十二日

奏為新軍更換馬匹事、前准兵部咨文內開、據議政大臣議奏、咨送呼畢勒罕駐守巴里坤之厄魯特貝勒額駙阿保、將厄魯特兵五百名、察哈爾兵四百名、令副都統長齡帶領、與貝勒阿保之兵緩行、在口外選擇水草豐厚、道路平坦去往青海地方、阿保等兵由遠處去、不可不換給馬匹、由甘肅等處備用軍馬內、大將軍王酌量調取、額駙阿保、副都統長齡他們所換馬匹、到西寧領取等因、咨行前來、臣即由固原、寧夏、西安拴養馬內調取四千二百匹、在蘭州、莊浪等處暫行備養、四月十二日到副都統長齡稟、察哈爾八旗官兵共四百名、仰賴聖主鴻福、安至博羅崇沙克地方、輕身先至、其原來官兵均一律每人各領馬四匹、今馬匹皆疲、每人四匹馬全行換給、四月十五日、額駙阿保稟、四十八員侍衛、五百名兵丁、仰聖主鴻福、亦均至博羅崇沙克地方、輕身先至、驗看馬匹膘壯不換外、其不堪者官兵皆一律每人各換給二匹、臣親自起身至蒙古兵丁換馬之處、交西寧將軍宗扎布、廻族噶什圖遣臣所稟、額駙阿保之官兵每人各換給二匹、由副都統長齡領換、察哈爾官兵每人各換給四匹、此項所換馬匹、均交送博羅崇沙克地

方核給、再所換額駙阿保馬疲口老、不能咨行別處、均交廻族噶什圖看原解馬官并廻族以下辦事官員等、在口外博羅崇沙克水草豐厚處牧放看守、慇喂養時進口再行動用錢糧喂養、兵丁後至者、有用則用、交額駙阿保等辦理、仍餘馬一千五百匹、駐驛與漢之兵八百名、今奏明每人各加餘馬一匹、今與漢兵來至西寧驗看馬匹內均有膘瘦殘病、驛政緊要、所辦餘馬一千五百四匹內有膘瘦殘疾牧養外、可調之馬均交額駙阿保等兵丁驛站補用、亦交將軍宗扎布、廻族噶什圖并額駙阿保之兵、察哈爾之兵、均駐守巴里坤多年、今

由遠方來、臣體皇父憐恤兵丁之至意、將賞銀買辦布茶、賞給每人布各二疋、二人合分茶葉一包、交額駙阿保、副都統長齡、為此恭摺謹具奏聞。

恭將冊寶送交呼畢勒罕并代謝恩摺、（四月二十二日）

奏為恭齎冊寶送致呼畢勒罕事、本年四月十七日正卿覺羅常泰送到冊寶、於二十日吉日、與王公宗室等帶領大臣官員等、謹將冊寶安放彩亭內、作樂恭送、呼畢勒罕之父索諾木達爾扎十處跪迎、親王羅布藏丹津等五處跪迎、庫木布木廟喇嘛等、均出作樂、排班來迎、冊寶金輪至杜剛廟、新呼畢勒罕在大門跪迎、請教封達賴喇嘛冊文、新呼畢勒罕右向站立、青海王台吉等、索諾木達爾扎并大喇嘛向上跪聽聖旨、宣讀畢、齎冊寶大臣親自恭舉、呼畢勒罕接受、呼畢勒罕跪領、捧所賞茶壺等物、將綢子親視賞交、達賴稟稱、聖主滿洲大皇帝推廣黃教、以安衆生、小人來至庫木布木廟住學我以下小喇嘛等、感受養育厚恩、小人不分晝夜、惟祈瞻仰聖主滿洲大皇帝天顏、因我年幼生身、又無才學、未能仰瞻聖顏、實深愧對聖主滿洲大皇帝推廣黃教、以安衆生、先冊封大喇嘛印、頒賜金印、冊封達賴喇嘛、送往西藏、喻以龍獅名號、聖主滿洲大皇帝派遣阿

哥王親領大兵送往、此養育天地高厚恩施、小人實不敢當、惟有至吐伯特地方向喇嘛並平民傳布聖主滿洲大皇帝仁慈養育之恩、會同大小寺廟喇嘛等、叩祝聖主滿洲大皇帝增壽萬萬、不分晝夜、在三寶佛前奉誦永勉經外、何以言報、呈請具奏唐古忒文一件、達賴喇嘛之父索諾木達爾扎跪稱、聖主滿洲大皇帝推廣黃教、以安衆生、冊封小呼畢勒罕為達賴喇嘛、不勝感激、又蒙厚恩賞給綢緞、索諾木達爾扎係微末小人、蒙聖主恩施至重、前小人請叩瞻聖主天顏、呼畢勒罕因幼小未能前往、今大皇帝恩施、將達賴喇嘛送往西藏、成其大事、索諾木達爾扎請往京城仰瞻大皇帝天顏、叩謝恩施、小人終身不能答報、惟祝大皇帝萬萬歲、在佛前無晝夜祈禱、親王羅布藏丹津等跪稱、我父王在扎什巴圖爾時、達賴喇嘛呼畢勒罕奏請大皇帝明鑒、我們同請具奏大皇帝憫恤固什汗子孫、接收愛慕之意、冊封達賴喇嘛、厚恩實不敢當、我們不勝喜樂、此次出兵、惟有不惜身命、奮勉以答天恩、呈請具奏蒙文一件、吹布桑胡圖克圖恩啟諾們汗跪稱、聖主滿洲大皇帝推廣黃教、以安衆生、冊封新呼畢勒罕為達賴喇嘛、我們黃教人等、無不感激歡悅、喇嘛等因聖主仁慈厚

恩誠禱三寶佛前、祝聖主增壽萬萬晝夜唪經外、未稱答報、封畢後、臣率衆叩謝封達賴喇嘛典禮、中設高牀、令達賴喇嘛升坐、青海王台吉等衆喇嘛等居右、大宴、達賴喇嘛繙閱交下文書繕摺、承奉上天命運、跪祝滿洲大皇帝進行大禮、向上拋擲蓮花具奏、現象出於海中、寶如日光、不染灰塵、普天之下衆生安樂、明如日照、永久光輝、推己以及衆生、恩施無窮、我仰庇聖主慈蔭、祝禱三寶佛前、大皇帝明鑒萬世永固、請求福壽、將教徒宗喀巴教義永存意中、大將軍王行至此處以來、仁威并行、救衆同享安康、育如大海、引導滿洲佛、瞻禮五

尊、件件靈敏有餘、宮殿寶座如蓮花、代代大皇帝先冊封大喇嘛、衆生普受無涯之福、又大將軍王親蒞、將衆喇嘛等致敬、遍設筵宴之禮、均照前代冊封達賴喇嘛之儀、再欲意請瞻天顏、而我年幼無知、又是生身、未能如願、日後再行仰瞻天顏、在三寶佛前為滿洲大皇帝祝請求福、大皇帝推廣教徒、慈愛衆生、奉旨如頭頂寶珠、吐伯特大將軍王率領大兵來至牀前、無窮厚恩施於彼處、率領衆喇嘛為增大皇帝萬壽、永固一意、肫篤唪經、以仰答大皇帝厚恩、嗣後徒衆尊奉宗喀巴之法、存心天命滿洲大皇帝旨如法傘之庇蔭、使衆生永久平安、請如前仁慈、亦永增明主福壽、不分晝夜、勤加禱祝等語、親王羅布藏丹津等呈請繙閱文字、繕寫文冊、聖主滿洲大皇帝明鑒、青海親王羅布藏丹津具奏、先父王在時、聘請達賴喇嘛呼畢勒罕、聖主將我們教如子孫、并聖諭將達賴喇嘛一切事宜稟總一一具奏聖主、今滿洲聖主因推廣黃教、以安衆生、始應情願之意、冊封達賴喇嘛、派大兵、又共派萬兵、送達賴喇嘛坐牀、天下共荷仁慈、不勝感激、小人何以答報、惟有禱祝滿洲聖主萬萬歲、此次之兵、儘力奮勉、滿洲聖主仁慈無窮、親王待青海以兄禮、深厚無窮、恩實難報、此次行兵

之處、仰仗聖主天威、勤勉奮力、為此跪奏等因、達賴喇嘛呈進皇上手帕一件、西哥木呢禮馬佛一尊、西哥木呢佛練五掛、紅黃香二十一束、珊瑚捻珠一掛、琥珀捻珠一掛、金十兩、氆氌十八尺、鑿金鞍子轡頭後鞦馬鐙馬韂全份、各一件、謹交正卿常泰、達賴喇嘛奏唐古忒文一件、羅布藏丹津奏蒙文一件、一併敬謹奏聞、

審訊由藏進出人員述說藏情摺（五月二十一日）

奏為審訊由藏進出人員事、臣於本年五月初十日、在楚拉德木河紮營時、巡視各營、遣藍翎侍什牛將由藏進出二喇嘛訊問、你們何處喇嘛、何名、幾時出藏、因何

事而來、準噶爾之車凌端多布現居何地、由準噶爾有無增兵消息、令將消息全行告知。一人告稱我名洛布桑已木巴爾、一人亦稱我名阿旺諾爾布、皆布賚蚌廟喇嘛、準噶爾等到藏以來、各寺廟喇嘛等憂慮卑職此地不可居住、聽說達賴喇嘛在庫布布木廟居住、奉意來請、侍達賴喇嘛過活、我二人於本年正月二十九日、由藏逃出、與他們不合、不知他們事、聞聽人言準噶爾兵有一千一百名、皆住楊八井、並無增添兵丁、此外別無所知、此皆來尋達賴喇嘛之人、臣交達賴喇嘛之父索諾木達爾扎、照例妥為照料派人看管、不致脫逃、至

本月十一日平逆將軍延信等稟報、本年五月初六日撤在視邊地方巡視前邊水草、護軍參領阿拉那將由藏出來之喇嘛一名、僕人一名訊問、僕人告稱、我係西安廟紅旗業成額佐領下委護軍校、西蘭泰之包衣人、我名于二、前在班長色楞隊裏當兵、抬糞走時、被準噶爾名達爾扎者拏獲、用鐵索拴住、遣使為奴、後我聞差往準噶爾地方、我脫落鐵索、上年正月十六日、由藏逃出、向前走了二日、至該家廟、向首領噶隆該甲圖吉告知情由、我穿了唐古忒衣服、留髮、牧放牛隻、準噶爾賊陸續來了、將噶隆該甲圖吉之牛、衣服銀兩奪去、該甲圖吉

不能生活、請聖主將準噶爾治罪、並嚮往新達賴喇嘛才能生活、上年十一月十三日他的徒弟格楚爾胖車巳領我由達爾宗、碩般多、類烏齊、察木多路來、回牽牛八隻之後、將胖車巳留在老烏宮地方、後來我們二人一馬一騾馱騎而來、又訊于二、在西藏多久、準噶爾賊車凌端多布等現住何處、兵數多少、何處設哨、小車凌端多布領兵來藏實否、你在路上是否得知將新呼畢勒罕封為達賴喇嘛、大將軍王親領大兵並青海台吉等親領兵送藏地、衆唐古忒等準噶爾賊衆對此有何議論、準噶爾賊如何動作、務將聞知全行稟告、勿許隱瞞、

據稟稱、準噶爾賊他們由原處來有六千、道上死於饑餓疾死、足有千數、與我兵戰時、殺死千餘、又領食拉藏汗倉穀、毒死足數千名、今其餘共有三千兵、我來時車凌端多布托布齊二人領千餘兵在藏居住、拉木扎木巴車木伯爾領二千餘兵在達木地方居住、喀拉烏蘇達爾宗此二處、皆各十五人設哨、上年七月間妄稱準噶爾賊令小車凌端多布領三千兵來藏、至今未來、皆屬虛報、我來時由此得信、未見差人、聞呼畢拉罕在察木多地方、牽騾遣使達爾罕侯木布等八人往達爾宗地方、往第巴阿爾布巴送信、問第巴阿爾布巴將一切

信告知他留住養、我見西安不知名一佐領下奴僕巴蘭泰、他穿三件鐠𦆭衣服、騎一好棗騮馬、給乾糧盤費、遣達爾罕倭木布處、準噶爾賊進藏以來、毀壞寺廟、殺逐喇嘛、搶掠唐古忒人等財物騾馬、苦累婦女妻子、勒派苛虐唐古忒等憂恨已極、皆向我怨訴、似此生不如死、聞聖主之子、大將軍王領四五十萬兵來至西寧、青海王台吉等親調數萬兵、將新達賴喇嘛護送進藏、若眹此大兵臨近、我們唐古忒人等必各往叩迎、情願出力、在藏之唐古忒、必將準噶爾賊殺盡報仇、如此我們唐古忒人等蒙聖主恩施、稟告達賴喇嘛、復見太平安

生之歲月、上年六月間準噶爾之三吉領百兵將所得倭拉吉男女幼孩錢財等物送交策旺阿拉布坦、往阿利路去後、聞三吉并百兵皆被阿利燮畏人等所殺、他們所送倭拉吉錢財等物、皆被搶去、九月間車凌端多布領老病殘兵住守西藏、其餘齋桑派兵與阿利人等交戰、十月間就回來、戰否勝負、並未告人、暗暗回來、聞說唐古忒人等擾害、失心生變、又聞得內地大兵青海各兵共力將達賴喇嘛送往西藏、他們內多畏而勉強、並無驕傲、現在加緊將馬騾湊齊、將每月兵餉銀兩預領數月、所敗情形、此外再未得知信息、又向于二并所

來噶隆咲甲岡吉詢問、據稟稱、我住咲家廟、偕首噶隆將伯特巳之胃、準噶爾賊來了、我的徒弟等散為平人、我的產業牲畜物件、均被搶去、我不能生活、我一徒弟將于二領了、請聖主着依達賴喇嘛生活、于二告稱、與我久處、所聞信息盡同、已將僕人于二噶隆咲甲岡吉等書寫訊詞、將達些人一併解送等語、臣訊問僕人于二唐古忒之噶隆咲甲岡吉、你們雖早已由藏進出之人、皆久居近藏之人、詳知一切地方、唐古忒倡首之第巴達克冊人等如何向車凌端多布等、再車凌端多布、托布齋拉木扎木巴、車木伯爾等與他們見否、他們以

下人等守法否、你來時班禪額爾德尼居住何處、住扎克布哩之達賴喇嘛現在何處、由策旺阿拉布坦地方是否差遣使者、你們聞知、將一切信息全行告知、據稱、車凌端多布尊重第巴達克冊、放第巴時、現第巴達克冊等聞得與車凌端多布等好、車凌端多布與托布齋拉木扎木巴、車木伯爾等皆不和、背地彼此怨恨、準噶爾兵等皆有怨言、捨命來藏、將一切物件得足、今聖主之子大將軍王、今無數大兵來征、今不能回去、皆各思家、不違車凌端多布之傳言、終日飲醉、在街搶奪、惟欲回去、班禪額爾德尼住扎什倫布、準噶爾兵到以來、班

稡顙爾德尼因多憂慮、身體甚瘦、達賴喇嘛住扎克布哩廟不出、再聞策旺阿拉布坦地方、竟無來使、此外再無所聞、別處所稟、皆照將軍延信所稟、噶隆訣甲国吉未被準噶爾賊所困、依達賴喇嘛為活、尋來人、臣著達賴喇嘛之父索諾木達爾扎、此噶隆訣甲国吉將達賴喇嘛尋來、照倒妥為養贍、派人看管、不致脫逃、再僕人于二駝驛咨送西寧將軍宗扎布、廵撫噶什圖辦給衣服口糧、到西安交原主人、除咨行外、為此恭摺謹奏、

探聞藏情摺、（五月二十一日、）

奏為探聞藏情事、臣前奉上諭中鍾囊蘇衆囊蘇等喇

嘛令拉木扎木巴根敦扎克巴為正、班廸倭咱爾藏布、拉木扎木巴扎克巴扎木蘇格楚爾、阿旺丹怎格楚爾、吹布藏扎木蘇為副、本年二月十六日在巴爾喀木地方差遣探信、具奏等因、五月十五日撤回托哩布拉克地方之日、平逆將軍延信等稟報、在巴爾喀木地方、探信差遣拉木扎木巴扎木巴扎克蘇、班廸倭咱爾藏布、格楚爾阿旺丹怎、吹布藏扎木蘇等四人、至五月十三日、拉木扎木巴扎克巴扎木蘇等同稟稱、本年二月間中鍾囊蘇、拉木扎木巴根敦扎克巴為正、班廸倭咱爾藏布、多巴囊蘇拉木扎木巴、扎克巴、扎木蘇格楚爾、阿旺丹怎、朱邓克囊蘇格楚爾、吹布藏扎木蘇派我們五人於二月十六日由西寧起身往巴爾喀木探信、至二月內起身、二月二十六日到阿敦齊勞地方後、拉木扎巴根敦扎克巴因病重不能行走、遣送回家、三月十八日會同住木魯烏蘇之查罕蘇巴拉罕多關地方之唐古忒拉普喇嘛、將準噶爾信息訊問、稟稱、適才聞得由藏來唐古忒之林臣車凌告說、準噶爾之車凌端多布、拉木扎木巴車木伯爾二人在藏居住、托布齊住達木地方、他們兵共有五千、皆着不過二三千、上年三吉領百餘兵、搶掠倭拉吉婦女幼孩錢財等物、他們送回原處時、

被阿里盟人等截戰、三吉並百餘兵皆被殺、婦女幼孩錢財等物被搶、惟二人進回來藏、再衆唐古忒等告稱、聞得大將軍王親領大兵青海各台吉等兵將達賴喇嘛送往等語、果真如此、我衆唐古忒等皆各往木魯烏蘇地方迎接、叩謝出力、如是復見天日、得以安生、向上敬叩大禮、準噶爾賊聞大將軍王領內地大兵青海台吉等兵送達賴喇嘛、各人有膘壯馬二三匹、口糧帳房等物、皆妥為預備、往何處去、不告人知、看其情形、似有潛進之意、於是他四人到巴拉喀木地方、處處探信、未有由藏來之人、未得準噶爾確信、我們由四川路進兵

到巴城、又聞得大將軍王親領內地大兵青海台吉等兵送達賴喇嘛、土伯特等衆各歡悅、由四川路所進之兵幫給口糧商議在木魯烏蘇地方。將大將軍王達賴喇嘛叩迎。四月十五日到索拉門城、糧盡馬疲困乏、不能前行、所限日近、順伯爾書盟回來。又問拉木扎木巴扎克巴扎木蘇、你們先行起身往藏探信、與拉木扎木巴洛布桑莫洛布等四人見否。幾時到藏。再問準噶爾之哨探現在何處、聽說小車凌端多布領兵來藏確否。此外若有信息、皆令告知。據稱。在藏探信差遣之拉木扎木巴洛布桑莫洛木等四人。我先起身木魯烏蘇之查罕蘇巴拉罕在多闊地方候冰暫住二日、追及、一併同走十三天、四月初三日散開、順格爾怎盟向藏走去、路上並未耽延、六月初可至木魯烏蘇地方、沿路至巴爾喀木之蘇拉門城後直行、至木魯烏蘇、並未見準噶爾。哨探拉普喇嘛告稱、準噶爾等聲言、令小車凌端多布領兵來至、今並未來、此外並無信息。又訊據拉木扎木布扎克巴扎木蘇等言、將拉木扎木巴扎克巴扎木蘇等四人、一併解送等語。臣與拉木扎木巴扎木布扎木蘇等四人稟告將軍延信等外。又查問有無信息。他們稟稱、至巴爾喀木蘇拉門城。處處探問消息。前行無有

行人、並未得有消息、惟去時至木魯烏蘇會同拉普喇嘛由藏來之林臣車凌、將所告之消息記下、稟告將軍延信等、此外再無消息等語。是以拉木扎木巴扎克巴扎木蘇等四人均賞綢遣回外、恭摺謹奏。

由藏出來兵士報告藏情摺。五月二十一日。

奏為探訪藏情事。於四月二十五日撤回霍爾河地方之日、往阿什罕驛筆帖式長明稟稱。領來由藏出來之旗人一名、青海喇嘛一名、我騎查罕托洛海驛馬往巡路、遇此二人、訊問他們告稱、係由藏出來之人、往西寧去、我帶來訊問、由藏出來之旗人、你名什麼、何旗、如何留流在藏、如何出來。據稱。我係西安正紅旗蒙古哈爾叩佐領下砲甲名陳喜、在班長隊裏當兵、宗都額楞特班長等領兵由喀拉烏蘇出來。陸續步行渡喀拉烏蘇河、準噶爾賊來。我們才六七百人、將我們皆拏至達木地方、將我們分給準噶爾拜斯人、住達木地方、十二月初十日、我隨拜斯往藏地取炒麪到藏後、過年正月初三日夜、我逃往色拉廟、由楊土司所屬呢堪噶布楚喇嘛取炒麪一袋、藏在色拉廟北大山內、餓食炒麪、渴飲己尿、住七日後出來、在藏週圍行討、以前在多巴作買賣遇一會說漢話之阿布囊蘇、唐古忒將我的情由、全行告

知、我與他晝則庭處乞討、夜則留住他處、阿布囊蘇言傳、知聖主滿洲大皇帝之人、使你處處乞討、上天亦要殺我們、你即留我、我將你養活好、得順便將你送回、將我留一月後、準噶爾之車凌端多布衆唐古忒人等、有內地人皆不送出、阿布囊蘇向我說、你今仍在此處、車凌端多布聞知、我闔家不得性命、我意你不必回去、若仍穿這衣服去、必被拏獲、我給你唐古忒帽衣靴、你留髮打扮如唐古忒人、向前尋去、路上若遇準噶爾人等、你就裝作啞叭、斷然別說話、若遇我們唐古忒人等、惟告說是大皇帝之人、合衆皆感聖主滿洲大皇帝之恩、

必酌給你吃穿物件、如此你得出走、給我吃穿物件、我留髮、本年正月初八日由藏起身、走一月至拉呢爾巴地方、遇向青海來之杜拉爾倭木布等、知我情由、他們將我帶着、一併由巴爾喀木路來青海、達賴呼圖克圖之弟子車臣倭木布給我一馬及口糧交杜拉爾倭木布、稱說大將軍王遣送訊問剌嘛杜拉爾倭木布、你係誰屬下人、何事進藏、與這內地人何處相遇、據稟我係青海額爾德呢台吉藏巴扎布祠達賴呼圖克圖下剌嘛、我們達賴呼圖克圖之弟子拉木扎木巴洛布藏達爾濟噶布楚阿旺達爾濟學習經卷去藏、九年未得回歸、我們呼圖克圖派我四人將這些達去、上年八月間由家起身、由喀木路去、十月到藏、車凌端多布向我們詢問、你們誰的人、因何事來等語、又稱住巴爾喀木之喀木拉克呢雅地方唐古忒人歷年來叩達賴剌嘛班禪額爾德尼專為來叩、再我們並無所求、我們求同拉木扎木巴洛布藏達爾濟噶布楚阿旺達爾濟由藏起身、來至拉呢爾巴地方、遇見陳喜、他稱係聖主之軍人、將陳喜拏獲剌嘛杜拉爾倭木布他自倚在藏會遇車凌端多布、拉木扎木巴洛布藏達爾濟噶布楚阿旺達爾濟皆在藏久住之剌嘛、一併隨來、又訊藏之一切確

信、你必皆知、現車凌端多布等住何處、他兵共有多少、情形如何、各寺廟剌嘛等、唐古忒吐伯特人等意向如何、其間車凌端多布等內出有別項事否、本年內地大兵會合青海兵、將達賴剌嘛送去、彼處人等均聞知否、再策旺阿拉布坦曾差使者否、兵丁增添否、皆據實告知、據稱我來時車凌端多布領百餘兵住藏、托布齊車木伯爾領三千兵住喀拉烏蘇、上年十二月間車凌端多布令達爾扎布為首、六十人為副、住阿里地方、唐古忒之首康濟鼐勒派金銀馬牲畜、康濟鼐令他們暫在此居住、我勒派得了分給你們、哄住三日夜、派人將他

們殺盡、達爾扎布並三人各騎馬夜繞山路暗出、將餘人全行殺害、此事車凌端多布聞知、暗自完結、先拉藏汗以下特固斯齋桑之子杜拉爾台吉拏獲準噶爾賊解送策旺阿拉布坦、令路上動手、陸續散去、杜拉爾台吉將康濟鼐找來、今杜拉爾台吉與康濟鼐會見、還截住準噶爾兵走路、再看視準噶爾兵之情形、皆不欲在藏、心意愁怨、無故將藏地毀壞、聖主必然征伐、明年大將軍王會同青海台吉領幾百萬官兵、定將達賴喇嘛送來、聖主之子大將軍王威力、他們如何能當、要回去、現康濟鼐與杜拉爾會合截住走路、我們不適地土、病

恩屢死、歎稱怎麽可好、準噶爾佔藏以來、一味重徵、又聚斂草料、吐伯特之男女、闔家皆有怨言、似此受罪、幾時是完、惟求性命安全、只有求聖主滿洲大皇帝明鑒、遣派天兵拯救、外準噶爾等與唐古忒人等說、大將軍王領無數大軍向西寧來、聽說與青海台吉等會盟、由青海亦派兵、本年將達賴喇嘛送來、聖主之子將軍王親自又到準噶爾甚爲恐懼、而吐伯特人等不勝歡忭、惟禱祈速來、我們來時、大將軍王親領兵尚未闖出來、現爲首車凌端多布等惟勤派馬牛、年前去看呼嚕蘇台路差人、仍尚未到、小車凌端多布領兵來準噶爾聲言未來、今唐古忒人等將此言傳說、由策旺阿拉布坦地方久未來使、陳喜你被裁旗人、在藏一年、凡藏中之事、一切信息皆知、準噶爾之車凌端多布、車木伯爾、托布齋等住何處、他們形像何如、現有多少兵、由策旺阿拉布坦地方來之小車凌端多布確否、你聞知一切信息、凡事一一告知、告稱、陳喜我係西安小卒、世代蒙聖主恩施、給食餉來養活婦女子嗣、西安兵等奮勉而來、因無詭被準噶爾裁撤、我聞知此事、豈有隱瞞之理、車凌端多布親領百人住藏、車木伯爾托布齋領三千兵住喀拉烏蘇達木等處、共兵不足三千、聲言小車凌端多

布來、竟未來、唐古忒等言、先準噶爾等、每月支領口糧由上年夏六月分口糧業已支領、領過二次、將馬騾牛得以酌領、囙此不及、吐伯特人等惟禱祝天兵何日來救、言天兵若來、亦無寂默、再上年秋住色拉廟楊土司由所屬呢堪噶布楚喇嘛訊問信息、伊言適繞準噶爾一軍人、在唐古忒之丹津家飲醉直哭、丹津向他問、你所哭想家否、那軍人說、我心內憂慮、你怎得知、今阿里地方之康濟鼐杜拉爾台吉領喀齋阿里二盟三千兵將我們後路圍住、囙不得後路、又聞得阿木呼朗大皇帝之子大將軍王領數十萬兵、又青海兵將達賴喇嘛

送來坐牀、如此威力、我兵如何敢當、我們車凌端多布言說、若過呼盧蘇泰嶺、行走甚難、派百人去查看、到三月尚未回來、又聞得我們將努克特地方侵犯、哈薩克布魯特不知怎樣、哭泣向我述說、餘皆照杜拉爾倭木布一樣告知、又陳喜跪告、宗杜額倫特班長色楞等領我們由喀拉烏蘇走行出戰、並未藏匿兵械、口糧完盡、困窮至極、被準噶爾賊所截、留落在藏、今大將軍王領大兵去征準噶爾賊、必將逆賊殺盡、奴才得同大兵復入藏報仇、陳喜世代感受聖主鴻恩、誠意為兵、臣賞給陳喜衣帽軍械等物當兵外、將陳喜送來之喇嘛杜拉爾倭木布給綢緞遣回、為此恭摺謹具奏聞、

據將軍延信稟報準噶爾情況轉奏摺、（五月二十一日、）

奏為據情轉奏事、臣於本年五月十九日撤回楚爾德瑪口地方、平逆將軍延信等稟報、五月十六日撤回德拉布爾時、前鋒營前鋒參領希揆圖差前鋒索爾霍拉濟等沿達賴喇嘛、在巴爾喀木地方勒派騾子、將喇嘛達爾罕溫布遣送前來、因加詢問、你由何處至此、[illegible]多少騾子、由四川所進之兵已到何處、你往碩般多地方與第巴阿爾布巴遇見否、準噶爾賊車凌端多布等現在何處、兵數共有多少、由何處放哨、再聖主將呼畢

拉罕封達賴喇嘛、大將軍王親領大兵青海台吉等領兵將達賴喇嘛送往西藏坐牀、聞唐古忒等皆聞知否、他們怎說、準噶爾賊聞之如何動作、小車凌端多布領兵來藏確否、此外你將所聞儘量告知、再聞在第巴阿爾布巴之滿洲奴僕巴蘭泰派送於你、你差遣否、據稱、上年四月間、達賴喇嘛令我偕首十五人副之、在巴爾喀木地方勒派騾子、四月十五日由宗噶巴廟起身、六月十五日到裏塘、七月二十三日到巴塘、由那至察木多類烏齊、十一月我自己到崇保色爾扎地方、住在那裏頗富宗碩般多、達爾宗吉業東等城之首領等各差人告稱、聖主將呼畢勒罕封達賴喇嘛、大將軍王親領內地大兵青海台吉等兵送往西藏坐牀、故尋我騾子、唐古忒人等聞知、皆行叩頭大禮、不勝喜悅、今日復見天日、各量力共幫給百餘騾子、我上年十二月初三日、往碩般多雅木雅城、會見第巴阿爾布巴、告知我去之故、問準噶爾賊之信息、據稱、三濟往原處去、車凌端多布往叩班禪、拉木扎木巴車木伯爾往藏、托布齊往達木在喀拉烏蘇、沙克河地方駐哨、現準噶爾兵每月所食之物、仍冒稱照六千餘派取、總共兵數不過四五千、小車凌端多布領兵來不確、車凌端多布派六千餘準噶爾

兵、得倭拉濟婦孺錢財等物、他們解送原處、住那克產地方、達賴剌嘛所屬第巴康濟鼐頗伊之下人派解康濟鼐誆稱、我先去派人預備牲口、用兵埋伏、將準噶爾厄魯特等筵宴皆醉、埋伏兵出將六十餘人全行殺害、惟五人潛進、康濟鼐現伊下人解送準噶爾拉藏汗之人、在那克產地方、頗拉藏汗之人、遇見阿里盟兵在阿里那克產交界地方、共萬餘兵、圍立營壘、康濟鼐言、如采明年將呼畢勒罕封達賴喇嘛、來內地大兵青海兵、方合我們渴望已久之意、惟當奮勉輔佐、並無別情等語、於是我回來住崇布色爾扎、本年正月十三日、在第巴阿爾布巴伊所留養了奴僕巴蘭泰遣送於我、令至大兵營、我帶領第巴阿爾布巴所告之信、將寄信之言、向巴蘭泰問否、本年二月二十三日、我由崇布色爾扎起身、各處所帮百餘騾牽來、我來時聞由四川路出內地大兵來至裏塘巴塘、由察木多扎雅克入藏、前路田扎爾固來、查木濤扎雅克地方人等、將戶口寫入檔內給銜名、由此二處各預備牛千隻、以駄口糧、交去以輔助大兵、我們唐古忒人等、聞得聖主封呼畢勒罕、大將軍王親領內地大兵青海台吉等親領兵送往西藏坐牀、皆不勝喜悅、叩謝聖主恩施、察木多額烏齊處之喇嘛等唐古忒等皆來木魯烏蘇地方迎接、言叩謝大將軍王達賴剌嘛、此外再無聞知、奴僕巴蘭泰你何旗何人之奴僕、如何來此、你久在藏、準噶爾兵有多少、何處放哨、情形如何、第巴阿爾布巴向你怎說、若有聞知、詳告勿諱、照向達爾罕溫布問、據稱我係西安廟藍旗佐領柔營長黃顏家人、隨黃顏在班長色楞隊裏當兵、在喀拉烏蘇地方打仗時、我主人黃顏中槍身故、我正顧戶時、準噶爾賊將我拏獲、看守七日、我進出遇一不知名之唐古忒人、將我送至住頗般多地方之第巴阿爾布巴、第巴阿爾布巴向我問明情由、並憐恤我、後我粗學唐古忒言語、第巴阿爾布巴向我言稱、我管理唐古忒兵大官、呼畢勒罕之父為弟、背準噶爾賊來使我們唐古忒人等憂愁至極、現我們無有霸佔手段、無法相隨、將你憐恤、日後我令你作證、乘機將你送回、以達我意等語、第巴阿爾布巴將我如伊子弟憐恤、聞得上年冬時、聖主將呼畢勒罕封達賴喇嘛、大將軍王親領三四十萬內地大兵青海台吉等親領兵將達賴喇嘛送藏、達賴剌嘛又令達爾罕溫布等派送騾子、我向第巴阿爾布巴等告知回去、送給我衣服盤費馬匹、我來時第巴阿爾布巴告稱、你去向大將軍王通曉我言意、現

準噶爾等冒稱每月按六千餘兵領取食物、有正兵不足五千、先我差人去告我所聞信息、令準噶爾等聽聞大將軍王親領內地大兵青海兵將達賴喇嘛送來、知不能抵擋、甚懼、預備口糧馬匹、有潛進情形、雖未潛進一力將大兵抵擋、我由內領唐古忒兵攻伐、大兵由外攻伐、將準噶爾賊亦可殲殺、若本年不進兵、我們唐古忒人等被準噶爾時常擾亂、並無餘剩、若被發覺、我身命未必能保等語、巴蘭泰來時、路上聞說由藏來之唐古忒人等告稱、準噶爾賊言、大將軍王領內地大兵青海兵向藏而進、斷不能抵擋、往原來路去、阿里攔阻、惟

乘空潛進外、並無別法、此外再無聞知、別處皆照達爾罕溫布所告如此、將所問達爾罕溫布奴僕巴蘭泰之話繕寫、一併咨送等語、臣除告知喇嘛達爾罕奴僕巴蘭泰將軍延信等外、將藏之信息、再行究問、據告稱、聞得車凌端多布拉木扎木巴、車木伯爾、托布齊等彼此不睦、他們兵皆有意回去、因不能回去飲酒醉鬧、不遵法令、上年由策旺阿拉布坦處來使、聞班禪額爾德尼被丹書克拏獲、再未遣使、準噶爾等待班禪額爾德尼甚是尊敬、班禪額爾德尼甚悶、氣色不佳、現仍住扎什倫布、達賴喇嘛仍住扎克布哩不出、聞車凌端多布等

將第巴達克冊設第巴時、現他們內甚和好、其餘皆照將軍延信等所告、等因、是以臣將達爾罕溫布咨遣達賴喇嘛營、將奴僕巴蘭泰由驛咨送駐西寧將軍宗扎布、巡撫噶什圖辦給衣服口糧、到西安交原主、外為此恭摺謹具奏聞。

撫遠大將軍允禵奏稿卷八

吳豐培　編纂

賜藥謝恩摺、五十九年六月初二日

奏為叩謝天恩事、五月二十一日撤回布拉哈齊地方時、蒙皇父賞藥三瓶、臣即率領各大臣官員等滿漢兵丁扎薩克蒙古兵丁等望闕謝恩、臣告知各官兵前在西寧時、蒙皇父賞給各項藥品、當即率領各兵叩謝天恩等語、因臣愚昧、在口外有烟瘴、賞給藥品、恐妻聲張、未算汝等、臣等率領大臣官員等叩謝天恩、當即體皇父憐恤官兵之至意、酌計官兵數目、分給眾人、又凡官兵奴隸有病、則即稟請給醫診治、所有各項賞給藥品、一概傳布、今皇父令官兵出口免受瘴氣、特咨告所賞各項靈藥、咨送此藥時、皆皇父親自件件閱看裝瓶、即不異慈父憐赤子之意、我們為臣子者如何能體仰報天恩、各官兵均紛紛跪稱、奴才等世代受恩深重、並無報答、此次出兵、奴才等皆思奮勉、將馬匹牲畜錢糧、均辦理充足、未起行時、聖主仁慈、又恐奴才等染病、在西安時、即賞給各項藥品、此藥大將軍王即體聖主慈意、均勻分給官兵、此藥治愈人馬牲畜、不可勝數、今出口毫無奮勉之處、聖主又因口外瘴氣、再須靈藥、聖主親閱裝瓶賞給、慈父痛養子嗣、亦不過此、奴才等雖愚昧、能不仰體聖主天高地厚之恩、何能仰報於萬一、現所帶之兵、惟有遇事勉力奮勇、將逆賊早日殲滅、以紓聖懷、伏乞代奏、為此恭摺奏聞、

將策旺阿拉布坦使人哈什哈留住西寧、俟事定後再行遣回摺、六月初二日

奏為處理哈什哈事、據理藩院咨稱、議政大臣議奏、策旺阿拉布坦遣來之使人哈什哈并非重要之人、似是專藉遣使窺視我兵情形、不可不防、若將此使人當即遣回、彼必知覺我們進兵消息、此時應派章京一員、前赴巴里坤、將策旺阿拉布坦使人哈什哈絆住、令其繞赴西寧、俟大將軍王奏明行知令其前往之時、再行遣送、未經行知之前、仍令淹留彼處、我們三路進兵事定回來時、如何遣回之處、應俟奏聞奉旨後、編寫文書給與策旺阿拉布坦、再將哈什哈遣回、等因具奏、奉旨依議、欽此欽遵在案、伏思臣進兵以前、車凌端多布所差使人及策旺阿拉布坦使人哈什哈等、現在均無庸行咨覆事件、自應俟我們三路所進之兵回來時、如何遣回之處、再行擬定奏聞、是以遵旨令策旺阿拉布坦使人哈什哈等到西寧後、撥給住房口糧、派兵看守、事定

後、應將哈什哈遣回之處、再行奏聞、除行文駐西寧都統穆森、將軍宗扎布巡撫噶什圖等外、為此恭摺奏聞。

已由索洛木領兵前赴木魯烏蘇並催各處兵馬按期到達摺。（六月初二日。）

奏為催調各處兵馬前進事。臣領兵於四月二十五日由西寧起行、由木魯巴拉輝後路行走、仰託皇父鴻福、官兵於五月二十四日皆至三音索洛木、將軍延信領進藏之兵、由登努特拉特嶺前路行、走二十七日亦至三音索羅木。臣將官兵編列隊伍、等候青海王台吉等兵、至是月二十九日議政大臣咨稱、奉旨、看本年稍旱、今四路行兵大臣等速即行文軍營、年旱、馬匹牲口尚未至死、或應進之路極旱無水草者、行兵大臣等已定期進兵、他們焉敢因旱將兵私行阻止前進、軍事所關甚大、朕先屢告議政大臣行兵大臣等、軍事變化不定、不可預定須乘機辦理、是以朕思降旨、若無旨、則行兵大臣難以行事、若至極旱行至所指之處、而所指之處亦旱無草、馬匹牲口若死、兵何能回、明年兵何能進。若行兵地方雨水應時、草厚、行無躭延、即可進兵、天旱馬瘦、雨水不調、草不好、不可進兵。行兵大臣議定具奏、斷不可固執定見、本年不進兵、明年再進、亦無不可、著即咨行、今其

回奏、路遠咨文不能早到、不可躭延、每一隊接連再咨一次、巴里坤阿爾太二路、有一處不可行、則其一處、西路雲南四川兵各隊亦然、欽此欽遵、咨行在案。臣恭維皇父為兵深謀、諭示周詳、然本年西藏口外、并未成旱、仰託皇父鴻福、斷然無妨、惟西藏素稱寒冷、西寧出口地方、水草不斷、至索羅木看視草還好、訊問噶扎爾齊等、由索羅木至木魯烏蘇、其間水草皆好、木魯烏蘇尤好、且地方亦暖、現看情形、託皇父洪福、想索羅木至藏可以毫無躭延、再是月二十五日、親王羅布藏丹津差人稟稱、本王羅布藏丹津於本月十三日由家起行、二十八日追及等語。貝子丹鍾差人稟稱、本貝子丹鍾於十四日由家起行、二十九日追及等語。郡王察罕丹津差人稟稱、本王察罕丹津急速於本月十三日由家起行、因路遠馬瘦雪大、馬匹在途中喂養、六月十三四日可到等語。臣閱看青海人等無信、一味遲延、是以臣因王察罕丹津等領兵行走遲緩、派員外郎蘇金泰前往迎接王察罕丹津等、傳諭蘇金泰你見王察罕丹津等告稱、先令爾等於五月初十日來至索羅木、屢次傳行、王羅布藏丹津係青海尊長人、為衆模範、你自己不到在他人之前、遇有指導之處、何顏與大衆說話、現我至索

羅木等候、王等急速來此、你親齎咨文令其速來。二十八日、青海親王羅布藏丹津來稟稱、我由家於本月十三日起行、我所屬之兵、着於本月二十三日起行、再令左右翼各王台吉等、均於五月十三日起行、向索羅木來、一概皆已傳行、於六月初十日共進、惟王察罕丹津能到、其餘貝勒台吉等須過初十日到。臣告王羅布藏丹津說、皇父言你青海各台吉等皆圖什汗之子孫、屢施高厚之恩、比衆尤為愛護。你等皆受皇父重恩之人、今逆叛策旺阿拉布坦、無故毀爾等祖父圖什汗所立道教、將你等骨肉拉藏汗殺死、累及婦孺、全行搶掠、皇父不忍看視、將令我為大將軍、交付大兵與你等會同前往、扶持圖什汗所立道教、原為你青海台吉等之事、你係青海之長、率領衆兄弟、理當盡力奮勉。再領兵各台吉等即應親身前來、王你既親來、你各兄弟之未至者、速咨文差人迎接他們、親自領兵於六月初十日至索羅木、若照此不能領兵來至、差人交明傳行各貝勒貝子公台吉等、親自急速於初十日必來至索羅木、若有違令、必治以軍法、斷不寬恕。親王羅布藏丹津又稟稱、大將軍王親向敵區深入、我自己亦與大將軍王同行、我所屬之兵、計可追來、先已令我弟兄勉强差人傳催、

令又令他勉强接路急速差人。現我並無事、我必須隨大將軍王去、將我正兵人等照數派妥留在此處、交與將軍延信等領去等語。臣向王羅布藏丹津說、王你感戴皇父養育之恩、跟隨我先去奮勉亦是、然你係青海之長、掌印親王、言說在索羅木地方你等會盟、事亦至要、辦結此事、你親與將軍延信在後來追我。二十九日貝子丹鍾勉力來傳言、我等正兵皆於是月二十三日起行、下月十五日來至索羅木等語。臣親領往木魯烏蘇之兵、留與將軍延信、王羅布藏丹津等、在索羅木等候青海各王台吉等兵、六月初十日全行來至、你親領緩喂馬匹、令起身向木魯烏蘇、來人等若全未來到、王台吉等親身急速不過十五日、先行起身前來、將各兵交妥實人喂養馬匹、再令追來。臣領進藏之兵並達賴喇嘛、於六月初一日緩喂馬匹、向木魯烏蘇起行、至木魯烏蘇後、另行具奏外、為此恭摺奏聞。

分兵駐守各要地摺（六月初二日、）

奏為分兵駐守事。臣前具奏大兵起行後、令訥欽王納爾蘇、都統楚宗留在西寧、俟京城兵來到後、鳥槍護軍五百名、合莫拉托什綠旗兵五百名、令訥親王納爾蘇等帶領、緩喂馬匹、往棍邊地方住紮、令宣府五百綠旗

兵往柴達木住紮、等因、具奏在案。臣伏思、今我兵進至木魯烏蘇、佔守住紮、由雲南四川路進征之兵、又添大批軍隊、阿哩喀齊等盟人等、皆與準噶爾不睦、康濟鼐等已斷截賊之退路、卑凌端多布被逼由噶斯路撩出逃走、或由策旺阿拉布坦處出少數兵由喀拉沙爾在青海邊界等處滋擾、皆難預料。噶斯口地方至要、若在德布特爾地方住兵、與藏相通之要路口住哨、可以守噶斯口、而青海之努克特亦可保守、並可通伊孫查罕齊老圖。德布特爾地方離柴達木有四百里、德布特爾住兵則柴達木地方無事、柴達木地方餘兵二百名、合

副將陳棟所帶五百兵、移在德布特爾地方住防。臣出口來時、察看棍邊及木魯烏蘇、離德布特爾皆遠、棍邊無事、令訥欽王納爾蘇所領住棍邊一千兵、亦住德布特爾地方、惟止住滿洲綠旗兵、不知地方要路口、在德布特爾週圍住之貝勒旺楚克拉布坦、台吉索諾木達什應派六百餘兵、止令赴藏、令派滿一千之數、與我兵同住。護軍參領中保、與台吉索諾木達什甚睦、留中保管理蒙古兵丁、訥欽王納爾蘇、都統楚宗等亦同行管理。現德布特爾地方所住之兵、與由藏相通之查罕托輝地方住一哨、噶克查郭必邊界倭爾通地方住一哨、

每哨滿洲綠旗蒙古兵撓合住紮、此二哨住兵、離德布特爾地方皆足三百里、急速有事來告、相距太遠、此二哨之間、訥欽王等酌量撥哨住守、再由伊孫查罕齊圖通來之路、訥欽王等與青海人等皆說係要緊形勢地方、亦酌量住哨、每哨令新滿洲等各派一人為長、行文知照。移住德布特爾地方、所住之兵、伊孫查罕齊圖令侍衛倭和等住守、訥欽王納爾蘇、都統楚宗、阿爾思護軍參領中保等皆着行文、令柴達木地方之兵、移住德布特爾、令原由西寧至柴達木所住之驛皆撤回、令改住德布特爾至通木魯烏蘇之路、辦理驛站等事、

亦着行文知照。為此恭摺奏聞。

第巴阿爾布巴由藏投誠詳情摺。（六月初七日。）

奏為恭布盟長、代琫第巴阿爾布巴獨身由藏來投、恭摺奏聞事。本年二月間、令達賴喇嘛派遣阿旺羅布藏蘭占巴為首、噶布楚原端諾爾布、阿旺三魯布為副、前往藏地探信、令於六月十五日回至西寧、等因、曾經具奏在案。臣領兵於六月初四日、行至二索洛木之間霍爾河地方、適阿旺羅布藏蘭占巴等來至、稟稱、在離藏四日程之張里塘地方、會遇達賴喇嘛之父索諾木達爾扎之親戚代琫第巴阿爾布巴、告知我等赴藏之故、

第巴阿爾布巴言、看你等此來情形、是大將軍王親身來送達賴喇嘛是實、現準噶爾人等甚倚重我、他們一切事情、我皆知其詳細、亦有時向我商量。現在大將軍王已與達賴喇嘛親來、我豈可仍在此地、現車凌端多布令我率唐古忒兵三百、又派準噶爾厄魯特托克托齋桑領六十厄魯特、皆交我令往迎截四川兵、應攻則攻、不可攻則探信陸續呈報。我與準噶爾人等有何誠意、惟有假托自盡、逃離此地為是。因令伊屬下人齋出稱說他自盡、他的馬匹衣服等物、皆拏去送交喇嘛等、於夜間第巴阿爾布巴領一人同出、路上隨行之喇嘛

平民皆陸續來投、共領三十人同來、已至離營百里地方、第巴阿爾布巴說、我係初次見大將軍王及達賴喇嘛、須選看吉日、擬於初六上吉日來見等語、稟報前來、是以臣當日派侍衛章京前往迎接問好、即照所告日期、令其來見、初六日行至倭端塔拉、又派大臣及侍衛等拏茶往迎、營盤紮齊、兵列隊畢、將第巴阿爾布巴引進、伊跪執哈達請皇父聖安、繼問臣好、遞臣哈達、臣向第巴阿爾布巴恭布盟長代琫執手問好、令伊坐西邊飲茶、臣向伊說、上年我知你與索諾木達爾扎是親戚、交索諾木達爾扎轉給你信、你答信內有領得奴僕巴蘭泰善為收養之言、我聞知甚樂。你今嚮慕滿洲聖主仁化、來請恩施、甚是可嘉。你如何出藏、你係在藏辦事為首之人、為車凌端多布等信用。車凌端多布等聞大兵前進之信、如何相商、情形如何、一切事件、你須明切稟告、據稟稱、本年三月二十日、車凌端多布聞由四川路來兵、因派三百唐古忒兵、并令厄魯特托克托齋桑領六十厄魯特為副、皆交我率領、從西路由我家前去迎截、在喀拉烏蘇地方、托克托齋桑領他們夥內六十人、由別路赴察木多地方、我領唐古忒兵至張里塘地方、遇達賴喇嘛所遣之阿旺羅布藏蘭占巴等三喇嘛

向我告知情由、我原見滿洲佛聖主天兵來、曾與唐古忒倡首人等在佛前發誓、俟大將軍王親自領兵前進之時、乘機效力。今大將軍王與青海台吉等領大兵來送達賴喇嘛是實、我靜靜思想。如不能來在大將軍王前實心奮勉效力、使與我們發誓本意不合、是以令我心腹之人聲稱我已死、我唐古忒例、人亡後一切好物皆令各處喇嘛拏去、我於夜間顧一僕人與阿旺羅布藏蘭占巴等出走、斯時第五世達賴喇嘛之師弟之子羅布藏丹津、聞大將軍王送達賴喇嘛來、亦同來叩迎、五喇嘛二十平民皆來隨我、我們共來二十七人、行至碩

般多城、向碩般多城首領色木布奈並章覺特已告知來由、他們言大將軍王領大兵送來達賴喇嘛是實、願各派一使者、一同隨去在大將軍王前瞻達賴喇嘛前請安、如果真來、則我們二人中章覺特已親自守城、色木布奈帶五十餘兵往木魯烏蘇去叩見大將軍王并達賴喇嘛、即在大將軍王前效力奮勉、羅布藏丹津胞弟策旺達克巴為洛隆宗城長官、知伊兄與我同來、他亦派一使者給大將軍王瞻達賴喇嘛請安、洛隆宗城長官薩木達爾奈、亦遣一使者、他言、如果大將軍王達賴喇嘛實來、則我先遣人親往木魯烏蘇叩迎、在大將

軍王前効力、我帶來四人、皆應遣回、或不必遣回之處、隨大將軍王指示遵行、再準噶爾車凌端多布領兵來殺拉藏汗、佔西藏、毀三百餘寺廟、殺赤帽多爾濟拉克明都凌等四十餘大喇嘛、三千餘喇嘛皆令還俗、再班禪額爾德尼索克班齊木布、原與策旺阿拉布坦互相通信送物、因有別意、班禪額爾德尼弟之子多爾津咱巴及其弟弟沙布隆布魯拉固、被車凌端多布拏獲殺害、車凌端多布因與格勒克鐘奈好、將伊送往策旺阿拉布坦處、準噶爾人等以禮敬重班禪額爾德尼、班禪額爾德尼因殺伊二姪、心甚憂愁、氣色頗瘦、再第巴達

克冊台吉、雖是首先辦事、然已七十餘歲、本為庸人、一切事宜、他不担承、皆噶隆拉什咱克巴、噶倫隆布奈與我三人辦理、準噶爾兵來、軍事錢糧、我三人同辦、車凌端多布內羅拉什咱克巴甚為信任、商辦一切事宜、他亦告以實意、然我與拉克咱克巴、隆布奈三人、凡所言彼此不諱、聞上年聖主滿洲大皇帝之子大將軍王來、親領大兵、甚敬重達賴喇嘛、推廣黃教、以安衆生、我三人同商、聖主滿洲大皇帝兵來、我們盡力發出誠意、在普陀金塔前商量三四次、發誓後、無來兵消息、靜靜忍耐、本年三月二十日、車凌端多布忽喚我們訊問、聞得大

將軍王自率五萬兵、青海台吉等一萬兵、共領六萬兵、合力送達賴喇嘛來等語、爾等聞知否、答稱並無所聞、出來後、我與隆布奈二人向拉什咱克巴訊問、車凌端多布一切事宜、向你商議、實心不諱、此言他由何人所聞、如何商議之處、令你探信、後拉什咱克巴告知我們此言在巴爾喀木地方去征正賦、聞青海使者等向唐古忒人等說、車凌端多布等所商、由內地來何項大兵、即有迴避之例否、他們來困倦、我們受安逸、亦不過二諾英觀烏巴什、遣人拏獲取信探子、思他亦遣人拏獲我們探子、我們拏獲探子取實信、照台吉教令、在二諾

莫歡烏巴什之間迎接再計、若不能、則其時我們赶緊避去、斷不追我們等語。再我意準噶爾人等、在二諾莫歡烏巴什來迎、一人騎二三匹馬、餘馬馱行李口糧、皆放在達木、騰格里淖爾、濟爾噶朗圖他拉三處、渡過庫顆章噶爾烏蘇渡口、擊玉舒盟濟魯肯他拉、由齊達木、仁恭以下至藏一路、大兵青海兵撓派五千、由此路征進取藏、留一千兵據守、餘兵赴此三處、搶得他們馬匹牲畜口糧之類、尾後追擊他們、由兩邊夾攻、可以殲滅他們、雖敗、亦斷不能進出、今我們如何行走之處、請大將軍王指示、我等捨身奮勉效力。臣告第巴阿爾布

巴、我皇父如天日之明、如佛之仁慈、你唐古忒人等行兵不熟、被準噶爾逼迫、確知無法逃脫、你今聞來兵、發出誠意、懇切奮勉、你們先前被迫所行之事、皇父必然寬宥、你今已聲稱身故、你自己暫不能回去、先遣妥當人到那邊、將我此等言語、全行告知你的朋友們、令其各皆奮勉行事、俟成功後、你們出力之處、我斷不隱諱、必奏聞皇父等語。臣查由木魯烏蘇進藏之路甚多、或分路進兵斷伊後路、或遣四川兵斷其後尾之處、俟臣領兵至木魯烏蘇時另行奏聞外、臣又告知定藏將軍噶爾弼云、車凌端多布派兵迎截你們、遣第巴阿爾布巴為首、令第巴阿爾布巴仰慕皇父之仁化、親自來投、彼或又遣別人迎截、不可預定、你領兵由察木多行時、營盤令好自固守、哨探令遠遠望看、小心防備、西路兵必須一齊前進、與事有益等語。業行文告知、第巴阿爾布巴、因仰慕皇父之仁化、由遠方誠意來投、臣舉酒令飲、另支帳房、派大臣等與之酧酢、宰殺牛羊、備辦飯食點心菓子桌筵宴、直至下人亦給與食訖、又賞給蟒袍珠子涼帽狐狸帽帶子靴襪撒袋各一件、備鞍馬一匹、綢四足、銀三百兩、同伊來之第五世達賴喇嘛師弟之子羅布藏丹津、係體面人、賞給綢二足、銀四十兩、五喇

嘛每人綢各一足、銀各十五兩。二十四平民每人綢各一足、銀各十兩。第巴阿爾布巴進臣贄見之禮、哈達一件金三兩、菩提獸皮一件、氆氌三足、香五束、領取哈達菩提獸皮、餘物皆退回。第五世達賴喇嘛之師弟之子羅布藏丹津、進臣哈達一件、氆氌二足、領取哈達、氆氌退回。第巴阿爾布巴既係達賴喇嘛之父索諾木達爾扎親戚、令在達賴喇嘛營附近一同行走、為此恭摺奏聞。

第巴阿爾布巴呈遞碩般多等處首領來稟、譯出

奏聞摺。六月初九日。

奏為譯出第巴阿爾布巴等稟文事。六月初九日第巴阿爾布巴稟稱。我來時碩般多城首領官色木布奈、章覺特巴、洛隆宗城首領官、策旺達克巴、薩木達爾奈各差一使者執持稟文問大將軍王好。我前日見大將軍王時、因我一時疏忽、忘未稟告等語。隨即呈附鈐印唐古忒文四件、經繙譯閱文內稱、天下一統滿洲佛君王之子阿哥王明鑒碩般多地方居住之首領小人色木布奈誠意跪稟。聞因達賴喇嘛坐牀。阿哥王憐我們唐古忒生命、親領大兵來臨、衆皆合掌祝禱、小人捨身在阿哥王前出力、阿哥王 明鑒、伯稜哈達克、淨白繕繕吉

日呈進等語。又一文內稱、天下一統滿洲佛君王之子阿哥王明鑒碩般多地方居住之首領、小人章覺特巴誠意跪稟、聞因達賴喇嘛坐牀、阿哥王憐我們唐古忒生命、親領大兵來臨、衆皆合掌祝禱、小人捨身在王前出力、阿哥王明鑒、伯稜哈達克、淨白繕繕吉日呈進等語。又一文內稱、天下生命之主滿洲君王之子阿哥王脚踏蓮花之下、洛隆宗城居住之首領、小人策旺達克巴跪稟、阿哥王思憐我們唐古忒人等、因達賴喇嘛坐普陀牀、領大兵來臨、小人暨大衆人等聞之不勝歡樂、自此以後、不惜身命、在阿哥王前効力、阿哥王 明鑒伯稜哈達克淨白繕繕吉日呈進等語。又一文內稱。天下生命之主滿洲君王之子阿哥王脚踏蓮花之下洛隆宗城居住之首領、小人薩木達爾奈跪稟、阿哥王思憐我們唐古忒人等、因達賴喇嘛坐普陀牀、領大兵來臨、小人暨大衆人等、皆不勝歡樂、自此以後、不惜身命、在阿哥王前効力、阿哥王明鑒、伯稜哈達克、淨白繕繕吉日呈進等語。是以臣將碩般多城首領官色木布奈等所進之伯稜哈達暨四疋繕繕願受、並向他所差四使者告稱。你們回去告知你們首領、稟文伯稜皆已接到你們此次誠意奮發、我必奏聞皇父、你們皆有知識之

人應率領衆唐古忒人等奮勉効力、有圖謀準噶爾機會、則酌量而行、機會斷然不可失掉、你們自己來木魯烏蘇見我、並叩謁達賴喇嘛甚好、咱們不久即可相見、因送給四首領官粧緞各一疋、綢各一疋、為此恭摺奏聞。

蘭占巴洛布藏等由藏探來信息摺。（六月初十日。）

奏為探得藏內信息事。本年六月初七日達賴喇嘛之父索諾木達爾扎之親戚第巴阿爾布巴獨身來投、就其稟告各項信息、臣於是月初八日行至噶達孫齊老圖地方時、曾經具摺奏聞在案。今因差遣往藏探信之

西恩囊蘇屬下蘭占巴洛布臧莫洛木、西拉布班珠爾、魯木布木囊蘇屬下班第阿旺索諾木達什達爾濟等、由藏回來稟稱、我們由巴爾噶木路赴藏、於四月十六日到藏、到我們進素識之唐古忒阿拉松楚家、探問一切信息、他告稱、車凌端多布領三百人現住西藏、托布齊領一隊兵住喀拉烏蘇、四月初間移住達木之額伯勒肯舒木挠爾地方、蘭占巴車木伯爾領一隊兵住騰格哩諾爾地方、準噶爾人等號稱有五千餘兵、真正只有三千餘、五月初三日、車凌端多布往達木去、托布齊蘭占巴車木伯爾亦於是日到達木、傳說有商辦之事、不知所商何事、我們合唐古忒人等、此數年中、被準噶爾困害的受不得適纔聞得由巴爾喀木路所來之兵傳說、大將軍王親與青海台吉等領大兵送來達賴剌嘛、唐古特男女老幼、皆各歡樂、齊說可到見天日之日、合掌禱告盼望、此處準噶爾人等亦皆聞知、未聞所商如何、惟由三月十六日起、湊馬牛口糧、皆送往騰格哩諾爾、想他們必然逃去、二諾莫歡烏巴什、哈拉彥胡查、此三處派有唐古忒人等住哨、再車凌端多布於上年十一月間、聞得阿里巴邊地方有兵、打聽確實、派二十人前往、惟二人回來、十八人被阿里巴人等所殺、抑或被拏獲、確實之處、我們不知、現阿里喀齊皆有戰事、互相住哨、又問蘭占巴洛布臧莫洛木等、你們遇見素識之唐古忒阿拉松楚向之探信、準噶爾一切消息、必皆聞知、小車凌端多布領兵來確否、由策旺阿拉布坦處來使否、我們四川兵到何處、聞說準噶爾人等遣兵往截四川路兵、此言確實否、遣誰為首、你們聞知、全行告知、據稱、小車凌端多布領兵來藏、由上年常說並未來兵、此言是虛、由策旺阿拉布坦處未來使者久矣、我們在藏隱藏、居住三日、是月十九日即尋路回來、四川兵至何處、準噶爾兵是否迎截、遣誰為首之處、並未聞知、我們由庫庫顯以下至玉舒柱渡口地方、聞玉舒盟人等告稱、五月二十五日、來準噶爾十五人、搶奪住庫庫顯查拉貝勒達彥屬下唐古忒伯爾峽台吉二十餘馬、伯爾峽台吉領衆人追去、殺三人、拏獲三人、問得準噶爾探人共來三十人、我們十五人要來搶馬、那十五人在河邊等語、此外並無所聞、自查貝勒達彥屬下伯爾峽台吉拏獲準噶爾三人之處、俟至木魯烏蘇訊明另行具奏外、因賞給奉差之首領蘭占巴洛布臧莫洛木綢二疋、隨去之西拉布班珠爾、班第阿旺索諾木達什達爾濟綢各一疋、并給與飯食、為此恭摺奏聞、

大軍已行抵木魯烏蘇摺。六月二十二日。

奏為進軍事。前臣領兵於五月二十四日到索羅木、將軍延信領入藏之兵、二十七日亦到索羅木、青海兵仍尚未到。臣親領往木魯烏蘇之兵、留與將軍延信、候青海各王台吉等兵、着令追來。臣領入藏之兵、帶達賴喇嘛、於六月初一日從容喂養馬匹、向木魯烏蘇前進、曾經具摺奏明在案。今仰託皇父威福、於六月二十日已到木魯烏蘇、所有官兵皆好。旋據隨來之第巴阿爾布巴稟告、聞得由四川所進之兵、馬匹無少間斷、又接到領雲南兵之都統烏格等稟稱、我們兵在中甸地方、接

得由四川向裏塘前進之都統法拉、總督年羹堯、護軍統領噶爾弼咨稱、雲南兵由中甸出口、自咱瓦恭布直通西藏之路、在察木多南若必會四川兵、則雲南兵繞道行走、必至勞困。我們四川兵、由巴爾喀木、察木多額烏齊、索羅木入取西藏巴爾喀木後路。雲南兵自中甸由咱瓦恭布入取西藏前路、如此分路齊進、甚為有益、我們四川雲南兩省大兵、在喀拉烏蘇拉哩渡地方約見。等語。因咨文領兵官於四月十八日由中甸起行、自拉普渡江、渡喀拉烏蘇渡口往至拉里路、到拉哩後見四川兵、由四川將軍指示遵行、若相離遠不可見、則使宜而行。臣當即備文咨覆云、我們兵乘機而行、惟雲南兵先入、力弱可慮。我親領兵於六月二十日已到木魯烏蘇、雖因將軍噶爾弼約討、我們兵七月底八月初到西藏。現青海兵尚未來至、是以候青海兵一齊征進。你們兵會合噶爾弼兵、與噶爾弼探聽我們兵信息、一齊前進、必須約定日期。等候行走等語。都統烏格將軍噶爾弼咨文、由內詳行。又咨文第巴阿爾布巴之人、由外小路行、俟將軍延信領青海兵到時、臣遴派征進之兵、由何路起行之處、另行具奏。所有臣親領兵至木魯烏蘇之處、恭摺奏聞。

拏獲賀晶探信之溫布達木巴達爾濟等訊取招供摺。六月二十二日。

奏為拏獲探信人訊取招供事。臣於六月十一日行至巴彥喀拉、遣番水革之藍翎珠瑪山、帶領班禪額爾德尼屬下商人溫布達木巴達爾濟、閙都布卒木畢、尼魯特達爾扎巴咱爾等前來。據珠瑪山稟稱、在嶺前遇見四十五人牵領牛馱子行走、因向之盤詰、據稱是班禪額爾德尼屬下商人、往多巴西寧去。又據達爾扎聲稱、伊有詳細言語相告。是以將首領二人及二尼魯特一併帶來等語。臣前聞第巴阿爾布巴來告、上年車凌端多

布與伊相商、欲派一羣商人在多巴貿易、遣往西寧地方探信、後並未派遣、今來此商人可疑、當得查訊、隨即訊問溫布達木巴達爾濟等、你們皆何處商人、往何處去貿易、你們帶來何項物件、你們何日出藏、準噶爾車凌端多布等、現住何處、他們兵共有多少、同答稱、我們皆班禪額爾德尼屬下之人、班禪額爾德尼每年遣貿易人往多巴西寧貿易、準噶爾車凌端多布等佔藏以來、並未遣人貿易、本年因牛無瘟疫、告知車凌端多布、令溫布達木巴達爾濟鬧都布車木畢二人為首、四十三人為副、騎六十馬騾、八百牛馱、帶有錯鑄鉛曹草羊皮狐狸皮水獺皮狼皮猞猁皮、銀六百兩、我們因來貿易、由班禪額爾德尼領取印文、車凌端多布給我們路引、本年三月二十七日由拉什魯木布起行、自後路由叢嶺從騰格哩諾爾來、渡喀拉諾爾、上拜都渡口、來到拜都齊欽之日、忽來十六尼魯特、搶我們牛羊羣、後問你們何人、我們說皆班禪額爾德尼屬下之貿易人、令伊等驗看印文、並求還給牲口、他們繞給還牛羊羣、並稱準噶爾哨兵共來三百人、庫庫顯多樂倭洛木、亦有哨兵、少給我們口糧麪茶奶油、並指示渡口而去、此十六人以外、未見別人、我們來時、聞得車凌端多布往藏、

托布齊蘭占巴車木伯爾皆住達木、他們準噶爾兵五千五百人、聞說四千兵、我們因居住較遠、不知兵之實數、又訊問尼魯特達爾扎巴咱爾、你們何處尼魯特、因何與唐古忒人等成羣出來、你們果是班禪額爾德尼貿易人、則班禪額爾德尼知我親自領兵在西寧、不問我好、不與我咨文、有是理乎、並且此數年內班禪額爾德尼並未遣人來貿易、今年大兵來進藏、你們即來貿易、你們定非班禪額爾德尼所遣、顯然是準噶爾車凌端多布令你們裝作貿易差遣探信、在此務將實情稟告、稍有隱諱、處以嚴刑、經一一嚇問、巴咱爾答稱、我原是班禪額爾德尼屬下人、我們未來以前、不記日期、車凌端多布到扎什倫布後、我往喇嘛色布特班第家去飲茶居住、伊云、車凌端多布告知班禪額爾德尼商卓特巴、教派人去貿易、俟他們到後、探聽內地兵在何處、青海兵與內地兵何處相見、何時進藏、由何處放哨之處、一切信息須詳細探明等語、又達爾扎答稱、我是霍碩特人、我主係扎薩克圖王台吉、因伊弟喇嘛拉布宗洛布藏鍾奈、在班禪額爾德尼處當喇嘛、將我撥給他弟、我今即班禪額爾德尼屬下人、今年二月間、準噶爾蘭占巴車木伯爾亦到扎什倫布我們起行以前

扎什倫布、廟喇嘛西拉托洛海向我告稱、有三月初二或初三日夜間、溫布達木巴達爾濟獨自往蘭占巴車木伯爾家去、聞說住一夜、未聞何事、此喇嘛溫布達木巴達爾濟、原在準噶爾住過五年、與車凌端多布甚最好、我們來時、蘭占巴車木伯爾在商卓特巴前告溫布達木巴達爾濟、你往多巴西寧去、若探得一切軍信、即令達爾扎即速來告、後我主拉布宗洛布藏鍾奈亦告我說、溫布達木巴達爾濟探得軍信後、向你說明、你先即速來告、後又密秘告我云、你到青海親告親王羅布藏丹津、貝子丹鍾台吉吹拉克諾木齊、桑布扎布、額

爾德呢台吉等、黃教是我祖固什汗所立、今異姓之準噶爾人等來佔據、我們何能忍受、看你們阿穆呼朗大皇帝、施鴻恩非無福澤之人、你們自己領兵、與聖主大兵來會、殲滅逆賊準噶爾并無難處、不可遲緩、現準噶爾人等皆言、內地兵漢仗甚好、槍箭利害、惟無長槍、再有長槍、則天下無敵、內地兵若與青海兵會合齊來、我們實不能當、甚懼你們三路進兵、由庫庫顯可以少來兵、多欒倭洛木拜圖、此二路須用大隊強壯之兵方好、準噶爾人等行兵、或進或退、前後兩傍皆放哨、你們大兵渡過木魯烏蘇、亦照此放哨、牧羣須要看守嚴密、準

噶爾人等必侵犯牧羣、此等處須向領內地兵大臣等告知、本應書寫文書交你們送去、惟準噶爾人等最好詐疑截詰必捷尋、若令尋獲文書、則我命不保、是以令你親回告知、並未用文書、溫布達木巴達爾濟探得軍信、必先遣你、你必須設法將我此言告知王羅布藏丹津等再來、或派喜詳、再準噶爾曾將拉藏汗屬下人送往伊犁、被阿里地方康濟鼐攔截收去、此內有台吉蘇爾門屬下人二人、趕回二十一匹馬騾、三桿槍、四枝箭、二把腰刀、脫逃出來、尋路赴青海、在諾們歡烏巴什那邊與之相遇、欲與班禪額爾德尼貿易人一同行走、溫布

達木巴達爾濟不聽、將二人拏住交給在沙克地方住哨換班回去之準噶爾人解交車凌端多布、在藏準噶爾兵三倍內、霍碩特圖爾固特霍濟特人二倍餘、互相埋怨、說在準噶爾一日不得安逸、今小車凌端多布又無領兵來換信息、我們家中必然出事、阿穆呼朗皇帝處凡投降人等皆享富貴安生、如皇帝大兵來征、必能見着、俟相見時零星投降、決不能因此治罪、大家都如此說、再我們起行來時、車凌端多布由藏地派巴木巴爾等二人、送過喀拉烏蘇邊界、在路上向我們相埋怨說、準噶爾到老亦是活受罪、薩木坦人等投歸阿穆呼

朗皇帝皆坐高牀、甚是安生、我等必須向阿穆呼朗皇帝投降、方能享受太平安樂、再闔唐古忒人等言說、俟滿洲聖主天兵來到、大家由內叛亂、以取準噶爾之首、我向帶我來之侍衛說有詳細言語相告、即是此言、此言并未告知溫布達木巴達爾濟、又訊問溫布達木巴達爾濟、班禪額爾德尼感滿洲聖主厚恩、致敬滿洲聖主、全行皆知、今策旺阿拉布坦無故給車凌端多布一支兵、遣往西藏、毀壞寺廟、殺害喇嘛等、致令土伯特人等、生命憂慮至極、又殺班禪額爾德尼之弟之子、班禪額爾德尼年老、心中甚是憂悶、聖主不忍坐視、因冊封達賴喇嘛、以廣黃教、而安土伯特衆生、遣大兵進藏、安慰班禪額爾德尼之心、又訊現因教道大事、我往西寧、班禪額爾德尼既然知道、為何不派人問好、又不給咨文、可見你們並非班禪額爾德尼所遣、顯然是車凌端多布等遣你們裝作貿易探信、並且厄魯特達爾扎巴咱爾業經供稱、車凌端多布到扎什倫　布、派令你們探我們大軍信息、你們起行以前、蘭占巴車木伯爾亦到扎什倫　布、你往他住處去一夜、你原在準噶爾住過五年、與車凌端多布甚好、你是車凌端多布、蘭占巴車木伯爾親近之人、今你來西寧地方、豈有不教你們探聽大軍信息之理、車凌端多布等教你探何信息、你往蘭占巴車木伯爾家去一夜、所說何事、凡此等處據實供說、若稍隱諱、定加重刑、據供稱、我未來以前、三月十三日、蘭占巴車木伯爾到扎什倫　布、叫我們到商卓特巴前、教我們往多巴西寧地方去貿易、聞得滿洲大皇帝之子王、領無數大兵來西寧、現在西寧兵共多少、何日領兵來藏、得有進兵實信、即速遣達爾濟告我、想告知他們信息、怕他們亦無法應付、現在車凌端多布與我們商卓特巴及達爾扎之主拉布宗洛布臧鍾奈、此三人一心一意、甚為和睦等語、次日行至巴彥喀拉嶺地方、溫布達木巴達爾濟中氣身故、查溫布達木巴達爾濟、厄魯特達爾扎等、係準噶爾車凌端多布派令探取內地兵入藏信息之人、理當治以重罪、惟係班禪額爾德尼屬下人、執有班禪額爾德尼圖記、車凌端多布因順便教令探信來告、因畏懼無法、始行承受、且為首之溫布達木巴達爾濟病故、其餘唐古忒與之無干、厄魯特達爾扎巴咱爾留在臣處、俟親王羅布藏丹津等到來、問明二人之故、再另行辦理、其餘唐古忒等、他們所交行李多捆、酌派綠旗官兵送往多巴地方、到多巴後再行給與、并派官兵看守、令伊等照前妥為貿

易、仰託我皇父威福、事成回來、如何遣回之處、再行酌定、其西寧都統穆森、將軍宗扎布、興撫喝什圖咨文、交地方官等咨行、為此恭摺奏聞。

訊得敵情具奏摺。（六月二十二日。）

奏為訊得敵情事。臣領兵到木魯烏蘇、齊欽圖拉喝圖喀拉烏蘇、於六月二十一日據貝子拉查布差阿旺達什稟稱、我所屬宗綏齋桑前經遣令在崇布色爾扎探信、至本月十七日回來告稱、我到崇布色爾扎探詢信息、因未見有由藏地出來之人、並未得信息、於五月初五日適逢拉藏汗所屬烏巴什車臣齋桑由藏逃來、我將伊帶來、送往大將軍王處、等因。臣訊問得烏巴什車臣齋桑、你何處人、如何逃出、何日起身、準噶爾車凌端多布等現在何處、兵有多少、小車凌端多布領兵來確否、車凌端多布等屢次擱截我兵、今聞我兵送達賴喇嘛來、他們有何議論、策旺阿拉布坦有信否、曾向藏地遣使否、你將知道一切信息、全行告知。據稱、我原係噶拉丹肐叔楚庫你烏巴什之奴僕、噶拉丹拏獲伊叔楚庫你烏巴什、我父領我來投青海達賴汗、三十五年往博羅崇克克地方、現我妻子戶口皆在博羅崇克克、後台吉蘇爾咱由青海往藏去、我隨同去、遇著戰事、準噶爾

人等將我拏獲、三濟齋桑並有許多人將我收養、車凌端多布將拉藏汗屬下人等送往策旺阿拉布坦時、三濟等未送我、將我留在西藏、我因看準噶爾所行、不能長久、我妻子戶口兄弟皆在青海、因想何必在此、本年四月初五日、騎一馬、我兄弟五人帶我至色木布車木布胡圖克圖所住之老廟、告稱、今烏巴什車臣齋桑前往青海、準噶爾人等如問我們是否在此處、惟告之已死、你同使者進去、到青海時、告知色木巴車木布胡圖克圖、即請大將軍王及達賴喇嘛安、派伊使者索克貢再薩哩哩木布車胡圖克圖、派伊使者蘭占巴一同送我由巴爾喀木路進來、五月初五日到崇布色爾扎、遇貝子拉查布宗綏齋桑、給我馬匹口糧、送我到此、我來時、車凌端多布、蘭占巴車木伯爾、領三百兵往藏、托布齊去叩班禪額爾德尼、餘兵皆住達木喀拉烏蘇、現準噶爾兵、兵有二千八百、二庫庫顋多樂倭洛木、令守此三口、在諾莫歡烏巴什邊之特門界之博羅托洛海、有三十人住哨、令守拜都噶斯口、哈拉麼胡查山、有三十人住哨、聞車凌端多布等進兵、大將軍王親領大兵送達賴喇嘛竟未聞知、聞由巴爾喀木路大兵、他們言說王領大兵來、由巴爾喀木路進兵、我們如何能當、此間

我們挪營、好好給我來信、或攻或言和、我們暫在此處不來信息、則我們亦往二諾莫歡烏巴什之間去、以截前來之兵並牧羣、一次擾亂回去、此去時克哩業叛亂、不可順原路去、由哈拉詹胡查路尋噶斯口去、那有兵商欲取出馬匹口糧、車凌端多布伊屬下之衆與齋桑等怨說、先台吉穆呼哩克達克巴喇嘛差往青海、代清霍少齋扎什哈地方、我們止住兵取藏佔據土伯特、我在此輔佐清克圖爾克差親答此事皆言定、並不遣兵、上年伊以霍齋歡阿爾布坦為使差遣時、伊來信佔據你土伯特以守黃教、妄自懈怠別動、無有侵犯之人、今

未到他說話時、事起欺我、又可易結底、亦在三寶佛前起誓、再我子世代為特固斯送往台吉蘇爾咱、上年八月間來藏、我們族弟烏巴什暗告我們、努力特出事土爾扈特阿禹齋王之女生洛布臧舒努兄弟三人叛亂、定入土爾扈特、後策旺阿拉布坦知覺、拏獲洛布藏舒努刑訊、夥伴商議何人、洛布藏舒努供稱、小車凌端多布與我兄弟商叛是實、策旺阿拉布坦差人去拏小車凌端多布、小車凌端多布知事發覺、答我從去、領一千兵向策旺阿拉布坦家去、時策旺阿拉布坦搜爾額爾齋木哈什哈阿拉拉拜子烏巴什二人看守、策旺阿拉

布坦領兵迎戰、小車凌端多布敗走、從小車凌端多布復整一層攻戰、敗退、仍戰至策旺阿拉布坦家、策旺阿拉布坦自騎馬出戰敗去、此空時小車凌端多布親領洛布臧舒努兄弟三人、帶土爾扈特一萬户請阿禹齋王、我路上聞得拉藏汗之子噶爾丹丹津、自己亦帶七人、今因克哩業叛亂、我繞道行來、走十五日有餘、三濟郭忙喇嘛等去時、亦繞道走、馬死糧絕、步行饑餓、被追無處存身、因我在克哩業那邊見查罕烏蘇向我告稱、克哩業回子伯克等、我們來時住克哩業、五百兵一齋叛亂、繞道走、馬匹口糧完盡、步行而來等語、特固斯來

時、策旺阿拉布坦寄信、責備車凌端多布說、此次你有五大不是、拏獲拉藏汗你殺之、一也、拉藏汗四次叔營尚未生擒、二也、食達賴所賞之物、三也、擄害青海衆台吉等唐古忒西拉固爾、四也、至探取杜噶爾、五也、你有此五罪、來立五功、車凌端多布聞說、似來使尚不致不來、心怨不已、上年七月間車凌端多布令莫魯瑪齋桑納斯喀拉巴圖爾達爾扎三人為首、六十五人並噶拉丹色拉布賴蚌扎什倫布等在四廟學經、由準噶爾送來三百喇嘛內品行卑污退四十喇嘛作平民、共派一百五人、拉藏汗屬一千三百三十人、咨送策旺阿拉布

坦、至阿里邊地方、阿里地方之康濟鼐來迎準噶爾之首領三人、各給衣服一件、備鞍馬一匹、下人等食筵、又送拉藏汗下人等言、你們往台吉去、仍如往拉藏汗去、好好盡力、給他們器械、你唐古忒派殺千兵咨送出邊半路拉藏汗下人等叛亂、與他咨送兵會戰、準噶爾首領達爾扎那拉巴洛布藏二人、僅止敗去來藏、其餘準噶爾人皆殺害後、康濟鼐車凌端多布等你們要戰、則我往岡底斯山去等候、不戰則我領兵往達木去戰、咨送使文五六次、車凌端多布等並未差報、使者先蘭占巴車木伯爾言、我們康濟鼐不用兵、阿穆呼朗大君主

閒合青海致譏笑一定用兵、後托布齊言、我們去力單則不成、去力强則土伯特必叛、我們得何至於奪藏、言用兵不成則退、我來時準噶爾之霍翔特與土爾扈特一百餘人商定一同逃來後、我言惟有一馬由外去則難、由巴爾喀木路還得馬匹、其言唐古忒等不可信、由此路去不成、由外去路、你指示我們乘勢尋去、我指告多樂倭洛木得機會他們必隨來、由崇布色爾扎起行來、五月二十九日拉查布往崇布色爾扎取祖、居住達爾罕噶布楚卓哩克圖溫追及差二人、貝子拉查布咨文內碩般多等城探信差人來稟告、由藏地方車凌端多布差十一人往喀木達他查問、今第巴阿爾布巴已報身死、又聞在逃、身死是實、送給尸身、在逃是實、必查拏解送碩般多洛隆宗首領二官言、台吉所交之事、何敢違背、聞說第巴阿爾布巴已死、如何嚴查得他、身解已死是實、答稱已解送尸身差甚嚴重、起行時他們領及百人送出城門、砍殺六人、拏獲五人、解送察木多稟告領內兵大臣等此信、大將軍王應聞知行文知照、此文給貝子拉查布他親來時稟知大將軍王所告之處、有言車凌端多布等往尋噶斯口去、臣即寫出此等情由、領兵往守德普特爾訥親王納爾蘇等、你們營哨屏藩

堅固、要緊形勢之處、遣人遠望馬群、勤防又防、勿稍懈怠、咨文外、賞給烏巴什車臣齊桑綢二疋、烏巴什車臣齊桑帶來宗綏齊桑貝子拉查布所差阿旺達什綢各一疋、為此恭摺奏聞。

分催各路兵馬迅速前進摺。（六月二十九日。）

奏為迅催各路兵馬事、前經具奏臣親領入藏之兵、帶達賴喇嘛往木魯烏蘇去牧放馬匹、將軍延信留索羅木候青海兵到一同前來、等因在案、今據將軍延信稟稱、延信於六月初七日行至索羅木之霍多部地方、青海親王羅布藏丹津、郡王查罕丹津貝子丹鐘、拉查布、

公阿拉布坦扎木蘇、台吉嘎爾丹代青等親身來到、左盟長貝勒額爾德呢額爾克托克托奈、拉布坦温布、貝子巴拉珠爾阿拉布坦洛布藏達爾扎等、貝勒貝子公台吉等兵、仍尚未到、當即行文與額爾德呢額爾克托克托奈等、你們王貝勒貝子台吉等會盟、各鈐印具奏在案、青海總台吉等各領有數兵、於五月十五日各由家起行、六月十五日皆集索羅木會盟、各減派有數兵台吉等藉端不去、兵以已為軍旅、以牲畜為獸、具奏等因、你我親兵至今未來、大約六月十五日斷不可過、此文到交、你、我們兵強馬壯、即速趕來、貝勒貝子公台吉等親領少數人、連夜必赴十五日之約、今日內來到、所關軍機之事要緊、不可航悞、如悞必告知大將軍王、治以重罪、咨行在案、四月十九日右盟長台吉吹拉克諾木齊、貝勒色布特扎爾來云、兵二三日內全到、即會盟兵編三路起行、我親領王貝勒貝子公台吉等、即速趕去外、左台吉親兵至今仍尚未到、臣伏思前將軍噶爾弼等我們兵於七月底八月初間、大約到藏、現青海兵仍尚未到、俟青海兵一齊征進、你們兵探聽我們兵約計齊到、俟行、行文將軍噶爾弼都統烏格、今將軍延信如俟青海兵全到繞來、則進兵之日自誤、仰託皇父威

福、必然定藏、惟日久則與雲南四川之兵違約、轉回之兵、又遇寒涼大雪、是以將軍延信、現親王羅布藏丹津郡王查罕丹津、貝勒色布特扎爾、貝子拉查布、丹鍾、公阿拉布坦扎木蘇、台吉吹拉克諾木齊、嘎爾丹代青等來至索羅木、即速令先來木魯烏蘇、他們正兵各可信著恃強壯兵力接連趕來、未到人等咨行速來、今侍讀學士常壽於滿洲兵內酌留等候、俟來到、送往木魯烏蘇、盟長要緊、大人全到、常壽即起行來、咨行小台吉等、無庸等候、又領、左台吉等行走、員外郎巴爾扎、别路章京領各隊王貝勒貝子公台吉等早到索羅木、你本路貝勒台吉等並不迅速、遲延過期未到、六月初三日纔報由烏蘭木稜起行、糊塗庸劣、甚不得力、此文行到、你路貝勒貝子公台吉等領少數人速行趕來、如又遲久、則治你重罪、亦咨行在案、將軍延信、親王羅布藏丹津等來至木魯烏蘇、現青海王貝勒貝子公台吉等領他們兵、同將軍延信咨行入藏、無庸追趕、後到之貝勒貝子公台吉等、或在木魯烏蘇探住、或在德布特爾拜都地方防住、辦理咨行之處、咨行時另行奏聞、為此恭摺
奏聞、

請將珠瑪山等補陞侍衛摺、六月二十九日、

奏為請將珠瑪山等補陞侍衛事。臣出口時，蒙皇父體恤，給與侍從侍衛，藍翎珠瑪山，與護軍參領阿爾思所編前站，看視水草，頗著勤勞，至巴彥喀拉相近處所，拏獲車凌端多布等差探信息之班禪屬下商人溫布洛布臧達爾濟等四人。又前鋒米挑，鳥槍護軍西達色，亦著勤勞。上年索羅木等處去追賊時，西達色在八旗之首奮勇前進。臣聞知在行走時，留心察看，誠然勤勞。米挑於今年出口，到那拉薩拉週圍地方，拏獲由柴達木地方逃出三逃人。珠瑪山、西達色、米挑，皆立有勞績，臣擬將已故三等侍衛杜爾塔出缺，補放藍翎珠瑪山，藍翎額珠達拉廸喀出缺，補放護軍西達色、米挑，惟侍衛藍翎，皆隨侍皇父之人，臣不敢擅放，為此恭摺謹奏請旨。

派赴西藏探信喇嘛索諾木丹津等帶回藏信摺。

六月二十九日。

奏為派出喇嘛帶回藏信事。臣於本年三月間，將土司楊汝松、魯華林屬下派出六人，令喇嘛索諾木丹津、蘭占巴丹津扎克巴為首，差探藏信，曾經具奏在案。六月二十五日，平逆將軍延信報稱，六月十九日提督馬俊差伊屬下把總馬華往藏探信，送來土司楊汝松屬下喇嘛索諾木丹津、魯華林屬下喇嘛蘭占巴丹津扎克巴等六人，問得索諾木丹津、蘭占巴丹津扎克巴等，你們何月至藏，何日起行來，準噶爾賊車凌端多布等現在何處，兵數共多少，由何處放哨，聖主封呼畢勒罕為達賴喇嘛，大將軍王親領內地大兵並青海台吉等兵送達賴喇嘛往西藏坐牀，唐古忒人等聞知有何話說，準噶爾賊聞知有何動作，小車凌端多布領兵來藏否，阿里喀齊人等與準噶爾賊相攻，攔截準噶爾進回道路確否。此外你們聞知所有信息，盡皆告知。據稱，大將軍王交派，令於三月初二日由西寧起行，是月二十四日由查罕哈達地方渡木魯烏蘇河，走十日至克哩業地方，唐古忒端多布那木扎拉家內，將隨我們去之四喇嘛及馬匹牲畜皆留於彼，我們二人作為游行喇嘛入藏，四月二十九日到藏，破爛衣服，游行喇嘛，凡到之處，皆不放我們入，我們沿路同乞人一樣，探取準噶爾信息，準噶爾賊每月領四千餘兵口糧，車凌端多布惟領三百名住藏，餘兵皆在楊八井、達木、博樂布哈怗桑、喀拉烏蘇等處居住，牧放馬匹，車木伯爾、托布齊常往各處去查，又在藏內選派三百兵，說在木魯烏蘇地方住哨，三濟去住原來地方，小車凌端多布領兵來藏不

確、再近日藏地來三十餘商人、帶有布拉嘎濟爾皮、狐狸皮、此商人或由策旺阿拉布坦地方來、或由他處來、不知底細、上年秋有準噶爾六十人、將他們擄得的婦孺錢財等物、送往他們原處、行至阿里地方、皆被搶、準噶爾人等被殺、惟逃出二人回來、車凌端多布等欲遣兵去報復、後來他們商量說、阿里是我們回去之路、今何必遣兵、我們回去時、搶所住人等以為口糧、因此未遣兵、此次大將軍王親領內地大兵、青海台吉等親領兵送達賴喇嘛、又由四川雲南各進大兵、聞各唐古忒等互相言說、如果送達賴喇嘛來大兵、我們復得重見日月、感受聖主恩施、本道安生、各合掌叩頭。準噶爾人等他們互相言說、今送達賴喇嘛往西藏坐牀、前來征伐、我們兵少力薄、我們尚可承當、今由多少路來大兵、我們如何能當、我們惟搶阿里喀齊為口糧、進回、外無別法、此外再無聞知信息。五月初一日由藏起行、躲避大路、順山路經過碎崩巴罕、唐古忒、回至克哩業地方、唐古忒端多布那木扎拉家內、將我們所留之人及牲畜領回、來至王舒盟唐古忒地方、由杜旺蘇爾渡口赴木魯烏蘇等語。是以將索諾木丹津等口糧羊支茶麪全交把總馬華送去、是月二十八日、把總馬華等解送

索諾木丹津蘭占巴丹津扎克巴等六人前來、臣問得索諾木丹津蘭占巴丹津扎克巴等、你們親身至藏、想已聞得一切信息、現班禪額爾德尼在何處、車凌端多布等敬重如何、此時由策旺阿拉布坦處來使者否、你們聞知信息、全行告知。又據稱、聞得班禪額爾德尼仍住扎什倫布、準噶爾人等仍然敬重、由策旺阿拉布坦處之未來使、此外並無所聞。是以臣賞給為首之索諾木丹津蘭占巴丹津扎克巴綢各二疋、隨去四人、每人綢各一疋、送回原處、為此恭摺奏聞。

撫遠大將軍允禵奏稿卷九

吳豐培　編纂

蒙賞茶壺謝恩摺。五十九年七月初四日。

奏為叩謝天恩事。六月三十日准理藩院筆帖式僧圖咨送皇父賞給各樣茶壺。望闕叩謝天恩祇領。臣自西來。皇父賞給無數食用之物。今臣出口。又賞賜各樣茶壺。再行叩謝天恩。再平逆將軍延信稟稱、送來敕書、內閣中書劉格等蒙聖主賞給各樣茶壺、延信敬謹望闕叩謝天恩祇領、並云水開少放、即得茶味、一點不變、甚靈。因此敬謹存貯、至無茶處與官兵共飲、叩謝天恩之處、請代轉奏等語。為此恭摺謹奏具聞。

代達賴喇嘛遵旨派兵輔助摺。七月初四日。

奏為代奏事。六月三十日土官呼圖克圖噶布楚洛布藏、祖拉齋木等稟請轉奏事、我們二人來時、奉上諭、你們到達賴喇嘛處、護送大兵甚多、你當輔助、現有衆倭克哩格君主等執有多物、到西藏後、一切物件、全行自有、欽此。欽遵在案。傳旨後、達賴喇嘛跪奏、滿洲大皇帝明鑒、佛徒衆生、太平安康、小喇嘛金印冊封、恩施無窮、理宜照聖主降旨為大兵盡力輔助、惟現青海唐古忒人等仍尚未至、我親蒙聖主鴻恩、特大兵威力、我到藏後、謹遵聖旨、以答聖恩。兵丁等盡力輔佐、請聖主安、恭遞哈達、一併交土官胡圖克圖等送來。筆帖式僧圖謹具奏聞。

總兵官王雲吉請賞花翎摺。七月初十日。

奏為代請賞花翎事。川北總兵官王雲吉跪稱、我原一小兵丁、蒙皇帝恩施、陞至總兵官、報答無由、甚以為愧、茲奉旨派入征西藏、實得効力之途。又蒙施恩賞給衣服腰刀弓箭等物、實出意外之榮。惟入藏之提督總兵官等皆戴花翎、奴才雖年小庸弱之人、惟亦叨負聖主之恩、管兵行走、若蒙賞翎支、更感榮幸、伏乞轉奏。為此恭摺謹具奏聞。

與青海各王公會談進軍事宜摺。七月初十日。

奏為與青海各王公會談進軍事。臣前入藏之兵日久、因與四川雲南之兵違約、返回之兵過寒涼大雪、是以將軍延信令親王羅布藏丹津、郡王查罕丹津、貝勒色布特扎爾、貝子拉查布丹鐘、公阿拉布坦扎木蘇、台吉吹拉克諾木齊等至索羅木、領先來到木魯烏蘇、其他繼續趕來。將軍延信領親王羅布藏丹津等亦來至木魯烏蘇、現有青海王貝勒貝子公台吉等或住木魯烏蘇、或住防德布特爾拜都等處。七月初九日將軍延信

領青海親王羅布藏丹津郡王查罕丹津貝子拉查布丹鍾、公端多布達什、親王羅布藏丹津之額駙莫爾根諾彥等來至軍營、臣支搭帳房、派侍衛章京引入親王羅布藏丹津等彼此遞送哈達問好、帳房下右邊鋪設坐褥、皆坐、臣向他們詢問、你們兵全到否、羅布藏丹津等稟稱、我們親來至索羅木地方、我們略等候在邊兄弟們、在本月初一日大將軍王文到、我們各酌量領兵即速同將軍來、其餘兵皆喂養馬匹隨後即來、等語、臣又問、我們原來至木魯烏蘇由三路去、在土胡爾托洛海地方會進等語、今我親自先來至木魯烏蘇、我們滿洲兵是月十五日全皆渡河究畢、你們兵亦各渡河、當暫在何處、如何放哨、馬匹如何牧放、如何禦賊之處、你們當公同商議後、俟人等皆到、我必令陸續渡河追趕等語、羅布藏丹津等言、先聖主再三降旨、稱黃教係你祖所立之道、你們理宜一心勤奮、今大將軍王又加訓教、感人心肺、自不惜命、勤奮從事、惟我們衆兄弟們來到一同進兵、謹遵大將軍王指示而行、臣又云、我們四川兵拏獲準噶爾之托克托等三人、現博爾盟長拏獲準噶爾二人、詢知準噶爾兵僅二千八百等語、你們青海兵現到有六千、我兵額駙阿保兵扎薩克兵察哈爾兵綠旗兵共同大力殲賊人、並無難處、惟黃教你們祖所立之道、你們同家事、令你們在前、你們應雪恥為榮、為黃教勤奮、將軍領大兵繼續而行、遇敵如力能殺除、即由爾等進討、若敵力強大、則行稟告、我們即派大兵殲殺、諒公策旺諾爾布喀拉凱人早已知道、將軍等親同你們一處前進、同心協力、於事有益、你們若有所知、及時告知、行動聽將軍指揮、就如我親加指揮一樣、你們果有勤奮前進之人、必聲明具奏、若有退縮、按你祖規定之法、斷不容情、衆跪稟稱、我們愚意原想俟兄弟們齊進、更壯聲勢、今大將軍王如此開導、謹遵指示等語、臣又稱、他們分散野地、我先到、你繞到先渡河、早晚來聚集、你們吃飯後、共商先行十日之辦法、請親王羅布藏丹津等吃飯、我們兵青海兵皆令渡河、俟其起行、再行具奏、為此恭摺謹具奏聞、

查詢逃出藏員情形摺、（七月初十日、）

奏為查詢逃出藏員事、七月初二日總兵李林差買爲舒盟牛羊把總梁富隆來稟稱、我由木魯烏蘇渡庫庫顯渡口、至查拉恰遇見第巴阿爾布巴、尋來唐古忒扎什拉旺、巴特瑪陳勒丹怎等四人、我問扎什、拉旺、巴特瑪、陳勒丹怎、你們何處人、由何處來往那裏去、來此何

故、拉旺告稱、我們皆第巴阿爾布巴人、第巴阿爾布巴在藏、我隨來藏、車凌端多布交派第巴阿爾布巴說、由四川路來內兵、你領得唐古忒兵三百去喀木菁處、繼令托克托齋桑領派本厄魯特兵六十、繼續送你們去、可攻則攻、力強不可攻、則陸續報我等語、是以第巴阿爾布巴領三百唐古忒兵、三月二十日由藏起行、遇達賴喇嘛唐古忒阿旺洛布藏拉木扎木巴問其去處、第巴阿爾布巴言、看你們此來木魯、大將軍王達賴喇嘛親來甚確、我在此聲稱已死、隨你們一齊走出、從達賴喇嘛之阿旺洛布藏拉木扎木巴來請大將軍王、拉旺

令準噶爾車凌端多布知其身已死、送我咨文走三日至藏、拉什則已陸續往辦事魯木布柰去、給我送來文書、魯木布柰文書令拉什則已閱看、他們二人帶去車凌端多布閱看、伊言我派親探藏二代琫被兵亂殺害、今第巴阿爾布巴又死、此乃凶兆、非吉祥、他們探信在藏住二十餘日、聞衆唐古忒等言、大將軍王親與青海台吉等領無數大兵來送達賴喇嘛等語、如此我們藏地衆生、復見青天、準噶爾人等如何能存、歡稱、仰託滿洲聖主天威、準噶爾賊必破膽敗去、又聞他們馬騾牛口糧等項、大半皆存放在通額哩諾爾等語、拉什稟稱、車凌端多布差第巴阿爾布巴去迎四川路來內兵、我正在藏貿易、拉旺將第巴阿爾布巴身死之處去口知車凌端多布、我四月二十九日由藏起行、來吞布、魯木布柰告我準噶爾派六十人送拉藏屬六百口往伊犁去、阿里地方康濟鼐領伊屬下兵殺準噶爾五十八人、僅二人逃出、此告知車凌端多布、車凌端多布即向康濟鼐遣使、你們殺我們五十餘人、此仇我今且不言、我回去時搶你們口糧等語、康濟鼐答言、你所行之事、罪大惡極、滿洲聖主知達賴喇嘛、令你兵預備妥協、你來至此、我領兵請你去向我告知、看準噶爾以下人等情形、前年不

如去年道路行走、皆有憂色、又聞車凌端多布與拉木扎木巴、車木伯爾托克齊等、我們兵內派三百名、由察木多路來迎、滿洲兵其餘同領兵往達木喀拉烏蘇地方、聞阿穆呼朗王來大兵之信、托布齊之言、聞阿穆呼朗王之子、大將軍王領無數大兵來送達賴喇嘛等語、我們兵少、今阿里咨送三百兵、又由察木多路咨送三百兵、其餘兵往喀拉烏蘇等處、力尤單薄、阿里盟咨送之兵、聞唐古忒之言、五月二十九日到洛隆宗城、差薩木達爾柰在藏、遇端多布那木扎爾告知我們、車凌端多布親自於五月初九日托布齊桑交令一百兵往藏、老

病人一個不留、行李包裹全行收取、來達木地方、我們親自在藏、唐古忒等在布賴蚌廟相近、殺準噶爾一厄魯特、又在色拉廟相近、殺二厄魯特、查殺他厄魯特人未得、於是車凌端多布等甚疑我們唐古忒準噶爾人等凡所行之處、皆持器械行走、在布達拉城北牧放準噶爾牧羣內、一騾一馬無存、此乃怪事、車凌端多布知道、疑是唐古忒人等割取、唐古忒等言、我們割、則流血割處顯然可識、以唐古忒之例、此大山北、滿洲佛聖主之子將軍王咨遣大兵送達賴喇嘛、必免準噶爾屠殺歡稱我們衆唐古忒安樂吉兆等語、巴特瑪陳勒丹怎

告稱、我們二人未去藏、由恭布叩謁達賴喇嘛、今扎什等隨來、不知其他信息等語、又問扎什等你們皆久住藏、拉什則巴與魯木布柰極熟識之人、聲稱第巴阿爾布巴他已身死、差拉旺送文與他們拉什則巴魯木布柰等告拉旺等報答何言、聞準噶爾小車凌端多布來藏否、你們二人由藏來時、從何路來、經何處走、見準噶爾人否、就你們所知告知、拉旺告稱、魯木布柰告我之言、你來第巴阿爾布巴之故、拉什則巴我們二人皆知我們意向、第巴阿爾布巴聞大將軍王親遣達賴喇嘛來、他即身死、在衆聲明、請大將軍王去甚是、我們衆皆

有福、此事所關者甚大、共商寄信不成、若洩漏、皆致殺戮、惟事速便好、大將軍王與青海台吉等領無數大兵來送達賴喇嘛相近、告我亦謀一處、聲言小車凌端多布來、此事竟假、扎什我們二人由藏起行、過圖木布巴拉嶺、順扎木達城、緊八日、第巴阿爾布巴先遣我在藏聲稱已死、告知車凌端多布、回來時順我家向我妻子別告實情、惟我兄暗告實情、我與扎什一同由藏回來、我兄旺扎告知此情、旺扎言我弟始而有此意、大將軍王去送達賴喇嘛、從此他們便無好事、我甚喜悅、惟速來纔好、你們去告我弟、我不給你們書信、用我紅色禮

釋你給印戳記、我此來非我們本意、告第巴阿爾布巴妻、你夫身故、聘請喇嘛念經、買喀木之地、遣我順便尋第巴阿爾布巴已來、此事我們恭布城長等皆不知、我由恭布起行、至洛隆宗、聞車凌端多布言、今第巴阿爾布巴已死、此缺不可不放人、放伊子第巴等語、又問扎什等、第巴阿爾布巴已死、車凌端多布確知否、有無疑想、第巴阿爾布巴已死、恭布城長等衆皆何說、再木魯烏蘇河之禹舒等衆盟、唐古忒順便聞準噶爾賊在唐古忒地方隱居否、扎什拉旺等告稱、昝車凌端多布情形疑思第巴阿爾布巴身死之處、由他屬無虛言、我們恭布

城長等並衆心、我們主達賴喇嘛故、而第巴阿爾布巴又故、然準噶爾賊向我們無不取之物、似極憂慮、果說大將軍王送達賴喇嘛來、大兵必各出力、五月初九日、由恭布起行走、十四日至碩般多、準噶爾領六十人來托克托齋桑衆人落後、惟領八人先來、探取洛隆宗城信息、聞碩般多城色木巴柰告知、洛隆宗城薩木達爾柰、薩木達爾柰刻即遣人告知住察木多大臣等咨送三十漢兵、碩般多之色木巴柰、洛隆宗之薩木達爾柰等親領百餘唐古忒、夜半去索忙地方、至晚準噶爾人等搶劫回營之處、九人內殺六人、托克托親又拏獲二人、已殺人之頭手割下、用馬馱來、我眼見解送住察木多領兵大臣色木布柰等是夜忽然去劫托克托、並二人身上皆無衣褲逃出、牛胡純在樹林隱藏、搜出拏獲托克托齋桑身量矮小而瘦、鬚黃、我們去察木多來時途中見托克托人等、他們言托克托等解送察木多彼處大臣、着實賞我們等語、六月二十五日青海貝勒畢賀達彥屬住木魯烏蘇河邊唐古忒長至博爾峽台濟地方安營、貝勒畢賀達彥夫晋等遣取祖賊、見車臣拉木扎木巴向我告知、由藏至木魯烏蘇差探信息、準噶爾忽來十一人不知名姓、取我們馬群、追去殺四人、拏獲二人、五人敗出、拏獲二人、現在此處看守、送往你們大將軍王處、解送拏獲二賊、你們告知即至、未見此二賊、七月初八日博爾峽台吉解至拏獲準噶爾二賊、所問之言、另摺奏聞外、本月初五日定邊將軍噶爾弼稟稱、洛隆宗地方領取馬匹、遣守要緊搶探準噶爾賊副將耀鐘祺咨送三十餘兵頭目托克托人、拏獲隨從四人、殺六人等語、前所聞信息皆確、仰托皇父威福、我們所進大兵、卑凌端多布等或隨來或敗走、得此喜信、是以賞給拉旺、扎什大綢各一疋、銀各十兩、再怎巴特瑪車楞銀各五兩、交隨來第巴阿爾布巴、再拉旺扎什取來七封信、洛隆宗城官薩木達爾柰、巴城來哩喇嘛哩佳齊喇嘛西拉郭爾盟南欽信四封、皆第巴阿爾布巴問好書信、未繙譯、住察木多地方喇嘛阿拉木巴、洛隆宗城官扎什博魯碩般多城官章爵特巴等、第巴阿爾布巴繙譯三封信一併繕摺謹具奏聞。

碩般多城官寄信第巴阿爾布巴稟告藏情（七月初十日）

碩般多城官章爵特巴向第巴阿爾布巴問好、聞達賴喇嘛之西藏部下拏獲準噶爾九人、全行殺害、今與準噶爾甚是反目、準噶爾來大力軍、則不可住我們城中、必去尋達賴喇嘛等語。

洛隆宗城官寄信第巴阿爾布巴稟告藏情。（七月初十日）

洛隆宗城官扎什伯魯向第巴阿爾布巴寄信問好、凡詳言皆在你二人、你為家母慮你子缺故、代捧咨送喀木、我與準噶爾為惡、準噶爾來大力軍則去哥達賴喇嘛等語。

察木多地方官寄信第巴阿爾布巴稟告藏情。（七月初十日）

住察木多地方阿拉木巴寄信問第巴阿爾布巴好鍾大老爺準噶爾之托克托等八人在蘇爾們地方由二千兵內選三十人、我嘎扎爾齊拉磨達宗洛隆宗碩般多此三城官等各皆一心、五月二十一日天黑時、一併走去、托克托等知覺、動手殺六人、拏一活人、托克托逃去、後碩般多達爾宗城兵追去、又拏獲以前托克托由拉達廟準噶爾一人、商之二人遣藏回來、後亦在拉達廟地方拏獲準噶爾之托克托等三人、商之二人、並殺害六人、手頭送管兵大臣等、漢兵四千、滿洲兵五百皆至察木多、閙章老爺薩老爺領五百兵住守三城、早晚亦來、至第巴你妻子家計、我們三人言勤加防守、你別憂心、且言察木多三城人等、令你隱去、如此我設法

你二兄寄信、你家亦寄信、想恭布倡首人等甚和、你家計斷然無妨、西藏一切信息、與你二所言無異、等語。

拏獲準噶爾賊人詢供情況摺。（七月初十日。）

奏為拏獲準噶爾人取得供辭事、前臣貝勒畢賀達彥屬博爾峽台吉拏獲準噶爾三人、查訊明白、於七月初八日據博爾峽台吉送到拏獲準噶爾二賊審訊、你們何名、何處人、何月何日出藏、為何事來、如何被獲、一一供稟、據云、我名碎克土爾庵特人、此人名那木扎爾土爾博特人、三月二十八日由藏起行、時車凌端多布顏斯特克人為頭目、三十人為副、令在諾莫歡烏巴什地方住哨、到諾莫歡烏巴什後派遣十五人往木魯烏蘇庫庫顯等處、囑有來使來兵即行速報、至諾莫歡烏巴什、令哈達齊哈什哈為頭目、我們十五人為副、五月初七日至庫庫顯色欽之特門胡珠、遇一步行唐古忒人拏獲訊問、告稱此相近唐古忒等有牧羣、登高遠看、有黑色牧羣甚多、是以往牧羣趕去二十餘馬、不識路、有峰石入幽谷、馬不能走、乃步行、忽由後喊叫、衆唐古忒等趕來、放槍齊射、拏獲我們三人、鬪殺四人、餘皆敗逃、將我們三人捆縛分別看守、由庫庫顯遷移時準噶爾之西

達爾人進跑、又詢由諾莫歡烏巴什放哨外、何處放哨、共多少哨、每哨多少人、共有多少兵、車凌端多布、托布齊拉木扎木巴車木伯爾皆在一處抑分住、你們前庫庫顆等處咨送人、有看守否、知道由喀木路進大兵、咨送迎兵否、喀木等處住哨否、我們親領大兵與青海台吉等兵來送達賴喇嘛、咨告你們否、車凌端多布等以下人等、皆有何說、你們皆久住藏之人、第巴達克冊、拉什則巴、魯木布奈各唐古忒情形如何、聞車凌端多布患病確否、再策旺阿拉布坦差特固斯人責車凌端多布等所行五不是何故、碑克那木扎爾同稱、攔阻拜都路之噶拉圖哈布查海地方、車凌端多布令三十人住一哨、哈拉詹胡查地方拉木扎木巴車木伯爾令三十人住一哨、胡盧孫蘇伯地方、托布齊令三十人住一哨、我們來時、車凌端多布、托布齊、拉木扎木巴車木伯爾皆在藏、現住烏蘇兵不過二千七八百人、時有更換、在藏之兵、不知數目、以前庫庫顆地方並未遣人、我們初次來此、被獲、二三日前哈拉詹胡查地方、住哨三十人、內十人由拜都渡口渡過、亦遇博爾峽台吉盟人等、彼此互攻、我們準噶爾人受傷、馬皆被搶去、步行跳過河、始得逃命、再喀木地方口糧被取、仍遣人並未住哨、我們來之前、擬定十一人附從、聞達喀木地方、不知是否咨行、大將軍王親同青海王台吉等共領大兵來送達賴喇嘛、竟未聞知、惟聞順喀木路來大兵、出青草、由庫庫顆路來、使必咨送來大兵、即是此故、車凌端多布等傳於我們說、你們各僅住換、小車凌端多布來、我們就回去、又聞仍順原來路去、西藏首領人等唐古忒等何說、並未聞知、我們眾兵皆聞阿穆呼朗王大兵、青海眾台吉等兵將來、來則我們必敗、敗則我們得回去、在此眷戀什麼、又均說車凌端多布生氣、得了腫病、在藏由腳面臃腫直至膝、去叩班禪、因地高、遍身臉面皆腫、顏色黑且青、後來因藏地窪、仍照常、再至特固斯聽說車凌端多布等、你們彼此不和睦、你們行事亦不好、令拉木扎木巴車木伯爾言托布齊食藏之一切市物、彼此互告、誰是誰非、並未聞知、隨特固斯來一人飲醉、大眾訴告我們亂出努克特地方、土爾扈特阿爲齊之女生洛布桑舒諾舒達瓦嘎拉丹車凌不睦要叛、策旺阿拉布坦聞知、拏獲圈禁、哈薩克人來、我們一盟之人口、皆被搶掠、又聞眾言、住達木離藏遠、此外再無別言等語、又訊車凌端多布、托布齊拉木扎木巴車木伯爾等看班禪如何顏色、聞車凌端多布等取藏、拉藏屬殺六百兵、向伊犂

解送千餘口、往阿里地方、康濟鼐領兵殺準噶爾人搶奪拉藏屬人確否、你們留克哩業五百兵、彼處回子皆叛確否、小車凌端多布來換你們、問何日起行、何日到特固斯來、三濟路遇否、你們頭目雖有馬、下人等有馬否、你們回去時、帶幾月口糧、你們兵每月所給糧仍如來時、按時不悞接濟否、遲慢推諉否、你們由藏來木魯烏蘇、沿路雨水草地如何、據供、車凌端多布、托克托鼐拉木扎木巴車木伯爾等仍更換去叩班禪、聽說敬重不知真假、並未見顏色、先我們台吉在藏學經、咨送三百人為喇嘛、此內四十人毀薩欽為平民、我們準噶爾派六十兵共為百人、拉藏所屬人不知數目、解送伊犂、往阿里地方、康濟鼐領兵殺我們準噶爾九十餘人、拉藏人皆搶去、惟頭目去達爾濟人領三奴僕回藏來、車凌端多布極責達爾濟防守不慎、並未咨行出兵、即行完結、我們來時、克哩業留四五百兵、我們一齊來藏兵內好歹人等逃往此處去極多、未聞叛逆、一切事我們皆不敢隱瞞、切實未得所聞、聽說小車凌端多布上年夏起行、來到今年五月將我們換回去、至今竟無確信、固斯特向藏來時、見阿克蘇城三濟說問好、頭目等七八十十五不同、有馬、下人等有一二馬、一牛一馬之人極多、

惟說回去口糧、並未預備、惟催迫禁止馬匹、再我們初來時、給口糧四月一分、每人八兩銀、一整包、一半包茶葉、或時酌給如來時、或時遲慢推諉、由藏以來、至諾莫歡烏巴什水草好、由諾莫歡烏巴什至庫庫顯其間草一塊一塊生、不如彼處草好、又訊碎克等以外你們若有所聞、不許隱瞞、皆供稱、我們皆小兵、住達木喀拉烏蘇地方、又在敖嚕等處換班、本年三月間出藏、未久被獲、到此時一切實信俱未得聞、我們身被擒獲、果有聞知、何敢隱瞞、我們準噶爾人等要來請阿穆呼朗王之人極多、惟路遠不知地方、彼此疑惑、不敢相約、大兵相近、想陸續隨來人多、當時問則說不踏博爾峽台吉不得來、處伊子喇嘛綽爾濟解準噶爾二賊、賞給博爾峽台吉表揚袍褂一件、銀五十兩、伊子博爾喇嘛綽爾濟綢二疋、銀三十兩、咨回外、準噶爾賊碎克那木扎爾交二等侍衛和達色理藩院領催多來於七月初十日起行、押往京城、為此恭摺謹具奏聞、

審訊準噶爾人藏內情況摺、七月二十二日、

奏為審訊捕人事、臣於七月二十日、在木魯烏蘇河之庫庫顯渡口、紮筏督兵丁等渡河、先渡河那邊安營、由副都統寧烏哩營地方、咨送由準噶爾隨來二厄魯特審

訊你們由何處來、何名、何處人、共幾人、據稱、我名楚魯木、我們二人皆土爾扈特人、六月初七日車凌端多布丹津人為長、共三十人為副、令在二諾莫歡烏巴什之間住哨、八十日咨換、是月初七日為長來丹津與我們二人、四人為副、令到阿克達木地方探內兵來訊前後咨限十三日、我們二日行至阿克達木地方、趕着六月十七日回去時、我們二人商議、我們騎好馬、乘空渡木魯烏蘇河至青海、定必將我們解送大君主前、博啟我與他們言說捕獸、一同騎馬起行、留楚魯木看守窩鋪我們一齊去、四人過山坡、我即下馬、楚魯木後來六馬、阻擋進大路來、其四人亦未追、我們想在策旺阿拉布坦處竟無安逸之時、整年長在馬上、妻子不得見、規矩法嚴、何日出頭、一日不得安生、聞眾人言說、滿洲大皇帝正滿洲佛普天下安生、我們此處蒙古等隨去人們、皆榮貴給產業、如養赤子、慈愛安逸、早已願降大皇帝、惟無良法、隱忍至今、現咨送我們放哨、得遂心願、行三夜半到第四日、又訊博啟等、車凌端多布、托布齊、拉木扎木巴車木伯爾等現在何處、準噶爾兵實數多少、兵丁馬如何、每人有多少口糧等物、由何日領取、兵丁穿用如何、在藏眾唐古忒等情形如何、由何處住哨、每哨

多少人、聞阿里地方康濟鼐殺你們準噶爾百人、康濟鼐領伊屬下兵阻擋車凌端多布回去之路、此事確否、再我親領無數大兵青海各台吉等兵送達賴喇嘛來四川雲南等各處數萬兵、接路由將軍等帶領征入藏地、可如否、據稱、我來時、車凌端多布、拉木扎木巴車木伯爾領二千八百餘兵住達木地方、托布齊領百餘兵住藏、兵丁等馬匹牲口膘好、亦有膘瘦頭目皆有十餘匹、兵丁三四匹不等、馬騾牛攙合、三月間每人給七兩銀、二人合三包茶葉、皆由唐古忒領、起初時唐古忒等照發極好、今不如前、兵丁等穿用缺少、靴衣不得、眾人怨說、看唐古忒情形、盼望大皇帝遣兵護送達賴喇嘛、準噶爾兵多不願意留此、如果大皇帝兵青海兵送達賴喇嘛至藏相近、唐古忒必叛、皆會捉拏我們、如此說法之人極多、車凌端多布等雖口說不出、亦有滿洲大皇帝兵來、則各自散去之意、再車凌端多布屬哨住拜都路之嘎拉圖哈布查愛地方、托布齊屬住二諾莫歡之間索克河邊、拉木扎木巴車木伯爾屬哨住哈拉麿胡查地方、想丸兵必由此三路來、每哨各駐三十人、此外再無別哨、大將軍王親領大兵來、我下人等未聞、惟車凌端多布等本年五月間重載行李、皆遷移達木、聞

大將軍王領大兵來、尚未定期、再聞由四川路來兵先斯人七人迎探、得信速告、我們聞起行二日、咨行以前我們準噶爾托克托哩人、唐古忒二代琫隨從同行、由四川路探信、聞一代琫身死、又聞此代琫並未死、反拏獲托克托哩解送內兵、聞伊親隨去、不知真假、再拉藏屬人等戶口、車凌端多布派百人解送台吉、至阿里地方、康濟鼐誑與我們準噶爾馬匹口糧等物、忽出伏兵殺準噶爾人、惟頭目逃去、連西勒圖達爾扎人僅只四人、恰恰敗入西藏告知車凌端多布後、車凌端多布告第巴達克冊因何故殺我們人、咨文康濟鼐未得覆文、聞我們準噶爾人等之言、阿里地方康濟鼐業已反目、殺我們足穀百人、我們回去之路、必派兵攔阻、此路斷不可去、衆說紛紜、我們準噶爾人想、出家三四年、並無名利、何日得回本努克特、衆所指望說、惟大皇帝兵青海兵速來、則我們得回去等語、又訊博啟等、我們大兵到西藏相近、車凌端多布等仍支持否、避去否、支持則何由支持、避去則由何路去、小車凌端多布領兵來換確否、據稱、我們準噶爾之言、大皇帝兵青海兵一齊來、不能抵擋必敗、雖敗去還不得告、台吉之言、如果大兵來則諾莫歡烏巴什迴圍博克沙等處去攔阻、倫看兵丁等馬牲口說再回去、此言不是出自車凌端多布、拉木扎木巴車木伯爾、托布齋等口、惟還詢問噶斯路、車凌端多布等敗回去、則不往別路、尋噶斯路去、由上年冬令小車凌端多布更換、聲言至本年春直至如今未來、此事虛假、又由策旺阿拉布坦處寄記達派洛布藏以來一年餘、並未遣使等語、厄魯特博啟等告稱、他們回去、阿里之康濟鼐必截斷去路、車凌端多布等詢問噶斯路、有必由噶斯回去之言、臣即聲明情由領兵駐防德布特爾訥欽郡王納爾蘇等、你們軍營哨圍堅固要緊形勢之處、遠望馬犀、勤守防範、勿少懈怠咨行外、

今正定西藏咨達大兵、準噶爾哨兵博啟楚魯木欲皇父仁化篤切來從準噶爾賊明知不久必亡、是以臣將隨來準噶爾之博啟楚魯木賞給衣服、七月二十二日交員外郎通志解送京城、為此恭摺謹具奏聞。

遵旨各路進軍事宜摺。（七月二十二日。）

奏為遵旨進軍事、七月十七日議政大臣咨稱、康熙五十九年六月二十一日乾清門頭等侍衛拉什奉上諭今大將軍王領大兵至倭端他拉、早晚到木魯烏蘇、我們前差各處使者等將到西藏、準噶爾車凌端多布等見使者等、知我們大兵青海兵雲南四川各路出 兵、聞咨

木藏衛人等、大將軍王親送達賴喇嘛擴充黃教、第巴阿爾布巴隨來、土伯特人等皆在我們左右、他們均知道準噶爾兵僅二三千、回去之路阿哩喀齊又被攔阻、車凌端多布等回路則地遠不能到阿哩喀齊、亦空被殺、在藏無對敵本事、左右困極、在大皇帝之子大將軍王前請路、不可、預定由嘎斯去、此亦萬難濟事、若事果如是、則恐大將軍王難以阻擋、對於軍事、不可不預防、如果車凌端多布至大將軍王前請路、則大將軍王可允其所請、給與歸路、令他們兵丁過去、告知我們兵、不加攻犯、派兵將送你們過喀濟爾德布特爾噶斯、若車

凌端多布、車木伯爾托布齊必說親來見我、車凌端多布車木伯爾托布齊等來後、我決不留你一兵、好為咨送、惟你們三人、我不敢私自放行、沿路派兵保護、咨送京城、由皇父定奪、準噶爾兵丁酌給口糧、送過喀濟爾德布特爾嘎斯路、我們護送之兵與準噶爾兵應和好相待、彼此相交、欽此欽遵、咨行在案、又咨稱、我們所奏大將軍王領兵至木魯烏蘇居住、將軍延信領兵入藏、軍事不可不預謀、由大將軍王處飭咨將軍延信等云、今準噶爾車凌端多布遣派使者等、顯然得知我處情況、他亦無法再說假話巧避、或預備遵照策旺阿拉布

坦咨送一隊人馬窺測大兵情形、或由遠處以强力竊馬牲口進逃、抑他加强駐藏兵力、困擾我兵、或從一處遠去、或往阿哩喀齊路逃走、自木魯烏蘇喀拉烏蘇等處皆難預料、凡事須預為防備繞是、再車凌端多布不能當我們兵之威力、我們大兵至喀拉烏蘇地方以前、敗則不言外、若車凌端多布等仍在藏頑抗、則照第巴阿爾布巴所告、由濟魯肯他拉派遣一隊兵進取藏地、車凌端多布等敢努克特或第巴阿爾布巴等人令喇嘛等即潛由此路、土伯特噶隆代琫扎什則巴魯木布柰、康濟鼐等將準噶爾敗兵進在後達木之努克特回

去之路上偷竊馬匹牲口、將他們殺害拏獲、則係大功、詳細稟告、又派遣萬餘兵馬聲言嘎斯西路車凌端多布阻擋、順克哩業入、更屬有益、咨文轉奏、奉旨甚善、欽此欽遵、咨行在案、皇父欽降諭旨、均中機宜、臣謹欽遵辨理、準噶爾賊車凌端多布等不能當我們兵之威力、被逼尋路遣使、則即照聖上好生之德辨理、臣至木魯烏蘇、候喀拉凱哲布尊丹巴胡圖克圖等來使、親王羅布藏丹津詳細稟稱、蘇爾咱屬烏巴車臣齊桑由藏地來告知、小車凌端多布、洛布藏舒努、嘎拉丹丹津三人叛逆、往土爾扈特地方而去、車凌端多布等來時、留在

克哩業五百人與克哩業合叛等語。我思今遣使軍前他們得信領班禪敗去。現送達賴喇嘛後。如何推廣教徒之處。滿洲聖主明鑒達賴喇嘛坐牀之事。自古以來。與他們商量無干。既如此止住遣使軍前內大臣。我們青海兵先到繞好等語。伏思現我們使者等來。至才遣羅布藏丹津之言。還是我們暫不遣使軍前。二三日前再遣則與事有益。交將軍延信等。七月十七日吉日。臣親與將軍延信送達賴喇嘛渡木魯烏蘇河。現青海右翼親王羅布藏丹津等皆到。左翼貝勒額爾德呢額爾克托克托奈。公噶拉丹達什亦到。其餘皆尚未到齊。暫

視現到兵渡河。兵全渡完起行。另行奏聞。再臣先具奏之處。至木魯烏蘇極力核實兵由何路起行之處。另行奏聞具奏等語。繼而定藏將軍噶爾弼稟稱。由四川進兵。六月初十日至察木多由哩烏齊路進。八月初間可以到藏。至喀拉烏蘇之那楚順河之上流。遣人探西寧大兵之信。大將軍王行文平逆將軍延信至喀拉烏蘇亦順河探四川兵信。臣與將軍噶爾弼二路之兵。彼此聯繫極是。惟僅你兵獨進則兵力薄弱。可候各路兵馬聯繫齊進。再行軍之道。不可僅由一路。聲稱多路進軍。再你們行要進之路。則行文與事有益。今由議政處照

第巴阿爾布巴所告。由濟嚕肯他拉進兵取藏內車凌端多布等努克特甚好。又將軍噶爾弼由濟嚕肯他拉進取藏。亦可取車凌端多布等努克特。若路險行難。則仍照原擬行文喀拉烏蘇。再我們兵仍由諾美歡烏巴什路進。是以第巴阿爾布巴帶羅布藏丹津等派五人。令推廣黃教。以安衆生。大將軍王親送達賴喇嘛來。達賴喇嘛印文。由巴爾喀木路令送至后藏扎什則巴魯木布奈等。差探報一切信息。此差人又以口教令你們去見扎什則巴魯木布奈等。你所識之人。問我們兵。惟大將軍王領邊兵送達賴喇嘛。接連相繼。聲稱由雲南

四川來數萬餘兵。順克哩業防堵亦咨萬餘兵防守嘎斯口。木魯烏蘇之源處。給河北訥欽王大臣等住數萬兵。再往阿拉台巴里坤等處。將軍等亦領大兵由數路向伊犂征進。凡遇唐古忒土伯特人等。你們無須畏懼大將軍王飭告推廣黃教。以安衆生。送來達賴喇嘛。并無別故。今由河北地方。此等情形。皆飭令將軍延信咨文。臣照議政大臣之言。將軍延信又飭咨行文。此間又有去之人。亦飭令咨行。為此恭摺謹具奏聞。

各處軍同糧餉運齊。貝子丹鐘稟稱奮勉出力摺。

七月二十二日。

奏為調運糧餉事、六月三十日副都統寧烏哩、總兵官王雲吉等領松潘兵至木魯烏蘇、臣查松潘兵丁等馬牲口口糧等項、馬匹牲口皆好、隨來糧食亦豐厚、運糧同知孫定成稟稱、總督年羹堯咨行以軍務為重、口糧預備有餘、又藏地遠、青海貝子丹鍾所屬人等、僱用牲口、馱載米麪至木魯烏蘇、此處空閑趕拉牲口馱米入、再貝子丹鍾感聖主恩施、特以三齋桑一侍衛為長、三百兵為副、照管運米、跟隨軍營、節節遊行、沿路馱米牲口乏倦、則即取他所騎之馬馱米行走、是以沿路運輸、並無躭悞、總督年羹堯以軍務為　由珠蘭地方辦好牲口糧運無少延誤遵旨以總督年羹堯辦理軍務熟習通達、賞年羹堯蟒袍一件、七月十一日貝子丹鍾領伊兵至木魯烏蘇親王羅布藏並各青海台吉等、一齊來見、臣於衆前向丹鍾說、你因國事勤奮隨松潘兵運米出力、所行之處、應予讚揚、十九日丹鍾又來稟稱、我乃孤子小人、因伯父子兄弟彼此不睦、聖主以我為固什汗之孫、特沛恩施、養育保護、從優封為貝子、今又推廣我祖父所立黃教之道、遣大將軍王送達賴喇嘛遠來至此、如此高厚之恩、何以稱報、明日渡河隨征進之兵、請大將軍王訓飭、勤奮從事、大將軍王賜見、慈愛備至、今當離別、謹獻大將軍王馬二匹、再朝廷衣服體制、我實極愛、今賞

給我成套衣服、給臣丹鍾盔甲一套、弓箭腰刀各一件、蟒袍一件、貂皮褂皮襖一套、白氈褂棉袍一套、涼帽暖帽珠各一件、手巾荷包帶子一件、即穿戴進見、臣又諭皇父以你為固什汗之孫、從優施恩、以你為貝子、今又以你祖父所立黃教、特達賴喇嘛以大力送藏、你理當報答皇恩、更加勤奮、你如更有顯蹟、必予奏聞、預備茶果等物、派大臣等筵宴、伏維青海貝子丹鍾等感戴聖化、更荷聖恩、如此勤奮、皆皇父不分內外、覆載養育、臣實欽佩歡忭、為此恭摺謹具奏聞。

諭達賴喇嘛處送行摺。七月二十六日。

奏為達賴喇嘛送行事。七月十七日吉日、擬送達賴喇嘛渡河、十六日備辦送禮飯餑餑桌、領大臣官員等往喇嘛營盤去見、達賴喇嘛由帳房出迎、彼此問好、至遞哈達、臣告知、明日十七日吉日、令你渡河起行、行禮、再領哈達進帳內、向達賴喇嘛宣示、皇父推廣黃教、以安衆生、封你為達賴喇嘛、給金冊印、令坐轎牀、送往西藏、你到西藏地方、應遵從聖旨、好自勤勉、我遵聖旨向你行送行之禮、達賴喇嘛云、聖主謹遵、我即與滿洲聖主禱祝、承受王所行之禮、自王來臨以來、施恩至重、王行禮如何能受、請罷止、臣言、你坐好、皇父有旨、即速行禮、

達賴喇嘛合掌頂受行禮、於是令達賴喇嘛坐、舉飯餑餑桌、達賴喇嘛先吃、後稟稱、上滿洲佛主慈育小人、如天高厚之恩、我無以為報、滿洲佛主賞給之物極多、小人持往西藏、均施給二藏衆人寺廟喇嘛等土伯特唐古忒人民、一概宣示、滿洲佛主以安西藏全生之至意、無分晝夜、在三保佛前祈禱、祝滿洲佛主身體萬、萬年康壽、滿洲佛主養育之恩、仰王爺慈恩、小人實不忍離別、言時垂淚、臣加安慰云、你感皇父仁慈重恩、與我不忍離別、與你行走數月、我亦戀念、然你惟思皇父慈恩、往西藏去、能安衆生、則即報答皇父之恩、說畢、達賴喇嘛送出帳房、臣阻止達賴喇嘛行離別之禮、呈遞臣哈達一件、宗喀巴佛一尊、沙哩爾五件、額爾德呢哩會二件、黃紅香十六束、金五十兩、琥珀珠二掛、珊瑚珠二掛、氆氌八足、蒙古包一架、馬十匹有牛犢母牛二十五匹、薩爾會克牛二十五匹、又請賞給兵丁二百匹馬、三百隻牛、達賴喇嘛之父索諾木達爾扎呈遞哈達一件、紅香四束、氆氌六足、馬匹騾子五匹、海努克牛十隻、達賴喇嘛之母兩木哈達一件、紅香四束、氆氌四足、馬二匹、騾子五匹、達賴喇嘛之姊噶拉藏珠拉瑪、達賴喇嘛之妹車凌門、達賴喇嘛之父索諾木達爾扎之妻德德哈達各

一件、紅香各四束、氆氌各二足、馬各一匹、臣言、達賴喇嘛今往西藏去、我還要予以幫助、呈進牲口、何可領取、我們兵丁等馬牲口口種全足、並無用處、你如果須要馬匹牲口時、再可支給、止取佛沙哩爾額爾德呢哩會香氆氌蒙古包、又給達賴喇嘛銀五百兩、蟒袍一件、莊緞一足、倭緞一足、大綢一足、給達賴喇嘛之父索諾木達爾扎蟒袍一件、餘物皆退回、十七日臣親送達賴喇嘛坐船渡河、安營饒回、為此恭摺謹具奏聞、

檢閱兵丁分別派遣前進摺（七月二十六日）

奏為檢閱兵丁派遣前進事、前臣至木魯烏蘇閱兵、起行時再行奏聞、具奏在案、臣至木魯烏蘇閱兵、前鋒護軍每佐領各一名、鳥槍甲每佐領各一名、鳥槍護軍每佐領各一名、蘭州隊鳥槍護軍甲共四百八十七名、喀爾沁翁牛特土默特五百兵、額駙阿保五百兵、副都統常齡領來察哈爾四百兵、再由松潘調來五百、滿洲兵一千五百、綠旗兵馬牲口皆好、照原奏皆出渡河、欽造大炮四尊亦遠渡河、再綠旗兵馬牲口、由本處來時臕瘦沿途尅扣、現到牲口內、肥的較多、是以臣交總兵官李林酌量漢丈好有馬牲口、由固原一千兵四百炮手、晉營驛站一千步兵內、共擇出一千六百六十名、由督標

一千兵內揀出五百名、由涼州一千二百砲手內、揀出六百八十名、由甘州一千二百砲手內、揀出七百三十名、由寧夏二百砲手內、揀出一百八十名、所揀出之兵、並總兵官李林所帶山東一百三十七名兵、各營一百子母炮皆渡河、由木魯烏蘇往那邊住驛之興漢四百四十馬兵看守驛站、一千步兵由柴達木來、一千五百兵馬牲口尅扣、瘦的極多、臣思陸續隨來人等所告信息皆確、仰託皇父威福、準噶爾賊不敢對敵、尾追一定逃走、即不逃、若來侵犯偷竊我們馬牲口、我們兵亦即足以殲殺、是以住驛守驛兵丁、柴達木兵丁、皆截留住驛、四百四十馬、皆備妥事騎用、臣所給二百二十馬皆撤回、在河那邊住驛、每驛各給三十馬、由綠旗兵內酌派漢丈好住驛、再由青海兵內酌派兵兼住交將軍延信選派、由柴達木來有牲口官兵、交護軍參領常明、巴雅爾圖暫住守多樂倭洛木巴木巴爾二渡口、無牲口六百餘官兵、交侍衛阿齊圖帶回西寧、不動正項錢糧、阻止自力馬牲口復備軍械、我回來時嚴交咨行、能阻止則免罪、不能阻止則治以重罪、再公策旺諾爾布先走一次、知道地方沿路指驛站居住、領喀札拉齊引路、隨來問蒙古等情形、凡事極為勤奮、額駙阿保因病、到

此稍遲、令公策旺諾爾布管理扎薩克兵、察哈爾兵、阿保兵交將軍前青海兵一同瞭望、好自防守、再副都統阿林保原派令進藏、臣因無議政大臣、留下阿林保、遣副都統保色進藏、原奏進藏官兵、由木魯烏蘇挽運二月米麪、隨三月米麪所挽運二月米麪皆放給外、所隨三月米到藏後始用、現在駱駝不足、隨二月米糧備一月米價到藏後酌買口糧、令給官兵、交按察司永泰、木魯烏蘇河、臣親自監視官兵渡運米麪、七月二十四日全行完竣、二十五日征進將軍令達賴喇嘛由木魯烏蘇起行、再現到青海右翼貝勒額爾德呢額爾克托克托奈、公嘎勒丹達什等渡後、本月二十五日侍讀學士長壽帶貝勒阿拉布坦、溫布洛布藏查罕、貝子巴拉珠爾阿拉布坦趕到渡河、惟貝子洛布藏達爾扎尚未到、以後趕來、是以四川路兵我們兵皆起行、約八月二十頭到達木喀拉烏蘇、差人來報喜信、仰託皇父威福、進藏之兵、不久成功、得有捷報、陸續奏聞、綠旗兵由本處辦給瘦馬官員、并運米尅扣駝隻官員、等事完竣時、查明皆着其賠償、再行具奏、為此恭摺、謹具奏聞、

撫遠大將軍允禵奏稿卷十

吳豐培　編纂

據平逆將軍延信調查藏中情形摺（五十九年八月初二日、）

奏為調查藏情具奏事、八月初一日平逆將軍延信稟報稱、七月二十五日來到恭布地方第巴阿爾布巴家人洛布藏、並貝子拉查布之巴爾喀木差交粗賊達爾罕喝布楚、前鋒侍衛勒色哩等、由放哨處取來我們探問西藏之信、洛布藏告稱、我上年往西寧探信回到本處今年六月十九日由家起行、七月十三日貝子拉查布取祖賊去、今達爾罕喝布楚等追及、齊來辦理恭布地方事宜、喝扎克巴倭隆柰第巴阿爾布巴之兄旺拉克等、令我並蘇木他爾車凌盆蘇克我們三人來迎大兵、準噶爾賊車凌端多布等領兵現住喀拉烏蘇地方、咨會我們恭布地方兵幫助、咨文到後、我們首領喝扎克巴等言、聖主大兵並會同青海各兵來送達賴喇嘛、仰託阿穆呼朗君王威福、賊如何派兵抵擋、我們保守地方、候聖主大兵來、竟未給兵、令我們等領兵大將軍王并領打箭爐兵到來、望從速差遣兵丁、我們來至崇布色爾扎地方、遇見由打箭爐路來之兵、聞得將軍親領一

隊兵、由濟魯布塘路尋往喀哩城去、一隊兵由崇布色爾扎亦尋往喀哩城去、是以蘇木他爾車凌盆蘇克共商議、他們二人由濟魯布塘進、在將軍前稟告情形、我親聞大將軍王來、我們洛隆宗城長薩木達爾柰等稟大將軍王、據達爾罕喝布楚告稱、本年三月間、貝子拉查布差我們往巴爾喀木地方交粗、我去交祖、在崇布色爾扎地方見將軍、將軍向我告稱、我領兵往喀哩城去征討準噶爾賊、我們兵至喀哩城、俟西寧進來大兵一齊前進、又問洛布藏達爾罕喝布楚、又有聞知之處由打箭爐路來大兵、今至喀哩城、由崇布色爾扎地方有幾日路程、我們進兵將軍能否等候、準噶爾賊兵共有多少、我們由數路進兵、車凌端多布等如何知道呢、由崇布色爾扎往喀哩城去須數日、由喀哩城至藏須數日、二人共同告稱、由崇布色爾扎地方行七八日至喀哩城、約計早已到喀哩城等候、此處兵告說、或俟或乘機進走、均難預知、準噶爾賊兵通共未必有三千、皆如此說、準噶爾賊早已聞聖主派來大兵、下人等甚懼、由喀哩城十日即可至藏、喀哩城地方山險路窄、非可攻之處、準噶爾賊未必來侵、若將軍等用本處兵、則我們兵即去、我們由恭布地方往喀哩城去、五六日即可

到、是以薩木達爾奈等同唐古忒二文一併稟呈、為此令洛隆宗達爾罕噶布楚交領催博拉布遞咨送等語、臣又詢恭布盟長噶扎克巴等差洛布藏、查車凌端多布、拉木扎木巴車木伯爾等領多少兵往喀拉烏蘇地方有唐古忒兵否、托布齊齊桑現住何處、你們頭目在恭布地方備有多少兵、皆有何種軍械、我們二路將軍等調遣時、你們由何路進攻、先阿哩地方首領康濟鼐亦與準噶爾賊反目攻伐等語、是否確實、據稱、車凌端多布、拉木扎木巴、車木伯爾二人、他們領準噶爾三千兵往喀拉烏蘇、無唐古忒兵、後托布齊齊桑親領五十人、亦來喀拉烏蘇、聞康濟鼐領兵來那克藏地方、再我們頭目選恭布盟兵六千、皆鳥槍長槍弓等械、預備妥協、我們兵由恭布地方亦有往藏進征之路、將軍等會同大兵、亦可進征二路、將軍皆知惟看指調行動、是以賞給洛布藏綢一疋、銀二十兩、達爾罕噶布楚綢一疋、此皆第巴阿爾布巴貝子拉查布咨送、再將軍延信洛布藏所告之處、他們頭目備恭布盟六千兵聽將軍調遣行動等語、恭布盟兵應由何路進征之處、與第巴阿爾布巴商妥定明繕文、令他們頭目咨行文外、為此恭摺並洛隆宗城長官薩木達爾奈咱旺達克巴稟譯唐古忒二文、一併謹具奏聞、

譯洛隆宗城長官稟文、八月初二日、

洛隆宗城長官薩木達爾奈、策旺達克巴稟稱、繕譯唐古忒文、送呈天命滿洲大君王之子大將軍王殿下、肫肫頂上合掌、聽聞今時衆嚶拉已自古以來、以善成以實身、如舒穆哩山靈騎仁慈之達賴喇嘛、坐普陀床、領無數大兵來臨、慈愛小人、我們二人頭頂印文來至如得至極之處、不勝忻悅、小人二人滿洲大君王大將軍王達賴喇嘛恩施、本身皆好、今特頭頂印文來至、小人薩木達爾奈、策旺達克巴我們二

人去叩王、猶如渴人得水、定藏將軍鍾氏官二人、薩木達爾奈令我們一齊隨行、然去未成、求從寬明鑒、小人策旺達克巴之身並薩木達爾奈我使者不久去見大將軍王之明閣衛藏及準噶爾之信、另行繕文仍照先咨文請求明鑒、呈遞稟之用鈐印、哈達一件等語、

譯洛隆宗城長官稟告敵情文、八月初二日、

洛隆宗城長官薩木達爾奈策旺達克巴稟稱、繕譯唐古忒文稟告敵情事、準噶爾車凌端多布車木伯爾齊桑二人、由藏地五月十頭去往達木地方、托布

齊齋桑親領五十人住藏、車凌端多布因修補嘎拉丹廟章佳拉倉廟、令唐古忒等拆恭布地方廟、廟皆拆完、恭布地方唐古忒人等藉口拆廟未送、車凌端多布在巴爾喀木地方勒派馬騾、托克托哩十人來說、恭布兵達賴喇嘛五十蒙古一齊行、那話未從、托克托哩等在此處大臣等去告內兵碩般多洛隆宗兵一齊五月二十一日黃昏時、一併在托克托哩安營地方去劫營、殺六人斷手、將托克托哩等生擒、解送大臣、後由藏地準噶爾一人、又達賴喇嘛送上之一蒙古為使、由達爾宗地方拏獲解送、又二恭拉嶺之

間夾口、達爾宗兵堵住準噶爾、三人達賴喇嘛之五十人由喀哩城避去、大臣得知隨差人及喀哩城喇嘛隨大臣差人察木多地方王氏領二官兵六百兵居住、薩木達爾桑策旺達克巴我們二人幫助口糧、又鐵氏官亦幫助口糧、恭布地方人由車凌端多布叛起差人來告、托布齊齋桑六月十三日往達木地方去、去時傳令唐古忒兵、發兵或去不去之處、仍未定、先有信云、小車凌端多布領六千兵至今尚未到、大約不實、康濟鼐領兵有來那克倉地方之信、我們二人康濟鼐寄信令照先勤奮從事、準噶爾老病三百人遣回、現有之兵、不足二千五百、為此稟呈等語、

據將軍延信稟報探詢藏情摺、八月初二日、

奏為延信稟報探詢藏情事、八月初一日、平逆將軍延信稟報稱、親王羅布藏丹津行隊之員外郎李旻代稟稱、我七月十九日至多樂倭洛木地方安營、晚間親王羅布藏丹津告稱、伊軍前被趕走之達拉嘎爾等走前稟稱、曾見多樂倭洛木對山有二馬行走之跡、我們隨即追去、至查罕托懷地方、又見一馬跡、一齊趕上大路、有向西之跡、此必準噶爾賊遠來探查我兵情況派遣之人行走之跡、明日宿在此處、遣兵追趕、賊果來則仰

託聖主滿洲天福、大將軍王將軍大威、必被我們拏獲、明日令烏巴什台吉為長、派二百兵渡河、探查趕走之跡、又令多諾諾彥哈什哈為長、派二十兵、令在河北追趕已走之跡、本日晚間烏巴什台吉等回來稟稱、我渡河處處遣人去看、並無行跡、回來多諾諾彥哈什哈差人陸續來告稱、我們跟隨三馬跡、行至布拉哈克蘇地方、又看二十餘馬跡在一處向西去、我們力單、又咨請增兵、當又令多洛巴人為長、派五十兵令即起行、二十二日早多諾諾彥哈什哈等告稱、我們隨跡追走、並無情況、二十四日來至圖棍托洛海、趕跡行走之多呢爾拉木

扎木巴來告稱、我過圖棍托洛海行走額爾德尼吉農屬西拉棍盟二十五人由藏進出、蘇爾咱屬德拉格哩人帶來、親王羅布藏丹津會同德拉格哩查問、何月出藏、車凌端多布現在何處、他們何處放哨、我們大兵來征準噶爾、賊聞知否。據稱、我本年四月間出藏、路上聞唐古忒人等之言、車凌端多布領三千兵在達木地方築營居住、不知在何處放哨、又令額爾德呢吉農來迎西拉棍盟唐古忒地克布木等、德拉格哩查問、你們帶來有何準噶爾信息。據稱、我們額爾德呢吉農聞大兵來、我們來迎、路遇德拉格哩蘇爾咱屬人等一同帶來、

我們聽說車凌端多布住達木地方、本年內大兵會同青海兵來征、準噶爾賊聞知、甚為慌懼、憂慮住藏、必敗、是以親王羅布藏丹津兵來至圖棍托洛海地方差人繕寫德拉格哩等詢詞、蘇爾咱人德拉格哩一併咨送前來、延信查問蘇爾咱人德拉格哩並無另有所聞、此人係蘇爾咱屬人交領催博拉布遞解送、臣又究問德拉格哩由西藏出來之人、若知準噶爾一切信息、皆須詳稟不許隱瞞。據稱、我四月間出藏、路上聞車凌端多布三千兵住達木地方、未聞何處放哨、此外若有聞知、焉敢隱諱。德拉格哩蘇爾咱屬人、將德拉格哩馳驛着蘇爾咱努克特看守、交侍讀學士華色咨送外、為此恭摺謹具奏聞。

調兵運糧進兵摺、（八月十一日、）

奏為進兵事、前臣親自驗看官兵米糧渡過木魯烏蘇河、七月二十四日皆已完竣、二十五日即行進軍、將軍令達賴喇嘛由木魯烏蘇起行、仰託皇父威福、進藏之兵、不久成功、來報喜信、得信後陸續具奏在案、臣親領兵在木魯烏蘇河邊築營住至八月初五日、議政大臣咨文、奉旨閱大將軍王奏報、大蓋藏事早晚可定、此間準噶爾車凌端多布等被逼往後路去、或尋木魯斯之

源來攛嘎斯路、被大兵拏獲、事完、將軍大臣等率領衛護藏兵前進外、餘兵按隊撤回、仍由索羅木路或由濟魯肯野遺迴圖順王查罕丹津家來至西寧、並進藏大兵之驛、此二路順何路行之處、皆大將軍王擬定、如是兵馬牲口不難供給、而口糧亦可有餘、於事有益、此處甚為要緊、不可不先預備、議政大臣速即咨行大將軍王、欽此欽遵咨行等因、臣恭維皇父聖意深遠、洞察軍情、準噶爾車凌端多布等、被我們大兵拏獲完事、儘數護送達賴喇嘛回藏、其餘兵丁、按隊撤回、如是馬牲口不難供應、糧亦有餘、查餘兵久住木魯烏蘇、米糧多費、寒

氣所及、馬匹牲口、使難調用、今我們大兵推進、賊斷不敢相向、康濟鼐又堵截他們回路、因此賊被逼往嘎斯口敗去、不可預料、德布特哩週圍所住青海人等、由內的裁咨行德布特哩、令與訥親王納爾蘇居住、交將軍延信、令左翼貝勒貢蘇克旺扎爾、貝子阿爾布坦洛布藏、達爾扎土爾胡特貝子丹鍾、公丹津等、移防德布特哩地方、又恐力單、多樂倭洛木巴木巴爾暫住柴達木地方、八百餘滿洲綠旗兵、交護軍參領長明、巴雅爾圖亦咨行德布特哩并將軍延信、賊車凌端多布等被我們大兵拏獲、事完、令你領兵進、餘兵編隊、若由濟魯肯週圍順王查罕丹津家、調回西寧、你們算計由彼處來挽米糧、若仍由索羅木調回、現有木魯烏蘇所存之米、你們調回之兵、由木魯烏蘇接運取米、咨行現木魯烏蘇地方所有米麪、副將益日新留守寧夏兵一百、西寧兵四百、由將軍延信調回兵來取米麪、此等兵亦一齊撤回、再將軍延信由西寧至藏、原議定藏時、為馳赴前後藏為達賴喇嘛坐牀、此路寒冷、不可度冬、現巴爾喀木路住驛勿撤、定藏後二將軍一切奏行事件、皆由彼路馳驛交前總督年羹堯咨行、尚未回答、巴爾喀木路將軍噶爾弼所行將軍你到藏後、與拉畢相商、由巴爾

喀木路可以住驛、即令往彼路住驛、此路住驛不成、還可度冬、好訪曉處住驛、再原住木魯烏蘇之兵、住驛之兵皆給二月半月米麪、二月半月羊價、隨進之兵、不足取、主月米之牲口、裁一半米、再擇留軍米甚多、此處并無貴項、德布特哩咨八百餘兵、給二月米麪、住木魯烏蘇兵給一月米麪回去、計給米之日、原領羊價銀撤領交迎撫噶什圖、令我進兵十餘日、賊眾來迎、則早已得信、許多日無信、不久喜信到來、伊現住木魯烏蘇、凡應辦之事、皆辦完結、此處久住、則被寒涼所迫、馬匹牲口恐難餵養、遵旨趕曉處養馬牲口、移往索羅木等處去候喜信、八月初十日領兵由木魯烏蘇撤回、為此恭摺謹具奏聞、

移隊前進、遇賊誅殺、獲俘、得悉賊情摺、八月二十九日。

奏為殲殺賊匪、恭奏喜信事、八月二十八日在索羅木隣近喀拉郭爾駐營時、將軍延信差委護軍校綽班咨送隨來厄魯特濟木巴稟報、延信率領大兵、八月初二日由圖硯托洛海起行、凡所到之處、無不預為嚴防、令官兵皆穿甲、隊伍速移、皆令妥慎準備、然後行走、安營時我營取中、與達賴喇嘛營相連、並前鋒營頭隊蘭州涼州荆州各處綠旗兵共十二營、皆沿我營及達賴喇嘛

營週圍紮下、四尊大炮分在四犄角、一百十八子母炮在營墻週圍均勻擺列、挖地坑預備點火藥住哨、黄昏前撤圍墻外兵二三里之遠、每二里號令接連、隨行之兵編為三分、每夜二分營外圍墻十人編一隊、牽馬在營週圍廵防、一分在營內廵防、預備妥協、備鞍馬各拴一匹外、餘馬晝則在圍墻內牧放、夜則進圍喂養、如此每日嚴密防範、八月初八日渡河、在克達木河安營、青海親王羅布藏丹津、貝子丹鍾等來稟稱、今巴台附近我們左翼貝勒阿拉布坦温布、貝子巴拉珠爾阿拉布坦等兵、明日趕來、暫歇一宿、候阿拉布坦温布等兵併

力前進、與軍事有益、我初九日歇宿一日、檢閱滿洲綠旗兵操演、是日將晚、前鋒章京明泰、護軍校阿那布來稟稱、白日明泰阿那布並明泰奴僕阿那達我們三人荷槍在營前二十里之外遠望排行、順河邊有二十賊在三處圍攢齊坐、看見我們皆驚慌、各牽一剗馬會合一處、向我們放槍、順明泰膈肢窩肩膀擦過二彈、順阿那布枕骨後擦過一彈、我們三人跑進一隱藏處下馬將馬橫遮阻止、令明泰一齊放槍、接連明泰奴僕阿那達又放一槍、中一賊之腿、由馬墜下、賊一齊來扶膈肢窩脊守皆敗、尋向東南山谷進去、我們人少未追、延信理當派官兵追趕、惟明泰等由攻處來二十里、賊去二十里再追去六十餘里、因天晚追趕不及、明日起身行走、時青海親王羅布藏丹津差人來稟稱、我們前往追趕遠望行走五十人光景、初九日夜、至大諾莫歡烏巴什嶺下、忽約二十賊荷槍帶撒袋、每人各牽一剗馬、由前山谷出來、看見我們人即敗退、我們人隨追至二十里、由山谷又出二十餘賊會合一處、一齊敗退、晚昏黑時回來、舉嘴爾賊特差人來偵查我們兵力、是以延信哨圍堅固、防守嚴而又嚴、兵預備如攻伐隊伍編行、再明泰等與約二十賊對敵支持擊賊敗退、明泰之僕阿那

達、包依奴才奮力殺賊、甚堪誇獎、應加勸勉、明泰阿那布記名外、僕人阿那達着鼓勵賞銀十兩、八月十三日延信一面速夜差人令公策旺諾爾布等嚴加防範堆撥、一面派妥人令查實巴台情形、令其住兵候我、勿可輕動、明日將亮時我親領大兵起行、預備妥協行至查罕哈達口公策旺諾爾布等兵撤回一處、二更時查看巴台情形人來至稟稱、由察罕哈達三十里西北大山谷中有敵兵四五百有餘、是以明日延信親率滿洲綠旗察哈爾扎薩克青海兵編排隊伍、查罕哈達地方路狹、山大谷多、到處可以伏兵、不可不防、派兵皆行中間

滿路兩邊大山、探路行走、行過查罕哈達險狹之處、捷尋山谷、遇賊即行殲殺、右翼親王羅布藏丹津處北山谷百千餘兵光景來稟稱、延信即令大兵向巴台右面進攻、賊見我進兵、即往後山高險處敗退、延信即領兵察看皆大草墩、追趕不及、收兵撤回博克河地方、夜四更時、忽由西南約千賊吶喊、向營衝擊、我們週圍放哨、兵丁、一齊施放槍炮、賊即退去、復侵犯青海親王羅布藏丹津台吉吹拉克諾木齊博碩克圖代青阿拉布坦溫布丹鍾等營、羅布藏丹津等兵、亦當放槍射箭、賊旋敗退、侵犯額駙阿保營、額駙親自領兵即向攻擊、賊即

敗退、賊敗出時、我們前槍營槍炮退出遮避四十餘馬、總管前鋒章京西勒圖領八十前鋒隨追賊尾、攻伐三次、殺二賊、遮避馬皆奪回、天亮查我們外圍兵、放槍擊斃三賊、親王羅布藏丹津兵殺九賊、此內勇西拉巴人獨自殺二賊、貝子丹鍾兵殺二賊、貝勒阿拉布坦溫布兵殺一賊、台吉吹拉克諾木齊兵殺三賊、正查間、公策旺諾爾布、親王羅布藏丹津遣來隨準噶爾來一蒙古人據稱、我名為濟木巴、隨桑濟扎布來、被準噶爾所俘搶、原土爾扈特霍碩特台吉人、現隨拉木扎木巴車木伯爾行走、拉木扎木巴車木伯爾待我仁慈、不予虐待、我

忍車木伯爾已老、隨之出力、我亦不能另有榮貴、現滿洲聖主大兵來到此處、大兵強盛、車凌端多布等斷難久存、願永受滿洲聖主恩典安生、此夜來攻時、我亦在其中、未攻以前逃匿於山谷、亮後隨進、又詢濟木巴、你們準噶爾兵力共有多少、唐古忒兵調來否、現我們兵來共數多少、聞小車凌端多布領兵來、果來否、策旺阿拉布坦處有信否、我們大兵會合青海共同進兵來送達賴喇嘛、再雲南四川兵由察木多路進之處、你們皆聞知否、你們兵何日來迎戰、昨日夜你們遣兵來偷我們馬否、或來叔營否、你們兵已來侵營、何故即敗、你今

誠意來投聖主、凡有所知、皆應據實告知、乃繼稱、準噶爾兵力、現共有二千餘、行李皆遷移、現皆在喀拉諾爾、車凌端多布等來時、挐獲營兵噶隆達什扎克巴、第巴多克巴、代琫洛布藏他們以下唐古忒兵四五千、再帶來拉藏造大炮九尊、來至喀拉烏蘇、車凌端多布等知噶隆達什扎克巴等與唐古忒人等未必同心、對他們疑惑、噶隆達什扎克巴等放三頭目留在木魯烏蘇等候、今不知如何、聽聞前四川兵由察木多來之信、車凌端多布等商議、車木伯爾領七百兵去迎、後、我們往木魯烏蘇、哨探人來告稱、由庫庫顯路來無數大兵、車凌

端多布等同商、今二路來大兵、我們如何能當、不拘如何力歸一處、承當一路之兵、如不能支持、則商計回去之處、即差人令車木伯爾親自撤兵、今車凌端多布車木伯爾托布齊等現領有二千餘兵、八月初六日由達木起行迎來、至諾莫歡烏巴什地方、遠望兵之光景、不見頭尾、未敢來侵、乘空去侵、在山內避行、你們大兵撤至查罕哈達口、車凌端多布等同商、他們兵適撤、未得暇以前、商定我們是夜趕回他們馬羣去劫營、夜車凌端多布車木伯爾托布齊領一千五百餘兵、二路來劫營、來至稍近、看見週圍守備甚嚴、無隙可乘、車凌端多布

車木伯爾托布齊未敢侵犯、領兵退回後、復商議明日他們兵起行、必順谷路走、我們兵埋伏兩邊、取高處迎砲進攻、他們兵必受傷、商定領兵在查罕哈達山後地方埋伏、取狹谷之高處、遣人遠望、明日早遠望人回告稱、他們兵還移奔谷路行走、大兵取谷之兩邊高處過山回來、車凌端多布又復差人由遠處查看、令遠來告、不久差人回來告稱、谷路移行大兵、取兩邊高處綿成隊伍還移看守行走、遠看後尾亦大兵斷後、兵力甚多、行走情形甚整齊嚴肅、車凌端多布認為形勢非我們力單可成、即領兵仍退山後谷內、今來甚近、昨夜派八

百兵、今四百趕馬羣、今四百劫營、大兵守備甚嚴、未得侵犯、聞小車凌端多布並未領兵來、給言伊領屬兵隨土爾扈特、再我們台吉策旺阿拉布坦先每年在藏差人、今年未差人、我們遷移、必出一事、我們人等皆猜說聞車凌端多布二路來大兵、他們詳商、內兵牧馬甚急、我們迎去取他們馬羣、得馬羣、他們兵雖多、如何能走、尚未如我們今來情形、即棄同去台吉前如何稟告、聞詳商不拘如何、親領兵試看不能支持、則再由哈拉磨胡查順嘎斯路回去、再先藏地衆唐古忒等多懼我們、今聞好幾路大兵來送達賴喇嘛、唐古忒等竟向我們

反目、顯然另有打算、現藏內我們準噶爾人一個不留、皆帶來等語、隨來之濟木巴與我們厄魯特藍翎巴爾蘇拉等相識、土爾扈特人車木伯爾隨行繕文人是實、等語、濟木巴告稱、車凌端多布等噶隆達什扎克巴等持守三頭目調來四五千兵留喀拉烏蘇等處、領來第巴阿爾布巴告稱、唐古忒人等怨恨準噶爾、晝夜盼望聖主搭救、早為大將軍王知悉、適我洛布臧來時、噶扎克巴倭隆奈旺拉克亦渴望大兵何日能來、今唐古忒人等被準噶爾壓制無法迎接、如果大兵來至、聞達賴喇嘛真來、闔唐古忒等必叛離準噶爾等語、查此攻討

時共殺賊二十、得備鞍馬十餘匹、得槍腰刀撒袋等械亦十餘件、再得準噶爾馬內一黑馬、濟木巴認識告稱此馬我們霍翔特棍楚克勇所騎之馬、棍楚克出名之人、戰時勇猛、獨自衝陣、軍隊隨之、是以延信即將滿洲綠旗察哈爾扎薩克青海之兵、編成隊伍、取高排列、遠望看見高山之險四、五、十、二十、五十、百、又或時數百兵之光景、賊見我們兵即過山敗去、山險地惡、看皆草墩賊等各章劉馬間隔、追趕不及、收兵回營、十七日由博克河起行時、大兵仍照舊編隊搜山谷、四面遠望並無敵兵、是以大兵恰恰收回、在沙克河安營、延信心記大

將軍王之教諭、令我等謹慎行事、現至沙克河看準噶爾之情形、恃人逸馬肥、晝則列陣、夜則揚聲、使我們兵馬疲困、設追隨他們兵聲音、則我們兵馬徒勞、與事無益、現準噶爾賊棄藏計窮、惟幸竊得馬匹敗逃、是以延信與各大臣共商、晝則兵編隊伍、預備妥協、夜則哨探嚴防、馬各繫備外、餘馬皆圍內、牧放、無晝夜嚴防賊雖奸詐、亦至計窮、此間賊或白晝來侵犯、或夜來侵犯營壘則即行殲殺、現車凌端多布等遷移婦孺、在喀拉諾爾至喀拉烏蘇、他遷移之力並質明彼處唐古忒之形勢可成、再示以天威、一次使定、如此聖主所交之事、斷

不至有失、同商議等語、上年主事瑚畢圖差為使者、妥護軍校綽班代、路上相識隨來準噶爾濟木巴交綽班代、八月十九日由沙克河起行、解送大將軍王軍前、據濟木巴所云、噶隆達什扎克巴、第巴堆巴、代琫洛布藏等唐古忒四五千兵、車凌端多布等留喀拉烏蘇等候等語、咨文曉諭噶隆達什扎克巴、第巴堆巴、代琫洛布藏等內稱、今聖主推廣黃教、以安衆生、我們大兵青海王台吉等共調兵護送達賴喇嘛西藏坐牀、大兵現來至沙克河、早晚至喀拉烏蘇、聞準噶爾濟木巴告稱、車凌端多布等你們調來兵住喀拉烏蘇等語、我們大兵

剿準噶爾賊營一次、賊今處處躲避敗退、早晚即被殺盡、你們斷不可向賊、當圖常受聖主無窮重恩、以前大將軍王曉諭你們、有咨行之處、你們即遵照大將軍王之教道遵行、我們大兵至喀拉烏蘇、你們即領兵來尋、事成後、你們從此得各安生理等言、繕唐古忒文咨派第巴阿爾布巴人、此等情形、令將軍噶爾弼等亦知咨文等語、又據隨來厄魯特濟木巴告稱、車凌端多布等曾商內地兵力强大、則奔嘎斯路去、住德布特哩、有剿軍營回去、相商之言、臣即咨訥欽王納爾蘇等、賊被我們兵剿、必奔你們嘎斯路去、你們嚴防哨探、營壘妥為

堅防、馬全在圈內牧放、遣人遠望、預備妥協、車凌端多布等敗至德布特哩哈濟哩地方、力窮可殺、則即橫截殺盡、車凌端多布等若差人尋路、則照皇父降旨、他們兵勿犯、惟保守隨人拏獲解送、速即咨行、再問妥護軍校綽班代、得知將軍噶爾弼至喀拉烏蘇之信否、據稱將軍噶爾弼是月二十日至喀拉烏蘇、差唐古忒人咨文將軍延信、將軍延信帶達賴喇嘛二十一日抵達喀拉烏蘇、隨來厄魯特濟木巴、聞先準噶爾賊在喀拉烏蘇等處築御營牆居住確否、據稱此無影事、攻敗回去、聞報受傷二百餘、準噶爾賊膽驚破、落荒敗去、其餘略同告將軍延信之言、賞給濟木巴銀衣等物、送來濟木巴交妥護軍校綽班代理藩院領催畢什勒拉圖、八月二十九日起行、解送御前、再前大臣謹遵聖旨、向暖庭領兵緩喂馬匹、在索羅木等處等候喜信、奏聞轉回等語、今仰託皇父威福、我們所進大兵剿殺賊匪、車凌端多布等欲支力不及、竊馬不得、計窮敗退、臣領兵又緩進喂養馬牲口、向西寧起行、此間定藏達賴喇嘛坐牀喜信到後、另行奏聞外、為此恭摺奏聞。

派台吉額爾德尼吉農防護驛糧摺。八月二十九日。

奏為派兵防護驛糧事、八月二十八日平逆將軍延信稟稱、本隊大兵現由諾莫歡烏巴什來到沙克河、每日與賊對持、準噶爾賊極奸詐、雖正面不敢來侵我大兵、但由後面偷犯竊取驛糧來去不測、須預先防守堅固、延信與各大臣商議、事先台吉額爾德尼吉農向我告稱、我帶兵報答聖主重恩、如有差遣、情願奮勉從事、因詢伯勒奈驛書移糧之處、額爾德尼吉農告稱、索克詹丹等處往達賴剌麻之人、梅穆拉拉甘地方、往我所屬唐古忒、由此路會合喀拉烏蘇邊界布拉克、可以至藏、我蒙聖主隆恩、此路有我屬唐古忒人等、驛糧移到此路、則我親帶二百兵盡力運糧、牲口等有乏倦被劫、則由

我屬唐古忒量得勒派幫助、有索克詹丹等處、達賴喇嘛之人等、由雅布領取印文、亦派取牲口幫助運糧、準噶爾賊不至、與事有益等語、再問此路地方情形、額爾德尼吉農告稱、驛由烏訥郭爾扎哈爾阿克達木之源至沙魯拉布柴索克詹丹可以到藏居住、運米之路、則現過諾莫歡烏巴什嶺來糧、則博克河以下至拉青地方諾莫歡烏巴什嶺邊來糧、則至梅穆拉拉甘地方、由此二處來糧、皆沙克昂吉爾僕洛木地方合路、由此又有二路、由上路來則走嘎欽路、由下路來、則走烏克路、此二路皆喀拉烏蘇邊合布拉克由梅穆拉拉甘略計

走二十餘日、則可以至藏、如是辦理居住、則冬時驛站人等所食口糧、馬吃之草、均可得到等語。是以即照額爾德尼吉農所告辦理。額爾德尼吉農、員外郎阿拉善八月十九日由沙克河起行、為此稟報等語。臣維青海人等感皇父仁德之教化、恭順年久、此次出兵、各奮勉出力、今近至巴台、額爾德尼吉農又自知奮勉、親告驛糧運至堅固之處、皆感戴皇父深恩所致。所有額爾德尼吉農奮勉之處記錄、事定時奏聞皇父施恩、此故令將軍延信咨告額爾德尼吉農外、為此恭摺謹具奏聞。

拿獲盜馬賊人審訊懲治摺。八月二十九日。

奏為拿獲盜馬賊匪懲治事。臣領兵由木魯烏蘇回歸八月十三日撤至喀拉郭爾地方。出放牧羣之哈拉敏等差牧長烏巴什來告稱、本月十一日夜、倭爾多斯蒙古等失去十五匹馬、三匹騾。倭爾多斯蒙古雙瀾爾班第、次日即追踪尋找、回來告稱、跟踪追跡至固爾班諾莫歆地方、看見一蒙古二騾在山谷內隱藏拴繫、我去牽騾、四蒙古持槍向我尋來。我們二人力不能及、即告出放牧羣侍衛等官員等共領十二人、令蒙古雙瀾爾班第指示追去、一面差我們來告。十三日早來告後、臣即交二等侍衛戴齊哩、三等侍衛珠瑪善藍翎固色來岳、護軍達什拉圖等二十烏槍護軍一百前鋒追去、令侍衛等接連追去。侍衛等來至告稱、我們去追賊時、言分二路、皆在固爾班諾莫歆地方會見。左翼四阿哥之二等侍衛推勒克、九阿哥之二等侍衛烏爾齊、十二阿哥之郭什哈馬來、正黃旗雲騎尉沙木巴扎布牧羣行哈拉敏、右翼八阿哥之三等侍衛哈勝、十阿哥之三等侍衛溫泰、正白旗藍翎蘇克東額公綽克圖、蒙古護軍校噶拉瑪臣、三等侍衛六格、牧長巴雅爾圖、牧副西敬善、尋踪行至哈勝、蘇克東額追進山谷內、看三十餘蒙古在彼下營、皆拴有印馬、要拏賊、因力單、以善言誘說、時

六格、西敬亦到、共以巧說拉取有印馬十五匹、三騾、我們候左翼去人尋到相約一齊進拏、護軍校噶拉瑪見山下一人追來、我們相向夾追、賊被逼棄馬逃走、護軍校噶拉瑪先到、擒獲問名那木喀爾連咨行官兵皆哈勝蘇克東額、我們二人引去拏賊時、餘賊皆未動、羣內敗出向、三賊追去、哈勝拏獲賊祖木塔爾、蘇克東額拏獲賊喇嘛達什、溫泰拏獲賊胡拉沁、查問為首人等何名、你們屬誰、如何在此處安營。你們合夥幾人、如何竊得我軍馬騾。據供稱、我台吉、我名查罕、又一供稱、我名齊桑諾爾布、我們皆貝勒阿拉布坦溫布屬人、隨我們

貝勒來當兵、因受瘴氣病了、我們二十一人、並我們貝勒盟巴克他喀、台吉車凌屬喀拉喀等十四人、亦因病將我們一併留在木魯烏蘇、皆交我們二人管理、喀拉喀等一窩鋪七人、拉來有印馬騾、向我告說他們對換來的、現你們拏獲四人在一窩鋪、拏獲喀拉喀沙克都爾宗堆給你們拏獲等語、拏獲喀拉喀宗堆拉瑪達什那木喀爾尊塔爾沙克都爾胡拉沁等七賊、台吉查罕齋桑諾爾布、親將馬騾一併拉來等語、臣對台吉查罕齋桑諾爾布云、你們青海台吉等、皆固什汗之子孫、聖主各皆封王、貝勒、貝子、公、倍加慈惠、屢施重恩、今策旺阿拉布坦無故毀你們固什汗所立黃教、殺拉藏汗、毀佛教、土伯特闔境衆生飽受災難、聖主不忍看視、特委我大兵、推廣黃教、以安衆生、此乃你們青海人等之事、你們理當報聖主之恩、凡應効力之處、奮勉行事、嚴禁下人等盜竊、得內兵馬、即應送來、方合道理、你們兵來人說病、推諉落後、你們下人等又偷拉我們內兵人等有印馬騾、你們並未露出、如果對換、則查驗有憑據否、你們未查、為何隱匿、再喀拉喀等七人、以前有無行竊之事、若所供少有不實、即將你們以法處示衆、據供稱、聖主誠為滿洲佛、想我們青海台吉等皆固什汗之子孫、

各封品級、榮貴至極、再我們下人等屢蒙重恩、不可勝數、我們青海闔境人等、不分晝夜、無不合掌禱祝感激、今因黃教並我們衆生、聖主籌劃特派大將軍王親來到此草木不生、絕域極邊地方、我們如螻蟻、理當皆在大將軍王前誓死効力、我們所管台吉車凌所屬喀拉喀等七人、將有印馬騾、他們換拉、向我們告說、我們理當查問換據、甚是愚昧、未行查問、即是死罪、我們有何供答之處、惟不知偷拉馬騾是實、生殺在大將軍處置、喀拉喀等七人、平時在青海有行竊人之馬牛羊之處、這些皆賊是實、拏獲帶來賊喀拉喀、拉瑪達什、宗堆、尊塔爾、那木喀爾沙克都爾胡拉沁、再諭、我們大兵特為黃教大事來、你們雖小人等、亦當各自奮勉、今反偷我們兵丁馬匹、你們內誰起意行竊、以前行竊多少次、除你們外、還有人否、你們誰能據實供認、則即寬免、業經一一嚴加訊問、沙克都爾胡拉沁供稱、大將軍王前、我何敢不據實供認、先此喀拉喀拉瑪達什尊塔爾宗堆那木喀爾洛布藏色布特恩等七人、向我們商議去偷盜馬匹、我們畏懼、未敢隨從、十一日夜見偷拉馬騾、洛布藏色布特恩現在窩鋪、將此問喀拉喀瞞得麼等語、喀拉喀拉瑪達什尊塔爾宗堆那木喀爾對問喀拉喀等

五人供稱、我們已行竊被獲、何敢隱瞞、我們今據實供、我們五人並與洛布藏色布特恩商議、偷拉內兵人等馬騾是實、糾合沙克都爾胡拉沁、此二人并未去、洛布藏色布特恩現在窩鋪、沙克都爾胡拉沁未行竊之處是實。臣將這些寬免外、喀拉喀等五人與洛布藏色布特恩會同行竊馬騾是實。他們親自承認、台吉查罕齋桑諾爾布青海蒙古等前將喀拉喀拉瑪達什尊塔爾宗堆那木喀爾即行處斬、懸首示衆。台吉查罕齋桑諾爾布你們因洛布藏色布特恩係夥賊、一併未咨送、將你們應從重治罪、問現給你們限期將洛布藏色布特恩去拏獲。供稱。洛布藏色布特恩與彼行竊、不知影踪、若知那能不拏獲、大將軍王開恩給限、我們內去一人必能拏獲、限本月十七日、臣准如所請留齋桑諾爾布、台吉查罕、你今即回去將洛布藏色布特恩拏獲、由八月二十日進必往軍營送來、所限日內不來、則將齋桑諾爾布依法處治、一面差交達兵將伊妻子皆連坐。本月十八日。台吉查罕差訥愷等四人來至告稱、我們台吉查罕照大將軍王交至窩鋪地方、拏獲洛布藏色布特恩、親自送來、連夜趕去、路上中瘴、頭暈不食、色布特恩洛布藏交我們四人解送、十七日至巴彥喀拉嶺下住夜、我

們騎來馬忽驚跑、我們四人各去追趕、拏回來時看洛布藏連拴繩步行逃跑、我們至為驚慌、處處尋找未得、天亮後尋找亦未得到、大將軍王給限內、如將色布特恩送來、咨請寬免、我們叩請將逃賊洛布藏急速必拏獲解送。又問拏獲解送賊色布特恩洛布藏、你們二人與喀拉喀拉瑪達什尊塔爾宗堆那木喀爾如何偷馬、步有巧飾、則即刻處斬、供稱、大將軍王前怎敢不實供、八月間不記日、喀拉喀拉瑪達什二人、宗堆、尊塔爾、那木喀爾五人與我們二人至大路、看一羣唐古忒買賣人等拉趕馬牛來、我們去偷馬來時、我們五人隨言喀拉喀拉瑪達什引去、夜至山頂上、喀拉喀言人多進則驚覺、拉瑪達什、尊塔爾、洛布藏我們四人去、那木喀爾宗堆、色布特恩、令你們三人在此等候、我們三人立在山崗上等候不久、喀拉喀等四人趕來一羣馬騾、我們七人拉去是實。我們想是唐古特人等之馬、竟不知內軍之馬、知則喀拉喀拉瑪達什二人知之等語。又訥愷等四人、你們送來賊洛布藏因進脫、你們即當殺、你們趕緊拏獲送來、暫且寬免你們死罪、齋桑諾爾布留在此處、咨令釋放你們、與你們各台吉會同妥為勤勉查拏逃賊洛布藏解送完結、若拏獲不解送、皆殺你們嚴

交咨行外、齊桑諾爾布並賊色布特恩圖禁、俟拏獲洛布臧解送時、核對口供、訊明實情、洛布臧色布特恩皆處之以法、台吉查罕齊桑諾爾布因管理無能、量加懲治完結、為此恭摺謹具奏聞。

遵旨將上諭派員馳驛送交班禪摺。九月二十一日。

奏為欽奉上諭事、九月初十日臣領兵在翔隆嶺地方、安營時、理藩院咨行康熙五十九年八月十八日乾清門頭等侍衛拉什傳奉諭旨、今藏事皆定、班禪額爾德尼此數年被準噶爾兵勒派、迄未能遣使請安、今大兵至藏、班禪欲遣使請安、不可略存難色、并應先加慰問、

向班禪問好、如此班禪則以為榮、闔家聞知亦好、着議政大臣咨行班禪將旨文交其閱看、併令咨行大將軍王、由大將軍王處派喇嘛一名、安實章京一名、速即馳驛遣赴班禪處、班禪遣使給我請安、亦速即帶來、欽此欽遵等因、議政大臣咨行班禪旨文、着兼繙蒙古唐古忒文、紬并蒙古王台吉等喇嘛等班禪額爾德尼咨文一併馳驛咨行、查喇嘛達木巴噶隆、理藩院郎中鍾佛保先在西藏行走之人、臣派達木巴噶隆鍾佛保旨文紬並蒙古王台吉等喇嘛等班禪額爾德尼咨文一併交令送去、本月十二日伊瑪圖安營之日馳驛起行、為此恭摺謹具奏聞。

移兵住駐西寧迎候藏信摺。九月二十八日。

奏為移駐西寧事、先臣住木魯烏蘇迎兵時、恭候喜信、因官兵多病、臣現在木魯烏蘇應辦之事皆辦理完結、久住則天氣寒冷、恐馬匹牲口有損、遵照聖諭、兼暖喂養馬牲、緩移往索羅木等處、聽候喜信、八月初十日領兵由木魯烏蘇來至索羅木喀拉郭爾、平逆將軍延信差護軍參領軍校緋班代來稟稱、官兵仍有病、臣身亦感不適、喂養馬牲口移往西寧、八月二十九日奏聞在案、今託皇父宏福、臣及官兵於九月二十六日皆已痊愈、來至

西寧、馬匹牲口、未有損傷、臣後聞雷大草無、驛站之馬自會病損、驛兵亦有損傷、現正軍機之際、驛站至要緊、臣即派佳爾多新兵一百七十、除他們原有馬匹外、賞給每人肥馬各一匹、口糧羊茶銀兩、交員外郎常明珠至木魯烏蘇按驛增住、原住青海蒙古兵若有逃減、趕緊咨行各處增補綠旗兵、有減、亦查在木魯烏蘇守來綠旗兵咨回、照數補住、又交按驛各增住四名、若小驛之處差回、再將軍延信差緋班代一次報喜信、再並未報我們兵力甚強、而征討將軍等均感恩圖報、伏思逆賊必被殲滅、定藏無疑、今藏地喜信、雖暫未至、若驛馬

牲口減瘦、恐難持久、臣又令領催蒙古噶扎爾齊辦理肥馬四十匹、賞給口糧羊茶銀兩、交新滿洲佐領侯齊哩令去迎藏地喜信、若遇將軍延信信報文差、你親自速即送來、藏地喜信到後、再行具奏等語、恐勞廑念、先行恭摺謹具奏聞。

謝賞軍餉摺、九月二十八日。

奏為叩謝天恩事、臣領兵來時、一切物件皆蒙皇父賞足、旋蒙恩賞銀十萬兩、綢五百疋、食用之物無數、恩施至重、臣毫無作為、今又施恩、今員外郎瑪秦持賞銀三萬兩、臣敬謹祗領、望闕謝恩、皇父如此慈賞、臣感激歡悅、惟未得仰瞻聖顏、心中甚急、定藏喜信來至、即將皇父賞銀僱騾趕緊運去、仰瞻皇父聖顏、僱騾餘銀、請酌辦軍需、為此恭摺謹具奏聞。

撫遠大將軍允禵奏稿卷十一

吳豐培　編纂

選兵備糧並嚴懲擅動銀米妄自糜費之副將周天鑒摺。五十九年十月十二日。

奏爲選兵備糧事。查原派進藏一萬二千滿洲綠旗兵、守驛二千步兵、住驛八百馬兵、皆至木魯烏蘇、臣與大臣檢閱柴達木地方一千五百兵內、選不能進藏六百餘兵、交侍衛阿齊圖先調西寧八百餘兵、咨訥欽王駐防德布特爾地方、再綠旗兵內選馬好揀留固原一千兵、守驛一千步兵、四百炮手、內七百四十、督標一千兵內五百、涼州一千兵二百砲手內五百二十、甘州一千兵二百砲手內四百七十、寧夏二百砲手內二十兵、原進藏兵由木魯烏蘇地方帶二月米麪、隨三月米麪、五月米價用取租銀、至藏後買米口糧給兵丁人等、具奏准行在案、此選留一千五百滿洲兵、二千二百五十綠旗兵、預備米麪米價租銀餘無隨運之處、運米駝牛減少進藏滿洲綠旗兵、應隨運三月米麪、惟一月半米麪、交按察司永泰隨預備一月半口糧、羊牛又節省餘一月半米麪、此共節餘米麪、交按察司巴什查收、皆堆存木魯烏蘇地方、共收米麪數目、交報巡撫噶什圖計明、

又派五百綠旗兵交副將蓋日新將米敬謹看守、由藏後來兵陸續放給、再預備選留兵丁米價租銀由畢罕錢糧內查節省銀兩、現收十五萬四千二百七十九兩餘銀外、查明餘銀照數取還、交巡撫噶什圖往木魯烏蘇兵、雖計給五月、二月半米麪、二月半羊價、彼處竟無賣項、臣動此存米麪暫給兵丁一月二十日不等至西寧地方往時、所給米麪、照數抵扣、亦交巡撫噶什圖、再在木魯烏蘇所住之兵、除五月米麪羊價外、又應運三月米麪、臣領在木魯烏蘇所住之兵五月內回來、在木魯烏蘇所存米麪多此應運三月米麪、皆運至柴達木接濟德布特哩地方之兵、如此則德布特哩地方之兵不須運米運送柴達木、則運費便可節省、亦交巡撫噶什圖、再往興漢驛八百馬兵、守驛一千步兵內住至木魯烏蘇十八驛住三百六十馬兵外、由木魯烏蘇住驛四百四十馬兵、守驛一千步兵、馬牲口減損多、再隨三月米麪減少駝馱未到日期、米麪皆糜費、此兵竟不可進藏、交他們五月米價得租銀酌量拉領兵交副將周天鑒由木魯烏蘇又給二十日米麪、先咨回西寧、查周天鑒等所給兵丁、擅動銀米、妄自糜費、周天鑒不勤慎王事、任意糜費銀米、廢弛馬駝至今遲迫兵丁、貽誤軍機之

事、甚屬可惡、是以拏獲固天鑒查明私自動用銀兩、麋費米麪之數、應賠之款、着與漢總兵官楊士昌公同賠償、交巡撫噶什圖將固天鑒重懲參奏、署固原提督印交總兵官金國振、詳細查明此次兵丁共給過錢糧鹽菜銀米價米麪數目、按件分晰明白奏聞、皆交巡撫噶什圖、為此恭摺謹具奏聞。

將軍延信稟報到藏撤調兵糧駐守各地摺。十月十二日。

奏為調兵分駐各地防守事。十月十二日接由西藏報差佐領倭齊哩賫將軍延信噶爾弼報文送到閱看、延信報稱擊敗賊匪送達賴喇嘛至藏、擇日坐牀等語、再噶爾弼八月二十三日取藏迎接延信等兵、照伊奏文鈔咨、臣維皇父預先熟計、對各將軍等詳盡諭教、而官兵仰報世代養育之恩、亦各盡力奮勉殺賊成功、此皆皇父奇謀深遠所致、臣不勝欽遲、照延信所報另行繕摺謹奏外、閱看延信報文、隨來準噶爾之特固斯扎哈告稱、準凌端多布等仍由原來路順那克產由克哩業路回去等語、守嘎斯口住防德布特爾之兵無事、是以訥欽王訥爾蘇你領去滿洲綠旗兵仍來西寧、令住牧養馬、原住柴達木兵丁、交都統阿爾恩仍令咨柴達木住防、再

交侍衛阿齊圖先調西寧六百餘兵、馬牲口軍械、亦送柴達木、咨行副將馬維品與土司楊汝松領土司兵二千、青海郡王查罕丹津住守努克特、今事大定、咨行馬維品楊汝松罷兵、留木魯烏蘇地方守米、五百綠旗兵交副將蓋日新看守等語、今延信達賴喇嘛坐牀兵可否在藏過冬、調回兵由何路咨行等事、議定另報、守米兵撤、藏兵亦一併罷在彼處米給、由藏退回官兵若有餘米、皆挖窖掩埋、交彼處住驛人等看守、行文再都統穆森領官兵仍住西寧、副都統莊圖領官兵仍住莊浪外、由木魯烏蘇同來涼州隊護軍和州隊馬甲進藏、餘蘭州隊官護軍馬甲內空官護軍馬甲缺蘭州隊四百餘官護軍馬甲皆未補足、缺馬甲得護軍閑散滿洲等得馬甲作為涼州和州二隊、本年蘭州地方糧所收微少、此二隊護軍馬交都統服固哩副都統和什痕咨住涼州、為此恭摺謹具奏聞。

達賴返藏代為謝恩摺。十月十二日。

奏為達賴禀請謝恩事、平逆將軍延信呈報擊敗準噶爾賊並六世達賴喇嘛禀呈唐古忒文一件、譯文內開、稟呈大將軍王阿哥、阿哥在彼處身體想是安康、聞愛恤衆生、不勝忻喜、我在此處虔頌滿洲聖主萬萬歲、大將軍

王阿哥惇信禱祝、勤加唪經、上報滿洲聖主厚恩。再仰蒙王阿哥威力沙扎木呢宗喀巴之徒大兵一齊來見、準噶爾人等已經敗退、今普陀以善來至。今我九月十五日坐牀、以安衆生、以後衆生照先仁慈明鑒、我仍上滿洲聖主增壽萬萬歲、勤勉唪經、請不斷普施仁慈等語。此文一併呈進達賴喇嘛哈達一件、伊父索諾木達爾扎哈達一件。再第巴阿爾布巴哈達一件皆領受外、爲此恭摺將達賴喇嘛稟呈唐古忒文一併謹具奏聞。

據將軍延信稟、克敵大捷、親送達賴喇嘛入藏坐牀、並辦理善後事宜及各處謝恩摺。（十月十二日。）

奏爲克敵大捷事。十月十二日平逆將軍延信報文內開、延信先爲此事被大將軍王聞知、我們大兵於八月十五日撤至博克河地方、賊來夜襲營、我等滿洲綠旗察哈爾扎薩克兵、青海蒙古兵、擊敗賊匪殺二十餘名、奪得馬匹軍械等物、幷問隨來濟木巴言、將濟木巴一併解送大將軍王前、繕摺八月十九日由沙克河地方交委護軍校綽班代洛文外、我們大兵十九日由沙克河地方起行、照先預備、妥協行走、二十日在齊暖郭爾安營、夜下雨雹、接連終日下雪、三更時忽由西北二千餘賊喊嚷放槍、向營衝來侵犯、我們兵皆預備妥協、即應接放砲、燃槍射箭、賊不能久支、遂敗去。天亮得備鞍馬二十四匹、扎槍八桿、撒袋十三分、槍七桿、腰刀五把。延信即派官兵追去、賊皆章嚶林馬往草地或山陰敗逃、追趕不及。即調哨探翼長新滿洲阿隆阿、前鋒章京明泰、護軍參領阿拉那、藍翎壽克都、護軍校蘇委章京達爾濟等領兵追趕、阿隆阿、明泰、阿拉那、壽克都、達爾濟等回來稟告、我們追趕去三十餘里、賊向西過山、竟不見踪影、沿路看受傷賊屍骸有一百、皆剝去衣服、赤身拋擲等語。此攻戰時、我們兵馬連一個也未傷損、二十一日領大兵由齊暖郭爾起行、二十二日在楚瑪拉地方安營、夜下

大雪、五更時忽由西邊千餘賊喊嚷放槍、向營沖來、我們營週圍放卡兵砲槍烟火雖利害、皆隱藏預備、即當放砲放槍射箭、賊兵槍藥皆濕、烟火頓滅、天又將亮、賊不能當、敗去。延信即派阿隆阿、明泰、阿拉那、壽克都、達爾濟等追趕、阿拉那等回來告稱、去追趕五十餘里、賊跑入草地、過山險無顏敗退、沿路看成群死賊六十餘、得備鞍馬十六匹、扎槍二十一桿、撒袋四分、腰刀五把等語。我們滿洲綠旗兵馬、一個未傷、此二次所得馬軍械、等物、皆給兵丁人等。查準噶爾賊此二次昏夜乘大雪襲營、我兵冒雹雪出卡、兵士皆一半守望、掩蓋槍砲、燃

點火繩、隱偹妥協、賊來侵犯、即放砲槍、中賊死及二百昏夜衆放砲槍、誰放中賊身死、不能分晰、惟二十日夜賊由西北向營衝來時、川北總兵官王雲吉、副將楊晉新等卡、王雲吉親自督砲放槍、楊晉新親自激砲、擊斃一賊、再千總李鶴亦親放砲、殺賊數人、又武秀才王吉槍殺一賊、因將王雲吉楊晉新李鶴王吉等効力記錄、八月二十八日青海親王羅布藏丹津親問由準噶爾隨來巴木布勒、你何日出來、你為何隨準噶爾前來、車凌端多布等現在何處、兵還有多少、準噶爾車凌端多布等領兵三次侵犯我們營、有你否、據稱、我是月二十六日進出阿拉坦諾爾邊、先我父在時、管理百戶、後我父故後、策旺阿拉布坦撤去我們管理百戶、不給我人將我一併管理、我因此怨恨、隨青海親王羅布藏丹津進、我原杜嘎爾屬人、杜嘎爾死後、今隨托布齊、車凌端多布現共有三千兵、車凌端多布等聞大兵來、八月初五日他們遷移阿拉坦諾爾地方、車凌端多布車木伯爾托布齊等領所有兵三次來襲、兵營堅守甚嚴、砲槍不斷施放、我們兵多受傷身死、我們頭人商議、看大兵力强、如要明攻、則竟不可敵、夜要冲營、則堅壘甚嚴、竟不可前進等語、又問巴木布勒、車凌端多布等三次來襲我營、多受傷敗退、你意想車凌端多布等敗回去否、還

隱藏歇息齊力又來否、再此間策旺阿拉布坦來信否、又你們增添兵否、據稱、現車凌端多布等顧兵往努克特、向阿拉坦諾爾去、由此敗回原處、不知去不去、曾聞我們下好歹人等言、車凌端多布等商量回去時、或出噶斯口、順喀拉沙爾路去、或從濟斯肯圖鞍路由原來克哩業路去、無則征康濟鼐再去之處、仍尚未定等語、我意想若回去、則必順濟斯肯圖鞍路、由克哩業回去、車凌端多布等他們內所商之事、我等竟未聞知、或在一處隱藏、或竟回去之處、顯然不知、此間由我們台吉處並未增添、由本年正月一人一文亦未發給我們、我們準噶爾人等疑說、數月我們由努克特遣一人一文未來、我們努克特必定出事等語、本日班第撤回貢第地方、厄魯特藍翎巴拉蘇拉差遣巴彥巴木布哩搜山追趕拏獲一步行唐古忒、問你何處人、屬誰、你由何處來、據稱、我名庫貢、我係霍爾盟唐古忒、前年準噶爾兵來、將我的一切牲口全被搶去、我不能獨自生活、給準噶爾為奴、隨行三年、三月初五日準噶爾車凌端多布他們行李往阿拉坦諾爾地方遷去、他們親自領兵去迎大兵、棄我而去、是以我回來時遇放哨人被獲等語、餘皆與巴木布勒所告之言無異、是月三十日先由查

罕哈達被準噶爾拏獲、青海郡王查罕丹津哨探人杜拉爾並隨扎什行之唐古忒巴特瑪、色布特恩逃出、往查罕郡王營、查罕丹津差伊達彥齋桑咨送我營、延信查問唐古忒色布特恩、據稱、我係達賴喇嘛上屬唐古忒、我們噶隆扎什則巴共調領我們唐古忒兵七千、車凌端多布助兵往布哈奔森地方、八月初五日車凌端多布等聞大兵來、他們將行李遷往阿拉坦諾爾地方、車凌端多布等他們所有兵、我們唐古忒兵內擇有馬人等迎大兵至諾莫歡烏巴什地方、查看內兵光景、滿山遍野西來、軍力甚大、白日攻殺、討不可敵、車凌端多布等言、夜能衝入營、議定拏獲為首將軍、不能、則趕拉馬匹、即於是夜準噶爾三頭目他們領全軍喊入、不意你們施放大砲、槍聲不斷、我們羣隊中一人墜馬、我們兵竟不能立、由彼處溜避要衝、別營去圍時、尚未至營、近處忽放大砲、槍聲不斷、準噶爾人等料你們預備堅固、知不能衝、車凌端多布等領兵退去、二次至齊暾郭爾地方、車凌端多布等商議、此數日每日下雪、大兵多日防備、想是甚倦、此晚又下雪、我們要衝他們營、因雪不用槍、皆令領長槍、專派搶取達賴喇嘛之人二十、生搶得他們將軍、令生擒、不生擒則令即殺我們、此次衝進

之兵、一牲口不許取、來使皆擊殺、若有取一牲口之人、必要砍殺、搶取達賴喇嘛二十人、我們大隊一併商定令行、車凌端多布受瘴氣大病、領數人留在窩鋪、車木伯爾托布齋等所餘厄魯特唐古忒兵全帶來、來至近你們營、作為三隊喊衝進時、你們營週圍預先埋伏砲槍射箭多如雨、準噶爾人等不能衝、頗有受傷、不久探知準噶爾之達哩台吉被大砲轟折大腿、伊騎馬鑽出、又轟死數人、知你們有備、不能衝、又不能當、車木伯爾即收兵敗退、從此準噶爾人等不見你們光景、走入山谷隱藏、未防備、倉猝又要衝營、議定八月二十二日來至楚瑪拉地方、車凌端多布等領兵、黎明時衝你們營、喊入你們營、你們營週圍排列砲槍、一齊施放、準噶爾人馬不支、受傷墜倒、預備極嚴、想不能敵、車凌端多布等即收兵、伊運大行李、去阿拉坦諾爾地方會合、督準噶爾兵先走、仍舉大纛排齊隊伍、此三次受傷以來、車凌端多布等領兵繞走大山、隱藏山谷、處處派人登高山遠望、恐怕你們大兵追來、準噶爾人等迷亂、一日移撤二三里、現準噶爾兵不照先舉纛隊伍亦甚亂等語、又問巴特瑪色布特恩、我們由巴爾喀木來、將軍領兵至何處、第巴達克冊現在何處、據稱、聞得由巴爾喀木路來

將軍并領恭布盟唐古忒三千兵、八月十五日進藏、第巴達克册現由原住薩木業廟逃出、郡王查罕丹津屬問杜拉爾亦照巴特瑪色布特恩告說、九月初一日、由準噶爾隨帶特固斯扎哈二人、你們由何處逃出、今查問車凌端多布等在何處、據稱、我們二人由諾郭孫諾爾地方來、我們來時、車凌端多布等他們會合行李、每人牽拉三四匹馬、商議起行回去、說他仍由來路那克產順克哩業路回去、我們又聞得康濟鼐帶阿里克兵兵集三萬兵阻止準噶爾退去之路等語、又問特固斯車凌端多布等調來七千唐古忒兵今在何處、據稱、車凌端多布等他們由營受傷、八月二十五日我們唐古忒兵往布哈來至莽柰地方、向唐古忒首領扎什則巴等說、你們唐古忒兵有七千、合我們厄魯特兵一萬兵、大砲又有九尊、我們共合力與內兵可以抵禦、扎什則巴等說、我們唐古忒兵原來時皆勒派之兵、心意不一、現來內兵實力强大、青海兵亦來護送達賴喇嘛、如果抵抗、則即如與達賴喇嘛對敵、我們內部恐變生不測、車凌端多布言如此完結、你領唐古忒兵、我們一齊行至阿拉坦阿爾地方再定、一併帶唐古忒兵、車凌端多布等由阿拉坦諾爾起行、向唐古忒兵說、你們散去或叩達賴喇嘛、或往藏去各自回家、任你自由行動等語、又向扎什則巴說、我們得拼命、白日不便、恐被人襲、起行時準噶爾人等將唐古忒馬匹口糧皆帶去、令噶隆扎什則巴等將唐古忒等在各處遺散等語、又問特固斯等你們所告之處、準噶爾賊帶唐古忒九尊砲、今唐古忒兵皆散、此九尊砲現放何處、據稱、我們埋五尊砲、砲藥子彈皆分散、此五尊砲埋在何處、餘四尊砲放在何處問噶隆扎什則巴得知、我們到藏後、問明扎什則巴、派人去取、是月初三日由準噶爾進出拉藏汗屬固木布扎布、由哨探送來我營、廷信查問、據稱、我拉藏屬人、由博羅崇克克地方隨本台吉索爾咱來藏、準噶爾車凌端多布等來藏時、我被獲、車凌端多布差我爲奴、本年閑內大兵來、車凌端多布領兵迎去、令我跟隨他們行李落後、車凌端多布等被大兵擊敗、八月三十日他們有行李追至阿鍾地方、牛馱皆用馬馱、一切重物蒙古窩鋪一併皆焚、因行走甚亂、安營未久、又倉惶遷移、我騎一肥馬、往將軍營來等語、又問固木布扎布、你適繞進出、車凌端多布等現往之處遠近如何、抑車凌端多布歇息數日、問齊力又來不來、據稱、我由阿永地方、强走二日二夜纔到此處、車凌端多布果多支持、他們斷

無如此急忙遠去、所集唐古忒兵亦不散、準噶爾車凌端多布等斷不回來、問其餘皆同巴木布勒巴特瑪色布特恩特固斯等所云、固木布扎布台吉蘇爾咱人、現蘇爾咱屬交我們兵來、已圖蒙克等再獲得唐古忒庫責巴特瑪色布特恩、皆達賴喇嘛上屬之人、皆交達賴喇嘛之父索諾木達爾扎、準噶爾巴木布勒、親王羅布藏丹津尋來人、仍給羅布藏丹津辦理、特固斯扎哈詳請聖主隨來、特固斯扎哈交領催伊薩海由達木地方九月初八日解送大將軍王外、延信計準噶爾賊三次來侵我們營、受傷甚重、亡二百餘人、肝膽俱碎、敗退來會唐古忒兵、與噶隆扎什則巴等通力合作、迎接我兵、攻討扎什則巴等、準噶爾賊被我們兵擊退、知斷不能成事、不從車凌端多布等言、均各分散、逃向家去、此次全勝著成、皆聖主運籌帷幄、訓諭周詳、自臣等兵將素蒙聖主世養重恩、雖遇雨雪霑濕、凍毫無躲避、攻戰勇猛、同心同德、始終勤奮、大功得就、準噶爾賊車凌端多布等三次攻擊我營、重創遠遁、曾遣兵追趕不及、令延信共同商議、停止追趕、派熟悉地方嚮導引路、阿拉坦諾爾騰格哩諾爾從二路遣調兵、賊敗出之跡、實由騰格哩諾爾路、令厄魯特侍衛歪堆護軍格六格厄魯特

藍翎巴彥為首領、察哈爾扎薩克厄魯特兵為副、阿拉坦諾爾路、令土默特妻護軍校詹泰凌華為首領、察哈爾扎薩克厄魯特兵為副、追查賊敗踪迹、驗明探信來報、九月初八日由達木地方起行、又第巴阿爾布巴來叩達賴喇嘛、第巴向隆布奈說、他們地方熟悉、派遣妥人至那克産克哩業探詢敵敗踪跡、再藏地周圍皆種田、共領兵進、則不得牧放馬匹牲口、是以大兵暫留達木地方、京城護軍營令副都統烏哩布管理、蘭州營令副都統伊立布管理、涼州營令副都統保色管理、荆州營令副都統寧固哩管理、砲營令副都統許國貴管理、扎薩克蒙古兵營令塔布囊噶爾瑪色稜管理、察哈爾巴爾呼蒙古兵營令副都統長凌管理、綠旗兵營令提督馬建白、總兵官王雲吉等管理、全軍令副都統烏哩布為首領管理、由臣指揮、營壘嚴圍、妥防固守、馬匹牲口至好水草處牧放、不時出去巡查嚴防、延信自貝勒額駙阿保、公策旺諾爾布、侍讀學士常壽、總兵官李林、我們親自選擇滿洲兵八百、綠旗兵八百、護送達賴喇嘛、九月初八日由達木起行、向藏地推進、達賴喇嘛坐牀之日、擇定九月十五日極好之日、達賴喇嘛坐牀後凡應辦之事、並大兵是否過冬、留兵何處、由何處撤退

等事宜、妥議辦理、陸續稟呈外、為此稟呈等語、又稱、由準噶爾隨來達賴喇嘛上屬唐古忒巴特瑪色布特恩告稱、聞準噶爾賊被你們兵擊敗、第巴達克冊甚懼避往薩木雅廟去、今延信與閱兵大臣等商議、派使咨文第巴達克冊內閣、策旺阿拉布坦因與拉藏汗不合、給車凌端多布兵、暗遣來藏、毀壞佛教、令土伯特飽受灾難、各寺廟經教衆生不安、滿洲聖主皇恩普照、不忍看視、推廣黃教、以應蒙古等及你們各唐古忒之心願、給新呼畢勒罕冊封達賴喇嘛、大兵四十九扎薩克喀拉喀青海通力進軍、護送入藏坐牀、俾土伯特衆生照前各自太平安逸、我們共領兵博克河齊努郭爾楚瑪拉等三處安營、夜準噶爾車凌端多布、車木伯爾托布齊三人領伊所有之兵偷襲我營、偷竊牲口、我們埋伏兵勇、砲槍齊發、殺死好幾百人、馬槍撒袋腰刀扎槍帽等物全棄、嚴創不支、潰敗逃竄、以先準噶爾賊來藏後、你唐古忒被準噶爾勒派壓迫、不得已暫且順從、並非你們實意、此情我們盡知、唐古忒使者先曾回來亦有報告敵情之處、第巴達克冊勿少疑懼、準噶爾賊自來藏地以來、你所屬唐古忒憂慮備戚、今準噶爾賊聞天討來臨、敗退逃避、你唐古忒人等勿再妄生疑慮、畏避大兵、曉諭衆人照先以應滿洲聖主仁慈至意、并曉諭各唐古忒各照舊享受太平生活、嚴禁我們滿洲蒙古直至厄魯特綠旗官兵人等對你們斷不致稍有擾害、若有稍擾害、你們可來喊告、即將其人照例治以重罪、一律傳諭你等俾與黃教有益、敬謹勤勉、永保康寧、大將軍王安慰衆唐古忒一併咨用唐古忒文曉諭、順便亦咨文噶拉丹色拉布賴蚌三廟、咨文內稱、我們滿洲聖主為推廣黃教、以安土伯特衆生、我們大兵送達賴喇嘛來時、準噶爾車凌端多布等領兵三次侵犯我營、我兵殺準噶爾賊數百餘、因此車凌端多布等受傷無數敗走、我領大兵送達賴喇嘛入藏、傳諭你們各屬喇嘛等、唐古忒等照舊生理、為此大將軍王咨文、一併繙成唐古忒文咨行、再準噶爾隨來特固斯告稱、康濟鼐由阿里邀兵阻止車凌端多布等回去之路、延信亦會同議定致康濟鼐咨文、策旺阿拉布坦無故給車凌端多布兵暗往藏來、殺拉藏汗、毀壞黃教各寺廟、土伯特衆生憂困至深、滿洲聖主明鑒、以廣黃教、而安土伯特衆生、封達賴喇嘛、令坐原牀、派大兵來送西藏、我領大兵至諾莫歡烏巴什、準噶爾賊車凌端多布等全力迎來、夜間三次侵犯大營、被我殺傷數百餘賊、丟棄器械

無數敗退、上年車凌端多布等得拉藏汗人所取等物、他們送木努克特、康濟鼐、你誘準噶爾賊殺六十餘人、物什皆奪取之事、滿洲聖主聞知、備加誇獎、你適由準噶爾隨來特固斯等人們聞所告、令你邀阿哩克地方之兵、同力阻止車凌端多布等回去之路、等侯征伐等語、今車凌端多布等被我們大兵擊敗、殺數百人、敗去、若順你們地方走、你領預備兵在路堵殺、有生擒者、領人等、令送我們與黃教有益、輔行之處、被滿洲聖主聞知、必重賞不次、又用綠唐古忒文咨行、此咨行三文外、再由大將軍王處咨文班禪額爾德尼、第巴達克冊、嘎拉丹色拉布賴蚌等三廟、八月三十日由班迪貢迪地方交主事瑚畢圖咨行、康濟鼐至藏後、給彼處唐古忒等教令傳布向藏起行、除隨將準噶爾特固斯扎哈送來後、解送京城外、為此恭摺謹具奏聞、

據延信稟報、藏衆歡接大軍和達賴喇嘛坐牀、據情轉奏摺、十一月初四日、

奏為據情轉奏事、十一月初三日平逆將軍延信等呈報內開、在楚瑪拉郭爾齊努木郭爾等處擊敗賊匪、大兵留在達木地方、親領少數軍兵送達賴喇嘛入藏、將於十五日吉日達賴喇嘛坐牀、再問由準噶爾隨來特固

斯扎哈言、他們本身一併皆交領催伊薩海、九月初八日由達木地方起行等處、繕文呈報等因、今延信護衛達賴喇嘛本日由達木地方起行、順雷東洛多達克隆孫多布鍾郭唐嘎拉丹楚庫爾達克咱嘎爾拉丹等寺廟城堠行走、所到之處、各喇嘛等唐古忒等男女老少、背負小孩、見我們大兵、成羣圍觀、歡樂跳躍、作種種舞蹈、均合掌出二大指、指天指日、歡呼不已、問通事譯稱自準噶爾賊佔據土伯特地方以來、父子夫妻離散、搶掠一切物件、致使饑寒凍餒、愁苦萬狀、亟盼早日重見天日、今滿洲聖主遣兵擊敗賊匪、又使達賴喇嘛坐牀、推廣黃教、拯救我們土伯特全區、令我們衆人脫離苦海、重享昇平、路經各處、無不跳舞歡悅、亦有嗚咽哭訴、或有年紀高人、高呼滿洲聖主使我復生、此恩如何能報、延信十四日近藏安營、十五日即令衆人擇吉卯時達賴喇嘛坐牀、聖主推廣黃教至意、以示衆人、唪經祝

聖主壽萬萬歲、賜達賴喇嘛銀一萬兩、綢哈達克、哲布尊丹巴胡圖克圖差使代胡圖克圖呈送曼達、綢哈達克、我隊來額駙王貝勒公大臣等官員等喇嘛等、皆各呈進曼達、綢哈達克、由巴爾喀木路來將軍噶爾弼伊隊之大臣等官員等亦呈進綢哈達克、延信及色拉、布

賴蜂噶拉丹三大廟、每廟各給一千兩銀、綢哈達、允。各廟為聖主萬歲唪經。此日土伯特作樂、令我們筵宴、藏週圍住大小廟喇嘛唐古忒等、為達賴喇嘛坐牀道喜。各備呈獻、老幼男女聚數萬人、廟內外擁滿為敏皆蓋。晚宴完散時、達賴喇嘛鞠躬合掌向我們衆人告說、我一小人、滿洲聖主令我住郭什廒庫木布木廟、推恩至我父母姊弟等、隨我喇嘛班第等、皆享受滿洲聖主不次重恩、養育我許多年、大將軍王又來臨西寧、聖主降旨賞我印冊、封為達賴喇嘛、大將軍王見我惻隱仁慈、陸續施恩、待之至厚、我向藏來時、又賞銀萬兩、氆氌衆古包輪馬騾駝口糧等、種種恩德、難以數計。又推廣黃教而安土伯特衆生、遣將軍大臣等領大兵送我、路上準噶爾賊三次夜間侵犯營壘、仰仗滿洲聖主鴻福、大將軍王威信、大臣等衆兵之力、將準噶爾擊敗、沿路往西藏深山谷內遠逃、喇嘛唐古忒等男女聞天兵來、扶老攜幼、環跪路旁、合掌跳躍、小人目覩、內心喜悅、且思滿洲聖主之靈感、受重恩、今日令我在布達拉阿林廟坐牀、達賴喇嘛屬噶隆尚功第巴達他等各辦理善後之事、年老喇嘛等叩見、數萬人來、滿執伯勒克見我、此非初意所望也、皆滿洲聖主使我榮貴至極、此恩何能報答、我惟領衆喇嘛等唪經佛前、虔禱滿洲聖主萬萬歲外、惟滿洲聖主鴻福、大將軍王之威信、使被毀黃教復能振興、以救土伯特衆生復見日月、各處勒石直至萬萬世、稱揚悠久。噶拉丹色拉布賴蚌等寺廟喇嘛、達賴喇嘛上之噶隆尚功第巴達他寺共跪告稱、仰滿洲聖主之恩、普安衆生、準噶爾賊入侵、殺拉藏汗、置土伯特衆生於水深火熱之中、毀壞寺廟、佛教幾滅、今世不得重見天日、今滿洲聖主明鑒萬里、使我們土伯特教本振興、解黎民倒懸之苦、天兵來臨、西藏邊界準噶爾賊肝膽驚碎敗遁於山谷、我們衆喇嘛唐古忒等、蒙滿洲聖主施恩、令達賴喇嘛坐牀、復廣黃教、我們土伯特全境人等重見天日、永享昇平。再青海王貝勒貝子公台吉等同跪告稱、準噶爾策旺阿拉布坦、無故遣兵、毀我們祖父固什汗所立黃教、殺我們骨肉拉藏汗、毀壞廟宇經教、令土伯特衆生處於水火之中、滿洲聖主不忍坐視、遣大兵送回達賴喇嘛、派我們青海兄弟們隨將軍來、三次擊敗準噶爾賊、肝膽俱碎遠敗、達賴喇嘛坐牀、推廣黃教、以安衆生、此皆滿洲聖主威福、以成大事、此並非我們青海人力所能及、我們青海兄弟們滿洲聖主此重恩、如何能報答。叩告延信、恭思聖主不分

內外、令普天衆生、皆太平安生、解倒懸之苦。今小賊策旺阿拉布坦不思安分、竟派車凌端多布兵、偷遣來藏毀壞黃教、令土伯特衆生、愁困至深。聖主念先輩達賴喇嘛、固什汗皆恭順敬謹、土伯特衆生災難已極、惻隱仁慈、聖心廑係、遣大將軍王領大兵由木魯烏蘇辦理軍機之事、咨送器械、馬匹、牲口、口糧等。準噶爾賊不能當此兵威、遠敗而逃、被毀黃教、復行推廣、拯救土伯特以安衆生。此次大事以成、無不聖主悉心諭示、屢出奇謀、令延信將藏事一一辦清、陸續稟報外、送來達賴喇嘛坐牀、闔土伯特人等感恩聖主拯救之恩、鼓舞喜悅、

處處作樂、歌舞太平、稟報前來等語。為此恭摺謹具奏聞。

副都統唐色病故、請勿再補缺摺。

奏為副都統唐色病故事。領兵住德布特哩訥欽王納爾蘇等咨稱、管理柴達木兵廂紅旗副都統唐色、於九月初十日因患痼疾、即欽聖主賞保新氏藥靈符後少愈。十月初十日忽又病發、不省人事、至十三日病故。遂將唐色裝殮、派兵送往西寧安置。西寧軍隊一齊撤回外、都統阿爾恩領兵仍住防柴達木地方、唐色之缺、請勿庸另派大臣。為此恭摺謹奏請旨。

遵旨處決游擊楊勝志等貽誤糧運、繼勘沿途艱險、是否緩決、請旨摺。（十一月初四日。）

奏為奉旨決囚事。據刑部咨文內開、康熙五十九年會審斬犯遊擊楊勝志、守備龔應芳、千總楊士榮、解送策旺諾爾布軍糧、並不督催供給回兵、不能及時、貽誤軍機、楊勝志、龔應芳、楊士榮核實、定冬至前處決。九月二十三日該犯聲訴冤屈、是月二十八日復訊、上諭大將軍王、悞米是實、即在彼處以法處置、若有別故、則改為圍禁、秋後處決、欽此欽遵、咨行等因。十月十四日臣查遊擊楊勝志、守備龔應芳差管運米千總楊士榮等供稱、雖

口外嚴寒雪大、馱米牲口倒斃者多、候換牲口日久等語。回子達爾罕伯克供稱、至土旺科爾寺土仁莊親王營等處、隨運米官員等牲口久候、兵查米糧運輸宿歇、我們久候因歇宿日多、米恐有悞、將全運再馱一半米前進等語。楊勝志、龔應芳沿路遲緩、至杜勒諾爾又畏縮不前、貽誤軍需。再楊士榮由十一日至台、一千二三百里之間、遲緩行二月餘始到、不以軍米為要務、沿路歇宿、使回子等困苦畏縮前進、貽誤軍需。因此皆即當以法處置、惟本年大臣親至木魯烏蘇閱看、沿路瘴氣雪早、冬時大雪、水草被壓、馬牲口損傷者是實、如此遊擊

楊勝志、守備龔應芳、千總楊士榮即以法處之、或緩決
監禁秋侯之處、統候皇父明斷、為此恭摺謹奏請旨。

遵旨籌備防務、以便明年由巴里坤阿拉台二路
進軍摺、十一月二十日

奏為欽奉上諭籌備防務事、請速將軍富寧阿將本年
巴里坤阿拉台二路馬匹牲口一切事項、盡行齊備、以
便明年大行征討、根除殲敵、據議政大臣議覆奏准咨
行、伏維聖主乾綱獨斷、五路遣兵、皆照諭旨、以成大功、
各擊殺賊匪、俘獲隨從、令賊營大為驚惶、準噶爾人等
知我軍威、心膽俱碎、富寧阿奏請進兵極是、如此巴里

坤兵今富寧阿照奏預備、明年大兵乘機進行、在阿爾
蒲阿地方阻止要隘、或可重創策旺阿拉布坦、今西藏
之事已定、在大將軍王前派滿洲兵三千、今調給富寧
阿帶領、再由在大將軍王前大臣內派馬口糧等物咨
令喀什圖辦理起行所過兵米口糧挽運等事、皆照富
寧阿伊處兵辦理、又奏隨營馱米需用駱駝二千餘、現
甘肅地方無駝、此二千餘駝、請由大同補駝內賞用富
寧阿請馱隨米二千餘駝、由巡撫綽奇喂養咨送駝內
領用、不敷之駝、除大同運米駝外、由餘二千二百八十四
駝內、照數辦理解送、再明年進兵咨行阿拉台路將軍
富爾丹奇里德等、他們駐兵雖偏、運進口糧等物如何
至彼、如何相約、通知議定具奏、奉旨進行此事咨行大
將軍王將軍富寧阿富爾丹奇里德等明年進兵之處
他們商定具奏欽此欽遵咨行到後、臣即與將軍富寧
阿富爾丹奇里德等共議皇父以軍機重務、令臣等互
商議定具奏、關於巴里坤阿拉台路之兵、明年應如何
分進、米口糧應如何挽運、二路之兵如何互相聯絡、在
何地會合等、因離我住處較遠、確難臆測、當行文與將
軍互商、以符皇父以軍事為重之意、力求萬全、再行具
奏、再現巴里坤地方咨調三千兵、此三千兵挽運米以

口糧如何辦理之處、亦一併定議具奏、巴里坤咨調三
千滿洲兵、由都統穆森副都統莊圖帶領、每佐領鳥槍
護軍各一名、大護軍各一名、鳥槍馬甲各一名、此二千
六百十三兵皆已咨遣、再不敷三百八十七名兵、由駐
涼州護軍內照數補派、所欠鳥槍馬甲、亦咨涼州領取、
此兵今都統穆森等帶領、早往甘州肅州地方去住喂
養馬匹、勿庸添派大臣、於十二月二十五日起行、穆森等
到涼州後、添派三百八十七名兵、與都統旺圖哩等同驗
派取三千兵全住一處、兵多、米草料難以供給、酌量由
甘州肅州分住喂養馬匹、再此內訥欽王納爾蘇等帶

德布特哩五百烏槍護軍仍尚未至、到後在西寧暫將馬匹餵養一月、副都統薩拉彥寧領陸續起去、明年進兵之處、將軍富寧阿等議得回文後、此三處兵馬再定日期向巴里坤起行。查都統穆森等領來官兵、原由京城出征時、住西寧減給馬牲口、有行走之處、令臣酌增辦理、今河北議咨之處、調遣兵馬口糧等物、令噶什圖辦理起行等語、此兵增給馬駝到甘州肅州之間、所給米口糧辦給具奏、交巡撫噶什圖順巴里坤路共進、官兵需用米口糧、馱米之駝、今即辦齊、交巡撫綽奇咨文、又由河北議咨文時、車凌端多布極為奸詐、由藏進出隱藏克哩業、乘空來犯、青海人等不可測、此處大將軍王咨文酌派二千兵住阿爾崩阿地方防守、青海人等移兵、再柴達木地方設哨遠遠瞭望、各駐噶斯口探取信息等語、查隨來準噶爾之特固斯扎哈告稱、車凌端多布等仍由來路順那克產由克哩業回去、住德布特爾、因無兵事、訥欽王納爾蘇領兵請撤具奏、臣計車凌端多布等極奸詐、隱住別處、暗犯青海、移營不可測、柴達木隊兵并青海未派進藏一千六百兵、仍令都統阿爾恩領住防柴達木哨、在噶斯遠遠瞭望要緊、住阿爾崩阿地方、妥為探信、交阿爾恩等、今請勿庸另遣兵馬

為此恭摺謹具奏聞。

多處探詢自克哩業前進路程情況摺、十一月二十日。

奏為探詢自克哩業進至噶斯路程事。前奉旨由克哩業地方探尋噶斯地方路程、噶斯西喀濟爾走德布特爾哲斯肯順托魯走至青海路等語。大將軍王咨文此路求有熟悉之人、由克哩業至青海噶斯喀濟爾、德布特爾、問明沿路水草之情況、拉藏下人等至克哩業、閱由彼處尋青海地方噶斯來人亦查明具奏、欽此欽遵住德布特爾訥欽王納爾蘇、住柴達木三十六台吉等蒙古等內走此路確知之人、必令速查咨報旨因。訥欽、王納爾蘇、親王羅布藏丹津屬杜拉爾齋桑什保嘗走此路、至十一月十三日臣查問杜拉爾齋桑什保、你以先何事去往克哩業、由德布特爾他拉走幾日、至克哩業回來時走幾日、水草如何、由克哩業至伊犁有無別路可通、你走過否。據稱、以先厄魯特共佔據倭齊拉圖車臣汗霍伊特準噶爾哈薩克布魯特葉爾齋木喀什噶爾阿克蘇庫查等盟、移住伊犁喀拉他拉哩布什地方後倭齊拉圖車臣汗之長子噶拉達木巴故去、勢力漸減倭齊拉圖車臣汗阿克蘇被回子擾亂、我舊主霍伊特台吉拉布坦率領我們以下一千餘戶、由伊犁避住克

哩業、又一千餘戶人等來住柴達木、我們拉布坦王畢賀扎什巴圖爾之兄達賴巴圖爾之女固哲克伊所生、台吉拉布坦之奴僕、在克哩業、知扎什巴圖爾王、伊令齋桑哈濤訥克伊為使、我們台吉拉布坦之叔、他爾巴哈齋諾彥達拉木達賴等、令派兵千人、台吉拉布坦親自領帶奴僕一齊出嘎斯向西南順哲斯肯托魯至克哩業、我們台吉拉布坦親收領下奴僕、由原去路入嘎斯來住柴達木、合千餘戶、住喀濟爾德布特爾、台吉拉布坦母子領少數人來扎什巴圖爾王閑住、他爾巴哈齋諾彥達拉木達賴等拉布坦二千餘戶、並領伊奴僕從出嘎斯尋策旺阿拉布坦去、至今在彼處住、惟我們百餘戶住柴達木、台吉拉布坦母子故後、我們主故扎什巴圖爾王進扎什巴圖爾王、令我為杜拉爾齋桑、管理百戶人、事經計有二十四年、是年七月初五日由德布特爾喀拉巴拉固地方起行、走一百二日、二月十七日至克哩業、沿路不知小站名、由德布特爾順喀濟爾出嘎斯口、向西南走、巴拉固哲斯肯托魯之水麥胡爾嶺達蘭嶺、庫庫穆倫喀拉穆倫、庫庫顯河、喀拉顯河等有名之處、至克哩業野、路少山谷多、路途缺水、我們去千餘人皆住時、每五十編隊如行營、綫行陸續至克哩

業、我們台吉拉布坦母子、親收領一千餘奴僕、明年正月初五日由克哩業地方起行、趕牛羊牛馱小孩、其他步行趕逐、綫行如移營行、整七月始至柴達木、由嘎斯直至克哩業、沿路雖點常無草、還有布都拉嘎那德爾蘇特斯肯等草木、地方極曠、正月時即已綠色、雪少雨水豐足、夏時站宿之處、水雖多不足人飲、少數人不甚艱難、冬時大河地方有水、小河山溝水皆乾甚缺、不可行走、由嘎斯直至克哩業路狹、還可引行、出嘎斯有一戈壁地一宿、明早可出至克哩業、相近有三戈壁地皆可通、一日燒項、除獸糞巴拉固小樹、布都拉嘎那之根外、別無他物、路程不知等語、又杜拉爾齋桑什保、不令我隨往木魯烏蘇去噶扎拉齋阿拉那告稱、皆由嘎斯走足一月至克哩業、你如何由德布特爾去時走百餘日始至克哩業、由克哩業來時走整七月始至德布特爾等語、大兵由此路進去時、並無悞行阻止之處、令你送行走之人、妥為思念路之遠近、宿站地方之名、告明情形、除你之外、又有行走之人、亦派令稽查究問、據稱、我本年六十歲、大將軍王問他地方時、若知何敢隱瞞、由嘎斯騎好馬速行、則可月內至克哩業、惟我們去時千餘人、編二三十隊陸續行走、並無定宿、來時又按隊接

連馱領婦孺、五六十里七八站宿、始至宿站太多、又將及三十年事、竟未能詳記、當時王羅布藏丹津齋桑哈譸訥閙侶行、再王羅布藏丹津屬多羅特盟西拉布巴圖爾、在克哩業住十餘年、管理回盟、此二人知地方情形、現隨王羅布藏丹津往西藏去、再我們一同行兵之人、皆隨他爾巴哈齊諾彥達拉木達賴等往策旺阿拉布坦去、不在此處、其餘台吉等盟、有無往克哩業行之人、我則不知等語、先查問隨親王羅布藏丹津去之台吉西拉布、知此二路、令西拉布先速咨送、我問明奏於皇父、交將軍延信行文、今杜拉爾齋桑什保告稱、又此

西拉布往克哩業十餘年、深知地方情形、將軍延信哈濤訥閙令此西拉布即速咨送、又從彼處由藏至克哩業路、由藏至嘎斯路、由嘎斯至克哩業路、行文查知道之人、盡問知路之人、一併即速咨送、蘇爾咱之妻住守努克特侍讀學士華色有行走此路之人、必查咨送、文行文將此送到後、問明再行具奏、為此恭摺謹具奏聞、

遵旨派員入藏摺、十一月二十日、

奏為遵旨派員入藏事、准理藩院咨稱、康熙五十九年十月初八日由三路軍務處來人等進見、奉旨令護軍校綽責前往將軍延信處、綽責去時與拉藏屬台吉吹木珠爾為友、至藏後、從彼去見班禪額爾德尼、由軍務處調隨來唐古忒達什車凌、他在藏有妻子、亦交綽責等領去見他妻子、由吐魯番處得尼魯特達什、原為拉藏之人、亦交給蘇爾咱之妻、有差吹木珠爾綽責之處、仍差遣吹木珠爾在此處、準噶爾凡所有信事此皆知、今告知吹木珠爾有門之處令問、欽此欽遵咨行等因、護軍校綽責十一月十一日帶領台吉吹木珠爾等來至西寧、臣遵旨將尼魯特達什、交侍讀學士華色、除交給蘇爾咱之妻外、台吉吹木珠爾告稱、我往京城、受聖主深恩、今復遣我入藏回家、見我主蘇爾咱之妻、少事治理、

再來請假、臣給吹木珠爾假、咨送伊家、吹木珠爾回來、護軍校綽責台吉吹木珠爾唐古忒達什車凌辦給馬匹口糧、是月二十四日由西寧起行、將此咨行將軍延信、為此恭摺謹具奏聞、

訥欽王納爾蘇等已撤兵至西寧摺、十一月二十日、

奏為撤兵事、前臣往防德布特爾時、具奏訥欽王納爾蘇等行將撤兵、今訥欽王納爾蘇等於十一月初九日來至西寧、為此恭摺謹具奏聞、

奉旨所派御史陳燦來營、已派往西藏查核糧運摺、十二月十二日

奏為派員查核糧運事、准吏部咨稱、御史陳燦條奏事宜、本部議覆具奏、奉旨：現正當軍務之際、有用人之處眼前即應咨送、與事有益、照此條陳、臣等易為辦理、咨送官員等、得成不得成、一切得知、屢屢如此、事悔改則軍務反致貽悞、今正當軍務之際、為臣應奮勉之時、陳燦以御史咨送大將軍王前要緊之處、奮勉行事、伊至彼處軍務如何有益、用官之處、知即速得、再行條奏、欽此欽遵、咨行等因、御史陳燦已於十二月初三日來到臣查地方事宜、各有責成之員、今仗皇父威福、擊敗賊匪、安定西藏、西寧並無要務、陳燦調往西藏、查明彼處運去糧食餞糧之官員內、誰較奮勉、誰來先到、誰來落後之處、於十二月初九日由西寧起行、為此恭摺謹具奏聞、

撫遠大將軍允禵奏稿卷十二

吳豐培　編纂

久未得藏訊、已派員探詢進藏驛站、似不宜撤摺。

（六十年正月初二日。）

奏為久未得藏訊、派員探詢事。前臣得西藏之信、即行奏聞等因、今至二月由西藏未報一事。適木魯烏蘇住第六站把總李子僱稟稱、先平逆將軍等丹鍾貝子下蒙古等派三十六站、每站各住五名。十一月初二日、丹鍾貝子行文駐站蒙古等皆陸續撤回、大將軍行文到後我親領回兵咨送至第九站、住站兵一名、亦回無藏訊、來時過六蒙古詢問、據稱、平逆將軍早已領大兵向四川而去。我回來由督標第五站撤兵、十一月二十七日至木魯烏蘇等語。又總督年羹堯咨文內稱、聞進藏二將軍大約十一月初頭一齊回來、由巴爾喀木路向四川來、我具奏請派員預備米口糧等語。查住原時臣共商議、自木魯烏蘇這邊站臣住、自木魯烏蘇那邊站、將軍延信等住、在木魯烏蘇那邊站辦理、派員外郎阿拉善陸續經辦、臣又差人由木魯烏蘇這邊辦理。今年羹堯咨文內稱、二將軍由巴爾喀木路而去、此處將軍等並未來報、臣看把總李子僱所報站斷那邊未致誤事、亦

不可測。皇父急欲聞信西藏之事、日久不至、耽誤、又並未得實信、臣甚着急、一面派員外郎常明珠雲騎尉访木巴扎布等辦給馬口糧、臣問將軍延信西藏情形、辦理驛站咨文、由木魯烏蘇路至藏去路上遇西藏所報之事、即令速咨。正月初二日由西寧起行、一面派回子通事等辦給馬口糧、臣咨行將軍延信噶爾弼由巴爾喀木路回歸、請令將軍等去必能面見將軍、我今交文書、去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由西寧起行。一面總督年羹堯你差人順巴爾喀木探取將軍延信等信、何日至打箭爐之處、令速報我、再由打箭爐至藏所駐之站、斷不可撤、留備駐藏大臣等奏報交由彼路行遞。為此恭摺謹具奏聞。

詢明藏地撤軍情況摺。

（正月初十日。）

奏為探詢藏情事。臣由藏回來、青海台吉格勒克濟農額爾德尼、帶台吉藏布扎布、貝勒色布特扎爾屬台吉那木扎爾到後、問明具奏等因。正月初八日台吉格勒克濟農到後、臣向其詢問何日由藏起行、我們將軍兵去、現住藏何處、並兵情形何如、準噶爾賊敗去、達賴喇嘛坐牀、合唐古特有何意見、你係親去、將軍大臣等所議辦之事、必定知曉、所知盡告、勿少隱諱、據稱我親與王羅布藏丹津等隨大兵進藏、大敗準

噶爾賊將軍大臣等同我們去請達賴喇嘛九月十五日早坐床、是月二十日我們王與台吉等共商、由我們青海兵內共選五十餘人追趕賊踪、十月二十日回來告稱、我們遇巴嘎、那充產之處、至伊充那充產畧並未遇人、沿路疲疲馬匹牲口、許多物品、陸續遺棄、足見賊已遠逃等語、再準噶爾賊內布庫巴木巴爾洛餒淋陳特古斯等二十餘人陸續隨來告稱、我們準噶爾兵內畏大兵之威、敗逃急行、馬匹牲口疲倦者極多、笨重蒙古包長槍等物、燒燬拋棄、伊充那充產地方之那邊西倫沙爾地方、這邊末尾戈壁地方、差台吉諾海等數人往見車凌端

多布等詳告情況、車凌端多布等為首數人皆哭、拋棄一切重物、又趕緊行去尋找克哩業、取得信息、台吉二子舒努達瓦老藏、舒努向伊父反目、與小車凌端多布領下人等叛走、台吉伊長子噶拉丹車凌領兵追趕、彼此互相攻打、兩邊人均有受傷、噶拉丹車凌亦受傷回來、小車凌端多布領伊下人等順阿拉台路去請聖主、舒努達瓦老藏舒努兄弟二人領下人等、去請他們遠祖土爾扈特之阿禹奇、車凌端多布等他們毀壞行李、不得佳音、恐懼相哭、我們準噶爾人等由十歲騎馬處處被攻、皮肉受傷、一日不得安寧、今內將軍大臣等青海各台吉等皆來、我們婦孺不能謀生、隨軍進止、請聖主恩施等語、再十月十五日我們一那欽人告說、伊往扎什倫布廟去、聞蘇爾咱屬一人之言、策旺阿拉布坦已死、因薰滿扎差數人聞兵來傳聞敗出之信、不知虛實等語、是月十八日班禪額爾德尼至藏入善提後、達賴喇嘛欽遵聖旨、向班禪額爾德尼呈遞哈達行禮、將軍大臣等我們青海王台吉等皆叩見班禪額爾德尼、與達賴喇嘛甚為歡洽、唐古忒土伯特無不歡快跳躍、十一月初五日向班禪額爾德尼說格楚爾薩奇爾、是日吉日我將起行、班禪額爾德尼來時、阿里康濟鼐隨來

告說、聞我們內大兵來領六千唐古忒兵、準噶爾敗走住守那充產阿爾崩阿地方、賊不由那路去、我叩見達賴喇嘛所云等語、再將軍大臣等與我們王台吉等共同商定之處、額駙阿保、公策旺諾爾布共領三千兵留守、順巴爾喀木路前進、將軍兵順木魯烏蘇前進、皆由巴爾喀木路、尋找通打箭爐之路、我們親王羅布藏丹津、郡王代青霍紹齊查罕丹津、貝子巴拉珠爾拉布坦領青海一千五百兵、除留藏外、其餘台吉等各領所屬兵分別陸續回來、再議定四額駙端多布多爾、台吉旺扎木蘇、侍衛扎什等、在達賴喇嘛前往過冬、本年青草

時回來、聞達賴喇嘛又賞出十萬兩銀、牛羊各一萬、糌粑一萬袋、送給內兵。今藏地受聖主厚恩、大將軍王之威德、我們能享太平、我們王身感青海二老福晉無人照應、除留兵外、餘兵交我遣回。我親自十一月初五日由藏起行、走五日至巴布隆地方住宿四日、十四日來時、我們索諾木他爾齋桑追來告稱、我親自十二日由藏起行、台吉你起行後、初七日帮準噶爾賊行兇拏獲人內第巴達克冊、此阿濟奈人噶隆扎什則巴之弟喀拉烏蘇之達魯哈多霍樂達什、住那木魯原殺卓哩克圖溫布等六人。初八日由巴爾喀木路前進。將軍領兵由藏起行、順巴爾喀木路而去。十一日順木魯烏蘇前進。將軍領兵由藏起行、亦順巴爾喀木路而去、將軍等準噶爾圖扎克布哩、先派達賴喇嘛隨從十五人亦順巴爾喀木而去。又聞將行先幾人一併帶去、不知數目。由彼處順拜圖路而來、十二月二十八日到家、由東路走、由此處去、並未遇見驛站人等、亦未見額爾德尼台吉臧布、仍尚未到家。我過正月初一日、請大將軍王安、欲來探詢故、初三日領催來到、我即收拾、初四日起行、我領兵行索諾木他爾齋桑額爾克溫布達爾罕齋桑杜嘎爾領侍衛四人等來、索諾木他爾齋桑等云、你們台吉格勒克濟農先由藏起行、你們留幾日來。除格勒克濟農告言外、問你們如何、又有其他信息、皆云除格勒克濟農告言外、另無所聞等語。再由藏回來貝勒色布特扎爾屬台吉那木扎爾查問、皆照格勒克濟農所云、此台吉格勒克濟農等人們皆去為兵、我們一齊奮力、大擊準噶爾賊、事成之人、臣台吉格勒克濟農你們二人並台吉那木扎爾齋桑索諾木他爾等各賞綢一疋、遣送回家、再帶台吉臧布扎布差領催多賴來告稱、我正月初一日至台吉臧布扎布家、臧布扎布妻問杜嘎爾扎布台吉臧布扎布仍尚未至、到後即咨送西寧告說等語。台吉臧布扎布到時、問得別故、再行具奏外、為此恭摺謹具奏聞。

進討策旺阿拉布坦共議分路進兵摺。（正月十七日。）

奏為遵旨共議進軍西域事。前討逆將軍富寧阿奏請進兵討滅賊策旺阿拉布坦事、議政大臣議覆具奏。奉旨、此事大將軍王、將軍富寧阿富爾丹奇哩德等咨文明年進兵之處、他們彼此皆已議定具奏。欽此欽遵。臣即令將軍富寧阿富爾丹奇哩德等探明巴里坤阿拉台路兵情形、應由幾路、如何進米口糧、如何挽運二路之兵、如何彼此聯繫、何處會合之處、我住處相距遙遠、

確實難知、文到你們互商、必仰體皇父以軍事重要之至意、應求萬全、各盡所言、報來以便彙奏、今討逆將軍富寧阿來稟內稱、營長常色哩差藍翎啟疇遵照大將軍王所交命令、由振威將軍富爾丹、征藏將軍奇哩德等商咨等因、富爾丹奇哩德等咨稱、進兵之事至要、我們住處相隔較遠、約日會議、必多躭誤、我們所議、與將軍之議不甚大異、我們恭繕大將軍王咨文、送交將軍們三路歸一、回報大將軍王等語、富寧阿會同畫議、我們原奏之處、在巴里坤之滿洲蒙古回子綠旗兵、合計共兵一萬七千二百餘、由此選出一萬四千兵、由哈畢拉罕吐魯番阿拉輝路前進等語、今增選三千滿洲兵、此兵由額勒恩哈畢拉罕路前進、八千兵增二千、共進一萬、由吐魯番前進六千、增一千、共進七千、由吐魯番進七千兵、後留吐魯番一千兵、餘六千兵順阿拉輝口前進、遇那拉特嶺下、歸吉斯河、尋伊犂前進、烏魯木齊地方緊要、而吐魯番回子等耕地有糧、由額勒恩哈畢拉罕路前進一萬兵、留烏魯木齊一千收獲耕糧、預備軍糧、餘九千兵尋伊犂阿拉台路前進、將軍富爾丹奇哩德等咨稱、至博羅他拉後、會合巴里坤之兵、共同商酌、或阿拉坦額門博羅布爾嘎蘇他拉奇等嶺、分闢攻

進、或三路兵會合進攻一處、屆時再定、巴台木魯行等問嚮導、此三嶺有一接連、相隔不過三四日路程、策旺阿拉布坦或博羅布楞蘇或他奇嶺、凡接整一嶺、彼此致信賊未取受順嶺去尾隨進、順阿拉輝進兵、又探進賊營、至賊首尾不能相顧、博羅布楞蘇口由博羅他拉不過一二日路程、若遇緊要事件、則可致信聯繫、本路之兵、即過博羅布楞蘇嶺、尋向伊犂前進、再一萬七千兵共領三月口糧、內挽運四十五日米、由現在巴里坤五萬餘隻羊、給一月口糧之羊、餘十五日隨來、此需馱米二千五百餘駝、交巡撫綽奇預備、妥當派牽馱米駝兵、隨來同行官員即領守羊、俄爾多斯台吉兵丁、隨來牽駝大兵一併隨去、阿拉台路將軍等互相聯繫、住驛不成、停駐阿圖驛、俟大兵擊敗賊衆、隨報喜信、派兵送來、路遠不能即至、可送我們二路大兵尾隊住驛、并送額勒恩哈畢拉罕路之兵尾、酌量仍住此驛、住驛馬牌子等項、巡撫綽奇交辦驛章京郎圖預備足敷、再調來固原寧夏甘肅等處三千九百綠旗兵住驛之馬馱米駝等項、皆本年四月間來到巴里坤、再阿拉台路將軍等咨稱、我們計由佛斯合勒合哨無躭誤行、粗計至伊犂需經二月、我們布拉罕布魯特二路進兵之路、由巴

里坤較遠、今年馬匹牲口肥壯、閏六月十五日前、我們由佛斯勒合霍土旺哨孫托特庫奎哨起行、我們由巴里坤至伊犁、粗計路程四十日可以繞至、遇阿拉台路兵一齊前至、我們巴里坤兵七月初間選擇吉日起行、我們巴里坤兵皆三人有一馬、征進時又令盡力、前請奏借給滿洲綠旗兵銀兩現在仍未解到、到即差官兵往喀拉開地方增買駝馬、我們巴里坤路兵精、糧食豐足、器械整齊、馬牲口有餘、無少躭誤、然沿進兵之路、水草甚好、無大嶺險狹之處、伊犁可以易至、策旺阿拉布坦聞天兵來臨、伊兵不分、盡所有之力、一路之兵抵禦、遇兵看伊力可擊則擊、不能擊則保守、餘

路之兵、急速致信各處、乘近領兵前進、或尾隨攻擊、準噶爾賊意必敗走、或致伊內亂、散二路之兵、可以攻滅、若策旺阿拉布坦領衆預先遠避、則二路之兵、擬選精銳由我自帶、留在伊犁、餘兵全退、所退兵之餘口糧馬牲口搶掠牲口、得敵人之糧、足資辦理、若有不足、由烏魯木齊吐魯番送糧、爲一年之口糧、策旺阿拉布坦所在之處、若策旺阿拉布坦極遠避敗、或由烏魯木齊吐魯番致糧有難處、則當時我們同商、或吐魯番或烏魯木齊輪流佔住、策旺阿拉布坦困窮之處、酌宜行額勒恩哈畢拉罕路、富寧阿我親領兵征進、由吐魯番領兵

征進時、誰首先之處、請大將軍王派等語、看富爾丹奇哩德等現稟之文、仍照他們先稟之文、皆與富寧阿稟文無異、伏維仰仗天威、進藏之兵擊敗車凌端多布、遠進、安定藏地、令達賴喇嘛坐牀、巴里坤阿拉台等數路之兵入賊邊界、踏毀其耕田、大搶人牲口、震動逆賊肝膽俱碎、是實將富寧阿等近靠賊境、確知其內情、乘機進兵討滅策旺阿拉布坦之策、具奏極是、看策旺阿拉布坦性極狡猾、竟非可信之人、實斷不可留於世、現乘其衆驚心慌亂之際、大兵各自殺進、一遭擊除賊根、則邊界始自得安寧、揚威外國、不敢再起妄念、然富寧阿

等他們兵丁馬牲口豐富、器械齊整、人人感激國恩、各自奮勉進兵、則必成功、並無躭誤、議定極固、本年進兵並無疑慮、是以臣咨調巴里坤各處綠旗兵、皆派安協器械齊整、馬牲口養肥、四月內至巴里坤、交該提督總兵官等行文、馱米之駝、住驛之馬、亦咨四月內至巴里坤、交巡撫綽奇行文、再調現甘肅州喂養馬匹、過巴里坤三千滿洲兵、亦四月內可到、其間交馬牲口、令喂肥壯、器械齊備、又巴里坤官兵所借俸餉、令速即解送、亦交巡撫綽奇行文、再明年征調、首領之人、皆皇父明斷指派、本年調動兵馬、令誰爲首、敬請欽派、爲此恭摺謹

具奏請旨、

青海郡王等差員進貢賞給路費摺（正月十七日、）

奏為青海郡王等請派員進貢事、正月十二日郡王代青霍紹齊查罕丹津由西藏差伊額爾克莫爾根達木林來問臣好、咨送哈達、藏香、譜譜、當問達木林你何日起身、藏信如何、你們王為請皇父安、有無奏摺、據稱、進藏大兵、青海各王台吉等兵、仰託聖主威福、準噶爾賊三次進擊、均遭大敗、去年九月十五日達賴喇嘛坐牀、今藏地平安無事、聞說額駙阿保、公策旺諾爾布領內兵在藏過冬、將軍等領兵同歸、親王羅布藏丹津、貝子巴拉珠爾拉布坦、我們王三人領青海兵暫住、其餘台吉等兵、皆已調回、我來時、藏雖留兵、將軍等何日領兵由何路回歸、仍尚未定、十月三十日我們王令往京城請聖主安、差交奏摺一件、呈貢珊瑚珠子一串、香四束、譜譜四足、請大將軍王准令我們馳驛、其餘皆照扎薩克台吉格勒克濟農等告、等因、譯閱奏文內云、聖主明鑒奴才郡王代青霍紹齊查罕丹津跪奏、聖主推廣十萬日之明、為救衆之益、如須彌山之固、奴才仰仗聖主無窮光明、擊敗逆賊、達賴喇嘛安坐金牀、請班禪光臨、大兵至藏、人等共享昇平、謹奏大蓋情形、恭候聖旨遵行、臣以達木林馳驛之事、皇父無旨、不可馳驛、你們牲口盤費少、則我可賞你首領達木林銀二十兩、隨去三人銀各十兩、除王查罕丹津所奏蒙文呈貢物件、仍交伊差達木林咨行起身外、王查罕丹津由藏遠地問臣好、咨送哈達香譜譜、臣皆領受、答給哈達一件綢二足、為此恭摺謹具奏聞、

沿途撤軍摺（正月二十二日、）

奏為撤軍事、先住木魯烏蘇驛站把總李子崔稟稱、聞平逆將軍延信早已領大兵向四川去、我由第五驛領兵十一月二十七日來到木魯烏蘇、臣自木魯烏蘇以來、驛站雖齊、增派侯爾多斯兵、因河邊驛站不可不接、派員外郎常明珠、雲騎尉沙木巴扎布至藏住驛補齊、又派回子通事等由巴爾喀木路迎將軍等、查探信息、又總督年羹堯、將軍延信等何日來至打箭爐、令速探報、再由打箭爐至藏、住驛斷不可撤、留備駐藏大臣等奏報、應由何路行文具奏、正月十九日總督年羹堯稟稱、將軍延信咨文、由我們四川省官兵合給預備草料、將軍延信領兵實由四川來、由打箭爐至藏住驛、照大將軍王文未撤、仍住等語、本月二十一日索諾木住驛筆帖式額爾格圖報稱、在藏差辦官鍾佛保喇嘛達木巴噶

隆正月十六日來至朔羅江口稟稱、藏孔什魯木布之事皆已辦完、留藏蒙古兵一千五百、再四川兵一千二百、貴州兵三百、交總兵官趙崑、副將晉新管理、將軍延信上年十一月十一日由藏起身向四川去、差護軍叅領明泰頎撤驛文、亦於十一月十一日由藏起身來撤驛、我們自己十二月初二日由藏起身、本年正月十六日來至朔羅江等語、將軍延信由西寧進領滿洲綠旗兵、由巴爾喀木路向四川去、他們在藏辦事報文、護軍叅領明泰如何不知、躭延仍尚未至西寧、然看總督年羹堯所報之事、筆帖式額爾格圖所報之事、延信等向四川去無

疑、查原住驛時、木魯烏蘇路、地涼氣不正、五月始出青草、住驛牲口無存、臣自木魯烏蘇以來、驛站屢次差員辦理、由木魯烏蘇那邊、皆將軍延信住驛、地方愈涼、氣愈利害、人馬實無定止、今大兵不由木魯烏蘇路來、延信等差明泰皆撤此路之驛等語、臣在木魯烏蘇所存之米、皆溫布由西寧至藏住驛、行文皆撤回、再由藏奏報之事、由四川咨行、由藏差人、計直送西寧之日、來至咨相等、若由四川報、則在路躭延不可測、是以凡事今一面由四川驛報、仍一面差人、竟令咨送西寧、駐藏額駙阿保、公策旺諾爾布等亦行文、再筆帖式額爾格圖所報之處、鍾佛保達木巴噶隆來、班禪帶使者來不來未派、臣急辦駝馬二十匹差人咨令、迎鍾佛保等來至後、陰問明班禪一齊帶使者先行奏聞外、使者等接續即速起身咨送京城、為此恭摺奏聞、

貝子洛布臧達爾扎病故、派員賚賞摺、（正月二十二日、）

奏為貝子病故、派員賚賞事、正月初七日青海盟長貝子畢賀車臣代青洛布臧達爾扎之妻福晉穆呢伊差固徵齋桑稟稱、我們貝子在郭忙廟居住養病、正月初解日病故、來告後、臣差侍衛西達子主事達色送已故貝子洛布臧達爾扎布彥哈達一件、銀一百兩、綢四疋、

是月十九日侍衛西達子主事達色回來稟稱、我們大將軍王取去布彥哈達銀綢給福晉穆呢、此子台吉濟克濟扎布等、福晉穆呢青他們各齋桑侍衛等跪哭告稱、我們貝子原為青海一小台吉、蒙聖主宏恩、優封貝子、又放盟長、並未効力、上年送達賴喇嘛、思得機効力、不幸路上舊病復發、大將軍王知我們貝子病情、為德布特爾殿落、由德布特爾至柴達木、病情漸重、將軍王聞知回來我們貝子病重、向我母子說、現大將軍王復推廣我們祖父所立黃教、帶領大兵前行、我反來家養病、於心不安、往郭忙廟去治病、俟愈則往德布特爾軍

營去効力、即死我心亦安、往郭忙廟去時、氣尚未斷、我們止濟克濟扎布一子、今年二十一歲、除此之外、並無別人、我身故後、你們寡婦孫子差人報請大將軍憐恤、初三日正午病故、我們貝子生前并未出力、而大將軍王聞故、即差侍衛扎爾固廣安慰我們寡婦孫子、送來已故貝子布彥哈達緞綢、實不能受、惟有救養子濟克濟扎布成人並為聖主增壽萬萬歲祈禱外、何能仰答鴻恩於萬一、不勝感激、領衆叩首、二十一日福晉穆呢又差伊達齋桑查罕前來稟稱、我們貝子遺言、我身故後、你們母子孫寡可憐之處、大將軍王聞知、必會憐恤你們、現在我惟濟克濟扎布一子、應否襲封貝子之處、敬請大將軍王請奏聖主等語、為此恭摺謹具奏聞。

都統穆森等分駐西寧甘涼等地摺。正月二十二日。

奏為調兵分駐事、都統穆森領住西寧烏槍護軍大護軍副都統莊圖領住莊浪烏槍馬甲交穆森莊圖、上年十二月十八日由西寧莊浪起身、咨交穆森領去、兵住甘州喂養馬匹、莊圖領去兵住肅州喂養馬匹、穆森領去兵、正月初九日到甘州、莊圖領去兵正月十一日到肅州咨報副都統薩爾產領隨訥欽王由德布特爾來、五百烏槍護軍在西寧一月喂養馬匹、正月初九日起身、亦

咨甘州、臣我無滿洲兵在涼州、護軍內咨過巴里坤三千兵數足滿、咨派三百八十七名外、其餘四百八十四護軍、交副都統賀什興領來西寧馬兵馬甲等仍都統旺圖哩領行文住涼州、正月二十一日其餘護軍等副都統賀什興領來至西寧、為此恭摺謹具奏聞。

各路撤兵事宜摺。正月二十二日。

奏為各路撤兵事、正月二十一日總督年羹堯稟稱、定藏將軍噶爾弼咨稱、我奉大將軍王轉奏聞事、噶爾弼我與平逆將軍延信共同商議、二路蒙古綠旗兵留三千住藏之處、除先行稟呈轉奏外、噶爾弼我領來四川雲南滿洲綠旗兵編隊、雲南綠旗兵交總兵官馬輝伯、十一月初一日起身、江寧杭州滿洲兵交都統烏格、初二日起身、四川綠旗兵交副將岳鍾琪、初四日起身、我親領景州滿洲兵初十日起身、我們進兵時、洛隆宗碩般多達爾宗類烏齊傑洞等處、皆新闢地方、民亦未定、又和圖喀拉烏蘇達木等處有通路、地方極為緊要、必須住兵、是以洛隆宗佐領委營長西蘭泰碩般多員外郎德成佐領委營長胡哩達宗二等侍衛麥圖佐領委營長常壽類烏齊二等侍衛張珠雲騎尉衛章京海隆阿傑洞辦理官佛延壽佐領委營長巴爾奇等、四川雲南

滿洲綠旗兵酌留住守、今事完撤兵、將此一併撤除綠旗兵各退原處外、滿洲官兵噶爾弼領往成都去喂養馬匹、我先因驛路不同、一切奏事、一面具奏、一面稟咨大將軍王、今來至藏、驛站會合一處、稟大將軍王、由王處請奏、由此處起身、後路上有應奏聞之事、則驛站路程不同、仍照先一面奏聞、一面稟大將軍王、為此稟呈稟轉奏咨行、此事我即應奏聞等因、至藏平逆將軍延信一切奏事、皆稟大將軍王轉奏、我亦稟請大將軍王轉奏咨行等因、為此傳知咨行等語、為此恭摺奏聞。

分布駐防事宜摺、（正月二十二日。）

奏為分布駐防事、正月二十一日總督年羹堯稟稱、定藏將軍噶爾弼咨稱、我與平逆將軍延信共同商稟大將軍王轉奏在藏辦理留兵事宜、賊車凌端多布敗走、退回他們原處、我們額駙阿保五百兵、察哈爾四百兵、并滿洲旗兵二千青海兵二千留守住此、致使糧運地遠、難於駐守、大臣即由喀木藏衛三省地方酌取止領給一年口糧等語、令延信與青海王貝勒貝子公台吉等議、你們如何留住我們內兵、或住不住等處、青海王貝勒台吉等告稱、今仗聖主威福、大將軍王之力、擊敗賊兵、此皆將軍大臣等眾同心奮力所致、此非我們青海兄弟們所能、惟準噶爾賊極為奸猾、現雖遠遁、明年可能遣兵復來、地方新定、唐古忒人等意尚未安、我們青海兵力單薄、無濟於事、酌留內兵、聖主天威、準噶爾聞之、不敢再來、眾唐古忒人等得有倚靠、太平安生等語、達賴喇嘛差伊卓尼爾噶布楚告稱、我原係爾格特地方一唐古忒人、蒙聖主高厚之恩、令我安住古木布木廟、今又賞我印冊、封為達賴喇嘛、大將軍王不辭勞苦、親領兵來臨木魯烏蘇籌謀一切事宜、沿路大雨雪雹、大兵不分晝夜嚴加防護、眾兵圍繞、由將軍大臣等推及奴僕、勞苦之處、不勝其數、今我小子、仰託聖主威福、安善

來藏、遂得坐牀、惟準噶爾賊極奸猾、現雖被大兵擊退遠去、聞撤大兵之信、遣兵復來、實不可測、若惟止留青海之兵、力單勢弱、唐古忒人等極怕準噶爾賊、恐不得太平安生、聖主拯救闔藏、解倒懸之苦、復得見天日、小子我自始至終、仰望惟聖主大將軍王外、再無其他倚靠、伏乞將軍大臣等共同商議、酌留內兵、聖主天威、準噶爾賊不敢來、我與唐古忒人喇嘛等、皆得共享太平、達賴喇嘛屬噶隆尚功第巴達他等、亦照此再三請求、是以延信同商議、照先商議內兵三千駐此、滿洲兵不宜停住、延信之隊、扎薩克兵五百、察哈爾兵四百、此兵

衆男丁內好漢、多選看旗仗好一百穿甲作五百兵、額駙阿保厄魯特兵五百、松潘綠旗兵五百、蒙古綠旗兵共二千、將軍噶爾弼所率四川綠旗兵七百、雲南綠旗兵三百、共三千、貝勒額駙阿保、公策旺諾爾布、副都統常凌等、除各管理所駐蒙古兵外、延信所率綠旗兵官內副將楊晉新管好漢軍行動、極合機宜、提署馬鑑、總兵官李林、王雲吉副都統常凌等、亦保舉楊晉新、是以獎勵楊晉新、領總兵官劄付、留管綠旗兵、今遇事商同將軍噶爾弼所派綠旗兵總兵官趙萖共同管理、蒙古綠旗兵不可無統領大臣、令公策旺諾爾布爲總管、延信所率兵丁們應於形勢重要之處、建立營盤、在菩提山藏穆倫河邊近水紮十二營、皆砌墻挖溝、鞏固要緊、立營地方、設立關口、扎薩克察哈爾兵、額駙阿保厄魯特兵、綠旗兵、唐古忒人等一併派出、令守楊嘎拉克楊八井、剛公扎薩木等要緊關口、除設置外、又此外住阿拉坦諾爾、騰格哩諾爾、大那克產林楚等處、達賴喇嘛所屬唐古忒西拉棍達他等、你們各有分住之處、準噶爾賊如來、由你們派妥人探信方向、登高瞭望、妥爲防守、若聞賊來之信見其形跡、一面告知住哨、一面速報軍營大臣等、若怠情不報、則治以軍法、繕寫唐古忒文、處處嚴行交代、留住大臣等官員等兵丁等、每月口糧錢糧、馬草料、皆在內地照例給與、管理達賴喇嘛之噶隆第巴等籌議辦理、妥協稟報、爲此恭摺謹具奏聞。

審訊爲準噶爾辦事第巴達克冊等五人處死摺、

正月二十二日

奏爲審訊第巴達克冊等事。正月二十一日總督年羹堯稟稱、定藏將軍噶爾弼咨稱、我與平逆將軍延信共同商稟大將軍王、轉奏先定藏將軍噶爾弼藏穆倫各處船皆第巴達克冊所收、第巴達克冊被逼往薩木雅城躲避、由薩木雅城又進往伊家去、趙汝紫業姑爾往伊

家去傳告情形後、始隨來此處、唐古忒對第巴達克冊極爲敬重、一切事宜、皆遵其指示、是以第巴達克冊暫仍有一定勢力、現住我軍營內等因。九月十四日延信領兵送達賴喇嘛至藏、十五日達賴喇嘛坐牀後、將幫助準噶爾賊車凌端多布等作亂之第巴達克冊等人們、一一查拏審訊、對第巴達克冊云、聖主爲黃教衆生、對班禪給與印信、冊封達賴喇嘛拉藏亦給印冊封汗、使你們土伯特民衆、各得共享昇平。你爲土伯特世家體面之人、理宜輔助黃教與拉藏汗同心協力、你反幫助準噶爾賊辦理一切事宜、如同叛逆。據供稱、我本一庸

人準噶爾車凌端多布等取藏、即放我為第巴、在他們威脅逼令下辦事、我不得擅專、皆遵照他們指示進行是實等語、又問第巴達克冊、先前拉藏汗以兄禮敬你、坐則一牀、食則同桌、但拉藏汗親自探信蘇爾咱敗出、你理應思念拉藏汗之好處、你反屢屢鈐印、傳文捉拏蘇爾咱、若捉來人則重賞、若使其逃出或隱藏不報、則闔家殺滅、終被拏為準噶爾處死、據供稱、車凌端多布等殺拉藏汗取善提着拏蘇爾咱、勒令我鈐印傳文、我無法傳行我屬人拏獲蘇爾咱等語、又詢第巴達克冊、賊車凌端多布前年得拉藏汗人、咨送原處、康濟鼐獲教捨身阻止準噶爾退走之路、準噶爾賊搶拉藏汗人、皆奪取衣食、你背叛康濟鼐屢屢調集唐古忒之兵、幫助準噶爾賊起事、罪行極明顯、據供稱、我被準噶爾賊勒令、即調兵征康濟鼐、我有何供屢顧受、又詢第巴達克冊、你供被準噶爾威勒隨行等語、你知畏準噶爾賊、不畏天討之兵麼、我們大兵三次擊敗準噶爾賊、來至喀拉烏蘇達木等處、你聞知、不即去迎大軍、反屢屢收唐古忒船、避薩木雅城、由薩木雅又逃你家去、趙汝扎木姑爾等往你家去遇見你、你纔無法隨來、你之叛逆行為、追隨準噶爾之處皆極明顯、你自知斷難免

死、纔行避走、前年我們將軍額勒特伊色楞等領兵救援土伯特衆生、維護黃教、準噶爾車凌端多布即受攻討時、你不幫助我兵、反幫準噶爾賊、發唐古忒兵與我兵為敵、據供、我被準噶爾威迫、一切從其指示、調兵遣將敵向大兵、皆噶隆扎什則巴阿昭拉等強迫、我幫助準噶爾是實、惟扎什則巴阿昭拉問訊、繼問扎什則巴、阿昭拉、準噶爾車凌端多布等取藏後、我們親領行此皆被他們威逼行事、並非我們實行等語、扎什則巴你實意幫準噶爾、被勒行、你理如阿爾布巴隆布奈請我們去、你身不得離、你亦理宜從中差你一二人致我們信、你意出告、我們遣人不成、我們錯走路、被你拏獲為奴、或繕給文書、或出你心告、應致我們信達放、反拏我們奴僕解送準噶爾、我們大兵護送達賴喇嘛、你帶領衛藏唐古忒兵七千、敵九尊大炮往喀拉烏蘇地方去、為何與我兵攻打、據供稱此皆我親自行事、該死、應領受處罰、又詢扎什則巴派代琫通巴奈首告之處、扎什則巴領唐古忒兵七千進喀拉烏蘇地方、我們六頭目傳言、今內地兵與青海兵同來、你們應各自捨身、一心一意勤奮從事、此次你們若不奮勉、我們唐古忒兵一遭敗北、則準噶爾兵不能立足、此次準噶爾兵雖敗走、

後若再來、我們婦孺皆至滅絕、問我隨車凌端多布傳文如此、所傳是實、自應領罪、又問扎什則巴你親領七千唐古忒兵阻止我兵進住喀拉烏蘇、第巴達克冊咨令你們兵分散、你始散兵否、或私自散兵否、第巴達克冊咨文何言、如何分散、供稱、第巴達克冊並未咨文、惟車凌端多布曾發咨一文、其文內開、今將軍由巴爾喀木路來藏、我不能支持、爾等應隨從、從準噶爾車凌端多布被大兵擊敗、我即令兵分散、親向扎什倫布逃去、又問第巴達克冊、如此咨文是實等語、阿昭拉第巴達克冊供稱、一切軍事皆噶隆扎什則巴共同幫助準噶所為、自為頭目、領兵所行、扎什則巴亦與共同行事、又供稱、我一小子、我主第巴達克冊之恩、車凌端多布等放我噶隆、惟思一時體面、一切事宜、皆照車凌端多布所交辦理、行軍集調之事、皆我之責、我與第巴達克冊商議、調各處兵士、鈐印行文、皆實、領罪、又問阿昭拉、他親領三千兵、由巴爾喀木路來阻止將軍、去此三千兵皆何處兵、至何處迎去、再藏穆倫渡口地方、遣一千兵住防守、又莫珠公喀地方亦住一千兵防守、此住兵皆何處兵、誰去為首、據供稱、我並未帶去三千去兵、我因達賴喇嘛之蒙古兵不足百、我們唐古忒兵並隨我之

人、共只不足二百兵、我並未親領遠去、第巴達克冊住查拉塘布、他在藏穆倫地方住一千兵、亦未咨遣一兵、再莫珠公喀地方、惟第巴達克冊咨遣五十兵、住莫珠公喀地方差、今集兵其五十、知莫珠公喀兵不來、他們亦撤回來、此外別處並未住兵等語、又問阿昭拉、你係第巴達克冊世代奴僕、準噶爾賊雖以你為噶隆、你理宜給你主第巴達克冊効力、應以善言相勸、有益黃教、你背主第巴達克冊養育之恩、竟勸你主叛逆、尚有何供、供稱、我一極賤之人、惟謀眼前之利是實、今日始知死罪、再詢拉藏汗屬台吉那木彥侍衛巴圖爾等、他汗拉藏在達木地方與準噶爾對陣、家裔夜毀準噶爾之營、而台吉杜拉爾暗中致信準噶爾、未能成事、反入準噶爾之計、我們兵頗受傷亡、敗出、從杜拉爾台吉隨準噶爾進入、我汗馬羣、達賴喇嘛在蘇魯克所有牲口、皆給車凌端多布拿去、再住喀拉烏蘇地方多霍欒達什等人、我們台吉蘇爾咱出逃、被托布齋告獲、由車凌端多布請養準噶爾一人為子、此始自準噶爾人、請將軍大臣等集此等人可以查審稟文、審問杜拉爾台吉、據供、我當時惟出命我領奴僕馬濟克求去隨準噶爾營、今我在蘇魯克人問牧羣之處、指給是實、又問杜拉爾

台吉、你並非台吉、誰給你台吉名義、你去準噶爾營、口出狂言、我對你們有利、你們因此更得財富、可隨我來、據供稱、我們始稱杜拉爾台吉、因上錯管牧羣、準噶爾車凌端多布令我隨進、待以優遇是實、準噶爾人等令我如此說、又詢多霍樂達什、拉藏由藏敗出時、親自探信、伊子蘇爾咱忽得命出、你因何致準噶爾信、並養育準噶爾人為子、據供稱、準噶爾車凌端多布等來後、我隨第巴達克冊在藏、拉藏汗探信、拏蘇爾咱時、車凌端多布差我跑托布齊車木伯爾、我跑一次、拏蘇爾咱時無我、再養準噶爾人為子、我無子、又因我姊之子、車凌端多布令我豢養為子是實、茲令延信會同審訊第巴達克冊等以前即與準噶爾勾結、車凌端多布等取藏地方、他是第巴、擅主印信、集調兵丁拏蘇爾咱等事、處處行文、自始至終助逆、此次聞我大兵將來、又處處調兵迎攻我兵、鈐印行文、大兵來至、又行逃避、扎什則巴隨準噶爾賊幫助一切事宜、聞內大兵來送達賴喇嘛、又領衛藏唐古忒七千兵九尊大砲為首、阻止我們兵、準噶爾賊被我們兵三次擊敗後、又未隨來、逃往扎什倫布、領家口與準噶爾逃出、後聞康濟鼐堵禦被拏時畏懼要逃、因不能逃出、纔被逼由班禪領文回來、阿昭

拉極微賤小人、受第巴達克冊之重用、因噶隆並未以善言提第巴達克冊、反強行叛逆、與扎什則巴結夥、幫助賊車凌端多布等調兵迎阻我兵、杜拉爾台吉上人不幫拉藏汗、反隨準噶爾賊、拉藏汗達賴喇嘛之馬牛羊皆派蘇魯克給車凌端多布等、多霍樂達什始準噶爾人拏蘇爾咱時、他往托布齊車木伯爾跑去、因告拏蘇爾咱、又求車凌端多布豢養準噶爾人為子、第巴達克冊、噶隆扎什則巴、阿昭拉、杜拉爾台吉、多霍樂達什、皆夥同賊準噶爾助逆作亂、毀壞黃教、迫害人民等、若不正法、則日後必仍從準噶爾賊作亂、是以我們共同商議、第巴達克冊、扎什則巴等五人、隨逆叛變、斷不可留、曉諭闔土伯特第巴達克冊、扎什則巴、阿昭拉、杜拉爾台吉、多霍樂達什斬首示衆、家產人口馬牲口田地抄沒、照數查核、皆給達賴喇嘛屬下、再一般逢迎準噶爾人等擬從寬酌量治罪或免釋、第巴達克冊等五人、以法處之之處、為此稟咨、恭摺謹具奏聞。

撫遠大將軍允禵奏稿卷十三

吳豐培　編纂

撤回入藏各路兵馬沿途供應充足摺。六十年正月二十四日。

奏為撤回入藏各路兵馬事。喇嘛達木巴噶隆、辦事官鍾佛保稟稱：我們從驛路順喀木去時，聞將軍噶爾弼於十一月初十日由藏起身，我們在墨竹工卡城相見。將軍廷信於十一月十一日由藏起身，我們於藏七十餘里之德慶城相見。他們皆由四川路撤去。喀木路險狹，皆是單行。過雲南、四川、西寧路各處之滿洲綠旗兵，皆在將軍前陸續行走。見人顏色皆好，牲口少，人有僱牛騎馱，並未耽延。再雲南路之兵，糧未全到，沿路處處聚集存放，此隊之兵回去時，所存之糧，足可供應。四川路之兵糧，皆照數至藏，沿路均有預備糧食等物，此隊之兵毫無缺乏。西寧路之兵，達賴喇嘛發給八萬餘銀，一滿洲兵各十四兩，一綠旗兵各七兩。兵到藏後，每人給活羊各一隻，麪各一斗。又由藏至打箭爐、西寧路之兵，共八千牛、八千羊、二萬七千斗麪、一千斗米，預備分給八大處將。噶隆第巴阿爾布巴預備咨送察木多等處，得買糧僱牛。各處兵回去時，賴此可無憂缺乏。再守藏時所住扎薩克兵五百、額駙阿保兵五百、察哈爾兵五百、雲南兵三百、四川兵一千二百，共三千。青海兵一千、額駙阿保副都統長齡、台吉塔布囊等、總兵官趙崑、副將楊晉新。親王羅布藏丹津、查罕丹津、貝子巴拉珠爾拉布坦通，兵令策旺諾爾布為首領（豐培按，原譯稿作策旺拉布坦，顯誤，今據清實錄改正為策旺諾爾布）管理我們三千兵，由達賴喇嘛商上每月各給二兩錢糧、各二斗麪。家唐古忒等言：滿洲大君主天兵不惜一切物件牲口，在藏地喂養許多草料，難致馬匹牲口有週圍大小城分養死亡情應賠償，是以不繫草料軍馬牲口，皆按區分養。台吉第巴達克冊、噶隆扎什則巴、第巴達克冊家人放噶隆阿昭拉等幫準噶爾召集七千唐古忒兵、九尊大炮，向我們兵喀拉烏蘇迎來。賊車凌端多布畏懼敗去，他們亦未差一人。自始至終幫助準噶爾行事，殺害人民，擅奪產業極多，人亦訟告。達賴喇嘛商上屬杜拉爾台吉卓哩克圖溫布、多霍爾達什，亦幫助準噶爾樣樣作惡。此六人皆已審問，十一月初七日依法示衆，產業牲口歸入達賴喇嘛。婦女交厄魯特侍衛等。康濟鼐、第巴阿爾布巴、隆布奈所行正派，皆放噶隆。再巴布隆朋有楊布濟彥此三處，皆各阻止二路，各派五十兵，各住一哨。又與康濟鼐

言派可靠安人各五名、分入三隊、由納克產路至克哩業邊界追趕去向查看敵兵情形、賊車凌端多布極爲畏懼、所帶兵丁人等、腫病死者甚多、車凌端多布等抵禦敗去是實等語、今藏地平安無事、唐古忒之老幼男女飲酒、街道終夜歌唱行走等語、是以臣照喇嘛達木巴噶隆等稟文、恭摺謹具奏聞。

準噶爾人逃出來投稟告準噶爾敗逃情形摺。正月二十四日。

奏爲據來投者稟告準噶爾敗逃情形事、喇嘛達木巴噶隆辦事官鍾佛保稟稱、我們在藏地等候班禪達使

十一月二十二日噶隆康濟鼐差人往公策旺諾爾布處告稱、我們納克產頭目等接迎在我前咨送二唐古忒文、令公策麻扎爾固齊閱看出二文譯閱、一文內開、我們納克產那邊地界來耕田之唐古忒三人告稱、我們三人在田地時、一羣厄魯特兵如有大要事急行、看兵之數、約有二千、蒙古包駱駝皆有、亦有婦女、那些人將我們三人拏去、彼此言語不通、他們一羣人向我們手指說、車凌端多布、我們想必定問車凌端多布等敗去方向、亦手指告後、他們在我們人內放二人、一人騎駝指路、行入車凌端多布等敗路、是夜竊一馬騎逃出等語。又一文內開、厄魯特來三騎馬人、會唐古特言語、一人向我們說、我們皆車凌端多布等一齊敗去之準噶爾人、我們特隨請阿穆呼朗君主明鑒、今往藏去見大臣等、告稱、你們果隨來人將器械皆給我們、即送你們至藏、那些人從我們言、解給器械、是以將此三厄魯特向藏解送等語、十一月二十一日郡王查罕丹津親來告稱、我給喇嘛扎爾固齊來報喜信、令我駐守藏後、駐達木巴布隆等處、由我兵內選出、留其餘兵向家遣去、告將軍公策旺諾爾布至巴布隆後、我派五人爲騰格哩淖爾、等處、令追趕拏佛索瀾人、查看賊兵情形、這些人帶準

噶爾二人來此、二人告稱、我們皆隨車凌端多布敗去、車凌端多布被大兵追趕畏懼急逃、路上受風、週身及頭皆腫、不能進食、不能騎馬、做架子坐二馬馱行、病重、未必得命、衆兵等憂愁、皆腫病多因苦行走、每日有死人、衆傷感說、看此情形、我們未必能到家、上天專對我們降罪、垂淚埋怨、我們至克哩業達邊五日路程、由西綸沙爾地方、我們七人商議、於其愁死、不如來投王、得安生幾日、一羣肥馬趕來時至納克產邊界、看一厄魯特騎馬走來告稱、我準噶爾人框台吉、上年秋派五千兵、交台吉阿穆呼朗驗哩圖哈什哈先咨送克哩業、繼

而小車凌端多布言定、遣齋桑三音查克為頭目、幫助大車凌端多布、此兵來時齋桑三音查克之妾亦來、後遣送二頭目人竟未追來、我們兵本年夏間來至克哩業、桓台吉追阿穆呼朗、遣使不知何事、其使來、我們頭目人等皆甚為憂慮、後探信問與頭目人相近行走人等暗暗告稱、我們營出事大壞、台吉洛布藏舒努、舒努達瓦、小車凌端多布、齋桑三音查克巴都爾博洛特等為頭目、其大小十三台吉、土爾扈特小喀屯再領嘎拉丹津蘇爾咱共領奴僕內、一半皆搶大車凌端多布之產業牲口叛出、桓台吉遣兵追去、大加征伐、被桓台吉

派兵擊敗、乃較强壯者、洛布藏舒努等願尋阿拉台向西北去人等皆猜說、領小喀屯出首、必尋土爾扈特去等語、我兵口糧完盡、馬匹牲口死亡極多、困苦步行、本年夏間始至克哩業、聞阿穆呼朗君主大兵為數眾多、來取西藏、不能盡來、惟選一千五百、阿穆呼朗驗哩圖哈什哈領先車凌端多布等來、順路至特布克托洛海、看有一隊兵自克哩業向西急速回去形踪、此必車凌端多布等、阿穆呼朗兵未追及、敗去形踪未質明、不可妄進、至納克產邊界、由唐古忒等得實信、阿穆呼朗等頗畏懼車凌端多布等敗去、進路急速回去、我不願意

準噶爾、由此兵進出、今往藏去、進一蒙古諾彥安生、是以我們八人同商、皆請王你來至騰格哩淖爾、稍近唐古忒人們來、皆搶去我們馬匹牲口一切物件、不能行、其餘留騰格哩淖爾那邊、我們二人先來告王、我們又派五人給馬口糧、帶此二人去迎那六人、來至後、遣送公策旺諾爾布等查問、再稟報大將軍王、我們十二月初二日由藏起身時、大臣等官員等皆來送行、公策旺諾爾布等言、適繞由準噶爾隨來佳拉哲伊人來至告稱、我隨車凌端多布敗去人、車凌端多布先不服水土、得腫病、聞本年大將軍王親領大兵取藏來、晝夜愁悶、

樣樣計畫、又領兵至諾莫歡烏巴什迎去、夜不睡防行又敗去時、急速行走、憂愁受風、至納克產屬地方、通身頭皆腫、不思飲食、不能騎馬、支架子坐二馬馱行、病情很重、眾皆說未必到營、去時車凌端多布與托布齊車木伯爾等共商、兵分三隊、前車木伯爾繼車凌端多布木托布齊行、因大兵追時畏懼、向克哩業西順週圍路去、此路風急水淘、水草亦壞、再我們眾兵等過愁皆得腫病、人多死亡、內兵營三次侵犯、頗有受傷、車凌端多布言再少中我們兵完盡、隨大君主進是實極畏怕、急速敗去、再陸續隨來人多、車凌端多布無法、傳曉眾人

云、我今不能保護你們、任你們進去、分物各帶去、傳曉衆兄弟們之物、別把我們至西綸沙爾日、由我們營來七使、車凌端多布見頭目人等說、一日、於是衆頭目等低頭憂容、先聞小車凌端多布見頭目人等領兵來達木、後來小車凌端多布等並未來、今來使皆慈恩我們營必大毀、我特請大君主明鑒、來求安生、由西綸沙爾進來、此次隨來之人、不久皆來、來時我們見查核詳問一切之處、再行報告大將軍王等語、是以臣照喇嘛達木巴噶隆稟文、恭摺謹具奏聞。

遵旨遣使賫送聖旨由班禪拜領情形摺。（正月二十四日）

奏為遣使賫送聖旨由班禪領受事、正月二十三日喇嘛達木巴噶隆辦事官鍾佛保稟稱、前據理藩院咨、大將軍王奉旨、將向班禪額爾德尼降旨、令由大將軍王處派喇嘛一名安協章京一員、馳驛急速遣往、班禪遣使請安、亦急速帶來、欽此、欽遵、旨文賞項綢十足、一併呈送等語、文到、大將軍王即派我們於上年九月十二日由伊瑪圖地方、由驛路前去、路上聞得、謹遵聖旨、來藏從達賴喇嘛學習經教、十一月十二日至藏、相近班禪達賴喇嘛處、皆差人以茶恭迎旨文、往善提去見班禪、後班禪跪請聖上萬安、繼問阿哥等安、五旗王各大臣等好、宣讀旨文時、班禪跪牀合掌聽讀畢、旨文綢足皆面交給班禪合掌高舉具奏、咱木布塔布共上滿洲大君主宗喀布尊崇黃教、待喀木衛藏衆生如赤子、惻隱仁慈、推廣此教、以安生命、天下人民、皆知尊崇、由我們處請滿洲大君主安、呈遞伯勒克、凡將各種事務遣使具奏、行及百年、並未間斷、此四五年被準噶爾侵擾、耽誤未能遣使、皆我之罪、我聖主滿洲佛洞察一切、今奉聖旨、我心喜悅、我出家喇嘛人、惟領衆喇嘛等在佛前燒香點燈、祝滿洲聖主萬萬歲長明永固、在三寶佛前禱祝唪經外、此仁慈重恩、何能報答、再準噶爾人等來此毀

壞寺廟殺喇嘛等、又令數千喇嘛為平民破壞教義、凡人皆知、今滿洲聖主恩施、救封達賴喇嘛坐牀命令阿哥王來至遠域、復扶佛教、喀木衛藏萬萬生靈、得永安生、自此以後、滿洲聖主深恩、教義推廣、衆生得萬萬年安生、我們民衆前與班禪聖主同一尊教、班禪額爾德尼達賴喇嘛遣使具奏年久、此四五年被準噶爾侵擾耽誤、未得差遣、又準噶爾人等來藏擾亂佛教、毀壞寺廟、殺害喇嘛、土伯特人等慈苦已極、班禪額爾德尼亦甚慈慮、顏色衰敗、比先覺老、今特奉旨、令我們急速差遣、此差遣亦班禪額爾德尼年老、今一切事皆完、惟心意

教寬、仍照先前勤篤佛經、推廣教意、因此班禪額爾德尼以應聖主旨意。惟達賴喇嘛學習經教、廣推佛教、此勤勉衆生之事、謹遵聖旨並遣派徒衆請安、定日起身。班第言、我欽遵滿洲大君主聖旨、我儘力爲達賴喇嘛前教習經義、專意在三寶佛前勤禱滿洲大君主之恩、今教道諸事皆已安定、我亦想遣使請滿洲大君主安、遣派使後、再行稟告。散筵後、達賴喇嘛之父索諾木達爾扎告稱、喇嘛扎爾固齋來求我、我向滿洲大君主請安、我們往達賴喇嘛前去、達賴喇嘛跪牀合掌呈遞哈達請聖主萬安、繼向阿哥等問安、五旗王各大臣等好、我一小班第恩施、滿洲大君主仁慈、勅封達賴喇嘛、派無數大兵送小人來藏、仰仗滿洲大君主之威福、路遠有瘴之地、毫無憂慮、平安來至、滿洲大君主如此仁慈厚恩、我實不能報、惟有祈禱滿洲大君主萬萬歲、長明永固、不分晝夜在佛前禱祝唪經外、何能報答。適我遣使叩謝天恩、我們筵宴、是月十八日班禪亦宴請我們宴畢告稱、我欽遵上諭、我派徒噶布楚洛布臧扎什六人請滿洲大君主安、你們一齊差遣向藏來時、未預備呈貢、伯勒克無騎馬牲口、我差人亦未治裝、今拉什隆木布急速遣人來到、令你們起身、我遣使呈貢伯勒克奏

文咨文、我使臣派送、其唐古忒文特奏、今粗譯閱看、文內開、請上滿洲大君主安、呈伯勒克遣使奏文、此四五年衆生被準噶爾侵擾、耽誤、未能遣使、我們一切事宜、仰荷滿洲大君主明鑒、盡闡仁聖之旨、我不勝喜悅、聖恩如何能報、惟祈禱滿洲大君主萬萬歲、長明永固、在三寶佛前專意禱祝外、十四阿哥王率領大兵賜封達賴喇嘛並無疑誤、護送至藏坐牀、欽遵聖旨、我來善提給達賴喇嘛格楚爾薩啟爾阿必什克遵照宗喀巴之遺道、我儘力教導、上慰滿洲大君主推廣教義、以安衆生、承蒙重恩、喜之不盡、今成宗喀巴之阿廸斯廸特上仗滿洲大君主之威福、以興黃教、衆生靈共享太平安逸、喜樂無窮、以來藏之事、不及遣使請安、適扎爾固齋瑚畢圖交給請安文後、令對我不勝仁慈、奉旨遣使問我好、賞給好綢十足、專使達賴喇嘛達木巴格差辦事官鍾佛保安善送到、仰仗今上滿洲大君主威福、善教衆生、自此以後、黃教愈廣、衆生永得安逸、我亦遵照聖旨、教育衆生、我儘力勤勉、再我們衆喇嘛等、惟仗滿洲大君主深恩、得以生活、仍懇不時訓示、呈貢伯勒克沙克扎穆呢佛額爾德呢沙哩爾額農阿克地方成喜扎什哩瑪佛黃紅香十五束、入福哈達一併選定吉日、由

菩提呈貢等語。是月二十九日扎什倫布差人來到。令我安護班禪奏文呈伯勒克。皆交伊使噶布楚洛布藏扎什、我們普筵宴班禪之使、十二月初二日由藏起身。來至西寧後、班禪奏文並大將軍王稟文、呈貢伯勒克稟閱等語。喇嘛達木巴噶隆、辦事官鍾佛保到後、再行辦理使臣等皆送京城外、並將班禪之信、喇嘛達木巴噶隆等稟文、恭摺先行奏聞。

賫呈班禪表文並使臣起身赴京摺。正月二十七日。

奏為賫呈班禪表文事。正月二十五日前派喇嘛達木巴噶隆、辦事官鍾佛保會同班禪使臣噶布楚洛布藏扎什等七人、並咨文到來、閱看譯文云、如天聖主之子第十四阿哥王貴體安好。如坐白雪山上萬光覆照、得如天之福。哈達賫到、不勝喜悅。我身體極好。凡對生靈有益之事。勤勉從事。自此以後、振興佛教、以為要義。我們喇嘛等隨時指望阿哥王教導、咨文如水流不斷頒至。伯勒克章京阿拉善哩祿多樂圖魯爾之哩祿他爾呢達哈庫之哈達一併選定吉日呈貢等語。交使臣喇嘛達木巴噶隆辦事官鍾佛保、正月二十七日由西寧起身、為此恭摺謹具奏聞。

據青海盟長稟告達賴喇嘛坐牀、并聞準噶爾內部多叛逆摺。正月二十七日。

奏為據稟特奏事。正月二十六日青海盟長貝勒額爾德尼額爾克托克托奈由喀拉烏蘇地方差爾罕齋桑畢哩棍稟稱。奉聖旨令達賴喇嘛於九月十五日坐牀典禮。班禪額爾德尼趣視各寺廟。心願滿足。將軍大臣等向我說、令大事已成。左右翼王貝勒貝子公台吉等。令我們共同酌定坐次。右翼二王左翼貝子巴拉珠爾拉布坦令我們四人暫坐。我言人若多坐。則恐土伯特人等準噶爾賊等易生他慮。擬設二坐由二王坐、二王回時由貝子巴拉珠爾拉布坦坐。我。在末座。隨來準噶爾賊內車特巴人告稱、由策旺阿拉布坦處車凌端多布遣使來至克哩業戈壁地方。告稱策旺阿拉布坦之妻色特爾扎布二子洛布藏舒努。舒努達瓦根唐之子車凌多爾濟車凌端多布。拉藏汗之二子噶爾丹丹津蘇爾咱瑪哈之子三都穆齋桑等。此合謀叛出準噶爾齋桑等。彼此動刀。齊殺洛布藏舒努等。來藏車凌端多布之婦孺皆擄取營壘向阿拉台去。由後策旺阿拉布坦回擊。車凌端多布得信。齊哭。就揀選三百人夜半走去。其餘準噶爾人等馬匹牲口疲乏。重馱捆背棄捨羊膻羊馱去等語。臣咨送文來齋桑巴哩棍查問西藏之信

告稱我們貝勒於十一月十八日由藏起身綏行。十二月初八日至喀拉烏蘇。令我問大將軍王好。差閤事之緣由。貝勒大蓋二月底來營。我們在藏時。十一月初八日將軍噶爾弼起身。十一日將軍延信起身。皆由巴爾喀木路回去。其餘皆照貝勒額爾德尼額爾克托克托柰稟文所告說。再貝勒額爾德尼額爾克托克托柰問臣好。遣送哈達香一束。答以哈達餑餑等食物。齋桑巴哩棍賞綢一足。為此恭摺謹具奏聞。

康濟鼐派員稟報藏情並獻奏文摺。（二月十八日。）

奏為康濟鼐稟報藏情事。二月十五日阿里地方康濟鼐由西藏台吉蘇爾咱屬差侍衛胡爾敦至西寧來問臣好。並送哈達藏香氆氌。臣問侍衛胡爾敦。你何日由藏地起身。來時班禪額爾德尼我們二路兵將等仍住藏否。康濟鼐親領幾人來藏管理彼處事務行否。你原為蘇爾咱屬人。如何跟隨康濟鼐派為使臣來此。現今達賴喇嘛坐牀。西藏唐古忒土伯特人何說。你將始末情由全告。勿稍遺漏。據稱我原是拉藏汗屬人。準噶爾賊平凌端多布等取藏。前年三月間準噶爾賊令聶斯喀拉巴圖爾為頭目。六十人為副。我們雖管。有無尼魯特男女孩童解送。又遣送足二千唐古忒人等。令我們看守。將及三月。行七月間阿里地方至近。康濟鼐領少數人迎準噶爾聶斯喀拉巴圖爾等請宴飲酒時。忽衆兵圍住準噶爾賊六十人。殺了五十八人。逃出二人。康濟鼐領千人在嘎爾濤立營。順紮功地方去住。足一年。上年五月間。康濟鼐親領拉藏我等二百尼魯特人。三千唐古忒兵。來截準噶爾後路。準噶爾賊被大兵擊敗由我們堵截去路。康濟鼐三千唐古忒兵仍在阿爾崩阿地方駐守。準噶爾賊親領三百兵往扎什倫布去叩見班禪額爾德尼。後內地大兵送達賴喇嘛至藏。請去班禪額爾德尼。康濟鼐亦隨班禪額爾德尼來藏叩見達賴喇嘛。康濟鼐以為隨蒙古人拉藏行。上年十一月十七日由藏地上滿洲聖主安蒙文一摺。呈貢黃紅香五束。珊瑚珠子二掛。琥珀珠子二掛。各色氆氌六足。交我送來。以前上年十一月初八日十一日。二將軍領兵起身先行。令達賴喇嘛領內侍衛領催。十三日將軍等陸續起身。聞將軍等追及。一齊順巴爾喀木而去。尼魯特貝勒額駙阿保。公策旺諾爾布。副都統長凌。領內住藏青海台吉等內親王羅布藏丹津。郡王查罕丹津。貝子巴拉珠爾阿拉巴坦各領兵亦駐藏。班禪額爾德尼仍在善提。康濟鼐帶領三百阿里地方兵亦駐藏。將軍等起身

前告達賴喇嘛、有聖旨來今康濟鼐暫辦噶倫之事、康濟鼐已經就任、仰仗聖主威福、護送達賴喇嘛來藏坐牀、闔藏唐古忒土伯特人等言、我們皆復得見天日、聖主恩施、不勝感激、男女老幼在街道上不分晝夜歡樂歌舞、再我來時康濟鼐問我、你到西寧請驛往京城去、我帶一奴僕、請大將軍王賞給驛馬、奏文譯番內閣、天地衆生、天命君主、腳踏金蓮寶光、大滿洲佛、小康濟鼐專奏、準噶爾賊策旺阿拉布坦一、切行爲違背滿洲大君主之意旨、罪惡肆虐、與拉藏汗結親、用計陰惡、車凌端多布等遣賊殺拉藏蘇爾第一併帶去、毀壞佛教、殺

害博克達班禪之弟及二子多爾濟欽巴之兄弟、土伯特之大臣等財帛多半被搶刧、拉藏汗屬奴僕、土伯特西爾嘎特盟人等、將被準噶爾人等帶去、我意不忍、上年帶人順阿里路去準噶爾處奪回拉藏汗人、後帶土伯特西爾嘎特人等順克哩業路去、準噶爾人等殺領此盟人等後、對囯木布木廟達賴喇嘛惡意誹謗、妄稱土伯特汔意不合爲達賴喇嘛、推崇博克達班禪之明自二藏推身言心、三祠之一切財帛均被準噶爾拏去土伯特爲賊策旺阿拉布坦佔據、緣由地遠而巴台兵遮擋未能具奏、小人決意擊退賊車凌端多布、推廣佛

教而令衆生太平安逸、不惜身命、率阿里地方之衆、並領拉藏汗人等來征討車凌端多布蒙大君主派來大兵護送達賴喇嘛順喀木二路來時、準噶爾賊除投降外、餘者皆敗走、土伯特人等同心擁戴達賴喇嘛坐牀、博克達班禪來臨、又蒙將軍等宣佈聖旨令小人我管理噶倫之事、由第巴阿爾布巴魯木布奈二人共同辦理土伯特之事、謹遵上諭、暫且承當、今後上大君主、達賴喇嘛教諭之事、設有不安兵征之事、時不惜身命奮力兵事、可勿庸辦理噶倫之事、五世達賴喇嘛之缺、仍賍囯什汗先時扶持教衆大有裨益、久蒙聖主洞察、自

準噶爾賊擾亂之後、民極勞苦、今事件完結、食穿等項達賴喇嘛奴僕、向無領給之例、甚難發給、小人等承拉藏汗之餘業、在土伯特地方奴僕等、今重整家園、仰乞施仁慈之恩、推廣教義、共享太平之樂、小人康濟鼐頭項奏文於初一吉日呈貢等語、臣查先前藏地人等請皇父安奏文遣使、有馳驛送往京城之例、康濟鼐遣侍衛胡爾敦奴僕一名照例馳驛、康濟鼐所奏蒙文呈貢之物、交侍衛胡爾敦派領催齊勒特解送、康濟鼐由藏之遠地問臣好、咨送哈達香䃁鐠臣皆領受、侍衛胡爾敦由京城回來向藏去時、另行發給答物、再康濟鼐稟

臣文另摺具奏外、為此恭摺謹具奏聞。

轉奏康濟鼐稟文摺。二月十八日。

奏為轉奏康濟鼐稟文事、阿里地方康濟鼐稟臣文、滿洲大君主阿哥王腳踏蓮花之明、小人康濟鼐誠篤稟呈、賊策旺阿拉布坦為首、上違君主之意旨、與拉藏汗結仇、暗遣兵殺拉藏汗蘇爾咱之第一併帶去、殺土伯特佛教、善惡不分、皆被殺害、搶奪財帛、衆生怨恨、小人康濟鼐我上年領拉藏汗人等、順阿里路向準噶爾進去、殺準噶爾賊、領回拉藏汗人等、其後又帶土伯特兩爾嘎特盟人等由克哩業路去追殺、準噶爾賊誹謗先五世達賴喇嘛原意、不合當選為喇嘛班禪之明、由二藏推身言心三祠一切、皆被準噶爾拏去、本年我領拉藏汗人等及阿里地方兵、共謀擊退賊兵、後蒙大君主遣派大兵由左右二邊來襲、賊被擊退、達賴喇嘛坐牀、衆生歡悅、小人叩見二博克達及將軍等並蒙大將軍阿哥王交下上諭、令小人我管理噶倫之事、第巴阿爾布巴魯木巴柰等共同辦理土伯特之事、後若土伯特人等有不安兵征之事、旨令我在軍事上奮行、可免辦噶倫之事、再行請旨、再拉藏汗人等、先小人養育、今事件完結、達賴喇嘛之奴僕向無領給之例、食穿等物、發給喜類、如蒙施恩、永感慈惠、五世達賴喇嘛、由固什汗扶持黃教、極有裨益、小人謹遣使臣并具奏文請大將軍阿哥王轉遞呈貢伯勒克之道哈達香譜纉一併書日稟呈等語、是以臣照康濟鼐稟文、恭摺謹具奏聞。

據延信稟達賴協助餉銀摺。二月二十三日。

奏為達賴協助餉銀事、平逆將軍延信等稟稱、達賴喇嘛差屬下喇嘛卓呢爾嘎布楚第巴達咱等來稱、達賴喇嘛言、此次大兵來時、由將軍大臣等以下、至兵丁等馬之糧盡不勝勞苦、此皆滿洲聖主為道教衆生、並令我坐牀、今大兵撤回、我理宜自大臣以下至兵丁等、皆輔給牲口衣服等物、惟準噶爾賊久居藏地、馬匹牲口皆被帶去、在庫之一切物件、亦多被搶奪、無如何送行、是以我滿洲聖主仁慈養育我、復救衆生、以答厚恩、我們略盡微意、現庫內餘銀無多、各第巴達他等儘力籌出、共銀八萬八千兩、請勻給各官兵、再由藏至打箭爐、其間我屬拉里東嘎爾色爾扎塘額烏齋布木達阿布拉塘巴塘裏塘等八大城、供牛八千、羊八千、麪二萬斗、米一千斗、皆預備均分請給、以作回去大兵口糧等語、是以延信等商議、達賴喇嘛誠篤感荷聖主之恩、兵丁極為勞苦、誠意幫送官兵、領取銀兩、自滿洲綠旗大臣

等以下至兵丁等、皆計等均勻分給、再達賴喇嘛中途拉里等八城預備牛羊米麪等物、官兵合着人口照數縣領憑單、陸續送領隊行大臣起身、為此恭摺謹具奏

聞。

據延信稟撤軍情形轉奏摺。二月二十三日。

奏為據延信稟撤軍情形轉奏事、平逆將軍延信等稟稱、延信帥領大兵由來藏驛路行走、來時我兵過諾莫歡烏巴什嶺走乃秋時、而因每日下雪、糞草皆壓、兵多勞苦、今正冬時雪大、而冷氣尤甚、適由此路來、聞青海人等告稱、由喀拉烏蘇那邊四五日大雪、深過膝蓋等

語、驛移在濟魯肯他拉路至西寧繞遠、而途中無居人、一遭下雪、糞草皆壓、竟不得燒火、延信意此二路既無居人、而郭洛特禹舒吉爾擦等唐古特人等見人少、妄自搶奪竊行、聞前後行走蒙古等告稱、驛之人馬、不久被搶去等語、今正冬寒之時、冷氣尤甚、若遇大雪、則人馬被刼、去冬時此驛路中斷、我與將軍噶爾弼商議、我將來路撤去驛站、將軍噶爾弼來路驛站、由藏至打箭爐仍駐驛站、此路居人不斷、而燒柴豐足、每驛有馬、唐古忒人等又幫行送事、雖稍繞遠、並不躭誤行走、是以令延信共議定、一面稟報大將軍王、一面撤驛之事咨送由準噶爾隨來人等交護軍參領明泰、幫辦塔布壹阿比達呢魯特侍衛歪朵等、沿路驛站皆撤、守護馬匹好好喂養至西寧、查明驛站綠旗軍馬之數、辦理住西寧糧餉之事、令移文西安巡撫噶什圖辦理、再由藏至打箭爐留駐驛站、咨行四川總督年羹堯知道外、延信沿來路驛站撤去之處、亦咨行巡撫噶什圖知道等語、查以前總督年羹堯將軍延信領兵由四川來是實、報由打箭爐至藏駐驛不撤、仍住索羅木駐驛、筆帖式額爾格圖報文差藏辦事官鍾佛保、喇嘛第巴噶隆告稱後藏扎什倫布之事皆辦完、將軍延信上年十一月十一日

由藏起身向四川去、差護軍參領明泰帶撤驛文來撤驛、臣在木魯烏蘇所存米、今皆埋由西寧至藏住驛行文皆撤回之處、一面稟文、一面護軍參領明泰一切未躭誤來至之處、將軍延信並留藏公策旺諾爾布皆查明行文差交藏員外郎常明珠等沿路諮訊、探得信息令速報將軍延信查報時、另行奏聞外、為此恭摺謹具

奏聞。

據延信稟藏地大功告成蒙加議敘謝恩摺。二月二十三日。

奏為藏亂平定遵旨議敘事、二月二十一日平逆將軍延信

等稟稱：大將軍王移交準兵部稟咨文內開、平逆將軍延信、準噶爾車凌端多布等三次敗去、令達賴喇嘛九月十五日坐牀、具以奏報、奉旨：前因遣大兵取藏、令議政大臣九卿共議、皆以藏地、遼遠、路惡有瘴、如何能保至邊地具奏、準噶爾人等侵藏、土伯特唐古忒人等被困、再土司番子直至雲南四川居住、若土司近取、數萬土伯特唐古忒人等熟習、侵犯青海、則當時我們難於抵禦、而藏地亦難維護、幸乾綱獨斷、派振威將軍富爾丹、征藏將軍奇哩德、討逆將軍富寧阿管理三路兵、移行策旺阿拉布坦所佔邊界、定藏將軍噶爾弼管理雲南四川滿洲綠旗官兵順拉哩路前進、平逆將軍延信管理西路官兵、由青海進藏、大將軍王總理官兵往駐木魯烏蘇籌調糧餉、官兵各自勤奮、三路征討至策旺阿拉布坦所佔邊界、屢次擊殺擒獲牲口及準噶爾人等數千、噶爾弼等由阿里路進取入藏、大功告成、今閱大將軍王所奏、延信等三次擊敗車凌端多布之兵、賊首尾不能相顧敗去、事堪嘉獎、自將軍以下、兵丁以上、皆從優議敘具奏、該部知道、欽此欽遵咨交等因、奴才延信伏維聖主登極、以來、文德極明、武功超越、致使內地安寧、叛亂之賊、無不征除、外國向化、慕入版圖、無不

撫恤、安以防危、武備時嚴、治以止亂、米糧預集、對天下路途關口、瞭如指掌、洞察一切地理風俗民情、竟如親見、準噶爾賊潛取藏地、乾綱獨斷、派大將軍王調兵咨行總管糧餉之事、振大威信、籌辦米糧、令將軍噶爾弼奴才延信分二路征伐、賊兵喪膽、首尾不能相顧、又封呼畢勒罕為達賴喇嘛送藏、賊力單弱、土伯特唐古忒傾心服從、又令將軍富爾丹、奇哩德、富寧阿、順三路驚擾、使策旺阿拉布坦彼此不能兼顧、第巴阿爾布巴諧請大將軍王、隨來伊屬恭布之兵、令將軍噶爾弼帶引入藏、如走無人之境、車凌端多布等所聚唐古忒領七千兵、九尊大炮、在喀拉烏蘇地方迎來、我們大兵湧至、護送達賴喇嘛、闔唐古忒無敢抗對、賊車凌端多布等唐古忒人等皆知他們巴爾喀木路兵支持去西寧兵、在他們後面追趕、不能敗出、他們已無重兵迎戰、在沙克河地方、夜犯我兵、陸續三次被擊、不顧隊伍、敗回原處、是以奴才延信護送達賴喇嘛在藏坐牀、準噶爾賊同夥第巴達克冊扎什則巴、阿耀拉等加以正法、黃教振興、康濟鼐第巴阿爾布巴等人們歡放噶倫、倡首辦事、衆唐古忒人等內心感戴聖主之恩、此次定藏大功、皆聖主睿謀籌劃、隨時訓諭、延信遵照聖諭、無不符合

軍情、今又奉議敘聖旨、特頒大臣官員等至兵丁等跪聽宣讀、皆稱我們世蒙聖主養育高厚之恩、並未報答、此次出兵、圖報聖主之恩、征討賊匪、我們理宜奮勉、聖主以我等微勞、即令從優議敘具奏、特降聖旨、衷心感戴、即在家父母兄弟妻子、皆感叩君恩等語、奴才延信謹領大臣衆兵等仰向聖朝謹叩天恩、伏乞大將軍王轉奏聖主、特恩軍功議敘之事、所關重大、交各隊大臣官員等查明註冊、保送時合對鈐印、再行呈稟等語、為此恭摺謹具奏聞。

撫遠大將軍允禵奏稿卷十四

吳豐培　編纂

準噶爾敗逃情形並議撤兵事宜摺（六十年二月二十三日）

奏為準噶爾敗逃情形並議撤兵事、平逆將軍延信等稟稱、延信先領兵進藏時、沿路陸續隨來準噶爾那木扎人等皆告準噶爾賊遠敗是實、我們在達木地方留衆兵、因草漸黃、寒氣惡劣、皆要求進藏、九月二十七八九等日陸續至藏、準噶爾那木扎等數賊遠敗、不可不加賞賚、厄魯特侍衛歪朵藍翎巴爾蘇拉格拉沁、妥護軍校博經馬甲索諾木親王羅布藏丹津雅蘇爾巴木布拉、郡王查罕丹津侍衛巴拉當齊胡拉等跟踪賊踪、進至那克產地方、查明實情、令差來十月十九日厄魯特侍衛歪朵等回來共同告稱、我們十月初一日由藏起身、十一日住小那克產地方、見達賴喇嘛之西拉郭特管理長阿濟克、詢問準噶爾賊之信、西拉郭特人等向藏尋大那克產會合、康濟鼐兵移營行走、九月十五日準噶爾賊車凌端多布等追來、搶我們尾隨行走之西拉郭特二十餘戶、携去二十餘人、十月初九日被準噶爾擄去我屬西拉郭特庫貢等四人回來告稱、準噶爾賊搶我們去避康濟鼐兵、繞特布克托洛海東走、八日至移嘎地方、他們馬牛沿路乏倦、不能領走、我們將搶去我們小那克產二十餘、西拉郭特由大那克產搶去二十餘、西拉郭特人皆棄走、由我們自己領走、準噶爾賊兵不足三千、領婦孺牲口一齊行走、昏黑一併起身、天黑後安營、後尾行走之人夜間始至、并無別故、他們屢次驚慌、馬匹牲口重物炮彈藥等物、沿路皆捨棄、拆槍柄畜肉食高抬一準噶爾人行走、不知何人何病、現我們二隊那克產繞準噶爾賊、竟無敗隨克哩業去等語、我們共商將軍大臣等咨文、令我們查探、水草不可不看、我們自己順利安濟克親領急行、是月十四日過大那克產至丹珠克地方、準噶爾賊入水草地、隨看沿路瘦馬牛羊衣服毡子炮彈藥箭拋棄滿地、看他們安營之處、多少不同、皆尋水草地安營、大蓋不過三千人、安營之處、亦拋棄瘦牲口軍械衣服毡子等物、極急敗去是實、我們回來、他們所棄之物皆要拏取、無馱運牲口、証據則炮彈一槍一、我們十六日至安濟克家之日、大那克產之長阿濟布藏差伊下達什人告小那克產之長安濟克、準噶爾賊渡戈壁順克哩業路遠敗走、我因住地遠、未聞大兵何日來至、達賴喇嘛何日坐床、今咨告我、我們拏奶油預備、貢差約日去叩達賴喇嘛、此來

達什我們同查問準噶爾賊之信、告稱、我九月二十九日由家起身來、走五日、十月初四日大那克產中間被準噶爾搶去、我們西拉郭特岔楚克人逃出、見我告稱、九月二十五日準噶爾賊帶我去克哩業路、在舒倫西拉戈壁迍邊扎拉地方安營、晚間我竊騎一馬逃出、準噶爾賊進戈壁無水草地、急行言至克哩業、其餘皆照庫貴等一樣等語、厄魯特藍翎巴拉蘇拉告稱、前年策旺阿拉布坦給車凌端多布兵向藏攤派、我們兵丁人等每人貢肥駝各一隻、肥馬各四疋、口糧從優辦給、此外各晉本領領餘駝馬、正月初一日起身、在我們界內烏什地方住一月、候各兵起身走戈壁地方、水草山惡、馬駝瘦甚、三月三十日始至克哩業、在克哩業住四十日、馬羣尚不甚死、五月十五日由克哩業起身向藏來、地高而氣候惡劣、人一會即死、純是石頭戈壁內竟無草、我們馬駝死糧絕、大半步行極難、走六十六日至達木地方、今時冷而氣候尤劣、戈壁內無河、皆挖舊井飲、想今大冷之際、戈壁內不甚下雪、井皆凍、馬牲口不得飲、戈壁內水草惡、走三四日地方竟無草、牲口多死、我們由水草地來、兵士牲口無恙等語、延信先由達木地方與第巴阿爾布巴、隆布奈說、他們地方熟悉、派妥人至那克產克哩業查探賊踪、康熙五十九年十月二十日差第巴阿爾布巴等至唐古忒達魯嘎烏爾金多爾濟等地、旋來告稱、我們追探賊人踪跡、隨行過那克產至戈壁界、看賊渡戈壁、尋克哩業進去是實、我們又隨賊跡至克哩業去、惟入戈壁界後、無居人、我們騎去馬竟不得回來、其餘各處皆照厄魯特侍衛丕朵等所報一樣等語、查康熙五十八年二月二十三日諭旨、我們軍威所及、車凌端多布等必敗、許多兵丁如何調離或留駐、由西寧路撤退、抑由雲南四川路之處、你們盡心籌劃辦理、等後、欽此欽遵在案、又本年十月十三日大將軍王飭交文內開、奉旨、車凌端多布等被我兵擊退竣事、除駐守西藏兵丁外、餘兵按隊撤回、仍順索羅木路退、或由濟魯肯他拉繞順王查罕丹津家來西寧之處、皆令我擬辦等語、入藏何隊之兵誰為首領、由何路遣回之處、你們詳行議定、報我入奏、為此謹遵、令延信聞知此事、我們大兵由諾莫歡烏巴什嶺至沙克河仍見賊踪、每日防備、尚未定兵撤回時走何路之處、難以預定、賊或敗去或被擊殺、議定另聞、康熙五十九年八月十九日稟呈在案、今閱由各處來告之信、準噶爾賊車凌端多布等被我們大兵擊敗、肝膽俱碎、尋克哩業路遠去是實、令

延信同商大兵在藏地度冬、藏無牧廠、犀馬草料由唐古忒人等領喂、斷不得足、反多勞擾、然先由河北議派三千兵留住藏外、令延信帥領大兵由木魯烏蘇來、正當秋令、而由諾莫歡烏巴什嶺、每日下雪、沿路皆是、地土竟無樹木、所燒獸糞、皆被雪壓、馬匹牲口、不得草吃、兵丁等不得不用衣服帳房等燒煮茶飯、或人用雪和麫而食、然地極高寒、又有兵丁地土不服、頗有損傷、仰託聖主之福、賊兵三次偷營、兵丁雖未受傷、不服地土者時有損傷、今正當嚴冬之時、冷氣尤甚、由此路來、聞青海人等告稱、由喀拉烏蘇四五日大雪、過膝、氣候極冷、而糞皆被壓、竟難得燒用、大兵由來路退回不成、知濟魯肯他拉巴爾喀木等路、郡王查罕丹津屬齊桑巴齊格齊臧濟特告稱、將軍由西寧出來之路、正是來藏大路、直而且近、往南至西寧另有一路、此路即現將軍設驛由郎潭潘多、巴布隆喀拉烏蘇、沙克索克詹丹公、過沙魯拉布咱嶺、廸楚河、濟魯肯他拉北二日路程、過格爾擦禹舒等唐古忒地方、過木魯烏蘇、麻穆特河、巴彥喀拉、會合將軍來索羅木河路至西寧、我適由我們查剛盟唐古忒領口糧牲口往送、我們王由索羅木地方順此路走五十日、十月十六日至藏、我此次行路與

將軍行路相隔、水草皆一樣、所燒皆糞、竟無樹木、九月十頭至索克詹丹公地方、一連下四日雪、深過人膝、此路人迹稀少、糞被雪壓、竟不得燒、今大兵回去時、將軍來路或順我來路走、則斷不可、以前我們查罕丹津向藏來時、我們營由哈拉卓圖地方起身、過齊齊拉嘎那河順濟魯肯他拉、與四川兵由嘎魯克色爾扎地方會合、沙克河過喀拉烏蘇、巴布隆、部津潘多等處來藏、沿此路燒草簡而曲、路遠、惟使臣領少數人可行、非大兵走路、若往松潘去、則由此、廢順部津潘多、巴布隆、喀拉烏蘇、沙克索克詹丹公、沙魯拉布咱嶺走、順濟魯肯他拉齊齊爾嘎那河去、由我們營至松潘、由拉布咱嶺、沿路竟無人、燒皆糞、夏時可走、此時雪大無燒柴、由松潘我們營去人則走濟魯肯他拉往西寧去路、則順濟魯肯他拉北二日路程、格爾擦禹舒唐古忒營去、順濟魯肯他拉往西寧去、頗繞遠、由藏地往打箭爐去有二大路、適領四川兵來、將軍由打箭爐裏塘巴塘、扎雅克察木多類烏齊、嘎魯克色爾扎、隆布、扎魯克扎拉洞拉里梭功路來藏、此路地暖而無瘴氣、沿路有人、亦得作買賣、燒柴並不悞、水草亦好走、少繞十餘日、以先商人用牛馱物由打箭爐綫行七十二日至藏、自藏地由梭功

拉哩達爾宗、碩板多、洛隆宗、巴塘、裏塘至打箭爐、此路原唐古忒人等大商所行大路、而沿路城池大寺廟村接連、居人不斷買馬騾羊牛麪則易得、地尤暖無瘴氣、柴木豐足、路直而近、由藏地商人用牛馱物綫行六十三日至打箭爐、我思大兵順此路回去、則並不勞苦、可至打箭爐等語、又向熟悉地方之唐古忒帶車凌固木布等查問、亦照齊桑畢齊格齊臧濟特所稟一樣、查以前大將軍王奏文內稱、領兵大臣等定藏後、由藏順裏塘巴塘往打箭爐去路、暖、冬時可行等語、問明打箭爐路可行、一面奏聞、一面即帶錢糧預備口糧進打箭爐

口、在成都歇息喂馬、往京城去綠旗兵、各路各處等語、大兵若由濟魯肯他拉路、順郡王查罕丹津家至西寧路行走、則繞遠而沿路無居人、所燒皆糞、若遇大雪則竟不得、地高有瘴氣、對兵丁多碍、此路亦順索羅木至西寧路一樣、由藏地順棱功拉哩、達爾宗、碩板多、洛隆宗、巴塘、裏塘沿打箭爐路之商人行路、而沿途城池大寺廟村落接連、居人不斷、地暖而無瘴氣、燒柴厚足、買馬騾牛羊麪則得不悞、如是達賴喇嘛又由藏至打箭爐、其間阿里、秉嘎爾薩爾扎塘、類烏齊、布木達阿布、拉塘、巴塘、裏塘等八大城、所供牛八千、羊八千、麪二萬斗、米一千斗、八城分勻預備、請給回去兵為口糧、此八城我皆差人告知、是以令延信共商若大兵順打箭爐路回歸、則兵丁等有益、滿洲綠旗兵編隊、由藏陸續起身、順打箭爐至四川景州滿洲兵副都統寧古哩管理、松潘綠旗兵、川北綠旗兵、皆總兵官王雲吉管理、十月二十二日起身、甘州涼州肅州西安督標綠旗兵、總兵官李林管理、是月二十五日起身、固原綠旗兵、提督馬建白管理、是月二十八日起身、涼州烏槍馬甲副都統保色管理、十一月初一日起身、蘭州護軍馬甲副都統伊立布管理、砲營副都統徐國貴管理、是月初四日起身、頭隊大護軍

烏槍護軍、副都統烏立布管理、延信親領河北侍讀學士常壽、是月十一日由藏起身、前鋒總管宗室西棱圖管理、前鋒等護尾兵是日起身、此陸續起身滿洲綠旗兵至成都後、照例所得草料、咨行總督年羹堯、延信親領兵至成都後另報外、現撤兵起身之處稟聞等語、為此恭摺謹具奏聞、

延信稟、擬將投敵踹濟特田產牛羊分給拉藏汗屬人以資生活摺、（二月二十三日、）

奏為將逆產撥給拉藏汗屬人事、平逆將軍延信等稟稱、延信來至藏地、先將賊車凌端多布等圈禁在獄拉

藏汗屬人皆行放出、又由準噶爾陸續逃出人在藏地餘人之數合對、查看老病無業殘疾人、共有七百餘戶、你們今在此地否、博羅闊克克地方台吉蘇爾咱之妻長瑪爾去見否、你們各儘量告知、問時被準噶爾帶往藏之妻車凌達什前夫洛布藏固木布生女貢蘇克拉布坦此內告稱、今我由己推我單人拉藏汗屬人往博羅闊克克地方去見長瑪爾人等、止騎牲口、難得食糧、而今冬冷時難去、明年出青草後、始可去等語、再拉藏汗下衆人哭稱、我們竟無生業、請給生路、是以延信等共同商議、此等人們生活、必須安置、免致離散、查台吉車凌扎布告稱、拉藏汗之兄、名丹津旺扎爾早故、伊妻名踹濟特、只生二女、準噶爾車凌端多布等來藏、照顧踹濟特伊家業並未動、上年準噶爾三濟回去時、踹濟特領伊二女隨三濟往準噶爾去、今聞踹濟特伊二女皆給策旺阿拉布坦二子為妻、現踹濟特在藏地有房二處、田產牛羊等物、皆伊屬人看守等語、踹濟特拉藏汗胞嫂、伊親隨準噶爾人等去、帶伊二女、給殺拉藏汗仇人策旺阿拉布坦二子為妻、踹濟特又無子嗣、如是在藏地踹濟特之產業牲口田地等、交台吉車凌扎布一一查明、給在藏拉藏汗之衆人均分、每年收二處地

祖種、即辦給衆人過活、伊主台吉噶拉丹丹津蘇爾咱闊信、今存此給地、交台吉車凌扎布一一明白分晰、令註冊具報外、貢蘇克拉布坦人等、明年往博羅闊克克去、在藏地領兵往、闊公策旺諾爾布去貢蘇克拉布坦人等至博羅闊克克照例收取長瑪爾營遞圖居住、咨交住守長瑪爾營侍讀學士華色知道等語、為此恭摺具奏、

奉旨查明軍功人員咨部議敘摺（三月二十三日）

奏為擊敗準噶爾官員兵丁議敘事、本月二十一日平逆將軍延信稟呈准兵部咨文內開、平逆將軍延信報稱、準噶爾車凌端多布等三次敗逃、達賴喇嘛九月十五日坐牀具奏、奉旨、閱大將軍王所奏延信等、車凌端多布兵三次被擊退、賊亂敗逃、頗堪嘉尚、在事將軍以下兵丁以上皆從優議敘、該部知道、欽此欽遵、由大將軍王處行文、平逆將軍延信、在事軍功人等查明註冊鈐印、咨部議敘等語、如是將軍你們隊自大臣以下、兵丁以上全名註冊、再此內奮勇征伐受傷人等、一一分別查明註冊鈐印、咨行送部議敘等語、此件議敘之冊、即繕鈐印、應稟咨大將軍王、惟聖主施特恩軍功議敘之事、所關重大、不可不查、又延信即交各隊大臣官員等複查

明註冊、速保咨行時合對閱齊、查明註冊鈐印、稟呈大將軍王、為此恭摺謹具奏聞。

處理罪人家產部分、撥還被搶本人部分、撥給康濟鼐摺、二月二十三日。

奏為處理逆產事。平逆將軍延信等稟稱、查明第巴達克冊、札什則巴、阿昭拉等犯之家產田地馬牲口等一切物件、一一照數交達賴喇嘛外、第巴達克冊、札什則巴、阿昭拉等家產田地內、亦有不讚同準噶爾行徑、強行勒取家產田地在內、若出申告之人、查明申告事情不實則即入達賴喇嘛、查明若無罪、被準噶爾賊強行奪取、則照數退歸原主、所得交公策旺諾爾布辦理。又噶倫康濟鼐所請之處、我家產全被準噶爾賊搶去、阿里地方田地收糧、養我妻子屬人、今滿洲大君主施恩、於我噶倫、我唐古忒例、噶倫等惟得五六日糧、今我身為噶倫、辦理達賴喇嘛一切事宜、家屬自須遠來、人口極多、在藏地無養家口之產業、又無住房、伏乞滿洲大君主恩施、致令我妻子各得產業、查康濟鼐誠感聖主無窮之恩惠、輔助達賴喇嘛之人、若無養家產業、便難維持、令延信共同商辦、將正法之第巴達克冊在藏一處房屋使其居住、抄沒第巴達克冊田地為其養贍家

屬之用、皆交公策旺諾爾布等辦理。為此恭摺謹具奏聞。

據延信稟、由準噶爾進出人稱、策旺阿拉布坦病發摺、二月二十三日。

奏為傳聞策旺阿拉布坦病發事。平逆將軍延信等稱、拏獲在札什倫布準噶爾喇嘛等皆抄沒札什則巴之產業、台吉車凌札布等呈文稟稱、十一月初一日隨蘇爾噶行二男子與二女子由準噶爾逃出、向我們告稱、我們由舒綸西拉地方逃出、自準噶爾營來使者與車凌端多布等商議、車凌端多布、車木伯爾二人選三百人、他們棄兵前去、其來使者共乘丁人等、其使者告稱、策旺阿拉布坦咳嗽病發、札什倫布畜眷札、又車凌端多布等去時、由那木凌城挈去挖金人保守去、由準噶爾營來二使者與車凌端多布久言皆哭、其後看守者懸僻、因得逃去、曾由那木凌城來人之言、不甚明白、我由準噶爾逃出之人、幾時逃出、何日來到等處、繕文咨詢那木凌城等語、延信思策旺阿拉布坦生性兇狠、一切罪惡滿盈、台吉車凌札布報文準噶爾來使者見車凌端多布等、車凌端多布等選三百兵先去、策旺阿拉布坦咳嗽病發、札什倫布煮眷札、又見車凌端多布

等久言衆皆哭、準噶爾衆人皆說、想必策旺阿拉布坦已死、是以台吉車凌扎布報信稟聞等語、為此恭摺謹具奏聞。

據延信稟、達賴喇嘛及青海王、貝勒等均懇留大兵駐守藏地摺。二月二十三日。

奏為藏內達賴等懇留軍兵駐防事。平逆將軍延信、定藏將軍噶爾弼等稟稱、自河北議奏、賊車凌端多布等敗去、退回原處、我們留額駙阿保五百兵、察哈爾四百兵、并滿洲漢兵二千、青海兵二千駐守、我們領兵大臣議定駐守。此次兵來、米糧地遠、難於駐守、大臣即由喀木、藏、衛三處地方酌取、只領給一年口糧等語。今延信與青海王貝勒貝子公台吉等共議、你們兵如能留住、我們內兵或住不住、青海王貝勒台吉等商稱、今仰聖主威福、擊賊大事順利完成、皆將軍大臣衆兵等同心協力奮勇所致、此非我們青海弟兄所能勝任。惟準噶爾賊極為奸猾、現雖遠遁、明年遣兵復來、實難預測。新定地方、唐古忒人等意尚安、若只駐我們青海兵力單薄、與事無益。酌駐內地軍兵、仰仗聖主天威、準噶爾賊聞之不敢再來、衆唐古忒人等有所倚賴、得享太平、請內地駐兵等語。達賴喇嘛差伊卓諾爾嘎布楚告稱、我

原係爾格特地方一小唐古忒人、蒙滿洲聖主高厚之恩、令我住固木布廟養育、今又給我印信、册封達賴喇嘛、大將軍王不辭勞苦、親領兵來臨木魯烏蘇、籌劃一切事宜、將軍大臣等率領大兵、沿路大雨雪雹、不分晝夜、人不卸甲、令我居中、週圍皆兵、以防賊襲、自將軍大臣等至奴僕等均極勞苦艱辛。今我小子仗滿洲聖主威福、已安然來藏坐牀、惟準噶爾賊極奸猾、現被大兵痛擊遠遁、若聞撤兵之信、遣兵復來、實不可測、倘僅留住青海兵、則力單薄、而唐古忒人等畏懼準噶爾賊、使難安閑度日。滿洲聖主救闔藏衆生倒懸之苦、復得重見天日、小人我自始至終除仰滿洲聖主外、再無倚賴、伏乞將軍大臣等共同商議、酌駐內地軍兵、則滿洲聖主天威、準噶爾賊不敢再來窺竊、我闔唐古忒人等喇嘛等皆受聖主厚恩、得安閑度日等語。達賴喇嘛屬噶隆尚功第巴達他等亦照此再三求告、是以令延信共同商議、先議河北內兵住三千、滿洲兵水土不宜、延信撥其隊扎薩克兵五百、察哈爾兵四百、此兵兼壯丁內好漢多者漢仗、好選穿甲五百兵、額駙阿保厄魯特兵五百、松潘綠旗兵五百、蒙古綠旗兵共二千、將軍噶爾弼隊四川綠旗兵七百、雲南綠旗兵三百、共為三千、貝

勒阿保、公策旺諾爾布副都統常齡等、除各營住蒙古兵外、延信隊內綠旗官副將楊晉新、品質優良、有管理之才、此次從征極為奮勉、提督為建白、總兵官李林王雲吉等、亦保楊晉新稟請延信予以獎勵、副將楊晉新給總兵官劉文、留管綠旗兵、副都統常齡熟悉楊晉新為人、亦令共同商辦、將軍噶爾弼隊管綠旗兵派河北總兵官趙崑共管、蒙古綠旗兵、不可無領隊大臣、令公策旺諾爾布為首領管理、延信復立兵丁營盤形勢之處、布達拉山前順藏穆倫近水立十二營、皆砌營墻、挖壕溝、堅立營盤地方、極熟地理要緊、問明熟悉關口之人、扎薩克察哈爾兵、額駙阿保厄魯特兵綠旗兵、一併派唐古忒知道路人等、令守楊嘎拉克、楊八井梭功扎薩克等緊要關口、除敖卡住守外、北外住阿拉坦諾爾騰格哩諾爾、大那克產小那克產哩楚等處、達賴喇嘛屬上之唐古忒西拉郭特達他等各住地方、凡準噶爾賊可行之路、沿途皆派妥人探信追趕、保護巴蘭妥防、若聞賊來之信、巴蘭追趕、則一面告知我們住哨、一面即速報軍營大臣等、若急緩不報、則即以軍法處之、繕唐古忒文、處處嚴交傳行、留駐大臣官員等兵丁、每月食口糧領錢糧馬草料皆照內地給例、與管理達賴喇

嘛上之噶隆第巴等計議妥協辦理等語、為此恭摺謹具奏聞、

據延信稟報撤驛改設摺、二月二十三日、

奏為據報特奏撤驛改設事、藏地之事、久未稟報、臣甚急慮、將軍延信曾報達賴喇嘛坐牀後、并未繼報、或報文路上躭延未至、今查明速報、自四川順打箭爐由巴爾喀木路迎送咨文、今二月二十一日將軍延信稟稱、康熙六十年正月二十三日、延信兵來至姜喀爾地方安營、大將軍王沿打箭爐路咨文已遞驛把總堯士傑咨明、延信一一照數收到、大將軍王十一月初三日咨文云、你報達賴喇嘛坐牀後、并未將辦藏之事續報、至二月尚未到達、或在路躭延、亦未可知、故由此處按驛查明咨文外、飭令將未報事聲明情由、若報事在路躭延未至、則照先報繕復報明、再此路冬冷、驛馬難以生存、由西寧至木魯烏蘇屢次增添軍馬、由木魯烏蘇前至藏駐驛、不知你們如何辦理、你所報之處、台吉額爾德尼濟農尾隨駐驛運來、轉移好路、額爾德尼濟農應加奮勉、此驛遷移何路何名、共設幾站之處、至今未報、速行查報等語、謹遵、寫延信領兵上年九月十四日至藏、十五日達賴喇嘛坐牀、已於十九日由藏繕摺具稟大將

軍王在案、緊接我們將所辦之事、陸續當繕摺稟聞、延信在藏時、準噶爾賊敗逃、確信不可不探、令厄魯特侍衛歪朶等至那克產探查信息、歪朶等十月十九日至藏、又駐藏派輔黄敎之人、蒙令延信與青海王等共商、你們兄弟之間、誰可駐守之處、盡所欲言、鈐印繕文稟告、他們屢次會議、各存私見、彼此推諉、月餘不決、迭經催促、始於二月二十九日陸續咨送、因此曠日、又聞由青海來蒙古等告稱、本年雪大而冷、由木魯烏蘇駐驛馬匹多有損傷、許多地方住驛皆斷等語、是以令延信共商、由藏至西寧、其間地極遠、格爾側郭洛特等唐古忒人等妄行奪取馬匹、致驛路中斷、我們陸續咨行在路躭延、我們特派領催霍尚呈摺、皆交明領催霍尚令沿途妥防、行由阿里地方、順青海往西寧去、上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起身咨行外、又領催霍尚在路遺誤不可測、我們照稟聞摺抄寫三本、由準噶爾隨來人等送去、交護軍參領明泰等稟告、再由西寧順索羅木路至藏駐驛、仍留、正遇冬時大雪、人馬皆有損傷、此路斷難駐驛、我與將軍噶爾弼商議、將我來路撤驛、將軍噶爾弼來路駐驛、由藏至打箭爐、此路居人不斷、而燒柴豐富、唐古忒人等又幫送遞、並無躭誤、是以令延信同議定、一面稟聞大將軍王、一面撤驛之事、交護軍參領明泰保收沿路駐驛撤回馬匹、妥為喂養、至西寧查明駐驛綠旗兵馬之數、西寧辦理糧餉之事、咨令巡撫噶什圖辦理、此處行文巡撫噶什圖知道外、由藏至打箭爐留駐驛文行文四川總督年羹堯知道、此等處皆繕摺咨交領催霍尚在案、再我由藏起身時、遣驛去領爾德尼濟農仍尚未至藏、此間我們共議撤驛之處、皆交明泰由何驛遣何處至何處未查所駐地方、延信上年十一月十一日由藏起身、本年正月初十日來至察木多之日、木魯烏蘇駐驛甘州把總劉永等追我來稟文、我們甘州涼州固原三處兵、由第十驛至十七驛、駐八驛、正冬冷時、雪極大、革被壓、馬不得食、馬皆損傷、無燒柴、惟取雪和麪而食、我們住驛兵受疫病死、我們在二邊驛皆斷、雖事來到、無接連之驛、前後送事甚難、唐古忒人等仍來我們驛、妄行竊取、正如此時、聞由藏回來往青海去之蒙古等告稱、大兵擊敗準噶爾賊、他們逃到原處、請達賴喇嘛坐牀、將軍領大兵由打箭爐退去、你們驛皆撤、你們無馬牲口、而又不得柴燒、當此大雪、如何能住、將軍去路曉、而燒柴豐厚、理應准此設驛、我們共商若仍住此處、難免死亡、除病故外、現共一百三十七人等語、查此驛

已撤、我不收則難至成都、是以連把總共一百三十七人、皆辦給口糧、今隨我軍營至成都後、各遣各地、此八驛官兵請我來之處、具文咨令護軍參領明泰等知道、再先領催霍尚護軍參領明泰等照一次二次咨行外、今又照樣抄寫、由四川路驛稟咨等語、爲此恭摺謹具

奏聞、

據延信稟青海王公留藏駐守、飭令會商具稟、各抒己見、據稟揭露親王羅布藏丹津遇賊退縮、意存觀望、藏人不願其主持藏政、並揭青海軍欺凌藏民、分別具稟轉奏摺（二月二十三日）

奏爲青海留藏會議分別據稟轉奏事、據平逆將軍延信稟稱、請派駐藏輔助黃教之人、九月十九日令青海王貝勒貝子公台吉等會集布達拉宮、共商駐藏輔助黃教事、宣稱、你們同是兄弟、令誰主持於黃教有益、你們各盡所言、印文稟我、奏請聖裁、他們共同聲稱、輔助黃教、衆生有益、所關重要、斷難當時答稟、容我們共議具文稟告將軍大臣等而散、於是他們內屢次會議時、各存私見、彼此推諉、殊難一致、月餘不決、我們屢次催促於十月二十九日始陸續送文、譯閱印文、滿洲聖主明鑒、親王羅布藏丹津郡王查罕丹津貝勒額爾德尼額爾克托克托奈、貝子巴拉珠爾拉布坦、台吉吉踹拉克諾木齊等同謹奏、今滿洲聖主憐憫我們大衆、將小呼畢勒罕封爲達賴喇嘛、派兵咨送、我們共三次與賊交鋒、賊均敗北、謹遵滿洲聖主之旨、令達賴喇嘛呼畢勒罕於康熙五十九年九月十五日於布達拉坐牀、由土伯特大人等先詢拉藏汗時被賊擊情形如何、今準噶爾賊又來、你們不惜身命攻伐否、再你們兵集共得多少、土伯特首領等言、先拉藏汗時被準噶爾兵所擊、達賴喇嘛呼畢勒罕未來、因未用力被擊、今大君主之明、達賴喇嘛呼畢勒罕補土伯特缺、布達拉衆生復見天日、

受恩無窮、此達賴喇嘛呼畢勒罕再可唐古忒兵一萬、陸續傳調、則得二萬等語、今滿洲大君主達賴喇嘛呼畢勒罕補土伯特缺、推廣黃教、以安衆生、無窮之恩、我們固什汗之後、土伯特人等之意、竟如日出、無窮喜樂、滿洲大君主仁慈天恩、不惟本身難報、即子孫亦難報答、惟祝聖主增壽萬萬歲、除放噶倫外、何等効力難報無窮之恩、聲明喜悅跪奏等語、又一文、滿洲聖主之明、親王羅布藏丹津、郡王查罕丹津、貝勒額爾德尼額爾克托克托奈、貝子巴拉珠爾拉布坦、台吉踹拉克諾木齊等同謹奏、今將軍延信等遵旨、令我們青海台吉等

照先固什汗扶持黃教、有益衆生、定輔土伯特缺緣由、奏明聖主、我們共言、土伯特之缺、理宜王居、我們左殿王之後裔、貝勒阿拉布坦、佳木布、其人不在此處、現在我們右邊二王、左邊額爾德尼額爾克托克托奈、貝子巴拉珠爾拉布坦、此四人應令誰住之處、聞應定二博克達吹忠大臣等之言、你們內定、滿洲大君主並未聞二博克達吹忠、我們同意右邊二王、左邊貝子巴拉珠爾拉布坦住此三人、由固什汗之子恭候滿洲大君主定奪、我們三人今唐古忒有兵一萬、我們青海兵擬駐一千、應令誰駐之處、賴大君主威福、想賊兵不敢再來侵襲、所有情形、跪奏大君主明鑒等語、延信令羅布藏丹津親王等由河北合議、你們青海駐兵二千等語、你們奏文內惟駐一千兵、共台吉等兵多交照河北議、必應駐二千兵、他們言共與台吉等商議散後、接着親王羅布藏丹津差伊扎爾固齊岔霍代查罕丹津差伊齊桑親克圖爾格伊來告稱、我們共來台吉兵足五千、藏地無水草地、少領兵來藏、餘皆留達木地方、現今草黃、所帶口糧殆盡、互相竊奪、無法管理、各皆想回家去、今我們親住此處、現選兵不過一千、亦未確實、因向岔霍代等云、你們口說無據、你們王台吉等說咨送印文、次日送來印文內間、滿洲聖主明鑒、親王羅布藏丹津郡王查罕丹津、貝勒額爾德尼額爾克托克托奈、貝子巴拉珠爾拉布坦、台吉端拉克諾木齊等同謹奏、我們各兵由努克特四月間即起身來此、馬匹牲口皆不得肥、所帶口糧少、無法多駐兵丁、向土伯特人等願取、則土伯特人等不允、由此供給領食甚難、故只能留駐一千兵、奏請大君主明鑒等語、郡王代青霍綽齊查罕丹津稟文、滿洲聖主是踏金光之明、小奴才代青霍綽齊敬奏、先在熱河仰叩天顏時、侍衛拉什向我降旨、擊敗準噶爾賊、推廣固什汗立教、又固什汗之缺、應令誰坐、我們奏言、先達賴王時、與扎什巴圖爾王坐、今我們青海之長親王羅布藏丹津、一則伊屬人等皆在藏地、二則年齡較輕、駐此良好、我身有病而老、水土又不宜、聖主仁慈、令我回青海、君主坐倚金光具奏、專賴聖主、達賴喇嘛坐牀、我身病而老、水土不宜、滿洲聖主仁慈、令我回管青海、則聖主之旨、我們兄弟們承意坐此、故聖主明鑒等語、又稟大將軍王文、撫遠大將軍王之明、郡王代青霍綽齊查罕丹津稟稱、先在熱河仰叩天顏時、侍衛拉什向我降旨、擊敗準噶爾賊、推廣固什汗立教、又固什汗缺應令誰坐、我奏言、先達賴汗時、與扎什巴圖

爾汗坐、令長我們青海之道、親王羅布藏丹津、一則伊屬人等皆在藏地、二則年齡較輕、駐此良好、我身病而又老、水土不宜、聖主慈鑒、令我回青海、具奏、令謹遵王訓、達賴喇嘛坐床、我身病而老、水土不宜、具奏滿洲君主令我出營青海、遵君主之旨、我們兄弟們承意具奏、為此故、請大將軍王明鑒等語、盟長端拉克諾木齊稟稱滿洲聖主明鑒、盟長端拉克諾木齊額爾德尼博碩克圖謹奏、君主明慈、我們固什汗之子嗣、派兵擊敗賊串凌端多布、恢復土伯特、令達賴喇嘛布達拉坐床、將軍延信等與我們青海王貝勒貝子公台吉等會商、令固什汗之後嗣可輔教之人、選派一名、奏明君主、我們問衆時、黃教土伯特事件重大、賊策旺阿拉布坦行為不測、似我小人、此人能不能出名告知將軍延信、必說好、小人我意上君主之事無私、誠意奮勉強弱之事、成黃教土伯特使凡事成之人、想君主明鑒、有益教衆等語、奴才恭維聖主治天下、並不分內外、一律看待、一概施恩、繼絕救廢、仁化威德並行、雖遠方極邊之民、感戴厚恩、凡所教化、無不樂從、第五世達賴喇嘛、自固什汗以來、世代恭順、仰蒙聖主扶持黃教、闡青海厄魯特西藏唐古忒之民、普施厚恩、治化太平、準噶爾賊策旺阿拉布坦貪婪肆虐、派串凌端多布暗遣入藏、他們殺世代姻親拉藏汗、破壞黃教、拆毀寺廟、殺逐喇嘛、燒殺擄搶、唐古忒人民恨入骨髓、聖主不忍坐視、定謀廟堂、派大將軍王大兵、達賴喇嘛呼畢勒罕給封冊印、興復所毀黃教、皆遵聖主籌劃、大兵三次擊敗準噶爾、賊人丧膽、如氣敗逃原處、令達賴喇嘛坐牀、因此闔唐古忒人等扶老携幼來迎、跳舞叩望擁戴黃教、我們衆生、復見天日、永久安生、莫不呈現太平之象、惟準噶爾賊久擾唐古忒、民尚未安、準噶爾賊策旺阿拉布坦未滅、輔助黃教、有益衆生、在藏防準噶爾賊、應選才能、奴才無知、人之才幹、僅只愚知、何敢不據實聲明、奴才久往西寧、辦青海之事、此次管理他們兵丁、粗知這些性質、他們所行之處、一併聲明、聖主明斷、預備具奏、青海總台吉等皆固什汗之子孫、此內現親王羅布藏丹津、郡王查罕丹津、貝勒額爾德尼額爾克托克托奈、阿拉布坦溫布、貝子巴拉珠爾拉布坦、洛布藏達爾扎、台吉端拉克諾木齊等、原固什汗之子、均屬大戶、聖主令為盟長、青海大小事務、專任辦理、繼而貝勒色布特詹洛布藏查罕、貝子拉查布丹鐘、公嘎拉丹達什車凌、台吉額爾德尼、此皆首領等、雖無專辦之責、會盟之處、他們知之、故

能發言、其餘台吉等皆平庸、隨同他們首領承當從行、貝勒貢蘇克旺扎爾年幼無知、此人性極貪婪、口說為黃教達賴喇嘛不惜身命奮勉、僥幸圖利、他們兄弟們內互爭世僕戶口牲口等事、不能秉公辦理、因衆意無能從之人、失和互相猜疑不睦、好歹離合並無一定、不能管下人等、彼此以竊奪為常事、親王羅布藏丹津係固什汗嫡孫、扎什巴圖爾之子、右翼人、世大聖主仁慈、伊父扎什巴圖爾親王令、伊承襲、執掌青海總管印信、雖年幼無嗣、知識平常、然意氣漸大、佔據青海、凡事任意擅辦、與伊合好之人、則加袒護、不合之人、便行排擠、衆台吉等貪利附伊者多、此次兵或小台吉等伊兵缺欠、羅布藏丹津伊數外承補餘兵、實無餘兵、此次所調青海之兵共一萬、不能預定、左翼貝勒貢蘇克旺扎爾貝子洛布藏達爾扎、台吉索諾木達什等人們親兵、我們知道兵斷然不及咨守德布特爾外、青海共兵僅足五千、我們齊進、公策旺諾爾布告稱、八月十三日在布木楚地方、拏獲準噶爾賊、王查罕丹津敘唷人等我領兵追賊時、羅布藏丹津領兵遠來、我們共合追賊四次、差人喊叫、羅布藏丹津領兵在山上站立、竟不下來、八月十五日過查罕哈達地方、見賊跑迹、共列兵前進、羅布藏丹津領伊屬兵在後高山上站立喊叫不近、晚賊敗立營後、伊始親進我、十五日夜、賊侵攻我們營敗後、青海人等離閙我營遠處安營、八月二十日二十二日夜賊來侵營、只有我兵大聲至達木地方、延信領呼畢勒罕向藏進時、羅布藏丹津未至、被我閙伊下人等順小路抄走、我們來至二日前先進藏、佔住拉藏家、唐古忒男女衆滿無主僕、每日飲醉、勒食物、領馬草料下人等、我們親王拉藏汗缺王座、衆唐古忒告行不能管下人等而袒護賊偽、多來叩達賴喇嘛、唐古忒人等亦妄加搶奪、下人醉强取市人之物、牽拉唐古忒婦人們、我們巡查章京見其懲管閙我說、恭奏羅布藏丹津、親來向我跪呈哈達、再三叩求寬免、是以唐古忒人等失意告稱、若令親王羅布藏丹津駐藏、我們唐古忒人等憂憤、郡王查罕丹津係固什汗第五子、伊拉都齊諾彥之子、博碩克圖濟農達爾扎所生、右翼人先呼畢勒罕代內前力强、原與羅布藏丹津情意相好、後伊兄之子貝子拉查布弟之子貝子丹鍾等霸佔世僕不給、互相控告、侍讀學士常壽往令他們和好、於是拉查布丹鍾等怨恨親王羅布藏丹津、附和查罕丹津、力分單弱、查罕丹津仰蒙賜封郡王、恩施賞賚各樣物件、交給西藏事務、

羅布藏丹津心存妒嫉、拉查布丹鍾等、因與羅布藏丹津好、查罕丹津先與準噶爾賊密商、互相差使、臣等告發三人同謀、令查罕丹津探查作惡之處具奏、於是彼此竟相反目、更互相謟害、查罕丹津言羅布藏丹津等雖未阻行、查罕丹津伊二子皆由伊分散力單、與準噶爾賊互相差使臣、心存亂謀、事非得已、羅布藏丹津看此形勢、勉强從行、是以查罕丹津雖在藏有居總管之意、伊係右翼人、右翼羅布藏丹津乃親王世襲、事言不能駐藏、查罕丹津年老水土不宜、得總管青海、稟文羅布藏丹津有駐藏之意、滿足查罕丹津郡王右翼人、若

聖主令伊駐藏、恐查罕丹津阻伊掌總管青海印信、貝勒阿拉布坦溫布、貝子巴拉珠爾拉布坦、左翼人屢次强言駐藏總管青海皆有益、查罕丹津領管行走、員外郎蘇晉泰稟告、八月十五日夜、賊去擊伊營時、查罕丹津甚是畏懼、想要敗逃、下人等皆馱載、數人逃出、見膚桑親克圖爾格伊說、王不可敗走、若敗則我們皆被滿洲兵殺死、出腰刀責令下人全下馬、始定、再遣伊前哨二百人在查罕哈達地方、倉猝間被準噶爾五百賊襲殺拏獲、後問拏獲人員、對之和善、霍濟特台吉濟木巴咨狀伊特升行之索克班杜拉爾、準噶爾賊策凌端多

布等、仍與查罕丹津並無惡思、恐任事無益、貝勒阿拉布坦溫布係固什汗長子殿王之子、貝勒巴合老責索克所生、左翼人定固什汗時、他們左翼台吉內總管青海厄魯特等、自達賴巴圖爾以來至扎巴圖爾請進、聖主封為親王、賞總管青海印信、令伊子羅布藏丹津承襲、拉藏汗被準噶爾所殺、伊要拉丹丹津蘇爾咱二人皆在準噶爾策旺阿拉布坦前、看固什汗所立之例、令該拉藏汗之缺、無此阿拉布坦溫布近之人、青海王台吉等皆言、阿拉布坦溫布人老實、不飲酒、伊謹守常規、於事無所好、少有舊習、此次來兵至喀拉烏蘇舊病復

發、告稱、我五十餘歲、我子纔四五歲、無長子、我因身有病、漸成殘疾、今又增病、藏地高、有瘴氣、水土與我有病之人不宜、我到必死、人皆為己、我死為誰、勸我親請窪地、順唐古忒索克磨丹功路向家去、此間對頭處我帶五百兵護我送至索克磨丹功、咨回兵去、被親王羅布藏丹津管理進藏、共說王台吉等告我去後咨送五百兵、未遣藏、伊親領向家去、阿拉布坦溫布病、而伊共兵不過千、顯然膽怯、貝勒額爾德尼額爾克托克托奈係固什汗第三子達蘭泰之子、阿齊巴圖爾所生、人平時闇弱、無能正事、一味退避、向家勢順從、求利己行、伊共

兵不足千、性又貪婪、欺壓伊胞弟台吉阿旺達克巴、霸佔奴僕不給、不按盟辦事、後互相攻殺、殺拏獲阿旺達克巴如己信用之、特雷噶隆、青海台吉等不從其意、面上仍表恭敬、此闇弱無能無義、想非可任事之人、貝子巴拉珠爾拉布坦係固什汗次子車臣台台之子、貝勒巴合那木扎爾額爾德尼所生、人極平庸、兵不過七八百、不能管下人等、青海人不甚重視、凡事非勇敢之人、貝子洛布藏達爾扎係固什汗次子車臣台吉之子、車哩克圖代青所生、左翼人、平庸、腿殘疾仍病、不可上馬、此次兵未至約略之處、知落後不追防德布特爾之處、遣回、此兵不過千人、極平庸、不可任事、台吉踹拉克諾木齊、係固什汗第七子額爾德尼代青胡魯木什之子、韓欽所生、右翼人、年幼伶俐、會盟之時、能言會說、大兵口糧有所資助、伊妻準噶爾小車凌端多布之妹、彼此遣送使書、準噶爾人等說好、青海人等皆說此妻之妹公車娶不合、踹拉克諾木齊用強奪取公達什端多布給妻、此兵不足千、身病殘疾、性情暴燥、思想不定、不可任事、貝勒色布特爾係準噶爾人、共兵不足二百、伊身青海台吉等互相挑唆、衆人皆知、闔境人等不予重視、僅伊獨行、貝勒洛布藏查罕、共兵不過五六百人、與伊兄巴拉珠爾拉布坦一樣平庸、貝勒貢索克旺扎爾、兵不足千、年幼無知、衆皆不重視、貝子拉查布兵數千、年幼老實人、無本事、意志不定、衆亦不重視、貝子丹鍾兵千餘、年幼口佞、胡說狂妄、或時飲後亂擊、胡說長輩、意志不定、公嘎拉丹達什車凌端多布達什端多布等、兵不過五六百人、皆昏庸、衆人不予理會、台吉額爾德尼兵有七八百人、無知庸而近酒、每日醉行、再唐古忒康濟鼐人、自準噶爾賊來、伊身不從、往那克產地方去收拉藏屬唐古忒西拉郭爾人等與阿里人等親集兵力送使拉濟、殺準噶爾賊六十餘、互相攻擊、相持不下、第巴阿爾布巴在喀木地方、因第巴仍探取準噶爾之信、至我們聞大兵前進、揚稱已死、棄婦孺往木魯烏蘇迎接大將軍王、第巴隆布柰率兵至喀拉烏蘇地方、伊亦棄婦孺迎隨我們、共商勸令此三隨放噶倫辦理藏之小事、此等唐古忒官員等、藏之布達拉、色拉、布賴蚌噶勒丹等寺大喇嘛等、畏懼青海人等不敢明說、曾告說青海人等性貪婪、不思扶教養育衆生、先拉藏汗護庇尊重、伊厄魯特視唐古忒為牲畜、樣樣欺凌、準噶爾賊來時、唐古忒人等不能用力抵禦、對準噶爾賊來、唐古忒人等恨入骨髓、滿洲聖主恢復所毀黃教、救我們闔

唐古忒衆生倒懸之苦、命將軍大臣等率兵、三次大敗準噶爾賊、使達賴喇嘛坐牀。自大兵到來、各寺廟焚香扎、作善事、對民衆則秋毫無犯、善言開導、一切之事、皆照五世達賴喇嘛之例、按理辦理、我們闔藏唐古忒喇嘛老幼皆合掌叩頭、復見天日、此後無不仰戴滿洲佛聖主慈恩、我們皆得安逸、太平過度。惟今將軍大臣親領大兵駐紮此地、再三嚴禁、青海人等仍屢屢去拉奪唐古忒人、牽走婦女們、將軍大臣等親領大兵回去後、只留青海兵、使我們衆唐古忒憂苦、其行為不亞於準噶爾賊、伏乞將軍大臣等具奏滿洲聖主、聲明情由、輔佐黃教、總管我們唐古忒之人、必須體會滿洲聖主仁心、專意奮勉、以推廣黃教為要旨、養育衆生為安、選放妥員、抵禦外敵、我們唐古忒喇嘛等、萬民皆仰滿洲聖主之恩、永久太平安生、各乘問告我們。奴才問。此等人在青海衆台吉內、放誰與你們有益、告稱、阿拉布坦溫布雖人不濟、左翼人近拉藏人、老實尋理行思、如餘台吉等人不憂慮、奴才於青海王貝勒貝子公台吉等內按看思查聖主專意輔教、衆唐古忒有益、不用支持準噶爾之人、思阿拉布坦溫布人雖劣、非能生事之人、我們又思想貝勒額駙阿保係固什汗第四子巴彥阿布

海之子、貝勒巴合巴圖爾額爾克濟農胡魯木所生、世遠無比。人敬謹嚴管伊下人等好、而自幼聖主近養成人、每日得聞聖主之訓、知一切倫常道理、想以此輔教總管唐古忒、住防準噶爾賊、此凡有餘家唐古忒人等較為有益。奴才無知人之才、事關重大、我們愚步、知之處皆聲明青海王貝勒台吉等稟蒙文一件、稟呈轉奏、稟請聖主明斷等語。是以臣具摺親王羅布藏丹津郡王查罕丹津、貝勒額爾德尼額爾克托克托奈、貝子巴拉珠爾拉布坦、台吉端拉克諾木齊等具奏原蒙文五件並郡王查罕丹津稟奏原蒙文一件、一併謹具奏聞。

豐培按、此摺篇長、但極重要。充分表現了青海王公與準噶爾頗有聯繫、且多親姻關係、率兵隨從清軍入藏、事非得已、特別是親王羅布藏丹津的觀望不前、不久即叛附準噶爾。此為張本。對於駐藏問題上、各有打算。這些情節、此摺記述極詳、為其他史料所未及、極足珍視。惟譯文難懂、反復閱讀數十次、才能大致理順、仍有個別文字、不易卒讀。保存原譯文、以待修整。

撫遠大將軍允禵奏稿卷十五

吳豐培　編纂

據延信稟為達賴喇嘛坐牀請班禪為師及班禪送來牛麪分發官兵摺（六十年二月二十三日）

奏為據稟轉奏達賴喇嘛坐牀、班禪送來牛麪犒軍事、據平逆將軍延信等稟稱、在河北議處後領兵去藏、將軍大臣等及衆旺哩克之主等使臣等共看達賴喇嘛坐牀、班禪等世代尊崇、應坐高牀、達賴喇嘛奉班禪為師、受教經義、是以知照班禪繕文主事瑚畢圖移咨筆帖式巴合代乜執掌、康熙五十九年九月初九日由棱采地方先咨、十月十八日班禪至藏之日、延信領大臣官員等由藏在十里外迎接、執哈達會見、是日班禪至布達拉宮、達賴喇嘛出院內迎接、致敬師父之禮、呈哈達三次叩見、右邊班禪牀褥、為一級坐、彼此問好飲茶、達賴喇嘛告班禪云、我原杜爾格特地方一小子、蒙滿洲聖主重恩、令我進駐固木布木廟養育多年、闔衆令我奏請為達賴喇嘛呼畢勒罕、聖主推廣黃教、以安衆生、給我印冊、封為達賴喇嘛送往藏地、大將軍王領兵親臨木魯烏蘇、派將軍大臣等率大兵進藏、路上三次擊敗準噶爾賊遠進、對我保護極善、至藏九月十五日吉日令我坐牀、滿洲聖主降旨、以我年幼、尚未學經、班禪世代尊崇、令教我經卷、以班禪為長、仍先行原禮、欽此欽遵、嗣後凡推廣教經之法、皆由師父班禪指引、班禪點頭說、滿洲聖主推廣黃教、以安衆生、令達賴喇嘛坐原牀、我喜喜悅、謹遵滿洲聖主之旨行事、於是筵宴我們衆人、次日土觀胡圖克圖洛布藏祖拉齊木格布楚捧來旨文、我們衆人恭捧往班禪住處宣讀、班禪合掌告稱、自準噶爾賊來藏以來、毀壞黃教、哭害土伯特衆生、滿洲聖主明察、推廣黃教、以安衆生、三次擊敗準噶爾賊遠進、令達賴喇嘛坐原牀、復廣黃教、遏難閤土伯特之衆、仍然安逸、滿洲聖主降旨、令老弟子為達賴喇嘛師、坐原牀之處、老弟子每思感滿洲聖主高厚之恩、不勝喜悅、為喇嘛者何報滿洲聖主重恩、惟願增滿洲聖主萬萬世、集衆喇嘛等專禱唪經外、竟不能報答於萬一、謹為聖主萬萬歲唪經、煮茶札給班禪銀五千兩、綢哈達一併呈進、我隊兵來額駙王貝勒公大臣官員喇嘛等皆各呈進曼達、綢哈達、此為大喜日、我們筵宴散後、次日班禪差伊喇嘛洛布藏來告稱、我們班禪之言、大兵至此、我理宜幫助兵丁等、惟我處較小、距此遙遠、僅得帶牛一千、麪一萬七千小斗、由將軍大臣等領取、請分

給兵丁等、牛㹀一併送來、令延信共商班禪肶肶感激聖主之恩、誠意送給兵丁牛㹀、領取計明人數、滿洲蒙古綠旗大臣官員等至兵丁等均勻分給、為此恭摺謹具奏聞。

據延信稟、曉諭布魯克巴等仍舊和好往來摺。二月二十三日。

奏為曉諭布魯克巴等和好往來事、據平逆將軍延信等稟稱、延信至藏後、問週圍居住之愛曼、藏之西南布魯克巴、愛曼西邊巴勒布、額農阿克愛曼西北邊阿哩克喀齊、愛曼人等居住、先五代達賴喇嘛時、他們仍來

藏、彼此貿易、後拉藏汗征布魯克巴、繼而準噶爾賊侵藏肆虐、自那時以來、彼此停止換物、此等愛曼人等皆往藏地邊界、此次大兵進藏、擊敗肆虐之準噶爾賊、驅逐其逃回原處、達賴喇嘛坐牀、復推廣所毀黃教、應曉諭閤唐古忒之民、各安居樂業、繕唐古忒文、延信鈐印曉諭、又言滿洲聖主聖旨、差平逆將軍宗室延信致文西藏布魯克巴、巴勒布、額農阿克、阿克喀齊等曉諭事、我滿洲聖主統治天下、並不分內外、各處黎民、皆各以樂道安生、從此敬順之人、乃至伊子孫、必施以重恩、有違旨毀教虐待眾民、必致天討、治以重罪、策旺阿拉布坦、原為準噶爾一小台吉、與伊叔噶爾丹博碩克圖反目、勢弱時、遵從聖化、示以誠意、每年呈貢交差、聖主仁慈、疊施恩寵、數遣使臣、但策旺阿拉布坦性極奸猾、虐害骨肉兄弟、誆帶伊妻之弟圖爾古特阿禹奇之子三濟扎布、霸佔三濟扎布之奴僕、又偷搶伊胞叔噶爾丹博碩克圖之兵力、無故來犯我們哈密、又派車凌端多布等兵、偷襲西藏、殺世代姻親之拉藏汗、搶其妻子、帶往準噶爾地方、毀壞西藏黃教、殺害喇嘛等、使圖土伯特民眾憂恨至深、聖主明察、扶持黃教、普救眾生、解倒懸之苦、為慰閤藏人等之企望、將住古木布木廟小呼

畢勒罕、封為達賴喇嘛、賞給印冊、令我為將軍、率領大兵、四十九扎薩克蒙古兵、青海厄魯特兵、綠旗兵護送達賴喇嘛、賊車凌端多布等並無敬遵之義、不改舊惡、反而領兵拒我們於博克河、齊媛郭特爾、楚瑪拉郭特爾三處、白日畏懼不出、夜間三次來犯我營、我率兵擊敗、殺幾百人、喪膽敗去、逃回原營、於是我親領大兵送達賴喇嘛、九月十五日吉日、請達賴喇嘛在布達拉宮坐牀、復繼黃教、以慰土伯特民眾共享太平、今將康濟鼐、第巴阿爾布巴、隆布奈等人、放為噶倫、將從逆幫準噶爾賊使眾民憂慮之第巴達克冊、扎什則巴、阿咱拉

多霍欒達什、社拉爾台吉卓哩克圖溫布人等均正法外、今闔藏人民渴望之達賴喇嘛已坐牀、推廣黃教、唐古忒民衆共享太平、你們應仍照先五代達賴喇嘛時彼此和好、遣使來往、我滿洲聖主好生之德、不分內外、一體看待、仁至之意、你們亦得永久和好、太平安度、為此特示等語、為此恭摺謹具奏聞。

據延信稟請獎康濟鼐等、並將始終抗拒準部台吉照例賞給名號摺。（二月二十三日。）

奏為請獎康濟鼐等事。據平逆將軍延信稟、伏維聖主明法、勸善懲惡、普天下人無不誠意服從、查代本康濟鼐、準噶爾侵藏時、伊竟不從、在那克產地方收拉藏所屬唐古忒西拉郭爾人們、與阿里人們結集兵丁、解送準噶爾搶拉藏汗之人、康濟鼐殺準噶爾賊六十餘、抗拒未讓。本年又集阿里地方兵、堵截賊車凌端多布等回去之路、雖未遇準噶爾賊、康濟鼐自始至終誠意奮勇捨身與準噶爾賊對敵、實在可嘉。康濟鼐並親隨來藏。延信送給康濟鼐衣帽一襲、備鞍馬一匹、盔甲弓撒袋腰刀。再第巴阿爾布巴在喀木地方探詢準噶爾之信、及聞我們進兵、揚稱身死、不顧家業婦孺、尋木魯烏蘇地方去、隨大將軍王送達賴喇嘛回藏、沿路詳

告地情、第巴隆布柰聞大兵來、伊身亦棄婦孺至喀拉烏蘇地方迎接、隨從第巴阿爾布巴隆布柰皆棄家業妻子誠意迎接大兵、亦屬可嘉。延信共商給康濟鼐阿爾布巴隆布柰綢各八疋、皆令為噶倫、總辦達賴喇嘛商上之事。隨康濟鼐出力頗羅鼐阿旺元端胡爾數侍衛等人們、亦各賞綢緞、例皆給達魯哈等。再噶倫等繼辦事頭目等空缺、交康濟鼐薦舉拴員補放。又霍爾查巴爾查之達齊庫爾踏濟特父子稟稱、先我屬唐古忒、由曾巴王即無貢、因此阿拉坦查齊爾巴教王爭給銀印、明朝給王印、現皆有後、圖什汗、五代達賴喇嘛鈐印文、亦有我父先輩查城總管、後我父年老、令我敦杜旺潤爾日嘎功嘎爾喀拉烏蘇、管此二處居住、準噶爾賊至達木地方、令我們幫助出兵、我們未出、與準噶爾賊有仇、我屬三千餘戶、唐古忒等被搶奪侵擾、皆處處散後、聖主令額倫特、色楞二將軍領兵來時、我們仰懷聖主恩德、幫二將軍口糧牛五百、羊五千、鹽五十馱、拉藏汗使臣台吉巴爾起海綠旗兵三名、送與我屬額爾克齋桑遇準噶爾賊、巴爾起海綠旗兵三名皆敗北、拏獲額爾克齋桑割耳鼻口唇刑殺、我屬三部布達魯哈屢殺準噶爾賊、得準噶爾賊馬解送二將軍、又準噶爾賊

見一切馬牲口皆被搶奪、隻身敗出、又自我屬人等勒派五十戶、遣送克哩業地方居住、時即領我們此五十戶人殺準噶爾四賊、因此抄沒我五十戶、殺二人、婦孺皆搶去、餘皆圈禁、所搶我屬人等皆貧窮饑餓、不久而死、準噶爾賊遇我們皆殺、我們屢次受害等語、又被準噶爾賊殺害額爾克齋桑之父台吉綽克托稟稱、準噶爾賊來因殺拉藏汗、滿洲聖主兵來臨、與準噶爾賊在喀拉烏蘇對陣、其間半凌端多布差五人、向我勒派馬牛羊、我與我子額爾克齋桑商殺五賊、因此結仇、差我子額爾克齋桑至二將軍前送口糧時、被準噶爾賊拏獲刑殺、我屬三百餘戶皆搶散、今惟止餘我小子車凌現依喇嘛等度命、我們捨身出力、滿洲聖主施憫行仁、收我們離散人給印據、求照我們原例等語、查霍爾查巴爾查台吉清庫爾踹濟特西拉郭特綽克托等、誠意感恩、我們前年來藏時、帮送口糧、其子被賊殺害、該人等皆被賊搶散、台吉清庫爾踹濟特綽克托等、自始至終拒不從賊至死、實甚可憫、今蒙聖主之福、推廣黃教、安定土伯特、不可不勸此次出力人等、令延信共商議、霍爾查巴爾查清庫爾踹濟特綽克托、皆賞綢、照例仍為台吉、綽克托之子車凌給額爾克齋桑名號、不得歧視、收取他們離散所屬人等給與憑據印文等語、為此恭摺謹具奏聞。

據延信稟、將前立達賴送京摺。（二月二十三日。）

奏為將前立達賴送京事、平逆將軍延信稟稱、在河北議處新呼畢勒罕封達賴喇嘛坐牀、前立達賴喇嘛、不可仍在藏居住、將軍大臣、青海王台吉、藏衆喇嘛等共議此既非達賴喇嘛呼畢勒罕、已封之人斷不可留在此處、送往京城、聖主裁奪奏行在案、是以延信至藏、令達賴喇嘛坐牀後、青海王貝勒貝子公台吉等、與噶拉丹色拉・布賴蚌各寺廟喇嘛等照由河北議就前立達賴喇

嘛定送京城、隨前立達賴喇嘛人等、共十五人、衣食口糧等物、由達賴喇嘛商上領給騎馬馱牲口、以抄沒第巴達克冊等牲口內領給、延信親領起身、再前立達嘛喇嘛之母連妹弟餘二十口人、帶去不成、令在藏住、求告之處我們竟無養命之能、乞請養命之業、是以令延信共商議、由抄沒罪人扎什則巴之家產內酌給房一處、計足穀二十口食分出地一段、給此等人度日、交噶倫康濟鼐等辦給養贍等語、為此恭摺謹具奏聞。

據延信稟、將從逆第巴達克冊等六人、審明錄供處決摺。（二月二十三日。）

奏為將從逆人員審訊處決事。乎送將軍延信、定藏將軍噶爾弼等稟稱、前定藏將軍噶爾弼移給各處船、皆被第巴達克冊收去、第巴達克冊被逼避薩木雅城、由薩木雅城又逃至伊家去。趙汝傑同爾往伊家去告明情由後、始隨來。看此處唐古忒對第巴達克冊甚恭敬、一切事皆看第巴達克冊指示行事、是以第巴達克冊暫仍優遇、令住我營具奏在案。九月十四日延信領兵送達賴喇嘛至藏、十五日令達賴喇嘛坐牀、查拏幫助準噶爾賊車凌端多布等作亂之第巴達克冊人等一一審訊。聖主為黃教衆生封給達賴喇嘛印冊、拉藏

汗亦給印冊封號、此亦施恩土伯特民衆、各得太平度日。你係土伯特望族、輔理黃教、應與拉藏汗一心任事、你反害拉藏汗性命、送信準噶爾賊、拉藏汗由達木地方敗回藏內後、你親迎準噶爾賊車凌端多布等、請入你家筵宴、如何輔助賊人辦事作惡、供稱我極弱一人、準噶爾車凌端多布等取藏、即放我第巴、被他們威力所逼、一切事情皆遵從他們指示是實。又問第巴達克冊、先前拉藏汗敬你如兄、坐同牀、食同桌、以你為長輩、毀壞布達拉宮、害及拉藏汗之身、蘇爾咱敗出時、你應念拉藏汗之舊好、對此一子應使避出、你反處處鈐印傳文、凡拏送蘇爾咱則重賞、放出或隱藏、伊家滅族、為何拏蘇爾咱交給準噶爾、供稱、車凌端多布等殺拉藏汗、取布達拉宮、即拏蘇爾咱、令我傳文、我無法、乃傳行。我屬人拏蘇爾咱送來等語、又問第巴達克冊、賊車凌端多布等前年得拉藏、人皆送康處、康濟鼐維護佛教、捨身堵截準噶爾退走之路、盡殺準噶爾賊、被搶拉藏人皆給衣食養育、你背叛康濟鼐、處處調遣唐古忒兵往征康濟鼐、你叛教幫準噶爾賊起事、罪行極顯、供稱、我被準噶爾威逼、竟調兵征討康濟鼐、自無他說、甘心領罪、又問第巴達克冊、你供被準噶爾威逼、隨行等語、

你如畏準噶爾賊、不畏我們天討之兵麽、我們大兵三次擊敗準噶爾賊、你聞我們兵來至喀拉烏蘇達木等處、你不迎接大兵、反收各處渡船、又逃匿薩木雅城、再由薩木雅城逃往你家、因路遇到你、你始無法隨來、你一切叛亂黃教、隨準噶爾賊等罪皆明顯、你身知斷難免死、纔如此逃避、前年我們將軍額倫特色楞等領兵拯救你們土伯特衆生之災、維護黃教、賊車凌端多布等狂妄與我兵對抗、你不幫我們兵、反增準噶爾賊之力、集唐古忒兵與我們兵對敵、供稱、我幫準噶爾車凌端多布等調領兵將向內兵對抗等事、皆噶隆扎什則

巴阿昭拉等強令我為、我們幫準噶爾行動是實、一切之事、惟問扎什則巴阿耀拉不詳等供、再將此事審問扎什則巴阿昭拉供稱、車凌端多布等取藏後、故我們二人為噶隆、派我們自領兵進行軍事、我們行為皆被他們威逼、並非自願、再審云、扎什則巴你沒實意幫準噶爾行惡、若說被威脅、理宜同第巴阿爾布巴、隆布奈去請大兵、你若不得離身、亦應差可靠之一二人致信我們、反要對抗我們送達賴喇嘛来之大兵、你們誰領藏唐古忒兵七千、馱九尊大炮往喀拉烏蘇地方去、與我兵對敵、據供、此皆我們自行錯事、無法推諉、應領受死罪、又問扎什則巴首告代本通布奈之處、扎什則巴領唐古忒兵七千進至喀拉烏蘇地方、傳言我們六頭目領內地兵與青海兵同来、你們應各捨身奮勉、此次你們若不奮勉、致使我們唐古忒兵敗、準噶爾兵自難在藏立足、此次退出、後若再来、則我們婦孺皆被屠戮、如是你們皆一意勤勉等語、供稱、我從車凌端多布傳文如是、確是事實、領罪、又問扎什則巴你親領七千唐古忒兵、皆我兵往喀拉烏蘇地方、第巴達克冊咨文、令你們散兵、你始散兵、抑或你私自散兵、第巴達克冊咨文何言、兵如何散、據供、第巴達克冊並未咨文、惟車凌

端多布咨一次、其文內開、今順巴爾喀木来將軍將来取藏、我不能支持、隨從準噶爾車凌端多布等被大兵擊敗、出令我散兵、我親向扎什倫布去、第巴達克冊供稱、我如此咨文是實等語、阿昭拉第巴達克冊供稱、一切軍事皆噶隆扎什則巴、你自己兵同幫準噶爾、你自己為首領兵行等語、扎什則巴亦與你同行領受、今令你供、供稱、我是一年下小人、感我主人第巴達克冊之恩、車凌端多布等舉放噶隆、惟貪一時之榮、一切事照車凌端多布等交派行兵集調之事、皆我之責、我與第巴達克冊商調各處兵、傳行印文皆實、領罪、又問阿昭拉、你親領三千兵、順我們巴爾喀木路来、去堵將軍、此三千兵皆何處兵、至何處迎去、再藏穆倫地方、遣一千兵往守、又英珠功嘎地方、亦往一千兵、此往兵皆何處兵、誰任為首、供稱、我並未帶去三千兵、我惟集達賴喇嘛上之蒙古兵數百、我們唐古忒兵及隨我行之人共不足二百兵、我親領並未遠去、第巴達克冊往家、往查拉堪藏穆倫渡地方往一千兵、無一兵一咨、再英珠功嘎地方、惟第巴達克冊咨五十兵往英珠功嘎地方、差令集兵、其五十兵知英珠功嘎兵未集来、他們亦散回来、此外別處并未往兵等語、又問阿昭拉、你係第巴

達克冊一世僕、準噶爾賊雖令你爲噶隆、你理在你主第巴達克冊前出力、提出有益黃教、奮勉行爲、你背你主第巴達克冊養育之恩、致你主陷入叛逆死罪、你還有何供、供稱、我一下等小人、惟圖行眼前利益、今日始知死罪、再問拉藏汗屬台吉那木扎侍衛巴圖爾等、你們汗拉藏、在達木地方與準噶爾對陣時、索商夜毀準噶爾營、台吉杜拉爾閒知、暗中通知準噶爾、至事未成反入準噶爾圍套、你兵頗受傷、敗出後、杜拉爾台吉隨準噶爾進你汗牧羣、凡在達賴喇嘛之牲口、皆供給車凌端多布等、再往喀拉烏蘇地方、多霍爾達什人、你們台吉蘇爾咱進出、被托布齊拏獲、由車凌端多布乞養準噶爾一人爲子、此原準噶爾人所請、將軍大臣等集此等人們查詢稟文、審問杜拉爾台吉、供稱、我當時惟遵命領我僕爲尋準噶爾營去、使我往蘇魯克人問牧羣之處、我指給是實、領罪、又問杜拉爾台吉、你並非台台、誰給你台吉名號、誰錯放你、你往準噶爾營去、口出大言、你們有益我不幫你們馬糧、你因何如是豐厚、向我們來告準噶爾卓特巴人、此行如何、供稱、我原叫杜拉爾台吉、我錯管牧羣、準噶爾車凌端多布使我隨入、待以仁慈是實、準噶爾人等令我如此說、我有何供訊

多霍爾達什、拉藏汗由藏敗出時、親自探信、伊子蘇爾咱適得令出、你因何致信準噶爾被獲、養準噶爾人爲子、供稱、準噶爾車凌端多布等來、我隨第巴達克冊在藏探拉藏汗拏蘇爾咱時、車凌端多布令我馳差托布齊車木伯爾時、我去一次、拏蘇爾咱時無我、再養準噶爾人爲子、我無嗣、又我妹子車凌端多布等我慈養爲子是實、別無可供處、再拉藏汗屬卓哩克圖齋桑等訟呈稟文、青海貝子巴爾珠拉布坦屬卓哩克圖溫布由青海來、住那克産地方、準噶爾賊車凌端多布等來搶我們人等時、我們敗出、躲住木魯烏蘇山下地方、我們住處惟卓哩克圖溫布知之、我們馬一匹、搶一杆、銀一兩、哈達克一併卓哩克圖溫布拏去、請告我們住處、惟你知道、斷別告知準噶爾賊、再三請求、執伯勒克卓哩克圖溫布、承受我們所執之物、反引帶準噶爾賊往我們隱住之處、我們所有馬匹牲口等物皆被搶、我們隻身敗出、車凌端多布等卓哩克圖溫布爲他們誠意努力、馬牛衣等物分給一半、又我們恭額等三人被準噶爾賊逼向青海敗去、時遇準噶爾賊哨未能出、又回向扎什倫 布敗去、遇卓哩克圖溫布等、殺我們恭額丹津、恭郭特人逃出、馬牲口衣服槍支等物、皆被卓哩克

圖温布搶去、槍現伊身佩帶、幫助準噶爾賊、極使人憤恨、搶行之處甚多等語、是以拏卓哩克圖温布審問、供稱、我住那克產地方、由準噶爾他們營來、即將我拏獲、我請求饒命、隨從準噶爾人等、派我之事均盡力而為、準噶爾人等令我指給此迴圍隱避人住處、我帶引準噶爾人等指向卓哩克圖齋桑等住處搶取是實、恭額等三人內二人殺準噶爾人、我並未殺等供、問由卓哩克圖温布搶得物內、給為公中等物、供稱、車木伯爾齋桑令我賞意辦事、給我十二匹馬十六隻牛、槍一桿、馬褂甲一件、燭一個、又問卓哩克圖温布、你依靠準噶爾賊之勢力殺恭額丹津、你今可用巧準噶爾人等處、你又引準噶爾賊、誰殺搶人強奪之處、一一詳供、刑問供稱、丹津我殺準噶爾人等、恭額我槍殺是實、額爾德尼台吉屬令西拉郭特那木扎盜鹽、車凌端多布等差我治那木扎罪、取五百牛、此內車凌端多布等給我五十牛、又一次我由那木扎達倉取三十牛、車凌端多布等拏去、又一次車凌端多布令我匀馬、我由那克迴圍住唐古忒西拉郭特領給四十馬是實、我皆領取、又問卓哩克圖温布、你幫準噶爾無故殺人搶物有何供處、供稱、我該死、更無供處、延信共同查審、第巴達克冊等拉藏汗被害前、第巴達克冊與準噶爾賊從中致信、你親迎準噶爾賊筵宴、車凌端多布等侵取藏地、伊身為第巴、佔據信印、調集兵丁、拏蘇爾咱等事皆親自執行、處處傳文、自始至終幫助叛逆、此次我們大兵來時、又處處調兵迎拒我兵、傳行印文、我們大兵來到、又行逃避、扎什則巴從準噶爾賊、助其辦事、聞內大兵送達賴喇嘛、又領衛藏之唐古忒兵七千、九尊大炮、伊為首截住我兵、準噶爾賊被我們兵三次擊敗逃走、又未來投、向扎什倫　布逃去取家產、準噶爾逃出後、聞康濟鼐兵堵截、恐被獲、逃懼不敢出、始被逼由班禪請領免命文回來、阿昭拉卑賤小人、第巴達克冊優與噶隆、並未勸阻、第巴達克冊從逆與逆賊辦事、勾結扎什則巴、夥同車凌端多布等處處調兵、抗拒我軍、杜拉爾台吉不助拉藏汗、遵從準噶爾賊之命、將拉藏汗達賴喇嘛之馬牛羊蘇魯克皆供給車凌端多布等、多霍欒達什、原為準噶爾人、拏蘇爾咱時、伊身托布齊馳往車木伯爾、告知蘇爾咱被獲、又車凌端多布請養準噶爾為子、卓哩克圖温布、青海一班第、伊主巴拉珠爾拉布坦在大那克產地方、由西拉郭特領貢差遣、理宜至那克產地方領貢即回去、反毀薩欽為平民、娶妻違背伊主、從準噶爾

賊、特賊勢力、殺害無辜、搶掠良民、行為悪劣。據此、第巳達克冊、噶隆扎什則巳、阿昭拉、杜拉爾台吉、多霍樂達什、卓哩克圖溫布、皆準噶爾同夥、甘心從逆、破毀黃教傷害人民等、若不正法、則後日難免勾結準噶爾作亂、因此、我們共同商議、第巳達克冊、扎什則巳等六人、帮從逆賊行事、斷不可留、曉諭闔土伯特全區、第巳達克冊、扎什則巳、阿昭拉、杜拉爾台吉、多霍樂達什、卓哩克圖溫布等正法示衆、家產人馬牲口田地、交由達賴喇嘛商上噶倫康濟鼐、阿爾布巴、隆布鼐等同晳抄沒、照數一一查明、皆交達賴喇嘛商上、第巳達克冊之孫、扎什

則巳之二弟辦理、第巳達克冊之家務山珠特歪羅布囘濟業、此子阿保崇崇之罪、雖不致死、若仍留藏地、將不可測、設後再有事、延信並領我們兵、再被準噶爾賊威逼、難免投從、應酌量輕重治罪、皆交達賴喇嘛商上處理外、將第巳達克冊等六人正法之情由稟聞等語。

為此恭摺謹具奏聞。

據延信稟安置逃來人員摺（二月二十三日）

奏為安置逃來人員事。平逆將軍延信稟稱、九月初八日、由準噶爾隨來踹拉克洛布臧並一婦女一齊逃出、拉藏汗屬胡魯固恩庫貢他貢、並西安正白旗馬甲趙家保家僕蒙古扎木楊等、還我出哨之護軍校劉格厄魯特侍衛歪朵藍綢巴彥等帶至我營查問、踹拉克你由何日何處逃出、車淩端多布等如何至此、婦女是你何人。據稱、我準噶爾人、隨車木伯爾走、車淩端多布等被大兵擊敗急行、九月初一日至耶克產之日、我始逃出、此婦女名扎布、原拉藏汗屬妓女額爾克台吉之妻、妓女額爾克台吉、隨他們台吉噶拉丹丹津往準噶爾去後、車淩端多布等至藏、殺拉藏汗、此婦女為車淩端多布之族兄台吉阿拉達爾霍絡齋娶為妻、我逃出時、此婦女懇合伊營、一齊逃出、求我順便領來等語。問踹

拉克此婦女你娶否、或送回伊娘家。據稱、我領出此婦女時、我們二人生死在一處、曾有誓言。訊問婦女扎布是實等語。是以此婦女扎布、即隨來踹拉克為妻逃出。趙家保家僕蒙古扎木楊、拉藏汗屬洛布臧西拉布胡魯固恩庫貢他貢等查問、皆與踹拉克所言相同。陸續隨來準噶爾博爾霍代色特爾巴彥特固斯卓特巴扎木揚特固斯溫布特固斯三婦女洛布藏端多布哈什哈達什額森霍什郭爾達什扎木蘇那木扎倭齊爾卓特巴巴朗查克索諾木色普特恩西拉布、問二婦女查問大略、皆與踹拉克所言相同等語。是以延信查洛布

藏西拉布胡魯图恩庫貢他貢等皆拉藏人、交在藏拉藏屬人外、由準噶爾進出正白旗馬甲趙家保、家人扎木揚並扎什倫布在藏週圍避準噶爾賊西安廂紅旗業成額佐領下馬甲瓦森泰、僕人黑壽來壽、鎦丹方斌志等、延信領兵至藏、瓦森泰等陸續尋來、是以我領這些人至西安、交給各旗、再由準噶爾隨來踹拉克伊妻洛布藏博爾霍代色特爾巴彥特固斯卓特巴扎木楊、特固斯溫布特固斯三婦女洛布藏端多布、哈什哈達什霍什郭爾達什扎木蘇額森那木扎佳齊爾卓特巴巴朗查克索諾木色布特恩西拉布婦女二十三、男人六、共二十九人、我們大兵一齊帶去踹拉克等告說之處、我們隨來人內無出痘者極多、走內地暖處多怕、請將他們順索羅木路送往西寧等語、是以延信給隨來準噶爾人等每人狐狸皮褂一件、又給綢一足、銀十五兩、這些人無馬牲口、抄沒第巴達克冊馬騾騎馱、足彀口糧、一併送給這些人、交令護軍參領明泰為長、喀爾沁帮同塔布囊阿畢達厄魯特侍衛歪朵、藍翎巴爾蘇拉巴彥巴布哩滿都虎、領催滿楚代博拉博遜等、致送大將軍王處外、再被準噶爾賊拏獲西寧綠旗馬兵鄧茂進出、尋至延信營、據鄧茂告稱、準噶爾賊帶我去入戈壁、第三日十月初三日我竊一馬騎出、餘皆照先隨來準噶爾人等所言相同、鄧茂係西寧綠旗兵、延信賞給鄧茂衣馬口糧、亦交護軍參領明泰等帶至西寧、交總兵官王一軏、再第巴達克冊之孫極幼、抄沒伊母、給厄魯特藍翎巴彥為妻、此子令伊母帶去、十一月十一日向西寧起身等語、為此恭摺謹具奏聞。

查詢差領催霍尚將延信稟文遲遞原因摺（二月二十三日）

奏為稟文遲遞原因事、二月十九日平逆將軍延信咨文、差領催霍尚來至、臣問霍尚、將軍延信上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差你、你因何遲誤、此時始至、并由何路來、據稱、上年十一月十一日將軍延信領兵由藏起身、行及二十日、二十九日至阿里地方、日偏特始寫完一文、即令我起身、二十九日出、十二月初一日將軍延信令我起身、我自阿里地方起身、順巴爾喀木扎什康什爾達爾宗碩般多洛隆宗等城東巴爾額烏齊等廟、過巴彥囊清達烏隆布拉舒等由秀武津渡木魯烏蘇河、至蒙古拉晉盟地方住、本地人等向我說、你不可由此路去、郭洛特盟人等在奇勒巴彥喀拉索羅木阿拉克沙爾等處攔路搶人、你繞東路、順二索羅木扎克津去、則較妥善、我復渡木魯烏蘇河、蒙古拉晉人將我送至阿拉他欽伯

哩侍衛台吉、由伯哩侍衛台吉將我送至禹舒盟珠拉木海齋桑、珠拉木海齋桑給我三匹馬、綢、牛、我請奇爾薩托洛海治進路順頑魯旺橋尋西寧來、途中橋大墄盟無馬、皆令騎騸牛、雪大無日、夜走不能、勉強至蒙古拉晉地方、又繞十餘日、走七十九日始至、是以將軍延信等所報事件另摺具奏外、領催霍尚由兵處差人、是月二十二日起身、咨送京城將霍尚問話、恭摺謹具奏聞。

據延信稟追查砲位下落摺。二月二十三日。

奏為追查砲位下落事。平逆將軍延信等稟稱：我們前稟之處、由準噶爾隨來特固斯等、你們告稱準噶爾賊帶來唐古忒九尊炮等語。今問唐古忒兵皆散、此九尊炮現放何處、據稱埋了五尊炮、炮藥彈皆分、此五尊炮埋何處、餘四尊炮放何處、問噶隆扎什則巴得知、稟文在案。延信至藏、着守存炮庫長濟固爾奈問在藏之炮共多少。據稱：先拉藏汗時、大小炮共二十尊、此次大兵來時、噶隆扎什則巴領兵與準噶爾車凌端多布等去時、領去九尊小炮、現惟大炮五尊、小炮六尊、共餘十一尊炮等語。是以問扎什則巴、你領兵迎我們內大兵去時、由藏領幾尊炮。告稱：準噶爾車凌端多布令我一齊帶兵、共帶九尊炮、我們唐古忒兵向喀拉烏蘇去時、至布

喀芥奈地方、準噶爾車凌端多布等營、向阿拉坦諾爾起身時、此九尊炮他們一齊皆馱去、我親領唐古忒兵往喀拉烏蘇、準噶爾人等被大兵擊敗逃回、車凌端多布等領他們營向那克產去、聞唐古忒兵散、我親往扎什倫布去、他們自己近大兵去路上、埋五尊炮、再四尊炮或馱去、或埋灘河內之處、我實不知。又問扎什則巴、你親帶炮、你說不知、可以妄供麼。刑訊供稱：我知早晚必死、我妻子家產皆出、告埋炮之處、我若知道而不實供、徒受重刑、仍照前供不移。是以我們查在藏十一尊炮、四十餘桶炮藥等件、再交能存炮之人、一併皆公策旺諾爾布等所用之處領用外、扎什則巴所帶九尊炮、準噶爾人等帶埋路上、不知拋棄何處等語。此炮交達賴喇嘛屬噶隆等阿拉坦諾爾布喀芥奈週圍住唐古忒西拉郭爾等嚴詢、求得則即解送、若隱藏不解、查出必治重罪等語。為此恭摺謹具奏聞。

據延信稟代奏青海盟長端拉克諾木齊蒙文摺。

二月二十三日。

奏為代遞青海盟長蒙文奏摺事。平逆將軍延信等稟稱：青海盟長台吉端拉克諾木齊用蒙文稟稱：滿洲聖主明鑒、盟長端拉克諾木齊額爾德尼博碩克圖謹奏、

我祖父胡魯木什、為圖什汗一寵子、我父韓欽、我幼時即故去、後賞內喇嘛、在時仰蒙滿洲君主英明、蒙受重恩、我年幼、祖母尚未出痘、不能瞻仰、後我祖母出痘、在額拉郎保扎爾圖齊二次去告立案、又在侍讀學士長壽前去稟告立案後、又在將軍額爾德尼侍郎侍衛色楞、公策旺諾爾布侍讀學士長壽等前稟告時、大臣等言、現藏地有準噶爾賊、不可測有軍事、將軍額爾德尼侍郎侍衛色楞、公策旺諾爾布幫給馬牲口口糧、君主言令你慈鑒、我親去止兵、在木魯烏蘇由我屬唐古忒幫助牛羊等物、大臣等令我如此奏上君主、奉旨俟事

完時、再加恩賞、由部咨文、侍讀學士給我文書、其後侍讀學士長壽由在藏賊兵咨送探信人哈爾查哈齊桑四友陪咨送、閤拉藏汗屬格爾策唐古忒皆被殺、將軍延信、侍讀學士長壽等又令我探賊車凌端多布等信息、我差圖英齊桑、烏拉代齊桑探信奏上君王、奉旨、先侍郎色楞、公策旺諾爾布幫牛羊、今又探偵賊信、此次又經出力、大施恩賞、君主降旨、大將軍王扎什圖齊將軍王我僅能交牛一百、羊千隻、再賊車凌端多布等領兵夜來擊我營、我雖無能不濟、記滿洲君主訓旨、在薩奇圖拉遜前禱告、不惜身命、屢殺賊匪、遂奪取馬匹擊賊、將軍延信賞我銀兩、今大兵仰仗君恩、擊賊擴救、令闔土伯特之命安逸、達賴喇嘛坐牀、救中大事、皆以善成、我為圖什汗之後裔、聖主厚恩、如何答報、惟增萬萬歲、我們啐經外、斷不能答報、先小人思仰滿洲君主之明、受重恩再三稟告大臣等、我福壽至今未得瞻仰、今我身有病、不能遠行、小人先台吉等照慈賞驛站例、小人不濟、我慈賞驛站明鑒、往穆倫圖去、仰滿洲聖主之明、為此伊稟蒙文一併稟呈等語、是以臣恭摺原稟蒙文一件、一併謹具奏聞、

撫遠大將軍允禵奏稿卷十六

吳豐培　編纂

據延信稟提督馬建白途中病故已派李林代領隊伍摺（六十年二月二十九日）

奏為提督馬建白途中病故、派員暫管所領隊伍事。二月二十三日平逆將軍延信稟稱：正月初九日因康城守參領堯大成等稟報、提督馬建白、由藏領兵至阿連雪山、忽受風寒、醫治不愈、至五十九年十二月十五日戌時病故、提督銀印一顆、尚未啟用、速行文三紙、暫交提督前營游擊曹祥看守等語、查馬建白所領官兵衆多、不可無人管帶、即令山東總兵官李林親領此隊馬兵、至成都暫行管帶、他所領兵馬交副將樹明管理、正月初十日移文咨行副將樹明亦令知之等語。為此恭摺謹具奏聞。

青海郡王查罕丹津因病回旗并代呈蒙文摺奏摺（三月十二日）

奏為青海郡王因病回旗事、青海郡王查罕丹津差伊子台吉端多布旺扎爾來問臣好、稟稱伊生病回營之事、至三月初九日臣問台吉端多布旺扎爾、你父病如何、答稱、我父聞大將軍王言、上年二將軍領兵回來時、我們青海王台吉等同議、親王羅布藏丹津、貝子巴拉珠爾拉布坦、我們三人恭候上諭住藏具奏等因、查罕丹津年老、原有疾病、藏地水土不服、初病思候旨來時無礙、由上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漸漸增病、週身骨節麻木、食肉即吐、多食不能消化、惟少食炒麪喝茶、彼處喇嘛等藥不靈、久之至春時、恐病更增、往營處去尋好額木齊飲藥治之自愈、在營地方候諭與親王羅布藏丹津、貝子巴拉珠爾拉布坦等商議、他們言、現你身實病、令往營處治病、我們二人在此候旨、我又將此情告知額駙貝勒阿保、公策旺諾爾布等、額駙公等言、你理宜在此

候旨、今已生病、我們留你不成、你具文給我們、我們報大將軍王等語、我具文鈐蓋圖記、給額駙貝勒阿保、公策旺諾爾布等、上年十二月十九日由藏起身、路上一日只行二三十里、本年二月二十五日始至黃河邊衛鄭托懷地方不能行動、在衛鄭托懷地方住幾日休養、我來時急、我子台吉端多布旺扎爾、齋桑清奇圖爾克伊青二月二十七日差咨稟大將軍王、再五十七年我親在木蘭圍去瞻仰天顏、我面奉諭旨、你回去約你們兄弟大力共征準噶爾賊、恢復你祖遺法、今達賴喇嘛坐牀、回來時我再降旨、欽此欽遵、常記在心、查罕丹津原恃聖主之

恩以生、想聖主之恩、我病必愈、聖主如何降旨、我當謹遵、茲差我稟呈具奏蒙文一件、臣又問台吉端多布旺扎爾、問你父由藏回來、尚未差人去看、今病回來、令善養身體、我遣醫生去看、漢醫生未必與你們相宜、我侍衛章京惟一子、從你自己、你速回去、請好額木齊喇嘛好好治病、若想我們內地物食、我即送去、台吉端多布旺扎爾答稱、我父蒙聖主重恩、雖病蒙恩必愈、今大將軍王又差侍衛扎爾固齊去看、甚有體面、病人已喜悅、想可即愈、王如此仁慈、我惟叩頭外、並無別言、我父食物不甚消化、不知想何物等語、王查罕丹津往藏回來、因向齋桑清奇圖爾克問藏地之信、答稱、班禪達賴喇嘛極好、駐藏大臣等兵皆好、太平無事、其餘皆照將軍延信報文所告、是以臣予台吉端多布旺扎爾喝茶、即遣回、所奏蒙文譯閱文內開、奴才仰仗聖主威福、擊敗逆賊二博克達合一處、請達賴喇嘛坐牀來成教業、奴才前奏瞻仰數河地方、叩見天顏蒙聖旨、擴教之事、你誠意奮勉、驅退逆賊、我再降旨、欽此、奉旨留藏、因我不服藏地水、身得腫病、喇嘛等言、此處久住無益、準噶爾賊敗去、他們營亦毀、果至力窮、想藏地無事、與親王羅布藏丹津商議、告額駙貝勒阿保、公策旺諾爾布等、治病回營、先我具奏住藏、今為遵教、聖主如何降旨、奴才謹遵外、並無別意、滿洲聖主原極慈憫、希降聖旨等語、查郡王查罕丹津由藏地病回、臣差侍衛雅圖、員外郎喀拉喀去看、到後若有另言、再行奏聞外、為此恭摺、將郡王查罕丹津所奏蒙文一件、一併謹具奏聞、

羅布藏丹津派員將蒙文奏摺遞到並貢品呈進

摺、三月十二日、

奏為轉奏事、青海親王羅布藏丹津、由西藏差伊額爾克盆蘇克來、問臣好、送哈達藏香、氆氌、二月初一日到達、臣問盆蘇克、你幾時起身、藏地信息如何、你們王請皇父安、有無奏文、答稱、征藏大兵將軍等領兵順巴爾喀木路去、進藏、額駙阿保、公策旺諾爾布、大臣兵丁等皆好、並無他事、上年十二月初五日、我們王令我往京城請聖主安、奏文一件、珊瑚珠一掛、琥珀珠一掛、香三十束、氆氌三十疋、差交呈貢、我正年本月二十四日到營、即聞大將軍王只親來、奏文、呈貢之物皆在後、回去備領騎爲牲口、其餘皆照將軍延信先前文告、三月初四日盆蘇克等帶至蒙文奏摺一件、譯文閱看、文內開、親王羅布藏丹津謹奏、今將軍派遣大兵、我們青海會合進兵、仰仗君主之威、擊敗準噶爾賊、因什汗之後裔、在唐古

忒地方、恭候聖旨、我們郡王查罕丹津貝子巴拉珠爾拉布坦、我們三人住我父王之地、君主疊降恩惠、我羅懦弱無能、又念我祖父固什汗我父王之故、對我格外慈愛、封為親王、今仍對我不斷降恩等語、羅布藏丹津由藏遠地問臣好、沿送哈達、藏香、氆氌、臣皆領受、盆蘇克等亦照賞、郡王查罕丹津之使臣等賞盤費銀兩、王羅布藏丹津奏蒙文呈貢之物、皆交盆蘇克起身遣行外、為此恭摺謹具奏聞。

代遞達賴喇嘛奏章貢品摺、三月二十七日。

奏為轉遞達賴喇嘛表章貢品事、西藏成教導、生六世

達賴喇嘛噶拉藏嘉木磋、差頗隆喀瓦喀木布、洛布藏拉布坦等四使臣、於三月十八日到此、臣問使臣洛布藏拉布坦等、你們幾時由藏起身、由何路來、除你們四臣外、一共來人多少、馱騎多少、你們來時、班禪額爾德尼達賴喇嘛好否、我們駐藏大臣等兵丁等如何、準噶爾賊在藏擾亂多年、今我們大兵將達賴喇嘛送藏坐牀、你們眾喇嘛等閤唐古特土伯特人等有何言論、達賴喇嘛差你們為使、向皇父謝恩有奏文否、答稱、準噶爾賊在西藏有四年、毀寺廟、殺喇嘛等、我們唐古忒土伯特人恨之入骨、幸聖主滿洲佛之英明遠見、遣阿哥王

遠來極邊、將達賴喇嘛按照五世喇嘛封給金印金冊、送坐布達拉金牀、將準噶爾賊幫及行惡之人正法、除去一切苛政、恢復所毀黃教、因此噶勒丹色拉布賴蚌等各寺廟喇嘛等閤唐古忒土伯特人等、皆蒙聖主之恩、各得生路、復見天日、無不鼓舞喜悅、我處閤男女老幼、全叩達賴喇嘛報丹舒克伯勒克、每日爭走、上年十一月初五日班禪額爾德尼給達賴喇嘛格存薩奇爾我們來自班禪額爾德尼坐布達拉、與達賴喇嘛每日講經、極為和好、將軍等領兵由巴爾喀木路回去、駐藏額駙阿保公策旺諾爾布以下至兵丁等皆好、並無事故

極為太平、本月二十前後達賴喇嘛頗隆喀瓦喀木布、洛布藏拉布坦達爾罕囊蘇達木楚克、令我們二人請聖主金安、為送貢使臣、拜那木喀木布洛布藏拉普濟業格勒囊蘇車郎那木扎爾、令我們二人為謝恩使者、請安呈貢哩木沙克扎穆呢佛一尊、奏文一件、珊瑚琥珀青金串珠各一掛、氆氌六疋、固爾固木一百兩、萬萬歲之光日大喜執當舒克金廓爾陸一件、索洛三千三百七十六、香四十一束、謝恩之禮、執固爾固木一百兩、珊瑚琥珀珠各一掛、紏約八千五百五十、唐古忒鞍一份、香四束、達賴喇嘛之父索諾木　達爾扎奏文一件、呈

貢白紅水晶珠各一掛、金二十兩、香二十一束、圓爾圓木十兩、小刀一把、氆氌一疋。自上一百八十人、給二百三十五馱本月二十九日由藏起身啓行。我們馬少牛多、慶慶侯江順諾莫歡烏巴什庫庫顎路行走約三個半月始到大將軍王處。除我們自己外、五十人一百馱照例馳驛解送京城。餘人馱被多巴養育等語。達賴喇嘛奏唐古忒文譯閱文內開、佔據天下有福金庫爾敦上滿洲君主明鑒。自古人只上君主之明如日。慈命導善、如執沙克扎穆呢佛之道。達賴喇嘛在此跪拜點香合掌篤奏。今滿萬嚶拉布比先全靈二件、盡大福聚集之力、威上滿

洲君主之身旨心訣如金山之固、仁二靈祥好采之威、如萬萬日之光照、明亮。凡天所容生命致太平安逸、保存天卦門閭藏舉賓牀、阿拉山滿自布木巴給阿必什克天果。受旨靈異君主來臨此世、擲花擲靈八件之威全。大君主此盡土伯特生命之善行、閭藏恃君主之恩。我上三寶阿達斯廸特之力、上大君主之慈旨、我們身好天人通滿洲聖大君主、不另思一切生命、此致使此土伯特生命太平安逸之明如天。大君主之奇旨、今我們三處竟名揚布達拉金牀。康熙五十九年九月十五日坐上大君主之身壽之明、萬萬年二腳之蓮花永固

一切所思之事、無蔽如海寬擴、我身無晝夜常眈想、在此廢廟之弟子等閱撒等、皆為上大君主二腳之固哮經。又奏、佛傳廸薩圖等尤思衆生示身之明無疵、旨皆寬大不遺。今運之舒才身祇一點無疵、如顯見明鑒導佛原流之滿洲佛大君主之身、自天生來明鑒、普遍沙克扎穆呢佛之謀、上大君主之善旨、擴封教寶、慈憫土伯特本地人等一切生命、致使太平安逸、額斯綸騰額哩。不能數無窮兵靈異、大君主之子阿哥大將軍王有益教令、不念己身勞苦、以靈意送臨木魯烏蘇、上滿洲大君主之旨、封將附大兵送藏、兇賊之兵、上大君主之

威福較比、采能支攻、如日光衆星之明垂皆聖主之威、兇賊之兵遠敗去、有福布達拉以善坐、誠上滿洲大君主之靈異善行。似此靈異大恩、如何能報。今準噶爾賊使衛藏離散、掠盡財物、此大兵我少盡微意、明鑒全佛收導衆佛之才之滿洲、實成敗離思道教衆生之觀一切善靈模範文采、上大君主之生身三時可信普遍、三月十八日吉日請安、差顛隆喀瓦喀木布洛布藏拉布坦等、照先善旨封五世達賴喇嘛。自此以後、不棄仁慈、不斷明鑒、致使生命太平安逸。大君主至誠開教、生可信仁君之聖、如二烏木渾瓦齊爾之固。在我們生命慈憫

不棄奏文禮哈達沙林珠子等物初一書日由布達拉呈貢等語又一文內開達賴喇嘛給與滿洲大君主之大兵口糧數目銀八萬兩馬三百騾三十牛九千三百七十二羊二萬二千七百十五炒麪四萬二千五十七斗十升麪一百七十四斗奶油四千二十二斤白米一千三百七十四斗鹽一百七十一斗茶葉七百三十六斤等語索諾木達爾扎奏唐古忒文譯開文內開永久天力全轉庫爾敦滿洲上君主之明此先施福靈異滿洲君主一切之旨從行索諾木達爾扎不勝胱奏今掌導遣滿洲上大君主之身寶如萬萬日光覆金山威之寬大似圍高金山在此

廢閤生命皆受大恩似瞻仰君主之天明喜悅上大君慈恩之善自天生來上滿洲閤藏君主二腳不動如雍隆寶之國凡事似夏海之擴充此土伯特廟喇嘛共皆因信勤禱唪經又奏滿洲靈異大君主無窮仁慈日覆衆生在土伯特遇大慈致使生命安逸將呼畢勒罕照封五世達賴喇嘛咨送大將軍王數着不盡隨大兵令達賴喇嘛坐布達拉金牀土伯特一切生命施恩大無窮此閤生命皆一意上大君主如日月似必斯滿騰額哩勤篤一意禱告又各喇嘛等共聚禱唪一切集福經上大君主嗣後慈憫我們之意請陸續不斷降旨奏文之禮哈達香鐠鐠等物呈貢等語查先達賴喇嘛請皇上安遣貢差使臣人五六十馱不過一百交章京筆帖式出恒城口順便爾多斯路解送京城有例臣照達賴喇嘛之使臣洛卜藏拉布坦等所請使臣四人下人五十名馱一百照例馳驛達賴喇嘛索諾木達爾扎奏唐古忒呈貢之物皆交他們派主事達色筆帖式色楞扎什三月二十九日起身咨行外其餘人物照先留在多巴地方善守養育交總兵官王盡謀道台趙世喜等再達賴喇嘛父母噶勒丹色拉布賴蚌廟喇嘛等第巴阿爾布巴隆布奈等由藏之遠地問臣好各咨送哈達香鐠鐠

珊瑚琥珀珠子棗杏圖爾固木庫庫等物臣皆領取此使臣等由京城回來向藏去時各咨送之物各給咨答報為此恭摺謹具奏聞

據明泰稟準噶爾屬人前來歸順審明情由摺（三月二十七日）

奏為準噶爾所屬歸順事三月二十五日護軍參領明泰等稟稱隨來準噶爾端拉克等九人婦女四人並第巴達克冊養子阿布崇帶領來此臣明泰先將軍延信所報之處由準噶爾隨來男二十三人婦女六人上年十一月初十日問移交問你們因何此時始至由何路來

因何耽延、你帶餘人何時至、除報將軍延信外、又有知信息否、進行查問。據稱：上年八月間、大兵三次擊敗準噶爾、九月十五日、達賴喇嘛坐牀、十一月十一日將軍延信領兵由巴爾喀木路去、隨來準噶爾人等交我們十一日由藏起身、自拉哩路尋索羅木往西寧去、因未得江水、十五日始起身、將軍延信交我準噶爾端拉克、那木扎、卓特巴達什扎木蘇索諾木達什、霍什霍爾、額森、洛布藏、霍爾霍代、卓特巴濟木揚特固斯、洛布藏端多布、哈什哈、倭濟爾巴郎查克等男十七人、端拉克、博爾霍代、卓特巴特固斯各一妻、那木扎二妻、準噶爾色特爾巴彥特固斯溫布色布特恩四人未全員外、郎朵旻代問、朵旻代言、將軍延信、大將軍王、令色特爾等四人、進此四人、係王羅布藏丹津隨來之人、將軍延信交王羅布藏丹津告後、洛布藏端多布、霍什霍爾、倭濟爾、巴郎查克四人、又各領一妻、我們自己十一月十五日帶領由藏起身、渡嘎拉耀穆綸住歇、公策旺諾爾布等、又令我們偷帶先達賴喇嘛隨穀百人、並隨來準噶爾薩木坦西拉布、第巴達克冊養子阿布崇崇令一齊帶交、令這些候十一月十九日始起身、一日走二三十里、十二月初三日至來哩、將軍延信令領催額拉濟圖留候我們、告稱將軍之言、先隨達賴喇嘛之人、一併移交我們、將軍親自帶去、先隨達賴喇嘛穀百人、咨交領催額拉濟圖、我們尚未犀至、候住八日、十二月十一日由拉哩起身、順圖木布扎木達城、尋濟魯肯他拉至烏舒盟、自查罕蘇巴爾罕津渡木魯烏蘇河、過青勒巴彥喀拉嶺、順阿拉克沙爾尋巴彥諾爾來、此路狹險、冬時我們牲口瘦不能遠走、行四月餘始到。這些還來時、將軍延信令我為首、喀爾沁阿必達他布囊為從、厄魯特侍衛歪朵、藍翎巴布哩旻、都呼巴彥巴爾蘇拉、領催博拉博遜旻楚代等咨隨第巴達克冊之妾、給巴彥為妻、一幼孫一併給領、多霍欒達什

之妻、給爾蘇拉為妻、巴布哩旻、都呼皆娶拉藏屬厄魯特婦女、亦一併帶來、我們於此月初一日至道色哩棠布地方、我有好馬輕快、帶領阿必達他布囊、領催博拉博遜旻楚代、準噶爾端拉克、那木扎、卓特巴西拉布達什扎木蘇、索諾木達什、霍什霍爾、額森等九人、第巴達克冊養子阿布崇崇四婦女、帶端拉克唐古忒奴僕洛布藏先來、厄魯特侍衛歪朵等五人、準噶爾博爾霍代、卓特巴、扎木揚特固斯、洛布藏端多布、哈什哈、倭濟爾、巴郎查克、薩木坦等九人、婦女七人、厄魯特侍衛等婦女四人、第巴達克冊一幼孫、遺留皆以牛馱緩行、想四月初

問始能到、其餘皆照將軍延信所報告、隨向準噶爾端拉克、那木扎卓特巴西拉布達什扎木蘇索諾木達什、霍什霍爾、問你們皆策旺阿拉布坦下衛屬人策旺阿拉布坦地方、你們有父母妻子麼、你們隨車凌端多布敗出之人、又如何隨來、據實稟告、一一查問、端拉克告稱、我準噶爾人、策旺阿拉布坦族叔台吉達爾屬人、我們準噶爾地方男子能騎馬、即處處行兵、騎馬婦女亦不得一日一處安住、前聞我們準噶爾人等歸順上聖阿穆呼朗大君主、均得安生、我早已思歸隨大聖大君主、及到西藏、因我們哨嚴、未得出、上年大兵進藏、我們準噶爾人等不能抗拒天威、敗出急走至那克產地方、牲口瘦斃、棄重馱、焚燒蒙古包、長槍、前後行走、彼此不能相顧、我乘隙請大兵來策旺阿拉布坦地方、我有父母妻子、今我本人進受上聖大君主重恩、得以安生、想我父母必有相見之日、故行隨來等語、那木扎告稱、我準噶爾之人、策旺阿拉布坦胞兄棍麿次子小車凌端多布屬人、先前我即思投上聖大君主、不得空、未來、前年我們準噶爾人等進藏、送回兵來時、我在路上見一病人、四五人擡走、想是一大人、問名說王侍衛、我每日偷奶油炒麵暗給、至木魯烏蘇離散、送給一牛、上年我

親隨來將軍前、見王侍衛給我綢緞羊麵等物、車凌端多布被大兵擊敗、彼此不能相顧、我乘空起意、將我主卓特巴西拉布佳齊爾固爾固特巴郎查克由巴罕那克產地方出西拉布知覺被獲、我們四人出尋大兵隨進、其餘皆與端拉克所言相同、卓特巴亦照那木扎所云、西拉布告稱、我與那木扎等商議出營取馬、復進營取物時、被覺拏獲、帶車木伯爾齋桑前打五十鞭、我頭皆破、走十餘日、裝牛皮空在查罕烏蘇地方、取西哩復偷出在特布克托洛該地方、我們齋桑托布齋屬拜拉嘎斯胃侍衛、至朵還弟薩木坦一齊尋我大兵隨進、其餘皆照那木扎所云、達什扎木蘇霍什霍爾達什告稱、我們皆土爾扈特之人、策旺阿拉布坦他拉子土爾扈特台吉多多克屬人、車凌端多布敗出至那克產丹鐘地方、我們乘隙偷出、尋大兵隨進、其餘皆照端拉克所云、額森告稱、我土爾扈特之人、亦台吉多多克之人、由阿拉坦諾爾尋大兵隨進、索諾木告稱、我土爾扈特之人、藍翎巴爾蘇拉、巴彥兄弟策旺阿拉布坦下懷特台吉額爾克屬人、由特布克托洛該尋大兵隨進、其餘皆照端拉克所云、查準噶爾端拉克等人、皆慕皇父仁化、誠篤隨來之人、臣均賞現來九人衣服、厄魯特侍衛至

朵等、領後來之準噶爾人等到後、亦照此賞給、咨交護軍恭領明泰、再親王羅布藏丹津尋來準噶爾人等不可留藏、咨送將軍延信、公策旺諾爾布等行文來至、亦解送、再厄魯特侍衛歪朵等先隨來、皇父仁慈、派為藍翎侍衛、今又各給妻室、原在臣前當差、咨送之人、以後留臣部下効力、茲問明泰等情由、恭摺謹具奏聞。

洛隆宗第巴呈文獻物摺。三月二十七日。

奏為洛隆宗第巴呈文獻物事、喀木地方洛隆宗城第巴薩木達拉呢恭額旺扎爾以唐古忒文來稟、譯文內開、大將軍王鈞鑒、小人上滿洲大君主阿迪斯廸特禱告以善看大將軍王、常思奮勉効力、先準噶爾賊一切事不諱、乞請小人我容地方不佔據不惹人、我唐古忒文鈐印仁慈稟文之禮伯勒克哈達一件、氆氌一足等語、伊鈐印文言、撫遠大將軍王文衛藏二處盟人等大小諾彥軍事使臣等傳行漢土伯特蒙古人等、此薩木達呢恭額旺扎爾、由伊父祖父以來、均為舊臣、拉藏汗仁慈、派往裹塘莊多特地方辦事、給印文之處、今大君主仁惠、誠意感激、行藏客郎布爾郎布折拉布濟原康寧拉剛他當幾雅拉布拉克他布沙圖爾博克呢業圖爾拉唐惟奢特布拉蘇蘇隆達克呢爾卓爾呢達達木查崇更他永北布等山、巴拉木草、世代佔據、至薩木達爾奈恭額旺扎爾子孫、凡人搶奪霸佔不致先傷、先有拉藏汗給過印文、今又給鈐印、查上年臣親領兵往木魯烏蘇時、此薩木達拉呢恭額旺扎爾遣人問臣好、呈貢哈達一件、氆氌一足、臣皆領受、回賞莊緞一足、綢一足、令伊應奮勉從事、得信咨令即報、後準噶爾十人來守銃雅薩木已擒、薩木達拉呢恭額旺扎爾行文副將岳鍾琪、我們官兵與薩木達拉呢等去殺準噶爾六人、生擒托克托哩等、定藏將軍噶爾弼報薩木達拉呢恭額旺扎爾雖奮勉行、惟伊稟文各盟地方之名極多、無從查攷、即給鈐印不成、臣駁藏公策旺諾爾布等、由你們地方薩木達拉呢恭額旺扎爾你唐古忒人果奮行好、則達賴刺嘛必待你仁慈、給證書言行文、此處咨交文、亦告達賴剌嘛、薩木達拉呢恭額旺扎爾將軍噶爾弼領隊兵殺拏準噶爾賊之處、交該部恩施、請分別議敘、薩木達拉呢恭額旺扎爾由遠地問臣好、呈送哈達氆氌、皆領受、俟後順便之人再給報物外、為此恭摺謹具奏聞。

羅布藏丹津派員來此、向其詳詢藏情摺。三月二十七日。

奏為詢得藏情事、青海親王羅布藏丹津由西藏差扎

爾固齊蒙霍代達什問臣好、並送哈達、拉果爾、桑鋙錄、三月二十五日到、臣詢問蒙霍代達什、你為領兵之員、必知各處情況、大兵送達賴喇嘛坐牀、唐古忒土伯特人等情形何如、巴勒布等國曾差使臣否、準噶爾賊敗去後有無情況、你幾時由藏起身、順何路而來、據稱、大兵擊敗準噶爾賊時、我們協力攻擊、準噶爾賊敗去後、送達賴喇嘛至藏坐牀以來、散居唐古忒土伯特人等各處歸來、仍然各自居家、極為熱鬧、照他們唐古忒風俗男女在街巷執手跳唱喜悅、闔唐古忒人等無論大小、皆感滿洲大君主威福、送達賴喇嘛坐牀、我們又復見天日、嗣後永久安生、再喀木藏衛三省人等、陸續來藏叩謁達賴喇嘛、執丹舒克、我動身時、尚有不斷前來者、上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布魯克巴差六員來到、二十七日巴勒布國亦有四使來到、皆想探問達賴喇嘛情況如何、加以核實、因此額駙公與我們王商議、於本年正月初二日許其進叩達賴喇嘛、使臣等見後、皆讚言達賴喇嘛果實靈異、均賞筵宴、初三日咨回、使臣之名我不知、再正月初十日聞阿里地方唐古忒傳言、近克哩業哈布齊該地方有準噶爾千餘人、看情形上年敗出之賊、被嚴寒所迫、不能行走、說在彼過冬、並非眼見之人來藏所告、額駙公與我們王商議、差人探實、令我們齊桑固爾查布為首率領三十人、正月二十一日咨行、我們王特令我問大將軍王好、差呈哈達、桑鋙錄、我們親自諾美歡烏巴什順拜都渡木魯烏蘇河、由圖拉嘎圖從新路行走、三月二十日到家、二十一日即起身來西寧、事完後回去、飭向你們王兄弟及王二老福晉問好、西藏極太平、令你住守營咨交我等語、羅布藏丹津由藏問臣好、咨送哈達桑鋙錄、臣皆領取、答給哈達一件、綢一疋、再扎爾固齊蒙霍代達什亦賞綢一疋外、為此恭摺謹具奏聞。

遵旨調烏哩布為滿洲副都統代為謝恩摺。（三月二十七日）

奏為代為烏哩布調職謝恩事、副都統烏哩布稟稱、奴才世受重恩、並未報答、幼時即蒙聖主恩施、陸續用至廂黃旗蒙古副都統、奴才受此重恩、正未能報答聖主、又蒙調補正黃旗滿洲副都統、旨到敬望闕謝恩、伏乞大將軍王轉奏等語、為此恭摺謹具奏聞。

遵旨調西寧將軍宗扎布回西寧摺。（三月二十七日。）

奏為調員回寧事、准兵部咨稱、康熙六十年二月二十日乾清門頭等侍衛拉什奉旨傳告議政大臣等、西寧將軍宗扎布現在西寧無事、大將軍王大臣等於移文之便令將軍宗扎布調往西寧、欽此欽遵、咨行到後、臣將

軍宗扎布三月二十二日起身調回西寧、為此恭摺謹具

奏聞。

據延信稟將準噶爾喇嘛等五十三名遣送進京摺。四月一日。

奏為遣送準噶爾喇嘛等進京事。平逆將軍延信等稟稱：延信在藏時，抄沒鎮法之扎什則巴之子妻家產，差台吉車凌扎布、洛車凌扎布云，茲飭你親至扎什倫布凡由準噶爾來之喇嘛等一一詢問，不許在扎什倫布地方，留居一個，皆帶藏地交公大臣等遣送京城。本年三月十三日咨到住藏公策旺諾爾布等，十二月初三日台吉車凌扎布帶來準噶爾喇嘛洛布藏端卓特、西拉布藏布洛布藏拉什、洛布藏薩木談、伊什嘎拉藏、洛布藏原端、洛布藏西拉布噶布楚、洛布藏原端、伊什西當布、伊什扎木蘇、伊什皮林來、伊克伊魯布、洛布藏鍾奈、伊什丹津、洛布藏西拉布、伊什扎木蘇、伊什扎木三、伊什鍾奈、伊什珠克拉、洛布藏丹津、洛布藏索諾木、洛布藏丹津、恭額扎什、洛布藏盆蘇克格隆、洛布藏那木扎噶布楚、洛布藏莫洛、木格隆薩木坦、伊什拉克巴、洛布藏根敦、洛布藏達扎、洛布藏西拉布濟什策當、洛布濟木巴、洛布藏車凌、洛布藏薩木談、伊什巴拉珠爾、洛布藏達什噶布楚、伊什哩克端、伊什達克巴、洛布藏雅木畢、伊什達雅、洛布藏索洛木、洛布藏端拉克、洛布藏克伊魯布、伊什根敦、洛布藏巴拉達爾、伊什薩木談、洛布藏班珠爾、洛布藏拉布穹噶布楚、洛布藏嘎拉藏、拉木扎木巴、洛布藏達爾扎、洛布藏達什、洛布藏扎木三共五十三喇嘛。問得他們皆由準噶爾來是實等語。是以台吉車凌扎布帶解洛布藏端卓特等五十三喇嘛，皆照將軍交沿途令給口糧，由該噶倫等鈐印證據，酌派唐古忒兵交員外郎阿拉善解送外，再帶來策巴必賀扎什則巴之二妻，大妻子十二歲，小妻子七歲，此二子年幼，並非應解要人。我們同議，作為達賴喇嘛上交噶倫康濟鼐隆布奈等索伊班齋木布之子班珠爾旺楚克，在將軍辦理交達賴喇嘛上。此妻棍色布哩六歲男子詹巴車凌亦交噶倫等。再車凌扎布抄沒帶來之物數目，在藏地查封物之數目皆註冊，查明亦交達賴喇嘛商上。為此咨令將軍知之等語。員外郎阿拉善領準噶爾喇嘛等至成部，照例令咨京城，並咨行總督年羹堯知之等語。為此恭摺謹具奏聞。

據延信稟，由準噶爾歸來人員查詢情由，派員護京摺。四月初一日。

奏為查詢準噶爾逃出人員並派員送京事、平逆將軍延信等稟稱、本年三月十三日駐藏公策旺諾爾布等咨報事、本年十二月初三日、由準噶爾隨來男五名、女一口、住那克產達魯哈阿珠巳桑等、馳驛遣送等因、問得額拉追告稱、我土爾扈特人、隨準噶爾巳布齊至西綸沙爾地方去、進戈壁闊無水、托布齊去看水草、差人前後限五日住宿西綸沙爾地方時、我弟庫魯、我妻弟達什則巴並霍土旺共同商議、擬投聖主、求得永久安逸、領女三口、男一名、妻子一名、共竊三十六馬、不知名特布克托洛海二日路程之地、遇四十餘人向我們攻擊、我們采霍土旺受槍傷、被他們拏獲、婦孺馱載皆被搶去、我弟庫魯、我妻弟達什則巴並領我妻索諾木登山峰放槍、不放進、他們由遠高聲喊叫、問你們何人、我們告稱、我們準噶爾車凌端多布人、問他們何人、他們告稱小車凌端多布軍人、我止住不能侵犯、棄去看西北各人馬駝先景多見向後營走、或不知何兵、我們來至那克產見杜喀爾等、令我們一齊遣送、問杜喀爾告稱、我拉藏汗屬隨蘇爾咱之人、拉木扎木巴車木伯爾搶掠帶我此漢奴僕甘勝二、拏我們二人直帶至西綸沙爾後放我們甘勝二、我們二人商議、死則同、生則尋君主大

兵逃去、車木伯爾由牧羣竊十馬騎出、由西綸沙爾走七日、不知地名、遇準噶爾逃人追行七人、搶取我馱馬、我們二人騎二馬敗出等語、問甘勝二告稱、我正藍旗抵考圖佐領下馬甲雅圖奴僕、前年向準噶爾作戰時被獲、其餘照杜喀爾所云、又問額拉追庫魯達什則巴等、你們皆由準噶爾篤請君主來人等、凡準噶爾信你們別諱車凌端多布等敗出時、行幾日到西綸沙爾、由西綸沙爾進戈壁去時、幾日無水、車凌端多布等兵行幾隊、你們軍馬口糧如何、由西綸沙爾至克哩業有幾日路程、由策旺阿拉布坦地方有信否、據答稱、我們被大兵擊敗出時、由阿拉坦諾爾至西綸沙爾走三十三日、由西綸沙爾渡戈壁去時、闊無水、原非走路、不知有幾日路程、車凌端多布拉木扎木巴車木伯爾托布齊各領一營行、拉木扎木巴車木伯爾在前接連車凌端多布、在後尾托布齊、此三隊皆間四五日路程、看水草行、車凌端多布等住那克產邊界、搶去牛羊、中途棄去瘦弱、現馬匹口糧雖有、皆勞苦、行不記日、八月間至策旺阿拉布坦地方、巳遣人為首來七人、在倭洛該諾爾地方、見車凌端多布等、一同行一日、再車凌端多布差伊西伯格根敦人闊止差住克哩業兵闊下人之言、策旺

阿拉布坦、小車凌端多布等、給三千兵去藏、車凌端多布若地方不宜兵、仍留藏、伊親來、小車凌端多布等帶三千兵至克哩業、極為窮困、惟一千精壯兵、閙帮車凌端多布等遇我攻擊人等、再見特布克拉洛該計兵之光景、思亦如準噶爾兵、我來時至那克產那邉丹鐘廟之日、貝子阿拉布珠爾之弟綽晋晋見拉藏屬多呢爾拉木扎木巴等六人、問得他們告稱。我們至戈壁地方、中夜逃出、我們馬瘦糧盡、我們順扎什隆木布、由素識人等求馬匹口糧、尋大臣去、綽晋晋多呢爾拉木扎木巴等、我們後出之人、凡各地知之明白等語。是月初六

日綽晋晋多呢爾拉木扎木巴等六人來問他們、多呢爾拉木扎木巴、敦魯布扎木蘇告稱。我們二人皆由土爾扈特地方來、在藏學經二十七年、多呢爾扎木巴我先與準噶爾使臣查罕丹津有關毆之處、我們結仇、被拉藏汗慈憫之人、不可留在此。車凌端多布等毀我們薩欽、我們無水、在戈壁內走四日、與貝子阿拉布珠爾之叔之子綽晋晋商議、你凡阿拉布珠爾受聖主重恩、身受君主仁慈、貝子仍令伊子承襲、我們因何隨準噶爾去、大兵在藏言請君主進我領奴僕楚晋丹烏爾晋三部布達什那木雅、由戈壁內至不知名地方、十月初

三日尋來。問綽晋晋告稱。我阿拉布珠爾之叔、顧布吉斯欽之子桑濟扎布、被準噶爾搶掠隨來、早已嚮往聖主、不得離身之法、無奈隨車凌端多布走、我懷念聖主重恩、多呢爾拉木扎木巴敦魯布扎木蘇等、皆受聖主之仁化隨來之人、問車凌端多布等不順原來路去無水、順別路去意如何、此間由策旺阿拉布坦地方來信否、行走情形如何、牲口口糧如何、車凌端多布等在何處過冬、特布克拖洛該見額拉追等兵、誰的、盡係們所知詳告。據稱。車凌端多布顯係無告我們之處、仍順原來路去則路先、皆知勞苦、由原路躲避冒稱此路好、特

畏懼下人逃散、思知去無水之處、我由西綸沙爾進戈壁走四日、尋山雪得一點食、竟無水、我們由來處又三日路程無水、閙拉木扎木巴車木伯爾車凌端多布等差人來告拉木扎木巴車木伯爾車凌端多布、托布齊三隊相間四五日走、共兵二千餘、車凌端多布等進戈壁四日間、馬牛羊死棄、皆無人烟、地不適、腫死者亦多、車凌端多布亦得腫病、車凌端多布等進戈壁因不得水、心極憂慮、本年八月間由策旺阿拉布坦地方、令已遣人為首七人來到、次日車凌端多布派西伯格根敦人在克哩業兵令止來、我們被擊敗出、今事不成、來則

反無益、即差人阻止、遏額拉追等攻伐、見他們光景計之、必由克哩業來、兵進路順、特布克托洛該路來、不可測。我們來時、並未遇見車凌端多布等被擊敗出、聞他們必尋車凌端多布回去、斷無來處。再車凌端多布怨稱。我兵打仗頗行走、已被擊敗、此次計窮不能敵、是以阻止、說圖謀過冬之處、看情形本年斷不能到原處、至繞克哩業過冬、此外別無信息。據此情形、車凌端多布等與我們大兵二路來不可測、他們帶克哩業之兵、車凌端多布等被天兵擊敗逃出、他們調兵何敢再來。然準噶爾極奸猾、若少留兵力、住邊人等妄自惹行、亦不可測、我們共請議、隨康濟鼐來選派熟悉地方幹員、由三路詳實偵探、得信另報外、以前由那克產地方咨文、因不大甚明未報、再多呢爾、拉木扎木巴、敦魯布扎木蘇、貝子必賀則巴、杜喀爾、甘勝二應即解送看拉木扎木巴、敦魯布扎木蘇達什則已病、全身腫不能行、暫留在此、以俟病愈、多呢爾拉木扎木巴綽晋晋等九人、解送京城、杜喀爾交伊原主蘇爾咱之妻、甘勝二交伊主馬彥圖家等語。為此恭摺謹具奏聞。

郡王查罕丹津因病回來據稟代奏摺。（四月初一日。）

奏為據情代奏事、先青海郡王查罕丹津因病由藏回來。差伊子台吉端多布旺扎爾稟後、臣差侍衛雅圖。員外郎喀拉喀去看到時若有別情、再行具奏等因。三月二十七日雅圖、喀拉喀回來稟稱。我們三月初十日由西寧起身、十八日至王查罕丹津住所海柳圖地方、見到王查罕丹津、向他轉告大將軍王之言。我先聞王係由藏地回來、但不知住地、無法差人、你差子來始知、聞王病、我心多不安、遣漢醫生送藥、則恐與蒙古地方病情不合、故未遣派、不知食我們內地何物相宜、亦未敢送、此楚拉吉爾米食物不能化、則可作稀粥食、茲送楚拉吉爾米一袋、奶餅一斗、王你有了年紀、氣候不宜、祈善自

調養為要、請好額木齊喇嘛治療、心別煩悶。查罕丹津叩謝承領、告稱。我自幼去藏地二三次、並未生病、今年老、此次至德貴地方、頭暈、多食則不能消化、我五十七年在木蘭阿拜地方去瞻仰聖主天顏、君主賞我一藥、奉諭旨、此藥專治中氣之人、服後因心歡三分好、欽此、我至諾莫歡烏巴什之日不能睡、睡則氣閉、服君主賞藥、心內明白、氣亦和順可睡、因此始知藥靈、屢次發病皆服過此藥、此次我們青海人等仰聖主威福、從大將軍指示、恃大兵之力、去送達賴喇嘛、準噶爾賊盜牲口馬匹、三次侵營、大兵炮槍、賊不久敗去、先準噶爾賊取藏、毀

壞教道、任意誅殺喇嘛、破壞寺廟、土伯特人民四年廢在困苦憂愁之中、我們青海台吉等、雖有征賊取藏之意、奈心不齊、我們久享聖主太平之福、軍戰之事、並未經過、因力不及、延緩未進、蒙聖主滿洲佛通達英明、上年封呼畢勒罕為達賴喇嘛、我們青海衆台吉等盟一切辦理均遵訓旨、大將軍王又領兵送至木魯烏蘇河、毫無耽延乘機同力送達賴喇嘛至藏坐牀、博克達班禪之明不勝喜悅、闔藏喇嘛土伯特唐古忒之民老幼大小婦孺皆感聖主之恩、街道上無不跳舞歡悅、我們祖父所立教道、被準賊所奪、將至滅亡、今重新推廣、救闔唐古忒土伯特倒懸之苦、重新闡闢、各君主等煮莽扎之路、似此天高地厚之恩、我等世代子孫、不能以報萬一、惟禱聖主之根永固萬萬年、查罕丹津原是一小台吉、聖主以我為固什汗之孫、封為貝勒、又優封郡王、我面奉諭旨、你回去約你兄弟同力征準噶爾賊、復你們祖父所立之道、令達賴喇嘛坐牀、回來時我再降旨、欽此欽遵、常記在心、固什汗之孫、聖主施恩極重、我無出力報答之處、我身原有疾、至藏後水土不宜、稍病住藏、恐俟上旨無妨、稟告將軍等駐藏、我亦具奏、將軍等起身達木地方水好住數日、看亦不宜復往藏去、由

十一月二十五日病勢漸增、骨節麻木、食肉則吐、飲多食不能化、惟食炒麵飲茶、面目皆腫、服彼處喇嘛藥、並未減輕、喇嘛等言告至春特、恐其更增、是以我與親王羅布藏丹津貝子巴拉珠爾拉布坦等商議、告知額駙阿保公策旺諾爾布等給鈐據文、上年十二月十九日由藏起身、本年二月二十五日至黃河邊衛鄭托悔地方、給台吉拉布坦、聞我妻子祀我部眷喇嘛皆故、心又悶、不能往營去、即在衛鄭托悔地方調養、令我子端多布旺扎爾問大將軍王好、聞差額木齊喇嘛服藥、面目腫多消、病稍愈、十二日由衛鄭起身、十五日至海柳圖、額木齊等言、令我入夏前住熱水好、我得是月二十三四日至黃河邊舒爾棍地方去住熱水、查罕丹津原仗聖主以生、如何降旨、我首先遵從、從大將軍王行至西藏以來、每瞻慈顔、蒙賞給蟒袍各色綢珠盔甲弓箭腰刀、此次我身病先回、內心愧對、理宜治罪、聞知我病、又差侍衛扎爾固齊來看、賞給楚拉吉爾米庫魯實不敢受、我蒙聖恩斷不致死、我病必好、俟住熱水全愈後、去見大將軍王、再聞貝子丹鍾亦回來、不知虛實、我差人去看我們兵去後、丹鍾達克巴人來、我還帶六十戶人、此帶之故、亦令問明咨告、我差人仍尚未到、且看查罕丹津之病形顔

色比先不如、面目轉消膧、沿途探信、均云查罕丹津在西藏不服水土、因病回來、並無別故等語、為此恭摺謹具奏聞。

據延信稟、查罕丹津因病回旗、擬令其子帶兵入藏摺、（四月初一日。）

奏為據延信稟轉奏事、平逆將軍延信等稟稱、本年三月初十日駐藏公策旺諾爾布等稟稱、郡王查罕丹津蒙文稟譯閱、滿洲聖主侍衛拉什傳旨、你此次勤奮從軍擊敗準噶爾賊、恢復你祖所立之教、當時令我等候降旨、今我子端多布旺扎爾與我來信、來兵後丹鍾達

克巴人來、我攜帶六十戶人不可靜坐等語、這些皆口不尋理至毀壞不可測、我身有病而年老、藏地水土、又與我不宜、然我營不住邊界、他們不睦、思使我誣奏滿洲聖主不可測、我親奉聖旨先去奏請緣由、來年我親追來、我來不及來、則遣我子端多布旺扎爾、此等處面奏滿洲聖主之明、與親王商議、親王羅布藏丹津亦令我以善完結說善、我向家去親住不成、聲明呈稟緣由等語、以我會同王代清霍紹齊先將軍、你們派、青派一千兵交親王羅布藏丹津、貝子巴拉珠爾拉布坦、你們三人首住、你今旨說我、將軍理宜聲請呈告、當時並不聲告、今告我回去、王你不以將軍所交之事為重、如何借端棄去麼、王你斷不可去、我意你仍住此處、應遵聖旨指示從事、並言時王查罕丹津書、先侍衛拉什我奉諭旨之處、我有聲告將軍之處、並無說令我住察、思住此處候旨、我子端多布旺扎爾丹鍾皆年幼、一時彼此反目、致事敗、我生無益、丹鍾又妄誣使我生奏君主不可測、此處極無事、我急回去、我攜帶六十戶、問明緣由、完結原旨事完、今我來京、我去差人奏請聖旨、聖主若令我來、我聖主明鑒去請訓、有青草時再行追來、不及則遣我子端多布旺扎爾、我等處與親王羅布藏丹津商定咨

呈大臣等、向王羅布藏丹津告稱、原將軍令我們三人住、今查罕丹津得病、而端多布旺扎爾承信、丹鍾達克巴人攜帶六十戶致給與我、斷不可靜坐、丹鍾又回去、此二人彼此不睦、致成爭戰不可測、若至反目、聖主為我們固什汗子孫屢次降旨不合、我們骨肉內無益、我們二人一在此處承居、無異得急咨回息事、先君主之旨大、咨應合旨、着我們王查罕丹津之形容去意甚喜、雖言國阻、並不敢言、令留伊正兵、伊又路遠、人少則難行、帶伊正兵十二月二十二日起身、此起身去之緣由、理應呈大將軍王、大將軍王不知仍在西寧抑去往京城、即

稟不成、看將軍事由稟大將軍王抑奏聞君主之處、為此郡王查罕丹津稟蒙文一併咨行將軍等語。延信將由藏來咨文、委把總邱則溥查問藏信、告稱、現駐藏官兵應領錢糧口糧、皆照將軍大臣所交、由達賴喇嘛商上給所食馬乾很足、並無耽悞。再準噶爾賊車凌端多布等皆尋克哩業過戈壁遠敗去是實、藏內無事、大臣官員兵丁等皆甚好居住等語。我差侍衛雅圖、員外郎喀拉喀稱、王查罕丹津惟因病回來、領伊正兵來之處、並未告知、今將軍延信報稱、王查罕丹津將伊六十戶令貝子丹鍾携帶來、伊正兵皆來等語。貝子丹鍾與拉查布不睦、恐伊營出事、回來是實、是以臣王查罕丹津準噶爾賊極奸猾、雖他們被擊遠敗、藏地不可不加防守、你正兵留藏數內兵、皆有奏聞之處、你生病回來、理宜留兵、另令大人為首留兵、非全帶來、今你身愈、仍帶你正兵令回藏去、若年老有病不能去、則令你子為首、青草出即咨行起身、咨交你正兵一名不可缺減、為此恭摺將王查罕丹津、公策旺諾爾布等蒙文稟、一併謹具奏聞。

撫遠大將軍允禵奏稿卷十七

吳豐培　編纂

准許準噶爾屬人噶爾瑪巴朗與他伯父同住摺。

六十年四月十五日。

奏為准許準噶爾屬人與其親屬同住事。四月十二日駐藏公策旺諾爾布等稟稱、先前由準噶爾隨來薩木坦西拉布、平逆將軍延信移交護軍參領、今薩木坦等一齊行走之噶爾瑪巴朗至那克產騎牲口偷竊卓哩克圖溫布盟住布雅爾旺扎第巴薩木坦等查詢噶爾瑪巴朗、你們是誰屬人、先隨來薩木坦西拉布一齊行走如何落後、那克產你們行走情況詳告。噶爾瑪告稱、我準噶爾齋桑圖木布扎布屬人、策旺阿拉布坦克哩業遣添之兵、共二千五百、左翼兵騐哩圖哈什哈為首領、右翼兵達什阿木呼朗為首領、五十七年十一月間起身、在特克斯地方過冬、次年四月間至克哩業地方、上年車凌端多布等調兵時、騐哩圖哈什哈等二千兵帶精壯過呼呼穆綸喀拉穆綸、水土不宜、得腫病二百餘人、遣回克哩業、餘兵帶來至特布克托洛海、遇見車凌端多布等隊逃出之人、拏問告稱、車凌端多布等被滿洲聖主大兵擊敗逃走、騐哩圖哈什哈達什阿木呼朗等商議、車凌端多布等許多厄魯特唐古忒兵、尚被擊敗我兵雖去、更不中用、不如去尋車凌端多布等行踪、領兵回去、我夜逃出、尋找大兵、不知那克產邊地名、見薩木坦西拉布等一齊行走至那克產、我牲口被竊、尋找牲口等語。巴朗告稱、我拉藏屬人、準噶爾人等帶我至西給沙爾、獨自逃難、先薩木坦一齊隨來、西拉布要逃、被車凌端多布等知覺、將他擊獲、捆手帶走、我夜偷將捆手皮繩解脫、我們二人一齊逃出、遇那克產邊噶爾瑪一齊行走至那克產、我腳痛不能動、與噶爾瑪落後、我伯父昂噶拉珠爾、我兄棍楚克在藏地、得同他們居住、又噶爾瑪等餘廢、與先前隨來人等告言無異、將噶爾瑪暫留在此、咨多呢爾拉木扎木巴等一齊咨行、巴朗拉藏屬人、伊伯父昂噶拉珠爾、伊兄棍楚克又在藏地、情愿與伊伯父昂噶拉珠爾等同住、將巴朗交伊伯父昂噶拉珠爾等語。為此恭摺謹具奏聞。

色楞等兵役十五人無馬送驛暫留藏地摺。

四月十五日。

奏為將兵役十五人暫留藏地事。四月十二日駐藏策旺諾爾布等稟稱、噶倫康濟鼐告稱、侍郎色楞總督額倫特隊來兵奴僕並拉藏屬人、準噶爾人等、帶去伊地、我

阻止殺準噶爾賊、收取兵奴僕、並拉藏人在我地住養、早要送去、因無辦事人員未送、今此地有大臣等共十五人、我送驛請大臣等受取辦理等語、查西安督標後營馬兵朱文秀、西安督標火器營步兵黃成成、西寧鎮標右營馬兵王朝勳、西寧鎮標後營馬兵徐德倉、西安正藍旗漢軍博良、佐領下馬甲董世玉、侍郎畢賀色楞奴僕回子廂黃旗侍衛達克巴藏布、奴僕闡木布達爾、正白旗不知佐領馬甲保三、由鞏昌府落後奴僕壽二、正紅旗漢軍不知佐領馬甲七十之弟晉世昌、同旗不知佐領前鋒阿木皮、由西寧落後奴僕杜來、廂白旗不知佐領馬甲雷姓人、由西寧落後奴僕二娃子、廂紅旗不知佐領馬甲薩爾泰、奴僕奇他、正藍旗漢軍額拉格佐領下馬甲夏光堯、奴僕周鴻石、廂藍旗齊代佐領下馬甲洪泰、奴僕德七、同旗不知佐領護軍校薩拉楚霍、奴僕老疙瘩、將這些人咨送康濟鼐、理應各送各處、春時辦理無騎肥馬、又難專送、朱文秀等十五人暫留在此處、後有便再遣交各處等語、為此恭摺謹具奏聞、

布魯克巴派使來藏、並諭其照常貿易、據稟轉奏

摺。四月十五日。

奏為據稟轉奏事、四月十二日駐藏公策旺諾爾布等稟

稱、本年正月初三日布魯克巴差使臣通默特楚克布三濟耀等到藏、噶倫康濟鼐等親自接見、問默特楚克布三濟耀等來藏情由、他們告稱、上年康濟鼐由阿哩克地方、我喇嘛阿旺杜拉固林布池致信辦事旺布查、聖主為推廣黃教、撤清準噶爾所立偽達賴喇嘛、坐牀、以大兵之力、送來達賴喇嘛、我們喇嘛阿旺杜拉固林布池辦事旺布查得知、令我們問達賴喇嘛安、執伯勒克、又差問滿洲大君主大臣等好、執伯勒克、又問通默特楚克布三濟耀等、你們幾時起身、走多少日、有否以前你們使臣走過地方、據稱、我們上年十二月初八日動身自我們地方通藏之路、山險路惡、不可騎馬、步行走二十五日、以前有拉藏三次使臣行過、車凌端多布等到藏、每年一次差派使臣、今聞滿洲大君主推廣黃教、光輝遠照、専差我們來此等語、因諭使臣通默特楚克布三濟耀等、為聖主推廣黃教、擊敗殺教賊車凌端多布等、令阿哥王為大將軍、領無數兵將至木魯烏蘇、大將軍王一切事務辦理妥協、酌量進兵、派平逆將軍、定邊將軍二路征討賊車凌端多布帶領厄魯特唐古忒兵共萬人、我們由西寧派兵迎殺賊人、白日不敢侵犯、夜在博克河等三處三次侵犯、皆被痛擊敗去、我們將軍大臣

等、同心追殺殆盡、惟聖主好佛、有旨令賊敗勿追、我們遵旨未追、否則準噶爾賊斷無生還、將軍與我們共遵聖主之意旨、送達賴喇嘛來藏、上年九月十五日坐牀、今閤唐古忒人等皆受聖主重恩、太平安逸等言、又喇嘛阿旺杜拉固林布池、辦事旺布查咨文、知你們使臣來情由、我們大國聖主統治天下、並不分內外、一概仁慈、待如赤子、各自安生、善行者勸、惡逆者懲、繼絕一切之事、以公辦理、你們掌布魯克巴之道、喇嘛阿旺杜拉固林布池、辦事旺布查、聖主來兵殺滅準噶爾賊、送還達賴喇嘛、復興所毀之教、以應民意、聞此奇蹟、即差使臣、實

可嘉獎、以前拉藏汗在時、你們彼此稍有不睦、所為皆知、將不介意、我們大國之道、惟以和為貴、我們承滿洲聖主之旨、領兵駐守、此後你們地方之貿易、則即遣來我們派官員等監視貿易、衛藏之貿易、則亦令去你們地方、如此兩國互和之道、聖主聞後、必加讚獎、你們使臣來、我們必報大將軍王、奏聞聖主等言、筵宴、譯唐古忒文、來使臣酌賞綢布奇布哈達克、他們喇嘛阿旺杜拉固林布池等送我七件粗褐伯勒克、領受、答給綢十疋、平逆將軍延信等傳諭布魯克巴地文之文、亦行交付通默特楚克布三濟翟等、本年正月二十八日起身等語、為此恭摺謹具奏聞。

請將第巴達克冊逆產撥給康濟鼐作為家業據

稟轉奏摺。（四月十五日。）

奏為據稟轉奏事、四月十二日駐藏公策旺諾爾布等稟稱、先平逆將軍等稟呈大將軍王案內、噶倫康濟鼐呈請、我家產皆被準噶爾所搶無餘、阿　里地方田地所收之糧、養我妻子屬人、今滿洲君主之恩、放我噶倫、按我們唐古忒之例、噶倫等惟得五六口人口糧、我身為噶倫、辦理達賴喇嘛上一切之事、不可不將妻屬遷來、我屬人口極多、藏地無養家口之業、自己亦無住房、如

蒙滿洲君主施恩、俾我妻子屬人、請得一生業等語、查康濟鼐一意誠篤、感聖主無窮之恩、尊崇黃教、輔助達賴喇嘛之人、似難無養家口之業、令延信共同商議、將正法第巴達克冊在藏一戶房撥給居住、酌撥伊養口、令將抄沒第巴達克冊田地撥給、皆令公策旺諾爾布辦給、所給之處、聲繕摺呈交大將軍王等語、是以我們言與第巴隆布奈等撥給之處、聞達賴喇嘛差伊多尼爾拉木扎木巴洛布藏棍楚克告稱、令康濟鼐任辦聖主所交之事、勤奮誠意輔教、有益該管人多、不可不足給養田、第巴達克冊係重罪正法之人、撥給此產、名正

言順、全交噶倫另擇之處、令撥給康濟鼐等語、多尼爾拉木扎木巴、洛布藏棍楚克令你告達賴喇嘛、達賴喇嘛因聖主推廣黃教、應合聖意、奮勉從事、康濟鼐全給成全足養之處、我們必稟告大將軍王、本年正月初二日請我們筵宴、我們大衆達賴喇嘛令伊多尼爾拉木扎木巴在衆前勸勉康濟鼐更加勤奮、代請巴圖魯名號、賞蟒袍元狐冠並帶子等物、又養家口在羅木魯林巴人、田地在藏之家一戶、一併給康濟鼐等語、所給之數、康濟鼐等告稱、共人六百六十三戶、田地一年得糧八千斗、他們唐古忒糧的量、比我們內地斗小、似有八升等語、為此恭摺謹具奏聞。

恭設金龍聖位朝拜並放佈施、據稟轉奏摺。四月十五日。

奏為據稟轉奏設立金龍聖位事。四月十二日駐藏公策旺諾爾布等稟稱、恭維皇帝治萬國不分內外、一概待如赤子、仁慈好生、養育衆生、以大公行教化、絕域外國人等、皆行向化、無不感恩、自從策旺阿拉布坦極為奸猾、更不曉事、聖主通達、思念衆生勞苦、問罪開導、曉以利害、雖疊降諭旨、仍頑不曉、反遣兵竊據藏地、毀壞黃教、使闔唐古忒人民飽受災難、聖主洞悉其情惡不改、

乃令阿哥王為大將軍綜理一切調特大事、大將軍王一切行事、均仰仗聖主奇謀、三次擊敗準噶爾賊、安定喀木藏衛三省、悉令安適、天心無分內外、盡使土伯特重新振興推廣、似此大喜、我們領兵來此駐防、仰慕君主金顏、不得叩謝、特設聖主金龍之位、為衆唐古忒等瞻揚、曉諭倫常道理、君主金龍之位、設於大藏之內、達賴喇嘛之父索諾木達爾扎即派喇嘛四百、並普偈時達賴喇嘛之儀仗排前作樂唪經、我們共隨聚集藏佛前聖主金龍之位放正、親王羅布藏丹津等並衆噶倫第巴等令我們隨同行禮、散後、十二月二十八日、達賴喇嘛差伊多尼爾拉木扎木巴、洛布藏棍楚克來告稱、大臣等設滿洲聖主金龍之位、在衆前曉諭、指示倫常道理、我聞甚喜、我年幼小、未通經道、聖主令我自小在庫木布木廟養育、又使坐牀、襲受土伯特達賴喇嘛之缺、聖主無窮重恩、我出家人如何報答、聖主推廣黃教、以應至聖之意、親往大招率領衆喇嘛等、祝滿洲聖主萬萬歲永久健康、在大小藏佛前乞禱、對闔藏喇嘛等賑給佈施唪經放伊雷爾、再明年聖主大壽之年、各處寺廟唪經、我差弟子等令多尼爾拉木扎木巴告知達賴喇嘛達賴喇嘛仰聖主慈養、復推廣黃教、令得安逸、專思恩

親來大小藏為聖主乞福唪經、放伊魯爾至好事、我們世代蒙聖主重恩、如何能報、達賴喇嘛親自來藏唪經、我們亦得出銀以報答聖主重恩、唪經達賴喇嘛、正月初六日由布達拉來藏之日、奴才等酌派官兵管理街道、令達賴喇嘛入藏、各處寺廟喇嘛等、再衆喇嘛等聞達賴喇嘛親在大藏放伊魯爾、各自來至、查閱數目、共一萬二千二百餘人、問噶隆格布奎等由拉藏時準噶爾車凌端多布在時、每年放大伊魯爾時、喇嘛等數目如何、他們告稱、拉藏汗在時、每年放伊魯爾時、所聚喇嘛不過七八千、車凌端多布等在時、僅有四千、本年聖主威舉達賴喇嘛恩施、闔各處喇嘛等來聚者極多、皆滿洲聖主推廣黃教所致、共聚喇嘛等由達賴喇嘛商上每日食茶札茶餑餑炒麵十次、賑給佈施唪經、以報聖主養育至厚重恩、大臣台吉等並至官兵情願出銀、共三千四百兩、此銀給噶勒丹、色拉、布賴蚌三大廟八百兩、年前唪經給大藏一千兩銀、各喇嘛等煮茶札賑給佈施唪經、再土觀呼圖克圖一千九百七十兩、達賴喇嘛噶布楚洛布藏粗拉齊木二千二百五十兩、台吉塔旺扎木蘇五百兩、聖主萬歲各寺廟唪經、青海台吉吹拉克諾木齊感聖主之恩、情願在大藏聚喇嘛等賑給

佈施、聖主萬歲唪經、並來告知達賴喇嘛領衆喇嘛等由正月初八日起至本月二十二日唪經畢、轉參達哩人馬賚力人、賸則達賴喇嘛施恩筵宴我們衆等無數、二十二日筵宴畢、達賴喇嘛差多尼爾拉木扎木巴、洛布藏棍楚克來告、我們能報聖主之恩唪經、大將軍王並此次來藏、將軍等以下至官兵、均極辛勞、我亦另唪經伊魯爾、我唪經畢、告知大臣等明日往布達拉去、達賴喇嘛唪經畢、亦告往布達拉去、次日仍派官兵我等親往布達拉去、以前藏雖未行、員外郎巴特木三次行、我們先行時並無此次熱鬧、此次來看者、比前加倍、極為興盛、我們設立聖主金龍之位、六十年大慶戲歌戲舞民衆、編成幾樣作樂、曉示大衆、衆唐古忒告稱、從未見聞此戲、羣衆讚嘆不已、聖主扶持黃教、令復安生重恩、老幼咸感喜悅、再班禪遵旨來布達拉與達賴喇嘛學經住正月二十八日起身、俟秋日再來、班禪與達賴喇嘛言往後藏去、班禪去時、我們聖主推廣黃教恩待班禪以應奇意領衆官等在十里外送行等語、為此恭摺謹具奏聞。

請旨進駐甘州肅州摺（四月二十日）

奏為請旨事、臣恭維上年我們好幾路進軍征討策旺

阿拉布坦、搶其牲口、車凌端多布兵又被擊敗回去、現我巴里坤兵取土魯番進佔烏蘭烏蘇、因此振動、策旺阿拉布坦人等、人心離散、內亂出事、或下人等屢請我們進不可測、然現甘州肅州等處住滿洲綠旗兵、皆遣派過巴里坤、此兵去則甘州肅州等處無預備住兵、現西寧無事、臣領兵進駐甘州肅州、以資威懾等語、為此恭摺謹奏請旨。

遵旨分調兵馬前往土魯番摺。（四月二十日。）

奏為遵旨分調兵馬進取土魯番事。四月初九日准兵部咨稱、滿漢文武大臣官員等公同會議、調富寧阿率

兵往烏蘭烏蘇地方駐防、由富寧阿所帶兵內派七千交散秩大臣阿爾恩提督陸振聲、即由烏蘭烏蘇之路、進取土魯番、取後令富寧阿駐守土魯番、由阿爾恩所帶之兵內留夠守兵和炮位、保持征討之力、富寧阿有行之機、即行、此路之兵取土魯番征進烏蘭烏蘇地方、兵力稍少、由將軍富爾丹處選三千兵、過富寧阿路、若無行機、則乘秋涼撤、或駐守之處、令富寧阿議奏、將軍富爾丹、奇哩德等兵、各處預備妥協居住、由奇哩德處兵派三千、策旺阿拉布坦遺留貴發喀烏哩洋、該處咨收無人、則即辭回會兵來、若有應行之機、會同二將軍即行、或此間內亂出事、或隨來之人得策旺阿拉布坦處實信、乘機令三處將軍等即互相計進大兵、擊毀策旺阿拉布坦之弱點、關係至大、皇帝奇謀無不悉合、阻截之謀、伏乞聖主訓飭具奏、奉旨、議政大臣議、我意亦是如此、計咨行四處將軍、盡請議各自鈐印具奏、軍事乘機變行、今日如此議、明日有變亦可另議、此間看策旺阿拉布坦處信若有應行改議、當即改議、欽此欽遵、咨行到後、臣即諭將軍富寧阿富爾丹奇哩德等、你們謹遵旨請議、各自鈐印具奏行文、咨過巴里坤、住甘州都統穆森隊兵、住肅州副都統莊圖隊兵、皆令四月二十

二日起身行文、再將軍富寧阿調固原兵、三月十七日起身、寧夏兵三月二十八日起身、甘州兵四月初三日起身、涼州兵三月初十日起身、肅州兵三月二十四日起身、住肅州延綏總兵官李耀兵四月初三日起身、陸續報呈為此恭摺謹具奏聞。

貝子巴拉珠爾拉布坦擅自率兵回青請旨定奪摺。（五月初四日。）

奏為請旨事。五月初一日駐藏公策旺諾爾布等稟稱、康熙六十年二月十三日青海貝子巴拉珠爾拉布坦向我告稱、我來此日久、所屬人等不服水土、腫病者多、行走

艱難、須得回去、我們公同與貝子巴拉珠爾拉布坦先與將軍青海王議、親王羅布藏丹津、郡王查罕丹津、你們三處兵領一千兵、我們一齊派駐、你何能擅自藉端去麼、你下人等雖有病、此間暫住、應候聖旨、王查罕丹津前有旨、命你帶正兵在此、你今又帶回、你們青海兵無數、事關重大、嚴行阻議、斷不可去、貝子巴拉珠爾拉布坦竟領伊下兵於二月十六日起身、現此處惟止親王羅布藏丹津三百兵有餘、我們即要留貝子巴拉珠爾拉布坦、又聖主恩施、你們祖父固什汗令你們各襲爵、尊榮至極、多年養育、恐不合聖意等語、臣查貝子巴拉珠爾

拉布坦兵皆具奏留西藏數內之兵、妄藉領兵回去、理宜嚴令咨行回藏、惟前諭旨青海兵在藏無用之處、特對王查罕丹津恩施、停止伊兵從新調藏降旨、貝子巴拉珠爾拉布坦領來兵至青海、復咨回藏抑停止之處、請皇父指示、為此恭摺謹奏、

請將遊擊等缺遴補據稟轉奏摺。（五月初四日。）

奏為遴補游擊等缺事。五月初一日駐藏公策旺諾爾布等稟稱、總兵官趙昆稟呈、本隊雲南左營游擊夏蔭棠於康熙六十年二月十二日病故、現駐防西藏游擊官止一員、游擊有管兵辦餉之責、缺不可久懸、查得建川協中軍守備李俊賢、軍務熟悉、具有才能、請將李俊賢補夏蔭棠之缺、守備李俊賢之缺、查得中營左千總張有儀、年久軍務熟悉、張有儀請補守備李俊賢之缺、千總張有儀之缺、查得左營把總石山源馬步射好、軍務勤奮、石山源請補千總張有儀之缺、把總石山源之缺、查得左營馬兵陳尚義馬步射好、人亦妥當、定藏將軍噶爾弼以陳尚義人妥、給千總劄符、把總石山源之缺、請補陳尚義、趙昆蒙聖主高厚之恩甚重、何能報答、今軍務地方正用人之際、我特取行走之人、揀選守備李俊賢等四人咨送、皆勤慎有才能之人、則各缺不空、與

事有益、伏乞考驗轉奏補放等語、令策旺諾爾布會同驗看得守備李俊賢、千總張有儀、把總石山源、馬兵陳尚義、馬步射好、人皆妥、是以照該總兵官保請稟呈、伏乞大將軍王轉奏請補等語、為此恭摺謹具奏聞。

郡王查罕丹津來謁、請止調兵摺。（五月初四日。）

奏為郡王查罕丹津晉謁事。四月二十日准理藩院咨稱、為王查罕丹津兵調送西藏事、由河北議奏、奉旨、王查罕丹津之子台吉端多布旺扎爾領伊部兵丁將及起身、則今停止、欽此欽遵、咨行等因到臣、我即咨行王查罕丹津、本月二十五日王查罕丹津來西寧向臣問好、臣

令查罕丹津進見。向伊問：王你身病由藏回來、差子端多布旺扎爾來告、我差侍衛官去看王身如何、比先痊愈否。查罕丹津告稱、我身不服西藏水土、食物不能化、面目腫病、我告知額駙阿保。公策旺諾爾布。親王羅布藏丹津等回來、至營、以前差我子端多布旺扎爾來告、大將軍王仁慈、差侍衛官給我帶來額木齊喇嘛、飲藥、比先略好、腫症稍減。由飯仍不可食、今身稍强、來請見大將軍王、前日我親至固木布木廟居住、差領我京城俸祿楚木布木色布特恩人回來、蒙滿洲大君主仁慈賞我白銀鼠蟒緞皮襖補褂。我感激上聖主之恩、不勝

喜悅、肉多雖不可食、而食飯增多、身亦强壯、今日見大將軍王、特穿上聖主之恩賜。臣又與王查罕丹津云、先前不知你親領正兵由藏回來、後公策旺諾爾布等呈報始知、是以你兵調行回藏、此等情由、我亦聲請具奏、今增我們內兵調藏、皇父降旨、如你兵尚未起身則停止調兵、查罕丹津告稱：上年十二月間我由藏起身來時、思路上賊盜多、我人少、我領兵來交大將軍王、我即將兵預備妥協、青草出、五月間交我子端多布旺扎爾預備調藏、滿洲聖主仁慈、降旨今止調兵、欽遵停止我正兵調藏。惟我親由藏來時、王羅布藏丹津我子端多布旺扎爾有咨告之處、青草出時、隨從人少、咨送藏臣、又與王查罕丹津停止調兵、皇父降旨、你子亦應止調。王查罕丹津告稱、大將軍王之訓、亦是我子端多布旺扎爾止咨聲請情由。王羅布藏丹津差使臣接連王查罕丹津差呈貢臣拉郭爾升一個、紅香回來氆氌四足、臣領取拉郭爾升香、答給哈達、閣各一件、小荷包鼻烟壺、氆氌退回。王查罕丹津咨回、臣看查罕丹津額前病勢痊愈、面仍稍腫、食糧還好。為此恭摺謹具奏聞。

請派員駐守西寧摺。五月十三日

奏為請旨事。准兵部咨稱、由河北議奏、肅州地方狹小、

甘州地方大、大將軍王現領西寧兵往甘州辦理一切調轉事宜、若策旺阿拉布坦地方零亂、大軍隨進則大將軍王近住肅州。西寧地方要緊、不可無辦事大臣、咨行大將軍王、由在此王前大臣內酌派一員住西寧辦事等因具奏、奉旨、着照所議。西寧地方至關緊要、大將軍王請派一要臣駐守甚妥、欽此欽遵咨行等因。上年往烏魯木蘇去、今西安將軍宗扎布住西寧辦事、臣到西寧、遵旨令宗扎布調回西安、今派一要臣辦事等語、令都統楚宗駐西寧、或仍令將軍宗扎布住之處、請皇父指示。再侍讀學士長壽坐辦青海事宜年久、長壽亦

應棄住、降旨臣領兵在口外牧養馬匹牲口、綫往甘州去、至甘州後另行奏聞外、為此恭摺謹奏請旨。

濟克濟扎布承襲輔國公、代為謝恩摺。五月十三日。

奏為襲爵謝恩事。四月二十日准理藩院咨稱、青海貝子洛布藏達爾扎病故、伊子濟克濟扎布承襲貝子或襲輔國公之處、奏請指示。奉旨、濟克濟扎布接封輔國公、餘依議、欽此欽遵、咨行等因。咨行臣公濟克濟扎布知道。五月初十日原任貝子洛布藏達爾扎之子濟克濟扎布來告稱、我父貝子洛布藏達爾扎病故、我極幼小、毫無建樹、而聖君恩我祖父、令我接襲公爵、我父子不勝喜悅、感激之至、我母亦一同叩謝聖主之恩、因身病未來、我母子惟聖君明鑒、永久團結、如何報答、今無叩謝聖君之恩。是以臣令公濟克濟扎布向闕叩謝天恩。再濟克濟扎布呈貢臣哈達香伯特珠子、拉郭爾升鐠鐠布拉嘎濟爾皮鳥槍腰刀小刀子馬匹、臣領受拉郭爾升伯特珠子、鳥槍、餘物皆退回。令濟克濟扎布欽茶、給綢二足、咨回外、為此恭摺謹具奏聞。

台吉臧布扎布請求進京面聖准否請旨摺。五月十三日。

奏為請旨事。五月初六日青海額爾德尼台吉臧布扎

布親來告稱、我上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由西藏地方起身、繞喀木路、順濟書肯他來、馬牲極瘦、本年四月初三日始至我營、來問大將軍好、再我早已思往京城去請聖君安、仰瞻天顏。不幸病魔纏身、未能前去。上年我青海兄弟們欽遵聖主旨意、各領正兵同內大兵將達賴喇嘛送往藏地、恃聖主天威、準噶爾逆賊無數敗去、達賴喇嘛坐牀、復推廣所毀黃教、土伯特衆生、仍舊安生、今定西藏大事、本年九月間以己力往京城去請聖主安、仰瞻天顏。今額爾德尼台吉臧布扎布篤請皇父安、以己力請往京城、是否允台吉臧布扎布所請抑停其進京、請皇父指示。再額爾德尼台吉臧布扎布呈貢臣香拉郭爾升鐠鐠、臣領受香拉郭爾升鐠、鐠退回、答給綢二足、領茶遣回外、為此恭摺謹具奏聞。

請將各處兵馬分別駐守摺。五月二十六日。

奏為將兵馬分駐事。前准兵部咨稱、四川總督年羹堯由藏回來、分兵遣送各處具奏、事由河北議、由西寧進藏、滿洲喂養馬匹、令往蘭州去住、有用處、則令大將軍王調用復奏。奉旨依議、欽此欽遵、咨行到臣。為住兵咨行署理撫華善等、華善稟稱、蘭州地方這幾年屢未收穫、而本年春又未得雨、糧草之價極貴、不可住兵、莊浪

河州龔昌等處、稟請暫行分住、臣令烏槍護軍莊浪、令頭隊護軍並蘭州隊護軍馬甲等河州、令烏槍馬甲龔昌暫住、令前鋒營炮營兵帶往西寧住、署照撫華善領兵來各咨行大臣等、今副都統保色領烏槍馬甲四月二十五日至龔昌、副都統伊立布領蘭州隊護軍馬甲五月初一日至河州、頭隊大護軍等五月十四日至河州、副都統烏立布領烏槍護軍五月十六日至莊浪、呈報後、臣傳各處、本年巴里坤進兵、我們親自進駐甘州、若有行處、即調你們由藏回來官兵馬牲口盔甲軍械、嚴傳皆令照數排立、斷不可缺、再前鋒營炮營兵來西寧、並向甘

州去繞路、前鋒營炮營兵停止來西寧、馬牲口喂養繞進、令由莊浪向甘州去、交副都統許國貴、委前鋒叅領宗室西楞圖等、今臣往甘州去時、去西寧護軍再莫拉托什由宣化府來、綠旗兵皆帶去、西寧地方至為要緊、近住青海人等、西藏柴達木現住我們兵、西寧地方不可無兵、西寧地方雖小、這二年收糧兵雖久住、所集糧草仍有、此處住兵、調往巴里坤行走亦通、是以暫住龔昌、烏槍馬甲等來西寧、今來後與留西藏辦事大臣令共管理、交副都統保色咨行、為此恭摺謹具奏聞。

郡王查罕丹津稟報因妻病故請赴藏唪經代奏摺、六月初七日。

奏為據稟轉奏事、五月二十六日青海郡王查罕丹津差伊莫德齋桑珠濟稟呈、我妻子並祀阿旺喇嘛皆病故、按例大人等病故、必差人赴藏、班禪達賴喇嘛領伊魯爾在寺廟煮茶扎唪經、得我子端多布旺扎爾四十人為陪、咨藏班禪達賴喇嘛領伊魯爾、令各寺廟喇嘛等唪經、本年內回來等語、郡王查罕丹津伊子端多布旺扎爾他們家私事、臣照伊所請、令台吉端多布旺扎爾皆藏、本年內至後來告此處辦理青海事務人等、伊差使臣莫德齋齋桑珠濟咨外、為此恭摺謹具奏聞。

準噶爾屬人來歸查詢情由予以安置摺、六月初七日。

奏為安置準噶爾屬人事、五月三十日厄魯特台吉車凌扎布、多呢爾拉木扎木巴、貢蘇克並由準噶爾隨來嘎爾瑪、額拉追、綽晉晉三人、領額拉追之妻、奴僕二、綽晉晉唐古忒奴僕一、來到告稱、車凌扎布我二月十三日由藏起身、五月初三日至木魯烏蘇那木齊圖地方、馱牛至瘦、又有瘟病、行走遲延、我說帶嘎爾瑪等男女奴僕先來留落落爾咱簡叅他爾等二十七口、他們大約六月底到、由準噶爾隨來人等內圖魯人在西藏地方病故、達什則巴人至木魯烏蘇病故等語、多呢爾拉木扎木

巴達克巴貢蘇克你是何裔、在藏住多少年、被準噶爾賊拏獲、如何逃出、告公策旺諾爾布等言外、若另有所知、皆令聲告。查問告稱、我土爾扈特之裔、十五歲時來藏、在布賚蚌廟為喇嘛學經、住現帶京城扎克布哩呼畢勒罕傳事之多呢爾拉木扎木巴行近、準噶爾賊佔藏後、令我先由準噶爾迎噶拉丹丹津差使。臣向查罕丹津人爭鬪為仇、我拉藏汗仁慈人、毀我喇嘛薩欽為白人、隨車凌端多布行。上年準噶爾賊被大兵擊敗去時、將我一併帶去、逃出竟不得空、從賊行走、二月、十月初三日至克哩業相近戈壁地、得空我與準噶爾綽晉晉人領五奴僕逃出來、從上聖主十二月初五日至藏、告公策旺諾爾布、我又由班禪額爾德尼領格楚爾薩欽為喇嘛、其餘皆照公策旺諾爾布等報。又詢噶爾瑪你何裔、策旺阿拉布坦下衛屬人、你上年由準噶爾地方帮車凌端多布軍內人、久住克哩業地方、策旺阿拉布坦一切之事皆知、聞得洛布藏舒努舒努達瓦他們大兄嘎拉丹車凌不和反目、向阿拉台去、此說實否。你顧從大國仁化來之人、告公策旺諾爾布等言外、你聞知之事、令須全告。告稱、我土爾扈特之裔、策旺阿拉布坦下固木布扎布齋桑屬人、策旺阿拉布坦在克哩業增

兵時、派齋桑固木布扎布、駱哩圖哈什哈二人、率二千五百兵、五十七年十一月間起身、次年四月間至克哩業、此兵到時、小車凌端多布親來伊營、我們一齊到後、伊未親來、上年在藏我們大車凌端多布調在克哩業兵時、齋桑固木布扎布、駱哩圖哈什哈等揀足二千兵來、不服地方水土、得腫病二百餘人、遣回至特布克托洛海地方、遇大車凌端多、布下逃出之人、聞得他們言、大車凌端多布等被滿洲聖主大兵擊敗回來、固木布扎布、駱哩圖哈什哈並達什阿木呼朗等言、大車凌端多布等許多兵、皆被擊敗、我們之兵、又可去麼、商議不如回去、領逃出之人尋大車凌端多布等歸路之踪回去時、我夜逃出來尋滿洲聖主大兵、我在克哩業時、大車凌端多布來藏看守伊重獸瘦馬牲口、留洛棍楚克人患病、上年七月間由棍楚克家迎伊來、薩木坦人來至告言、先洛布藏舒努與伊兄噶拉丹車凌之妻拉濟特有姦、噶拉丹車凌仍與洛布藏舒努舒努達瓦乘空竊取、於是反目成仇、洛布藏舒努、舒努達瓦二人、他們父兄恐被殺、本年六月間與蘇爾咱領阿必嘎斯三魯布齋桑向阿拉台去、不知兵數、噶拉丹車凌領兵追去、彼此攻伐、繼而小車凌端多布亦領兵追去、噶拉丹車凌

帶回至營。策旺阿拉布坦之言。小車凌端多布你領兵去追洛布藏舒努等。並未用力攻殺。反帶噶拉丹車凌回來。你與洛布藏舒努等可無商議麼。告稱小車凌端多布我一下等小人。準噶爾不可洽情由。我父我妻豪四子專尋進滿洲聖主安生。隨來。其餘皆照公策旺諾爾布等所言。查問額拉追、綽晉晉、你們皆何裔。策旺諾爾布等告言外。又有別言。令須告明。額拉追告稱。我土爾扈特之裔。策旺阿拉布坦托布齊齋桑屬人。我上年九月間敗出。隨車凌端多布至西綸沙爾地方。尋滿洲聖主大兵來藏。其餘皆照公策旺諾爾布等所告。由準噶爾隨來嘎爾瑪額拉追兵等。皆專欲從皇父之仁化歸來之人。臣賞衣服。多呢爾拉木扎木巴達克巴貢蘇克原扎克哩哷爭勒罕近行多呢爾喇嘛。公策旺諾爾布等遣送。亦賞衣服。交侍衛扎什台吉車凌扎布。六月初七日遣送。先護軍參領明泰等解送帶來準噶人等。臣未致意咨行沿口馳驛。遵旨凡咨送蒙古等。由京城出口。俄爾多斯外遣行降旨極是。是以解送蒙古等解送口外。並台吉車凌扎布帶來蘇爾咱屬簡泰他爾等二十七口至後。交侍讀學士華色辦理。他們應合存留外。為此恭摺謹具奏聞。

遵旨調各兵丁回京摺。（六月初七日。）

奏為調兵回京事。准兵部咨稱。康熙六十年五月二十六日奉諭旨。由西寧隨平逆將軍延信進藏經四川歸來滿洲官兵。皆令來京。欽此欽遵。咨行到臣。即令莊浪暫住鳥槍護軍前鋒。由口外順俄爾多斯路回京去。交副都統烏立布。前鋒參領西楞圖行文。令正青草出時。河州暫住蘭州隊護軍馬甲大護軍。龔昌暫住烏槍馬甲亦應順俄爾多斯路遣回。惟河州龔昌地方離口較遠。西安近河州兵。令副都統伊立布領龔昌兵。令副都統保色領順西安路回京。亦交行文。再西寧地方至關緊要。臣我往甘州去。龔昌暫住兵令住西寧具奏。今龔昌暫住鳥槍馬甲。咨行京城。住涼州每佐領帶一馬甲住西寧。令都統旺圖領兵來交。今已行文。為此恭摺謹具奏聞。

遵旨令長壽為西寧辦事大臣即往甘州摺。（六月初七日。）

奏為事。准兵部咨稱。派西寧辦事大臣由河北議奏。奉旨。侍讀學士長壽漢仗頗著勤勞。着補授理藩院額外侍郎。令往西寧辦事。將軍宗孔布往大將軍王前去。欽此欽遵。咨行等語。西寧地方至為要緊。侍郎長壽來到

前、臣令都統楚宗暫行辦事、員外郎喀拉喀辦事、好、亦
留帮辦、長壽到後、並令追往甘州、楚宗等並班禪咨送
旨文、差喇嘛西拉布達爾扎嘎布楚、員外郎扎木蘇為
陪、六月初七日由西寧起身、初九日吉日到、臣照前奏、
領兵由口外往甘州去、至甘州後另行具奏外、為此恭
摺謹具奏聞。

領兵進駐甘州摺、（六月二十七日）

奏為領兵進駐甘州事、臣領兵由西寧順口外往甘州
去、已經具奏、六月初九日起身、是月十三日至霍濟爾
托洛海安營之日、奉旨該巡撫等具奏言無草料、多辦
錢糧、簡省何如、欽此、臣領兵將及出口、而巡撫綽奇迎
來告稱、甘州此前未預備、聞大將軍領兵來往甘州、交
地方官員等預備米糧數目、臣思今正青草出時、馬匹
牧放、官兵惟給口米、野餉米餉無誤、是以臣領四百餘
滿洲兵、三百俄爾多斯兵、一千綠旗兵來、是月二十六日
至甘州、俟秋收計簡錢糧、應何分晰扣留之處、再行具
奏外、為此恭摺謹具奏聞。

侍郎色爾圖署理四川巡撫謝恩代奏摺、（六月二十七日）

奏為代為謝恩事、侍郎色爾圖稟稱、奴才原一末等小
人、蒙聖主屢畀顯爵、又特選辦理大兵糧餉事宜、奴才
不能稱職、得有重罪、聖主寬宥施恩、軍營効力、奴才未
能盡力報効贖罪、聖主又令奴才署理四川巡撫事、君
主之恩、天高地厚、奴才尤不能報感激涕零之意並增、
伏維奴才屢蒙聖主高厚之恩、報稱毫無、又由重罪、從
寬發落、舉用恩施、奴才年老才劣、不稱邊疆重任、思君
鴻恩及身、不計家報國之意、不能專立、是以不敢為已
能之處、尚未聲奏、謹叩天恩、伏乞大將軍王轉奏等語、
為此恭摺謹具奏聞。

貝子車臣代清洛布臧達爾扎病故、派員致祭其妻
子謝恩代奏摺、（六月二十七日）

奏為青海貝子病故事、五月二十九日准理藩院咨稱、本
部具奏、青海貝子代清洛布臧達爾扎病故、照例派蒙
古侍衛一員、理藩院章京一員、祭文一件、羊四隻、酒六
罈、折價代祭、咨行大將軍王、由王處咨派侍衛章京等
因具奏、奉旨依議、欽此欽遵、咨行到臣、即派侍衛西達
色、員外郎桑曼代致祭、臣領兵六月十二日至貝子巴拉
珠爾拉布坦屬川濟圖地方安營、侍衛西達色、員外郎
桑旻代來告稱、貝子洛布臧達爾扎營相近、伊子公濟
克濟扎布領台吉齋桑等來迎、在路旁跪接祭文、福晉
莫呢來亦跪迎、照例祭畢、福晉莫呢、公濟克濟扎布、他

們領該台吉齊桑等跪稱、我們貝子乃青海一小台吉、滿洲聖主念其係固什汗之孫、從優封為貝子、放為盟長、我們貝子在時、惟思滿洲聖主所施重恩、稍報萬一、身雖有病、支持往軍營去後、我們貝子病漸增加、大將軍王聞知、令在郭莽廟養病、久治未愈、不幸病故、滿洲聖主惻隱仁慈、令我孫子襲公、我們寡婦孫子、實蒙重恩、滿洲聖主又專差侍衛扎爾固齊指文致祭、我們有生之寡婦孫子至以為榮、不勝感恩、即已故貝子之魂、亦至感慰、我們感恩未得奏言、他們領下台吉齊桑等向闕叩謝天恩、為此恭摺謹具奏聞。

撫遠大將軍允禵奏稿卷十八

吳豐培　編纂

審詢準噶爾部情形並佈置進軍事宜摺、（六十年閏六月初九日。）

奏為審詢準噶爾事、據康熙六十年閏六月初八日討逆將軍富寧阿稟稱、康熙六十年六月二十八日哈密扎薩克達拉哈、伯克阿閔稟稱、魯克齊木托克托、麻穆特伯克差瑪爾咱伯晉、他們住他木楚克哨倭克楚帶特、是月二十六日至哈密、向瑪爾咱伯晉問來情由如何、據稱、我托克托麻穆特伯克差我們送文、我們攜帶一厄魯特

至他木楚克哨、同我們來五回子、由他木楚克與你們佐領瑪米廸等遣送巴里坤、我們親帶文書、是以瑪爾咱伯晉帶來托克托麻穆特伯克咨文、譯蒙文交我佐領嘎代遣送瑪爾咱伯晉倡首來人亦交嘎代一併遣送、為此稟呈等語、魯克齊木回子咨行托克托麻穆特阿閔、霍拉博斯額木齊齋桑領五百厄魯特兵、圍我們七日、攻打我們、殺十五厄魯特、我們回子廟並房屋皆放火燒、我們離散、再由查里斯進回來、回子等皆拏獲攻戰時我們死六人、我寡婦孤子共求請我們急救、厄魯特等又不收我們、餘由情形為此咨行等語、又問回子瑪爾咱伯晉、等與你們厄魯特兵數次攻伐、此厄魯特如何拏獲、厄魯特兵仍有無否、你們魯克齊木現人口數目有多少、皆何食、你們同來幾人、據稱六月初十日準噶爾額木齊人領兵五百、我們住魯克齊木相近、我們衆回子等有槍拏槍、無槍之人皆拏木棍攻打、一日、我們六回子被傷、厄魯特兵死十五、此厄魯特肯濟業近賴我們魯克齊木城、我們回子等拏生厄魯特兵圍我們魯克齊木城、田地樹木、放火燒着數日、十九日回歸我們、被獲回子進回來告稱、厄魯特等見吉木色地方、火光烟灰塵、想說聖主大兵去、畏懼回去、二十一日我

們托克托麻穆特派我們六回子咨送此厄魯特肯濟業、我們至闢展之日、我們托克托麻穆特差人追去、告稱、今準噶爾兵復來、看回子比先多、先濟木色火光、想是厄魯特兵、他們會同復來、你們此厄魯特散急解送巴里坤將軍、交令別離開、我們即急來、現我們魯克齊木有萬餘口、食厄瑪拉菓子等物、問厄魯特肯濟業、你屬何人、如何被獲、魯濟木共來多少兵、為首來之人何名、後來魯克濟木又有無遣兵否、你們伊拉布爾霍絡哨、現放何處、據稱、我車凌多爾濟屬一小人、小車凌端多布遣哈拉沙爾、回子等漸漸回向土魯番進去、伊瑪

尼達爾扎人、策旺阿拉布坦伊令霍拉博斯齋桑額木齊為首領、共給兵五百、令毀土魯番房田、差令搶取回子等我們兵與魯克齊木回子攻打時我近恃魯克齊木令搶取行走、忽出四五回子、將我們生擒、我們來時、相繼遣兵之處我並未聞。又詢現魯克齊木若不能。取、則額木齊齋桑又請兵不可測、現伊拉布爾霍絡地方有無放哨、閩濟木色等處放哨、尼魯特肯濟業珠拉圖斯地方誰住、達什博達穆爾阿叱嘎斯等現遷何處、上年我們由數路進兵策旺阿拉布坦並下人等皆如何。據稱、珠拉圖斯地方、小車凌端多布、車凌多爾濟、西勒圖徙弟等住烏魯特霍拉博斯倭托克人等、本年春達什博達穆爾人等遷烏蘭烏蘇地方、阿叱嘎斯仍住額楞哈叱拉罕、你兵來時我們被獲、台吉車木伯爾屬人等、我們台吉策旺阿拉布坦疑惑、向珠拉圖斯遷時、我過車木伯爾人、聞伊告稱、上年你們由數路進兵、我策旺阿拉布坦忽說我並未聞你們順阿拉坦路進兵時、策旺阿拉布坦伊長子嘎拉丹車凌給一萬兵相迎、後策旺阿拉布坦向你們攻打、勝負不好、令伊子查罕霍濟爾帶回達木巴哈什哈、給兵五百、聞被你們兵擊嘎拉丹車凌回來時、路上稍勞、達木巴哈什哈來時、路上甚勞、來至下人等大君主之兵由數路來、甚為驚惶、現生者極不安、衆皆齊說尼魯特肯濟業、又問我們巴里坤並阿拉台有無遣西藏兵、你們兵共有多少、據稱本年我們聞策旺阿拉布坦伊長子嘎拉丹車凌給兵一萬、令你們遣藏、由阿拉台來兵、次子洛布藏舒努給兵一萬、洛令征哈薩克、三子舒努達瓦給兵一萬、遣藏巴里坤路、嘎拉丹車凌、洛布藏、舒努顧兵去舒努達瓦兵一萬、皆傳令集哈什河、五月初頭、我們由倭托克五十人領二月口糧、見往哈什去兵、至哈什是實、抑向你們來迎。抑同住地方形像、竊你們兵馬羣、我明明不知、聞本年春策旺阿拉布坦、伊差多爾濟齋桑查男丁十三歲以上。七十歲以下、男子共有九萬四千二百、我們寡婦女子同回子為一戶、十三歲女子合七托男子亦為一戶算計、蓋九萬四千二百、我們尼魯特等原狂妄、過餘之言不可信。又問尼魯特肯濟業嘎拉丹丹津蘇爾咱現皆有無、大車凌端多布由藏何日至策旺阿拉布坦、據稱、我們策旺阿拉布坦、霍濟歡嘎拉丹丹津隨來額木齊、上年我們地方下雪、牲口死、人有災病、聞我們台吉行壓害人、殺額木齊、拏嘎拉丹丹津是實、本年春聞將嘎拉丹丹津圍在牢獄、伊妻子並不給人、蘇爾咱伊母一

併交杜喀爾之子查渾看守。大車凌端多布本年春由藏來、至原去時去兵五千。又問、你們兵將近藏我們準噶爾人們大半入你們、現惟回來兵五百、厄魯特肯濟業俄羅斯育魯特霍卓阿三霍卓托爾固特遣些人與你們仍戰爭否。據稱、先俄羅斯來鹽造房住、與我們仍征戰行、後俄羅斯言說、以鹽取金來、今去闖在鹽房皆毀去、現鹽不知無佳、俄羅斯本年正月間哈薩克德爾莫山人領兵住我們垂地方、倭比特倭拉台由二倭托克槍二百戶人、二月間後來、又搶二百戶人、布魯特仍征他們住處、遠此數年向我們並無征戰之處、前霍卓

阿三霍卓木兵來領業爾克木哈什哈爾入我們千戶、布魯特叛與霍卓阿三霍卓木進、策旺阿拉布坦給車凌多爾濟兵八千、派遣征戰霍卓阿三霍卓木、伊領兵敗去、叛千戶今布魯特等車凌多爾濟復收來托爾固特皆進俄羅斯、俄羅斯與我們征戰、托爾固特兵亦來、本年二月間由托爾固特來一班第、聞伊告稱、我由托爾固特地方來時、至托博爾圖拉身病、養病痊、愈後來、看伊騎來馬甚瘦、或人言托爾固特必與我們因兵來、或人言托爾固特阿禹奇王伊子媳婦言親戚說差使臣不知虛實。又問厄魯特肯濟業、由你們地方差使臣

等拏旨文、由我們地方遣放人皆來、至策旺阿拉布坦見旨文又何說、再你們下人等、生者比先如何。據稱、我們策旺阿拉布坦早已差二隊使臣等皆帶來旨文、不知旨文如何、繇引、衆人等言大君主之旨、策旺阿拉布坦隨我進、我們台吉之言、我原為人。世僕、無為奴之處、我怎隨我們下人等妄如此言說、不如虛實、此數年與你們戰爭以來、我們下人等生者與先不同、皆甚勞苦、又問厄魯特肯濟業、策旺阿拉布坦之妾色特爾扎布領伊子洛布臧舒努聞與托爾固特背叛否、再策旺阿拉布坦病殘疾如何、拏獲帶來土魯番衆回子等皆住

何處、二蘇拉坦現皆在何處。據稱、色特爾扎布領伊子與托爾固特背叛、無影虛假、先洛布臧舒努、舒努達瓦隨伊妹女有姦、兄弟毆打看守、今甚好、先策旺阿拉布坦舊病殘疾仍發、每發割開命縫、此數年並未聞再發、拏獲帶來土魯番衆大回子等、你們兵去時給好槍、肥馬殺的殺、圈的圈、二蘇拉坦現皆在喀拉沙爾、大蘇拉坦之大男子咨送策旺阿拉布坦、又問厄魯特肯濟業、你在我們已被拏獲之人、你有聞知之處皆實告、勿絲毫隱諱。據稱、上年冬策旺阿拉布坦集各台吉等商議、每人各領馬四匹、二人合領一駝、共派萬兵在烏蘭固木、

向你們兵搶竊馬牲口、本年春向車凌多爾濟家來時、聞隨伊去之人言說、不知虛實、未聞此兵何日起身去、我前幾年特我並與洛布藏人趕四百匹馬、你們隨進至額末爾哈拉阿濟拉罕地方、由後追來人們被獲拏回、車凌多爾濟令我妻離我、與別人合治我罪、差拾糞現我無妻、惟我母一弟、一喇嘛額齊克外、再無別人、我伯父卑臣齊桑默呢諾彥哈什哈、皆在丹津阿拉布坦前、我聞知之處、皆聲告、果有令聞知之處、我不敢不告能隱瞞麼、厄魯特肯濟業告言、令按段宣讀問米爾咱博津等肯濟業告言外、你另有聞知之處據實告知、勿稍隱諱、再你們大賈人等顛齊喇嘛持文差向哈密至土魯番將文搜出實否、米爾咱博津與洛布木庫楚克克據稱、我們二人上年策旺阿拉布坦隨我們蘇拉坦相近、上年你們順幾路進兵、策旺阿拉布坦甚畏懼、在克特門嶺久住、準噶爾人等皆大驚惶、一層他們無不畏懼俄羅斯、土爾扈特、哈薩克厄魯特皆向策旺阿拉布坦戰、上年由俄羅斯地方差使臣久留、本年春始遣送回、本年春哈薩克二次來住策旺阿拉布坦邊界、人等聞共擄四五百戶人、霍卓阿三霍卓木並無與策旺阿拉布坦征戰、我們二人本年春我們大蘇拉坦之子

瑪木特隨蘇拉坦向土魯番來、達什博廸穆爾阿比嘎斯皆令遷入、博廸穆爾阿比嘎斯皆令遠入、博廸穆爾阿比嘎斯人等、在烏蘭烏蘇地方遇達什人等、我們大賈回子等、我們顛齊喇嘛持文差往哈密、聖主兵臨、我們各領人等從中幫助、皆無踪影、並無住人、我們來時見哈拉巴拉嘎遜有七八人、大蓋為巡哨之人、此外並無所聞、是以我們哨嚴而又嚴外、阿拉台路二將軍咨文亦令知之、查先由土魯番隨來阿哩木霍卓等三回子遣回土魯番之處具奏等因、部文未到、由土魯番送來厄魯特六回子未送外、拏送厄魯特肯濟業交翰林院筆帖式西通額、理藩院領催伊特格爾派兵看守、康熙六十年六月二十九日由巴里坤馳驛解送大將軍王前、由土魯番厄魯特肯濟業送來六回子、仍交哈密扎薩克額閔、前大將軍王親住西寧時、我們軍務處一切之事、皆富寧阿由我處即行具奏、今大將軍王來住甘州、富寧阿不可越奏、是以由我處未行具奏、回子米爾咱博津等將厄魯特肯濟業問言繕摺稟呈等語、又稟呈一文、今回子托克托麻穆特額閔咨行五百厄魯特兵來、將我們回子廟並造房皆放火燒毀、我離散、再由查哩斯逃回來之回子等、皆拏獲、攻打時我們大人死、

我們寡婦女子孤子、共求將我們急救、厄魯特等有我們餘回不收之情形等語、即應遣兵、惟兵去則厄魯特蒙古見我們兵必敗去、深追、則又不可、土魯番回子等必留兵、令他們請守、留少兵則可慮、兵多留、則口糧難給、問得隨來回子等魯克齋木有萬餘口、現食呢瑪拉菓子等物、回子等令他們看守、知不住兵必全隨來、不收隨來之人、則我們兵來後、厄魯特等又來侵犯、收來留兵、則無食糧、住哈密、則哈密地方狹小、扎薩克額閔亦許多人不能養、若布隆格爾達哩圖等處遷來住、則渡戈壁行、回子極花費、而食米口糧亦多、然由哈密遷布隆格爾等處回子倉口糧何處存留等一切之處、皆不預行辦理、則即不可收來、是以令富寧阿同商不派兵、則土魯番回子等應收不應收之處極大、請大將軍王指示等語、臣即令將軍富寧阿、皇父此等之處早已明察、降旨盡謀、派土魯番兵二千、收隨進回子看守、此旨到後、你速即派兵起身、大臣等你們至土魯番、凡要緊關口形勢地方、皆須住哨、防守必堅而又堅、乘機進行、嚴飭遵行、再此二千兵如何運送口糧、如何住驛之處、令你盡言、由部咨行、惟回子等令他們速即解救等語、我們兵應即速派、不可緩、你言具奏候旨再行辦理、先進大兵、我由各處調兵、應再致米糧、馱米之駝、住驛之馬、皆四月內各派交該大臣官員等、繼而本年進兵暫行停止、文到、我又仍預備一切之物、若有行之處不可測、咨行公文、適迎撫綽奇告稱、巴里坤現馱米駝一千八百餘、住驛馬八百起身解送、其餘駝馬陸續解送等語、你將現到駝馬、並彼處現有米糧馱運備用、一面令此兵起身、一面奏聞、現在親兵及隨來人等住甘州、住甘州地方、比你們巴里坤相離遠、你們彼處兵確實不知地方形勢、凡事報我轉奏、日久、軍機之事早晚變化不定、看來即應變辦定、始於事有益、如此則後凡事仍

仍照先議定、一面具奏一面報我、孥獲厄魯特肯清業咨文送到後、即解送京城外、為此恭摺謹具奏聞、

守備傅孝病故、以郭永寧補授摺、（閏六月初九日、）

奏為補授守備事、康熙五十九年正月十六日准兵部咨稱、總管盧旺閣多等稟稱、奉諭旨、此次莫拉托士遣派宣化府兵交你們三營、於年滿千總內查看精壯年輕選派八人、每處各分給四人遣派、欽此欽遵、年滿千總楊音衮、閻俊、郭永寧、張忠、派往莫拉托士、侯敬鴻、倪俊、李志東、楊通、咨送宣化府、皆奉旨咨送之人、照現任千總管兵行之處、咨行兵部、傳知該總兵官領兵副將韓良

福、陳通等行文具奏、奉旨皆選即用、守備人等仍准千總宪柱准守備銜、並交領兵去副將等至大將軍王前、今告大將軍王有用缺則用、餘依議、欽此欽遵、咨行在案、查英拉托士並咨宣化府、年滿千總內楊音衷、閻俊張忠、焦敬鴻楊通、倪俊、此六人由總督烏海處陸續具奏、皆補守備、惟郭永寧、李志東仍尚未用、上年副將韓良福領來英拉托士門兵去駐防德布特爾、昌平營守備傅孝、路上病故、現正軍機之際、該營事務至要、守備之缺、不可久懸、臣於年滿千總並現任千總等驗看步射、年滿千總郭永寧、步射可副將韓良福、又郭永寧營務勤勉能管兵丁、是以昌平營守備之缺、旨咨年滿千總郭永寧補授守備、為此恭摺謹奏請旨。

調解駱駝牧放摺。（閏六月初九日。）

奏為調喂駱駝事、臣由西寧向甘州來時、廵撫綽奇近接、向我稟稱、巴里坤進兵馱米、原派二千五百駝、現一千八百七十六駝駐驛、八百馬起身解送、並牧放駝、副都統托保咨送駝內仍有欠膘、少有膘後即陸續解送、駁回欠膘馬遣送後、亦預備陸續解送、今本年進兵暫停解送駝馬帶回、用時再行解送、臣意軍機之事、不可預定、本年征進之事雖暫停止、若有機會、巴里坤兵即行、

已起身之駝馬、帶回膘瘦有用之處、從新解送不及、已解送駝馬、仍令解送巴里坤、尚未解送駝馬、亦照數解送、交廵撫綽奇、臣又令趕解駝馬官員等、你們各自趕帶駝馬、敬謹解交巴里坤、今將軍富寧阿稟呈我先奏摺內我們巴里坤征進官兵、隨駝半月米需用二千五百駝、此駝交甘肅廵撫綽奇預備具奏、今本年六月二十日准兵部咨稱、滿漢文武大臣等覆議具奏、康熙六十年五月十八日奉旨、本年暫停進兵、軍械馬牲口口糧一切皆足、來年進兵、此間策旺阿拉布坦地方有出債事之機、富寧阿地方相近即行、欽此欽遵、大兵來年進征、降旨極是、如此本年進大兵暫停、甘肅廵撫綽奇速咨行文、查核口糧米實數、到來年大兵征進處、再行查核等語、又咨阿拉台路副都統穆克德恩、由黑龍江、吉林、新滿洲索倫達呼爾官兵內五百、霍托郭濟特公傅爾貝之弟台吉圖巴喀拉凱、貝勒丹津多爾濟烏郎罕、扎薩克台吉土旺莫克、他們該兵酌馱領取去往巴里坤等語、是以富寧阿我們公同會議、本年雖不進征、若有好機、則遵旨即行、隨馱米駝、至為要緊、先調駝二千五百、今阿拉台又遇數千兵來、僅此不敷、請又增五百駝、為三千駝、本年駝今於四月內來到、由上年預備駝、今至六

月尚未來到、若忽有機會、斷然不及、然咨時或數不敷、或瘦有殘疾、即喂駝送駝官員等參奏、治以重罪、亦於事無益、此皆簡領來若躭延、則關係甚大、是以令富寧阿呈請大將軍王、交甘肅巡撫綽奇、現甘涼肅地方所喂肥駝、選派三千、屜繩等所用之物、一併由道員老福等派大官六員、每人分給駝五百、此七月內請解送軍務地方、此皆辦錢糧喂駝、膘必皆好、若不肯官員等苟且不力、將瘦殘不可用之駝湊數遣送、我們查看駁回、可用之駝留軍務地方、即令送駝大官員等牧放、牧放牲口時、蒙古等極爲熟悉、對駝馬有益、惟現此處察哈爾厄魯特兵連連行哨、用時尚不敷、所請內蒙古等有則酌請解趕駝不要者、我們此處羊羣、由佳爾多斯通融出駝牧放、駝死不可保、死駝官員等賠償、官員有賠償之名、與事實無益、動正項錢糧買補、在內喂養駝、每駝不如一日需用銀多少、每駝一日需用草料銀一錢五分、粗計每駝四兩五錢、三千駝即由本年九月初一日起至來年三月三十日、計喂養七月、喂養需草料銀並僱工等項連費用共用十萬兩有餘、此駝解行我們此處、七月間即死毀一千駝、買補時不過五六萬兩、計此錢糧所餘無買草料之項、如是此買補銀不需用另項錢糧、

即由巡撫綽奇喂養駝銀內咨備現駝五萬兩、駝死動用此項錢糧買補外、駝不死則此銀收存、為彼處兵丁每月發給錢糧用、若該管官員等懈怠牧放、不慎棄駝則限日照數賠補、牧駝蒙古等治以重罪、若限內不賠補、官員等即指名參奏、治以重罪、如此辦理、則錢糧還可有餘、此間若有機有行之處、則久歇之駝馱粮口粮往營分給領去、不致躭悞、思甚有益、是以我們會同請大將軍王訓飭等語、臣思駝在口內喂養、來年用時並趕解送、則由遠處至又疲瘦、用時不能不悞、今將軍富寧阿選派馱征進兵末之駝、交道員志福等六員、本年七月內請咨巴里坤、由喂駝銀內咨辦五萬兩、預備買補死駝之額、若有餘銀、歸入兵丁錢糧用、實為有益、臣交巡撫綽奇各官員等解送巴里坤一千八百七十六駝外、現在甘肅駝共有多少、何項駝、綽奇稟稱、侍郎拉都渾牧放駝四百另八、交副都統托保膘平常駝四百十九、現甘肅喂養駝一百二十、並官員等未賠駝六百九十等語、是以照富寧阿所請咨辦五萬兩、令買補死駝之額、有餘銀則歸入兵丁錢糧之用、現起身咨送一千八百七十六駝外、侍郎拉都渾牧放之駝、交副都統托保之駝、由現肅州喂養駝內膘好選派可馱之駝、連屜繩能好

交大官員等令解送巴里坤、侍郎拉都渾牧放駝之地近肅州、拉都渾亦往肅州去、與巡撫綽奇同驗看選駝咨交、再不敷駝、由未賠駝官員等催補、再咨送不得久延、事不可測、將軍富寧阿備銀買補死駝之額、一駝合計六十兩、動用錢糧駝一齊解送、此解送銀兩、着未賠駝官員等照數嚴行催取、添補原額、並於不可用各項駝內不可餵養駝、或調換好駝、或作價另立好駝之處、可酌量辦理奏聞、亦交巡撫綽奇、又將軍富寧阿稟稱、咨來駝內、若有殘疾不可用者駁回等語、惟駁瘦殘疾之駝、則駝空苛取、改解時日期躭誤、是以停止駁退瘦殘之駝、亦留在彼處現成青草牧放、死則亦解送銀買補、何官不可查駝多少、查明註冊、咨送交巡撫綽奇照數賠銀解送、再將軍富寧阿有蒙古等請咨遲駝等語、今看近處調來俄爾多斯兵解送駝亦不追趕、如此巴里坤地方看羊由俄爾多斯兵內通融看守駝、此等情形今將軍富寧阿知道行文外、為此恭摺謹具奏聞。

阿爾恩補授蒙古副都統代為謝恩摺（閏六月二十八日。）

奏為阿爾恩補缺謝恩事、閏六月二十二日准兵部咨稱、正紅旗蒙古副都統覺羅伊立布調補西安副都統、應陞此缺之大臣官員等名銜排單具奏、奉旨、正紅旗蒙古副都統伊立布之缺、着護軍參領阿爾恩補授、欽此欽遵、咨行到臣、臣名阿爾恩傳旨時、阿爾恩叩稱、奴才江北下等奴才、聖主將奴才由領催藍翎至三等侍衛、自來軍務地方並未奮行、聖主又屢次恩施、放二等侍衛護軍參領、奴才無以圖報、凡有勉力時、聖主又從優放副都統、奴才聞旨喜悅叩謝外、驚惶不得奏言、嗣後惟有盡力勤奮、以期仰答君主優用無窮之恩、伏乞大將軍王轉奏等語、是以副都統阿爾恩望闕叩謝天恩外、為此恭摺謹具奏聞。

達賴喇嘛批准商隊赴西寧貿易派員照管並詢問藏情摺（閏六月二十八日。）

奏為藏內商隊來西寧貿易事、閏六月二十二日暫住西寧辦理青海事宜都統楚宗、員外郎喀拉喀稟稱、鎮海營參將張家翰報稱、閏六月十四日由西藏為商達賴喇嘛屬唐古忒固爾濟業囊蘇等至鎮海浦口告稱、我們同夥共七十人、為商之物、並帳房糊口糧等物、共九百餘牛馱、來往都旺瀾爾廟、報後、我們即令固爾濟業囊蘇等來西寧、問你們皆何人、誰屬、何日由藏起身、順何路來、有無達賴喇嘛文、所帶何物、你們來時班禪額爾德尼仍住布達拉否、抑往扎什倫布、據稱、我們乃達賴

喇嘛屬為商之唐古忒人、皆住藏、準噶爾賊車凌端多布等佔藏毀壞黃教、使土伯特人民愁苦至深、滿洲大君主惻隱仁慈、推廣黃教、拯救土伯特民、賞呼畢勒罕冊印、封為達賴喇嘛、由好幾路將軍大臣等遣無數大兵將準噶爾賊擊敗、令達賴喇嘛坐牀、復推廣所毀黃教、救我們闔土伯特民倒懸之苦、此如天無窮厚恩、我們闔藏人民無不喜悅、今藏地極太平、此數年未得貿易、藏地買取所用哈達布茶烟等物、我們共人稟告噶倫康濟鼐、隆布奈等、由達賴喇嘛發給我們証文、共七十人貿易之物九百三十一牛馱來此、內達賴喇嘛商上

賣錢潽二百五十馱、鐠鑥特爾莫三十馱、羊皮二十馱外、各人賣錢潽鐠鑥特爾莫羊皮用五百三十一牛馱、準噶爾賊此數年佔藏、好物皮張皆被拏去、此等物外無他物、再我們衣服帳房糊口糧等物、用七十牛馱、趕空牛三十、賣此等物再買回哈達布綫縷綵、茶、烟等物、我們本年二月十三日由藏起身、走達木喀拉烏蘇路、順多倫倭洛木渡口、渡木魯烏蘇河、順索洛木沙拉圖綫來、走五月始到、我們起身前二月初七日、班禪額爾德尼由布達拉宮起身、送至扎什倫布、領兵駐藏大臣官員等亦送、索諾木達爾扎、噶倫康濟鼐、隆布奈頗衆喇嘛等送

至站宿之處、又問圖爾濟業袞蘇等、我們駐藏大臣官員兵丁等皆好否、官兵食糧如何、馬牲口如何、米麪馬牛羊之價如何、據稱、先準噶爾在藏時、由各處貿易來人等竟無、惟住藏相近人等勒行貿易、一切物少、準噶爾賊又不照時價給、強取者多、一切物貿易甚難、今滿洲大君主派大兵去往藏地、處處貿易來人等多、價極減、大兵撤後、價尤賤、即準噶爾賊未來以前、如先前太平之時、今貿易地方由早至晚、人皆圍繞喜樂貿易、內兵等自奴僕凡買物皆照我們定價買、毫無強爭、我們唐古忒土伯特衆民皆歡禱滿洲大君主清天、我們藏

地復行見日、再官兵口糧馬草料、聞每月我們噶倫等辦給、我們皆貿易小人、不知噶倫等辦事清明、看街道上行走兵丁騎馬牲口皆肥、好食口糧豐富、又問圖爾濟業袞蘇等、你們由藏貿易來、我們駐藏大臣等知否、再親王羅布藏丹津以下兵皆好否、偵察準噶爾賊、由何處放哨、準噶爾之信、你們如何聞知之處、令仝告知、據稱、我們此次貿易來、緣由達賴喇嘛差伊索克貢洛布藏棍楚克告大臣等知、大臣之言、此貿易去人等達賴喇嘛照先給文咨行好、再王羅布藏丹津以下兵皆好、上年大臣等王羅布藏丹津之兵、並達賴喇嘛拉藏

汗以下蒙古唐古忒等、並派出住折巴那克産等處截準噶爾去兵情形、高望放哨、我們皆小人不知一哨住多少兵、放哨地方之名、年前派人追踪準噶爾賊之跡、至折巴那克産、無賊踪皆回來、青草出後、又派少兵在折巴那克産等處查探賊信、我們來後不知咨行不咨行、此外並未聞其他信息、又問固爾濟業囊蘇等隨告之處、我們照先進口、告請在多巴貿易、皆帶有達賴喇嘛商上之憑文貿易、來人是實、照他們所請、交西寧總兵官王益謀查明人牲口馱進鎮海浦口、住多巴等語、臣查先班禪額爾德尼達賴喇嘛貿易人等來西寧皆

令進口、住多巴貿易畢遣回、是以此貿易來唐古忒固爾濟業囊蘇等、仍照先交地方官、不致令其憂困、以時價貿易畢、交在口官員等查明人牲口馱、咨派交都統楚宗行文、為此恭摺謹具奏聞。

台吉端拉克諾木齊因病不能遵旨至穆綸阿巴德摺。（閏六月二十八日。）

奏為台吉端拉克諾木齊因病住禹舒事、四月初二日准理藩院咨稱、由河北議奏、青海盟長台吉端拉克諾木齊專請叩謁君主、端拉克諾木齊由藏回至伊營來穆綸阿巴德具奏、奉旨依議、欽此欽遵咨行到臣、即咨文台吉端拉克諾木齊、六月初一日台吉端拉克諾木齊差伊達爾罕齊桑色布特恩告稱、我們台吉四月二十八日至木魯烏蘇、身病不可動、現宿禹舒盟珠克都旺爾、臣問達爾罕齊桑色布特恩、你們台吉病愈至營、即令告知起身日期、閏六月二十五日、暫住西寧辦理青海事宜都統楚宗員外郎喀拉喀稟稱、台吉端拉克諾木齊住營、達爾罕齊桑色布特恩本月十九日來西寧告稱、我們台吉因病在木魯烏蘇、令喇嘛額木齊調治、不能往穆綸阿巴德、我們台吉稟文繕就交齊桑徹徹根敖咨送來營、齊桑徹徹因病未來、差根敦帶來等語、台吉端

拉克諾木齊所稟蒙文、譯閱文開、盟長額爾德尼博碩克圖台吉端拉克諾木齊稟呈大將軍王、滿洲君主慈憫、降旨准照我奏來穆綸阿巴德等因、大將軍王文四月二十三日至我營、我營留齊桑等、即在西寧差人切實探信、五月二十日來木魯烏蘇降旨、先我身病情由、大將軍王聞知、差人省病、令喇嘛額木齊等調治、並未痊愈、由木魯烏蘇地方不能回家去、如何能到穆綸阿巴德、仰慕滿洲大君主天顏、欲受厚恩、小人性質福薄、不能往穆綸阿巴德去、現我病情儘好、額木齊喇嘛等調治若愈、我將親見大將軍王、一切情由、並可面稟等語、送

文來根敦告稱、我們台吉大將軍聞知之言、我身先少中風、舊病牵動、由藏地回來、在高舒地方養病痊愈、往營去、想往穆綸阿巴德去、治病愈增、不可食糧、頭暈心跳、骨身情形、未必可好、我原一小台吉、滿洲大君主念我為固什汗之後裔、故為盟長、我先即思仰瞻天顏、具奏、蒙旨、現有事之際、停止來、事畢時再來、欽此、是以我謹遵聖旨、送達賴喇嘛去藏、今事畢請奏、聞旨令我來穆綸阿巴德、不勝喜悅、今不幸身得病不能去、極恨、抑或身死高舒地方、近藏久住此地、身死、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去、又想喇嘛額木齊等調治過、幸不可測、六月十八日起身去、是以我急差來稟等語、我們即咨回齋桑色布特恩等外、台吉踹拉克諾木齊稟呈蒙文一併稟呈等語。為此恭摺謹具奏聞。

羅布藏丹津唆教準噶爾逃出人員不得歸向官軍現派員遞送京城摺　閏六月二十八日。

奏為準噶爾逃出人員遣送京城事、駐藏公策旺諾爾布等稟稱、青海親王羅布藏丹津處、由準噶爾逃來厄魯特巴木布拉巴彥特固斯、端扎木蘇達什之奴僕、來跪我們之處云、我們先聞聖主好生、請歸來。王羅布藏丹津從中唆教我們說、你們斷别去往將軍大臣處、我把你們豢養、我們一時無知、忍耐至今、親王羅布藏丹津聲願豢養、並不給我們衣食、君主差侍衛踹木珠爾我們天地相隔、無由稟見、我們知被羅布藏丹津所欺、執意跪告聖主緣由、大臣等傳令我們領取憑証、送往大將軍王處等語、先將軍延信等在時、由準噶爾逃來巴木布拉、巴彥特固斯、端扎木蘇、達什等八人、聞親王羅布藏丹津收留、差人查問準噶爾賊車淩端多布之信、問他們逃來緣由、準噶爾賊之信、先告隨來人等、無異不稟王、令帶巴木布拉等八人、羅布藏丹津不可給令我請來之人、未給、今巴木布拉等見聖主差侍衛踹木珠爾看見奇、欲跪請我們、王羅布藏丹津聖主請隨進之人、你從中唆留之處、我們無不知、當時即向你反言、恩聖主養育仁慈、你我許多不合奇意、知留你想多怎請聖主來之處、必要出首告、今照所計出、若問你言有否、告稱聖主請來之人、我何敢唆留、今我請來之處向貝子丹鐘前問、令我請來是實、亦有將軍在時叫來問之處、今不顧在我前妄生反言、跪大臣等情願告受聖主之恩、留我前不成、此四人聖主擎獲色特爾洛哩倭拉多默爾巴圖等、情願留我前、不可給隨、這些未給。再郡王丹鐘、霍紹齊查罕丹津在藏時、由準噶爾逃來

杜爾伯特洛章格格伊、哈薩克阿那爾齊斯達、卓特巴霍濟又懷特三人、貝子巴拉珠爾拉布坦、杜爾伯特二人、皆令他們請來帶青海達些、雖他們請來之人、親事仍尚未完、準噶爾人等可想留他們、王查罕丹津等事並未定、王達知不可不稟聞帶之處、聲稟情由、王羅布藏丹津給巴木布拉等四人、巴彥特固斯溫布、端扎木蘇奴僕烏爾晉共六人、領取賞銀八十兩、理應咨送、此六人、看皆年幼、行庫林查林路上、若起別意不可測、妄逃去、是以我們惟藉端難得肥馬、分他們力巴木布拉、達什二人馬四匹、辦給口糧、交綽貢青先帶巴彥特固斯端扎木蘇等後、再行遣送等語。綽貢青至即遣京城、外、特巴彥特固斯端扎木蘇等咨到時、亦陸續遣送、臣策旺諾爾布等本年由河北議咨之處、隨來準噶爾人等、斷不可留藏、皆順驛遞送京城。再青海台吉等請隨來人、他們一個不可留、曉諭青海王等、皆遣送京城奏咨行文、你們現王羅布藏丹津準噶爾之色特爾洛哩倭拉多默爾巴圖等必隨便領來咨送。此外又隨來遺留準噶爾人等、亦查令咨交行文丹鍾霍紹齊、隨來準噶爾人等照前降旨、必令復領都統楚宗等亦行文。為此恭摺謹具奏聞。

豈培侫、此件亦較重要、具體暴露羅布藏丹津的野心。故此時已收留準噶爾逃出人員並唆使他們不得投向官軍、爲來年叛變投奔準噶爾之張本。

分兵駐守要緊地區以防範準噶爾摺（閏六月二十八日）

奏為分兵駐守事。駐藏公策旺諾爾布等稟稱、我們會同噶倫康濟鼐商議、本年聖主遣派大兵、順巴里坤阿拉台等三路攻擊賊策旺阿拉布坦、策旺阿拉布坦被逼、藏不可測、軍事關係甚重要、不可不預備堵截、集唐古忒兵、預備住藏週圍、則地方無益、而耕種之時又悞如此交管理唐古忒兵噶倫第巴等、各該管兵預備妥協、我量調隨行、若少違禁行、則即照法嚴處、斷不寬免。再康濟鼐帶來三百兵、令伊親帶住大那克產、小那克產由達賴喇嘛上人等內選壯漢伏好、康濟鼐親選七百為一隊、在那克產週圍地方要緊路關口住哨、防守堵截諾們庫隆賊路、康濟鼐現有五百兵、康濟鼐或仍住諾們庫隆、或遷移那克產、應繼住、不應之處、令康濟鼐酌量辦理。派副都統長齡領察哈爾兵五百、綠旗兵五百、令副都統長齡署總兵官事副將楊晉新管理、順喀拉座胡查路直尋達木來一路、由大小那克產順騰

格爾諾爾過拉爾錦嶺終達木、一路防堵此二路交副都統長齡、副將楊晉新住守、派額駙阿保領五百兵、公策旺諾爾布領行旺牛特、喀爾沁、土默特兵五百順阿哩路來、一路由那克產分尋楊布澗來藏一路、此二路防堵楊布澗、令額駙阿保兵幇助、交台吉公額拉布坦都統達爾濟等管理、旺牛特、喀爾沁、土默特兵、交議政大臣他布囊噶爾瑪色楞等管理、各住要緊關口、令安住保守哨地、其餘一千綠旗兵留藏地、令公策旺諾爾布額駙阿保總兵官趙昆共同辦事、住候兩邊駐兵暫息、那邊有信則即領此一千兵行達木、唐古忒兵酌近調用、則於事甚有益、預備之兵嚴交噶倫第巴達他等行文、令康濟鼐病二月餘、仍尚未愈、愈後即照此言喂集馬匹、令康濟鼐伊帶兵三百遣在那克產週圍防住、無準噶爾賊信則至應撤兵後、哨地仍住保守、要撤兵所撤之處再行另報等語、為此恭摺謹具奏聞。

公策旺諾爾布恭接聖旨謝恩代奏摺（閏六月二十八日）

奏為代為謝恩事、駐藏公策旺諾爾布稟稱、員外郎常明珠等請聖主安摺、康熙六十年五月十三日、我們謹跪讀聖主硃批、我身安、聞知你們已成大事、朕心歡悅、你們及軍人皆好否、地甚遠信難立至、再請安各摺、若有所聞、一併具奏、並無言信、則似此摺到名、由四川遞進大臣等亦照此、欽此欽遵、奴才等查思此一事、自始至終、聖主宸斷一切調轉錢糧之事、交大將軍王全出聖主之謀、大事已成、皆聖主指教所成、並非奴才等所能成、奴才等微末之人、蒙聖主仁慈特親降諭旨、奴才等實不敢當、推及兵等無不感激淋涕、我們似犬、奴才等存聖意問我們好、降旨實非敢當、向上叩謝天恩、奴才此次見聖主親繕諭旨、竟似得睹天顏、不勝喜悅、謝恩之處請大將軍王轉奏等語、為此恭摺謹具奏聞。

遵旨以策旺諾爾布率領蒙古等兵駐守分哨嚴防要地、其餘兵將撤回、並聞準噶爾內部不靖時有外敵尋仇摺（閏六月二十八日）

奏為遵旨辦理藏地善後事宜事、駐藏公策旺諾爾布等稟稱、康熙六十年三月初十日聖主差護軍校綽貴、台吉踹木珠爾來到、聖主以軍事為重、又安養闔土伯特、轉來降旨、專差綽貴等令奴才等率領各官員等在十里外迎去、向上跪請聖安、護軍校綽貴告稱、奉面諭、你速去至藏、我親執二白哈達、博克達班禪、達賴喇嘛問我好、再博克達班禪老人、你此數年心意憂愁、我聞知、惟你請安文、使臣急到、今擒救安民、老人聞生達賴喇嘛

我封你達賴喇嘛坐牀、你必使闔藏人等善撫仁慈、降旨、再將軍大臣等官兵協力、大功已成、然應謹防至要。又大臣等彼此不和、爭功不可測、你回藏去、聚集將軍廷信、噶爾弼、額駙端多布多爾濟、阿保、公策旺諾爾布、侍讀學士長壽、又傳旨、廷信宗室為我之侄、額駙端多布多爾濟阿保亦為我之侄、同意商行、各可為我臣歷。準噶爾四千兵來藏、擾亂四年、我們遣兵去救、今我們數萬兵在彼、可解土伯特人民憂愁否、事關緊要、不可不嚴禁兵丁等、惟你們追賊至藏、探取喜信、急速奏聞。再準噶爾賊似狼、他們雖敗去、勿存安逸懈怠之心、又旨聚集彼處唐古忒土伯特人等、車凌端多布等來藏地、使你們憂愁、今我們來大兵擊賊敗去、你們皆守常安平、又旨闡車凌端多布來藏、唐古忒土伯特父子兄弟夫妻離散極多、你去查明、似此有父子兄弟夫妻離散、則皆令團聚、再聚集青海王台吉、我待你們比親子無異、此次你們同力勤奮行為、我皆知道、奮力擊敗策旺阿拉布坦、茲通知你們青海營、凡要路口我皆令駐防兵、你們惟勤慎行事、勿多憂愁、傳旨事畢後、令你仍回藏、令前立達賴喇嘛第巴達克冊起身、若尚未起身、則令一齊來、降旨等語、再綽貢等帶咨交大將軍王將軍廷信等、由理藩院咨稱、康熙五十九年十月初八日由三路軍兵處來人等進見、奉旨、護軍校綽貢、令往將軍延信前去、綽貢去時、令拉藏汗屬台吉端木珠爾為友、去至藏後、由彼去見班禪額爾德尼、由軍務處派隨來唐古忒達什車凌、藏地有婦孺亦交綽貢等令伊婦孺相會、由土魯番處得厄魯特達什原拉藏人、亦交給蘇爾咱之妻端木珠爾、在此處皆知準噶爾各處信息、令端木珠爾告有問處令問欽此欽遵、咨交等語、奴才等恭維聖主好生、不分內外、一切生命、惟令安生、永受恩施、無不普受厚恩、奴才等何敢於聖主所交之事、稍存懈怠、護軍校綽貢等帶來唐古忒達什車凌、令伊婦孺聚會青海王等唐古忒土伯特等謹集衆聆旨後、親王羅布藏丹津答奏之言、我原青海一小台吉、聖主仁慈恩我祖父固什汗、父扎什巴圖爾、使我尊榮至極、我毫無奮行之處、蒙君主洞察我營、令凡路口、皆住防兵、又待我們與親子無異、降旨實非為子人所敢受、惟君主所交之事勤勉奮行外、亦不得另奏之言、再噶倫康濟鼐、隆布奈等領各第巴達他等叩告、我們皆如蟻小人等、我們唐古忒土伯特受準噶爾禍難、聖主滿洲佛從新救我們、此厚恩不能報、又使我們唐古忒土伯特憂愁、有離

散之苦、父子兄弟夫妻則一個不遺、查明令團聚等聖旨、我們如蟻小人等如何能受、車凌端多布等在彼處自取敗亡、回去時離散者多、現有唐古忒土伯特內離散者、先交將軍等照看、皆查令團聚、今聖主普施仁慈、疊降恩旨、又復嚴查、宣告後、我們噶倫等仰體君主推廣黃教仁慈、閤唐古忒土伯特降旨、嚴查一個不可遺落、逃者帶來聚合、遠者帶來正悞耕種之時、交明城守尉等嚴查、有則令聚合、所合之名數達送、若有不肖人等不聲隱藏、則我們查拏、或旁人探出、則我們噶倫第巴達他等當照違旨、治以重罪、第巴達克冊等六人正法、再扎克布哩舊達賴喇嘛、將軍延信等辦理之處、前皆稟呈大將軍王、奴才等未另稟呈、又查先將軍延信噶爾弼等會同言留藏之兵、住蒙兵一千五百、綠旗兵一千五百、住青海兵一千、不可無管兵大臣、令公策旺諾爾布為首領、繼令貝勒額駙阿保、副都統長齡塔布囊噶爾瑪色楞、總兵官趙昆、副將楊晉新、共同商議管兵事宜、其餘兵不可久留、按隊編成、交各管理大臣等由十月二十二日陸續起身、將軍噶爾弼十一月初十日起身、延信十一日領兵起身、問明要緊關口、選察哈爾蒙古厄魯特男丁等內知地方人等、一併派出守楊嘎拉楊布凋哩功扎薩克等處住哨外、阿拉坦諾爾、騰格哩諾爾哩楚、大那克產、小那克產、厄魯特唐古忒一併住哨、奴才世代蒙聖主重恩、并未報答、出力奮行、何敢彼此不合、任事爭功、我們皆聖主養育奴才、我們才能聖主斷然不罪、我們惟聖主所交之事為重、撫慈推廣黃教之唐古忒、以應靈異至仁之意、一意奮行外、奴才等我們毫無私爭、再由部抄咨平逆將軍等三路將軍等兵征道殺賊擊剿之處奏聞、恭摺隨來厄魯特問言者踹木珠爾所告、大蓋策旺阿拉布坦斷然不久、現西藏聖主大兵住守巴里坤阿拉台等處、又大兵住守、每年征来俄羅斯哈薩克布魯克又與伊仇敵有無人等、皆向伊犂營去、無冬夏一處擁擠牲口、不得肥、地不得收、如何過度、奴才等我們愚意、策旺阿拉布坦思不過一二年內、聖主威福必能擊滅、為此稟呈等語、是以恭摺謹具奏聞、

派員分赴各地探察準噶爾行踪據稟轉奏摺

閏六月二十八日

奏為派員分探賊踪事、駐藏公策旺諾爾布等稟稱、我們令康濟鼐地方選派精壯八人、順通克哩業三路探取實信、至小那克產後、唐古忒男丁等善走熟人等、酌

量選派、令鍾索為首領。康熙五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差、六十年三月十五日鍾索等來到告稱、我們上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由藏起身、與我去之烏克爾德伊人有病、至楚舒地方病故。十二月十七日小那克産住哩楚地方、至達魯罕薩木定索隆格爾索、十八日我們騎馬去換馬、十九日由彼三路分散探信、派令阿禹什為首領、厄魯特巴特瑪扎布、唐古忒烏爾晋諾爾布為副。車凌端多布敗回去順瀾蒙楚路探信、令瑪查克為首領、厄魯特索諾木他爾。唐古忒烏爾晋死滿為副。由哩楚尋德布克托洛該前探信。令薩拉庫賁為首領、厄魯特額林臣。唐古忒烏爾晋為副、尋阿里路探信、皆計令二月初間到。鍾索身病住薩木定索等候。陸續至博拉卓歡探準噶爾信。並三路有無痕跡、竟無痕跡之信、是以我帶來這些人。問阿禹什等二形跡至何處、由何處有信否。阿禹什告稱、我由哩楚起身、順奇拉嘎蘇諾爾達克産楚特布克托洛該尋郭蒙楚走不知名無水戈壁內錫綸沙爾額伯勒肯至不知名一水坑、又走那邊、我身得腫病、不可行、回來中途看車凌端多布等走舊跡、死馬牛羊極多、正月十五日回歸、由去路繞西邊走、不知名地方、遇由準噶爾逃出、我們西拉棍一男子、問伊告稱、我名諾爾貝吉蘭西

拉棍、我拉藏汗屬蒙奎之養子、我幼時親父母故去、將我令準噶爾棍楚人帶去、我至戈壁內竊一馬騎逃出、不知路、處處走錯、路上食死馬牛肉、所騎馬已死、步行至此處、又準噶爾兵去真假、我僅聞聽、誘問告稱、我地方竟不識日月、亦不能記、至戈壁邊界、他們營人們扎布齊夜急病死、聞衆言、我並未親見、他們口糧極簡馬無看處、瑪克查告稱、我由哩楚起身、順特布克托洛該前路探信、丹鍾過山去那邊、又走五日至一大水坑、看四面竟無草形跡、亦無原非人走路、間同我去唐古忒等地名皆不知、我此去路竟無跡、西拉庫賁告稱、我由哩楚順達爾布臧布德楞那木薩西楞楚拉固爾楚尋跡、我康濟鼐屬阿里邊界阿舒地方居住、索克洛人準噶爾信並我們在諾們庫隆賊來路堵截、住兵有無、索克洛告稱、我們此處竟無信、諾們庫隆住兵、仍候康濟鼐信住、我又至諾們庫隆地方、我得手足腫病不可行、二月初三日回歸追來、至博拉卓歡地方、阿禹什帶諾爾貝男子十五歲上下、查問康濟鼐告稱、諾爾貝拉藏汗屬蒙奎人養為子是實、蒙奎台吉嘎拉丹丹津往準噶爾去伊族弟鍾索在我前請、可以應給諾爾貝、諾爾貝養蒙奎為子是實等語。既康濟鼐所請、應給鍾索外、因此

無信之處一併稟呈等語、為此恭摺謹具奏聞、

達賴班禪分別領旨謝恩摺（閏六月二十八日）

奏為達賴班禪領旨謝恩事、閏六月二十六日察哈爾藍翎委營長杜斯喀爾、駐藏公策旺諾爾布等稟稱、護軍校綽貢台吉踹木珠爾來到之日、達賴喇嘛伊父索羅木達爾扎、並多呢爾各寺廟大喇嘛等、差噶倫第巴等、我們一齊請聖主安、傳達賴喇嘛之言、告稱、達賴喇嘛本年二月初一日報答聖主養育之恩、二月坐禪、告知公大臣等、坐禪、聞君主處差大臣來到、理應親自出禪、請聖主萬安、惟坐禪之日未滿、口唪雅穆達嘎經滿洲什哩經、後告奴才等、我們共商達賴為聖主坐禪、我們徑言不成、十八日光明吉日、親自出禪、請君主安、賜達賴喇嘛所言、十八日令奴才等去往布達拉傳達聖旨、送達賴喇嘛哈達問好、達賴喇嘛坐牀跪聆聖旨、聞旨畢、達賴喇嘛請聖主安、答奏言、我一出家小人、蒙聖主仁慈養育、使為達賴喇嘛坐牀、今又差大臣等問我好、又降旨令我必推廣黃教、使撫綏閤唐古忒土伯特人等、非我敢當、受滿洲聖主慈恩至重、我何以為報、惟請聖躬永康、衆生安逸、在三寶佛前禱祝、勤唪求福經、謹記聖主降旨、慈撫唐古忒土伯特、奴才等我們筵宴散、綽貢等

三月二十一日奉諭旨去班禪處、四月十八日綽貢來至告稱、我們至班禪處、呈聖主哈達問好、降旨時班禪合掌聞旨畢、班禪請聖主安、答奏言、聖主推廣黃教、仁慈我們、遣大兵剿擊殺敗準噶爾亂賊、我們閤藏生命、得享太平安逸、此皆聖主之恩、復得見日、至樂仁慈、我們永感聖意、聖主差問我們好、我實不能當、我喇嘛惟求增聖主萬萬歲之福、使生命長久安逸、在三寶佛前禱祝外、如何報答、今我差使臣你們一齊筵宴、我們散後、候班禪差派使者、住十日繼派郭呢爾策丹麼叅約起身之日來等語、公策旺諾爾布等又稟稱、我們仰聖主威福、擊敗準噶爾以來、已亦差人來請聖主安、今聖主之恩、西藏事定、地方無甚要事、專派藍翎委營長杜斯噶爾請聖主萬安、又我們此處軍營防住放哨地方之名、杜斯噶爾知之、預備咨問、再達賴喇嘛伊喀木布年達克索克貢諾爾布扎木蘇近康濟鼎隨行派阿旺原瑞請聖主萬安、奏唐古忒奏文、粗譯另繕恭摺送去、唐古忒文使臣喀木布年達克等起身等語、臣來問委營長杜斯噶爾告稱、護軍校綽貢台吉踹木珠爾等班禪額爾德尼隨達賴喇嘛四使臣後來四十餘人、查先班禪額爾德尼達賴喇嘛使臣等至西寧奏聞旨來後、今將

使臣咨送京城、今來使臣來甘州、若驛繞道、使臣等至後、暫住西寧、旨來後再行起身、咨往京城、交部統楚宗等行文、為此恭摺、謹具奏聞、

台吉蒙散秩大臣車凌扎布來謁賞給銀兩使買牲口摺、（八月初一日）

奏為賞給台吉車凌扎布銀兩事、准理藩院咨稱、七月初四日台吉蒙散秩大臣車凌扎布帶領侍衛扎什起身奏請覲見、覲見時降旨、車凌扎布、你至義之人、在大將軍王前有三四年効力、又在藏用兵効力、你今回去、拉藏屬人等常瑪爾、你倡首與齋桑等同心協力、你們比一家、我使永久、噶拉丹丹津蘇爾咱濟齋伯不來、誰敢動你們、我必使保全、如是、台吉你現又為散秩大臣、皆知君主仁慈、嗣後你們警凡事仍時奏聞、我每年差使臣時、常瑪爾之使臣一齊、你亦令差使臣、欽此、此旨由大將軍王處蘇爾咱之妻住守咨文、侍讀學士華色無則無証據、車凌扎布難行、乾清門頭等侍衛拉什請旨具奏時、旨告大將軍王咨文華色、欽此欽遵、咨行七月十五日到臣、即照降旨繕文、行侍讀學士華色、本月二十七日散秩大臣車凌扎布來到、臣飭車凌扎布、皇父確知你義好奮勉之處、特令為散秩大臣、拉藏汗屬人

等飭同心協力、又使你們久全、降慈旨你此應奇旨與齋桑等同意奮行、訓飭養下人等、你們警凡事必令奏聞、得一切信亦令報、每年常瑪爾使臣一齊令你差使臣、再你無業人、今賞你牲口難帶、是以給你銀三百兩、飭你帶買馬牲口、立事業、本月二十九日差領催多藾由口外咨送伊犂博羅崇克克地方、為此恭摺、謹具奏聞、

土爾扈特貝子丹鍾移居額濟訥伊图爾奈地方謝恩摺、（八月初一日）

奏為土爾扈特遷事、七月二十九日遷移土爾扈特貝子丹鍾等人差員外郎八十四稟稱、四月十九日我准理藩院咨土爾扈特貝子丹鍾人郭莽喇嘛弟子等遷移額濟訥伊图爾奈地方居住、由肅州起身、五月間至當呢等處、奉旨、貝子丹鍾郭莽喇嘛之弟子莫爾根綽爾濟等貝子丹鍾等各喜悅、即來營、閏六月二十一日至洮賴河額濟訥伊河相會地方、貝子喇嘛等告稱、此洮賴額濟訥伊伯拉齊爾地方水草好、我們得宿幾日休養牲口、並往額濟訥伊图爾奈等處去、我即住洮賴額濟訥伊河相會處休養牲口、七月初八日起身、二十日皆至額濟訥伊图爾奈地方、二十一日我起身來時、貝子丹鍾等送二十里外跪稱、我父阿拉布珠爾、土爾扈特地方人、往叩

西藏回來時、策旺阿拉布坦搶我們土爾扈特阿高奇之子三濟扎布、與我土爾扈特征戰、我父不能回去、孤身住青海當呢地方、並無倚靠之人、我父阿拉布珠爾往叩天下共主滿洲佛具奏情由、聖主仁慈、准我父另選地方居住、從優封為貝子、我父故後、滿洲佛君主慈我孤子、封貝子、我近住額濟訥伊固爾奈等處請奏、君主似天仁主、差扎爾固齊准我遷住額濟訥伊固爾奈好地方、小子丹鍾我如何能報此恩、惟叩禱聖主萬萬歲久享天福外、再無奏言、伊領該齋桑喇嘛等向上叩謝天恩、再郭莽喇嘛弟子英爾根綽爾濟告稱、似天仁主差扎爾固齊准我遷住額濟訥伊固爾奈、我們何可報答、我們喇嘛人惟唪經禱祝外、不能另有報、伊領弟子等皆合掌向上謝恩、八十四親至肅州治裝往巴里坤去等語、為此恭摺謹具奏聞。

恭賀平定台灣摺（八月十六日）

奏為恭賀平定台灣事、先議政大臣咨稱、台灣府不肖人等結彩起事、佔據地方、提督石士彪等領兵往征、擊殺賊匪、取台灣府安定人民、惡人逃避、提督等現正查拏等語、臣欣聞捷音、至八月初十日准兵部咨提督石士彪具奏、由上降仁旨、咨到之日、即拏獲賊首、大顯皇帝之仁、海外清平、朱一貴及續獲吳丕等派官兵解送提督審訊外、民皆歡心安生原業等語、臣恭維皇父平時慈養軍民、恩極至厚、地方出事、即各奮勉將賊匪不久全滅、使地方安逸、皇父降旨到日、即拏獲首賊、臣實不勝喜悅、為此恭摺謹具奏聞。

領兵至甘州秋收摺（八月十六日）

奏為領兵赴甘州事、先臣領兵六月二十六日至甘州秋收計儉錢糧兵何應散住之處、並定奏具奏、今官兵牧放馬匹、進九月十五日喂養、現甘州地方米草豆儉計省運米草豆租賦、臣帶宣化府五百綠旗兵、並先預備住甘州山西巡撫總兵官以下步兵五百九十派住涼州、為此恭摺謹具奏聞。

遵旨分賞各路進藏兵丁摺（八月三十日）

奏為分賞各路兵丁事、准兵部咨稱、議政大臣議奏、前大將軍王派兵進藏奏聞、奏旨差臣由四川雲南所進綠旗兵妻子、每家各賞十兩、滿洲官兵可隨時賞給、欽此欽遵、綠旗兵官兵妻子恩賞、今又旨取藏所進四川雲南賞給綠旗兵妻子、差臣賞滿洲兵尚未賞給、今由西寧取藏所進滿洲蒙古綠旗兵一樣立功、由西寧進滿洲蒙古綠旗兵由四川進滿洲兵查明賞給、降旨識

自古未有仁慈兵丁至恩、由西寧進藏京城兵丁今撤來、由大將軍王處咨入議敘冊、會同戶兵二部查明賞給、咨送喀爾沁、翁牛特、土黙特、察哈爾兵冊、由兵部理藩院各派章京一員、會同該扎薩克總管等、賞他們妻子、由西寧進藏陝西綠旗兵、咨大將軍王、由大將軍王處派一員、山西巡撫噶什圖奏、由西寧存八十萬兩銀內領賞具奏、奉旨所議極是、令照妥議、欽此欽遵、咨行到臣、由西寧進藏京城滿洲兵、喀爾沁、翁牛特、土黙特察哈爾兵冊、先咨送兵部、外賞西寧四通事之處、令都統楚宗暫住辦理西寧事務、交都統楚宗行文、再派交賞甘州兵副都統阿林保、賞固原西安兵護軍統領五十八、賞涼州寧夏額駙阿保兵、散秩大臣拉新、此次進藏兵丁等一切之物辦全、又定藏賞給勞苦、此皇父特旨、你們去後、一一查明、現自己有人、則各自賞給、病故人等、則賞給各父母妻子胞兄弟、斷不可替領抵私債此債與該總督提督總兵官酌賞銀十兩為一家、不令缺欠、必使得皇父實恵、再督標固原進藏兵內、有住木魯烏蘇河驛、此內有在驛効勞者、則照例賞、不候撤文私來者、則此等人名入敘功冊、不咨部、此等人飭咨勿賞、今都統楚宗稟稱、西寧四通事各賞銀十兩、與總兵官王益謙同看、各賞給等語、副都統阿林保稟稱、進藏甘州兵共七百三十、七百二十五兵會同署提督事總兵官范士傑看各父母妻子胞兄弟、皆各賞給十兩、再病故五兵、無父母妻子胞兄弟、無賞、共賞銀七千二百五十兩、餘銀五十兩等語、護軍統領五十八稟稱、進藏西安督標兵共五百、此內住木魯烏蘇河驛一百兵內未候撤文私回來八十兵不賞外、進藏四百兵、在驛効勞二十兵、總督年羹堯會同傣海巡撫噶什圖看各父母妻子胞兄弟皆各賞十兩、共賞銀四千二百兩、餘銀八百兩、進藏固原兵共一千六百六十、此內住木魯烏蘇河驛一百四十兵、內未候撤文私自回來兵並身故兵內、無父母妻子兄弟兵、共一百七十兵無賞外、進藏一千五百六兵、在驛効勞三十七兵、會同提督李林看各父母妻子胞兄弟皆各賞給十兩、共賞銀一萬五千四百三十兩、餘銀一千一百七十兩等語、散秩大臣拉新稟稱、進寧夏炮兵一百八十、一百七十六兵、會同署總兵官副將李山看各父母妻子胞兄弟皆各賞給十兩、此內三兵無父母妻子兄弟、一兵在進、無賞、共賞銀一千七百六十兩、餘銀四十兩、進藏涼州兵六百八十、六百七十二兵會同總兵官李鍾岳看各父母妻子胞兄弟皆各賞給十兩、共

賞銀六千七百二十兩。再由藏回來時落後未到、無妻子三兵、各賞銀十兩、此親至後各賞給、若不來到、則此賞三十兩銀、今咨送西寧、交總兵官李鍾岳存、病故兵內無父母妻子兄弟三兵在逃、二兵無賞、餘銀五十兩、今額駙阿保領住藏五百厄魯特兵各賞十兩、額駙阿保之母福晉與副都統馬賴同看各父母妻子胞兄弟、皆賞給共賞給銀五千兩等語。再額駙阿保之母福晉稟稱、老婦我們母子蒙滿洲聖主之恩至重、上年推廣黃教、以安衆生、達賴喇嘛送藏、派我子領我們五百厄魯特兵去、並無另有奮勉之處、聖主之恩、成功太平、今特降旨我們五百兵父母妻子各賞十兩、我們住阿拉善山、闔蒙古等喜悅叩領聖主之恩、聖主施此重恩、老婦繕文致信我子阿保領我奴僕叩謝聖恩之處、請轉奏等語。再甘州、涼州、寧夏、固原、西安、西寧綠旗兵並兵丁家口共稟呈、世代蒙聖主養育之恩、並未報答、此次去定藏錢糧米一切之物、皆足供給、仰仗聖主天威定藏、奴才等並未另有奮勉、聖主以我們為奮勉、從優議敘、今又降特旨、每人各賞銀十兩、實自古未有奇恩、奴才等現在行軍、自此以後、凡所過處皆儘力奮行、闔人婦女們則皆無日夜專禱增聖主萬萬歲外、並不能報答、各合

掌向闕叩謝聖主之恩等語。查甘州涼州寧夏固原西安西寧綠旗兵、額駙阿保蒙古兵共賞銀四萬四百三十餘兩、二千一百十兩咨送西寧、此賞兵丁詳數冊檔、由各處咨送兵部外、為此恭摺謹具奏聞。

九月十五日

青海派兵百名往羅布藏丹津駐地據稟特奏摺

奏為青海派兵往羅布藏丹津駐地事、九月初三日住西寧辦理青海事宜侍郎長壽稟稱、八月二十四日青海親王羅布藏丹津之二母福晉差他們巴圖爾溫布稟稱、我們親王羅布藏丹津由藏地派侍衛達木巴固木布扎木三呈大將軍王稟文一件、哈達一件、香四束、譜嚕四疋、咨交、侍衛達木巴受風至諾木歡烏巴什地方身故、固木布扎木三亦受風患病、見住我們邊界人等、是月十八日咨來我們營、固木布扎木三來病重、不可騎馬、巴圖爾溫布差我咨送文伯勒克、親王羅布藏丹津稟蒙文譯閱文內開、撫遠大將軍王、青海親王羅布藏丹津稟稱、與我住青海人等不服水土、各營有事回去、僅我感滿洲君主之慈恩、又我父王此喇嘛之事盡力奮行、我今所屬總奴僕具文呈達賴喇嘛之明、達賴喇嘛之事、思你不惜身命、訓飭奮行、領少人住現青海內、

惟額爾德尼台吉之弟之子嶽徵領台吉少人與我同住、其餘青海人、一個亦無、惟我非應在此處居住之人、又邊地領少人居住亦難、我又孫營內無主、請教一切之處等語、又詢巴圖爾温布、你們王差侍衛達木巴身故、圖木布扎木三病重未來差你、你圖木布扎木三必問一切信息、何日差遣、由何路順何處來、在藏大臣官員兵丁等、自你們王以下人等皆好否、自何處放哨防守、有無由準噶爾新來之人、信息如何、由四川領兵進至否、據稱、我來時圖木布扎木三問得在藏大臣官兵自我們王以下人等皆好、本年五月間我們王領兵在喀拉烏蘇相近寧國盟唐古忒地方牧馬居住、公策旺諾爾布住藏辦事、內兵皆出騰格哩諾爾地方、牧放馬匹、駐防賊匪、我們王杜拉圖那欽為首領兵為副、遣行遠處放哨、內兵亦各遣遠地放哨、不知所帶兵數、住哨地名、再噶倫康濟鼐第巴等、由藏地去領他們地方兵五千住那克產邊遇克哩業哨探無人、由準噶爾新來未聞準噶爾之信、本年七月初三日我們王侍衛達木巴等持文由寧國盟唐古忒地方起身、是月十八日至我母福晉所住沙拉圖地方、來時由巴爾喀木地方、聞傳言將軍領兵往藏去、仍尚未至、再我們二福晉因王僅有

四百餘、兵力單薄、由此處選派好兵一百餘、台吉多巴隆言定九月十頭起身等語、是以親王羅布藏丹津稟文、伯勒克哈達香鐠鐠咨文領催索住等語、臣思先青海親王羅布藏丹津、郡王查罕丹津、貝子巴拉珠爾拉布坦、各領兵與內兵一齊在藏駐防後、查罕丹津、巴拉珠爾拉布坦、皆因地土不服患病、領兵回來、親王羅布藏丹津仍領兵駐藏、呈文請教伊二母福晉、又選一百兵咨增羅布藏丹津地方、臣對親王羅布藏丹津云、皇父慈待你們父子、比眾豐隆、你感皇父之重恩、又思你父之教、領兵與內兵一齊駐守西藏、極是、你今營無主回來、則違你先行本意、然你二母福晉、又由營選兵派往等語、勸你仍領兵與內兵一齊耐心駐守等好言、繕文咨答、再羅布藏丹津二母福晉、亦將派兵速咨行文、交侍郎長壽行文、再親王羅布藏丹津問臣好、咨送哈達香鐠鐠、皆領受答給哈達綢外、為此恭摺謹具奏聞、

厄魯特侵犯土魯番擊退準部有內不知訊摺（九月二十八日）

奏為擊退來犯土魯番之賊事、康熙六十年九月二十四日准理藩院奉硃批、準噶爾總首領台吉齋桑文冊、繕寫滿蒙文字奏聞、令臣差人等語、又硃批文開、現對策旺

阿拉布坦之事、我們極為順利、逼散敵人、你們此機不可失、惟糧餉要緊、至來年秋不悞、則令思事成此間易完尤善、惟策旺阿拉布坦地方不得實信、今命你差人探得明信、或出別事故、則亦奏明停止、欽此欽遵。臣理宜即派人咨文策旺阿拉布坦、惟散秩大臣阿拉恩等報稱、厄魯特賊侵犯土魯番、被我兵擊敗。又畏追擊、草皆放燒等語。再擊獲厄魯特賊倭勒紳訊稱、策旺阿拉布坦本年病發、伊子彼此不和、下人等又極怨恨、今我們準噶爾兵來土魯番擊敗回去、衆皆驚恐、有成羣隨來等語。是以臣差人暫行停止、查明緣由、或即差遣之處、候旨後謹行、為此恭摺謹具奏聞。

擊敗來犯厄魯特並請回京聆訓摺。（九月二十八日。）

奏為請回京聆訓事、適閱散秩大臣阿拉恩等呈報、厄魯特賊來犯土魯番、被我們兵擊敗、草皆放燒等語。看此賊喪膽、不敢再來。然現我們兵力頗增、土魯番等極堅固。再將軍富寧阿亦確知彼處情形、阿拉恩兵征進暫止、來年齊集大進、具奏。臣意亦此賊極可惡、來年一切之物備齊大進、賊不可不擊殺、惟進此兵、事關重大皇父萬里之外洞察軍機、計劃週密、來年如何進軍之處、臣不親去恭聆聖諭、難以率行。且臣三年之離皇父膝下、孺慕殷切、今當冬雪之時、草黃之際、行軍不成、居住甘州無可行之事。是以隨臣人少、極速止乘驛馬、我備乘餘牲口、沿口繞行四十日、即可至京、仰瞻皇父聖顏、當面請訓、為此恭摺謹具奏聞。

侍郎長壽稟告四額駙等去往京城據稟轉奏摺（十月初八日）

奏為四額駙等去京事、八月二十一日往西寧辦理青海事宜侍郎長壽稟稱、往藏去四額駙喇嘛台吉等回來、交公策旺諾爾布。將軍延信派翁牛特兵一百咨送額駙是月二十七八日至西寧催驟去往甘州見大將軍王報去往京城。臣與侍郎長壽翁牛特兵一百、往西寧喂馬、先由河北議奏咨行。將軍延信至藏、節省口糧、喀爾沁翁牛特咨回西寧、公策旺諾爾布扎薩克兵咨回、則你翁牛特兵一百歸伊隊由藏地不咨扎薩克兵、翁牛特兵一百咨行回藏、或不咨行、公策旺諾爾布定議、咨文時你遵文辦理、飭交行文、公策旺諾爾布亦令行文、再四額駙至西寧、又由甘州繞至京城之日久、額駙領喇嘛台吉等去往京城咨文。九月初九日長壽又稟稱、四額駙之言、我不可較比、其餘至此處不去見大將軍王、則至京城後、何言奏皇父、我順口外去、至甘州見大將

軍王後、出水泉口、去往阿拉善山後、九月初六日出西寧口、土觀呼圖克圖、甘珠爾格隆台吉他瓦扎木蘇等初十頭起身去往京城等語。是月二十三日回額駙至甘州、十月初七日起身去往京城、為此恭摺謹具奏聞。

辦理總督等幫助銀兩、撥給土魯番農耕摺 十月初八日、

奏為將各員幫助銀兩、撥給土魯番農耕事。臣前因巴里坤將軍富寧阿、散秩大臣阿爾恩等解送銀綢馬匹、繼交總督傜海、巡撫綽奇等、巴里坤地方將軍大臣兵丁等出征年久、今於土魯番住守、思凡需用之處多、你們地方大臣官員等前在軍務處、將軍大臣等以友誼幫給、有取用之項、交令你們照常幫助、勿庸停止、稟呈總督傜海幫助三千兩、巡撫綽奇二千兩、道員何廷桂、蔣銅、傅折雲、胡仁志各八百兩、同知王廷松、張梅彭震各五百兩、通判毛鳳儀三百兩、幫助署提督事總兵官范士傑、並總兵官李鍾岳、王益謙各三百兩、署總兵官事副將李善、署總兵官事參將郭成功各一百五十兩、再總督年羹堯幫助二千兩、巡撫噶什圖一千兩、共幫銀一萬四千二百兩等語。臣查銀無多、咨解並不要緊、總督巡撫等既你們私助此銀、或運米糧、或請買馬牲口

咨送之處、交你們計議進行、今散秩大臣阿爾恩、將軍富寧阿稟呈、土魯番回子等本年所收糧、可至來年四月間、其食果子等物、可至收糧時、耒耜等物亦得修理、惟馬牛不敷等語。是以臣又交總督傜海、巡撫綽奇、土魯番回子等皆欲歸附皇化、隨來人等皇父施恩收養、今不可失、我們生成之處、就悞耕種、土魯番之地、勸令回子等更多耕種、對你們有益。共幫助銀兩、令解送將軍富寧阿、由富寧阿處咨查散秩大臣阿爾恩、土魯番回子等耕地需用馬牛計不敷、或哈密地方或軍營週圍採買、必趕來年耕種之時、今解送土魯番、又有餘銀交阿爾恩有用之處則用外、此等情由、咨行將軍富寧阿、散秩大臣阿爾恩知道、臣交辦情由、恭摺謹具奏聞。

撫遠大將軍允禵奏稿卷十九

吳豐培　編纂

調動馬駝請旨摺（六十年十月二十二日）

奏為調動馬駝請旨事、巡撫綽奇稟稱、隨征進兵駐驛原寧夏固原甘州拴養馬備辦二千、繼由討逆將軍富寧阿調駐驛馬一千六百匹、又馱運馬牌子等白米、再西寧口外補驛扣馬、由策旺阿拉布坦處隨來人等備騎馬、內應補扣馬共三百七十七匹、合計共需馬一千九百七十七匹、署甘州提督事總兵官范士傑補還解送總督侯海處應拴養馬、總督侯海暫不帶去、留甘州、今我調用馬五百七十五匹、又省各營馬多少、照數調來肅州、此馬內駐驛官調馬官員等共選膘瘦不收、退回八百七十一匹、改換膘好、派員速即解送巴里坤軍營、提督李林駁換固原四百八十七匹、來年春解送來營等語、咨商將軍富寧阿回文時、若有機行、則現有馬酌量駐驛無誤、咨文該提督喂肥、來年五月初間解送來營、咨文後、即咨固原提督李林、此調馬之額、理應稟呈填補、先大將軍王在西寧地方辦理、餘七百三十六匹、令我調用拴養馬額填補等語、皆照數辦補、仍應補馬一千二百四十一匹、適往巴里坤管理驛馬事務道員蔣濟泰告稱：馱運隨米之駝、先由討逆將軍富寧阿送營牧放、節省喂駝錢糧五萬兩、請備補買扣駝之缺、稟呈大將軍王具奏准行、馬駝同一有關急要之事、道員牧放馬、亦節省喂馬錢糧、照駝例請備補買扣馬之缺等語、恭查諭旨、拴養馬駝令總督巡撫提督總兵官等會議時、共議拴馬五千、繼西藏有事侍郎色爾圖又奏增拴馬四千匹、茲西藏事定、又現軍務處住驛馬有一千六百匹、若應補一千二百四十一匹停補、比買馬價銀可省及一萬兩、草料價銀每年可省二萬二千餘兩、所省三萬二千餘兩銀、原奏請咨二省布政司庫存銀各此處多少、合計共辦六千兩咨解道員蔣濟泰王全臣等敬謹存儲、有扣馬則補買無扣則用為兵丁錢糧、如此可省錢糧、住驛馬數、亦可不缺、伏乞大將軍王奏准等語、查上年送達賴喇嘛入藏派兵時、調用各處拴馬之額、臣飭辦皆照數填補、仍餘七百三十六匹、巴里坤等處駐驛用拴馬之額補用交巡撫綽奇、今巡撫綽奇由固原應換解四百七十八匹、巴里坤地方有一千六百匹住驛馬、固原馬來年解後、共應停補馬一千二百四十一匹、此馬之額停補、則買馬銀可省一萬兩、草料價銀每年可省二萬二千餘兩等語、適將軍富寧阿內地喂養駝解送軍營過冬牧放、每年餘省

草料錢糧解送五萬兩、駝死扣則買補用等語、臣照將軍富寧阿所稟、駝隻全解軍營、由省草料錢糧內、每年解送五萬兩備用、奏准施行、馬駝事一律用時喂馬始解、則路遠走戈壁、雖照數亦瘦、似用時躭誤、是以此調駐驛馬一千二百四十一匹之顧停補、由節省銀內每年解送六千兩、交道員蔣濟泰王全臣等備妥存備、爲若有扣、則該道員等報將軍富寧阿查明買馬令補、餘銀爲軍餉用、若馬有不慎牧放瘦弃者、則着道員等賠補、每年雖補馬軍餉、雖辦理之處道員等報明辦餉大臣等合計皆交令行文、又查原西安駝一百、馬二千、固原甘州寧夏各撥駝一百馬一千、繼有藏事、侍郎色爾圖具奏、西安二千、固原寧夏各增一千、共增撥駝四千仍留外、今藏事已定、馬皆喂養、糧餉多費、如此在軍務地方馬一千六百匹、並合馬三千四百匹、照原旨撥數留馬五千、雖由西寧至柴達木駐驛、由嘉峪關至巴里坤駐驛、每年補馬時、雖用此馬酌調、即行補額、餘馬四千三百五十九匹皆停喂、由各處照原停價作價、交布政司庫錢糧可多省有用馬之處、亦不致悞、如此應否辦理之處、皇父諭示、敬謹遵行裁定、甘州地小、若有軍務、每年至巴里坤運米人等、凡行兵皆過甘涼肅地方需用米豆草、多由別處買價極昂貴、甘州地方停撥馬匹、其餘應撥馬三千四百匹、西安一千四百、固原寧夏各該撥一千等語、爲此恭摺謹奏請旨、

遵旨回京請訓摺（十月二十二日）

奏爲遵旨回京事、准兵部咨稱、議政大臣議奏、來年進兵事關至要、大將軍王不親自覲見面聆聖旨、則難舉行等語、擬大將軍王請奏來大將軍王印冊、交在彼大臣等看守具奏、奉旨令大將軍王來、印交訥親王納爾蘇、此間策旺阿拉布坦處若有大事、大軍隨來、則大將軍王停來、急去肅州、欽此欽遵、十月十八日到臣、將印冊交訥欽王納爾蘇領、予急速捷是月二十日由甘州起身、爲此恭摺謹具奏聞、

達賴喇嘛遣使進京叩安派員護送摺（十月二十二日）

奏爲達賴喇嘛派員進京事、十月十七日在藏領兵駐守公策旺諾爾布等稟稱、本年七月初一日於布賴蚌寺叩見達賴喇嘛時、達賴喇嘛告稱、我聖主推廣黄教、以應靈異、敬謹勤奮、輔助佛道、每日誠篤從事、本年滿洲聖主六旬大慶之年、我應請聖主萬安、遵旨按照五世達賴喇嘛差遣使臣等語、若去朝見、則遣派使臣喀木布囊蘇、我們仰念奇異聖主之恩、照五世達賴喇嘛請

安、差遣使臣去覲靈異君主、敬聆聖意、議定後告達賴喇嘛、達賴喇嘛派喀木布咱木魯布囊蘇、阿拉木巴扎克巴扎木蘇、此初為使臣、不可不派人護送、商議派領催齊哩克特伊遣送與喀木布咱木魯布等去彩人等、易做槍箭起行等語、閏六月二十九日、臣公策旺諾爾布今我來往甘州、比西寧地遠、你們西藏一切之事、皆報我轉、日久以後、你們彼處凡事一面奏聞、一面報我、准此文到以前、策旺諾爾布稟咨此文、是以臣往西寧、侍郎常壽、達賴喇嘛差使臣喀木布咱木魯布等至西寧、你照例先行奏聞、奉旨令謹遵辦咨交行文外、為此恭

摺謹具奏聞。

噶倫康濟鼐前往阿里、據稟轉奏摺、十月二十二日、

奏為據稟轉奏事、九月二十八日駐藏領兵公策旺諾爾布等稟稱、阿里三盟人等、以康濟鼐為噶隆承辦一切之事、亦有準噶爾人等極為奸巧、伊能之兵咨征阿里當時甚難完事、康濟鼐留阿里則行羣甚力不能出伊言、若不來、則恐我們彼此不取所言、不定所往、咨康濟鼐請稟文、康濟鼐仍留藏辦理噶倫之事或遣回阿里地方之處、請大將軍王指教、交康濟鼐報後、臣公策旺諾爾布你親領兵往西藏大臣、彼處一切事如何生成、皆知有益、我往地方相離較遠、每事諮詢並辦理、則日久文至、康濟鼐往則事有益、盡言定辦奏聞交文咨行、十月十七日公策旺諾爾布等又稟稱、本年閏六月初七日康濟鼐領兵駐防那克產、照部咨文繕寫咨送康濟鼐、七月二十四日康濟鼐亦執文差人來至告稱、康濟鼐告大臣等言、我阿里地方之兵、皆指出地方去往、我往那克產地方兵往安暫探信息、若有賊信、則一面告大臣等一面酌行、無信則我遵旨八月初乘青草往阿里地方去兵應防哨往之處、令往來年春時來藏辦事駐驛、閱康濟鼐咨文、我們七月十一日速至折巴那克產、至

三月直至戈壁錫綸沙爾追跡查看準噶爾無跡等語、為此恭摺謹具奏聞。

撫遠大將軍允禵奏稿卷二十

吳豐培　編纂

據藏員稟中途逃失在押準噶爾喇嘛緝獲半數歸案摺　六十一年二月

為據稟轉奏逃脫在押喇嘛奏聞事。駐藏領兵公策旺諾爾布等謹稟大將軍王事、先我們因此案平逆將軍延信咨稱、康熙五十九年十二月初三日台吉車凌扎布帶來準噶爾喇嘛洛布藏端岳特藏布、洛布藏拉什等喇嘛五十三人審問、得知他們皆由準噶爾來是實。查先定藏將軍噶爾弼拏獲九十人、亦皆準噶爾喇嘛是實。此地不可留、帶往內地註冊在案。今台吉車凌扎布拏獲帶來洛布藏端岳特等喇嘛五十三人、此處斷不可留、令中途發給口糧、由噶倫等領鈐印憑文交員外郎阿拉善、唐古忒頭目一名、派兵五十、令陸續解送。是月十五日解送、六十年正月十三日、員外郎阿拉善稟稱、準噶爾喇嘛五十三人帶來、正月十一日至阿爾查地方、由扎木達地方咨來唐古忒凌崩索諾木車凌領兵五十罪犯喇嘛等人、未及交付、由伊邊來至拉里地方即進回去、不加阻止竟棄而去。眾喇嘛等知守兵回去、十二日夜忽共同由阿爾查地方脫逃。次日我親去查看逃走之跡、係往他蘭之路。往阿爾查喇嘛洛布藏薩木魯布阿旺綽木錯木等問得告稱、此路通戳珠公噶爾達木哈拉烏蘇、那克產。是以我往扎木達、第巴達他等聲明喇嘛脫逃情由、行文嚴行查拏、未逃喇嘛伊什扎木蘇、我去親領回藏、此情由稟知大臣等等語。是以我們一面向府蘇珠克圖等在哈拉烏蘇地方拏獲、一面交噶倫等嚴行查拏、由三月在楊津扎什倫布地方陸續拏獲、帶來洛布藏薩木坦、洛布藏策當、洛布藏達什、洛布藏索諾木、伊什丹津、洛布藏元端、伊什薩木坦、洛布藏端岳特、伊什克伊魯布、洛布藏盆蘇克、洛布藏索諾木、洛布藏巴拉丹、伊什巴拉珠爾、洛布藏西拉布、洛布藏薩木坦、洛布藏西拉布噶布楚、伊什哩克滿拉木扎布巴、洛布藏達爾扎、洛布藏拉什、洛布藏巴拉珠爾、洛布藏雅木丕、洛布藏端拉克、洛布藏拉布濟格隆、洛布藏薩木坦、伊什扎木蘇、伊什嘎拉藏、洛布藏丹津、共得喇嘛二十七人、此內伊什嘎拉藏、洛布藏丹津二喇嘛病故、現有洛布藏薩木坦等喇嘛二十五人等脫逃情由、並尚未拏得喇嘛等現在何處、一一分晰嚴詰查問、一律供稱、我們冬時大冷、不能步行、共商議暫避患難脫逃是實、並無別故。我們進時不走一處、各尋地方行

走、其餘剌嘛等不知在何處、我們已被殺、或不實吉等語、查問員外郎阿拉善、你等解送罪犯剌嘛之人、理宜在途謹慎、嚴加管束、你若嚴管、何致中途脫逃、阿拉善供稱、我由藏起身、中途守隨頭目、唐古忒兵夜睡熟、我親查、起至阿爾查地方、他們如何爾查地方無人、由扎木達送來剌嘛、兵丁等即棄去、我與索諾木車凌等至拉哩地方始換、你們此處無人、你們如何可去、雖加勸阻、如我獨身、他們皆强行向我反抗、你何說我們未解送那邊、我們原定來至阿爾查地方回去、此我們地界、他們人有無、我們無計、並未送、皆不聽我言、强行回來、無法、我今我家人夜悄探看守、家人步行之夜睡熟、索剌嘛等棄守兵回去、致皆脫逃、然皆我咎情所致、我何供說、問唐古忒頭目凌崩索諾木車凌、兵達木林旺楚章新、阿旺瑪爾索諾木拉布坦、綽木濟岳扎穆串木波爾等、你們專解送罪犯剌嘛之人、你們理宜彼此交代再行、你們並不交付、又不聽員外郎阿拉善之言、即私棄重犯剌嘛、以致脫逃、可說無故縱犯、應加詳供、一一分斷威嚇查問、一律供稱、剌嘛等皆送來至我們地方、至阿爾查地方、我們定無越界行之例、我們小唐古忒等從此不知律例、故未交付、並無別故、私棄回來、我們應死罪、有何供處等語、反復查審、並無別故、奴才我們所言、唐古忒頭目索諾木車凌、兵達木林旺楚章新等五十人供時、罪犯剌嘛等由他們地達至阿爾查地方、不知律例、並未交付阿爾查人、員外郎阿拉善阻止、又不聽說、應改拉哩地方未至、强行反抗、剌嘛等知無人承領、乘勢竄逃他方、殊屬不合、索諾木車凌等理應治以重罪、惟聖主復定土伯特使衆安逸、若殺、則不合聖主仁慈之意、索諾木車凌交噶倫等另當苦差、送去達木林旺楚章新等五十兵等各責一百鞭、員外郎阿拉善供時、雖中途勤慎管理、至阿爾查地方送來、未交唐古忒頭目、不聽言說、强行棄回、理宜力阻剌嘛等不致脫逃、並不力阻、令家人看守、致使脫逃、阿拉善理應議處、惟阿拉善部員、現獲得剌嘛二十五人、仍交解送至彼、如何查議之處、請大將軍王定奪、此剌嘛等仍交唐古忒等解送、則途中難測不再逃脫、茲派松潘鎮千總楊玉賢兵十五、共三十兵、千總各派一名、員外郎阿拉善一齊解至成都、八月二十六日起身、尚未獲得伊什達雅、伊什根敦等剌嘛二十六人、仍交噶倫等咨行各處查拏、獲得再行解送、此剌嘛送去綠旗兵至成都、又來費君主錢糧、致官兵亦苦、送去官兵、令止咨回該總督巡撫提

督等知道行文外、為此謹具稟聞。據此、恭摺謹奏。

代青海王台吉等差人謝恩摺。五月初六日。

奏為代青海王、台吉等謝恩事。臣四月十九日准安縣屬太平莊安營之日、送賞青海王、台吉等物、差侍衛扎什至告稱、扎什我於正月十九日由西寧起身、親王羅布藏丹津、二母福晉、郡王查罕丹津、貝勒阿拉布坦溫布、額爾德呢額爾克托克托奈、洛布藏查罕色布特扎爾、盆蘇克旺扎爾、貝勒畢賀旺舒克、阿拉布坦之母查罕達拉、貝子阿拉布坦丹鍾、拉查布丹準、巴拉珠爾、阿拉布坦扎木蘇、公諾爾布盆蘇克車凌、阿拉布坦扎木蘇、噶拉丹達什、濟克濟扎布丹津、達什端多布、端多布達什、台吉吹拉克諾木齊之妻、扎薩克頭等台吉格勒克阿拉布坦、扎薩克頭等台吉畢賀那木扎之孫那罕伊什、台吉蘇爾咱之妻、長瑪爾額爾德呢濟農、散秩大臣車凌扎布等人之家、一一出來、各自跪迎、請聖主安、咨送大將軍王鹿尾、黃魚、小刀、荷包等物、皆照飭告知情由、信書一併交給、親王羅布藏丹津、二母福晉、郡王查罕丹津等、王貝勒貝子公台吉等皆跪稱、不勝喜悅、叩告聖主我們皆固什汗子孫、屢蒙仁慈、皆優封王貝勒貝子公、極為尊榮、屢施厚恩、養育我們、世奉達賴喇嘛、呼

畢勒罕厚恩養育、準噶爾策旺阿拉布坦暗遣兵毀我們祖父所立黃教、殺拉藏汗、使土伯特衆生受難、聖主推廣黃教、使衆生安逸、我們奉喇嘛尊封達賴喇嘛、大將軍王阿哥總理大兵、自古以來兵未至有瘴氣地方、擊殺準噶爾賊敗去、令達賴喇嘛坐牀、復廣黃教、普救闔唐古忒喇嘛等衆生、使各安業、聖主此復生成之厚恩、我們感激如何報答、大將軍王阿哥我們兵去人等奮勉、妥為具奏聖主、又慈恩我們老婦等衆台吉等、由遠地專差侍衛、聖主王阿哥施恩賞我們極好之物、垂問我們好、不勝感激、我們喜之不盡、惟求聖主萬萬歲福在天佛前禱叩外、實無可言、照大將軍王阿哥信、任藏兵若有前後換行之處、我們得儘力輔助口糧馬牲口、各合掌叩謝、郡王查罕丹津告稱、我自幼最好鷹、大將軍王阿哥特合我意、恩賞奇白海青至好、我不勝喜悅、此亦聖主待我至仁、知王阿哥特賞此鷹、無日夜置在我面前、每見聖主之恩、感激恩惠及大將軍王阿哥仁慈等語、扎什又告稱、我由西寧起身來、四月十七日代堯地安營之日、侍郎長壽咨我、令郡王代青霍紹齊查罕丹津咨送京城具奏、時奉諭旨、領侍衛扎什來此間、若又借端不來、則停止、欽此欽遵、咨行我等語、是以令

侍衛扎什帶代青霍紹齊查罕丹津追去穆綸地方、追回西寧、為此恭摺、謹具奏聞。

青海親王羅布藏丹津在藏不服水土、其母福晉稟請回牧侍養請旨摺（五月初六日）

奏為請旨事、臣五月初三日在高家堡安營之日、住西寧侍郎長壽稟稱、青海親王羅布藏丹津二母福晉諾彥格隆、差扎爾固齊蒙霍代稟呈大將軍王內稱、上年秋親王羅布藏丹津、差侍衛固木布扎木散等稟呈大將軍王、緣由大將軍王派人住藏極是、以善言飭諭、今聞得藏地高、隨去齋桑侍衛等病故者多、領去牲口、口糧皆完、王羅布藏丹津不服地方水土、我們依二位七十歲老婦為生、此獨子極想不能忍、伏乞大將軍王仁慈、轉奏聖主、如何速喚來、特降聖旨、速應滿我們年老二老婦之欲、合掌稟請等語、長壽咨文諾彥格隆扎爾固齊蒙霍代、你們二福晉稟呈此文、若王羅布藏丹津由藏地有信呈否、或稟二福晉之意否、據稱我們二福晉皆已七十歲、極想子、不能忍、他們稟請大將軍王仁慈、我們王並未由藏地來信等語、長壽諾彥格隆等先你們王由藏地差侍衛固木布扎木散等在大將軍王前執伯勒克稟呈請訓、大將軍王飭示你們王並非別王、如台吉領兵回來、感皇父之恩、又思伊父之訓、伊領正兵與內兵一同駐守西藏極是、若營無主、回來不合、你們王照飭遵駐守藏地、今我們將軍大臣等尚駐守藏地、你們青海人等豈可棄來否、二老人想子亦有惟軍機之事、關係重要、你們回去、我言通告福晉當停稟、此文咨行、二福晉又差達拉哈阿木綷特告稱、我們二福晉之言、侍郎勸言極是、惟我們二老皆七十歲、倚靠為生、極想此一子、稟文由侍郎處請必速呈大將軍王、是以親王羅布藏丹津二母福晉為子稟請之事如何之處、請降諭旨、敬謹遵辦、為此恭摺稟呈原蒙文一件、謹奏。

豐培按、此摺極為重要、因羅布藏丹津當入藏時參加官兵行列、共擊準噶爾時即表現觀望不前、已見前卷、今又假托其母年邁、有盼子速歸之請、足見其早懷異志、故乘康熙帝逝世之際、即於雍正元年叛亂、則此奏請亦為陰謀的步驟、《聖祖實錄》未載、更覺此件可貴了。

涼州總兵官李鍾岳請入川籍應否具奏請旨摺（六月初九日）

奏為請旨事、本年六月初一日臣在涼州安營之日、總兵

官李鍾岳稟稱、我原西寧人、今離任理宜回歸西寧、惟我先父額齊克同去四川軍營時、我父額齊克兄皆陣亡、在成都府立有墳塋、即在彼處安家、現西寧地方並無產業、請入四川民册居住四川地方稟呈等語、李鍾岳應否入四川民册之處、有地方定例、臣領兵來、不干地方之事、皇父准効力奮行慈憫舊人等、伱請入四川民册之處、稟呈地方大臣等轉奏、皇父惻隱仁慈、對伱施恩亦不可知、給回伊稟文後、李鍾岳又稟呈、凡提督總兵官往他省去住、或伊奏請離任、或聲請遺奏情由、我目疾之處、由總督年羹堯具奏離任、我今無具奏之責、大將軍王若不代奏、我將終不能遠達聖聰、請大將軍王轉奏、我自幼受聖主之恩、洊至總兵之任、今因目疾離任、又得往四川去、骨肉一處生活、死埋先人墳塋、則我自始至終受聖主之恩、我父額齊克九泉下亦將感激、至我子孫世代受聖主無窮之恩、再三稟請、李鍾岳所請之處、臣應否具奏、請皇父降旨、再行遵行、為此恭摺謹奏、

撤回綠旗兵二千名摺、（七月初三日）

奏為撤兵事、六月二十九日准兵部咨稱、總督年羹堯奏撤任防肅州沿山綠旗兵二千、由河北議奏、奉旨適覲見大將軍王、奏無事撤兵、不識此兵是否准由大將軍王處撤行、尚不及撤、欽此欽遵、咨行到臣、我先撤奏請覲見、即此綠旗二千、兵部文到、謹遵諭旨、此兵皆咨回各處、交署提督范士傑等外、亦咨行總督年羹堯知之、為此恭摺、謹具奏聞、

涼州總兵官李鍾岳再請入四川民籍據稟轉奏摺、（七月初九日）

奏為據稟轉奏事、涼州總兵官李鍾岳稟稱、我原西寧人、今離任理宜回歸西寧、惟先父額齊克同去四川軍營、我父額齊克兄皆陣亡、在成都府地方立有墳塋、即在彼處安家、現西寧並無產業、我請入四川民册、居住四川地方例、凡提督總兵官等在他省去住、或奏請離任、或聲請遺奏情由、適總督年羹堯查册來時、我稟呈目疾離任、今無具奏之責、請大將軍王代奏、我由一小兵蒙聖主之恩、洊擢至總兵之官、聖主重厚之恩、毫不能報今離任幸得四川去住、骨肉一處生活、死則得入先人墳塋、我自始至終受聖主之恩、我父額齊克九泉下感激、至子孫世代皆得受聖主無窮之恩、再三泣請稟呈為此恭摺、謹具奏聞、

萬壽入覲請旨摺、（九月十九日）

奏為入覲請旨事。來年皇父七旬聖壽、超古大慶典禮、天下滿蒙漢并凡入圖冊人等無不歡悅、雖絕域外國人等、亦無不歡悅。為臣子者逢此盛典、仰瞻天顏、晉叩萬萬歲大慶之意、尤不能止、上年各路將軍大臣等盡飭咨京城、本年選兵修齊器械、今吐魯番巴里坤等處進大兵鎮守極固、征人時挽隨米糧、總督年羹堯等皆令急運、惟現冬時無行走處、臣在甘州閑住、臣帶子洪舒、不用驛站、照上年騎備用馬牲口、於年前趕至京城、仰瞻皇父聖顏、與衆兄弟等同叩萬歲大慶、恭候聖旨、再行奮勉赶行、斷無耽延、特奏請皇父之恩允。此處訥

欽郡王納爾蘇、公、三官保、都統楚宗、宗室海山、溥奇將軍宗扎布、散秩大臣奇木拜、拉新、護軍統領五十八、副都統阿林保、和世痕、阿爾恩倭來達等、亦各皆仰瞻皇父聖顏、去叩萬歲大慶、印冊交何人看守、由何人帶之處、請皇父指示、為此恭摺謹奏請旨。

都統阿爾恩病故、所遺柴達木缺、請旨指派摺十月十一日。

奏為請旨事。本年九月十七日都統阿爾恩患痰氣病、班長阿齊圖等來請醫藥、軍營民醫生藥方一併呈到、臣住西寧、侍郎長壽就近看視、由西寧地方請好醫生、對病用藥、交令速咨。十月初十日班長阿齊圖等稟稱、都統阿爾恩病勢漸增、九月三十日未時病故、此柴達木地方嘎斯要路、無首領辦事之人、由大將軍王處請令咨送一大臣等語。臣班長阿齊圖、護軍章京神保、巴雅爾圖常明、你們久住柴達木地方、於地方情形熟悉、彼處辦事、此間你們四人同商令管兵辦事、遠遠放哨探信要防、不可輕忽、交令行文外、繕列現在甘州大臣等名具奏、都統楚宗、西安將軍宗扎布、護軍統領五十八、副都統阿林保、副都統和世痕、副都統阿爾恩、副都統倭來達等人內、請皇父指派一人、降旨後速急起身、咨行柴

達木地方。為此恭摺謹奏請旨。

策旺阿拉布坦差員端那木喀等進京、派員護送摺、十月二十七日。

奏為奏聞事。十月二十一日准兵部咨稱、康熙六十一年十月十一日乾清門頭等侍衛拉什傳奉諭旨、著議政大臣等、總督年羹堯、策旺阿拉布坦差人至來人等、問策旺阿拉布坦地方情形、奏摺由當色爾騰等處離策旺阿拉布坦有五十里、由喀拉沙爾過達蘭嶺、又走烏那哈嶺由伊犁全吉斯特格斯地方之名錯悞、由嘎斯地方至伊犁、不過有一二千里、至多五千里、何處常走、年羹堯所

問不明、咨行年羹堯、伊差守備馮雲鍾、貝子丹鍾使臣齊桑吉蘇爾策旺阿拉布坦使臣端那木喀此三人速急馳驛咨行大將軍王、由大將軍王處派明妥人來京城路途問明來路、端那木喀一齊來人未聞有來人、亦令與來、繕此旨閱奏速咨、欽此欽遵、咨行等語、總督年羹堯伊查巴里坤米糧之處、告臣來甘州、是以即交年羹堯帶去使臣等、本月二十六日臣令使臣進見、次日策旺阿拉布坦使臣端那木喀隨來四人、守備馮雲鍾、把總李應龍齊桑吉蘇爾等皆馳驛交辦理官鍾佛保向京城起身外、為此恭摺、謹具奏聞。

後記

撫遠大將軍允禵奏稿，粗整完畢，其中要點，曾於序言中略誌概况，尚有數端，足以珍視之史料，為他書所不詳者，再加說明。

一、行軍前派員入藏。清軍未出發前，曾派有主事瑚畢圖入藏與準噶爾部侵藏軍事首領策凌端多布會談入藏事宜，為他書所未記。

二、聯繫班禪額爾德尼。準噶爾部侵藏，抵達拉薩後，囚禁了達賴喇嘛，而對於五世班禪羅桑益喜頗為尊崇，策凌端多布曾數次去往扎什倫布寺，拜見班禪，有意請其來拉薩主持藏政。班禪也與他保持一定的聯繫。後來班禪之弟及二侄被殺，班禪極為憂悶。而清軍也迭次派員與之拉攏，宣言使他坐高牀，命新封達賴尊之為師。這是對於準噶爾部的政治措施，這些經過，即最近出版的《班禪額爾德尼傳》極為詳備地述說班禪各世的歷史經過，也未能如此奏稿中記載的詳細，似可補該書所未備。

三、第巴阿爾布巴之投清。第巴阿爾布巴於準噶爾部侵藏後，曾畀以要職，辦理軍事錢糧，後來突然投向清軍，原因不詳。通過奏稿提到阿爾布巴與新達賴之父索諾木達爾扎有甥舅關係，故佯稱已死，密投清軍，作為行軍之嚮導，使清軍順利進藏，也是關鍵之一。

就以上數則，均屬這次進軍的主要問題，為其他史籍所未詳者，例如《聖武記》世目為清初武事詳盡之作，而對此次戰役，僅有數行記錄，遠不能說明此役的始末，而此稿為第一手材料，雖不免龐雜重複，而許多內情均能述及，其史料價值，固在於此，冀披沙揀金工作，將有待於讀者。吳豐培編後再記。

Document generated by Anna’s Archive around 2023-2024 as part of the DuXiu collection (https://annas-blog.org/duxiu-exclusive.html).

Images have been losslessly embedded. Information about the original file can be found in PDF attachments. Some stats (more in the PDF attachments):

```
{
  "filename": "MTE0MjEyNzMuemlw",
  "filename_decoded": "11421273.zip",
  "filesize": 49054955,
  "md5": "22012f39c82864b66403d0f98f1a1855",
  "header_md5": "7614d9a653b11fb21daa8a104a67c34a",
  "sha1": "6607ef3aee44528e0badb8c615138b7870a569c3",
  "sha256": "7905873a52926ab0bf98f2c73dd09fbfab4ff11dcf0de85c16c917a72fcdae1b",
  "crc32": 4143407379,
  "zip_password": "",
  "uncompressed_size": 49488658,
  "pdg_dir_name":
"\u2555\u00ba\u2558\u2562\u2524\u2264\u255c\u00bd\u255b\u207f\u2558\u2569\u2562_\u256b\u03b1\u2555\u03c3_11421273",
  "pdg_main_pages_found": 326,
  "pdg_main_pages_max": 326,
  "total_pages": 328,
  "total_pixels": 2052177920,
  "pdf_generation_missing_pages": false
}
```